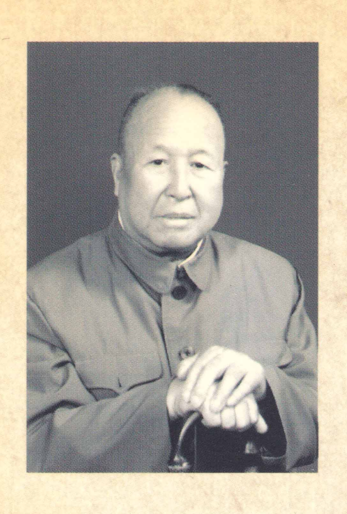
雍正剑侠圖

剑山蓬莱岛

一代曲坛名宿呕心沥血之作
口传心授再现民国评书经典

中石题

中華書局



李鑫荃（1921—2004）北京评书名家。河北安次人。自幼酷爱评书艺术，师承评书老艺人段兴云，并私淑连阔如、马连登等评书名宿。1959年加入北京宣武说唱团，积极说演新评书，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并播出《红岩》、《平原枪声》等新书，深受广大听众的欢迎和喜爱。1962年在中国曲协举办的说新书交流会上，与袁阔成同被誉为“说新书的带头人”。2000年北京市文联对其五十年来为繁荣文艺事业所作的积极贡献予以表彰。

李鑫荃台风沉稳，表述细腻，评批有据，精于典故，刻画人物生动传神，体现出“功夫在书外”的深厚艺术造诣。创作并出版《雍正剑侠图》、《忠义响马传》、《和氏璧》等评书作品，擅演书目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小五义》、《大破铜网阵》、《雍正剑侠图》等。北京电视台曾录制并播出其表演的《三国演义》音像资料。

雍正劍俠圖

剑山蓬莱岛

李鑫荃 传本

连丽如 口述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雍正剑侠图　剑山蓬莱岛/李鑫荃传本;连丽如口述.-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085-9

Ⅰ.雍…　Ⅱ.①李…②连…　Ⅲ.评话-中国-当代
Ⅳ.I239.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28627号

书　　名	雍正剑侠图·剑山蓬莱岛
作　　者	李鑫荃传本　连丽如口述
责任编辑	梁　彦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年6月北京第1版
	200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7^1/_4$　插页4　字数40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085-9/I·694
定　　价	32.00元



李鑫荃演出照

啦，今天他二人说起来："无妨碍，老王师要请两猴何练艺，以助酒兴，王爷认为不够敬，臣想，当着老庄主练武，未免班门弄斧，臣弟兄在后山捉住两个猴儿，平常教以武艺，颇能解颜，不如把两个猴儿带来，练练武艺，请老庄主一笑。"其实这俩老道没有坏心，可是胜家父子不能不防，王爷点头："这还可以，把猴儿取来。"叶氏弟兄答应，带着十几个人，直奔后山，少时咕噜噜，推到殿阶下，众人一看，两个大木笼，每笼一个，那猴足有一人高，笼座高出三尺，叶守明叶守敬把笼门打开，牵出猴来，美玉点头，凌元胜来到老庄主的面前："爷爷，叶道长带来真猴，我二人名叫石猴神猴，是假猴，爷爷请示王爷，天王殿来个假猴对真猴，我二人要与真猴比比武，不知道成吗？"老庄主明白孩子的心，对美玉提啦，王爷欣然允诺，王爷在席上传旨："准许假猴对真猴，叫二位少庄主在殿前与两猴比武。"叶氏弟兄心说，小冤家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这不是找死吗，大家注目观看，二个飞身过来，守明守敬一拍双

20×20=400

李鑫荃手迹

前　言

清平客

鲁迅先生在分析清代侠义小说时曾提到:“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指《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笔者注),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义。”也就是说,由于侠义小说其特有的“揄扬勇侠,赞美粗豪”的美学特点,能够满足读者欣赏阳刚、尚武的审美情趣,因而在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繁盛于清代后期的侠义公案小说正可谓近代文学中不容忽视的一枝,而其中大部分都属于说书艺人口传心授的作品,《三侠五义》(石玉昆口述)如此,《雍正剑侠图》亦是如此。

《雍正剑侠图》又名《童林传》。1915年,评书艺人常杰淼在天津说书,目睹《三侠剑》很受欢迎,他独出心裁,根据当时流行的一些武林传说编撰成《雍正剑侠图》。1924年起,此书先后在书棚和茶馆演出,得到各种类型听众的赏识,成为雅俗共赏的评书书目。上世纪20年代中期,《雍正剑侠图》曾在《新天津报》和《新天津晚报》上连载,1928—1943年结集成书出版。民国时期评说此书者,多如过江之鲫,天津有蒋轸庭、赵轸铎、张枢润、顾存德、索存寿等,北京有陶湘九、李鑫荃、耿增春等。作为

上世纪30—40年代最负盛名的侠义类评书,此书与《三侠剑》齐名,在北方书坛上影响极大。

该书以清朝康熙年间武林中的派别斗争为背景,突出了主人公童林成长为八卦门名人的历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鲜活生动,富于浓厚的传奇色彩。其梗概大致如下:直隶霸州农家子弟童林向武林前辈学艺后下山,奉师命在各大门派之外另兴一家武术。在北京,他受到雍亲王胤禛(**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赏识,在与江湖各路高手比武的过程中,与众多侠剑客结为挚友,与有的绿林人则结怨日深。有仇人夜入皇宫盗宝,陷害童林。童林得到雍亲王的支持,捉拿盗宝人,将功折罪。经过杭州擂比武、大破铁善寺、北京亮镖会等一系列"柁子",故事情节高潮迭出。最后,童林又奉皇命保护钦差年羹尧查办四川,破剑山蓬莱岛,取万龙藏峰岛,三打聚英山,班师回朝,至张方改诏,雍正登基结束。

199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李鑫荃口述三卷本《雍正剑侠图》,但并不完整,只说到金牌失而复得即告结束。此次出版的《雍正剑侠图》紧接上部,主要描述年羹尧查办剑山蓬莱岛的故事,其中包括身受浊目香、弩打石金声、金凤山宝鞭对宝鞭、九罪证慧斌、铁球戏三寇、鱼骨寺遭险、火烧段家庄、广庆楼救驾、金锁换玉莲、夜走十三险、无形剑行刺、三打蓬莱岛、呕血斩慈云等精彩章回。由李鑫荃口述的这部传统评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合情合理,节奏鲜明。作为侠义类书目,描绘江湖道上的奇侠异事,慷慨悲歌,纵横捭阖,令人神往,极具传奇浪漫色

彩，这是共性；然而，瑰奇而流于荒诞，怪异而流于不经，也是传统书目的弊病。但本书却是平中见奇，常中见异，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无论故事情节，抑或打斗场面，尤其双方比武时招式的应对变化，无不遵循书情书理，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上又屡有神来之笔，令人叫绝。而这种鲜明的节奏变化牢牢地“扣”住读者，说书人之口锋利如刀，当留之处，不伤分毫，微入毫发；不当留之处，则点滴不存，摒弃余赘。

其二：语言清新，典故迭出。本书的语言是一大亮点。作者学识丰富，文中语言多用成语名句，读之琅琅上口，回味悠长。同时，在精彩生动的情节叙述中，不忘引经据典。评书本身所反映的即是社会万象，而旁征博引又如锦上添花，使之表现层面更加宽泛。可以说，这种恰到好处的淡出淡入处理，有效地掌控书情发展的节奏，使读者为之击节，而这也正是评书艺术魅力的源泉。

其三：人物生动，绘声绘色。评书中的人物是一部书的神髓，是引发事、理、情的唯一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本书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将近百人，但形形色色，各具特点。不仅书胆童林性格鲜明，活灵活现，其他正反双方的人物亦个性突出，不相雷同。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善于在刀光剑影中穿插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对白，更富情趣，正所谓“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

综上所述，本书是评书艺术引人入胜特点的完美体现：既有平实叙述，更具波澜起伏；既明白通畅，又悬念丛生；既有贯通一气之处，亦不排除剪断接说；舒缓处如和风细雨，娓娓道来，惊险

处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环如套，紧咬紧扣。曾有听众褒扬此书"叙其人则义胆侠心，述其事则义烈慷慨……生龙活虎，悲壮淋漓"，"以生花之笔，择其武而侠、奇而正者，书以传之"。

本书作者李鑫荃是解放后最负盛名的评书艺术家之一，是北京评书的代表人物，曾向连阔如、段兴云、马连登等名家学艺，代表作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小五义》等均为经典，《雍正剑侠图》亦是其常演书目。其评书语言流畅生动，轶闻典故信手拈来，在紧张跌宕的情节描摹之余不忘画龙点睛式的点评议论，以寓理于事的形式评点江山，扬善嫉恶，从而直抒胸臆，神完气足，充分显示出评书名宿驾驭书目的深厚功底。此外，书中对于清朝前期城市和山村的风土人情、官员穿戴服饰及方言俚语亦有所涉猎，如对北京城门街巷、官府民宅的评说，洋洋洒洒，读之津津有味，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据李鑫荃于上世纪90年代初亲笔撰写的手稿整理而成。如今，斯人已逝，此书的出版，对于继承传统评书艺术，乃至弘扬非物质性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目　　录

引　子

明朝末年，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清兵入关，顺治皇帝在北京登基。这位少年天子六岁登基，在位十八年，二十三岁就离开了人世。按说，顺治驾崩，应由二皇子英王富宝臣继位，贝子瑞海与孝庄太后及八大朝臣商议，英王富昌耳软心活，优柔寡断，又没有出过天花，于是就立了已经出过天花的三皇子玄烨。这就是康熙皇帝。康熙八岁登基，虽然年幼，但十分英明，除掉权臣鳌拜，平定了三藩，国家大治。

这天，康熙在金殿批阅奏章，发现了四川巡抚赵家林的专人折本，外联官的折本，康熙一定要仔细阅读。打开看完之后，康熙双眉紧皱。奏章中第一件事是四川全省三年大涝，颗粒无收，老百姓吃树叶、草根儿，还有饿死的，请朝廷派干员到四川开仓放赈，以解民困。第二件事是剑山蓬莱岛皇兄富宝臣势力浩大，羽翼丰满，四川的地方官员已经治不了啦，请皇上定夺。

康熙手按折本，心中暗想：我哥哥不满意我继承了皇位，这是当年顺治朝的事情，不能怪我。他赌气私自离京到了四川，我充耳不闻，只当听不见，反正哥哥在四川小鳅不能翻大浪，您一个人折腾去吧，折腾到您死算完。没想到这一次赵家林的折本说剑山十分猖獗，再联想起自己的皇子四贝勒胤禛也有过折本，提到了各地武林人在北京蟠桃宫开亮镖会，有四川剑山蓬莱岛的武林高手在亮镖会上要夺十三省总镖局的局首。这些人武艺高，势力大，狂妄至极。把这两件事合起来看，剑山蓬莱岛势力浩大，已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

皇上把折本往前一推,御前太监捧起来交给了八大朝臣的第一位神力王额尔金。康熙说:“额尔金,你看看这个折子。”“是。”额尔金看完了,举到自己的眉前,太监跑过去捧回交给皇上。神力王说:“奴才已经看明白了。”皇上说:“赵家林已经不是一次来折子提到这件事。朕原想皇兄在四川,就是不算当年皇阿玛宾天之际废长立幼,越次传位这件事,我做弟弟的也不好说什么。满人以孝治天下,得了,就任其自为吧。没想到养痈成患,四贝勒前不久也上过一个折子,我已经给你瞧了,剑山的人在亮镖会上要夺取十三省总镖头欲成大事,看来他们反迹已明。”“是,皇上明鉴。”“额尔金,我想派个干员,一来到四川开仓放赈,以解民困;二来要查办剑山蓬莱岛,查有实据,立即铲除。当然朕不为已甚,但这件事已经不能袖手旁观了。你看谁去合适?”神力王认真想了一下,说:“奴才想,礼部侍郎年羹尧到四川可能有所作为,望我主明断。”康熙点了点头,琢磨琢磨年羹尧这个人还是可以的:“依卿所奏,让年羹尧进来。”

御前太监喊了一声:“皇上旨意下,年羹尧随旨进殿!”“臣遵旨。”礼部侍郎年羹尧手捧朝珠来到殿中,不奉旨意他这个三品官根本进不来。年羹尧匍匐在御座前:“奴才年羹尧参见我主万岁。”“年卿,朕有意加封你为钦差,到四川开仓放赈,查办剑山,你可愿往?”年羹尧现在只不过是三品官,奉旨钦差可就变一品官了,连升三级呀。这年羹尧对三月三亮镖会知道得一清二楚,忙说:“奴才有下情禀奏我主。”“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皇上让奴才到四川开仓放赈,当然是赈济灾民;但查办剑山实非容易,因为英王千岁在剑山势力浩大,剑山的大将们在蟠桃宫亮镖会的梅花圈上动手,奴才亲眼得见。再说奴才官卑职小,恐怕到时候质问于他,他也不服,我压不住他。不知我主龙意如何?”皇上点了点头:“年卿,朕给你一百名亲兵小队,全副仪仗,圣旨一道,金牌一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再赐你尚方

宝剑。三品以上拜本参劾，三品以下先斩后奏，便宜行事。下殿去吧。”说完一摆手散朝了，年羹尧走出养心殿回家。嗬！刚到家，文武官员纷纷前来道喜，年羹尧吩咐一律挡驾。

三天后，工部颁发下来金牌，纯金打造一个八寸大小鸭蛋圆的，上头用着御宝两条龙，正中八个黑字，“代天巡狩如朕亲临”。金牌上还有一个黄澄澄的金链儿，可以戴在胸前。不久，尚方剑随着圣旨来到东单三条胡同年宅。年羹尧设香案接旨、受剑，把三宝供好，重新见礼。然后，年羹尧把祖先堂打开，烧香叩谢祖宗的庇护。诸事完毕，年羹尧发愁了，他不敢递谢恩的折子，一递折子就要整装择日上路开拔了。

年羹尧坐在书房里想：我恐怕到不了剑山，命就没了。剑山蓬莱岛的高人有一位暗地里给我一刀我就得死。死，我不怕，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我死得不值啊！白白送命。年福在旁边伺候着，就问：“大人，您怎么发愁呀？”“年福，我不能不愁哇！”“大人，您连升三级……”“行了，你天天跟着我，我为什么发愁你也知道。”“大人，小人确实猜出一二，依奴才愚见，您借个朋友跟着您去，就万无一失了。”“我借谁？谁愿意跟着我一块儿去送死？”“您哪，就去雍亲王府借您的师弟，教师童海川。您想，三月三亮镖会，童侠客爷一个人招来多少宾朋，把他们家的祖宗三代都招来了，他师父全来了。您只要借他一个人，等于把童侠客的朋友、师父、师祖，也就是您这门户的前辈全借来一样。”“哎哟，一言提醒梦中人哪！年福，马上鞴轿。”

年羹尧到了雍亲王府，如愿以偿借了童林，还借了王府的杨师爷，高高兴兴递上谢恩的折子，保奏童林和他的几个弟子为随行伴差官。

第二天皇上的旨意下来了，所有保奏的人员全部批准，年羹尧选择黄道吉日起程。起程这天，场面宏大。一百亲兵列队排好，三座皇亭子摆下，年大人带领随行伴差官参拜三宝，让童林

的弟子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捧着三宝，安放在皇亭以内，圣旨、金牌、尚方剑各一个皇亭子。年大人、杨师爷等众人到了外面，大轿早已鞴好，刘俊等小弟兄的马匹也准备好了，行李车在后头，一百名亲兵前呼后拥。“肃静回避”的大红牌在前，全份执事。年大人上了大轿，仓啷啷，十三棒金锣同响，人抬轿起，金锣开道，四面清旗迎风招展。刘俊的顶马，洪玉耳的跟马，两侧亲兵保护，孔秀押着行李，穿大街，越小巷，出彰仪门。文武官员奉圣旨在天宁寺给年大人饯行。过了天宁寺，撤大轿换行轿，人马杂沓，顺官道奔四川。童林因为雍亲王府有事要办，所以过了些日子也随后赶到了。一路之上虽说按官站而行，可年羹尧历尽多少艰辛，剑山蓬莱岛在沿路上设下重重埋伏，妄想盗三宝杀钦差……

第一回　年钦差身受浊目香

上部《雍正剑侠图》正说到年羹尧一行人来到太原府，金牌失盗，幸亏有西方侠于成相助，群雄聚会七星山，血战西山口，于成掌震董家五虎，一合败司马，慧斌单鞭解围，这才追回金牌。于成、石金声等众侠客一一告辞而去。诸事处理完毕，钦差一行人离开太原，出南门按官道，走平遥、洪洞，渡黄河，进入陕西地界，一路官接官送。有事则长，无事则短，经咸阳、扶风，这一日来到陕西凤翔府。

爷儿几个昼夜小心，因为再往南都是大山，离四川近了，危险也就大了。来到十里接官亭，知府刘汉鼎科甲出身，经纶满腹，是个干才；总镇彭应龙武科出身，马上步下好功夫，这一文一武带合城举监生员递手本接钦差。年大人在轿内一看："贵府！""卑职在。""合城官员都到了吗？""禀钦命，都在这里侍候老钦命。""哦，公馆打在何处？""就在东门里。""既然如此，晓谕所有官员，各自回府，免参免见。你头前带路吧。"刘汉鼎一躬到地："卑职遵命。"然后上马，在前引路，来到凤翔东门里。

公馆是一座大店，油饰一新，门垛上贴着大报子，"查办四川钦差大人年公馆"，上下两头贴着大赤金，张灯结彩，绸条飞舞。兵丁戒备森严，亲兵小队一到，立即换岗。大人大轿往里抬，到三道院北上房前，大轿落平，三座皇亭子停稳，大人下轿，圣旨、金牌、尚方剑摆放中厅。大人带群雄拜三宝参驾，然后坐在一旁："年福，传谕文武生员一律挡驾，知府进见。""喳。"年福到门前高声喝喊："钦差谕下，合城生员各自回府，凤翔知府

进见。”

刘汉鼎缓步平气往里走，到堂阶下，有当差的挑帘子，刘汉鼎一看三宝，赶紧行罢三跪九叩君臣大礼，然后又给大人叩头：“钦差在上，卑职凤翔知府刘汉鼎拜见大人。”钦差用左手一接：“贵府免礼。”“谢大人。”“来呀，看坐位。”年禄搬过杌凳来，刘汉鼎施礼：“不敢，在钦命驾前焉有卑职的坐位。”大人一笑：“不必拘礼，坐下好讲话。”“谢大人。”刘知府坐上一半，年大人问他籍贯、年龄、多大岁数登科、多大岁数登甲、做过几任官，刘汉鼎对答如流。大人端详他也就在五十多岁，微有短髯，白净的面皮，身穿蓝袍，云雁补服，头戴大帽，青金石顶，素花带，五分底的靴子，五官端正，又是两榜的底子，确是朝廷栋梁，年大人很喜欢。“贵府，本钦命奉旨出朝，代天巡狩，一路之上代管民词。你处如有不法之人，贪官劣绅，贵府不敢法办的，本钦命替你伸张正气，以安地面。”刘汉鼎一躬到地：“谢大人。今上君临万民，励精图治，所有百姓畏法执法，安堵如常，强无凌弱，众无暴寡，并无什么贼匪顽民。仰仗天子洪福，大人虎威，境内十分安泰。”大人点头，端茶送客，刘汉鼎告辞：“钦差一路劳乏，卑职先退。”

刘汉鼎走了，这时行李、案牍安置停妥，灯光掌上，里外通明，海川爷儿几个下来，第二层院北房宽敞，又叫人把窗户摘下，过堂风凉快，大家擦脸漱口喝茶。海川传话，在差官房摆上一桌。时间不大，酒宴摆好，请老哥哥司徒朗居中坐下，众人相陪。这些日子，老人家为海川出谋划策，拾遗补缺，滴水不漏，海川很是感激。他们爷儿几个对老人家十分尊重，照顾得无微不至，司徒朗也很感动，想自己出身武林，桀骜一生，树敌过多，是海川好兄弟将自己拉入正途，堂堂正正地做人，好像这些年白白过去，现在才觉着有意义。小弟兄轮流斟酒布菜，此时天光尚早，里里外外都是人，大家畅饮开怀，谈笑风生。

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忽然有人高喊："杀人啦！"司徒朗抓军刃飞身形从后窗出去，长腰上房。这时候星斗尚未出全，小弟兄各持军刃，四外查看。海川当然更惦着上房的钦差，他从后窗出去，问司徒朗："有什么动静吗？"老人家在房上摇头："没什么动静。"海川急忙到大人卧室的台阶下，咳嗽一声。"是海川吗，进来。"海川挑帘子进里间屋，大人坐里边，杨师爷坐外边，小书童福儿站在桌旁，桌上摆着公事，后窗前窗都开着。海川给大人请安，大人问："海川，外边什么事？"海川瞧大人无事，便放了心："禀大人，我听见有人喊。"大人点头："是啊，我跟师爷正谈话哪，书童闻见一股清香气味，师爷和我也闻到，可是这香味稍纵即逝，又听到有人喊了一声，正在诧异，你就来了，快去查看一番，速速禀报。""是。"

海川转身出来，忽听东院一乱，夏九龄从夹道跑过来："师父，东院有人被杀，您快去看看吧。"海川一惊，在钦差的身旁杀人，这还了得。来到东院，院里站着好几个差人，惊惶失措。海川九龄来到屋中，差人都在阶下往里瞧。海川一看，这是厨房，东山墙是炉灶，房顶上有天窗，西边是架的案板，底下是煤槽，案板北边架着肉墩子，南边是张桌子，上面有纸、笔、墨、砚，想是开菜单子使的，再往南是个大水缸，肉墩子上放一把大菜刀，上面还有血哪。头西脚东躺着一个人，没有头，血流出很远，穿着一身蓝，系着蓝围裙。阶下的人喊："没脑袋！"海川问他们："你们谁认得？"众人异口同声："童老爷，我们不认得。"海川一看这血点儿，滴滴答答，出了厨房，循着血迹找出来，出门顺箭道往北，过了四层院子，最后有十几间一出水的罩棚，里边放着笤帚、簸箕、破桌椅板凳，罩棚的椽子头上微微晃动，好像是颗人头，地下有一汪血。他长腰上房，蹲在前檐，有个镍头钉子，头发挽在上边。海川把辫子解下来，一看在辫根上夹着一个纸条，拿下来揣到怀中，提人头下来，顺原路回到厨房。差人往两边一闪，海川

进厨房:“你们谁认得这颗人头,进来瞧瞧。”这些人又惦着挤到前边,可又害怕,往后直退,没一个人过来。后边有一位挤着喊:“众位,让我过去看看,我是这里的老人儿,差不离都认得。”海川点头:“你到里边来看看。”这人战战兢兢,哆哆嗦嗦,低头一看:“童老爷,这不是大师傅老陈吗,他怎么被人杀了?”海川把脑袋放在腔子上,伸手掏出纸条,墨迹尚未干,有几句顺口溜:

夜至三更凉,来到府凤翔。清官原无恨,暂用浊目香。
厨役多不洁,故而刀下亡。若欲明此事,石铎知其详。

英雄心里想:浊目香是何物?大人闻到香味儿,怎么又牵扯到石老哥哥了?他叫九龄看守,这才来到大人房内:“启禀大人,厨师老陈被杀,贼人留下字笺,请大人观看。”年大人看完后叫师爷抄了一份,另一份交给海川:“这是贼人的陷害,石老侠得罪了什么仇人,什么叫浊目香?”

这时刘知府彭总镇带官兵来到,刘汉鼎手托大帽,跪下就磕头:“卑职请罪,贼人杀人留笺,实属妄为。”彭应龙也请罪。大人摆手:“你们看看字笺。”刘汉鼎接过来,看了一遍:“大人,石铎是谁,不知其人,但显系挟赚诬陷。”“贵府说得对,石铎是武林老侠,寿至耄耋,行端履正。贵府回衙,命班头在热闹场所,关厢里外,庵观寺院,严察密访,把厨师掩埋,厚恤家属,另派人当差。下去吧。”“是,卑职遵命。”刘知府和彭总镇心里十分感激,年大人贤明啊,叫人处理后事不提。

司徒朗和海川很为大人担心,爷儿几个轮流上夜儿,不想在三更天终于发作,大人从梦中疼醒,杨师爷疼得唔呀唔呀乱喊,书童福儿翻滚,年福年禄侍候。老大人用手掐着额角,浑身颤抖,体似筛糠,汗珠子往下流,面目浮肿,胬肉盘睛,红络血线,眼珠努于眶外,好不怕人,眼泪哗哗往下流,一会儿湿透几块毛巾。

众人进来，大人不能识物："海川，看来浊目香发作了，好厉害呀，本钦命疼痛难禁，如何是好？"这时刘知府闻讯赶来："大人，本城有名医汤万成，人称赛华佗；还有一位王叔和，人称赛扁鹊，都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是否请他二人前来诊脉，请大人示下。""好，快快请来。"刘知府派人连夜请汤、王二郎中。少时来到，先给大人诊脉，过了很长时间，二人退出来到差官房，汤万成说："童老爷、刘府台，我与叔和贤弟做郎中多年，唯独眼病，更是专长。要说迎风流泪、暴发火眼、视物模糊、起翳起朦，学生手到病除，立起沉疴，可是大人的眼，可能是外来损害，中毒所致，其心内无病，六脉正常。学生认病下药，才疏学浅，不知病源，难以用药。"海川点头："先生所言极是，你请看字笺。"汤先生接过来一看，又递给王叔和，看完了交给海川："童老爷，看来钦差的眼睛是中了浊目香，这种东西我弟兄没看见过，可听说过。这是绿林中的下贱之贼专门配的一种害人之物，人若闻之，上通脑髓，专损瞳仁，四十九日把人疼死，非他专配的解药不能治愈，我们大方脉的郎中无力回天。如果病人闻得多，不到四十九日也能致命。我二人敬谢不敏，不过您千万别给敷眼药，越敷越厉害，我和王兄给您开个药方，虽不治病，但能护住心房，能多延迟数日，解铃系铃，还请急速找来解药为好。"说完哥儿俩斟酌写了一个方子，然后告辞而去。

童林急派人连夜到药铺抓药，回来用文武火煎好，请大人、杨师爷、书童各服一剂。直到天亮，海川问大人："您的病情好些吗？"大人点头："用了药稍稍见好。海川，你最好去山西请来石老侠，设法找药，好赶快去四川放赈。"海川答应，又看看杨师爷和书童，也是不见好转，哼唉不止。海川到差官房，司徒朗说："兄弟，大人目疾难痊，我等束手无策，现在只有山西石老兄台一条线索。莫若你去趟太原府，至于公馆有我和孩子们保护，只管放心，不然坐以待毙，不是良策。"海川点头："哥哥说得是，公

馆的事就拜托您啦。”

海川正要准备路费前往，刘俊从外边跑进来：“师父、师大爷，太原石宏二位伯父来到，你们快去迎接。”海川一听，大喜过望，爷儿几个撒腿往外跑。影壁前头站着六个人，上首当中老侠石金声，按刀把拈银髯，笑容可掬；肩下是小白猿王环；肩上站定一人，三十岁挂零，长方脸，头戴卷沿白毡帽，上身穿老羊皮袄，毛冲外，扎绒绳，身背小包袱，青棉裤，白毡鞋，是个大旱包。下首当中是宏老侠，肩上是海底灯孙亮，肩下是闪电流光何瑞。大家过来给二老行礼，海川问：“哥哥怎么今日才到？”老侠一指年轻人：“是为了等他，不然早就来啦，还不给叔叔磕头？他是你大侄子，玉顶金鹰万芳万里鹏。”万芳给海川司徒朗磕头，一一介绍。石老侠面含微笑：“我和宏贤弟稍事安置，你侄子来信，说是不日回来，我想等着他，带王环一起来，在大人台前效力，好博得一官半职的，改换门庭。这不耽误了几天，算计着大人总要入川啦，怎么在凤翔就赶上了？哈哈，我们爷儿六个还不慢。”海川往里让：“哥哥，到里边说话吧。”一直让到差官房，洗漱已毕，石老侠细问：“海川，大人有什么耽搁，怎么没往前赶路？”海川伸手掏出字笺：“告诉您，您可别着急，哥哥请看。”石老侠还笑哪：“什么事？哈哈哈，我瞧瞧。”接过来一看，吓得浑身颤抖，一指万芳：“奴才，你给我惹下塌天大祸呀。”海川搀住石老侠：“哥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唉！”老侠长叹一口气，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石老侠的大弟子万芳练的是寒暑不侵的内功，一条双头五节笔管枪，好俊的本领，闯出一个外号叫玉顶金鹰。他想起武林中有位老前辈叫小方朔欧阳德，冬天穿单裤单褂，夏天穿老羊皮袄，毡鞋毡帽，手使大烟袋，威震武林，我为什么不学他？他背着师父，也穿一身老羊皮袄，毛冲外，自以为得意。石老侠后来知道了，责备他一番：“练武是练到老学到老，有麝自来香，何

必迎风站。你年轻轻的标奇立异，树大招风，岂不自讨苦吃？趁早脱了！”不想万芳阳奉阴违，老侠说他，当了耳旁风。石老侠大怒，要把他逐出门墙，万芳吓得跑到外面闯荡江湖去了。

金凤山大和尚慧斌，最宠爱大弟子铁爪鹞子高飞高远林。高飞也使双头五节笔管枪，也穿老羊皮袄，毛冲外，毡鞋毡帽，自言老子天下第一，前辈欧阳德死了，我高飞独一无二。有人跟他说：“高少师傅，你不能夸口，有人早就穿啦，还说再有穿的是他徒弟，你还是人家徒弟哪。”高飞大怒：“是谁出此狂言？”“太原府小王家坨，你伯父石老侠的大弟子玉顶金鹰万里鹏，他就穿这身儿，他说再有穿的是他徒弟。”说话的这位知道石老侠跟方柏林是情同手足的结义弟兄，准知高飞不敢去找。高飞一气之下，带好路费，背着和尚去了太原府，到小王家坨石老侠门前，啪啪啪叫门。家人开门一瞧，还认为是万芳呢，敢情不是。“您找谁呀？”“请问万里鹏在家吗？”“不在。”说完把门关上。高飞想，万芳一定在家，又不敢拍门进去，有了，我在这村里作一案，把万芳告下来，官府定要捉他坐牢，我再入大牢把他救出，我们不就可以比武了吗？他想到这里，找个二荤铺吃了饭，在后街踩道，想找穷人家作一号案，有钱的人家丢点钱财许不声张。他找到一家，北边和西边各有两间土房，东面南面都是篱笆墙，做好暗记，到村外找树林儿一忍。一觉醒来，天交二鼓，他上好笔管枪，右手攥着，飞身进村，来到街门，长腰入院，北屋没灯光，西屋有灯亮。原来这家老夫妻的儿媳生个小男孩，不想丈夫死了，前三天出了殡，家中十分贫寒。高飞蹑足来到西窗下，用枪尖儿捅了一个口儿，正要往里窥探，这时有人拍他肩膀，啪！高飞急转身，端枪观瞧，一道蓝线快似闪电，飞身上北房，正是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铎。

原来石老侠每天二鼓，带好刀，都要围着小王家坨转转，好汉护三村，有我石某居住，乡亲们要丢了东西，多寒碜哪。老人

家转到西村口，要出树林，突然发现高飞，老羊皮袄毛绒绒的，这不是万芳吗？小冤家出走已经二年多了，回来不见我，鬼鬼祟祟的手持军刃，意欲何为？老人家在后面暗暗尾随，到这家进来，老侠大怒：这家刚刚死了丈夫，剩下一个少妇，你要干什么？老侠一拍他肩膀，飞身上房，高飞也长腰上北房。

二人一直往北出村口，来到旷野，老侠故意把脚步放慢，首尾相连，老人家转身一脚，呼！高飞撒手扔枪，翻身栽倒。老人家脸冲南，高飞也是头冲南趴在地下，老侠抬左脚踩在高飞后背，回手拉宝刀，用手一指："小冤家，你人小心大，身染下流，夜入民宅，非奸即盗，为师门增羞，要你何用？"老侠举刀就剁高飞的上半脑袋，刀是从左向右。老人家拿高飞当万芳，定要杀他，老侠手又快，高飞急喊："大爷，我是高飞。"宝刀都到了左耳上边，堪堪剁上，"啊！"也就是石金声，得心应手，但想停住刀锋万不能够，只有把刀一领，哧的一下，宝刀擦着耳朵往下了，把左耳削掉，疼得高飞直哼哼。石老侠一抬腿，高飞起来，抓把沙土把伤口捂上，跪下行礼："伯父，侄儿给您磕头。"老侠伸手搀起："贤侄，你这是从哪里来，缺少盘费上我家要去，怎么作案哪？"高飞就把根本原由说了一遍。老侠长叹一声："孩子你好糊涂。你师哥万芳不听为伯的教育，标奇立异，伯父我说他几句，前三年他就游历江湖，离我而去。我拿你当了万芳，误削左耳，贤侄，伯父对不起你。"高飞疼得龇牙咧嘴："大爷，您又不是故意的，孩儿跟您告辞了。"老侠一拦："等一等，你伤势很重，怎能草草就走？跟伯父回家，给你洗伤敷药。"

石老侠捡起耳朵，高飞不敢违抗，跟着老侠进村回家，有家人端水，洗净伤口，上好的金疮药敷上，用布缠好，用红布包好耳朵，父精母血不能抛弃，深深埋掉。老侠命人准备一桌上等酒席，时间不大，酒宴摆好。"贤侄，请来上坐。"高飞摆手："孩儿天胆也不敢上坐。"老侠大笑："贤侄，不用说你，就是你师父、你

伯父来了,他们也不敢上坐。今天不然,谁叫伯父误削了你的左耳?叫你上坐,是我的意思,贤侄不必推辞。"高飞只好谢坐。爷儿俩开怀畅饮,酒足饭饱,让高飞休息。次日起来,高飞要走,老侠又准备一桌丰盛酒席,请他上坐,老侠陪他饮酒吃菜。饭毕,又给他换了一次药。高飞告辞,挽留不住,老侠拿出纹银二百两:"贤侄,权当路费吧。""大爷,侄儿有钱。""这是伯父的心意,收下吧。"高飞带起,老侠往外送,一直出西口有片大树林,高飞一拦:"大爷,您请回吧。"老侠拉住高飞的手:"孩子,我与方奎是结义弟兄,你师方杰与老夫情同手足,伯父一时老眼昏花,误伤你左耳,追悔莫及,只好两桌酒席压惊,二百两纹银暖疼。临别在即,为伯偌大年纪,我再给你磕个头。"老人家说着就跪下,高飞一跪:"伯父,折杀小侄了,您这是何意?""贤侄,希望你回去见你师父,实话实讲,不可搬弄是非,慧斌性如烈火,以免伤了我老弟兄的和气。"高飞叩头:"大爷放心吧。"老侠起来:"前途珍重,恕伯父不远送了。"

分手作别,石老侠回村,高飞回头一看没人了,跺脚大骂:"老匹夫石金声,刀削小太爷左耳,叫我站在人前矮半截。此仇此恨,不共戴天,焉能不报!"他咬牙切齿回陕西。半路上伤养好了,来到玉皇顶,直奔禅堂,大和尚慧斌正在椅子上坐着,硬木太师椅,结实极了。高飞走了好几个月,和尚还认为他闯江湖去了,现在高飞跪倒磕头:"师父,弟子拜见。"慧斌一眼就看见他左耳朵没了:"起来,你这些天上哪儿了?""弟子到趟山西。""去趟山西就没了耳朵,要是去趟山东,恐怕连脑袋都保不住了吧。耳朵怎么掉的?从实讲来。"高飞扑通跪下,眼泪下来了:"师父息怒,弟子不敢禀报,唯恐师父生气。"和尚大麻脸蛋子一沉:"不要嗫嚅不言,快快讲来。""是。弟子愿学当年老前辈欧阳德的为人,穿这身老羊皮袄,毡靴毡帽,谁想太原小王家坨我石老伯父的弟子万里鹏也穿这身衣服,并托人给我带信,叫我到山西

比试比试。弟子有心禀明师父，又恐您不叫去，弟子才背师前往。见到石老伯父，他问孩儿来意，弟子说了实话，伯父把嘴一撇说：'你还行吗，烛火之光难蔽日月。万芳，过来揍他。'万里鹏亮五节笔管枪，弟子也把枪亮出。没想到几个回合，孩儿就把他的枪打掉了。我伯父勃然大怒，回手拉刀，用手点指：'你们师徒素常就目空一切，今天又到我家里逞凶，岂能容得？'用刀劈我。孩儿说：'伯父，侄儿怎敢惹伯父生气。'急忙躲闪。不想连三并四，照弟子砍来，一时躲闪不及，被伯父削去左耳，当时弟子栽倒在地。伯父踩住弟子，在弟子屁股上打了十几巴掌，然后说：'打在你屁股上，如同打在你师父脸上，叫他一步一个头磕到小王家坨，与我赔礼。如果不来，老夫杀上金凤山鸡犬不留，连耗子窝都堵喽。'说完把孩儿轰出家门。孩儿把伤养好，才敢回来见师父。"大和尚一听，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麻脸蛋子一沉，额角上狗咬的这条子肉噗噜一颤，气往下一沉，咔嚓！把这硬木太师椅坐碎。两手一捂宝鞭："石金声欺我太甚！高飞头前带路，为师要到太原府会会石铎！"

第二回　赤胆侠宝鞭会二小

上回书说到高飞回庙搬弄是非，惹恼了慧斌。高飞一挑帘子，大和尚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倒吸了一口气，心说：等等吧，高飞跟了我二十多年，脾气禀性，我了如指掌。石金声偌大年纪的成名老侠，太原府三杰之一，为人谦恭和蔼，与我哥哥方奎自幼交友，可称莫逆。我若轻信弟子之言，与姓石的有了过节儿，岂不让兄长为难？悬崖勒马，他又回来了，叫小僧人换了椅子，重新坐好。"高飞转来。"高飞心说：我耳朵要白掉。"师父。""哼！你说的都是实话吗？""弟子不敢蒙骗师父。""我与石铎情同手足，怎能反目为仇？"高飞摸准慧斌的性格，只要用言语一激，姓什么都忘了。"师父，弟子千思万想，你们老弟兄情义为重，再说石金声是成名老侠，威震武林，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外加九路闪手绝命刀，弟子想师父非其敌手，岂不将一世英名化为流水？师父，忍了吧。"和尚一听，十分生气：慧斌哪慧斌，身为赤胆侠，连个弟子都保不住，枉为英雄；然而投鼠忌器，自己怎能出头？"高飞，非是为师不给你报仇，实因关系到你伯父方柏林。你若有胆量，不论明杀还是暗刺，不怕你惹下塌天大祸，为师与你承担，你这身老羊皮袄也不必穿了，去吧。"和尚铸成大错。像高飞这样的人，怎能撒手不管？前部书咱提过，慧斌有点不顺心，他跟方大爷提了，方大爷同他去西风寺找秋蝉，月下会三侠才与海川见面。鞭扫七星山时，石老侠叫他，他扬长而去，方大爷说以后再说吧，指的就是这件事。

且说高飞下了金凤山，他知道凭他的本领报不了仇，弄不好

还会把小命搭上。他顺大道奔太原，走在旷野，猛然有人叫他："高大兄弟，少侠客，您这是上哪儿?"高飞一看，正是狼狈李吉。这个贼人在七星山挑拨离间段氏弟兄，被段国基给轰了，他想到凤翔府投奔天王白露冲，断龙山有几百人，打家劫舍、断道劫财为生，这几年风声大了，他们不敢断道打劫了。没想遇见高飞，高飞是上三门的弟子，李吉是臭贼，见高飞抢先作揖："高贤弟上哪里呀?""李大哥，我去太原府。您上哪儿?""我上断龙山。您去太原有什么公干?"高飞长叹一口气："唉！我报仇去。""您找谁报仇?"高飞一指左耳："李大哥，左耳被人削去。""仇人是哪个?""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金声。"李吉低头沉吟："高贤弟，石金声是艺压武林的侠客，报仇恐非易事。""李大哥，搬山填海，这仇也得报哇。""高贤弟志向坚决，令人钦佩，我想力取不如智取。""李大哥有何高见?""贤弟，你来看。"李吉把身背后小蓝布包袱取下来，二人进了树林，李吉把小包袱打开，有一尺长、三寸宽的一个楠木匣，匣盖儿打开，里边锦缎做底儿，一边放着半尺长手指粗的一根香、火种一份、小布卷两个，一边放着手指粗的一根玻璃管儿，烫腊封口，管里盛满金黄的汁儿。"李大哥，这是什么?""兄弟，这是无价之宝，我本门制的浊目香。遇见仇人在屋里，你在窗外，先用布卷堵住鼻子，用火种点香，冲屋里一晃，香烟儿到屋里，仇人只要闻上一点，专损瞳仁，上通大脑，四十九天准疼死，非咱这八宝莲花露，冲水洗治才好。我想你要杀石金声，谈何容易。你要用浊目香暗算他，或许有机会。我把这毒香和药水全给贤弟，望你马到成功。"高飞很感激，趴地下就磕头："李大哥成全小弟，此恩此德，犬马难报。"李吉搀起高飞："贤弟言重了。倘若侥幸成功，可到断龙山给愚兄送信。"然后二人分手。

高飞兴高采烈，直奔山西太原，此时石老侠正帮海川破七星山，高飞难以下手。大人起程奔陕西，高飞异想天开：我要把年

大人浊了，年大人把石金声一杀，我就献露请死。他跟上年钦差的大轿了，至凤翔府，都不得下手。天色刚黑，他偷偷进了大人公馆，先到差官房，爷儿几个正在洗脸。他又到年大人房后，后窗开着。嘿！机会来了！他立刻打开包袱取出毒香火种布卷，然后包好莲花露背在身上，用布卷堵住鼻子，取火种点着毒香，用手一晃，香烟儿很浓，悄悄飞身上后窗，连连晃动毒香，晚风一刮，香烟儿进到屋中，书童闻到："老大人、杨师爷，什么东西香啊？""嗯，是很香，师爷闻到吗？""唔呀，好香哉，吾也闻到了。"高飞抽身下来，浊目香扔了，布卷抛了，飞身上房，想个办法告下石金声才好。他上东房，正赶上大师傅老陈出来小便。老陈解完小手，进了厨房，连手都不洗，又用小勺从大勺里舀汤，用手指蘸点儿放在嘴里尝尝咸淡。高飞一想：当厨师这么脏，该杀。他进屋从肉墩子上抄起菜刀，到老陈身后，伸手一托下巴，往回一拉，左手刀一抹老陈的脖子，人头下来。他一看有纸笔，写了几句顺口溜，插在辫根上，提着人头出来，到后罩棚，在前檐摸着一个镍头钉子，把小辫儿缠上。他又回前院，一看群雄吃上饭了，心说：我要把大人杀了，易如反掌，这群饭桶。他走到远处，这才喊了一声："杀人了。"出公馆，他先到东凤庄，然后回到金凤山玉皇顶，把经过都说了。慧斌吓了一跳，心说：咱跟石金声闹事，是武林中的私事，怎么连累年钦差？无故浊了大人，杀官情同造反，灭门九族，刨坟锯树，这还了得。高飞说："孩儿想，只要年大人把石金声一杀，孩儿便献露请死。"慧斌也没说什么："把莲花露给我。"高飞遵命。

石老侠现在把经过一提："海川，定是冤家高飞用浊目香伤了钦命，叫大人把我杀了，借刀杀人哪。""哥哥您别急，设法找到解药给大人治好，有什么话再说。"石爷一跺脚："兄弟，浊目香乃下五门自配的毒药，上通脑髓，专损瞳仁，四十九天准疼死，除非他门户的八宝莲花露方能解救。""什么叫八宝莲花露？"

"羊肝、龙胆、夜明砂、桑叶、冰片各四两,外加中伏雨、九秋霜、三冬雪,一共八味。收一瓷坛,放上前五味药,密封坛口,埋在地下三年,然后把坛取出,这三味引子与五味药,都成了白霜;然后放在玻璃管内,呈金黄汁,把汁放在盆内,加上少许的水,一洗双目就好,叫八宝莲花露。最不容易的是中伏雨、九秋霜、三冬雪,这三种药引子必须一年都收到才有效,不能隔年,中伏下了雨,九秋没下霜,那么就作废,真有几十年制不成莲花露的。"海川着急:"哥哥,现制是来不及呀,大人岂不危险?""贤弟,按他门户规矩,先制成露才许制香,有香就有露,定在慧斌手中。只要请大人杀了愚兄,人头挂在门前,莲花露立刻就到。"司徒朗说:"此事从长计议。海川,先禀报大人,见见他们爷儿六个吧。"海川来到上房,一看大人更委靡不振,不用说吃饭,连水都难以下咽。"禀大人,太原石老侠要求见大人。""快快有请。"爷儿六个随司徒朗进来,石爷跪倒磕头:"石铎罪该万死。""海川扶搀起来。"老侠就把当初的事情全说了:"大人杀了草民,莲花露不唤自至。"大人摆手:"老侠客不必如此,慧斌高僧在七星山也帮过朝廷大忙,只要他能献露,既往不咎。海川,好好款待石宏二老和小弟兄,下去商量要露吧。"爷儿几个回到差官房,石老侠唉声叹气,坐卧不宁;万芳五内如焚,细想祸由自己身上引起,我到金凤山见慧斌请死,让他献露总行了吧。

堪堪掌灯了,万芳拿起军刃包袱,一声不语,从公馆出来,脚步加紧,出南门,绕过北凤庄,直奔金凤山。峻嶒大山,绵亘不绝,万芳没来过,也不认得道儿。他到了金凤山的东北方向,树木丛杂,忽听前边琴韵悠扬,十分动听。万芳一想,可能离玉皇顶近了,循着琴声上了山,足有二里的山路,发现一座庙,前后三层殿,西边有跨院。万芳想:这就是玉皇顶吧。其实玉皇顶在山上,离这里还有十几里的山路呢,往西北有山神庙,东北方向有这座庙,叫白虎寺,慧斌派了两个僧家弟子,宝如宝来,一个叫青

龙僧,一个叫白虎僧。这两个僧人不守正道,背着慧斌掐花捏朵,宿妓眠娼,勾引妇女,净做坏事。他们还有四个小徒弟,叫月截、月短、月抻、月长,爷儿六个看着白虎寺。

万芳上好笔管枪,轻轻来到东庙墙,飞身上来,往院中一看,宝如宝来每人手里提着刀,正在练习,四个小僧人踢腿打拳。万芳一看,这里不像是玉皇顶,那意思要走,宝如正看见,他以为是高飞,可一瞧是俩耳朵。“谁! 什么人来到白虎寺,还不下来受死?”这是慧斌的徒弟,说出话来都横! 万芳一生气,摁墙头,噌的一下蹿了进来。六僧人上下打量,心想:这个人敢跟大师哥一样打扮。万芳端枪站在院中:“你们叫小太爷进来,意欲何为?”宝来一拽刀蹦过来:“你是什么人,敢到白虎寺窥探,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边拔毛,真是吞了熊心,吃了豹胆!”万芳狂笑:“哈哈哈,小小白虎寺并非龙潭虎穴,剑树油锅,走走何妨。”“通上你的名来!”“山西太原府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老侠之徒,玉顶金鹰万芳万里鹏。”

这一通名姓,炸了窝啦。“万芳,石金声削去我师哥的左耳,你又前来搅闹,分明送死。”宝来往前一上步,斜肩带臂就砍。万里鹏弓左步,右腿一划,枪尖照宝来迎面骨就点,白虎急纵身起来躲枪,刚一腾空而起,万里鹏好俊的功夫,飞起右腿,呼! 正踹在和尚的小腹上,应声而倒,出去一溜滚儿。宝如横身挡住万芳:“姓万的,我来讨教。”左手一晃,右手刀缠头裹脑就砍。万芳渔翁搬罾式,前把枪尖儿扎他脉门。青龙一抽刀,万芳后把照小腹扎来,青龙急忙闪身。他刚躲过,万芳右手一抡枪,前把撒手,坐腰扫堂,和尚双腿纵起。没想到猛虎还巢,万芳的枪又回来,和尚一转双腿,打在腿肚子上,啪! 抽了青龙一个跟头。白虎眼都红了,脑后摘巾举刀砍来,万芳转身用枪一挑。白虎抽刀,万芳中心一脚,咕嗵躺下。青龙捧刀从后心刺来,万芳霸王卸甲,摔杆一枪。青龙抽刀,万芳金鸡点头,前把一掰,后把

一颤，笔管枪抽在前胸，青龙仰面倒地。白虎气急败坏，爬起来刀奔万芳右肋扎来，万里鹏斜身拗步，用枪一盖，左脚一抬，白虎一溜滚儿。好嘛，这个起来，那个躺下，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脑眼青，乖乖肿，摧枯拉朽。青龙高声喊："徒弟们快准备！"四个小僧人出月亮门往西跑。青龙喊："师弟，万芳来得厉害，赶快跑吧。"青龙在前，白虎在后，出月亮门就跑。

万芳尾随于后，也蹿出去。坏了，月亮门外两边草内，四个小和尚一边俩，崩腿绳一扽，万芳往前一踉跄，二道崩腿绳一用力，咕嗵！万芳趴伏倒地。白虎一踩他，举刀就剁。青龙伸手拦住："师弟干什么？""为师兄报仇，杀了这畜生。"青龙连连摇头："师弟，万芳是师父师兄最痛恨的人，这样杀太便宜他了，不如把他送到玉皇顶，杀剐任凭师父处置。"白虎点头答应，把万芳四马攒蹄捆好，笔管枪别好，叫两个小和尚用竹竿一穿，抬起来，青龙白虎提刀押着，两个小和尚提着灯笼引路，出白虎寺把山门倒带，万芳只有瞑目等死。出去不远，忽然从树林里蹿出来一个人，口唱山歌："不怕王法不怕天，终朝每日在山边。天子打此过，留下买路钱；华光爷爷打此过，也要留下一块打金砖。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项上餐，来人留下买路钱。"青龙一看，是个英俊少年，手持钢刀，紧衬利落。万芳一瞧，露出一线生机，正是师弟小白猿王环。

王环和石老侠的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师徒，比父子都近。他想：从五岁师父养我母子，八岁学艺，师父以绝技相传，耳鬓厮磨十二年，师父拿我当亲生儿子，帮我报仇，助我成人，结草衔环，殒首分身，都难以答报。现在恩师偌大年纪，师兄惹下塌天之祸，慧斌是英雄，应该找我们，为何殃及钦差？莫若我去趟金凤山，找凶僧辩理，不怕死在金凤山，我也甘心。王环带好刀镖，趁公馆忙乱之际，出南门往正南，不多时来到金凤山的东北角，树木丛生，多种桑柳榆槐。王环绢帕罩头，绒绳勒好十字袢，长衫

往身上一系，背好钢刀，挂好镖囊。忽听前边有琴声，悠扬悦耳，他心想：有琴就有人，我得问问玉皇顶的方位。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他直奔声音而来，到了切近，琴音听不见了，人也无踪无影。王环想：这是怎么回事？正在犹豫，前边来了灯光，前后六个和尚抬着一个人，仔细一看，是师兄万芳。王环以前对这个师兄十分尊敬，可这件事使老人家着急生气，他对万芳怨恨起来，一看他被人家捉住，真有心不管他，可不看僧面看佛面，他是师兄啊。王环回手拉刀，飞身而出，口念山歌，把去路挡住。

宝来觉着新鲜，怎么跑我们家里来劫道？他过来用刀一指："什么人到我金凤山劫道，不知好歹的狂徒。"王环大笑："哈哈哈，不用说见到你们，就是见到慧斌，他也得老实点儿，何况你们这些残渣余孽，刀头的小菜。"宝来一瞪眼："好鼠辈，死在临头，尚出朗言，通上名来。""俺乃太原府石金声老侠之徒小白猿王环是也。""哈哈，仇人，看刀吧。"搂头盖顶就是一刀。王环是石老侠亲传，他上左步跟右步，左掌一顶刀穳，刀刃冲上，外剪腕往上一划，宝来抽刀一躲。王环刀从自己右前额一转，照宝来左腿踝骨砍来，宝来一哆嗦，往起一纵。王环一转刀，刃冲上扎在小腹上，红光迸现，死于非命。宝如大吃一惊："好狂徒，杀我师弟。"捧刀就扎。王环刀刃冲上，往怀里一撩，宝如往后一闪。王环身随刀转，反臂倒劈丝，黄瓜腌葱大斜茬儿，把宝如又给劈了。这二人贪花好色，不务正业，首先身体垮了，又不练艺，到现在一合不走，身首异处。四个小和尚要跑，王环一个箭步蹦过来照月截后心就扎，嗑哧！前边都露尖儿了，死尸栽倒。刀交左手，右手探镖囊，拽出一支镖来："打！"月短一回头，正中哽嗓，当时身死。王环燕子三抄水，赶上月抻，长河斩蛟，人头落地。接着脚下用力，赶上月长，拨草寻蛇，又杀一僧。眨眼杀了六僧。

王环把镖起下来，擦抹干净，放入镖囊，钢刀入鞘，走到万芳身旁，眉毛往上一挑，面沉似水："哼！"扭头就走。万芳傻眼了：

你杀了六个人,横躺竖卧,鲜血淋漓,把我搁到这儿你走了,我怎么办?“师弟、师弟,你请回来。”王环回来,耷拉着脸:“谁是你师弟,我不认得你。你穿老羊皮袄,人家就高看你了?穿毡鞋戴毡帽就臭美了,就天下无敌了?师父不叫你标奇立异,你还不乐意。”“师弟,救救我,我不是要学老前辈欧阳德吗?”“呸!你有人家的本领吗,有人家那么大的份儿吗?到现在画虎不成反类犬,给师父招来飞灾横祸。师父这么大年纪了,你孝顺师父了吗?师父教你本领,你报答师恩了吗?你还有脸叫我师弟?”万芳连连点头:“师弟,千错万错是哥哥我一人之错,爱屋及乌,看佛敬僧,念在同堂学艺,你救救哥哥吧。”王环把绑绳解开,万芳遛了半天,王环一躬到地:“师哥,不是小弟不通情理,您太对不起师父了。”“师弟说得对,现在怎么办?”“您干什么来了?”“我想到玉皇顶找慧斌师叔赔礼,请他交出莲花露,不想误走这里,若非兄弟搭救,愚兄有命难活。”“师哥,咱到玉皇顶找慧斌要露去。”“师弟,就这样走吗?这死尸怎么办?”王环想了一下:“咱把死尸弄回庙里,放把火把庙烧了,火化金身,杀人灭迹吧。”他们俩一趟一趟,把六具死尸放到山门洞,从厨房找来油,倒在北大殿和尸体上,先从里边儿点,然后把尸体也点了。二人来到树林前一站,观看火势。时间不大,烈焰飞腾,浓烟滚滚,大火腾空而起。

时间不大,从山上下来足有五六十人,连和尚带俗家,拿着挠钩、铁锨和救火的工具,飞奔而来,为首者是大和尚慧斌。慧斌也知道宝如宝来勾引妇女,但他充耳不闻,放任自流,今晚听说白虎寺起火了,才带人赶来救火。王环一指:“师哥,前边走的是慧斌。”这就要迎上前去。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鹏飞云外恨天低,这不是飞蛾投火,自寻死路吗?这时猛然从树林中出来一个人,两手一掐二小的脖子,轻轻一提,把二人提到树林深处放下,一指他们:“你二人好大胆!”二小一瞧,是位白发苍苍的

老人，中等身材，双肩抱拢，老态龙钟，面似银盆，皱纹堆垒，顶都谢了，白剪子股的小辫儿垂于脑后。两道蚕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大耳相衬，颔下一部白胡须洒满前胸。身穿蓝衫，白绵绸裤褂儿，脚下福字履，白绫高靿袜子。发欺三冬雪，须赛九秋霜。旁边还站着一个小男孩，十七八岁，眉清目秀，冲天杵的小辫儿，一脸的稚气，精明淘气，穿蓝衫，身背一个长条包袱，白绸裤褂儿，薄底窄靿靴子。二小赶紧跪倒磕头，此人正是大爷天下第一杰方柏林，小孩叫淘气鬼郝俊。

郝俊是东凤庄的人，家境贫寒，两岁时父母染时疫双双亡故，剩下他无法过活，邻居街坊就找了方大爷，把事情一提，方大爷跟大奶奶刘氏一商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得把他收留下来。这样，乡亲把郝俊抱到方大爷家里，孩子长得天庭饱满，地角方圆，两口子十分喜爱，方大爷的内弟醉尉迟刘雄也很喜爱，慧斌也非常喜欢，都劝方大爷收为义子，等孩子咿呀学语时管老夫妻叫爹娘。一晃儿长到八岁，这天方大爷问他："俊儿，你喜欢练武吗？你舅舅是武师，你二叔也是武师，为父人称侠客，你要是喜欢，我就教教你。"常言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郝俊很喜欢练武，醉尉迟刘雄要来了，他总磨着练武，其实他腰腿早有了，拳都会了几趟。一听方大爷要教他，他咕嗵就跪下了："爹爹，孩儿最喜欢练武了，您教教我吧。"从这天起，方大爷就传上艺了，方大爷教得严，郝俊练得苦，光阴如白驹过隙，时光像流水一样，眨眼就是十年。郝俊十八岁，长拳短打，蹿高纵远，练得很不错，这孩子就是淘气，给他起个外号叫淘气鬼。

高飞用浊目香浊了大人，他连夜跑到东凤庄，就跟郝俊说了。郝俊生就侠肝义胆，嫉恶如仇，对高飞的行为不以为然："大哥，你用浊目香伤了大人的眼，这可跟造反差不多，你有什么办法给大人治好？"高飞一笑："兄弟，没有金钢钻不敢揽瓷器活儿，咱有莲花露。把莲花露倒在净盆里，搀点儿清水，用棉团

儿蘸水一洗就好。”“大哥我开开眼,您把莲花露拿出来我看看。”高飞把楠木匣打开,叫他看明白,然后用油绸子包好,带在身上。敢情郝俊想偷他的,好给大人治眼,后来高飞看出来,这才回了金凤山。至于宝如宝来不守法规,郝俊总惦着宰他们,方大爷说:“你想杀他们,你二叔护短,为父弹一段惩淫辞,教育教育他们。”于是每晚到白虎寺来弹琴。郝俊说:“您这不是对牛弹琴吗?”方大爷摇头:“有志者事竟成。”

苦心人,天不负,不想今晚弹琴引来王环。方大爷把琴收了,看见六僧抬着一个人,王环出去把六僧杀了,救下万芳,又烧了白虎寺,后来一看二小要迎上去,这才把他们带进树林。“二位贤侄,跟随叔叔先回家吧。”爷儿四个来到东凤庄,叫厨房弄些吃的,吃饭谈心。万芳问:“叔父,我师父和二叔的事您知不知道?”方大爷点头:“知道。”“我师父拿高飞当了我,才削去他的左耳。二叔要给他徒弟报仇,应该找我师父,为什么用毒香把钦差浊了? 二叔本领再高,也不能伤钦差。这事您不好管,一边是哥哥,一边是弟弟,当然为难。依我说,您趁早别管,您说句话,我们就上金凤山。”方大爷长叹一口气:“唉! 我能不管吗?只是慧斌的为人,叔叔有些为难,他不听话。”“您是亲骨肉,能看着他走向深渊吗?”方大爷点头。王环也说:“伤了代天巡狩,等于伤了当今万岁,他给您惹下灭门大祸,您不怕刨坟锯树,灭门九族?”万芳说:“叔父,二叔这不是冲我师父,他冲您哪。”方大爷连连点头:“孩子,你们说得都对。天快亮了,叔父我去趟南凤庄,找我兄弟昝凤昝云叟,他和慧斌最好,慧斌也听他的话,我们两个人去找慧斌。二位贤侄,我走后,你们在家中安心等候,千万不可到金凤山惹是生非。”“好,您去吧。”

残席撤下,方大爷吩咐鞴马。方大爷拉马到村口,郝俊在后边送,方大爷嘱咐:“你好好看守他二人,别让他们去玉皇顶,否则惹出大祸,我不打你,我也不骂你。”“您疼我。”“哼! 我把你

放在磨眼里,把你研了。”郝俊一哆嗦,看着父亲骑马而去。回到上房,他一夜没睡,困哪。“二位哥哥,我爹叫我看着你们,怕你们到金凤山惹事去。我困了,你们能不去吗?”“兄弟,你睡觉去吧,我们不去。”“好嘞,我可睡去啦,你们哥儿俩也去东房睡吧,那里有床铺。”“我们困了也去睡。”郝俊走了,王环看看万芳:“师哥,看来指着师叔不行,莫若趁此机会,咱们去金凤山找慧斌要露去。”万芳点头:“事不宜迟,快走。”

书说简短,二小出来一直往西,十五里地来到东山口。二人顺山道上来,到了玉皇顶一看,嗬!好一座大庙,前后足有十层大殿,藏经阁高耸入云,周围鹰不落的红长墙,起脊的泥鳅背儿,虎皮石的下基。正中三座大山门关着,当中立额,蓝地儿金字,敕建玉皇顶。东西角门离山门足有十丈远,是个大影壁,影壁东边有棵大树。万芳上前一拍山门,时间很大,咣啷!山门开了,出来一个小和尚:“弥陀佛,您找谁呀?”“小师傅,我叫万芳,他是我师弟王环,山西太原府石老侠的弟子,要面见大和尚慧斌,有事商量,烦劳通禀。”“您候着。”昨晚慧斌赶到白虎寺,分头救火,大火扑灭,六个和尚已经焦头烂额。和尚一瞧,这是被人杀的,刨坑埋了。和尚带人回来,心想:谁能杀人放火,与我慧斌有如此仇恨,待我慢慢察访,给宝如他们报仇。此时正在屋中喝茶,小和尚进来一说,和尚稳腰中墨鱼骨鞭,迈步望外来,心想:白虎寺的事是不是他们干的?

山门开放,和尚出来,万芳过来行礼:“二叔在上,弟子万芳给二叔磕头。”和尚一看,他果然穿皮袄。“冤家,你师父削了我弟子的左耳,没有大人之才,气度狭窄,你何由至此?”“师父并非故意削了您弟子的左耳,您可以找我师父问个明白。话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年钦差乃国之干城、朝廷柱石之臣,您为何叫弟子伤害钦差大人?难道害了钦差,您就算报仇了吗?”慧斌本来没理,他张口结舌,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伤年大人,为的是

要石金声一死,你们小小年纪懂得什么?老僧不像石铎那样量窄,你们回去叫他前来。"王环一瞪眼:"师哥,遇文王讲礼义,逢桀纣动干戈,哪儿有好话跟他说。方二麻子,你们家有多大势力,敢伤钦差,八成你要造反,小太爷宰你。"把刀拉出来,照和尚顶梁就砍。和尚大怒:"娃娃,你可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伸手从腰中扽出墨鱼骨宝鞭,左手一扬,仓啷,把王环的刀打飞,右手鞭枯树盘根,照王环迎面骨上横着一扫,鞭穗是铁的,一碰迎面骨,王环的腿就折了。小英雄脸色一变,汗珠子往下一掉,咕嗵就摔在地上。万芳眼睛都红了,师弟王环是师父的心头肉哇,这还了得。他一晃双头五节笔管枪,分心就扎。慧斌上左一划步,右手鞭一扫,万芳从鞭上纵过。和尚一扬左手,照万芳后心就是一掌,啪!两成劲,万芳就受不住了,撒手扔枪,眼前刷拉拉冒金星,耳朵眼儿吱喽喽放响箭,嗓子眼儿发甜,胸口窝发热,五脏六腑一翻个儿,噗!一口鲜血满吐出来,趴倒在地。您别看王环双腿折了,万芳的伤可比王环重得多,他是内伤。慧斌用手一指万芳:"小冤家是罪魁祸首,王环可恕,你不能饶,老僧定要将你置于死地。"说着一摆鞭,他惦着把万芳砸死。这时就听背后山道上马跑銮铃响,有人高声喊:"慧斌,不可动手!"眨眼间两匹马就到了,前边走的方柏林,后边是昝凤昝云叟。

原来方柏林来到南凤庄昝凤家中,到院里昝凤出来,七十多岁,身体健壮,他是瞧病的老郎中,下台阶行礼:"哥哥,您从哪里来?"方大爷搀起来,到屋中落座,把事情缘由说清:"兄弟,他把年钦差给伤了,这不要灭门吗?我找你来,咱们去劝劝方杰,叫他悬崖勒马。"昝凤虽然义不容辞,可心里又想:您是哥哥,抚养他长大,您都管不了,我就管得了啦?昝凤叫家人把马鞴好,哥儿俩扳鞍认镫上坐骑,马上加鞭,直奔东凤庄。回来到客厅一看,二小踪影不见。"郝俊,郝俊。"喊了七八声,郝俊揉着眼从跨院出来:"爹爹。""奴才,你师哥呢?""在客厅哪。""胡说,叫

你看着,你却睡觉。”昝凤一想:“坏了,他们一定去金凤山了。事不宜迟,咱们快去,晚了许出危险。”方大爷一跺脚:“冤家,要是出了事,我剥了你的皮。”撒腿往外跑,上了马,啪!一鞭子,哥儿俩又掉下来了,没解缰绳。二位把缰绳解下,上马飞奔到金凤山,顺山道上来,远远看见王环万芳躺在地下,大和尚正要打死万芳。

方大爷一喊,慧斌撤回鞭往山门前一站,等候兄长示下。方大爷下了马:“方杰,你办的这叫什么事?”方大爷伸手把王环的刀拾起来入鞘,抱起王环:“昝凤,你先上马。”昝二爷接过王环,方大爷又拾起枪,抱起万芳,飞身上马:“走!”二老抱二小顺山道下来,慧斌摇了摇头,进庙而去。

且说二老回来,喊家人接过二小,马匹拉走,抬到东房南间,有两个床位。“昝凤,你赶紧给他们治伤。”放好两个孩子,昝二爷号脉,万芳气如游丝,急忙开方子,又把王环的腿拿上,抹上药,用夹板夹住,止疼药吃下去,万芳也吃了药,叫家人看护。哥儿俩来到客厅,方大爷二目垂泪,昝凤好言安慰:“哥哥,两个孩子年轻,几副药下去就好,您这么大年纪,千万别着急。”“唉!慧斌如此无情,鞭打王环,掌震万芳,万一石老哥哥来到东凤庄,见此光景,焉能不痛?慧斌这样无礼,任意胡为,我是他兄长,不能劝阻,武林朋友谈论起来,叫愚兄何以为人?”刚说到这里,家人往里跑:“禀报大爷,石老侠来到东凤庄。”

第三回　佟双庆夫妻双殉义

上回书说到石老侠来到东凤庄。原来他在公馆发愁之余，一看万芳王环都不见了，里外一找，不见二小，老人家着急："司徒大弟、海川贤弟，这两个奴才一定去了金凤山。慧斌性如烈火，若见此二人，焉能轻饶。万芳犹可，是他咎由自取；唯有王环，是我抚育他长大成人，授以技艺，倘有闪失，怎对得起他母亲？几位贤弟，劣兄要去金凤山，或长或短，要求慧斌交出莲花露。"司徒朗拦住："石老兄，现在天色已然晚了，两个孩子早到金凤山了。说句不幸的话，慧斌要杀他们也早死多时，您此时去也无济于事。两个孩子如果不该死，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您就是不去，他们也早脱离危险了。老哥哥，您不如明天再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得老侠回心转意，当晚没去。

今日早晨，石老侠再也待不住了，坚持要走，金头寿星宏勋拦住："哥哥，您昨天要去金凤山，我就要拦，今天您去哪儿？""当然是金凤山。"宏爷点头："要到金凤山一言不合，难免动手，您自问能敌慧斌吗？""我想慧斌受两位剑客的亲传，胜他不容易，但他想赢愚兄，也不是跟掌上观纹一样。"宏爷一摆手："我是说，您如把慧斌战败，方柏林来找您，他说，哥哥，您怎么把慧斌打了？慧斌是咱兄弟，他不好，您告诉我呀！结果您没理。可慧斌把您打了，方柏林说，该打，谁叫您不找我！您也没理。依我说，您去找方柏林，他不能袖手旁观。慧斌是你弟弟，他不讲理，你不能不讲理，坐山观虎斗不行。他只要说出不管来，您再找慧斌，您说对吗？"海川赞成："石老哥哥，宏老哥哥的话实在

有理,您去东凤庄吧。”石老侠点头:“好,劣兄去找方奎。”“哥哥,您可不能去金凤山。”“众位兄弟放心,一言九鼎,哥哥绝对不去找慧斌。”“那您就请吧。”

石老侠这才来到东凤庄。方大爷正怕他来,可巧就来了,心如火焚,弟兄急忙迎接。到了门前,方大爷行礼:“哥哥。”石爷伸手相搀:“贤弟免礼。”昝凤也行了礼,然后到客厅,弟兄落座。“兄长从何处来?”“愚兄从公馆至此。方贤弟,愚兄误认高飞是万芳,他在我村中作案,削去他的左耳,愚兄也曾两桌酒席压惊,二百两纹银暖疼。临别之时,我给他下上一跪,并且告诉他,回去实话实说,以免伤了弟兄和气,不知小冤家是怎样说的。愚兄本打算到凤翔府来一趟,怎奈年钦差驾到太原,邀愚兄帮办七星山,事毕我才来到凤翔。二弟方杰把与愚兄的恼怒加害在钦差大人的身上,浊目香伤了钦差,愚兄担不起。昨晚万芳王环背着劣兄,大概去了金凤山,吉凶未卜。公馆群雄叫劣兄先到贵府问问,这两个奴才轻捋虎须,迁怒二弟,不知怎样?”方大爷好难过:“哥哥,蠢弟无才,胆大妄为,小弟总认为这是一桩小事,在七星山时才说以后再提。不想小畜生高飞浊伤钦差,昨晚万芳王环杀六僧烧了白虎寺,我把他们带到家中,今早我去找昝凤商谈,去找慧斌。谁知二位贤侄到金凤山面见二弟,他鞭打王环折腿,掌震万芳吐血,我弟兄把二人救回家中,叫昝凤给他们医治,不想兄长就来了。”昝凤抱拳:“石老哥哥别急,王环虽然折腿,其伤在外,一两个月,小弟保他复旧如初;万芳不然,击中后背吐血,其伤在内,少说也要经四五个月的细心调治,方能痊愈,但没有性命危险。”老侠点头:“咱们瞧瞧去。”

哥儿仨来到东屋南里间,老人家一看,两个孩子面色苍白。昝凤把万芳的衣服撩开:“您看。”一个大巴掌印儿,都紫了。“这一掌往下一寸,便是正穴位上,非死不可。”这时万芳王环都醒过来,看见师父,都要落泪:“师父。”石老侠用手一指:“你二

人不度法，不量力，蚍蜉撼大树，太不自量。”小哥儿俩掉泪，方大爷把石老侠请回客厅，石老侠含怒于心，面沉似水：“二位贤弟，劣兄误伤高飞，慧斌业已掌打万芳、鞭打王环，功过相抵了，他伤钦差岂不是无法无天？难道慧斌就可以任意胡为，肆无忌惮了吗？劣兄先请二位贤弟把交情二字暂时收起，我要亲自到金凤山找和尚要露。石某从幼年入江湖，从来不知道怕谁，所惧者只是武林议论耳。劣兄虽然年迈，也不能任人宰割，事到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说话站起来：“贤弟，我这就赶奔金凤山，面见慧斌。”方大爷吃惊匪浅：“哥哥，您不能去，从长计议。”“大人的生命旦夕之间，贤弟要拦我，我就一头碰死。”二老吓得也不敢劝了，真是束手无策，老人家实在动怒了。

正在这时，家人挑帘子进来：“启禀员外爷，河南郾城县三杰来到。”方大爷一听高兴了：“哥哥，您先不要急着去金凤山，足智多谋的人来了，叫他给想个主意吧，快快有请。”时间不大，进来三位英雄。石老侠一看，前边这二位，五十多岁，不到六十的样子，相貌一样，上宽下窄的猴形脸儿，花白的燕尾胡儿，花白的剪子股小辫儿，黄眼珠，红鼻子头儿，米色绸长衫，河南绸裤褂儿，脚下五分底的靴子，肋下佩刀。最后这位，瘦小枯干，两腮无肉，八字燕尾黑胡爪儿，一条黑发辫儿，肉核子眉毛，一双眼睛十分精神，小鼻子，三角菱角口，薄片子嘴，身穿蓝衫，河南绸裤褂儿，薄底窄鞡靴子，肋下戴刀，进门就磕头。方大爷伸手搀住：“三位贤弟，认识这位吗？”“不认识。”“愚兄的好友，生死之交，山西太原府小王家坨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铎石金声老侠客。”三位见礼，又给昝云叟见礼。方大爷一指：“哥哥，这是我的兄弟，郾城三杰。他们俩是追风仙猿米良、赶电仙猿米瑞，这位是赛要离智胜。你们三位干什么来了？”智胜一抱拳：“北凤庄九头凤金奎今年九十九岁，庆九不庆十，今年做百年大庆，我们是给金老侠上寿。明天是正日子，今天先到府上看看方老兄台，不

想碰上你们哥儿俩。怎么,石老兄也是上寿来的?”方柏林接过来:“石老哥哥有事。”遂把事情根本原由说完。“这不,老哥哥要去金凤山找你二哥方杰去,你们就到了,你看如何?”原来这哥儿仨是结义弟兄,大爷二爷是亲的,而且是孪生弟兄;智三爷足智多谋,最讲义气,因他瘦小,才得了这个美称。智三爷想了想:“石老哥哥,我看您不能去。”石爷忙问:“怎见得?”智胜一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您到了金凤山,慧斌问您干什么来了,您说要露,他说没露,您怎么办?咱先设法打听露在什么地方,最好先把露弄到手,那才是上策。”“智贤弟,莲花露怎能到手?”智胜这才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慧斌自十年前在玉皇顶戳大杆子授徒以来,远近闻名,学艺的人很多,其中就有小孟尝响铃镖佟双庆。双庆祖居北凤庄,家境十分贫苦,父母双双去世,留下一个弟弟叫佟国栋,弟兄二人相依为命,住着一间土房,半拉土炕。双庆虽然穷,可为人仗义,所以人们都喜欢跟他交往,认为他血心热胆,君子安贫。双庆拜师,慧斌喜欢他,他也比别的弟子用功,得了个外号,叫响铃镖佟双庆。西凤庄四杰岭的首户大财主家资殷实,田产地业有的是,这就是梁氏四杰:智高雄梁忠、登山雄梁孝、踏掌雄梁勇、烈火雄梁猛,他们也头顶门生帖拜师,对慧斌既恭敬又孝顺,和尚也很喜爱。四杰父母皆亡,只有一个老妹妹名叫秀蝉,这姑娘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女工针凿,无一不精。哥哥嫂子对她无微不至,特别疼爱,要星星不敢摘月亮,因此这姑娘被惯得非常骄横,今年都二十六岁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凡是和尚的衣服,梁大爷都拿家去,必须妹妹亲自拆洗做好,梁大爷才放心,给师父拿回。时间一长,和尚心里不过意:“我的衣服,哪儿能总叫令妹给洗呢?”梁忠说得好:“这是她的一份孝心,师父不必多管。”“这样,我收你妹妹做个女弟子吧。按咱庙的规矩,姑娘是无法进庙的,择个吉日,我带着徒弟们都到你家,

举行典礼。”梁忠自然高兴，结果拜了师。这样，四乡八镇都知道和尚有个女徒弟梁秀蝉。

这天和尚正在禅堂休息，梁忠进来：“师父，弟子有礼。”“起来，有事么？”梁忠嗫嚅地说：“师父，我跟您提个事儿。”“什么事？”“弟子父母临终前，嘱咐弟子们要好好照顾妹妹秀蝉。妹妹今年已经二十六岁，男大当婚，女大当聘，弟子想请您给保个媒。”“你看上哪个了？”“师父，就是我师弟佟双庆。”和尚点头：“弥陀佛，你好眼力。双庆为人孝顺忠厚，刻苦用功，非久居人下之人。”“师父如果认为好，弟子退到西配殿，请师父唤来双庆，说合斡旋，弟子承恩不浅。”“好，你去吧。”

梁忠告退，和尚叫人找来佟双庆，双庆行完礼往旁边一站：“师父，找弟子有事吗？”“双庆，你不比为师，你可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已到而立之年，父母又皆仙逝，此事你应自己做主。”“师父说得对，怎奈没有门当户对的姑娘。再说，弟子家境又贫寒，还是往后推推吧。”“双庆，现有一合适的姑娘啊。”“师父说的是谁家姑娘？”“就是你师妹梁秀蝉，方才梁忠托我保媒，你看怎样？”双庆一怔：“师父，我谢谢师哥看得起我，谢谢师父的成全。弟子想，师哥府上是大财主，粮满仓，金满柜，使奴唤婢，堂前一呼，阶下百诺，趋前侍奉之人多如牛毛。弟子家境贫寒，我和兄弟住一间房，家徒四壁，箪食瓢饮，门第悬殊。师父请想，门不当，户不对，实在不敢高攀。师父给回绝了吧，我谢谢。”慧斌一想：也对，双庆太穷，梁家太富，贫富相差，夫妻不好处。“你说得对，你去东配殿坐一会儿，我找你师哥回绝。”

双庆告退，和尚把梁忠叫来：“我跟你师弟提啦。”梁忠忙问：“师弟的心思怎样？”“你师弟先感谢你，但你两家贫富悬殊，门户不对，秀蝉在你家过得惯惯的，到双庆家怎能安于现状？弟兄住一间房，春种秋收，聊以糊口，实在相差太多。过门之后，如有不妥，岂不耽误秀蝉的终身？依我说就算了吧。”梁忠一笑：

"师父,弟子喜欢双庆忠厚老成,义胆侠心,我们弟兄志同道合。我告诉您,父母在世时给我妹妹积攒脂粉银二十万两,我给双庆在北凤庄置办庄园,起造房屋,并给他水旱丰收的地十顷,家中男女仆妇都从我家中拨去,月间开支到我家中支取。双庆平地一声雷,眨眼成了富家翁,这还不成吗?师父,您给成全成全吧,弟子谢谢您了。"慧斌一想,这么好的美事,双庆还不乐意吗?"梁忠,你到西配殿去。""弟子告退。"

慧斌又把佟双庆叫来。"师父,您给弟子婉言谢绝了吗?"和尚一笑,把刚才梁忠的话重复了一遍,最后说:"双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们先师兄弟,后郎舅,亲上加亲,为师看着也高兴。你以为如何?"佟双庆脸上显得很为难:推辞吧,师父师哥的面子,盛情难却;不推辞吧,自己实难从命。和尚看出来:"双庆,你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双庆一躬到地:"师父,弟子有难言之隐,请师父师哥原谅。""你说。""师妹秀蝉很贤惠,人所共知,不过她自幼娇生惯养,我四位师哥非常疼爱。夫妻在一起,焉有马勺不碰锅沿儿的,我四位师哥又性如烈火,倘去家中兴师问罪,弟子也必要找老师,一来老师为难,二来伤了弟兄和气。弟子不敢娶师妹,请师父谅解。"和尚一听:也对,倘若河东狮吼,也不好办。"你先去东配殿。"

和尚又把梁忠找来:"梁忠,你们四人很是疼爱秀蝉,双庆有顾虑。如果夫妻有个言语失和,你四人必要去闹,那时骨肉至亲形同仇敌,为师也不好办。依我说,这门亲事就算了吧。"梁忠一拦:"师父,别算了。弟子喜欢他的为人,门户又单寒,过门之后,弟子们对妹妹勤劝着些,让我师弟忍让着点儿,两下一凑合,不就是一门好亲戚吗?秀蝉都二十六了,她的终身大事有了依托,也免得我们发愁。师父,弟子退下。"和尚摆手:"你就在这里。"命人把双庆叫来。时间不大,双庆进禅堂,看见梁忠,脸一红,很不自然,一抱拳:"师哥。"梁忠很大方:"师弟,咱两家亲

上做亲，千秋佳话，师父也很高兴。秀蝉娇生惯养，过门之后你多让着，我们勤劝着，这是一门快刀割不断的好亲戚。”和尚招手：“双庆给我磕个头，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双庆无法，给和尚行礼，又给梁忠磕头。

书说简短，北凤庄买庄户，起造房屋，男女仆妇拨过来，择吉日迎亲大娶，热闹非常，夫妻很是和美。这一来金凤山的师兄弟就和双庆夫妻又近了一层，而秀蝉主持家务，井井有条，确实是位贤妻。就是有一样，双庆在外边一个铜钱的主意做不了，秀蝉说了算。夫妻结婚十年，秀蝉不生育，梁忠想给双庆娶个二奶奶，秀蝉不干，找哥哥打架。五年前，梁忠给佟国栋说了亲，秀蝉不给娶，幸亏四杰三日小宴、五日大宴恭请双庆，闹得双庆有话说不出来。

述说完以上经过，智胜说：“咱先到双庆家，把莲花露的底摸出来，设法得出莲花露，然后再跟慧斌闹事。”方大爷想了想：“智老三说得很对。老哥哥，就叫他们哥儿仨去趟北凤庄，找佟双庆摸摸底，您意下如何？”石老侠长叹一口气：“唉！为了老朽，叫众位贤弟费心。智三弟，你们三位就辛苦一趟。”“石老哥哥，听我的好消息吧。”

哥儿仨直奔北凤庄。金奎住在东街路北，高搭寿棚，热闹非常。他们到十字街，正巧碰上佟国栋。“呦，三位哥哥可好？老没来啦！”过来行礼，智三爷搀起来：“兄弟，你哥哥可在府上？”“您去吧，在家呢。”“你干什么去？”“我到金家看热闹去。”三个人径直往西，路北广亮大门，四棵门槐，东边走马门，甲第连云，过街的影壁。梁忠把佟双庆家的房子盖得和自己家一样，生怕妹妹挑了眼。三个人往里走，双庆在屋里看见，连忙倒履相迎：“三位兄长，哪阵香风把哥哥们吹来。”智胜搀起：“兄弟免礼，屋里说话。”进客厅落座，双庆张罗茶水，智胜摆手：“不渴。兄弟，我们无事不登三宝殿。”“三位兄长到底有何吩咐？”“贤弟，你师

父跟太原石金声闹事,你知不知道?”“小弟有所耳闻。”“石金声削了你师哥的耳朵,他用浊目香伤了钦差,年钦差是海外天子,站着的皇上,这是灭门抄家之祸呀。你是聪明人,想想对不对?”双庆点头:“三哥说得对,只是我是个小辈,在前辈面前说不上话,也是枉然。”“双庆,现在年大人被伤,公馆已然大乱,你如果知道八宝莲花露落在何方,暗暗取出,献露替师父师兄赎罪,消弭这场灭门九族的大祸,姓方的感激你一世。双庆,你算报答了师门之恩哪。”“三哥,莲花露这么重要?”“关系钦差的生命,怎能不重要?”双庆一笑:“三哥您别急,这莲花露在我家呢,我给您拿去。”“你先别忙。”三爷智胜处事老练,阅历宏富。他明白,事情越办得容易,越有困难;觉着越困难,或许容易。三爷知道双庆做不了大奶奶的主,当家主事是梁秀蝉,佟双庆交朋友义薄云天,无奈内掌柜的不好说话。“双庆,莲花露怎会在你家?”“今天早晨,我二师哥于忠送来的。”“三弟,这莲花露是交给你,是交给秀蝉了?”双庆脸儿一红:“嗐,交给我们俩谁都一样,我拿去。”智胜也不敢深拦。

双庆直奔后院。佟双庆是英雄,到了垂花门,十分勇气就减了二分,剩了八分。海墁的院子,栽种奇花异草,侍女丫环全不在上房,鸦雀无声。双庆脑子里呈现出秀蝉的身影,勇气又减了二分,剩下六分。双庆一挑帘儿,来到北上房,迎面是祖宗桌子,香炉蜡扦儿。他们夫妻住西里间。想到秀蝉一贯飞扬跋扈,双庆心里发怵,勇气又减了二分,只有四分。他迈步奔里间屋,不知道秀蝉高兴不高兴,跟她要露,给还是不给,心中忐忑,勇气又减下二分,十成勇气只有二分了。

双庆挑帘笼一进里间屋,地下放着三连大地柜,柜头上放着梳妆台,西墙炕上放着六面樟的大躺箱,黄铜的饰件,当中没锁,墙上挂着镇宅宝剑,炕上铺着毛毡。秀蝉坐在炕上,脸冲里,低垂粉颈,正给双庆绣袜底。眼前放着一个针线笸箩,里边放着针

头线脑，做活用的东西物件，还有一把大铜锁也在里面。秀蝉虽然三十出头了，养尊处优，肉皮儿雪白，一抬头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透着秀气，看着佟双庆。英雄最后的二分勇气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秀蝉笑容可掬："鄚城县的三位哥哥不是来了吗，你怎么不陪着喝茶去？我正要告诉厨房给你们准备酒菜，智三哥爱挑眼，说咱们慢待朋友哇，你进来干什么？"双庆真是口将言而嗫嚅，忐忐忑忑，欲言又止，秀蝉把脸一沉："有话说啊，想说又不敢说，这要叫哥哥看见，又说我挟持你太严，怎么总不痛快呢？"双庆一抱拳："贤妻，师父师兄惹下塌天大祸，浊目香伤了钦差大人，又隐藏莲花露不献，成心与朝廷为仇，灭门之祸就在眼前。二师兄把莲花露藏在咱家，我夫妻献露为师父赎罪，好救恩师这场大祸吧。"秀蝉一听，蛾眉双挑，杏眼圆睁，勃然变色："双庆，你这忘恩负义的狂徒！师父授艺十年，亲自保媒，叫我下嫁于你，不然你这贫贱之徒焉能出人头地，安富尊荣？饮水思源，师父就是一层天，你这忘本之徒焉有好下场？古圣先贤有云：树无本则折，水无本则竭，人而无本能令终乎？我秀蝉怎能让你这负义之人得逞！"说着拿起大铜锁，先把钥匙取下，一开躺箱，把钥匙扔在里面，然后把躺箱盖上，铜锁一锁。"哼！有我三寸气在，你休想把莲花露拿走。"

佟双庆十分为难："贤妻，你说得对，双庆成了忘恩负义之徒，把师父的大恩大德抛于脑后，趋炎附势，心向官府，孝心何在？你责备得甚是。但你要明白，光棍不斗势力，师父的武艺再好，一木怎能支大厦，惹恼官府，灭门九族。师父的性情执拗，咱把露献上，免得师父将来受害。贤妻，双庆做得对，你就成全我吧。"秀蝉大怒："呸！顺者为孝，你我都应跟着师父走，唯师父的马首是瞻。师父叫我们把露藏起，你却交给官府，和师父唱对台戏，胳膊肘往外拧，师父白疼你啦！"秀蝉越说越气。佟双庆觉得她真是心地狭窄，见识浅得可怜："贤妻你不能只看眼前，

师兄用浊目香伤了钦差，师父骑虎难下，泼水难收。咱要献出莲花露，正是给师父找个台阶，使师父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铸成大错，悔之已晚。贤妻是明白人。”秀蝉更火了：“难道我是糊涂人？有我秀蝉，你们休想要露。”

佟双庆气往上撞，抬腿上炕，伸手把镇宅宝剑拉出，顶绷簧，仓啷啷一道寒光。“秀蝉，你若执迷不悟，我杀了你。”像秀蝉见这光景应该软下来，谁知她更急了：“佟双庆，脑子长到你身上了，你敢杀我？哼！我四个哥哥要知道，把你碎了！”双庆一咬牙：“你欺人太甚！”左手一伸，把秀蝉的发髻揪住，宝剑往脖子上一放：“秀蝉，把露拿出来，不然我宰了你。”佟双庆是武夫，手上有劲儿，一揪头发，秀蝉疼得要命：“佟双庆，你这丧尽天良的东西！”双庆一瞪眼：“你献不献露？”双庆怒发冲冠，目眦尽裂。院中智胜喊：“兄弟，别杀呀！”佟双庆感到莫大耻辱，无比愤怒，羞刀难入鞘，他后手一用力，扑哧！把秀蝉的人头割下来了。

智胜进来一看，梁秀蝉头尸两分，鲜血流了一炕，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秀蝉玉殒香消。断送落花三月雨，摧残杨柳九秋风。智三爷一跺脚：“唉！愚兄要不喊，秀蝉死不了。人死已矣，不能复生，赶紧找莲花露。”双庆把宝剑放下，铜锁拧断，箱盖打开，上下翻腾，把箱子都找遍了，也没有。智三爷怔了，双庆到这时才明白，莲花露不在自己家中，夫妻因玩笑铸成大错。想起四杰对自己的恩情，秀蝉对自己的情义，双庆往后一仰，咕嗵！就死过去了。

书中暗表，原来今天清早双庆练完功，出南村口遛弯儿，走在村头，正碰上二师兄癞皮象于忠。“二哥，您干什么来了？”“秀蝉在家吗？”“在家哪。”“师父叫我把莲花露送到你家，暂时保存。”“您去吧。”这就是庙中的师兄弟，拿秀蝉当师妹看待，不然你找人家媳妇，必须人家的男人在旁啊。双庆遛弯儿，于忠到佟家，直接往里走，到内宅院中：“妹妹在屋吗？”秀蝉赶忙接出

来:“呦,二哥呀,快进来坐。”让到屋中。“二哥,您找我有事吗?”“莲花露放在金凤山,师父怕有危险,让我交给你收起来,用时再拿,别给弄坏了。”说着把包袱取出,交给姑娘。秀蝉绝顶聪明,她知道莲花露是祸胎,师兄用浊目香伤钦差,这不是鸡蛋撞碌碡吗?你有多大武艺也不行,武林中还有管你的人哪!再说为报私愤,伤了钦差,目无国法,岂是侠义所为?不过自己是女流,对师父只有孝敬,您往我这里放露,等于把大祸降到我家,这可不行。她面带笑容:“师哥,你师弟烟不出、火不进的,是块窝囊废,武艺不精,妹妹我不懂武术。以师父师兄的精良武艺,尚感力不从心,我和双庆怎敢担此重任?倘有遗失,罪莫大焉。师兄,不是小妹违背师父师兄之意,实是干系重大。师兄,您带回去吧。”于忠一想:师妹说得不错,师父都怕保不住,他们就能保住了?只好点头:“贤妹说得对,师父也不会怪你,我带回去吧。”于忠可就回来了。他走到南村口,正赶上双庆回来。“师哥,您不再待会儿了?”“我回去还有事。”弟兄分手,双庆还以为莲花露放在自己家中。三杰到了,智胜一提,他才说露在他家。双庆来到内宅,秀蝉也知道献露是对的,只是她为人矫情,成心气双庆。十年来比这次厉害多的,双庆都能容让,这次玩笑开大了。到现在秀蝉死去,双庆焉能不痛?

智三爷把他扶起来,两腿盘着,两臂放在胸前,摸索前胸,拍砸后背,使双庆十二重楼周而复始,五脏六腑畅通,咕噜噜,丹田气响,一口浊痰吐出来。双庆挺身站起,深深给三爷鞠个躬:“三哥,小弟一时不加详察,误杀发妻,秀蝉一生无过,梁氏四杰待我恩重如山,到现在追悔不及。小弟打算去四杰岭负荆请罪,此去吉凶难卜,倘若小弟一死,请兄长把我夫妻并葬在一处,深感大德了。”“兄弟,去你的吧,三哥一定要对得起你夫妻。”双庆擦干眼泪,把匕首掖在靴筒内,秀蝉的人头放在水缸内,把鲜血洗净,找一茶盘儿,里边撒上白粉,然后给秀蝉梳头,每次去娘家

梳什么头，今天还梳什么样，脸上擦净，搽上白粉，铜盘一托，双手一端，头也不回，出了家门。乡亲们看见都新鲜，每次大奶奶回娘家，都是车来轿去，男女仆妇前呼后拥，怎么今天这样去啦？

双庆出北凤庄往西南，直奔四杰岭。梁家住在西村口路北，大门开放，门可罗雀。双庆低头往里走，客厅内方桌四角坐着弟兄四人，桌上放着四条三节棍。双庆转到上首正中，把妻子的人头放好，两手一扶桌子，二目含泪，注视人头，一言不发。往常妹妹来，花枝招展，又说又笑；今天妹妹只是人头来，身子留在家内。一奶同胞，如何不伤心？梁氏四杰，除去梁忠，其余都是性如烈火，脾气暴躁，三个人眼珠子都红了："贤妹呀，哇呀呀呀！"怪叫如雷，各拉三节棍，就要拼命。大爷把脸一沉："谁动，我就把他腿打折，听我的！"三个人暂忍心头火："嘿！"

原来双庆杀秀蝉，早有男女家人飞奔梁家送信，吁吁带喘，进客厅报告："员外爷，姑老爷不知何故把姑奶奶给杀了。"梁孝一听就炸了："佟双庆，杀我妹妹，焉能与你善罢甘休！"拉三节棍就要找来，大爷一瞪眼："别胡来，给我坐下。""哥哥，忘了爹娘嘱托之语，忘了手足之情吗？""我一点儿也没忘。你们想想看，咱妹妹有悖妇道哇。她挟持双庆，家里家外，必须她说了算，倚仗财势，使双庆一个大钱的主意做不了，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再说咱妹妹十年不生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斩断佟氏香烟。前五年咱给国栋说了亲，她做嫂子的不让小叔子娶媳妇，是何居心？这样的媳妇要搁在咱家，一天也不成。好汉怕翻身，光棍怕调个儿，不是咱弟兄以情相待，佟双庆也是英雄啊，他早就不干了。你们说对不对？""哥哥，妹妹白白死去吗？""你们沉住气，佟双庆怎能无故杀妻，必有表白，他一定得来，咱要看个究竟。"哥儿四个把军刃放桌上，叫家人都藏在东西厢房，街门开开。不大工夫，佟双庆就来了，无声的悲泣更是心酸。

梁忠把大家喊住，一拍双庆的肩头："兄弟。"大爷叫得太亲

切了:“你杀了秀蝉,愚兄不怪罪于你。我妹妹取死之道有三条,压制你喘不过气来。一文钱的主意做不了,站在人前矮半截,以妻子压制丈夫,取死之道一也。你夫妻结婚十年不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斩断你佟家香火,取死之道二也。我前五年给国栋订亲,她为嫂的不给小叔子娶妻,取死之道三也。有此三条大罪,要放在愚兄身上,早就不容了。你爱屋及乌,看我弟兄情面,才容忍至今。你不是把秀蝉杀了吗,算她咎由自取。兄弟,你回家去吧,我和你几位兄嫂随后就到,咱把她入土为安。兄弟你去察访,三十里一村,五十里一店,有那宜室宜家的贤淑姑娘,哥哥我给你再娶一房妻子。你安心回去吧。”梁忠这片好话,说得双庆悲从中来,他想着梁氏四杰必要暴跳如雷,拉军刃就得玩命,自己扎死一个够本儿,扎死俩赚一个,反正抱着必死之心来的。没想大哥说出这么一段话,双庆百感交集,想秀蝉与自己结婚十年,哥嫂之恩天高地厚,并无亏礼之处,忍心伤害了秀蝉,有悖夫妻之义。双庆泪如雨下:“大哥、众位哥哥,佟双庆厄运来临,误杀发妻,追悔不及,您真是我的哥哥。小弟死后,您把我夫妻葬在一处,双庆纵死九泉,也感您大恩大德了。”说到这里,一抬腿,拔出匕首,大爷往前一扑:“妹丈不可呀!”双庆的匕首朝梁忠扎来,梁忠往后一闪,双庆右手一回,照自己哽嗓就扎了进去。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佟双庆身归那世。大爷悲痛难禁:“妹丈,没有哥哥这片话,你死不了,看来杀我妹丈的就是我梁忠啊!”

第四回　四杰岭弩打石金声

上回书说到佟双庆自刎，梁氏弟兄悲痛难忍。这时从大门口蹿进俩人来："好梁忠，不念骨肉之情，害死佟双庆，今天我弟兄要给双庆报仇。"正是追风仙猿米良和赶电仙猿米瑞。原来，米氏昆仲在客厅内看见双庆端着人头出去，米良说："坏了，出人命了，秀蝉死了。"哥儿俩撒腿往后跑。"老三、老三，怎么会伤人？""二位哥哥，进来吧。"他们跑到西间一看，傻眼了，这一炕的鲜血，无头的死尸在炕上躺着，翻箱倒箧，十分狼藉。智胜从头至尾一说："现在双庆去四杰岭请罪去了。"米良一跺脚："梁忠他们性情暴烈，双庆去了，岂不白白送死？老二，咱们快去四杰岭。"这二位直奔四杰岭而来，到梁忠家门前，正听见里边喊："杀我妹丈的就是我梁忠啊！"米良大怒，这才蹦进来。

梁氏四杰各抄三节棍，飞身出来，梁忠用棍一指："米良，因何来我家？"米大爷把北凤庄的事一说："梁忠，你敢害你妹丈？""呸！米良，我妹丈一家本是平平安安的，你们仨是丧门星，害我妹丈家破人亡。此仇此恨，怎能不报。"一抖三节棍，米良迎风劈柳，就是一刀。梁忠右手攥中节，哗楞楞一抖前节，往上一迎，仓啷！米良的刀就飞了。金刚亮背，呼！正打在后腰上，米大爷趴伏在地。这时候家人们全出来了，用绳子把米良捆好。梁忠一指："米瑞，过来。"米二爷蹦到面前，缠头裹脑，就是一刀。梁忠褪头一躲，棍走扫堂。米二爷迈步过来，梁忠鹞子翻身，霸王卸甲，仓啷！米二爷的刀脱手而飞。梁忠飞起一脚，呼！米瑞应声而倒，家人过来捆上。米氏弟兄的武艺怎么这么不济，

膛。老二登山雄梁孝双摇风火轮,双锋贯耳。石老侠一托银髯,矬腰下来,右手一拍他的踝骨,啪!梁孝一个跟头。梁忠无法,抡棍拦腰打来。老侠左腿一抬,左手一揪大衫的底摆,张飞骗马,右脚扎根,左脚里合,把梁忠踹了一个跟头。梁忠脸一红:"老伯父,侄儿输了,您说怎办吧?"人敬人,鸟抬林,梁忠很讲礼貌,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石老侠刚要说话,就听门前瓮声瓮气的嗓音特别粗:"师弟慢着,石老侠,你我已成仇敌,我来讨教您的武艺。"一人蹿了进来。老侠拈髯观瞧,嗬!好大的个儿,身高一丈,膀阔三停,前胸宽,臂膀厚,肚大腰圆。身穿蓝粗布裤褂儿,踢死牛的豆包鞋,粗辫子围在脖子上,花纹的眉毛五道穴,铜铃眼,大蒜头鼻子,鼻须长出,好像一撮茸毛子,火盆口,一嘴獠牙,青胡茬儿,肋佩厚背儿刀,正是癞皮象于忠。他长着一身癞皮,刀枪不入,胜过金钟罩铁布衫。其实他身上长的不是癞皮。他生在东北大森林里,吃松子蘑菇长大,不懂穿衣服。三九天多冷啊,他钻进山洞住,不惧狼虫虎豹。身上瘙痒了,他就在松树上蹭,把身上蹭满了松树粘儿,又躺在山坡上滚,松树粘儿沾满小石子,他又在松树上蹭,又沾了一层。日久天长,长了一身石甲,成了癞皮,于忠如虎添翼。慧斌把他收下,又教他铁尺排肋铁裆功,传他金钟罩铁布衫,因此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谁也瞧不起。

于忠飞身过来:"石老伯,我来领教。"举拳泰山压顶,石老侠往右一闪,抬左脚扁踩卧牛腿,踹上于忠一溜滚儿。他折身起来:"再试试。"佛前拜香,照老侠下颏儿冲天炮,从下往上打。石老侠白虎洗脸,攥住于忠手腕,往前一带,右手月罩云龙,正是于忠的头顶上,掌心一压他顶门,啪!又来了个大坐蹲儿。他恼羞成怒,伸手拉刀:"老匹夫石铎,伤我师兄左耳,今天又两次败我,我跟你拼了!"举刀就剁。石老侠回手拉折铁宝刀:"娃娃,你敢辱骂老夫。"于忠刀走缠头式,石老侠弓步一躲,刀走仙人

解带,拦腰就斩。石老侠的功夫多好,当时就到了肚子上。于忠根本躲不开,他想:我卖你一下。他一鼓肚子,奔刀上撞来。这样撞上,不就大开膛了?石老侠急忙抽刀。于忠刀奔前胸,老侠一闪,刀刃冲上,刀尖儿冲前,照于忠肋上就扎。于忠躲不开了,他又往前一撞,用软肋撞刀,那意思:我把你的刀尖儿撞弯了。老侠赶忙把刀抽回,心说:你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也不行,我这是折铁宝刀,你闭不住哇。二位又打上了。您想于忠的本领差得远,老侠刀往他肚子上扎,他不但不躲,愣往上撞。老侠心说:好小子,我让你撞回试试。老人家右手一挺劲,扑哧,刀撞进有半尺,他一疼,用刀一砸老侠的刀背,好嘛,这回可开了膛,鲜血迸流,死尸栽倒。众人大乱。

忽听大门洞有人念佛,嗓若洪钟:"南无阿弥陀佛,石老侠好武艺,杀我弟子如削瓜切菜,贫僧斗胆讨教。"老侠宝刀入鞘,一推颌下银髯,定睛观瞧,正是大和尚慧斌,右肩大领插着一把拂尘,核桃粗细短把儿,一尺八寸长,白马尾足有二尺多长。他这个拂尘是暗器,拂尘把儿里有一支锯齿峨嵋毒药弩,打上见血封喉,子不见午,六个时辰准死。按理说慧斌是高门弟子,这种暗器只有下五门的贼人才用,慧斌有违门户五戒。掌打万芳鞭打王环,伤了年大人,慧斌也知道惹祸不小,派于忠到北凤庄送露,于忠回来一报告,和尚虽然不悦,但也无法发作,叫于忠把露放在禅堂。慧斌想:这莲花露放在庙中不妥,既然秀蝉他们不收,不如叫于忠送到梁忠那里,无人知晓。天到巳时,慧斌叫过于忠:"你带莲花露到四杰岭,叫梁忠妥善保存。""是。"于忠把露带好,出了禅堂。慧斌心里一动:"于忠回来。""师父有什么吩咐?""你把莲花露交给我,你到你师弟家中看望,为师随后就到。"于忠一个人奔四杰岭而来。慧斌收好莲花露,带好十三节墨鱼骨鞭,也往四杰岭而来,到门前一看,于忠正用肚子撞刀。和尚这气:石金声是折铁宝刀,一撞肚子就开膛了,真是混蛋。

一合未走，被获遭擒？其实这哥儿俩很好的本领，他们从北凤庄跑向四杰岭，几十里的山路，血奔心地跑，到这里又赶上双庆死，心疼双庆，所以碰面儿就输了。

梁忠命人把米良米瑞绑在大厅前的抱柱上，把双庆哽嗓上的短刀拔下，血迹擦干，搭好床板，死尸停放，又把秀蝉的人头并肩放在双庆一旁。这时梁大奶奶姐儿四个也得着信儿了，用手绢捂着嘴，嚎啕痛哭，走到前厅，哭得声嘶力竭。大爷一声喝喊："别哭了，要哭上院里哭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爷一说，大奶奶擦擦眼泪："三位妹妹，咱到内宅哭去吧。"再说弟兄四人上祭，梁忠眼望三杰："兄弟们，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妹妹一家遭此惨祸，溯本穷源，皆是河南三杰之过，罪魁祸首。把米良米瑞开膛摘心，给妹妹妹丈祭灵。"大家都乐意，站在院中脸冲着大厅："你们谁有胆量开膛摘心？"旁边有人答言："大爷，小子愿意。"梁忠一看，这人五大三粗，腩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四楞的脑袋，四楞的胳膊，五股三编的小辫儿，在脑袋上盘个锅圈儿，短衣襟小打扮，一脸横丝肉，正是得力的家人，姓白名来字一趟。"白来一趟，你来下手。"白来把大青条石搬过来，牛耳尖刀磨得锃光瓦亮，嘴里一叼，拿一个大盆，里边满满的清水，在米大爷头顶上往下一倒，凉水浇头。空盆往脚下一搁，他伸手拿牛耳尖刀，一指米良："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左手一揪前领儿，刺拉！连前胸都撕了，露出胸脯。米大爷面不改色："老二，哥哥先走了。"白来一举尖刀，照米大爷的胸窝就扎，耳轮中就听叭嚓，仓啷啷，哎哟哟！死尸栽倒。看来不是米良，因为他捆在明柱上，即便死了，也不能躺下。看来是白来一趟了，这回真白来一趟啦。他额角砸开，鲜血迸溅。西房上越脊前坡立定白发苍苍的一位老侠客，发挽银丝，髯垂玉线，按刀把站在前檐，老当益壮，正是老侠石金声。

书中交代，河南三杰走后，石老侠坐卧不宁，几次要走，都被

方大爷拦住。最后石老侠说:“两位兄弟,我到北凤庄佟双庆的家中去看看。”昝凤点头:“石老哥哥,您去双庆家,万不能找慧斌去。”“哥哥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您去吧。”石老侠这才来到双庆家,到客厅一个人没有,老人家预感到不祥。“双庆在家吗?”老侠一喊,内宅也喊:“石老兄台,您到内宅来。”石老侠心说:你一个大伯,怎么上兄弟媳妇房中去?石老侠往后走,智胜在外屋里招呼他,然后挑里间的帘子:“哥哥您快看。”石爷吓了一跳:“这是怎么回事?”智胜把原委一说:“我俩哥哥也追了去,看来双庆凶多吉少。”石老侠一想:“老三,不但双庆危险,你哥哥也有危险。劣兄去看看。”石老侠出来,塌身形走矮式,快似电掣风驰,来到西村口。老侠越墙而入,飞身上西房,扒中脊一看,千钧一发。老侠抠下三块瓦来,带着很厚的灰尘,一矬手腕,照白来额角便打,万朵桃花开,白来当时身死。下面一阵大乱。

梁忠手持三节棍,抬头观看:“什么人到我家搅闹,智高雄梁忠在此。”老人家飘然而下:“老夫石金声,梁忠,连老夫都不认识吗?”“原来是石老伯,您跟我师父师兄有了仇隙,怎么又到我家中杀人?”“米良弟兄与金凤山两代深交,为了给我说合,才去北凤庄。佟双庆误杀发妻,与米良弟兄何干?你们是安善良民,在家中随意杀人,国法难容,还不把他弟兄二人放下?”梁忠忠厚,他不敢还言,烈火雄梁猛一抖三节棍:“老儿石铎,削我师兄左耳,此仇必报,还敢在我弟兄面前说三道四,四爷会斗于你。”插花盖顶,奔老侠打来。老侠鼻孔出气:“哼!黄口孺子,也敢逞狂。”老侠弓左步,右手轻舒猿臂,一穿三节棍,右掌往下一摁,梁猛急抽三节棍。老侠抢步跟身,乌龙探爪,照他胸前一拍,啪的一声,梁猛来了个大屁股蹲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三爷踏掌雄梁勇单手一摇三节棍:“石金声伤我四弟,知道你家三爷的厉害!”丹凤朝阳,奔老侠太阳穴就打。石老侠弓左步褪头一躲,回身捉蟒,捋住三节棍,左手顺水推舟,呼!打在胸

石老侠不叫他撞上，于忠得寸进尺，几次撞刀，最后撞上了，于忠死于非命。

大和尚口诵佛号迈步进来："石老侠武艺精良，于忠应该废命。"石老侠一抱拳："高僧，我与令兄八拜结交数十年，高飞到我村中作案，老夫误认为万芳，刀削他的左耳，也曾两桌酒席压惊，二百两纹银暖疼。临行之时，老夫偌大年纪给他下上一跪，嘱咐他面见高僧实话实说，以免伤了我弟兄的和气。不知此子是如何言讲，高僧想找石铎给令徒报仇。石某住家有门，开铺子有板，不到山西找我石铎，却用浊目香伤了钦差。年大人代天巡狩，如皇上亲临，不知您师徒有几颗人头，如此大胆。再说年大人去四川放赈，数百万饥民嗷嗷待哺，不知高僧是何居心，敢伤大人。难道身为侠义，就能越礼胡行吗?""弥陀佛，石老侠倚仗武艺高强，置手足于不顾，苦苦与我金凤山为仇作对。侮人者人恒侮之，刀削左耳是误伤，白虎寺六僧也是误伤吗？佟双庆夫妻也是误伤吗?""双庆夫妻乃是因玩笑而成大错。""那于忠是谁杀的?""于忠是撞刀而死，还是石金声有意而为，想必高僧已亲眼得见。莲花露你献不献吧?""弥陀佛，叫我献露却也不难，胜了我掌中鞭。"老侠托银髯大笑："哈哈哈，石铎虽然老迈年残，要论动武，尚能奉陪。"伸手摘刀，托刀鞘顶绷簧，五金折铁宝刀出鞘，右腿弓步在后，左腿虚步在前，宝刀藏于胯下："大和尚请吧。"慧斌稳拂尘，撩僧袍，十三节墨鱼骨鞭亮将出来，右手一摇鞭，这条鞭径直奔老侠的左肩，到了部位，鼻孔之中一较力："哼!"鞭还是直着不动，只是铁鞭穗儿一弯，打老侠的枕骨穴。

众位，一条七节鞭练得得心应手，运用自如，需要五年的苦功；九节鞭就要七年的苦功；十三节鞭就要十年的苦功。练到慧斌这份儿上，没有几十年的苦功是办不到的，因为鞭是分节的，上有钢环，它不听本人的话。慧斌是铁鞭穗儿，单要铁鞭穗儿回过弯儿来，没有内力是不行的。

书要简短，石老侠不动，弓左步褪头躲过去，和尚反把仙人解带，拦腰打。老侠金牛耕地，旋身回来，和尚抡鞭毒龙出洞，直奔老侠胸膛。老侠跨步躲闪，慧斌抽鞭念佛："石老侠，因何三招不还手？"老侠刀交左手，一捋长髯："高僧，石某偌大年纪，比高僧痴长许多。高僧未出生时，我与令兄就是弟兄；高僧满月时，我抱过高僧。你自幼儿叫我一声哥哥，我却削了你弟子的左耳，咱俩今天反目，我对不起你，因此让你第一招。""弥陀佛，这第二招呢？""石某误削高飞左耳，你已鞭打王环、掌打万芳，是非相抵，只是我刚才杀了于忠，谁是谁非，自有公论。但人是老夫杀的，对不起你，让你第二招。""弥陀佛，这第三招呢？""哈哈哈，高僧，别看你是二位剑客亲授二十五年的好功夫，大家抬爱你金鸡好斗双钢掌赤胆侠，石某白发苍苍，先贤有云：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当场较量，你恐怕不成，有伤贵体，让你第三招。"和尚气往上撞："南无阿弥陀佛，慧斌无礼了。"麻脸蛋子一沉，虎目瞪圆，乌龙摆尾，直奔老侠胸前。石老侠虚步一站，折铁刀怀中抱月，用刀往怀里一带，和尚必要抽鞭，不然碰上刀就折了。石老侠趁慧斌的鞭回撤之际，左手一托刀背，右脚踏中宫，走黉门，孟德献刀，照慧斌双腿就截，和尚往后一退。老侠暗藏招法，刀变拨草寻蛇，先宝刀是横着，现在是竖的，四尺二的刀苗子加上二尺多长的胳膊，够到七尺来长的地方，慧斌脚刚落地，不等喘气，刀就到了，慧斌噌的一下越过刀去。石老侠左手一穿一闪，刀走缠头裹脑，兜慧斌的脚后跟，雪片一样，奇快无比，这招叫闪手转环绝命刀。这也就是慧斌，换个人非把双腿砍掉不可。慧斌跟蛤蟆一样，两腿岔开一蹬劲儿，蹿出一丈五去："弥陀佛。"三招赶了慧斌一个跑儿，跟斗败鸡一样铩羽而逃，多寒碜。这么大的慧斌，三招就赶跑了，草鸡啦。

老侠提刀一笑："和尚，怎么跑了？胜负还未分哪。"大和尚气冲肝胆，胸膛爆炸："弥陀佛，石金声欺某太甚！"飞身过来举

鞭就打,老侠闪身躲过,急架相还。两位插招换式,打在一处。一位是二剑客的苦心传授,一百零八招打穴之法,崩砸点扫,上中下走三盘,挂定风声;一位是成名老侠,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外加九路闪手转环绝命刀,神出鬼没,扇砍劈剁,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恰似雪片飞来,驾轻就熟,舞成一座刀山。二人僧袍大衫兜起风来,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刀光鞭影,好一场凶杀恶斗。慧斌生平未遇敌手,血气方刚,抢赢斗胜;老侠久经大敌,阅历宏富,无半点纰漏、一丝漏招。动手十个回合,慧斌鞭奔顶梁,老侠银髯甩在左肩头,弓左步,绷右步,扭项而视,回头望月,随慧斌撤鞭。老侠右步前划,左手一穿一闪,左脚往右迈,身体一转犹如风车,刀从底下往上一撩,魁星提斗,又是闪手转环绝命刀的招数。和尚无法躲开,只有金鲤穿波,脚跟蹬地,往后纵出一丈五去。

老侠笑殷殷地说:"大和尚别忙,怎么又出去了?"十个回合第二次又赶了个跑儿,慧斌恼羞成怒:"弥陀佛,石铎欺我太甚!"单手摇鞭,往里进招。老侠谈笑自如,心说: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今天叫你知道武林尚有高人,不要目无余子,眼空四海。打闪纫针,又是十个回合。和尚扫堂一鞭,老侠躲过。和尚猛虎还巢,反臂一鞭,老侠客岔右步,刀擦地皮儿,反臂扫堂,照和尚双腿砍来。和尚扬鞭,往前一迈刀,石老侠左腿往左插,右腿向左腿后跟转,左手一穿一闪,右脚尖儿当轴儿,整转一个圈儿,刀奔和尚迎面骨砍来,还是闪手转环刀。和尚大吼一声,长腰纵出两丈去,总算把老侠这一刀躲过。

慧斌总想凭自己能为胜石铎绰绰有余,因为自己正在壮年,石铎寿至耄耋,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没想到三十个回合,赶了自己三个跑儿,这就得认栽,认罪服输,但岂能如此善罢?莫若用我的毒药弩伤他,凭一招一式胜他万难,只有暗器杀他。思索至

此，主意拿定，两人又打上了。和尚转到南面，石老侠在北面，和尚钓鱼鞭奔顶梁，老侠跨右步一闪，和尚拉鞭往南纵，就势把鞭交于左手，右手伸在右肩，把拂尘拽下。他横着上右步，右手一甩，和尚的胳膊有二尺多长，拂尘的杆儿一尺八寸，马尾有二尺多长，合起来有六尺多。他右手一按机关，喀吧！弩箭从杆内打出。箭还有马尾护着，人的眼睛看不见，当发现弩杆，就到了人的身上。和尚打的是哽嗓，幸亏老侠听到声音，往右一闪，这支毒弩正打在左肩上，因为弹簧很硬，弩打出来力量大，石老侠这弩从前边打进去，后边都露出尖儿来。老侠客彪躯一晃，撒手扔刀，扑通倒在地上："慧斌，不想你这上三门弟子会使毒药暗器，真给令师丢脸。"说完，昏迷过去。和尚把拂尘插在肩上，右手一拽鞭："石金声，今日之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势难两全。你死于九泉，休怨慧斌意狠心毒，闭眼吧。"一摇鞭，惦着把石老侠打死。这时大门外蹿进俩人来："逆弟慧斌，还不住手！"大和尚一听，是方大爷的声音，收住鞭，围在身上，在东面一站，恭聆教诲。方大爷一跺脚："慧斌哪慧斌，忤逆的东西，你把老哥哥打成这样！"

书中暗表，石老侠走后，方大爷唉声叹气："昝凤，老哥哥去的工夫不小了，咱们也去看看吧。"于是老哥儿俩叫家人好好照顾万芳王环，然后拉马出村奔北凤庄，双庆家门口下马，到客厅一看没人。"双庆。"后院答言："方老哥哥，请到后边来。"方大爷心说：智胜到人家内宅干什么去了？哥儿俩到后院一瞧："这是怎么回事？"智胜原原本本一说，二位出村口上马，一溜烟儿奔四杰岭，正赶上慧斌要下狠手。

老二位面沉似水，慧斌愣了一下，飞身上房，眨眼不见。梁忠过来行礼，方大爷叫他用绳子拴好门板，垫好褥子，把石老侠抬上去，宝刀入鞘，放在身旁。又到明柱上解下米良米瑞，刀捡起佩上。再进屋看看双庆的尸体和秀蝉的人头，让梁忠抬着死

尸和人头,到北凤庄找智胜,给他夫妻出殡。又把于忠白来两具尸体埋了,让家人抬石老侠去东凤庄。正在这时,门前大吼一声:“哥哥嫂子!”一人手拿大铁棍,眼珠子都红了,正是佟国栋。方大爷叫住他,告诉梁忠,好好照顾国栋。方大爷与昝凤、米良、米瑞,抬着石老侠去东凤庄。智胜把双庆夫妻埋了,自刎在双庆坟前。梁忠又把智胜埋了,成全智胜赛要离的美名。当年战国时,伍子胥荐专诸刺王僚,王僚之子庆忌武勇过人,能手裂空中飞鸟。又荐要离刺庆忌,要离刺死庆忌后,自刎而死。今日智胜亦是效法古人。梁忠颇念旧义,事毕之后给佟国栋成婚,延续佟家后代香烟,可称千古高义。

再说把石老侠抬到东凤庄东厢房北里间放好,老侠气如游丝,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方大爷顿足痛哭:“昝二弟,你快妙手回春,给哥哥治治伤吧,我求您了。”昝凤摇头:“哥哥,石老兄的伤我治不了,我是大方脉的郎中,石老兄中的是毒药弩,见血封喉,六个时辰不治,准死无疑。这是下五门的臭贼所配,怎么慧斌跟臭贼有交情?”“唉!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昝凤,难道眼睁睁看着石老哥哥死吗?慧斌真是忤逆!”大家束手无策,方大爷急呀:“昝凤,你怎么不学学治毒药伤呢?”“嗐,我上哪儿学去。”

正在这时,家人跑进来:“启禀员外爷,外边来了三位老英雄求见。”他们四位急忙出来观看,影壁前站着三位老人。当中是位矮身材,双肩抱拢,米色绸长衫,白绵绸裤子汗褟儿,腰系绒绳,肋佩大宝剑,绿鲨鱼皮鞘,金饰件,镶珠嵌宝,蓝带子勒把儿,蓝挽手,垂着蓝色灯笼穗儿。八十开外,白剪子股的小辫儿,贲儿头,坠子脸,两道蚕眉,寿毫多长,二眸子闪闪发光,准头端正,四方阔口,一部银髯,黄胡子梢儿,精神矍铄,笑容可掬。上垂首是位出家的道长,大身材仙风道骨,飘逸超群,长四方一张脸儿,面似银盆。头戴杨木道冠,金簪别顶,两道白眉,一双慧目,背插

拂尘，手提蓝包袱，颌下一部银髯。身穿银灰色绸子道袍，青缎子护领，腰扎丝绦，肋下佩剑，二尺八寸长，鲨鱼皮鞘，嵌宝镶珠，光华夺目，黄带子勒把儿，黄挽手，杏黄灯笼穗儿，飘飘然有出尘之感。下首这位老人风采可爱，中等身材，细腰乍臂，身穿米色绸大衫，山东茧绸裤子汗褟儿，脚下大红缎子福字履，白绫高靿袜子，腰扎宝蓝色绒绳，肋佩宝剑，绿鲨鱼皮鞘，金饰件，蓝带子勒把儿，蓝挽手，蓝灯笼穗儿，手提小包袱。面似晚霞，两道蚕眉斜飞入天苍，一双虎目炯炯有神，鼻如玉柱，大耳朝怀，唇若涂丹，一部银髯不散不乱，根根透风，难得的是白胡须白胡子梢儿，谢顶了，白剪子股的小辫儿垂于脑后，文绉绉，亚赛教书的老夫子，真是盛世耆英。方大爷不认识，一抱拳："在下方奎，有劳三位惠顾，敢问名姓？"当中老者一指肩下："老英雄，这是我兄弟，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庭侯振远。"一指肩上："这是我大弟，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南侠客海内寻针司马空。"一指自己："老朽祖居塞北秋林寨，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田秋佩雨。"

北京城亮镖会之后，西方侠于爷说，你们哥儿仨别分开，暂去杭州住着，我想在太原给于秀开个双龙镖局西号，作为杭州镖局的分号。开张的时候，我给你们去信，把镖局老伙计给我拨几个来。哥儿仨答应，嘱咐海川安心养病，他们就从北京回杭州，每天下场子教教孩子们练武艺，颇不寂寞。黄灿潘龙也嘱咐孩子们："趁三位师祖在此，你们加紧练功。"其实依着南侠要回九龙观，北侠不贪热闹，愿回塞北，镇东侠说："一来是受老哥哥所托，二来江南山青水秀，空气新鲜，咱们都这么大年纪，分手之后见面就难了，还是去杭州吧。"这样老哥儿仨才来到杭州。侯二爷叫黄灿把后院静室打扫干净，盛栽松竹，他们才住下来。太原镖局开张，于爷来了信，打发黄灿潘龙带着二十几名伙计抢头到了太原，亮张开市。直等到应了买卖，按部就班，开市大吉了，潘

龙黄灿这才告辞回来禀报三侠,哥儿仨也就放了心。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天气渐暖,这一天有人来给镇东侠下请帖。黄灿一看,是陕西北凤庄九头凤金奎做九十九百年大庆。他问伙计:"谁给送的帖?""金老侠的弟子飞毛腿徐仁。""快请进来。"黄灿到门外,看徐仁五十多岁,燕尾黑胡儿,重眉毛大眼睛,很精神,穿一身青,满脸风尘。黄灿赶紧行礼:"原来是徐仁兄,小可有礼。"徐仁抱拳:"黄镖主,打搅打搅。"伙计伺候擦脸漱口喝茶。黄灿来到静室:"师父,九头凤金老伯做百年大寿,大徒弟徐仁前来下请帖。"老侠点头:"请他进来。"徐仁进来,跪倒磕头:"三位叔父都在,侄儿省得跑路了。"把南北侠的请帖也拿出来。北侠说:"你师父庆九不庆十,百年大寿可得办一办。""我师父也愿意老弟兄借此聚一聚,以慰渴念。""太好了,我们一定去。"叫黄灿给拿五十两银子做路费,款待一饭,徐仁走了。算算日子还早,镇东侠说:"海川大概病体痊愈了,咱不如先去北京,一来给王爷请请安,二来邀海川去祝寿,多认识几个朋友,对自立门户有好处。"北侠南侠全都同意,把侯二爷叫来:"你先在镖局住些日子,我们先去北京看看海川,然后去陕西做寿。"侯二爷答应,八大门人阮和、阮璧、徐源、邵甫、阎宝、鲍信、侯俊、侯玉,还有于恒和甘虎,都留在镖局。南侠把治毒药的五福化毒散和八宝拔毒膏带上,为了济世活人。带好贺礼和路费,择吉日,三侠认道登程。这才引出一段凤翔府搭救石金声!

第五回　小花纯盗刀得解药

三侠带好礼品往北京进发。老哥儿仨一路上逛山玩水，穿江苏入山东到济南府，逛逛这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大明湖，看看趵突泉，凭吊历下亭，然后经直隶到北京。一进朝阳门，三街六市，车水马龙，熙来攘往，拉粮入仓的大车络绎不绝。过了北新桥成贤街，往东一拐，走进富贵巷。宏閈高大的府门，东西阿斯门。到王府门前一喊回事，家丁出来："三位找谁？"三侠各报名姓："我们给王爷请安来了。""三位老侠客爷稍候。"有人撒腿往里跑，刚到垂花门，大管家何吉从里面出来，家人一说，何吉到客厅："回爷的话，杭州三位老侠客请安来了。"王爷大喜过望："快请！"王爷带何吉何春跑奔府门，三侠上前："草民请爷安。"王爷上前迎住："三位老侠客快别行礼了，请起请起。哪阵香风把三位老侠吹到北京？"三侠又见过两位管家，谦谦让让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三侠从褥套里取出礼物，都是杭州的土产。"不成敬意，这是草民们从杭州带来给爷尝鲜的，请王爷收下，这一份是给海川的。"王爷连连致谢："你们老哥儿仨还不知道海川的事哪？他的病体早好了，年羹尧在皇上驾前把他们爷儿八个要了去当随行委员，去四川开仓放赈，走了有几个月了。你们哥儿仨这是上哪儿？""我们是去陕西给金老侠上寿，想带海川去多认识几个朋友。"王爷点头："那好，一条道，要是追上海川，你们老哥儿仨可以为他筹划一切，遮风挡雨，有你们本爵可就放心了。"王爷吩咐备饭，把吴成叫来，陪着三位师伯带礼物去看海川的父母，请安问好。其实论年岁，他们比童怀

老夫妇大得多哪。书要简短,回来时候都掌灯了,王爷陪着三侠吃饭,谈论些武艺。吃完饭,又到功房,原来王爷可下了苦功了,到时睡觉。早晨用完早饭,王爷叫何春取来纹银三百两以做盘川,三侠取出一百两给了何吉何春,然后收起作别。王爷直送到西口儿。

三侠出了北京,按官站赶下来,保定府清源县行刺和太原府丢金牌全都知道了。来到凤翔,公馆在东门里,老哥儿仨住在路南乾元店。秋老侠问伙计:"怎么钦差大人没有起马?"伙计低声说:"三位老爷子,这里有事。"就把金凤山的事全说了。镇东侠一听可真急了:"两位老哥哥,慧斌如此猖狂,咱们只有去金凤山找他,得取莲花露。"南侠一摇头:"侯大弟,凭咱们哥儿仨的本领,难胜慧斌。无量佛,哥哥兄弟,我倒想起一个人,必须此人出头,事情才能好办。""谁呀?""东凤庄慧斌的兄长,天下第一杰方奎方柏林。您想,慧斌任意胡行,招天下英雄之怒,方柏林身为侠客,充耳不闻,放任自流,有悖侠义道的天职。慧斌不讲理,难道方奎也不讲理?我们找他去问问。"北侠点头:"只是我们跟他素不相识。"镇东侠说:"没关系,慕名而来也未尝不可,咱还是说去就去。"叫伙计算账付款,三侠奔东凤庄而来,这才与方奎见面。

书接前文。来到客厅,方大爷这才细问,镇东侠述说前情,方大爷长叹一口气:"唉!蠢弟无才,干犯国法。"又把今天的事一说:"他用毒药暗器伤了我兄长石金声。昝凤是咱本地最有名的郎中,可他治不了毒药伤,眼睁睁我兄长老命垂危,叫我方奎何以为人。"侯老侠急忙站起来:"道兄、秋老哥哥,咱们去看看。"众人这才来到东房,进北里间,侯庭一看直摇头:"哎呀,实在不轻。秋老哥哥,这可不好治。"北侠一瞧,毒药弩的劲头太大了,前边打进去,后边都露尖儿了,围着弩周围肿起来有烧饼大的紫色,后边弩尖儿周围也紫得像老钱一样大。北侠摇头:

"好厉害的毒药弩，如此凶恶。"方大爷一看三侠有两位摇头啦，他也凉了半截："司马大弟，你看怎样？""无量佛，众位哥哥兄弟不要惊慌，贫道治这种伤倒能凑合。"方大爷作揖："司马道爷，您能治？方奎给您磕头，敬请您妙手回春，救我兄于垂死之际，方奎感激不尽。""无量佛，山人不敢说精通岐黄，治这种毒药暗器尚有把握。""您需要什么，开个方子，我好给您准备，免得临时误事。"取来文房四宝，道爷振笔作书，洁净水盆一个、空盆一个、洁净布条十条、匕首刀一把、开水一壶，到市上买一尺长的鲤鱼四条。

书说简短，鱼买回来，下到锅里凉水煮活余鱼，不放佐料发发毒，病体就好了，真是会者不忙。南侠把五福化毒散拿出来，里边是红药面，又把八宝拔毒膏拿出两帖来。南侠用开水把匕首泡了，其实就是消毒，顺着弩杆，凡是有黑肉的地方就削，底下用大盆接着烂肉黑血。这也不疼，因为被毒药拿烂了，都给拉通了。南侠叫米良米瑞咎凤按住两条腿，北侠按左臂，镇东侠按右臂："众位可按住。"南侠大拇指二指捏住弩杆，一用力，呼的一声，把毒弩拔出来。石老侠大吼一声，腾的一下，从床上起来多高。群雄早有防备，一齐用力，又给按了下去。弩杆拔出，黑血从下边流出来了。南侠拿起布条，蘸上化毒散，从疮口上通到底下，往烂肉上敷药。这药真灵，敷过一圈儿药，用温水从上往下冲，黑血烂肉一齐下，流到一定程度，黑血不流，流正常的红血了。南侠再用布条蘸上药，重新来，再用水冲。如此往返五六次，黑肉一点儿也没有了，血也都是红的。南侠又把化毒散敷好，两帖拔毒膏化开，前后各一帖。这时鲤鱼汤得了，石老侠喝了一碗，面色转红，微睁二目，方大爷过来："哥哥，方杰用毒弩把您打伤，幸亏三侠驾到，救您于危难之中。"石老侠连连点头："谢谢，方贤弟替我给三位磕个头吧。"方大爷叩首施礼。三侠赶忙搀起方柏林，蒙上被子，让老侠睡觉发汗，大家退出。

众人来到客厅,叫伙计深深刨个坑,掩埋了脏物,南侠洗净手,一齐落座。三侠细问经过,方大爷一说,镇东侠向来嫉恶如仇:"方大哥,不是在下说您,这都是小时候您容让他过多,逐步渐进,日久天长,才养成这桀骜不驯的脾气,狂妄自大,飞扬跋扈。他如此胆大妄为,难道侠义道就没有门长了吗?"北侠也说:"听说慧斌高僧有两位老师,难道也袖手旁观吗?"方大爷抱拳:"秋兄有所不知,一位老师镇古侠董化一老剑客已然作古,另一位敝老师欧阳修老剑客远在广东,所以他肆无忌惮。"

这时天色已晚,掌上灯,家人进来:"启禀员外爷,山西花家寨您的结义弟兄神枪花四爸,带公子银面仙童花子羽前来拜望。"方大爷吩咐:"有请。"时间不大,父子进来。花四爷是干瘦的一位老者,面目清癯,一身蓝,花白小辫儿,花白胡子,脚下福字履,手持红缨蜡杆枪。身后的花纯,嗬!人们的眼前一亮。中等身材,细腰乍臂,前发齐眉,后发披肩,松三把一条大辫儿,宝蓝绸子大衫,河南绸裤子汗褟儿,腰里扎绒绳,别着鹿角棒,薄底靴子。面似银盆,剑眉虎目,鼻直口正,大耳朝怀,齿白唇红,眉清目秀,倜傥风流,真是翩翩佳公子。北侠明白,只要一亮鹿角棒,我就得趴下磕头。双方彼此见礼,方大爷吩咐,一律换新壶新碗,又告诉厨房换清真的一套,椎牛捆羊,准备教席。好在花四爷经常来,早有安排,一切有条不紊。

大家重新落座,方大爷问:"你们贤父子怎么有工夫来到我家?""我们爷儿俩明天到北风庄上寿,今天先到您家来看望,众位也是上寿的吧?"方大爷一摇头,就把金风山的事全说了。花纯剑眉一挑,勃然大怒:"伯父,慧斌身为高门弟子,如此有恃无恐,肆无忌惮,难道就没人管得了他?掌打万芳、鞭打王环、毒药弩打了石金声老伯,这些还情有可原;浊伤大人,变本加厉,越陷越深,他已身染下流,怎么没有人管?秋老侠客人称北侠,掌中辘轳宝剑,当年秦始皇佩此剑斩过荆轲,天罡剑三十六式威震武

林，难道您也胆小怕事吗？”北侠含笑抱拳：“大家正在商议，不能任他猖狂，少剑客说得对。”花纯一指南侠：“道爷您是南昆仑海内寻针，佩巨阙宝剑，剑号巨阙，珠称夜光，钟馗五式剑招数精奇，艺压武林，您怎么坐山观虎斗哇？”“无量佛，贫道刚到这里，坐未安席，正跟大家商议呢。”花纯一指侯振远：“您是镇东侠，掌中龙渊古剑，切金断玉，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豹，一百零八招青龙剑法压倒武林。三侠有三宝护身，尚且有所顾忌，慧斌更是猖獗了。”“少剑客说得是，我们正在研究。”方大爷一指：“孩子，你井底之蛙，能见多大天日。”“伯父，花纯不才，蒙师父授艺十二年，生就义胆侠心，我若有宝刃在手，定要置慧斌于死地。伯父，侄儿听说您家藏一口宝刀，名唤孟劳，此乃战国遗物，价值连城，只是尺寸太小，无法使用。您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界吧。”侯老侠赞成：“不想大先生也存有至宝，何妨取出一看哪。”方大爷抱拳：“众位，老朽在家中盖房的时候挖出一口刀，破烂不堪，也没有刀鞘，只是光芒四射。老朽断它定有来历，请了几位老学究，搬出书来，仔细查辨，才知是孟劳宝刀，惜乎尺寸太小，我打制了刀鞘，收藏在家。不想花纯小小年纪便多学博闻，真是雏凤清于老凤声，不愧是姜老剑客的弟子，盛名之下无虚士，名师高徒。”花四爷连连摆手：“老哥哥不要过奖于他。”“决非过奖，我取刀请众位鉴赏。”

方大爷直奔内宅，时间不大，拿回一个楠木匣，真正金丝楠木，精工雕刻，玲珑剔透，镶珠嵌宝，光华璀璨，夺人二目。方大爷打开盖儿，绿鲨鱼皮鞘，金饰件，一尺长的刀把，蓝带子勒把儿，蓝挽手，蓝色灯笼穗儿，荷刀把，托刀鞘，顶绷簧，仓啷！只见一道寒光，光芒四射。拉出刀来，刀身长有八寸，光霞万道，寒气袭人。大家夸奖，花纯直咽唾沫。群雄传观，赞不绝口，然后交与大先生。方大爷依然放在楠木匣内，那意思要送回内宅，北侠说：“大先生就放在前厅也无妨碍，难道谁还偷您的不成？”方大

爷迟疑了一下:“也好,明天我再拿后边去。”伸手放在几案头上。花纯高兴:今晚我趁机盗刀,找慧斌要露去,这可省我大力气了。吃过晚饭,北侠说:“方兄,老朽可是乏了,您给我们安排住处吧。”方大爷一指:“我和花贤弟与米良米瑞住在东里间,三位和昝凤住在西里间,花贤侄就在北厅外间搭个铺吧。”花纯就在条案前搭了个铺。众老侠各住东西,只有花纯住在中间大厅,真是很好的机会。大家脱衣而睡,灯光熄灭。

天交二鼓,万籁俱寂,人们已经沉沉睡去。花子羽穿好衣服,背好双棒,拿起楠木匣,侧耳听听,两边屋里人完全睡着。他也放了心,偷偷把门打开,侧身出来,再把门倒带,下堂阶奔西院西墙。墙根有个沟眼,他把孟劳刀取出,空匣往沟眼内一放,宝刀插于肋下,飞身越墙而过,辨认方向,塌身形走矮式,直奔金凤山。入山口盘山道往上走蜿蜒山路,十分平坦,来到玉皇顶外,三座山门紧闭,东西角门关定,巍峨的大影壁,东边有一棵大树。花纯有心直接入庙,他也知道和尚的厉害,顺庙墙往东走到东南角往北。玉皇顶是座大庙,他走出约有一里地,看了看四下无人,两肩微动,上了庙墙。下边十分黑暗,房屋甚多,他看见北面院子里好像有灯亮。花纯下大墙,飞身上房,来到东房越脊前坡。这里好像是个四合院,东西房各三间,南北房各五间,前出一步廊,屋里灯光达于户外,隔扇门关着,糊着纸,不知道里边有什么。花纯飘身下来,迈步上台阶,来到隔扇门外,用小拇指捅了一个小口儿,英雄眇一目往里观瞧:迎面架几案,前边八仙桌,两边椅子。东边椅子上坐个满脸妖淫之色的女子,看上去二十多岁,高挽美人髻,满头珠翠,两道弯眉,一双杏眼,有点尖下颏。上身穿桃红色紧身小袄,右边大襟上系着一条花手帕,四个犄角钉着灯笼穗儿,腰扎绿色汗巾。下身葱心绿的散脚裤,大红缎子的小靴子。格扇门左右有两个茶几。花纯纳闷:玉皇顶三尺女子不准入内,这个不像正经人的女子是从哪里来的?

书中暗表，原来四杰岭打了石老侠，慧斌回庙之后，他想这场祸事不小，惹起武林道的不满，众怒难犯。万一石金声的朋友来金凤山兴问罪之师，双拳难敌四手，猛虎不如群狼，我岂不吃亏，设法找个帮手才好。自己行为有乖，请能为大的，人家不管，能为小的没用。他想起一个人来，西北挡僧岭下有一座三清庙，叫黑龙观，观主黑龙道长韩玄教是下五门第三门门长。他有一种最毒恶的暗器名叫五鬼囊沙袋，只要打不过你，他抖囊沙袋，五鬼烟儿出来，人闻上当时躺下，非他本门解药不可。按理说像慧斌这高门弟子，不但不能跟韩玄教交朋友，连让他住在金凤山都不行，可慧斌从幼年就交了这个朋友。此人贪淫好色，但他住在金凤山不能肆无忌惮，他不敢招蜂引蝶，采花盗柳，就收个女弟子叫多媚娘王鸾姣，明是师徒，暗是夫妻。韩玄教有二十名弟子，每人一个五鬼囊沙袋。慧斌想把他们师徒请来，以防不虞。他知道韩玄教定要把多媚娘带到玉皇顶，心想：到晚上我陪你说话熬大鹰，天亮我再放你睡觉去。和尚这才来到黑龙观跟韩玄教一说，老道义不容辞："高僧，我们师徒定去协助，只是我有一女弟子，早晚要侍奉山人，我必须带去。""弥陀佛，玉皇顶三尺女子不准入内，不过你们师徒是光明磊落的英雄，非贪淫好色的匪徒，对吧？"韩玄教心里这个骂呀，不过惹不起和尚，带着二十名弟子，还有王鸾姣来到庙中，把王鸾姣安置在东院，众弟子另有安置。慧斌把韩玄教请到禅堂，跟他说话，困得他前仰后合。王鸾姣坐在东院，由于韩玄教不在，她很是无聊，这时花纯到了。

花纯把窗户捅了一个月牙口儿，王鸾姣看见：哼！八成是庙里小和尚晓得我不正道，上我这里蹭桃毛来了，今儿非宰个和尚让慧斌看看。她伸手把手帕摘下来，揪着一角，把这手帕就抡起来了。花纯心说：这女人什么毛病。抽冷子，手帕照窗户上一拽，啪！窗纸拍碎。花纯闻到一股异香，咕嗵！不省人事，摔倒在地。王鸾姣以为是小僧人到这里找便宜，伸手把隔扇门打开，

到外边一瞧,花纯躺在地下。您想他叫银面仙童,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气死潘安,不让宋玉,这下把王鸾姣看直了眼。她把绢帕捡起掖好,伸手抱起花纯,转身进来,借灯光一照,更显得出神脱俗了。这叫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她把花纯放在椅子上,用绳子绑结实,回手抽出孟劳刀,顶绷簧,仓啷啷宝刀出鞘,一道寒光刺人二目。王鸾姣感到脖子直冒凉气,连刀带鞘放在门旁的茶几上,用布掸子掸一掸花纯身上的土。然后她到里屋拿出两个小瓷瓶儿,一个是青花白地十二莲的瓶儿,珊瑚盖儿;一个是羊脂玉的瓶儿,翡翠盖儿。她先拿起羊脂玉瓶,打开盖儿,倒在手心里一点儿药面,照花纯鼻孔内一吹,花纯恢复知觉,一瞧自己被绑,孟劳刀在茶几上放着,心说:坏了,我被这贱人捉住了。

王鸾姣用手点指:"这位公子,你是何人?家住哪里?姓字名谁?从实讲来。""丫头,问你家少爷,家住山西太原府花家寨,姓花名纯字子羽,人称银面仙童。""原来是花少爷,小奴家名王鸾姣,师父韩玄教,奉慧斌邀请来到金凤山。咱二人可算有缘。我今年二十二岁,如不嫌弃,情愿以身相许。"说着话,二目流盼。花纯一笑:"姑娘,你有情,我有意,真是天作之合。不过我不明白,我在外边偷看,你用什么招儿使我昏迷,又用什么招儿使我苏醒?""花少爷,我这绢帕叫五鬼囊沙袋,您闻上五鬼烟儿,就昏迷了。桌上这两个小瓷瓶儿,翡翠盖儿的是解药,事先闻上一点,再打就不灵了;事后闻上,马上就解。珊瑚盖儿的是毒药。"花纯点头:"咱俩都是夫妻了,你怎么不把我解开?""您先别忙,我这就给您解绑。"说着绑绳解开。花纯心说:抽冷子我宰了你。王鸾姣把椅子搬到花纯这边,和子羽脸对脸坐着,问长问短。子羽脸冲门,王鸾姣脸冲里。

这时从外边进来一个人,冲子羽一摆手,花纯更显得近乎了:"王姑娘,你要嫁给我,你师父乐意吗?""呦,当然乐意。"这

位伸手拿起孟劳刀，好快的身法，刷——就到了身后，左手一托下颏，孟劳刀一抹，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下，鲜血迸流。花纯伸手把解药瓶抄起来，掖到身上："哥哥，您几时来的？"来的正是飞天金睛鼠胡林。他用王鸾姣的尸体擦净了刀，然后入鞘交给花纯带好："师弟你好大胆，快回去，三位剑客爷都来了。明日清晨，你让大家到庙门前找慧斌讨露，到时三位前辈就要管这件事。我把人头藏起来，也算慧斌一条大罪，快走吧。""是。"花纯请完安，把灯吹灭。胡林直奔挡僧岭藏人头不提。

子羽真是趁兴而来，败兴而返，回到东凤庄，越墙而过，摸到沟眼，拉出楠木匣，把刀装好，抱着刀匣蹑足而行。来到北房，往里听听，没有动静，他这才推门进来，把刀匣放在原处，幸喜无人知道，这才脱衣而卧。时间不大，就听里间屋说话："哎呀，差点儿憋死我。"又听花四爷说："众位老前辈，别拿我们孩子开心了。"花纯噌的一下蹦起来，这时灯光点亮，众人都出来了。方大爷用手指点："少爷，你好大胆量！""怎么，您全知道了？"花四爷一沉脸："你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鹏飞云外恨天低，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家的刀放在那里能不管吗？花纯一走，方大爷就跟上了。到了金凤山，花纯进庙，方大爷也要进来，身后有人一拍肩膀，方大爷回头一看是胡林，赶忙行礼："您从何处来？""方大爷，一时不能说清，三位剑客爷也在此地，我也不敢多谈。明日您带领大家到玉皇顶找慧斌要露，三位前辈从中帮助。"方大爷又喜又忧：喜的是三剑客帮忙，莲花露一定能得到；忧的是兄弟慧斌难免杀身之祸，只好连连道谢。老二位尾随于后，见花纯被擒，胡林请方大爷回家，方奎回来把事情一说，大家才放心，把灯火捻小。一会儿，花纯也回来了。花纯这才把杀死王鸾姣，巧得解药的事都说了，众人夸赞一番。北侠说："既然三位老前辈吩咐明日清晨去玉皇顶，那么咱都谁去呢？"在场众人都要去，北侠、南侠、镇东侠、米良、米瑞、花四爷、花纯、昝

凤、方大爷,一共九位。

次日用饭,爷儿九个到厢房探视石老侠,老人家精神好多了,方大爷拉着他的手:"哥哥,我们到玉皇顶找方杰要露去,您在家中安心养伤吧。"石老侠摇头:"大弟,昨晚愚兄愁了一夜,杀人不过头点地,我虽然削了高飞左耳,他已掌打万芳、鞭打王环,并且用毒药弩打了为兄,我想事了也就是了。请大弟把我师徒也搭去,我们求他贵手高抬,献出露来。"依着方大爷不愿石老侠去,镇东侠说:"石老侠可以去。"方大爷吩咐准备三个大笸箩,用被褥垫好,八个人一拨,三拨人抬着他们师徒。二小到此时才知道师父也被慧斌打了,直掉眼泪,老侠安慰一番。众人顺山口上山,影壁前把爷儿仨放下。大家站在树下,方大爷来到东角门外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小沙弥:"弥陀佛,师伯您找谁?""告诉你师父,武林英雄找他要露,叫他出来。""您稍候。"小和尚直奔禅堂。

昨天晚上,和尚把韩玄教整得前仰后合,鼻涕眼泪,连连打哈欠。眼看天亮了,"弥陀佛,韩道友,你休息去吧。"韩玄教如同得了圣旨,撒腿就跑,一直来到东院:"美人儿,叫你久等了,为师对不起你。美人儿,你受委屈了。"来到屋里,黑灯瞎火,他被死尸绊了个大跟头。他急摸火种,点着了灯,一看没脑袋的王鸾姣:"啊呀,徒弟呀!"放声大哭。慧斌带人就来了,韩玄教哽咽难言,落泪如雨。"大师父,我这女徒弟非常疼我,不想被人杀害,我不愿活了。"慧斌劝了半天,赶忙找人头葬埋了吧,人头踪影不见。和尚满腹狐疑:"弥陀佛,人头哪里去了?""无量佛,许是掉到耗子窝里去了。"和尚这气,有那么大的耗子窝吗,只好掩埋,打扫血迹,把老道陪到禅堂,慢慢劝解。

这时小僧人进来一禀报,和尚大怒:"高飞过来。"伸手把露拿出来:"你把露带好,以免损坏。"又叫韩玄教的二十名弟子藏在西角门里等候召唤,然后稳了稳腰中墨鱼骨鞭往外走。韩玄

教擦擦眼泪："大师父，我女弟子一死，山人痛不欲生，我跟您一齐出去。"和尚本不愿韩玄教出头，因为他是下五门的贼。"弥陀佛，你藏在庙中才好。"说完腾腾腾往外走，众人相随。

来到东角门外，慧斌一看这阵势，心里对哥哥不满意，那意思：您怎么勾引外人来反对我呀？他合掌打问讯："弥陀佛，哥哥，您干什么来了？""方杰，天下英雄尽皆至此，你还不献露吗？"慧斌把眼一瞪："谁来我也不献，看他们能把我怎样，您少管闲事。""方杰，你好糊涂，众怒难犯，再说你用浊目香伤了大人，其罪匪浅。你把这点面子给愚兄，愚兄替你领罪。""哥哥，你邀了这么多人前来战我，说什么领罪，趁早闪过一旁，不然慧斌认得兄长，我这拳头可不认得兄长。"您想，当着这些人，慧斌说出这种话来，方大爷脸上挂不住了，勃然变色："好蠢才。"一低头，照慧斌撞来，慧斌用手一推方大爷的肩头："这干什么？"呼！方大爷往后倒退，咕嗵！来了一个坐蹲儿。"好方杰，你打我。"花纯伸手亮鹿角棒，飞身过来："凶僧，当众殴兄，丧尽天良，毫无伦理，枉活世上。小太爷要管教你。"和尚一看他拿鹿角棒，可不敢把花纯怎样，因为他知道这是二师叔姜达的弟子，投鼠忌器。"娃娃，你敢辱骂老僧？"

正在这时，从东角门里蹿出一个人来："无量佛，山人要你的命。""什么人如此猖狂？""黑龙道长韩玄教。"和尚生气：你出来干什么，真是丢人现眼。他一赌气，闪过一旁。韩玄教回手拉剑："祖师爷与你大战三合！""哼！下五门的臭贼也敢卖弄，进招来。""无量佛，看剑！"老道扑向花子羽，剑奔面门。子羽上左一划步，右手反棒一抽，啪！正打在手腕上。"哎呀！"宝剑落地。子羽左手棒丹凤朝阳，额角骨上，啪嚓！打上了，粉粉碎。老道惨叫一声，死尸栽倒。慧斌叫僧人把死尸挪开："弥陀佛，打死韩玄教不算本领，胜过老僧这条鞭方显男儿本色。"花纯双龙出洞，鹿角棒奔面门就打。大和尚左步一划，右手抡鞭，在花

纯前胸一缠,左脚一背步儿,丹田运力:“嗨!”把花纯抖出一溜滚儿去。和尚不敢伤他,这还算便宜。花纯挺身起来,回到树下,掏出解药来:“众位都闻上一些吧,以防不测。”连方家的家人都闻上了。

北侠秋田按剑把往前走,来到切近:“高僧,在下有礼。”“弥陀佛,不敢当,敢问阁下贵姓高名?”“老朽祖居塞北宣化府秋林寨,姓秋名田,草字佩雨。”“弥陀佛,原来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大名鼎鼎,敢问是要会战贫僧吗?”“高僧,这叫什么话,道路不平旁人铲,物不平则鸣嘛。阁下乃上三门弟子,素为武林敬仰,行端履正,今倚仗武力,伤钦差于前,打胞兄于后,徒恃武勇,蛮不讲理,有悖侠义之风。知耻不辱,知止不殆,即便你把天下武林完全征服,而自己沦为不忠不孝之人,实为智者不取。不知以秋田之言为然否?”“弥陀佛,秋老侠金石之言,不过要想说服贫僧,您必须亮剑以决雌雄。”老侠大笑:“哈哈哈,秋田微末之技,何异长林一叶、太仓一粟。高僧一言既出,秋田奉陪就是。”回手摘下大宝剑,顶绷簧,仓啷一响,宝剑离鞘。剑鞘往旁边一放,北侠一举大宝剑,和尚一摇鞭,单锋贯耳。北侠怀中抱月,大宝剑往怀中一带。忽然东山口马跑銮铃响,人马一团风,马上有人高声喊:“秋贤弟且慢动手,劣兄来了。”这匹马是甘草黄,头至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紧毛梢,细七寸,铁蹄碗儿,刀螂脖,蛤蟆脸,竹签的耳朵,马挂双踢胸,倒悬威武铃,两只铜镫,香牛皮的镫绳,双合股的笼头。马鞍上端坐一老人,发似三冬雪,须压九秋霜,皱纹堆垒,精神百倍。这才引出一段金凤山宝鞭对宝鞭!

第六回　金凤山头举人骨鞭

上回书说到北侠斗慧斌，恰好老侠客王十古赶到。原来三月三亮镖会，王老侠接到请帖可没去，因为他不贪热闹。事后南来北往的武林同道来拜访王老侠时可全都告诉他了，铁罗汉力胜十杰，掌打燕雷吐血，群雄会燕普，铁条分双剑，惊走燕云风。王老侠心里可就惦上海川了，也不知道北京有好医生没有，别把病再给耽误了。老侠写了个停诊的纸条儿贴在门前，带着广东土产，围好人骨鞭，鞴好甘草黄，从广东就奔了北京。一路上行船过渡，走隘穿关，非止一日，来到北京。过芦沟桥进彰仪门，直奔北城根，进了富贵巷，来到雍亲王府。书说简短，见到王爷，王十古把礼物献上，王爷道谢。王爷问："老侠客从哪里来?"王老侠把话一说，王爷点头："谢谢王老侠。海川全好了，蒙年羹尧举荐，当了随行委员办差官，去四川放赈，走了有些日子了。老侠客，海川人单势孤，本爵很不放心，您要是没事，请您帮帮他。""爷的话正合草民之意。"老二位阔论高谈，到时候吃饭，晚上还要下场子，王爷练两趟功夫。王老侠大吃一惊，以王爷玉叶金枝，能下这么大的苦功，很不容易。到时安歇。次日吃完早饭，王老侠告辞。王爷拿出纹银二百两，王老侠连连道谢，拿一百两给两位总管大人，何吉何春也道了谢。马匹准备好，王爷送出来，直到胡同口儿，王爷才回去。

王十古出了彰仪门，有心回广东，又一想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还是奔四川吧。这一日来到陕西凤翔府，一进东门看见公馆悬灯结彩，戒备森严，老侠心中纳闷，跟人一打听，明白了事情的

原委,心想:海川难以抵挡慧斌,我莫若到东凤庄找找方奎,如果姓方的不管,我就要跟他对对鞭。身为剑客门徒,岂能任意胡行?王老侠扬鞭打马,直奔东凤庄,到方家以后才知道所有的事情。老人家飞身上马奔金凤山,顺山路往上走,正看见秋佩雨要会战和尚,这才抖丹田一声喝喊,来在当场。秋佩雨往南面一上步,手托大宝剑,和尚收鞭。

王老侠下马,认识的见礼,不认识的介绍,方大爷老泪涟涟述说一遍。王老侠迈步过来:"秋贤弟,劣兄有僭了,请撤下来。"北侠心里高兴,准知王十古乃当代大侠,武艺精良,能胜慧斌,抑制和尚的骄横。"高僧,现有广东王十古拜见,秋田告退。""请。"北侠回来,王十古来到和尚面前:"高僧请了。王十古有话讲,不知高僧容王某进一言吗?""弥陀佛,是哪阵香风把阁下吹来?""老朽到四川访友,路过东凤庄拜访方大先生,才知高僧与石老侠结仇。王十古愿为你两家斡旋,息事宁人,不知高僧肯纳鄙言吗?""弥陀佛,石金声刀削我弟子左耳,无容人之量、大人之才,老僧才将钦差二目浊伤,以解此恨。"王老侠把脸往下一沉:"高僧,你与石金声有仇,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绿林相斗也是可以,为何迁怒在钦差身上?""陷害钦差,原为借刀杀人,如果钦差杀了石金声,方某当献露请死。"王老侠大笑:"高僧,不想你如此幼稚,钦差岂是滥杀无辜之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高僧乃三宝弟子,是非曲直,自能洞察。此时献露,一来成全令兄,二来以全侠义,三来可以医治钦差,且不失赤胆侠的威名,一举两得,三全其美。王十古愿保高僧不受任何谴责,不知以为然否?"老侠这番话打动了慧斌的心:我弟子左耳削去,我要做到什么地步才算报仇?王环万芳已然被打,石铎也中了毒弩,浊伤了钦差,打了哥哥,杀人不过头点地,我应该献露请罪。大和尚虎目放光一看王十古,心说:我要献露献在兄长面前,或是献在北侠面前。王

十古虽是金玉之言，我却不能献露。当年师父赠鞭之时也曾提过，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广东王十古是我劲敌，我要献在他的面前，武林之中道我慧斌惧怕于他。“弥陀佛，王老侠叫我献露却也不难，阁下亮出鞭来，当场较量，擦肩蹭袖，老僧立即献露。”“高僧，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昔日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武关赴会，被秦困死；项羽不听亚父之言，垓下被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临悬崖而勒马，值歧路以停车，方是英雄。船至江中补漏迟。高僧，您听老夫一句忠告吧。”“王老侠，老僧心如铁石，不必多谈，请亮鞭吧。”“如此，王某恭敬不如从命。”王十古撩长衫，哗楞楞，亮出十三节人骨鞭。

书中暗表，这条人骨鞭六寸五一节，通体金黄，泛出阵阵宝光。有透眼，穿着鹿筋绳，打结子，挂钢环，十一节，铁鞭穗儿，铁鞭把儿，黄挽手，黄色灯笼穗儿，一共十三节。攥一节，抡起十二节来，可不好练哪。王老侠是活把鞭，有时攥鞭穗使鞭把，有时攥当中用两头儿，有时攥两头儿使当中。王十古幼年三入嵩山少林寺学艺，老方丈一园僧普静念他一片虔心，把鞭藏于匾后，暗赠人骨鞭，后阁佛楼赠他天罡三十六式活把鞭图。王十古三十年闭户精研，按图习练，堪称独步，四远驰名。

老侠用食指拇指掐着鞭把儿，左手一托鞭穗儿，突噜，往地下一放；哗楞，人骨鞭垂直放下，右手提鞭，耷拉着有五节，其余的都堆在地下。他左手理银髯，笑容可掬：“高僧请来进招。”和尚单手一摇鞭，乌龙摆尾，直奔老侠面门打来，挂定风声。老侠左腿往后撤有二尺，哗楞，地上的鞭拉起有四节来，地下还有三四节。和尚反把丹凤朝阳，照老侠右边太阳穴就打。老侠褪头，右腿后撤，把鞭拉直，地下铁鞭穗、手中铁鞭把，呈一条直线。和尚心里这个气，把人家的鞭给挤兑直了。乌龙穿塔，墨鱼骨鞭一拧，平着直奔老侠胸前。王老侠单手一摇人骨鞭，鞭穗儿忽然起来，如同一条巨蟒转了一个圈儿，慧斌的鞭穗儿也到了，王老侠

的鞭穗儿从上往下，正砸在墨鱼骨鞭的鞭穗儿上。慧斌的鞭平着，鞭穗儿往下，被砸落在地上，鞭也随着沉下。王十古一还招，就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老侠回身捉蟒，左手一捋人骨鞭，抓住鞭穗儿，右手鞭把儿一抡，挂定风声，照慧斌左太阳穴上就打。和尚伸左手抓老侠鞭把儿，王十古点手唤罗成，左手鞭穗儿一扽，刷——鞭把儿回来。王十古右手抓鞭把儿，左手鞭穗儿照和尚面门便拽。慧斌倒退几步躲过去，一揪僧袍，单手一搅鞭；王老侠一揪长衫，右手一摇鞭；双鞭并举。金凤山前头举鞭！

正在此时，就听东山口声落洪钟，大吼一声："慧斌休要逞狂，王十古且慢动手，某家来也！"众人抬头看，来人身高六尺，肩宽背厚，粗粗一条辫子盘在脖子上，紫巍巍的四方大脸，浓眉虎目，大鼻子头儿，四方口，大耳垂轮，青胡茬儿，一身蓝粗布，别刀鞘，手持金背砍山刀，脚下加紧，面带怒容。在场众人差不离都认识，这位家住塞北宣化府东门里，姓古名雷字镇北，绿林人给他名字改了，叫鼓楼北，人称忠勇义士。三月三亮镖会上，粮食店镇北镖局镖主镇北天尊罗雷是他亲师弟。他一生嫉恶如仇，最恨的是采花作案的淫贼，只要被他抓住，不打不骂，就是把脑袋揪下来。下五门的贼人拿他起誓："咱俩谁要亏心，叫谁碰上鼓楼北。"金爷做寿，为了这件事犯难了。因为金奎这次做寿，龙蛇混杂，上三门、中六门、下五门所有的武林人都请。古镇北是金爷的结义兄弟，如果不请，他准挑眼；如果请，一进寿棚，碰上采花贼，他一通儿揪脑袋，我是办喜事，我是办丧事？后来，还是徐仁想出个办法："您搭两个寿棚，上棚让的是上三门，英雄侠义，行端履正的豪杰；下棚让的都是熏香门，下五门的人。我古叔一来，就给让到上棚，不过知客可得认识他。"金爷一听："对，好主意。"果然搭了上下棚，悬灯结彩，车水马龙。古爷早就来了，在凤翔府住了店。

到正日子，古爷蹓蹓跶跶来到北凤庄，门口非常热闹，知客

一看，降阶而迎："古老义士爷，您来了，快请吧。"古爷一摆手："我不进去，把我哥哥请出来。"知客到上首大棚一找，金老侠在下首大棚内，下棚都是下五门的臭贼，老侠正陪着众人说话呢，因为惜花蜂尹明和采花蜂尹亮弟兄刚来。知客进来："金老侠客，忠勇义士古镇北来了。"这一下炸了窝，这些贼捂着脑袋就往桌底下钻，一阵大乱。金爷高声喊："众位朋友，千万别出去，鼓楼北不会进来。""老爷子，您修好，我这脖子早就糟啦。""众位只管喝茶。"金爷埋怨知客："你喊什么，不会悄悄地告诉吗？"徐仁搀着师父直奔大门口，金爷连连作揖："谢谢，年年讨礼。"古爷拿出纹银二百两："徐仁，收下我送的寿礼。"徐仁趴地下磕头道谢，然后到账房上账。古爷请金爷坐到门坎上，磕了八个头："哥哥，我走了，我住到城里。等你生日过后，我再来。""兄弟，你千里迢迢来给哥哥祝寿，尘土不沾，愚兄心中不忍，进来喝碗茶。"古爷摇头："哥哥，你这人交朋友泥沙俱下，龙蛇混杂，金钟你也撞，便壶你也摔。我进去要有下五门的臭贼在里面，不揪吧，有损我的威名；揪吧，把您生日搅了，不如不进去。"金爷大笑："哈哈哈，你多心了，哥哥的朋友高门高户。兄弟，你进来看看。"徐仁架着古爷直奔上棚。古爷一瞧，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名门门长和二十四门先生都跟他打招呼。迎面挂着金老侠的行乐图，当中摆着万字不到头的长寿香。哥儿俩落座，有人献茶。这时一个家人进来，看看古爷，跟金老侠低声说话。古爷最讨厌这手儿。金老侠点头："知道了。"这个家人刚走，又进来一个，看了古爷一眼，又在金爷面前一嘀咕。古爷火了，一拍桌子："你嘀咕什么？背人没好话，说出来。"这家人吓得直哆嗦。原来头一个是派去请方大爷的，把昨天四杰岭的事一说；刚才这个是去金凤山请慧斌的，把金凤山的事也说了。金爷一讲，古镇北大怒："姓金的，方杰如此无礼，伤了钦差，打了石金声，你还在家中做寿。哇呀呀呀！"一伸手，拉出刀来："我找他去。"金爷伸

手相拦："兄弟，你先消消气。""住了吧！"撒腿往外跑。金爷立即叫徐仁："快跟着。"

古爷心急似箭，血奔心地跑，远远瞧见王老侠慧斌双鞭并举，这才高声喊住。奔到近前，"王十古，您且稍候，我宰他。"古爷一掉脸儿："方杰，不知好歹的东西，我管教你。"蹦起来搂头盖顶就是一刀。慧斌弓左步，右脚一跟，墨鱼骨鞭乌龙搅尾，铁鞭穗儿在古爷迎面骨上一扫，喀嚓！骨头就折啦。古爷撒手扔刀，坐在地上："嘿嘿，我腿折啦！"好横的古镇北，脸色都不变。这时从东角门里蹿出一个人来："鼓楼北，老天睁眼，你也有今天！"手持明亮的匕首，飞身扑奔古雷。这人有七十多岁，瘦小枯干，两腮无肉，窄脑门儿，瘪腮帮儿，下兜齿，迎顶有个肉包，白小辫儿，深眼窝，黄眼珠，小鹰钩鼻子，白胡爪儿。身穿瓦灰绸子长衫，河南绸裤子汗褟儿，薄底靴子，身上背小包袱，手拿匕首，照古爷胸口就扎。书中暗表，此人家住直隶大名府金家寨，姓金名斗字玉宫，江湖人称醉仙桃独角犀。

他是个大贼头，手黑心狠，不但镖行的人怕他，绿林道的贼全怕他，酸枣眼——青红不分。他住在金家寨东口路北，手下踩盘伙计有十几个，跑北路的有个小伙计叫曹三，他上北京吃喝玩乐，镇北天尊罗雷把他得罪了。曹三回来，在金斗面前说了罗雷许多坏话。金斗大怒，告诉伙计把镇北镖局的镖扣了。您想罗雷只走河南这条道，镖师伙计押着两万银子镖垛子到许昌交镖，到金家寨，呼哨一声，出来四十多人，金斗抱双镢把镖劫了："你们镇北镖局的镖我劫了，叫罗雷亲自来，他要不来，两万两镖银老太爷买酒喝了。把镖垛子赶回去。"这边镖师伙计无精打采回到北京，见了罗雷，把事情一说，罗雷傻眼了，我就走河南镖，金斗把道给我断了，这不砸了我的饭碗吗？谁给我使的坏？金斗跟我作对，我惹不起他。罗雷有辙，把十二家镖局的镖主都请到北京，事情一提，同仇敌忾，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大家异口同

声:“人心齐泰山移,大家捧柴火焰高,咱们找他去。”连镖师带伙计,以及各镖主,足有一百多人到了金家寨西口路南聚成老店,住到店内休息。

次日上午,众人到金斗的家门口儿:“金斗你出来,姓罗的来找你。”家人说:“他老人家上街里太白楼喝酒去了。”罗雷带人来到太白楼,高声喊:“金斗你出来,姓罗的来找你。”伙计到楼上一说,金斗一撇嘴:“告诉他,老太爷喝酒哪,让他等着。”金斗吱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在楼上吃喝,罗雷这一百多口子人攥着军刃在楼下往上看着。这工夫可大了,金斗从饭馆才出来,光着脊梁,内披小褂,挽着裤腿,光着脚丫,趿拉着鞋,眼皮都不抬:“罗雷,要镖来了?”罗雷一瞪眼:“然。”金斗点头:“跟我回家。”金斗一个人在前头,罗雷这一百多口子人呼噜噜在后边跟着。大家这气,咱真成保镖的啦。来到金家门前,金斗连话都不说,他进去老半天才出来,还是那样:“罗雷,你找老太爷干什么?”“姓金的,你欺压武林,垄断镖行,姓罗的三节两寿没少送礼,你是狗脸,六亲不认。罗雷要怕事,就不干这行了,你劫我的镖,姓罗的前来要镖。”金斗一笑:“哈哈哈,成啊,取我的军刃去。”时间不大,家人拿来镔铁双镢。金斗接过来,左右一分,左脚抬起,金鸡独立。这小子好狂啊,连鞋都不提,趿拉着。“罗雷,进招吧。”罗雷大吼一声:“看刀!”左手一晃,右手刀缠头裹脑,斜肩就砍。金斗就势岔左脚,一弓身,右手扫堂一镢。罗雷往前一迈步,金斗左手镢照罗雷后背,啪的一声就抽上了,把罗雷给打了一个大马趴。其实罗雷的功夫不差,您还记得亮镖会么,同行同道都打不过他,当然金斗他是胜不了,但也不至于一招就输,这是叫他给气的。罗雷折身起来:“金斗,你等着。”“哈哈哈,罗雷,我等你三年。”

众人回到聚成店,利盛镖局二镖主玉面小灵狐上官瑞出主意:“罗大哥,干脆您把古老义士爷请来吧,这多寒碜。”众人都

撺掇，罗雷只好写信，派人直奔宣化府。正赶上古爷患疟疾，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古爷去不了，只好写了一封信，给他二十两银子，叫他赶奔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找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老侠客去。伙计骑快马又到太原府，找到于老侠，正赶上于爷家里麦场收麦子，每天五百多号人拔麦子，老侠没工夫。于爷一想："这样吧，我再给你写封信，到寿阳县姜家屯去找老剑客碧目金睛佛姜本初。"伙计心说：鸟枪换炮，越换越大。伙计去寿阳县，这就近多了，到姜家屯禀报姜老剑客。姜二爷问伙计："你路费够吗？""有富余。""那好，你先走吧，老僧随后就去。"

姜二爷只把那一尺二的小鹿角棒带在身上，带好路费，剑客爷走井陉大道、娘子关，入直隶，到金家寨聚成店门前一站，跟伙计一说，伙计赶紧往里通禀。这时候送信的伙计还没回来，罗雷心急如焚，一听老剑客姜达来了，心花怒放。亮镖会只来了一位张老剑客，还是姜二爷的师弟，百炼钢就化为绕指柔了，何况金斗呢？众人跑向门外，一看姜二爷，银灰色绸子僧袍，黄护领，九块香疤，碧目闪烁，一部银髯，厚底黄僧鞋，不亚如堕角的苍龙，落牙的猛虎。众人跪倒行礼。"弥陀佛，诸位请起，有话里边去谈。"众星捧月来到屋中，罗雷才细问："剑客爷，为了这区区小事，您怎么法驾光临了？"二爷把古雷有病，转请于成，于老侠忙，难以分身，又请自己的经过一说，大家才明白。二爷说："你领老僧去见金斗，就说把你师父请来，老僧好管教他。"罗雷答应。"咱们去吧？""老前辈不再休息了？""不用休息。"

大家跟随到了金斗家门口，罗雷一喊："金斗，你出来！"时间不大，金斗内披小褂，趿拉着鞋，爱理不理的劲头儿，带着十几个家人从里边出来，冲罗雷一撇嘴："小子，又干什么来了，身上又痒痒了？""金斗，我把我师父请来了，你看。"一指姜二爷，老和尚闭着眼睛。金斗一瞧："噢，是个老秃驴呀。"罗雷心说：你骂吧，找倒霉哪。金斗一仰脸："老秃驴叫什么？""我师父姓

姜。”“老姜啊，我尝尝，辣不辣呀？”姜二爷迈步过来：“金斗哇，你尝尝我这老姜辣不辣。”“好啊，看我的军刃。”家人把双镢拿来，金斗左右一分：“老姜，亮军刃吧。”“跟你动手，还用亮军刃？进招吧。”二爷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拿桩站稳。金斗左手镢一晃，右手镢照二爷胸前扎来。二爷用左手臂一支镢，上右步，身法极快，右手拽出小鹿角棒，立着照金斗左脚脚面上一杵。好么，从左脚面穿透脚心，扎透了鞋底子，把金斗给钉在地上。这他受得了吗，鸡蛋粗细的大镢子把脚给钉上，血当时就流下来了。金斗哎哟一声，浑身颤抖，哆嗦成一个团儿，脸色煞白，大汗淋漓。姜二爷一笑：“金斗，我这老姜辣不辣？”“真辣。哎哟，我的活祖宗，我们家的祖坟佛爷龛，您是哪位祖爷爷？”“寿阳县姜家屯姜达姜本初。”二爷把眼一睁，两道金光直射金斗。“祖宗呦，罗爷，您可真损，怎不早告诉我？”

家人过来把金斗扶住，都跪下央告。“金斗，镖银哪？”“活祖宗、祖佛爷，快盘镖去。”老和尚叫过罗雷：“你带人去查镖银，看看短了没有，短了叫他赔。”罗雷点头：“弟子亲自盘点。”两万两银子，罗雷一两两盘点，这得多大的时间，金斗疼得死去活来：“您还没盘点好哪，罗爷爷，修好积德吧。”罗雷查完：“老人家，镖银点完了。”姜二爷那意思要拔下小鹿角棒，当然姜二爷手快，往下拔焉有不疼的，但疼的时间小。罗雷一抱拳：“老爷子，弟子替您拔吧。”“你多受累吧。”罗雷一攥鹿角棒，他往四外晃悠，然后才拔出来，在金斗身上把血擦净，交给姜老剑客。金斗惨叫一声：“哎哟！”当时疼死过去，血流如注。老贼这份儿惨哪，浑身栗抖，体似筛糠，老半天才缓过来：“罗爷爷，您真损哪。”姜二爷问他：“金斗，你认打认罚？”“祖宗佛爷，我怎么还认打认罚呀？”“你要认打，老僧手起掌落，击碎你的头颅。”“那我不就完了吗？”姜二爷点头：“锄恶人即是善念。”“祖宗佛爷，我要认罚呢？”“弥陀佛，从此闭门思过，永不准出离家门，惹是生

非。只要你一离家门,老僧知道,就击碎你六阳魁首。”“合算我无期徒刑?”“对了,愿打愿罚?”“我还是愿罚吧。”

姜二爷一摆手,众人跟着回到聚成店,大家伙心里痛快。姜二爷眼望众人:“你们先别高兴,金斗这东西记仇,明日他养好了,单找你们,你们谁也斗不过他。”“剑客爷说得对,想个办法才好。”“弥陀佛,你们不如大家摊钱,雇几个伙计在金家寨看守金斗。如果他出来,给老僧送个信,老僧好把他打回去。”大家一想,姜老剑客这办法真好。姜二爷走后,回家给古雷、于成都去了个信。罗雷这边留下几个人。

再说金斗在家中养了半年多才好,他想出家门儿,可走到门口,感到脖子后冒凉气,他缩头儿又回来了。他派人打听姜二爷怎么来的。罗雷请的古雷,“古雷是我仇人。”古雷请的于成,“于成是我仇人。”于成请的姜达,“姜达是我仇人。”虽然记恨在心,但他不敢出去,就这样足不出户十二年。这回九头凤金奎给他下了请帖,金斗一瞧,这是护身符。金斗带着毒蒺藜、鹿皮手套、百草霜、匕首和双镢,从家中出来,入山西,走到太谷县境北边一带大树林。忽听身后马跑銮铃响,金斗迈步进树林,探头往外一看,后头一匹白马,鞍韂嚼环鲜明,得胜钩上挂着烈焰叉,铁铧梁上挂着一个小包袱。马上坐着一个人,五十多岁,三绺黑髯,一条大辫子,紫黑色的脸,浓眉大眼,大鼻子头儿,大嘴岔,穿一身蓝。金斗一看,这不是苏州阊门外镇海镖局镖主石伦么,十二年前上我家去把我脚面钻眼儿,也有他在内。石伦也是去凤翔府给九头凤金奎做寿,他骑着马正往前走,猛然觉得马屁股上来人了。石伦离鞍往后一看,后边这位一抄他的屁股,往上一托他,石伦这乐子大啦,保定府的烧鸡——大窝脖儿,吭哧!摔在地下,金斗坐在了马上。石伦这骂,折身起来,金斗大笑:“石伦,老太爷跟你闹着玩哪,哈哈哈。”石伦一看是他,吓了一跳,心说:不准他出来,他怎么出来了?“金老寨主,您好您好,您这

是上哪儿?”“石伦,我金老哥哥做寿,你想我能不去吗?”石伦心说:见着金老侠,你准叫祖宗。“石伦,这儿离凤翔千里迢迢,我老胳膊老腿的走不动啊,干脆把马借给我吧。”“金老寨主,您想骑就骑吧。”“石伦,你干什么去?”“我也去陕西拜寿。”“合适,到了陕西我把马再给你。”金斗伸手把小包袱摘下来,扔到地下,把叉也摘下来:“石伦,你扛叉吧,我走了。”一催马,一溜烟儿他走了。石伦用大叉一挑小包袱,掸了掸土,走下来了。石伦心说:我还保镖哪,连自己的马都叫人劫去了。忽听后边有人喊:“那不是石镖主吗,你好哇?”石伦回头一看,白发苍苍的老人家,正是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

于老侠并不经常到太原府,在于家庄的时间多,这次镖局一开张,他去太原的时间就多了。九头凤金奎给于爷送来请帖,于老侠先到镖局看看。也搭着他的威名,镖局的买卖真忙,有两万两镖银是去陕西长安金光门里宝丰银号的,可柜上镖师都保镖走了。老侠一想,再忙也别耽误生意,就让于秀带伙计走这趟镖,拴好垛子,打好兑条,于秀起镖走了。老侠把事情安置一下,这才从家中起身,蹓蹓跶跶,逛山逛景,没离开太谷县界,就碰上石伦了。

石伦急忙过来行礼:“老侠客爷,您好。”老侠搀起他:“石镖主,你这是上哪儿?”“老人家,晚生去陕西给金老侠拜寿。”“好,咱们一道,我也上金奎那里去。”“老爷子,你们可是老朋友了。”于老侠点头:“我比金奎大四岁,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翩翩少年哪,一晃就老了。石镖主,我这人是爱走路,你从苏州来,山高路远,也不骑个牲口?”“老爷子,我的马叫人劫去了,刚才的事。”“身为镖主,连自己的马都保不住,寒碜不寒碜。”“老侠客爷,寒碜惯了一样。”“哈哈哈,谁给你劫去了?”“金斗金玉宫。”“当年姜二爷不准他离家啊。”“也不知他怎么出来了,我们各镖行还花着钱派人监视他哪。”“不要紧,碰上他,我给你把马要回

来。”“谢谢您。”正走着，前边有个树林，有人往外探头，于老侠看得远，目如鹰隼：“那不是于秀吗？”果然树林里于秀和镖师伙计出来二十多个。于老侠一琢磨，这是把镖丢了，看来没离开太谷县，在自己家门口丢的。老侠一细问，于秀这才述说前情。

原来于秀押着镖垛子离开太原，打头的是张二哥，这可是老人儿，您还记得太湖要镖么？他是黄灿潘龙带给于秀的老镖行，镖局子的事情人家都懂，于秀是放心的。镖车走到太谷县青竹山竹节岭，张二在小驴上把镖旗一晃，小旗一打卷儿，镖旗就卷上了。张二把镖旗一横，双手冲山上一拱，这叫掩旗拜山，不喊镖趟子，告诉山上的绿林，咱们是朋友。不想山口里仓啷啷一棒锣响，三寨主铁霸王周通手持螺丝棍，身后有几十名喽兵拦住去路。张二一圈小驴，镖垛子一盘，镖师伙计各亮刀枪，脸冲外一护镖。于秀催马到前边迎住：“那不是周三寨主么？”“正是，于镖主，你亲自保镖啊。真对不起，山上缺钱花，休怪周某酸枣眼，青红不分。”于秀大怒：“怕劫就不开镖局子了。”回手拉刀，往前赶步，盖顶就剁。喽兵呐喊，周通螺丝棍一撩，于秀的刀就飞了。周通一声喊：“抢！”兵丁往上一围，镖师伙计一退，人家把镖垛子赶上山。有伙计捡起刀交给于秀，只好回来，正遇老侠于成。这才引出一段竹节岭举鼎要镖！

第七回　竹节岭老侠讨镖银

小莲花于秀把丢镖的事一说，于老侠并没责备他，因为他想：司马敬修天胆也不敢劫我的镖银，这是当初七星山的茬儿，他们是打算算计我。哼！你们也配。于老侠刚要吩咐，后边有人说话："大爷您好哇，我们给您磕头了！"过来就行礼。原来是灯前少影阮和和月下无踪阮璧。他们从杭州保镖奔太原府西号交镖，临走时，侯二爷告诉阮和，交了镖想着给你大爷请安，替我问好，你大爷要没在柜上，就到他家里去问候，免得老爷子挑眼。阮和答应，没想来到太原，于秀不在，西方侠也不在。他们交镖拿了收条，哥儿俩一商量，才来到于家庄，家人一说，哥儿俩出村就追，没多远就追上了。阮和行完礼："大爷，我二叔叫我们哥儿俩来给您请安。"老侠高兴："谢谢，回去替我问好。"把丢镖的事又说了一遍，阮和要去，于老侠一摆手："不用你们管，你们往南到韩家镇东口路南碧眼猫韩风的店，都上他那里，我一人上竹节岭要镖。"阮和说："大爷，侄儿跟您一同去吧，留神他们暗算您。""你们只管去韩家店等我，我怕什么。去吧。"这些人只好走了。

老侠客蹓蹓跶跶往西，不远来到山口。有喽兵出来："这位老爷子慢往前进哪。"老侠一抱拳："众位多辛苦，在下太谷县于成，方才贵寨主劫了我的镖，不才前来拜山请镖，烦劳通禀。""原来是于老侠客，您请稍候。"有兵丁跑奔大寨禀报，大寨主司马敬修口诵佛号："无量佛，二位贤弟，于老侠来得好快呀，摆队相迎。"仓啷啷锣声响彻云天，二百名喽兵卒巾号坎打裹腿，刀

斩斧齐，二龙出水式撞出山口，三家寨主众星捧月来到近前，司马敬修打稽首念佛："无量佛，不知老侠客大驾光临，恕司马敬修接待来迟，敬请原宥。"于爷抱拳："冒昧造访，原谅原谅，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借座详谈可以吧？""无量佛，大驾光临，山寨生辉，老侠客请。"

进了三道寨门，来到大寨，是座古庙改的，寨门立着旗杆，三丈六尺高，挂着杏黄旗，随风飘摆。进来之后，有个两丈见方的月台，月台前边有一石底座，上边放着大石鼎，三个鼎足，一个石头圆肚，一边一个大石耳，足有上千斤。北大殿改为大厅，帘笼高挑，后山墙有窗户，长几后有虎皮蒙的金交椅，两旁有茶几杌凳。司马敬修拱手相让："于老侠请上坐吧。"于爷知道这个座儿不能坐："大寨主，便座谈话吧。"上首于爷坐下，弟兄三人下首相陪，献上茶于爷也不喝。"大寨主，在下在太原城内开了个小小的镖局，以资糊口。于成在此居住多年，生平不欺压人，但也不受人欺负。你们三位是绿林朋友，从来循规蹈矩，在姓于的眼皮底下如果稍有错处，违背武林行规，姓于的早就把你们轰出太谷县界。怎么着，我的镖车也没错规矩，就把我的镖扣了，请问凭什么？""无量佛，老侠客息怒，此事原是三弟酒后无德，借酒撒疯，误劫了少镖主的镖车。现在贫道正在责备于他，可巧老侠客就到了。""无缘无故劫了我的镖，你们意欲何为？""老侠客，我青竹山在您的卵翼之下，三弟周通对您十分无礼，死罪死罪。我们准备把镖银给您送下山去，只是还求老侠客赏脸。""道爷，你划出道来我当河走。""您想啊，青竹山劫了您的镖，您一来我们把镖就交了，武林同道背地谈论，我们这绿林饭就吃不了了。""道爷，难道说还要比试比试吗？""老人家，败军之将何敢言勇，我们决不敢跟您动武。""大寨主有何高见？"司马敬修往大厅外一指："老侠客您看，月台前有个千斤石鼎，我三弟周通能把它举起来，您如能照样举起，我们立刻把镖银送还；您要

是举不起来,我们也把镖银送还。不知老侠客以为如何?”

您听,这司马敬修的人格也不错,为什么叫癞麒麟?就因为他心术不正。当初在七星山西方侠掌震董家五虎,羞走司马弟兄,他们回到青竹山,既跟西方侠是街坊,打又不是敌手,才想出这个办法,对机会劫他的镖,于成准来,叫三弟周通跟他比举石鼎,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只要举不起来,于成就得气死,咱不就报仇了吗?可巧周通劫了镖,但没想到老侠来得这么快。现在他提出举石鼎,按说像于老侠偌大年纪,不能跟他举,你劫我的镖,我就打你也能把镖打出来,为什么听你的摆布?可于成这人非常犟,他不服老。“好,大寨主,我们看看三寨主的举法。”

众人陪老侠出来,周通吩咐一声:“准备!”两个兵丁抬出一个火炉,火苗子腾腾着多高,一把大铜壶坐在上面,里边燉上黄酒,六尺多长的一条粗麻辫子拴在石鼎的两个耳环上。一会儿黄酒燉开,倒在一个大碗里。一个喽兵两只手端着一个大方纸盒,上贴红标签儿,全是大力丸,有鸡蛋那么大。周通拿两丸扔到嘴里,嘎巴嘎巴都嚼了;端起一碗黄酒,咚咚咚满喝下去;在月台上一通儿遛,然后跳下来一抱拳:“老侠客,您上眼吧。”他走到石鼎后边,粗麻辫往脖子上一套,左右手一揪大耳环,他往上一挺劲,麻辫子杀到肉里去,大肚子一顶石鼎:“起!”这鼎晃悠悠真起来了。再瞧周通,脸憋紫啦,眼珠子努出来,粗脖子青筋,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气喘如牛,往前挪步,噔、噔、噔,步履艰难,绕这四方月台一个圈儿,然后放下石鼎。好嘛,粗麻辫子都跟肉沾在一起了,麻辫子一下来,把肉皮都沾掉,露出鲜红的肉。他喘了喘气,一抱拳:“献丑献丑。”面有得色。

老侠一看周通热汗直流,十分狼狈,心里暗笑。于爷走到石鼎切近,右手一抓石耳,暗自一用力,石鼎就歪了。老侠这叫掂掂分量。他用手把鼎推起,估量也在六七百斤,心想:自己举得起来。您别看于老侠偌大年纪,他不服老,老人家仰天狂笑:

“众位寨主，我闻当年伍子胥身高丈六、膀阔三停、眉宽一字，在临潼斗宝台上，单臂力举过千钧宝鼎。周寨主今日所为依老夫看来，称不起举鼎，不过端鼎而已。自古有举鼎的英雄，岂有端鼎的好汉？不才于成，愿学当年伍子胥举鼎服诸侯，楚霸王小涂山举鼎降服子弟兵。”说着把麻辫子解下扔到一边，小辫儿挽了个鬏儿，袖面挽起，老侠站在北面，弓登步一贴底座儿，右手往鼎肚底下一伸，五个手指托住石鼎，左手一理银髯，蚕眉微皱，从肾眼提真气，达于百会穴，运到右臂，浑身骨节咔咔咔一响，就看这大石鼎，忽悠悠起来，单臂举过头顶。老侠右脚一收，金鸡独立的姿势，迈步前移，眨眼绕了一个圈儿。司马弟兄目瞪口呆：“无量佛，寿至耄耋，老侠尚能力举千斤鼎，请放下，晚生认罪服输，立即把镖银送下山去。”于爷一笑：“冲大寨主这句话，我再来一个圈儿。”老侠又走了一圈儿，轻轻放下，鼻孔之中省力，气归丹田血海。众寨主都跪在面前：“老人家神人也，我等冒犯，请您原谅。请问镖银送到何处？”“韩家镇韩凤的店内。”“老侠客，您再坐一会儿吧。”于爷一摆手：“不再打搅。”司马敬修一声令下，众寨主恭送到寨门外，行礼作别。

寨主回山，于爷一个人蹓蹓跶跶直奔韩家店。距离韩家店约有半里之遥，北面一带大树林，微风摆动，这时候老侠身上可出汗了。老人家一想，我在这里凉快凉快。于爷站在树下，把二纽解开，凉风往里刮，回想起来后悔：司马敬修无故劫镖，分明借周通的力量暗算我，劫了我的镖，我就该打这些猴崽子，干嘛跟他们举石鼎？这是举起来了，真要举不起来，岂不把一世英名尽付流水？老侠这一后怕，觉得脊梁沟儿冒凉气，浑身发紧。于成是武术大家，寒暑不侵，这是怎么了？其实动了真心，病已入肉。老侠又想到自己偌大年纪尚能力举石鼎，可算不老。想到这里，两手一托胡子：“哈哈哈。”没想到笑起来就没完了，心里一迷，两眼发直：“哈哈哈，哈哈哈。”两腿迟缓。幸而老侠武术精奇，

不然寸步难行,迷迷糊糊直奔韩家店而来。

走到店门口,伙计出来:“老侠客,您这是怎么了?”老侠知觉全无,只是托着胡子笑,但嘴歪眼斜,二目无神,失去以往的光彩。伙计吓坏了,赶紧撒腿跑奔东院北屋:“众位少侠客,于老侠客病了,现在门外。”于秀一听就急了:“什么病,谁气的?”众人全都跑出来。“大爷,您这是怎么了?”老人家也不会说话,涎水往下流,二目神光发散,一味大笑不止。阮和阮璧连搀带架,一直到东院,来到北房西里间,后窗户支着。老侠身体发僵,上不了炕,半坐半立的靠着。石伦赶忙叫韩凤:“韩掌柜,快去请郎中吧。”时间不大,请来四位老先生。于秀一抱拳:“四位贵姓啊?”四位郎中各报自己的姓,尚、杜、夏、谢。于秀一听:“什么话,多不吉利。我大爷不省人事,再上吐下泻,受得了吗?”韩凤一拦:“少侠客,人家的姓关系不到老爷子的病。”四位郎中轮流号脉,这才说:“老侠客武艺精良,内外健壮,可能是过力了,寒邪入内,侵于经络。只是老人家年纪高迈,我们才疏学浅,不敢用药,您另请高明吧。”四位先生推了,没敢开方子,众位就知道问题严重。

韩凤低头苦思:“众位少侠客,西镇口有个跳大神儿的,把他请来给老爷子看看?”于秀一摇头:“韩大哥,您别添乱了。”石伦在旁边答话:“叫他来试试吧。”韩凤亲自去请。时间不大,跳大神儿的来了,立刻在外屋烧香请神,又哭又笑,又跳又唱,最后神来了,跳大神儿的说:“你们老爷子年三十夜里出来解手,冲撞了白爷,我在白爷面前求情,今晚我在家中宴请白爷,要四个金元宝压桌面、四个银元宝垫桌腿、四只烧鸡、两瓶白酒……”于秀一抬腿,照他的屁股上,呼!就是一脚。跳大神儿的摔到当院:“哎哟,快拉着。”“打你个兔崽子。”撒腿就跑。石伦说:“你打他干什么?”“这个骗子,不打他怎么出气。”这时店伙计跑进来:“众位少侠客,门外来了一个人,自称醉仙桃金斗,找老侠客

来报仇,招了不少乡亲,围了一大圈子人。您快瞧瞧去吧。”众人往外跑,这才是屋漏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顶头风。出来一瞧,果然是金斗,戴着鹿皮手套,手拿双镢,面带杀机。

金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原来他骑着劫来的马臭美,围着这一带马上加鞭跑起来。马心里这骂呀。忽然来到青竹山竹节岭,金斗一想:贼吃贼,吃得更肥,我何不找司马敬修借二百两银子上寿去?他翻身下马,喽兵过来:“请问这位爷台找谁?”“我叫醉仙桃金斗,要见你们寨主,给通禀一声吧。”“您候着。”兵丁一禀报,司马敬修一哆嗦,心想:这位魔神怎么到我竹节岭来了?他赶忙吩咐:“摆队相迎。”仓啷啷锣声响,二百兵丁二龙出水式来到山口。“无量佛,金老寨主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司马敬修,别来无恙,金斗短来拜望。”“好说,好说,您请吧。”来到大厅,不用让座,金斗一屁股坐在当中金交椅上,司马敬修只好坐在一旁。有人献茶,司马敬修打稽首:“无量佛,老寨主您这是上哪儿?”“北风庄我金老哥哥给我来了请帖,我哪儿能不去呀,我去北风庄。司马敬修,我这些年没做买卖,手头也很紧,想跟你借二百两银子,等我做了买卖再还你。”大寨主心说:你还有德性,要二百两,要四百两我也得给。“老寨主,二百两够了吗?”“够了。”拿来二百两银子交给金斗,这小子把银子带起来,就在大厅备酒宴,金斗居中而坐。

酒过三巡,菜上五道,司马敬修一放酒杯,故意用些力,啪的一声,长叹一口气:“唉!”金斗停杯不饮:“司马敬修,老太爷到你这儿借二百两银子,这是给你脸,怎么唉声叹气,给我听哪?”司马敬修打稽首:“无量佛,老人家别多心,我有心事。”“什么心事?”“西方侠于成仗势欺人。”“怎么?”“他的镖车在山下过,耀武扬威,扬旗喝号。您说我劫不劫?”“劫。”“贫道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儿,我把他镖劫了,不想他找上山来,蛮不讲理,力举石鼎,并扬言有贼的地方就要喝号。您说是不是欺人太甚?咱惹

不起,我正要整理镖银送往韩家店,可巧您就来了。”金斗把脚往桌上一放,鞋跟袜子一脱,露出大疤瘌:“我跟于成有仇。你们看看,没有罗雷请不来古雷,没有古雷请不来于成,没有于成请不来老秃驴姜达,没有姜达我这脚面钻不了眼儿。姓于的上哪儿了?”“韩家镇韩家店。”金斗穿好鞋:“我找他去,银子别送,马我也不要了。”“老寨主骑着省得走。”“别废话,如果我把于成宰了,仇也报了,走道也痛快,马我送给你,镖银你买酒喝。我要叫于成宰了,你们特别乐意,反正我也骑不着马了。”金斗饭也不吃,酒也不喝,出了竹节岭直奔韩家店。走在半路,金斗想:我走道都怕碰上于成,我找他去,这不是耗子舔猫的鼻梁骨——作死吗?可是我在司马敬修的面前夸下朗言海口。莫若我去趟韩家店,只要于成一出来,我撒腿就跑,可有一样,我连家都别回了,于成还不拆了我的家?嗐!是福不是祸。

这样,金斗才来到韩凤的店门前叫号。于秀出来一问:“你叫什么?”“金斗金玉宫。”“我是于秀,你找我大爷干什么?”“找姓于的前来报仇。”“我大爷他病了。”金斗这高兴:“好哇,他不病我就不敢找他了。他病了,该着老太爷报仇。”于秀伸手拉刀:“好你个兔崽子,少侠客爷宰你。”左手晃面门,右手刀缠头裹脑,斜肩带臂就砍。金斗矮身躲刀,反臂倒劈。于秀刀又到了,金斗一哈腰,于秀一抬腿,呼!踹在金斗大腿上,金斗出去一溜滚儿。“驴球球的。”金斗就地十八滚,鲤鱼打挺起来,乡亲们一阵敞笑。金斗恶狠狠,镢奔胸前点来,于秀上步闪身。金斗右手镢交与左手,探囊中掏出毒蒺藜,一抖手:“打!”正中于秀的大胯。于秀觉着半身发麻:“哼,坏醋了。”撒手扔刀,坐在地上。石伦捡刀,和韩凤把于秀搀到院中,靠东屋窗根坐下,于秀脸色煞白:“石大哥、韩大哥,我中了毒药暗器,看来我要寿终正寝了。我把大爷托付给二位大哥了。”“兄弟你先忍一忍,吉人自有天相,我们出去看看。”

二人回到门前,看热闹的人围得更多了。阮璧大怒:"金斗,认识少侠客爷月下无踪阮璧吗?"回手拉刀。阮璧久经大敌,阅历宏富,飞身过来,金鸡抖翎,裹手一刀,金斗一哈腰。阮璧猛虎归巢,反臂扫堂,金斗往起一蹦。阮璧里合一脚,踹在他小腹上,金斗哎哟一声,出去一溜滚儿。阮璧飞身过来,金斗往前一起,探囊中掏蒺藜,一扬手:"打!"正打在大腿根上。阮璧撒手扔刀,咕嗵坐下。韩凤石伦急忙过来搀起捡刀,扶到院中,挨于秀坐下,也是不能动转。阮和回手拉刀,垫步过来:"金斗暗器伤人,非是君子。"哪知金斗取出一粒毒蒺藜,阮和举刀一砍,金斗斜身一闪,一抖腕子:"打!"正打在阮和后胯上。阮和撒手扔刀,也坐下了。韩石二位急忙搀进阮和,然后出来:"金寨主,于老侠确实病了,不省人事。您先回去,等于老侠好了,一定登门拜访。"金斗一瞪眼:"废话,他病了我才能宰他,他好了我不就完了吗?起开,石伦,念你借给我马,不然我可不客气。于成住哪屋?"韩凤一想,是祸躲不过:"在东跨院北屋,你去吧。"

金斗别双镢,抬腿把匕首拽出来,迈步进店,来到角门,往里一蹿,左腿绷右腿弓,脸冲北身冲南。于爷在屋里要一咳嗽,他飞身上南房好跑。"呔!姓于的你出来。"于爷在屋里哈哈哈大笑,金斗一听就要跑,可又一想:于成要是好着,怎容我叫他,看来许是真病了。该着姓金的成名,我要把于成宰了多露脸。他仗胆子来到外屋,挑帘子一看:老侠双手颤抖,元音失韵,涎水湿透大襟。金斗高兴,飞身蹦进来:"老儿于成,你也有今天,该着金老太爷报仇。阎王要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于成,你闭眼吧!"擎匕首照老侠胸前便扎。突然就觉得有人照自己右肩拍了一掌,肩头一阵剧痛,当啷啷!匕首坠在地下。"啊!"他回头一看,胆裂魂飞,正是老剑客姜达姜本初。

书中交代,其实姜二爷受胡林的邀请,知慧斌有不轨行为,

弟兄三人都去金凤山。走到太谷县境，前边有几个人过来行礼："您是姜老剑客吧，我们是住在聚成店监视金斗的镖局伙计。"姜二爷点头："起来起来，十多年了，你们还监视他哪？""对，启禀老剑客，金斗从家里出来奔了山西，我们是给您送信去。""好，你们各自回镖局吧，不必再监视了。"剑客爷的意思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金斗要学好就算了。老剑客慢慢往前走，前边一大片树林烟笼雾绕，老人家进树林，猛抬头见金斗藏在树后，鬼鬼祟祟，紧接着把石伦的马劫了。老剑客心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依然做坏事。随后剑客爷跟上石伦，遇见西方侠，竹节岭丢镖，于洞海要镖，剑客爷跟着从后山上去，在大殿的后窗看着。后来比举石鼎，姜二爷心说：司马敬修要害你，你还不亮军刃。老人家在后坡偷看，力举千斤鼎，于老侠又绕了一圈儿。姜二爷心想：你过力了，老迈年高，如此逞强好胜，岂非取败之道？于爷下山走了，姜二爷可没走，看看司马敬修还要冒什么坏。不想金斗来了，先借钱，然后司马敬修冒坏，金斗去找西方侠。姜二爷跟下来，在店门口躲在人群之内。金斗打了三小，姜二爷退到人群外，拔腰进店。后窗外就听见于爷大笑，姜二爷来到西间后窗往里一看，于爷病入膏肓。金斗进来，老剑客打掉匕首。

金斗一看："哎哟，老祖宗，佛爷龛，活祖宗，小孙孙给您磕头，磕响头。"以头碰地。"弥陀佛，你起来。""小孙孙不敢。""起来！""哎。"金斗掉着眼泪，站了起来。"金斗，你上这里干什么来了？""老祖宗您看。"他伸手掏出请帖："金老侠做百年大庆，给小子我一份请帖，我能不去吗？""给金老侠上寿应该，为什么抢石伦的马？"这时候石伦韩凤进来了，过来行礼："老剑客，您问问金老寨主，抢我的马放到什么地方了？"金斗一听："石爸爸，您怎么这时候说话呀？我放在青竹山了。""金斗，你上青竹山干什么去了？""小子我这十几年没做买卖，上寿需要

钱,我手头紧,跟司马敬修有交情,跟他借几个钱。这跟借石镖主的马一样。”这小子还得意哪,石伦在一旁说:“金老寨主,您从马上把我摔下来,到现在我脖子还疼哪。”“嗬,石爸爸,您还给我上眼药哪。”姜二爷把脸一沉:“看来你是贼性不改。快说,为什么把石伦从马上给扔下来?”“哎哟,祖宗啊,您饶我这一回吧。”咕嗵跪下:“佛爷龛,老祖宗,您饶我这一回吧。”“起来。”“小子不敢。”姜二爷厉声说话:“起来!”“是。”“说,为什么把石镖主扔下马来?”“小子跟他闹着玩呢。”“你到青竹山为什么坐在寨主的主座上?”金斗心说:这老和尚怎么什么事都知道。“老祖宗,我跟司马敬修有交情,这您也管哪?”“好,老僧不管,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找于老侠客报仇。”“有什么仇?”“没有罗雷请不来古雷,没有古雷请不来于成,没有于成请不来老秃……啊,祖宗哎,活祖宗,佛爷龛,孙子给您磕头了。”“弥陀佛,起来。”韩凤说:“剑客爷,我这店很大,后院空地很多,弄死个人在后院刨坑一埋,人不知官不晓。您不用发慈悲心了。”金斗这恶心:“韩爷,您多修好吧。”老人家点头:“弥陀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金斗你屡教不改,怙恶不悛,贫僧要大开杀戒。”姜二爷蚕眉微皱,慧目圆睁,一伸右手,金斗跟狼嚎的一样:“哎哟,老祖宗,您要打死我,脏了您的手,留着小子我挨骂吧。”金斗都要哭了。老和尚点头:“老僧杀你何异屠猪狗,看你这么大的年纪,不忍杀你,滚吧。”金斗如同大赦一样:“谢谢老祖宗。”“等一等。”“祖宗,您还有什么吩咐?”“把鹿皮手套留下,再留下三份百草霜。”“小子给治一治吧。”“不用你。”金斗留下东西,姜二爷一摆手,他拾起匕首抱头鼠窜而去。

姜二爷点手叫石伦韩凤:“戴上鹿皮手套,把毒蒺藜取下,一半百草霜白水送下,一半涂于患处,伤就好了。”石韩去救三小,姜二爷给于老侠号脉。石韩给三小治好,毒蒺藜和手套全埋了,五个人来到屋中给剑客行礼。姜二爷号脉的时间特别大,取

来纸笔，立刻开了方子："快去抓药。"姜二爷看着熬药并服下，老侠出了一身汗，面色转红，四肢活动。于老侠睁眼看看姜二爷，连连点头道谢。姜二爷说："于老侠，你要镖去为何听他们摆布？偌大年纪还要举鼎，转一个圈儿还要再绕一个圈儿。于老侠，你想想，这是你干的么？你过了力，寒邪入骨，得的这病叫伤寒。走马看伤寒，一时一变，不是老僧赶上，你性命难保。老侠客，希望你今后别再办这年轻人办的事了。"于爷点头："老剑客说得对，大概在我死以前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老剑客把金斗行刺的事也说了，于老侠连连道谢。姜二爷说："这样吧，阮和阮璧石伦，你们三人去竹节岭要镖，石伦牵马上北凤庄，你二人盘镖，然后带镖师伙计去长安。于秀陪于老侠回家养病。大家都走吧。"这就算交代完毕。

再说金斗这老贼，急急如丧家犬，忙忙似漏网鱼，往金家寨跑。他害怕呀，险险吃东西不香了，后来一想：在家里也是终身监禁，还是去北凤庄，他又回来了。快到北凤庄，他又害怕了，干脆去金凤山找高僧慧斌住两天吧。他从后山上来，越庙墙进来，走到禅堂，有小和尚把事情经过一说，金斗想：我出去看看，万一能帮高僧点儿忙，我岂不有个靠山？金斗出来，在角门里一看，古镇北双腿一折，咕嗵坐下。金斗心想：扎死古镇北，自己报仇，又算帮助和尚，一举两得，三全其美，拽出匕首就蹿出来了。

金玉宫纵身出来，捧匕首往古爷胸前便扎。古雷一瞧："嘿嘿，好匹夫，姓古的腿不折，吓死你也不敢来。"虎落平川被犬欺，群雄离着太远，古爷面前只有慧斌。眼看匕首扎到，好一个古镇北，真是英雄！"好小子。"他双手一提两只鞋，用屁股一拱地，丹田运力，噔的一下，往旁边挪了有二尺。古爷的汗可下来啦，匕首躲过去。由于用力过猛，金斗紧捯几步，险些栽倒："嗬，好小子，腿折了你还横哪。"金斗再扎，古爷可没力气躲了。慧斌开始一怔，头一刀要扎上，古爷可就死了，因为和尚没反应

过来。他一瞧是金斗，心说：投井下石的小人，你跟古雷有仇，他住家有门，开铺面有板，有能为你找他去，为什么我把他腿打折了，你找他报仇？乘人于危难之际，不正大光明。和尚在身后一摇鞭，正缠在金斗身上，退左步一甩脸，丹田一用力，把金斗给扔起来，咕嗵！摔出有两丈去，咕噜噜一溜滚儿。他起来撒腿往西就跑，来到崎岖的山路上："嘿！我帮你，你倒打我，老太爷跟你没完，我又惹不起你。得了，走吧。"臊眉搭眼跑了。

慧斌打跑金斗，人人夸赞。早有人把古爷搭到石老侠身旁，古镇北大笑："石老侠，我跟你作伴啦。"南侠赶忙过来，叫他叼住一块手巾，把两条腿接上，找竹板箍上，然后把药吃下，先止住疼痛。王十古右手抄鞭把儿，左手捋鞭穗儿，往肩上一搭："高僧，勇于责人昧于责己，乃心胸狭窄之辈；你打金斗护古雷，主持正义，令人尊敬。此时献露尚不为晚，一来显示有容人的气度，二来得保高门的名誉，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弥陀佛，老侠所说，贫僧也乐意，只求当场一战，贫僧立即献露。"老侠点头："恭敬不如从命，老朽抢先了。"右肩一拱鞭，右手一带鞭把儿，左手反背一扬，人骨鞭奔双腿扫来。和尚往起一纵，老侠左手抓鞭穗儿，右手扔鞭把儿，拦腰打来。和尚刚一迈步，鞭把儿裹着劲风拦腰就打。和尚一捯腰，伸手抓鞭。老侠上右步一横身，右手攥人骨鞭中间，双摇风火轮，鞭穗儿鞭把儿照和尚双肩砸来。和尚虎坐坡，噌的一下纵出去，老侠站稳身躯，右手攥鞭把儿往后一甩。大和尚纵出去，火往上撞，单手一摇墨鱼骨宝鞭；王十古笑容可掬，一摇人骨宝鞭；双鞭并举。金凤山二举人骨鞭！

第八回　小张庄侯杰得宝刀

上回书正说到王十古和慧斌二次对鞭。正在此时，东山口顺山道人欢马乍，摇旗呐喊："拿呀，别让慧斌跑了！"四百名兵丁各持刀枪，一匹官座马，马鞍韂端坐一人，手持红缨枪，头戴红缨帽，身穿猓狮补服，高挽袖面，浓眉大眼，三绺墨髯，正是二品总镇彭应龙赶到。在马前有四位老人，一边两个。左边第一位，矮身材白胡子，是个锃光刷亮的大秃子，颌下白胡子有一尺多长，穿一身蓝。第二位中等身材，面似银盆，稍有些谢顶，白剪子股的小辫儿，蚕眉朗目，一部银髯，米色长衫，肋佩宝剑，绿鲨鱼皮鞘，真金饰件，蓝带子勒把儿，蓝挽手，蓝色灯笼穗儿，剑把上连一点汗印都没有。下首第一位黄白净子，六十多岁，花白小辫儿，白多黑少，浓眉阔目，一部花白胡须，米色长衫，肋下佩刀，河南绸裤子汗褟儿，脚下福字履。下首第二位是个大身材，肩宽背厚，碧目虬髯，花白小辫儿，一身蓝，肋佩一口刀，龙头凤尾，四尺多长的刀苗子，一副英雄气概。众人一瞧，认得上首第一位，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

书中交代，侯二爷也是惦着海川，三侠走后，二爷把黄灿潘龙找来："我也要上北京，你们有事商量着办。"黄灿说得好："两号有事，我都听我哥哥的，您只管放心去吧。"拿好路费，侯二爷就奔了北京，饥餐渴饮，晓行夜宿，沿水路大运河直到通州。二爷起早，四十里到北京，来到前门大栅栏镖局，落地燕子张熊赶忙接出来跪倒磕头，把二爷请到客厅，张熊问："师爷，您干什么来了？""我来看望你童师爷，不知他的伤好了没有？""早好了，

师徒八人被钦差借走，做了官，保年大人到四川放赈去了。”二爷高兴，因为海川好了。“你三位师祖父到镖局来了么?”“没来呀。”二爷一想：海川一定用人，我还是去看看。

侯二爷在北京没待住，奔四川下来了，按官站走，走到晋南，山区人烟少，二爷一放步，不想把宿头错过。暮景苍茫，天色已晚，二爷心说：坏了，今天晚上要宿在古庙荒寺。他手搭凉棚往前看，好像是个小村镇。二爷大喜，脚下用力，进了小村的北口，一看街道两面都是土房，坍塌倒坏，破烂不堪，有的从小破屋透出点灯亮，闪闪烁烁。到十字街往东拐，仍然是土坯房。走着走着一看，只见东口路北是砖瓦房，显着羊群里出了骆驼。一片瓦窖，前后左右有几重瓦房，画栋雕梁，平地起八尺的地基，上面瓦房磨砖对缝，挑灰灌浆。大门口十三层台阶，一边四棵龙爪槐，东边的走马大门。这个村只有这家阔，干脆我在这里投宿吧。二爷上台阶准备叫门，往西一看，这家的西边小矮土房门前，有个东西晃悠。二爷拢目神定睛观瞧，门前吊着一个幌子，一根绳拴着一个笊篱，是柳条儿编的，下面挂着一个红布条。二爷一瞧，这是个小店，有店我就能投宿了。

侯二爷下台阶来到店门口，两扇破门露出一点灯亮儿，二爷叫门：“开门来!”里边有人问，舌头都短了，可能这位喝多了：“谁呀?”“我是住店的。”“我这买卖关张了，不留客人了。”“店家，你什么时候关的张啊?”“今天晚上。”二爷一想：巧哇。“店家，您这幌子还拴着呢，关张怎么不摘幌子?”“呦，怎么忘摘幌子了? 嗐，我喝多了。”说着歪歪斜斜走出一个人来，伸手把幌子摘下来：“得了，您这老头儿该着，请进来吧。”二爷进来，仔细看这位：一张三角脸，酒糟鼻子，火烧中宫，三角眉毛，三角眼，三角菱角口，三十来岁，一身蓝，系着蓝围裙，酒气熏人。西面是大炕，紫红的炕席，一人没有。地下有个小木桌，三条腿，另一条腿用砖垫着，一把破凳子。有后门，门关着。二檩上挂着一个饽饽

篮子,点着一盏小油灯,油都快尽了。桌上放着一把酒壶,没酒杯,嘴对嘴喝,放着一碗油酥开花豆。西墙上挂着一个筷子篮,有几根长短不齐的筷子。

伙计说:“老爷子,您算最后一位客人,明天就关门,也不跟您要钱了。”侯二爷抱拳:“谢谢,朋友贵姓呀?”“我姓张,排行在三,买卖您别看小,我是连东带长,哈哈哈,小本营生。老爷子贵姓?“我姓侯。”“侯老爷子,您请坐。”“张伙计,你这屋里太黑呀。”“老爷子,我这蜡快着完了,咱换一根。”他一拉破抽屉,取出一根长蜡,上边有金字,可能是西方接引,西字着没了。他也会想办法,拿根尖头儿筷子一插这蜡,从饽饽篮里拿个大馒头,筷子往上一插,放在炕上:“老爷子上炕。咱这炕老少咸宜,一半热,一半凉。上岁数人爱热炕,叫他睡炕头;年轻的喜欢凉,睡炕尾。您别看不大,挤的时候睡三十多人哪。”侯二爷心想:真是但看登途者,都是命薄人,一点不假,这么个小炕住三十多人,多受罪呀。“老三,我还没吃饭哪。”“不要紧,有大馒头、开花豆。”“好,你可喝了不少啦。”“嗐,酒逢知己千杯少。”“你的酒不多啦。”“有的是。”张三到桌底下提出一个大酒葫芦:“来吧。”开花豆端到炕上,饽饽篮子摘下来放在炕上,拔下塞儿,咚咚咚来了三口:“老爷子您来。”侯二爷接过来也吹上大喇叭,吃着开花豆,喝着地瓜烧。二爷问:“老三,你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刮风下雨,有你这个店多救急,难道你另有高就,才把这店关了?比方说我今年八十多了,你叫我露宿街头,忍饥挨饿么,怎么关张呢?”张三喝了一口酒:“老爷子,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你慢慢说。”

“咱这村叫小张庄,二百五十多户全姓张,而且都是当家儿,都是本族,都是穷人。拿我来说,开了个小店儿,这就不错了,唯有我们东隔壁,这是一家大财主,土地就有两千多顷,论起来是我一个本家爷爷。我们老张家四大门、十三小门,全是穷

人,这财主叫张立,可财旺人丁不旺,原配安人生了四胎全死了,他又娶了一个二房,请风水先生看看他们的阳宅。先生说,你们家缺少子孙台。本家求他看看子孙台在哪儿,先生围着他宅子一查,您猜怎么样,他家子孙台在我的后院。员外要出一万两银子买我这块地,可各门不干,都憋着将来分他的绝户产,如果有了子孙台,将来张立有了儿子,各门不就白喜欢了么,不但不让卖,反而把子孙台圈出来当了厕所,让店客拉屎撒尿,而且叫我关了店门。各门管我吃喝,跟他张立绝了。"

他边说边喝,酩酊大醉。二爷喝够了酒,吃个馒头,把蜡一吹,盘膝打坐。二爷想:张家各门可真损,子孙台改厕所,看来张立为富不仁,把本族人都得罪了,不然就是一家饱暖千家怨,全村都住土房,就你一家住瓦房,招了众怒了。我行侠一生,倒要看看张立是什么人,如果是好人,就劝他团结本族,散帛分粟,结义乡邻,有道是众怒难犯。

二爷想到这里,侧耳听张三沉睡如泥,鼾声震耳。老人家飞身下地,把后门打开,侧身出去关好。碧天如洗,天交二鼓,二爷一看西墙的大东门,东边的牲口棚,再往北,秫秸的栅栏,又臊又臭。二爷心想:这一定是子孙台。东边两丈多高的大墙,二爷拔腰上大墙,飞身上房,手搭凉棚四下观瞧,灯火闪闪,人声笑语。侯二爷来到客厅,南屋内算盘珠响,北屋内灯光四射,高挂竹帘。二爷扒中脊往北屋看,迎面几案、八仙桌,两边太师椅,上面坐着一个人,看上去在四十岁,面如古月,四方一张脸,五官端正,满脸正气,浓眉阔目,鼻直口方,身穿蓝衫,一条大辫儿,脚下薄底福字履,文绉绉,犹如教书的西宾,正在喝茶,态度安详,满脸忠厚,决非奸诈之徒。二爷一想:这是张立,我再到内宅探看一番。二爷腾身而起,奔内宅,走到东院,北屋三间有灯光,忽听当啷,好像金铁之物碰到桌子上。二爷一惊:不对,我快看看。他飞身下来,长腰到窗台下,抿湿指尖,捅了个月牙口,眇一目往里瞧,

大吃一惊。东山墙上钉着五个镍头钉子,拴着五个皮套儿,当中吊着头发,两个皮套拴着左右两手手腕儿,两个皮套拴着左右两腿腿腕儿。绑在墙上一个少妇,肚子已然成形,身怀六甲。脚下炕上放着一个竹板圈成的油布盆,这是接血的。炕上放着一个皮夹子,里边插着小刀子、小剪子、小钳子、小镊子。炕下站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一脸横丝肉,抹子脚,手持一把牛耳尖刀,要上炕开膛破肚,盗取婴胎紫河车。二爷心说:看来张立祖上阴功,父母有德,自己为人忠厚,要不怎么叫我赶上呢。老人家推门进来,鹰拿燕雀,按倒就捆,捆了个结结实实。二爷一晃秃脑袋,用手点指:"说实话,不然我宰你。"

书中暗表,剑山蓬莱岛山外白龙江东岸树林里有座大庙叫玉皇观,观主姓华名图字亮羽。他有两个徒弟,大弟子是咱们提过的醉仙桃金斗,二弟子家住河南卫辉府洪家寨,姓洪名林字远泰,人称镇八州翻江海鬼,后文书提得到。华图养着六十多对老夫妻,专门盗取紫河车,取一胎男婴的衣胞子,就是两条人命。张立的夫人身怀六甲,初一十五到小张庄东北泰山观去拜佛,祈求天赐麟儿,总是走着来走着去。这次安人烧香完毕出了庙,迎面来个老婆子,手提小包袱,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安人。安人问:"老妈妈,您总看我干什么?""小娘子,你怀的可是男胎,应该好好保护。""呦,您认胎呀,那可好,您瞧得准吗?""老身瞧了一辈子,可惜胎是好胎,只是胎位不正。"夫人一听吓坏了:"呦,这可怎么好?""你不要怕,老身这里有安胎水,只要喝下一点儿,胎位立刻被安住。""好妈妈,您可真修好,您拿出来给我一点儿喝。"婆子一笑:"小娘子,您太性急了,再说这安胎水老身也没带着。请问小娘子在哪里住?""我在前面不远的小张庄住。""贵姓啊?""我丈夫叫张立,我家住的是高大瓦房,最好认,全村都是土坯房。小妇人马氏,是员外爷的如夫人。您贵姓?""老身康氏,最喜欢清静,不知马大娘子身旁有无闲杂之人,有我是

不去的。”“您放心，我丈夫在书房休息，身旁只有婆子丫环，二更一过她们就都去睡觉，只我一个。”“很好，今晚定更后，我在贵府门前等候，您派人接我进去。”“好吧。”两人商议已定，分手了，马氏回家也不跟张立提起。到了晚上定更天，马氏叫一个婆子到门前等候，果然这康氏和他丈夫梁材商量好，叫他陪自己一同前往，四鼓再到张立门前打接应。夫妻来到张家门口，梁材藏起，候等接进去，他才回去，只等四鼓成功之后来打接应。康氏来到内宅，马氏安人款待，不到二更天，马氏就叫婆子丫环去睡觉。康氏看到时候了，取出药水：“小娘子，你快喝下去吧，喝下去睡一觉就好了。”马氏一听，拔下塞儿就喝，只觉着一迷糊，不省人事。康氏十分麻利，在山墙上钉好钉子，拴好皮套，立刻给马氏扒衣服，只留下小裤衩，顺墙一举，两只手拴上，然后把两脚和发髻拴好。一切准备好，康氏伸手拿匕首。苍天有眼，当啷，碰在桌腿上，把侯二爷引来，将她拿住。

康氏实话实说，侯二爷点头，又问明了接应时间，撕衣襟把她的嘴堵上，二爷转身出来，来到客厅门前，挑帘笼进屋。张立抬头一看，见一个矮身材的老头儿进来，锃光瓦亮的大秃子，二目如灯，光华耀眼，心想：这是老贼头儿。张立哆哩哆嗦，咕嗵跪下：“好汉爷爷饶命，您缺多少盘川只管说出来，小子一定照办，只求您别杀我。”二爷一搀他：“你是张立吧？起来起来，别把我当成绿林强盗，我乃行侠仗义之人。你先派人到内宅叫婆子丫环起来，救下你的如夫人，她要是不醒，就用凉水喷，穿好衣服再叫男仆进去，把一个老婆子提到前边院中，好生看守。老朽在此等候，你去办理。”张立磕个头，亲自带人到里院，把婆子丫环全叫起来，来到屋中，把张立吓坏了。他先把马氏放下，穿好衣服，用凉水喷醒，哭哭啼啼把事情原委一说，叫家人进来把婆子提出去，以及她所用的物件全拿到院中，派人看守。张立回来跪倒叩头：“老人家，多蒙您搭救。”二爷一笑：“张立，这事还不算完，斩

草未能断根,这贼婆子还有个丈夫,四鼓来打接应。你派四个胆大的随老朽去拿贼。”张立挑了四个小伙子,侯二爷带出大门口,大门紧关,藏在门槐后面。

四鼓刚过,梁材鬼鬼祟祟地来了,二爷从树后出来:“梁材,你还不打官司么?”贼人是惊弓之鸟,撒腿就跑。二爷燕子三抄水,卧腰一脚,踹出一溜滚儿去,四个人过去捆了个结实,抬进来关好大门。二爷进客厅:“张立,明天天亮你拿名片把这一双狗男女送到衙门,把凶器也交了,叫他们领国法受王章。”张立答应,请二爷坐下,这才细问。二爷通了名姓,把以往经过说了一遍。“张立,我想你是为富不仁,所以到你府上探视。老夫乃行侠之人,想设法劝你结义乡里,释怨同族,我暗地一看,你为人忠厚,可能是一家饱暖千家怨了。”“老侠客您有所不知,请您香汤沐浴,到祠堂去瞻仰我的先祖,您就知道我是何如人也。来人,准备沐浴。”家人把浴室准备好,张立恭请老侠沐浴。

张立陪着沐浴已毕,家人掌起四盏红色宫灯。“老侠客您随我来。”穿过月亮门,走过游廊,来到本宅东北,盛栽松竹,十分幽静。北面巍巍然一座殿堂,红木的隔扇门,红木的窗户,雪白的窗棂纸,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宏闬高大。上了五层条石的台阶,把门打开,戳灯壁灯全部点亮,豁然耀眼。进门有茶几,二爷一想,到人家祖先堂带军刃不礼貌,就把军刃取下放在茶几上,随着进来。黄布幔帐掐着黑边,进了头道幔帐,里边幡幢吊挂,十分讲究;再往里挑开又一层幔帐,二爷可就一怔,白绫子糊棚,四白落地,正当中大神龛,黄云缎子楼门已然挑起,正中塑着一座神像,比真人略大。紫巍巍一张大脸,微长压耳毫,两道浓眉,一双碧目放光,准头端正,四方海口,满部虬髯,好不威严。头戴唐巾,身穿黄袍,厚底朝靴,右手拈髯,左手放在腿上。神像上首塑着一个童子,手拉缰绳,一头小驴很是神骏,黢墨乌黑,黄色笼头,七层毡子软屉,两只铜镫,香牛皮镫绳,一巴掌宽皮肚

带，一巴掌宽皮坐鞦，紫檀木驴轴棍。下首一个童儿，怀抱一口刀，绿鲨鱼皮鞘，镶珠嵌宝，刀盘是个龙口，刀纘是个凤尾。张立净手上香，然后站起来："老侠客，这是我祖宗，大唐扶余国人氏，姓张名鼎字仲坚，风尘三侠之中的虬髯公。"

张鼎在江湖结交三原李靖、红拂女张除尘。红拂女乃隋朝越王杨素府中侍女，执红拂在杨素身后，李靖乃越王府内幕宾。红拂女慕李靖义胆侠心，武艺超群，结交李靖，二人结义为友，离开王府。当时隋炀帝无道，不惜民命，天下大乱。李靖红拂女喜忠臣孝子、义仆节妇，锄贪官恶吏、贼匪豪绅，二人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守身如玉，人称风尘双侠。有一次，李靖红拂女半途遇见张鼎，皮囊之内盛着两颗人头，红拂女问："张兄，囊内何物？"原来张鼎坐下千里兽，肋佩龙头凤尾宝刀，在江湖行侠仗义。他见李靖红拂女联袂江湖，觉得二人可疑，暗地访了三年，才知他们守身如玉，光明磊落，实堪钦敬。今天一听红拂女所问："贤妹，此乃奸夫谣妇的人头，被愚兄杀死，以儆效尤。"红拂女大笑："我与药师亦最恨之，若遇我们之手亦难活命。"张仲坚大笑："英雄所见略同。"自此三人联袂江湖，人称风尘三侠。

张立说："我乃虬髯公之后。"侯二爷肃然起敬："原来是侠义之后，张老仙师是武林前辈，待我拜见。"侯二爷磕头，张立陪拜，搀起二爷："老侠客，从唐至今已传二十余代。七代以前，子孙弃武就文，从事科举，乃修此家庙，以祭先人。此龙头凤尾刀三日前无故自鸣，我一家祷告虔诚，暗祝此刀或将出世。不想老侠今晚前来，救我妻与胎儿两条性命，一来是老侠客义胆侠心，二来祖宗阴灵庇荫，三来此刀应出世，弟子就此祷告祖先。"说着张立跪下："祖宗在上，子孙们不肖，弃武从文，已历七代。今日侯老侠来家捉住贼人，救了后代，此乃祖宗默佑。今将此刀相赠于侯老侠，以继祖先遗志，济困扶危。后代张立叩首。"张立亲自上佛台伸手拿刀，然后下来，双手举上，侯二爷举刀跪下：

“信士弟子武林末学侯杰接受此刀，在江湖行侠仗义，错用此刀，天必厌之。”张立搀起二爷，侯二爷想佩此刀，可惜尺寸太长，侯二爷矮，只好别在绒绳上，又把双镢别上。

熄灯出来，到前厅坐下，张立拿出三本账簿：“老爷子您看，我把家业浮财分成四份，我要两份，合族分两份。老四门各分多少、少十三门各分多少、每家应分多少，晚生早算好了，只是弟子若说出来，各族争论不休，打架斗殴，甚至受伤丧命，不可收拾，弟子害怕。现在有您镇着，明日召来各族，当您面分给他们，您看好么？”二爷点头：“好极了。”这时进来个婆子：“员外爷，安人已经完全好了，说要出来给老爷子磕头道谢。”侯二爷一摆手：“请安人不必出来，更不必道谢。只是你给带进一句话去：三姑六婆今后千万不要往家里带，才是避祸之法。”“是。”

张立吩咐厨下备酒，请二爷喝到天空发晓。张立派管事的拿着名片；套车拉着这两人送往官府问罪，又派下人把各族长门长们请来，其中就有张三。“呦，老爷子，今天早晨没找着您，原来您到员外爷府上来了。”侯二爷点头：“众位族长门长全到齐了么？”“全到齐了。”“众位，在下是行侠仗义的，昨晚我住在张三兄弟的店里才知道张立员外之事。昨晚我跳墙进来，拿住两个贼人，才与张员外见面。他说把家业分成两份，自己留一份，另一份分给你们各族人。人心不足蛇吞象，老夫是杀人不眨眼的绿林人，叫张立分给你们，分多少是多少，谁要争少贪多，我就把他宰了，叫他一个也得不到。”二爷说到这里，秃脑袋一晃，二眸子光华闪耀，好不怕人。张三说：“老爷子怎分怎是。”二爷点头：“这才是，分到产业当思来之不易，好好守住，不要胡花乱费。张立，你分吧。”张立叫账房先生按账写纸条，一户一份，不到半天分完了，大家欢天喜地而去。张立请二爷吃完饭，千恩万谢，侯二爷告辞，张立直送到村外。

侯二爷认上大道，走蒲坂津渡黄河入陕西境界。二爷感到

十分别扭,张立给我这口刀成了累赘。挎着刀走,我个头矮,刀苗子长,总擦地;别着吧,前边二尺多、后边二尺多,嘀里嘟噜的碍事。二爷从东北往西南方向去,上不着村儿,下不靠店儿。老人家一想:夜走小张庄我得了一口宝刀,真是俏事,今晚我得什么呀?他手搭凉棚仔细观瞧,影绰绰前边路旁好像有座庙宇。老侠紧走几步来到庙前,借月光一瞧,蓝额金字,敕建卧虎观。二爷上前一叫门,时间不长,出来两个小老道,手提纱灯:"无量佛,这位老檀越找谁呀?""小道长,老朽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想借住贵宝观,可否?""老檀越贵姓呀?""老朽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姓侯名杰字敬山,江湖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苍首白猿。"小老道举灯看了看这大秃子:"您请候一候。"把门关上。一会儿出来开开门:"老檀越请进来吧,我家观主偶染风寒,身有不适,不能出迎。""好说好说,谢谢。"山门关好,把二爷带进东配殿,屋里灯光明亮,迎面几案、八仙桌。二爷把刀摘下来放在案上,擦脸漱口。二爷问:"小道童,你们这里有吃的么?""有小米粥、蒸馍和拍黄瓜。""好极了,可有酒么?""上供的酒。""您给我来一壶吧。"时间不长,小老道端来一个大酒壶、一个大酒碗、一盘拍黄瓜、一盘蒸馍、一双筷子,都放在桌上:"老檀越,您慢慢吃。"二爷用手巾擦了酒碗,心里想着美事,把酒斟在碗里,端起来就喝。一连喝了三碗酒,觉着头重脚轻,天旋地转:"不好!酒里有蒙汗药!"往前一趴,不省人事。

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二爷觉着明白了,睁眼一看,自己被紧紧捆绑在椅子上。四个小老道站在两边,当中一个老道,大身材,肩宽背厚,贲头紫脸,两道三尖眉毛,一双蛤蟆眼努于眶外,大鹰钩鼻子勾勾着,咧着大嘴岔,短胡子,一脸横肉,蓝道袍,肋下悬剑,青中衣,薄底靴子,目露凶光。二爷问:"老道,我与你素不相识,因何生心害我?"恶道一指:"姓侯的,让你死个明白。当年在金银乱石岛,你兄长侯振远杀了我兄长紫面分水鳌乔玄

龄，我是他亲弟弟卧虎道长乔玄清。今天你飞蛾投火来到卧虎观，岂非苍天有眼，让我给哥哥报仇。”

书中暗表，上部书中镇东侠剑斩乔玄龄，把罗声远踹到江内。罗威跑到卧虎观，放声大哭：“道兄，大哥命丧乱石岛战船之上，被老儿侯振远杀害。”乔玄清泣不成声：“贤弟，哥哥怎么死的？”罗威把事情全说了，在卧虎观住了几天远走高飞。乔玄清总想给兄长报仇，他又不敢去找。今晚小道人进来一说，乔玄清一听，嘿！送上门来的肥羊，该着我给兄长报仇。“这人什么样？”“锃光瓦亮的大秃子。”“好极了，说我身体不爽，请到东配殿。”这才把二爷让进来。小老道说二爷要喝酒，乔玄清给下上蒙汗药。其实他没有上等好药，即便是好的也瞒不了侯二侠，只是老头子心里净想好事，才被乔玄清拿住。

二爷气乐了：我给自己送终了。“乔玄清，赖我大意，杀剐任凭于你。”“姓侯的，算你命该如此。”叫小老道拿着铁锨，出山门往西南走出有五十步，在这里刨坑，深深刨好了大坑，铁锨放下，到配殿把二爷捆好，小老道用大竹竿一穿，把他抬起来，乔玄清押着，从山门出来，月白风清。二爷心说：这个俏事找的，乐大发了，算我命该如此。一直抬到坑旁，竹竿抽下，乔玄清提起二爷往坑里扔，咕嗵！把二爷摔蒙了。他用手一指：“侯敬山，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埋！”时间老大，二爷缓过来，没觉着有人埋他，稍微一动，手脚都开了。二爷一折身起来，蹿出坑外，一看四个小老道跟乔玄清五个人身首异处，月光下站定一人，碧目虬髯，肋下佩龙头凤尾宝刀，正是张鼎张仲坚。二爷急忙跪倒：“晚生参拜老先生，误走小张庄搭救您的后代，也不是弟子的诚心。不想老先生显圣，救弟子于不死，弟子叩谢老仙师。”这位伸手相搀：“老侠客，您把我当做什么人？”“您不是虬髯公张老先师么？”“哈哈哈，在下家住凤翔府西关，姓马名奎字文龙，江湖抬爱称我为碧目虬髯赛张鼎。”

马文龙今年五十八岁，一身好功夫，因他的相貌才得了这么一个外号。他买了一头小黑驴，自打了一口假龙头凤尾刀。江湖上都知道他有这口刀，可惜是假的。马爷在家里听说山东济南府黑龙潭住着一位老侠客，镇东方妙手赛和缓宋品宋文元，掌中一口太阿宝剑，武艺品德都好；还有河南开封府登封县南门里住着一位云中侠何立何乃光，掌中一口大夏所制的缺尖卧龙刀，又叫龙缺刀，斩金断玉，吹毛可过，武艺精良。我何不去访访他们二位，我叫镇西方，这一来东西中全齐了，也算武林佳话。马爷佩好假刀，骑上小驴，游山玩水就下来了。马爷最喜欢月色，今晚碧天如洗，月色正明，马爷缓辔而行。忽然有人喊埋人，马爷飞身下驴，伸手拉刀，绕过树林，就看见乔玄清了。他长腰到身后，顺风扫叶，乔玄清人头落地。四个小老道要跑，马奎手起刀落，削瓜切菜一样，全给杀了。马爷往坑里一看，二爷昏过去了，赶忙探身用刀把背后绑绳割断，让老头儿缓一缓。侯二爷上来才与马奎见面。

老侠道谢，马奎给二爷行礼，侯二侠说："多蒙贤弟搭救，咱把这五个老道埋了吧。"哥儿俩搭死尸扔在坑内，把地上的血弄净，然后一埋。马奎细问："二哥，您怎么走到这里险遭毒手？"二爷把跟老道结仇的事一提，然后问马奎："兄弟，你有一口龙头凤尾刀么，拿出来愚兄看看？"马爷一摆手："二哥，惭愧惭愧，我这口刀是假的，不是真刀。"二爷一点手："随我来。"马奎拉驴跟二爷进庙，来到东殿，二爷一伸手把刀拿起来："贤弟，不成敬意，你救了劣兄一命，劣兄送你一口真正龙头凤尾宝刀。"马奎接过来，握刀把，托刀鞘，喀嘣，仓啷啷，龙吟虎啸，一道寒光射目，宝刀出鞘，一汪秋水一样。"二哥何来此宝？"二爷把误走小张庄救张立送刀说了一遍，马文龙把刀还鞘："二哥，这是人家送您的，小弟何敢承受。""兄弟，我带这刀真为难，挎着不成，别着难受。卧虎观遇仇人，未尝不是愚兄不该得此宝物之过。将

此刀赠你,老仙师在天有灵,也该含笑了。你带上吧。”马奎心花怒放,真刀悬于肋下,假刀放在案上,真是人是衣衫马是鞍。二爷点头:“物各有主,不能强求,宝刀归你。”随后一把火把庙点了,拉着小驴出来,大火已起,哥儿俩登程,这才在金凤山三举鞭,群侠会柏生!

第九回　金凤山群侠斗慧斌

侯二爷把自己找海川的事跟马奎一说，并且邀他去四川，马奎也说得好："二哥，小弟一定跟您去，只是我这次出来为访山东宋品、河南何立。去山东太远，二哥，您跟我出潼关去登封访何立，然后我陪您去四川。您看怎样？"二爷点头："就依贤弟。"二人出了潼关入河南地界，马奎总让二爷骑驴，二爷摇头，马奎说："二哥您骑吧，我比您小得多哪。"二爷一摇头："你总让我骑，哥哥是大秃子，骑着驴，真成秃驴了。"马奎大笑。

走到灵宝地面，天色已晚，忽然前边出现一个人影，身法极快，犹如一条白线。二爷说了一声："追！"马奎一拍驴屁股，放开了脚步，哥儿俩追下来，顺树林往北。这片树林很大，都是矮小松树，当中一条小路蜿蜒不断。往前走，东西有条小溪，流水潺潺，横卧小桥，玉石栏杆。二人拉驴过桥，出现一片红庙墙，三座山门正对小桥，山经松门寺对桥。周围参天古树，烟笼雾绕，一座古庙。二人来到山门前，借星光照耀，蓝额金字，敕建金光寺。马奎说："二哥，庙内可能有事，咱们进去看看。"二爷点头，小驴拴在山松树上，二位飞身进来，直到禅堂，屋中有灯，光亮达于户外。哥儿俩转到后面，后窗支开，拔腰上窗台往里一看，屋里很干净。方砖墁地，靠西墙有云床脚搭，古色古香。墙上挂着一百二十寿，即一百二十只喜鹊。后窗下几案上摆经卷、木鱼，一张八仙桌两边坐着二位。下首坐着一个老头儿，黄白净子，满头白发，蚕眉阔目，一部银髯，黄胡子梢儿，肋佩一口刀，脚下福字履。二位聚精会神下棋哪，棋盘经纬纵横，摆满棋子，双方黑

白两个棋子盒。上首坐一高大老僧，九块戒疤，两道蚕眉，寿毫多长。右眼一道缝儿，睁不开；左眼大如鸡卵，金光射人。灰绸僧袍掐黄口，系黄绒绳，灰中衣，厚底黄僧鞋，手大脚大，满脸红光，内力充沛。老和尚一只眼往后窗一看："二位，下来吧。"又往门口一看："何方施主，请到屋中一叙。"帘子板一响，进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是镇东方妙手赛和缓宋品宋文元。

宋品不但武艺好，而且医道高明，家里门庭若市，请求看病的络绎不绝，人称赛和缓。和缓是两个人，即秦国的医生高和高缓。当年晋景公得了病，医药罔效，相国请来高和高缓。快到晋国了，晋景公觉着从鼻子里出来两个小孩说："高和高缓来了，我们跑不了啦！"另一个小孩说："不要紧，你居膏之上，我居肓之下。"说完又钻进鼻子里。高和高缓来了，一诊脉说："病已入膏肓，针灸不通，医药不达，不能治矣。"宋品外号叫赛和缓，他内外两科都好，而且武艺精良，人称侠客。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口太阿宝剑，其实是假的。他想自己叫镇东方，陕西有个镇西方，开封有个云中侠，我何不去访访二位，多交几个朋友多好啊。

宋品有个侄子叫墨麟猴宋宝，很好的武艺，让宋宝陪着，爷儿俩可就往河南来了。走到陈留地界，天色已晚，爷儿俩往前走，前边有个村子，村口路北有个石碣，上有三个字：宋家镇。爷儿俩进了村，一看路北一片瓦房磨砖对缝，只是街门倒带，门环上有锁；路南一片瓦房，街门开放。宋大爷一想：这是个有钱人家，干脆在这里投宿吧。宋宝拉马，宋大爷往门前一站，里边出来个人，五十多岁，一身蓝衣衫，光头没戴帽，一条粗大的辫子，五官端正，面带忠厚。下了台阶，他一躬到地："这位老爷子要投宿吧，我家主人乐善好施。您贵姓啊？"大爷一抱拳："我姓宋，山东人氏，烦劳通禀你家主人。"这位一笑："巧得很，您与我主人五百年前是一家。""你主人怎么称呼？""家主爷名叫宋德显。""你呢？""我是宅内管家宋怀善，您稍候。"宋怀善来到客

厅:“启禀员外爷,门外来了一个老人投宿,自称山东姓宋,看上去有七十多岁,带着一个小孩。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您把这位老先生让进来吧。”员外点头:“待我出迎。”“是。”陪员外爷来到门前,员外一看宋大爷笑容可掬,真乃盛世耆英。他一躬到地:“这位宋老兄要投宿么?”“正要打扰。”“怀善,赶紧派人把马匹拉进马号好好喂它,宋兄请吧。”连宋宝都让到客厅。

这时有个人走进来,此人獐头鼠目,兔耳鹰腮,正是宋怀善的亲兄弟怀新,认识他的都管他叫宋坏心。坏心跟他兄长是亲弟兄,人格却有天壤之别。怀善为人忠厚,坏心长处捏、短处掐,损人利己。宋大爷一进来,肋下佩剑,他就知道是武林侠义,出手大方。我哥哥侍奉殷勤,明天一走少说得给个十两八两的,我一文也得不着,怎么想法给我哥哥使坏,让他得不着赏钱方称我心。坏心这小子太坏了。他趁机跟进来,低声说:“员外爷,您请出来。”宋老员外正让座,一听坏心叫他,吩咐下人看茶,然后出来走到箭道口:“怀新,干什么?”“老员外,这个老头儿可带着宝剑哪。您要留他们住下,晚上一亮剑,咱们必受其苦。人心隔肚皮,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老员外吓坏了:“怀新,你说得不假,把他们撵走吧。”“您把人家让进来,怎么又赶人家走哇?”“依你之见哪?”“您真是沾事则迷。咱们北院不干净、闹狐仙,您把他们让到北院去住,他们身通武艺,叫他们一冲,北院就许平安无事了。”原来北院盖房子盖半截时,工匠们在屋里睡觉,第二天一睁眼,都在院子里睡哪,要不然睡到村口去了。这一来把工匠都吓跑了,工也停了,人们谈之变色,谁也不敢来了。老员外一赌气,叫人把街门锁上,不准进去。坏心说的是这件事。

老员外耳软心活,来到屋中:“老兄台,我北院盖房正盖到半截,您不如到北院去睡,人声也不嘈杂,睡也清静。不知意下如何?”老侠一想,这很好啊。坏心拿起钥匙,叫四个家人点上灯,老员外陪同来到街北。大门开开,院子里有很深的野草,颓

垣断瓦，凌乱不堪。进北屋，窗棂纸很白，把桌上的灯点着，里屋炕也铺着席子。“宋老兄，您请坐吧。怀新，回头把茶端过来。”“是。”老员外他们走了，爷儿俩坐下。一会儿，坏心提个大食盒，这手提茶壶，拿着两个茶碗：“客人，我这一趟都给您送来，省得再叫门麻烦您。”宋宝接过来，坏心自去。

宋宝到屋里把东西全放下：“大爷，侄儿总觉着蹊跷。这怀新第一趟来时，他就满脸害怕；这次虽然在门口，我看他也是神不守舍，满脸害怕。”宋文元叫宋宝端着灯，自己回手拉出假太阿，从北屋出来，下堂阶，分荒草顺箭道往后，还有几层院子，荒芜无人；最后是大空场，堆着砖瓦木料；还有一眼井，井上有个辘轳架。宋文元拿起一块砖往井里一扔，咕咚！到底了，是旱井，里边没水。爷儿俩回来，喝足了茶，又吃饭。酒足饭饱之后，宋宝躺到里屋炕上，头冲里睡了，一会儿鼾声大作。宋品独对孤灯盘膝打坐，闭目吸气养神。天交三鼓，外面风沙大作，打得窗纸刷拉拉响。宋文元回手拉剑，飞身出去，大声疾呼：“宋品一生无过，何处妖邪前来祟我？”只见一条黑影往后，宋品急忙追来，直追到这旱井内，黑影下去，宋文元只好回来。一看宋宝睡得正香，宋大爷熄灯休息。

次日天刚亮，外边有人叫门，爷儿俩出来开门，一看是坏心带四五个家人。“老爷子您起来了？”“怀新，把你们员外爷请来。”“是。”爷儿俩回到房中等候。一会儿，宋老员外、坏心还有十几个家人来到屋中。“宋老兄台，您这夜睡得好吗？”宋大爷劈胸一把抓住他：“姓宋的，你生心害我。昨晚有妖邪鬼魅前来搅闹，我和你到公堂去打官司。”这员外一回身：“怀新，都是你出的好主意！”抡圆了一个大嘴巴，把坏心抽了一个圆圈。一顿嘴巴拳到窝心脚，打得坏心脑眼青，乖乖肿，顺鼻子流血。“宋老兄台，都是这奴才出的好主意，您请息怒，我一定重责这奴才。”说完了又打。“哎哟哎哟，奴才该打，谁叫我勾心带刺，净

办坏事,出主意害人。员外爷,您打我也打。”说着狠狠抽自己嘴巴。宋老侠也笑了:“老员外,你认打认罚?”“您说怎么认打认罚?”“认打,我上本地官衙告你。”“要认罚呢?”“认罚,派人到井里去查看,如果有什么东西,归我所有。”“好,我认罚吧。”派人在辘轳架上安根长绳,一头安上大竹筐,叫一个胆大的手里拿着铃铛,只要一摇,上面就拉,先捉只鸡放在筐里,系下去到底儿后再拉上来,一看还活着,人可以下去了。这位下去到底儿,发现了一口破剑,别的只是砖头瓦块,剑放在筐里,摇铃拉上来。宋老侠是行家,一看知道是口宝刃,五金的铁精、六合的金英铸造而成,在吞口内擦去泥土,露出两个篆字:太阿。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说,今陛下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自己这口剑乃是假的,这才是真的,想不到我能得太阿剑。

宋文元看了看宋员外:“当家子,我是练武的,这剑归我了。”“老兄,话应前言,此剑归阁下所有。”宋品叫宋宝取出纹银二百两,给了怀善五十两,坏心五十两,所有家人共分一百两。吃完饭拉马告辞。二人走到一个通衢大镇,住在店内,然后到刀剑店把剑抛光,磨洗,配剑鞘,安剑把、宝蓝的挽手、蓝色灯笼穗儿。人是衣衫马是鞍,果然是价值连城的宝刃。宋品大喜,心满意足。来到登封,到何二爷的府上一问,出去访友一个多月了,不遇空回。老侠一想:既然出来了,就去陕西访访马文龙。今晚爷儿俩正往西走,忽然由南往北一道白线迅速非常,宋品告诉宋宝:“拉马追。”他一伏腰,脚下用力,电掣风驰追下来。到金光寺,宋品飞身进去,从西边窥探;侯二爷他们是从东面窥视。

现在老和尚一说话,宋品迈步进来,侯二爷和马奎也从后边跟进来。宋大爷一抱拳:“高僧定是世外高人,晚生宋品拜见。”“弥陀佛,宋老侠请起。”马奎侯二爷也过来见礼,老和尚冲着这位一笑:“哈哈哈,何如?”老和尚口诵佛号:“弥陀佛,此庙金光

寺,贫僧一目了然,俗名荆立棠。”书中暗表,他二师弟通法上人了因,三师弟名唤了义。哥儿仨论年纪了义最大,论武艺了义最强,只是论进门拜师数了义最晚。了然一指这位:“众位施主,他是登封县云中侠何立何乃光。”

原来何二爷年幼时就认识大相国寺的了然,后来和尚搬到金光寺,何二爷经常来。这次何乃光想到山东访一访宋品,又想到陕西访访马奎,于是带好自己的假刀,其实他也没有真缺尖卧龙刀,心想:到金光寺给和尚请请安,顺便请他给算一卦,去哪边好。何二爷安置好家务,直奔灵宝金光寺,来到禅堂,把自己来意一说,了然净手起课,金钱课哗哗一摇,六个制钱从下往上一摆,老和尚参详卦象:“弥陀佛,何施主,从卦象上看,你寻找的这二位也动了,你要去找他们,既失东隅,又失桑榆,都要落空。这卦里含着不期而遇,你在庙里住着倒好。”何二爷点头。今晚爷儿俩下棋,有一步棋何二爷冥思苦索,老和尚就出去练练脚程。他看见东边有人来,西边也有人来,施展身法,才把双方引到庙里。耳音放到户外,前后都来人了,这才念佛。

大家彼此见礼,互通名姓,真是不期而遇,各叙来意。老和尚念佛:“弥陀佛,马施主,老僧久闻你有一口龙头凤尾刀,乃张仲坚仙师遗物,可以亮出来让我们大家瞻仰吗?”“弟子遵命,前辈众位兄长请看。”马奎毫不犹豫把刀摘下来,双手一递,老和尚接过来,顶绷簧,宝刀离鞘,寒光闪闪,冷气袭人。老和尚点头:“好刀,马施主,你得这口刀多少年了?”“哈哈哈,不敢欺骗前辈,弟子得刀才十几天。”“怎么?”马奎把以往经过一说,和尚点头:“诚笃的君子,收起来吧。”马奎还鞘佩好。老和尚又问宋品:“宋施主,传言你有一口太阿宝剑,价值连城,我们可以瞻仰么?”“您请看。”宋大爷伸手摘剑往前一递,剑客爷接过来,把剑拉出,光芒四射,耀眼生寒。“弥陀佛,果然好剑,确是秦王身上之物。老僧看你这剑把上一点儿汗印全无,这是怎么回事?”

“高僧,弟子得此剑比马大弟稍长,一月有余。”“怎么回事?”宋大爷把根本原由一提。“弥陀佛,你真是诚实人,有惊天动地的剑客助你得此剑。”“啊,是哪位前辈?”“是老僧三师弟了义和尚。”“原来是了义剑客爷,您替我道谢。”“好吧,请收起。何施主,老僧认识你已经数十年,听说你有一口缺尖卧龙刀,这些年我也看过,请你拿出来,让我们一阔眼界。”何二爷一阵难过:“弟子的刀是假的,不是真的。马宋二位假的变成真的,德才兼备,弟子很羡慕。何时弟子也能得口真的,方称弟子之心。”“你弟兄人称三侠,你也得口真刀才是正理,把刀拿来我看。”何二爷摘下刀,老和尚接过来把刀拉出,纯钢打制,无甚光芒,只是没尖儿。“弥陀佛,你们等一等。”老和尚到藏经楼神龛以内取出一口刀来,拿到禅堂。众人一看,跟何二爷的那口刀相差无几,只是把刀亮出,宝光滟滟,刺人二目。“弥陀佛,老僧有一口宝剑叫流彩虹,有一口刀叫缺尖卧龙刀。宝剑被师弟了义要去,听说他也赠给亲人。这卧龙刀在老僧身旁已有多年,老僧早知道何施主那口是假的,只是你年幼,贫僧不敢将宝刀传你。现在你德才俱佳,堪称此宝,老僧赠与你吧。”说着宝刀还鞘。何二爷连连叩首,大家道喜。何二爷宝刀带好,心满意足,这才商量去哪儿。侯二爷把海川的事一提,书说简短,大家一起奔四川。至于坐骑,寄存于庙内,剑客爷也同意让孩子宋宝暂住庙中。

次日天明,三侠和侯二爷告辞,了然也不挽留,可就奔陕西了。到了凤翔府,直接来到马奎的府内,有家人把金凤山的事情说了,侯二爷吓坏了。马文龙说:“不要紧,我跟方杰是发小儿,有交情。咱吃完晚饭上金凤山去一趟,见慧斌陈以利害,让他悬崖勒马,献出八宝莲花露。”书说简短,天交初鼓,四位由家里出来,穿过北凤庄,从西北方向上了挡僧岭,忽然发现一条黑影,身法极快。四位追下挡僧岭,这条黑影进了山神庙,四个人也进了庙,扒西殿的中脊往下看。这时北屋走出一个人,细高挑儿,白

胡爪儿，冲四位一招手："全下来吧。"侯二爷他们飞身下来，老人笑容可掬："请到殿内。"进了西里间，炕上坐着僧道俗三位老人家，侯二爷认得这位道长，正是海川的师祖，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老剑客。侯二爷通名姓，跪下行礼，三侠也磕头。张三爷说："你们四位不必去金凤山。慧斌已似凶神附体，非语言所能动，但我弟兄还要给他一个台阶。你们四位明日去公馆面见童林，叫他请总镇彭大人带四百名官兵，由你四位率领，摇旗呐喊到玉皇顶，叫慧斌献露。慧斌不惧怕武林同道，但彭大人身为官长，把露交给官府，这不算丢人。他如果拒捕殴差，那是他死期至矣。"侯二爷答应："多谢老人家。"告辞要走，张三爷念佛："无量佛，侯老侠你告诉童林，等彭大人走后，叫童林到山神庙来见我，千万记住。""弟子记下就是。"

四位离山神庙回家，稍事休息。天色熹微，弟兄梳洗已毕，带军刃进城，来到公馆至差官房，与海川、司徒朗、宏勋见面，二爷把事情一说，海川请来彭应龙，把剑客爷的吩咐一提，彭大人立即调来四百名官兵，四位陪同，彭大人带官兵出离凤翔府南门。二爷抱拳："大人，此处离金凤山尚远，请您马上加鞭，我等紧随。"彭大人一想：这四位最年轻的也六十岁了，要跟我的马赛跑。"好吧，本镇不恭了。"吩咐兵丁随后到金凤山东山口下，然后马上加鞭，这匹马翻蹄亮掌，电掣风驰，一溜烟就下去了。四老塌身形走矮势，脚下用力，施展陆地飞行跑字功。过了北凤庄，彭大人一瞧，一边两位，快似闪电，心说：这简直是大飞贼呀。他一圈马，一排步，这才缓缓而行，兵丁可都落下了。等四百军卒到齐，这才摇旗呐喊来到玉皇顶东边。四位老侠来到众人面前，彼此见礼，又给三侠介绍，把昨晚的事都说了。镇东侠点头，心里多少有点儿底了。

王十古来到慧斌面前："高僧，知足不辱，你看官兵可到了，明达事理的英雄可应该伏法。高僧把露献在武林人手中，有失

体面；高僧把露献到官人手上，足以说明您懂国法识王章。如果殴差拒捕，被武林耻笑，阁下三思。”慧斌也知道王老侠的话是金石良言，无奈他这脾气宁折不弯：“王老侠不必多谈，只求一战。”王十古点头：“恭敬不如从命。”王十古右手攥鞭把，左手攥中间，左手一摇，奔和尚右边太阳穴打来，丹凤朝阳，鞭挂风声，慧斌褪头一躲。老侠右手撒手鞭把，单提炉儿，铁鞭把往起一打，大和尚往后仰身。老侠右手抄鞭穗儿，上左步，抡鞭就砸，大和尚金鲤穿波，长腰出去。老侠就势一扬鞭穗儿，回手一抄鞭把，往后一甩：“和尚，请来进招。”“哼！”慧斌面沉似水，麻脸一沉，狗咬的这条肉噗噜噜一颤，单手摇鞭，哗楞楞；王十古单手摇鞭，哗楞楞；双鞭并举。金凤山前三举鞭！

两位插招换式，打在一处。慧斌一百零八招，上中下三盘打穴，两剑客亲传，僧袍兜起风来忽左忽右；王十古天罡鞭活把招数，神出鬼没，如同穿花蝴蝶，实有惊人的功夫。眨眼二十多个回合，慧斌心中发急：王十古久经大敌，阅历甚广，想要胜他实不容易，莫若走后留招，他贪功必追，那时我才能胜他，人前显耀。思索至此，慧斌虚点一鞭奔面门，不等老侠还招，把鞭一摇，右脚蹬地，往北长腰出去有两丈。他脸冲北，身后都亮出来了。老侠看他走后留招，故意提鞭不动。和尚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只好回过头来：“老侠客何不进招？”“不识鞭招，不敢前进。”“嘿！”和尚提鞭就打，二次动手。老侠招如泉涌，运用自如，把慧斌围在当中。和尚插花盖顶，老侠飞上角门，两腿劈开，蹬在泥鳅背上，左手推银髯，右手一摇鞭。和尚要是君子，你也上墙头儿，和王十古比试，不然你也跟人家学，站在那里不动，也不失身份。慧斌想：你站在墙头上腾挪费力，我给你来一下呗。和尚纵身起来一丈多，抖手一鞭，照老侠左脚踝就缠。老侠一看鞭到，左腿一抬，变成金鸡独立，右手夜叉探海式，正缠在和尚左脚踝上。和尚在半空中悬着哪，如果不动，就脑瓜冲下，吊起来了。和尚

一踹腿，平着往外一纵，老侠右手一用力，平着把慧斌从角门儿外扽到角门儿里去了，咕嗵！摔得可不轻。

王十古从角门上跳下来，大和尚口诵佛号，面红耳赤，从角门出来："弥陀佛，方才老僧用的招数，老侠可知道叫做何名？""在下不知。""它叫刘海戏金蟾。""很好，老朽站在那里不动，高僧可知道它的名字？""老僧不晓。""告诉您，它叫不爱财。"慧斌知道老侠取笑他："弥陀佛，方才在角门以上，老僧不知招数，故而落败，但不知它叫何名？"老侠大笑："哈哈哈，它叫姜太公钓鱼，您是愿者上钩。""弥陀佛，老侠如此讽刺于我，老僧不献莲花露，你能奈我何？""高僧，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七尺男儿岂能无信？"马文龙飞身过来："王老侠且请休息。方杰二弟，劣兄马奎早来多时。常言说，过则勿惮改。大错铸成，悔之已晚，此时献露，实为两全，勿失良机。""马兄不必多言，莲花露实不能献。"马奎回手拉龙头凤尾宝刀，初试锋芒："二弟，休怪劣兄无礼。"摆刀迎风劈柳，盖顶就砍，慧斌举鞭还招，走行门让过步。二十几个回合，马奎就不成了，二爷侯杰摆双镢飞身过来："马贤弟，愚兄侯敬山相助。"摆镢就点。和尚力敌二位侠客，面无惧色。云中侠何立回手拉宝刀，飞身过来："何乃光参加战团。"举刀就砍，慧斌闪身躲过。三人三调角围上，招数加快。宋文元回手拉太阿宝剑，飞身过来也参加战斗。四位侠客，除了侯二爷，都是宝刃，鞭要碰上一点儿就折了。花子羽拿着解药，让王十古和古爷都闻了点儿。这时神枪花四爷飞身过来，颤枪就扎。南侠司马空回手拉剑，巨阙宝剑亮出："无量佛，贫道也凑个热闹。"北侠亮镳铲大宝剑，加入战团；侯振远回手拉龙渊古剑，也参加了。刀光剑影，步履沙沙，八个人有六口宝刃，这段书叫群侠会柏生。

树下站着的还有王十古、方柏林、花纯、米良、米瑞，和尚一看人太多，口诵佛号："弥陀佛，众弟子何在？"二十名小老道从

西角门出来，各抢上风头，乱抖五鬼囊沙袋。五鬼烟儿一冒，群雄不惧，花纯高喊："我们有解药。"众弟子呼拉拉全都跑了。和尚一想：坏了，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和尚把鞭抡个圆圈，从北往西往南，群雄长腰一躲，和尚探右臂把侯二爷缠住，一扽腕子，侯二爷仰面摔倒。侯振远一看二弟躺下，高声断喝："和尚休伤吾弟，看剑！"长河斩蛟，头挡凶僧。

和尚连连纵身往东，彭总镇一颤大枪："和尚竟敢拒捕，看枪！"彭大人大枪扎前胸挂两肋，直取咽喉。慧斌上右步一闪，鞭把彭大人拦腰缠住，往后一甩，把他甩出一溜滚儿去。彭应龙高声喊："兵丁一拥齐上。"四百名官兵前仆后继，奋勇当先，各持刀枪，一窝蜂冲上来："拿呀，别让慧斌跑了！"和尚大怒："挡某者死，避某者生。"鞭起处血肉横飞，鞭落处死尸乱滚，血溅长空，尸横地下。兵丁往上冲，死尸往下倒，二挡凶僧。

老侠侯振远高喊："这不是驱犬羊入虎口么，快叫兵丁撤吧。"官军一撤，这阵冲杀围堵，官兵死了有一百多名。慧斌杀出一条血路，顺起伏不定的山岭刚走到半山腰，就听对面有人喊："和尚来了。"出来有四十多人，各持军刃。为首者一位老人，须发皆白，脑门上有九个肉包儿，蚕眉阔目，鼻直口方，颌下一部银髯。身上的百寿袍脱下来，闪披着，红中衣，福字履，手拿九凤朝阳刀，正是九头凤金奎。

原来古镇北跑奔金凤山，飞毛腿徐仁尾随于后，来到玉皇顶。徐仁找棵大树纵身上去，借枝叶遮挡往山门瞧，古镇北一合未走，腿折了，徐仁险些掉下来。直到总镇带官人来，徐仁一想：我回家报信去吧。徐仁下了树，跑回家中，吁吁带喘："师父，古师叔被慧斌打折双腿，群雄正与他厮杀对垒，您看怎么办？"金爷大怒："慧斌大胆，不看僧面看佛面，把我的挚友打伤，分明藐视金奎。众位宾朋愿随我到金凤山找和尚报仇么？"众人异口同声："老侠客，我等愿随您前去。"各自抄兵刃。金爷到书房摘

下九凤朝阳刀，百寿袍闪披着，老侠虎瘦雄心在，有四五十位跟随，从北凤庄出来，呐喊声声直扑金凤山。

众人从西北山角上来，正走到这里，慧斌浑身是血，拉着鞭往前跑。抬头看，金爷一摆刀："方杰，你敢伤我好友古雷，还想走么？"慧斌念佛："弥陀佛，兄长寿诞之期，小弟因俗务在身，未能前往，请老哥哥原谅。""那都是瞎掰的事，你伤了古镇北不成。""古大哥帮助官人跟我为仇作对，因此伤他。""古镇北为什么帮助官人？""因小弟浊伤钦差。""年钦差国之栋梁，你因私愤随意加害，王法何在？""老哥哥，后有追赶，您放我一条生路去吧。""胡说，认罪伏法才是你的出路，不然愚兄要拿你。"说着抡刀就剁，和尚闪身还招。金老侠威震武林，好功夫，这口刀上下翻飞，把慧斌挡住，小节目叫三挡凶僧。

金老侠功夫虽好，可惜他跟西方侠于爷不同，他多年在家中享福，功夫搁下了。三十回合一过，金爷有些喘，徐仁为师父担心："众位，一拥齐上吧。"大家各持刀枪往上围。陕西红桃山袁氏八猴，弟兄八人：袁天江、袁天海、袁天志、袁天荡、袁天有、袁天洪、袁天生、袁天亮，人称蓝面猴、金睛猴、登山猴、越岭猴、蹿山猴、跳涧猴、多爪猴、六耳猕猴。蓝面猴袁天江高声喝喊："慧斌，越理胡行，还不纳命来。"往前上步，举刀就剁。和尚生气：蟊贼草寇、跳梁小丑，也敢在我面前飞扬跋扈。他上步一闪，随波逐浪，鞭像一条巨蟒长蛇，鞭穗儿正打在面门上，啪嚓！脑浆迸溅。金睛猴袁天海蹦过来举刀就劈，大和尚左手一扬，刀就飞了，右手鞭砸顶梁，万朵桃花开，死于非命。登山猴袁天志刀走拦腰，和尚霸王卸甲，刀就脱手了，狮子摆头，正中太阳穴上，啪嚓！额角骨碎了。越岭猴袁天荡哇呀呀怪叫："好凶僧！"捧刀就扎。和尚抬腿照手腕一踢，刀飞了，裹手一鞭，抽在脑勺上，当时身死。蹿山猴袁天有撩阴一刀，和尚起个飞龙岔，跳在身后，插花盖顶，脑后摘巾儿，花红脑子往外一流，当时身死。跳涧猴

袁天洪抓耳挠腮:“看刀!”斜肩砍下。和尚摇鞭一砸,扁踩卧牛腿,正是裆内,当时身死。多爪猴袁天生怪叫如雷:“砍!”和尚往旁边一纵,夜叉探海式,鞭缠脚踝,抡起来照山石上一摔,摔死袁天生。六耳猕猴袁天亮抡刀拦腰砍,仙人解带,和尚用鞭一砸,左手掌黄鹰掐兔,顶梁上盖下来,啪嚓!顶梁砸碎。慧斌鞭打八猴。

众人一围,和尚手起鞭落,摧枯拉朽,一死一片,杀出重围。和尚撒腿就跑,好像金奎众人和前山追赶之人合在一处,并未追赶。前边有一块大石,足有两丈多高,和尚拔腰上来。西下的太阳照射在庙脊以上,晚霞片片,噪鸦闹林,烟岚四起。和尚不由得一阵难过,一时不忍铸成大错,数百年清静禅林已然乌有。和尚飘身下来,把鞭围上,走几步挺身站稳:古刹乃恩师所赐,岂能以尺寸与人,待回去重整金风山,复夺玉皇顶,可又焉能做到?还是逃走了吧。和尚低头一看,自己浑身是血,手上是血,可能满脸也是血。慧斌能否逃出金风山,请看下回。

第十回　玉皇顶九罪证凶僧

慧斌刚要举步，微风摆动，有姑娘莺声燕语，声音很高："救命，救命啊。""啊，这金凤山哪里喊救命之声？"越喊声音越近，前边一大片树林，从林中发出来的声音。和尚用僧袍里面擦抹脸上的血渍，然后迈步进来，林中有半人深的青草，在草上躺着一位千娇百媚的姑娘，大约在十五六岁，身形窈窕，绸绢罩头，紧身小袄，扎着青汗巾，绿绸裤子，红色凤头鞋。这姑娘长得俊了，增之一分太肥，减之一分太瘦，修短适度，浓纤合中，一笑倾城，再笑倾国，但她满脸急怒之色："大师父，您救我一救吧。""小姑娘，你有什么为难之事？""小女子家住金凤山东南，我叔叔在金凤山西北庙里当和尚。我和爷爷带着鞋袜僧衣、扎腰的绒绳，还有纹银二十两和三吊铜钱，借了街坊的一头小驴，去看我叔叔。要是绕着走，多几十里路。爷爷说，穿山里走挡僧岭，能近几十里路。不想走到这里，出来好几十人，锅烟子抹脸，手拿刀枪棍棒，打了我爷爷，抢走包袱小驴。爷爷被他们掳走，剩下小女子，荒山野岭，虎豹豺狼，可怎么好？听爷爷说，金凤山上住着好人哪，怎会藏有歹人，罗汉爷爷救救我吧。"小姑娘二目流盼，更让人喜欢。慧斌大怒，心想：我金凤山会有强人，真乃大胆，我一定要管。再一想，我自己都落得有家难投，有国难奔，还管人家闲事。"小姑娘，老僧身有急事，不能救你。""呦，天都黑了，您不救我，我就得死在这里，您把我带走吧。"和尚往外走，回头一看小姑娘：我今年五十四岁，尚不算老，已经落到这步田地，不如把小姑娘带走，找深山老林里一忍，以乐晚年。和尚又回来了。小

姑娘说:“大和尚,您带我走了?”和尚就觉得头顶之上嘎拉拉,打了一个沉雷,惊醒痴人:老僧五十余岁,这孩子不过十五六岁,论起来我是他的父辈,贼人使他祖宗离散,老僧怎能投井下石,协助贼人害他们;见美色起淫心,妄动邪念,莫非老僧的大限已至?慧斌伸右手击额角,连击三掌,任凭小姑娘去喊,和尚头也不回,撒腿如飞。

跑出去有三里山路,倦鸟归林,噪鸣树颠,和尚猛听得咯噔咯噔的声音,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嗯,什么响?”和尚进树林一看,真巧,可能是这小姑娘丢失的物件,只见一头小驴,没有屉,披着一条破被,上面还有两个小包袱,半截折缰绳,驴尾巴来回直甩,在那里吃草。和尚一想,应该把小驴交给姑娘,物归原主,护送小姑娘出山。又一想,这小包袱里可能是僧衣僧鞋,我浑身是血,怎能下山招摇过市,遭人非议?我看看合适不合适,干脆我换吧。和尚进树林,把小包袱解下来打开,拿起旧僧鞋一比,非常合适;拿起僧衣来一比,跟给自己做的一样,长短肥瘦都合适。慧斌把墨鱼骨鞭摘下,僧袍脱下,用僧袍擦鞭上的血,十分干净了,又把麻脸蛋子上的血擦净。他看了看四下无人,把中衣换上,袜子鞋都穿上,然后把僧袍穿好,绒绳扎齐,鞭围上,还有银子铜钱。得了,一客不烦二主。脱下来的东西包了两个包袱,搭在驴身上。哎呀,我慧斌高门高户,剑客弟子,乘人于危,投井下石,贼人没办的我都办了,对不起人家祖孙;将来重返故园,访访人家祖孙,加倍奉还。当年淮阴侯一饭千金,报答漂母,传为美谈,现在办不到了,走!

大和尚从树林出来,月上东山,空谷寂静,清风徐来,他想从白虎寺方向下山,影绰绰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声音苍老,悲悲惨惨。慧斌一想,听声音一定是小姑娘的祖父,按理说我应该指引人家祖孙相聚,失物复得,可惜我把人家的衣服给穿了。干脆我往北吧,通过一片水田,我可以出山。想到此处,他往正

北了,月光被大山遮住,等到月光被山挡不住了,豁然明亮。快近水田,两边是水地,当中一条狭窄的小路,十分泥泞。猛然前边道中间有人高喊:"救命啊,救命啊!"这喊声怎么从东北方向搬到正北来了?大山起伏,又无山路可通,这老头儿怎么跑来的?和尚无法,顺田间小路往前走,月光下看得清楚,两边水地,泥泞小路上趴着一个老头儿,这月份还穿着破棉袍,浑身的泥水,顶满谢了,白小辫儿上是泥,脸上胡子上是泥,棉袍上也是泥,赤脚穿一双破鞋都是泥,说话有点儿山东口音:"救命啊!"正把和尚的去路挡住。"弥陀佛,老人家,您请闪开一点路,贫僧过去。""和尚,您这就不对了,我落难了,被强盗打在这里,动转挪移都费力,怎么有力气给你挪地方?惜老怜贫哪,和尚。""强盗怎么打得你?""我带着孙女,拿着僧衣僧鞋、纹银二十两和几吊铜钱,到挡僧岭下庙里去看儿子,我儿子是个和尚。穿着金凤山走,不想出来几十个贼人,锅烟子抹脸,把我祖孙给劫啦。大师傅念其我儿子是和尚,你也是和尚,现在天色已晚,设法使我祖孙团聚,公德可不小哇。""这位老人家,你往南东边树林内有你的小驴和失物,将来有人偿还物件;再往南林中有你的孙女。你去找吧,准能遇上。""和尚,三宝弟子慈悲为本,方便为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你年轻力壮,把我孙女失物找回,修好积德;我老头子偌大年纪,平川道路我都走不了了,何况是山路,又是夜晚,失足落在山涧内就完了,不然也喂了虎狼。""老人家说得对,无奈我有急事。""什么急事?杀人了,逃跑哇?""嗐,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快快闪开吧。""我闪得开吗,被强盗打得难以动转,你把我踢死吧,反正天也黑了,我又动不了。"和尚心急如焚:"老头儿,踢死你又有何妨。"撩僧袍,一抬腿,老头儿往起一站,两手一胡噜脸上的泥水:"猴儿崽子,你看我是谁?"慧斌一瞧,是自己的四师叔珍珠佛董瑞,吓得胆裂魂飞。坏了,四师叔在此,我性命休矣,快跑。他抹头就跑,急如

丧家犬，忙似漏网鱼，老人家在后边指天划地，大骂万端："小子，气死我了！我看你往哪儿跑，追！"

和尚一听追自己，亡魂皆冒，不敢往白虎寺方向跑了，只好顺后山一直往西，越过山神庙，直扑挡僧岭。挡僧岭是一道山梁，绿草丛聚，羊肠小路，蜿蜒上去，路旁是半人深的草，坡下有一座石碑，三个朱红大字：挡僧岭。其实慧斌来回路过挡僧岭，何止千百次，唯独这一次月照石碑，三个大红字"挡僧岭"熠熠生辉，如同长了翅膀要飞下来一样。和尚一想，过了挡僧岭就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僧袍蹭着草，刷刷刷往上走，突然好像有人抄他的脚脖子，和尚一个大前栽，要趴下。这时草里一伸手，正托住慧斌："高僧请留步。"慧斌一看，扶住自己的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海川。

书中交代，海川禀明年大人，把彭总镇去金凤山的事说了，嘱咐司徒朗、宏勋，晚上留点儿神；又告诉刘俊、张方，在公馆左右前后多注意。海川把三剑客来金凤山叫自己前去的事详禀钦差，年大人说，"慧斌高僧在七星山曾鼎力协助，只要他献上莲花露，既往不咎。请三位老剑客饶恕高僧才是。"海川点头记下，腰里围着落叶秋风扫，离开公馆，按侯二爷说的那条道，过了挡僧岭，来到山神庙东角门外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个老头儿，一字齐口白胡子："你找谁？""弟子童林奉命前来，不知老前辈是哪一位。""啊，你是海川啊，叫师大爷吧，请安得了，我是清真不受头。""师伯，弟子请安。""起来，随我去见三位老人家。"胡林领着海川来到北大殿西里间，挑帘笼进来，三个蒲团坐着僧道俗三剑客，正当中坐着二爷姜本初，上首坐着三爷张鸿钧，下首坐着四爷董瑞。海川赶忙跪倒磕头："三位师祖在上，孙儿童林有礼。"张三爷微睁慧目："无量佛，二哥四弟，这就是我跟你们提的童林，是道明道源的弟子。童林哪，和尚是你二师祖姜达，俗家是你四师祖董瑞。"海川重新磕头。三爷一指老头儿："他

是你师伯飞天金睛鼠胡林，上前见过。”海川给师伯请安。

姜二爷看了看海川：“弥陀佛，童林，你可曾派官兵前往金凤山?”“弟子已照师祖的吩咐办好。”“慧斌是我们门户中的佼佼者，你大师祖十五年心血栽培，叫你派官兵前去，是给他最后的一线生机。你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么?”“孙儿愚钝，不解师祖深意。”“慧斌与武林人动武，那只是私下械斗，官人一到，他应把露献给官府，尚不失英雄所为。如果他一意孤行，我弟兄也无法庇护于他。”“是，孙儿临来时，年钦差让孙儿给师祖带个口讯：高僧慧斌在山西也曾协助官府，只要献出露，既往不咎。”“弥陀佛，国法可恕，门规难容。年钦差可以饶他，但门规五戒不能饶他，你是我门中的好后代，如果你犯了门规也是一样。”董四爷叹了一口气：“可惜哥哥教他这十五年的苦功，这样吧，我再以财色慈相度于他。胡林，你把瑞芝接到了么?”“弟子早就把孙女接来，现住我师傅家中。”原来姜二爷有个儿子叫姜志，被人害死，留下遗腹子，董化一老剑客给起的名字叫姜天瑞。天瑞有个女儿，叫刚肠女姜瑞芝，现年十六岁，跟姜二爷学了一身的好功夫。姑娘长得还好，姜二爷爱如掌上明珠。董四爷要三度和尚，才派胡林到山西接来姑娘，瑞芝骑着小驴儿，到凤翔住在董老剑客的家，今天才让胡林到城里去叫。

胡林叫姑娘骑小驴儿来到山神庙，面授机宜，又到庙中偷来僧衣僧鞋僧袜，还有银子，带姑娘到山里等候。金老侠和群雄会合，胡林告诉他们别追了，请方大爷把所有受伤人送回东凤庄，请大家到后山等候。瑞芝喊救命，其实胡林也在旁边。慧斌出树林，爷儿俩尾随于后，叫瑞芝藏起来，胡林暗中监视。慧斌换了衣服出来，胡林叫瑞芝骑小驴儿回城，胡林报告了董四爷。四爷穿上破棉袍，在东北一喊，一看慧斌不敢走东北，往正北水田来了，四爷才在小路上等他。慧斌跑了，四爷看他往西北，这才回庙。姜二爷叫胡林童林到挡僧岭等他，果然胡林一抄腿，海川

把他托住。

慧斌一瞧是海川，心说：手下败将，你也逞狂。刚要动手，胡林一喊："师弟，还不伏法么？"慧斌回头一看："弥陀佛，是师兄啊。"俯首帖耳。胡林拿一根黄带儿往慧斌脖项上一搭，这就等于捆上了，带儿叫忠孝带，忠不违君，孝不违亲。左有胡林，右有童海川，当中慧斌，顺挡僧岭下一走，这时彭应龙、王十古、金奎、大爷方柏林和北凤庄的英雄们，共三百多位已来到山神庙前。月照空山，十分寂静，从山门里走出僧道俗三剑客，每人手拿一个蒲团，放在山门前，姜二爷坐正中，张三爷上首，董四爷下首。原来四爷回到庙里："气死我了，这个混蛋后生。"一边骂一边换衣服。姜二爷问："四弟，你为什么生气？""哼！这畜生不但不惜老怜贫，反而要把我一脚踢死，您说可恨不可恨？"董四爷把方才经过一提，姜二爷念佛，张三爷点头："祸罪于天，无所祷也。二哥四弟，咱们出去吧。"

老三位坐下，胡林用手一指："师弟，还不上前请罪么？"慧斌往哥儿仨面前一跪："弟子前来请罪。""弥陀佛，慧斌，单论出家一道，你比我强。我六根不净，有妻儿老小；你却自幼皈依三宝，秉教沙门。然而两位剑客传你武艺，练武本为健体强身，而你竟以武凌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必欲战败天下武林而后快，形同狂犬恶狼，忘乎所以。年钦差乃国之栋梁，你却伤其二目，身为大清子民，为小事而不顾大局，可算不忠；你自幼丧父，兄嫂把你养大，你却在山门前当众殴兄，为人子可算不孝；石金声乃你兄挚友，情同手足，你为弟却用毒弩伤他，交友你算不悌；万芳王环乃是你弟男子侄，你却掌打万芳鞭打王环，论辈分你算不义。王老侠在山门前苦口婆心地劝你，你却置若罔闻，此所谓尘心一起，慧性皆迷，黩武穷兵，杀人如麻。殴打彭总镇二品大员，也是你高门弟子可以打的么？你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视五戒门规如无物。我是你师叔，也难以庇护于你。"慧斌

以为自己犯这么大的错，三位师叔定是大发雷霆，顿足捶胸，大骂万端，没想到是这么平和对待，看来是想要我一死。有心哀求，嗐，我在山门外动手，怎么横来着，当着身后这些人，叫人家说我怕死贪生，死后名姓都不香！“弥陀佛，弟子一时愚昧，铸成大错，请三位师叔超脱侄男才是。”

姜二爷念佛：“弥陀佛，慧斌，你有三条取死之罪，你知道么？”“弟子身犯哪三罪，请师叔开弟子之愚，以拯弟子之厄。”“慧斌，你我都是出家的和尚，皈依三宝，秉教沙门。空门讲究清静，你住持在玉皇顶，不想拜佛参禅，修缘证悟，收录不少武林弟子，这也不为过；收弟子继承衣钵，昌大门户，情有可原，但必须择良而授。我门户五戒，不能艺传于匪。你弟子高飞，既然如此狡猾阴险，虽是他禀赋由来，你平素也应考察明白，岂能听之任之，由他信口雌黄，过度相信。身临其境，亲眼目睹，方为事实。出家人讲究静中觉悟，才是大智慧。你不但不觉悟，反而盲如瞎马，穷凶极恶，结怨于人。出家人失了觉悟性，即是死兆。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抛却红尘世上一切名利，六根清净，万相皆空，功名如粪土，富贵如浮云。而你却因些微小事，纵逆徒行凶，加害国家大员，罪不容诛，取死之道一也。天下群雄，尤其是王十古老侠，陈以利害，相劝于你。不用说你是有血性的人，即便是披毛带掌的畜牲，也应悬崖勒马，献露请罪；你却不能顺从人意，心生恶念，起抢赢斗胜之心，必须分个高低上下。输招之后，又起无赖之心，不献莲花露。试问你不献露，必欲置年钦差于死地，也是报刀削左耳之仇么？是石金声削你弟子左耳，是年钦差削你弟子左耳？你是非不辨，泾渭不分，贪婪恶念占据心房，视明心见性如无物，取死之道二也。石金声削你弟子左耳，你如果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可以到山西太原去找石金声，不怕被其置于死地，尚不失武林英雄所为。你为何不敢找石金声，却叫你弟子浊伤钦差？年大人奉圣旨四川放赈，四川省数百

万灾黎嗷嗷待哺，而你却因为弟子的一只左耳，阻住大人西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年钦差迟到一日，百姓饿死多少，四川人望眼欲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大人迟到四川，百姓死在你身上多少万。慧斌，此是你取死之道三也。有此三罪之一，即该万剐凌迟，何况三罪俱犯。大清王法，门规戒律，岂能容你？"慧斌连连磕头："弟子罪该万死。"

三爷口中念佛："无量佛，慧斌，为叔也有三罪罪你，近前来听罪。"慧斌叩头，爬到三爷切近："三叔，弟子身犯哪三罪，请您明白指示。""论出家人你是三宝弟子，论武林你受两位剑客的亲传，高门高户，你就该洁身自爱，把自己的门户看得至尊至贵。而你却身染下流，结交黑龙道长韩玄教，自甘堕落。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你的心早死了，取死之道一也。我只可惜欧阳兄与我哥哥苦心孤诣教你武艺，只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玉皇顶乃欧阳兄驻锡之处，百年清净禅林，三尺女子不准入庙，而你却叫无耻淫乱女子住进，玷污了庙宇，对不住你师父赠庙的苦心，取死之道二也。""弟子怎敢如此不肖，师叔言重了。""不与你对质，你也不敢承认。胡林取来。"胡林抽身去挡僧岭把王鸾姣的人头取到："慧斌，你看这是谁的人头？"慧斌脸色绯红："弟子知罪。""把人头埋了。"胡林把人头拿走埋掉。三爷接着又说："你与石金声当场论武，本领不敌石老侠，输了就是输了。而你一错再错，用下五门的毒药暗器将其打伤，上三门弟子却用下五门暗器胜人。试问你门户尊严何在？良心何在？取死之道三也。"慧斌连连叩头："弟子知罪，罪莫大焉。"

四爷董瑞说："慧斌过来。"和尚只好跪着爬过去："四师叔有何教诲？""老夫也有三罪罪你。小子，当你见到小姑娘的时候，问清祖孙失散，就应帮助姑娘找回失物，使其与家人团聚，才是侠义之道。你非但见死不救，反而投井下石，乘人于危，要把小姑娘带走。贼人不加害小姑娘，你反欲加害，幸而天良发现，

以手击额，仓皇逃去。你乘人于危，取死之道一也。你发现小驴，天色又晚，就该让姑娘得回失物。你不但不管，反而窃为己有。你有眼如盲，所有之物都是你自己的，贼人没劫走倒被你劫了；贼人未劫，你身为赤胆侠倒给劫了。本末倒置，取死之道二也。我在泥泞小路上受难，你要一脚把我踢死，叫我偌大年纪，不死于贼，倒死于你，取死之道三也。你打了二品总镇，打死官兵无数，打死上寿的武林英雄，势如疯狗，乱撕乱咬，何止九罪。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实为我门户中的败类，武林道的蛀虫。二哥三哥，九罪证明慧斌死有余辜，我看为了整顿门规，以儆效尤，就把他杀了吧。”“弥陀佛，为了履行兄长之命，就杀了他吧。”“无量佛，不杀不足以平愤，杀了吧。”僧道俗三位前辈异口同声：“慧斌你起来，九罪相证，我们决定杀你。你有何话说？”“弟子大错铸成，无话可言。”“好，你面冲西方极乐世界吧。僧人本欲修到涅槃，得成正果。”

这时晨光熹微，东方破晓，弟兄三人站起，姜二爷说：“老僧看看，哪位英雄与慧斌结个善缘。”您别看刚才交战，现在一听，就知道找人宰和尚，谁也不肯，群雄都一低头，后边这位也低下头。无奈他本人长得高，姜二爷点手：“后边那位高个儿带刀的过来。”这位只好来到近前：“弟子马奎听候您的吩咐。”“原来是马施主，阁下新得龙头凤尾宝刀，慧斌以项承之，乃不幸中之大幸也。就请马老施主代劳吧。”“马奎遵命。”站在和尚的旁边。此时远寺钟敲，沿村鸡唱，大家把饥渴也都忘了。二爷来到慧斌面前：“慧斌，咱爷儿俩都是僧人，我送三千结生经吧。”二爷合掌念经，念完退到一旁。三爷过来：“为叔是三清弟子，送你三千结生咒吧。”三爷打稽首念了三千结生咒，退到一旁。董四爷过来：“慧斌，我不是和尚，也不是老道，不能给你念经念咒，超脱于你。望你真灵不泯，投奔极乐，将来转生东土，胎里素生而出家，修行一世，做一个谨守百丈清规、佛家戒律的修持弟子，好

吧?""弥陀佛,多谢师叔祝愿。"

姜二爷叫胡林搬一张桌子,放在慧斌眼前,搬来一个大香炉;海川拿来一大捆散香,点着两只长蜡,火苗腾腾腾着多高。胡林过来抽一根香,在蜡上点着,插在香炉内,然后走到慧斌面前:"十五年伴你练功,不想有今日,愿你早生净土。"慧斌抬头看胡林,真是英雄气短:"小弟纵死九泉,也不忘哥哥的大恩大德。"海川烧香磕头行礼,姜二爷念佛:"众位施主跟慧斌结个鬼缘吧,人死不记仇,昨日动武之事,一天云雾散,释去前嫌吧。愿意祭奠就烧炉香。"马奎近在咫尺,立刻烧香,好几百位陆续过来。方大爷哭得死去活来,也烧了香。

海川到姜二爷面前:"师祖,孩儿有件事,可以说吗?""什么事?""高僧就要身登极乐,请师祖让高僧把莲花露献出来吧。"二爷点头:"这是正理。慧斌,你还不把露献出?""弥陀佛,昨日临战前,弟子把露交与高飞,此子可能逃往断龙山躲藏,不在弟子手内。"姜二爷一跺脚:"慧斌,你真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午正已到,马文龙何在?""在!""还不行刑,等待何时?"马奎一抱拳:"慧斌二弟,马奎无礼了。"回手按刀把,顶绷簧,仓啷啷,龙头凤尾刀亮出。就在这时,顺山路来一个和尚:"刀下留人,且慢哪!"马奎急速住手,大家扭项观瞧,一位老僧,六块戒疤,银灰绸僧袍,厚底黄僧鞋,两道白眉,一双虎目,颌下一部银髯,背插蝇刷儿,跑到慧斌身旁:"弥陀佛,也是愚兄俗事羁身,这几个月未到金凤山,贤弟就惹下这场杀身灭顶之祸。"慧斌抬头一看,是自己的师兄窦瑞长老。姜二爷大弟子水晶长老亚然,二弟子就是窦瑞,三弟子秋蝉,四弟子宝镜禅师。慧斌睁眼一看:"弥陀佛,悔不听兄长之言,今日果有此祸。"

窦瑞这十几年来经常到玉皇顶来教和尚念经,窦二爷会麻衣神相,慧斌就问:"师兄,您给我相相面,您看我将来结果怎样。"窦二爷摇头:"相由心变,相面没有用。唐朝裴晋公裴度,

相士相他为螣蛇纹入口，必定饿死，后来义还原配，贵为宰相，寿至耄耋，不用相。”慧斌就知道自己的相貌不好：“哥哥，君子问祸不问福，您还是告诉小弟为好。”“弥陀佛，你也是大富大贵之相，已然出家为僧，期颐寿考，清福无量。只是你额角上，狗咬的这条子肉总耷拉在面门上，从相貌上说不吉祥。昔日后汉魏文长为蜀中大将，加封至征西将军南郑侯，因梦头上生角，后果为马岱所斩。盖角字乃刀下用也，今你头上有角，岂非不祥？不过你是僧人，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四大皆空，一尘不染，犯不上国家法令，朝廷无斩和尚之刀。我说了你也不要记在心上。”慧斌心想：因为自己脾气暴烈，哥哥这番话是痛下针砭，暗含规戒之意。如论武艺，杀我的人太少；论王章国法，我出家为僧，只要我谨守侠义道的门规五戒，岂有被斩之理？日子一长，他也就把这事忘了，今天忽然想起兄长的话，但后悔迟矣。

姜二爷叫他：“窦瑞，你要给他讲情吗？”“弟子天胆不敢讲情。”“慧斌犯罪弥天，论国法论门规皆应斩之。我弟兄奉师兄之命监视他的行为，此事有你师兄胡林作证。你送他三千结生经吧。”重新把桌子香炉摆好，窦二爷烧了香，口中默念经文。念毕，撤去桌案，慧斌睁眼四下张望：“弥陀佛，何不见我兄方奎？”方大爷过来：“兄弟，愚兄在此。”“哥哥，小弟自有生以来受兄嫂抚养，到五十四岁，净叫兄长替小弟着急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小弟死后，您替我多多宽慰嫂子。石金声老哥哥处，您替我多磕几个头吧，但愿他早占勿药，病体痊愈。”方大爷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你要早听一点儿话呢，何至走到这步田地。”“此后不招兄长生气了。方才上祭时候，何不见广东王老侠？”

王十古来到切近：“高僧，方才老朽上过祭了，是高僧未曾看见。您有什么话说吗？”“王老侠，山门前与阁下三次论武，出言无状，有道是人死不记仇，请您多多原谅吧。”王老侠连连作

揖:“高僧太谦了,山门前有伤高僧贵体,高僧原谅。”“王老侠技高一筹,理应为胜者。贫僧死期已至,刚才若非我师兄窦瑞来,已圆寂多时。古人钟期死而伯牙摔琴,因知音已亡故也。老僧今对知音,临死之前愿对您讲出来,不知王老侠愿听否?”“高僧良心赐教,王十古洗耳恭听。”“王老侠,慧斌之死,第一是我咎由自取,第二死在我兄方柏林身上,第三死于恩师的一句话上。第一,我三位师叔九罪证明,皆怪我自取死道。第二,石老侠刀削我弟子左耳,我只让高飞找石老侠报仇,哪料小冤家半路用浊目香伤了钦命大人,他回山之后覆水难收了,他说先到东凤庄告诉了伯父,我想发生了灭门九族之事,兄长必然到庙中来责备我,叫我交出莲花露。可惜我兄长不来,好像纵我犯罪一样。万芳王环杀六僧烧了白虎寺,次日找到山上,我掌打万芳、鞭打王环。兄长来到金凤山,方杰退到一旁,等候兄长的责备,令我献露,谁承想不给我台阶。当天四杰岭弩打石老侠,兄长又来到,我又退到一旁等候责备,可兄长又不给我台阶,责备于我。次日清晨,兄长领群雄到庙门前,当众叫我献露。我骑虎难下,无法献露。兄长跟我撞头,我心中生气,用手推兄长,力量大了,我也后悔大错铸成,越陷越深。您到金凤山所劝言语都是暮鼓晨钟,我本应献露,可是想起我恩师的一句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将来广东王十古就是你的劲敌。因此露献在兄长面前可以,献在秋老侠面前可以,只不能献在您的面前。如果献给您,后半生何以为人。”死到临头,慧斌还有一肚子委屈呢!

第十一回　高丽营董乾收文俊

慧斌的心事只能对王十古讲:"练武的精神就是争取胜者,当群雄齐战、囊沙袋失灵,老僧无计可施,只有逃生,所谓三十六计走为上。彭大人命令拦我,我为了逃生,才打死官兵和北风庄的英雄们。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值此鱼死网破之际,何惧利害。小姑娘求我相救,我自顾尚且不暇,何况他人。出家人不打诳语,贫僧见小姑娘时心有歹念,但我以掌击额,悬崖勒马,歧路停车,正说明回心向善之意。当我发现小驴之后,有心使小姑娘得回失物,一来有群雄追赶,二来我浑身是血,怎能下山逃生,因此我就解燃眉之急,把僧衣换上。原来我换的是自己衣物,是我师哥背着我拿的,师哥拿我的不错,我拿自己的就犯了弥天大罪。我遇到师叔的纠缠,当时我怎能带着祖孙团圆,我为逃生才出此下策。总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三位师叔事前来到金凤山,慧斌犯了这么大的灭门之罪,我三位叔父怎不来到庙中规戒于我?不用说三位老人家来到,就是师哥到我面前,我敢不俯首帖耳,唯命是听?我三位师叔与师兄做壁上观,看着我犯罪不加约束,等我的罪犯到一定程度出来宰我,岂是爱我之意?九罪证明,慧斌只有瞑目受死,怎敢违抗?王老侠,我对您说了胸中隐语,死而无憾矣。马大哥,您就行刑吧。"

慧斌这片话,说得方大爷顿足捶胸,嚎啕痛哭。胡林在一旁脸上发烧,走到姜二爷面前:"二叔,师弟言之有理。弟子纵其行凶,放任自流,难辞其责,我师弟情有可原。"四爷在旁说:"听他的话,好像怨我们事先不管,大错已成,出来就杀,听之是有点

委屈。我叫胡林偷他的东西不算偷,他拿就算偷,这小子说话也在理儿。"王十古一躬到地:"三位前辈,弟子看高僧之错大半在三位袖手不管上,望求前辈宽大为怀,给高僧以自新之路吧。"姜二爷口念佛号:"弥陀佛,王老侠,老僧饶他可以,怎奈官兵死得太多,北风庄的群雄也遭惨戮。不杀慧斌,何足以平民愤?"彭应龙和金奎过来:"三位老人家,本镇奉命至此,只叫官兵呐喊助威,迫使高僧献露。本镇一时冲动,令官兵围住动手,高僧为了逃走才打死官兵。正如有位老侠客所说,等于驱犬羊入虎口,实是本镇应该负责,与高僧无干。"金爷也抱拳:"北风庄的人是我带来给古镇北报仇的,他们不度德不量力,实乃咎由自取,与高僧无关。"所有群雄几百位全过来:"三位老前辈,看在大家的分上,饶恕高僧吧。"姜二爷哥儿仨一商量:"弥陀佛,大家可谓不念旧恶,众位既愿释放慧斌,我弟兄也愿饶恕于他。这样吧,慧斌死罪已免,活罪难容。当年曹孟德兵发宛城,削发代首,以示儆戒。我弟兄研究,削桩代首,以示儆戒。胡林准备。"搬把椅子叫慧斌坐下,椅子后刨了一个坑,一丈二尺高的木桩埋在地下二尺,地上一丈。姜二爷叫马奎行刑。马爷宝刀一挥,木桩折去一尺,正从慧斌头上落于地下,好像慧斌的人头掉下来。二爷用手点指:"慧斌,木桩代首,暗示你已死去,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红尘之上,少你足迹,深山老岳,隐姓埋名,闭门思过去吧。"慧斌喟然长叹:"唉!弟子遵命。"行完礼,飘然而去。

三剑客给众人道谢,王十古方大爷回东凤庄给这爷儿四个瞧伤病,海川等人回公馆设法到断龙山找露。彭大人和金奎各自掩埋尸体,窦瑞长老转管金凤山。大家各自走了,唯有侯二爷着急,他跟马奎说:"兄弟,你知道断龙山在什么地方?""出凤翔西门正西八里地贺家林,西村口外南北一道大河叫断龙河,过了摆渡,顺河走西南六十里地就是断龙山。山里住着天王白露冲,

高飞就投他那里去了。”“兄弟，哥哥我去断龙山探听探听，你千万别跟大家提，至迟明天我就回公馆。”“二哥，断龙山没有什么能人，只是山路崎岖难行，我陪您去吧。”“不能劳师动众，愚兄一人足矣。”“您多加小心。”

侯二爷一人出西门直奔贺家林，离村一里之遥，西南东北的断龙河河水荡漾，东西两岸的男女老少都在摆渡口候船，侯二爷也上了船。渡到西岸，二爷下船往西南方向走去。小岭连绵，起伏不定，二爷一看也没山路，断龙河的水从断龙涧流出成了大河。过了两道山梁，树木丛杂，悬崖陡壁，鸟道羊肠，侯二爷从中午走到日落，结果迷在山中。二侠客东扎一头，西撞一头，气得自己笑了：这要年轻人，我准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真是大晕头。可我八十多了，应该跟人家打听打听。

二爷这里正着急哪，旁边有人说话瓮声瓮气的：“哈哈哈，老秃子，你走迷糊了吧？”二爷一瞧，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嗬！好大的个头，身高足有九尺，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古铜色的肉皮，大手大脚，穿着一身蓝，踢死牛的豆包鞋，手执大铁棍，黑脸儿，粗眉大眼，鼻直口正，火盆口，厚嘴唇，天生福相，冲着二爷笑。侯二侠走过来：“大汉，你认得道吗？”“秃子，你好糊涂，我就在这里住。”“你姓什么？”“我叫蒋雄，家里还有个妈，住在山坳里。”“你们寡母孤儿人口单寒，怎么住在这荒山野岭？”“这里人多着呢，里边住着天王爷老小子。我没吃的就找他去，我娘病了也找他去，他非常孝顺我妈。”“你知道天王白露冲是怎么回事么？”“我倒是知道一点儿。”“蒋雄，你跟我说说。”

原来白露冲是凤翔府城里的人，住东北城角内，自幼娶妻三原黄氏，很是贤惠。夫妻只有一女，名唤素蕊，年纪还小。白露冲做货郎生意，一家三口将将糊口。他每天挑着担子，带着针头儿线脑儿，妇女日常用的东西，出城到农村去卖。这天天色将晚，白露冲挑着担子回家，不想风云突变，骤雨从空而降，风助雨

威,雨借风势,刷拉一道利闪,嘎拉一个劈雷,震耳欲聋。旷野荒郊无处躲藏,白露冲用油布把货柜苫好,猛然想起来,前边山坳里有座无人住的破庙,可以暂避风雨;再说天也快黑了,我何不到破庙里躲一躲。白露冲挑着担子就奔破庙来了。三间破大殿,前出一步破廊子,两扇破门,他进来一瞧:“啊?”殿里有位千娇百媚的大姑娘,穿得很华丽,长得十分俊俏,大不过二十岁,一见白露冲进来,惊惶失措,抖衣而战。白露冲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他想: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姐妹,己之姐妹。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离地三尺有神灵。孤男怨女,古庙相逢,败坏妇女的一世名节,罪莫大焉,我得赶忙离去。可我要走了,万一来了坏人,这还了得。白露冲收脚退到廊下,这姑娘在殿内待了一夜,白露冲在殿外待了一夜。

次日天明放晴,风雨已住,白露冲身上全是雨水,冷啊,心想:赶紧回家吧。他整理挑子要走,这姑娘说话了:“这位大哥,您贵姓高名啊?”“我叫白露冲,北门里住家。”“大哥,您是正人君子,小妹名叫马榴花,到城里舅父家作客。昨日下午,因与舅母呕气,赌气回家,不巧遇上大雨,被困这破庙以内。大哥,您多走几步,送我回家,父母定有重谢。”白露冲一想,可也是,孤身女子行路不便。“姑娘,你是哪村儿的?”“正北马家庄,我父马万德。”白露冲一听,马万德是当地首户大财主,原来是他家小姐,只好点头,挑起担子,陪她直奔马家庄。姑娘到门前:“大哥,您在这里稍候。”姑娘进家,时间不大,马员外和夫人带婆子丫环迎了出来:“白掌柜,天大的好人,救小女如救我一家。快请进来。”下人挑着担子,众星捧月,白露冲来到客厅,衣帽鞋袜都准备好,请露冲沐浴更衣。然后备酒饭,席间问露冲住哪儿、多大年岁、家中人口,都做了回答。吃完饭告辞,马员外挽留不住。

露冲回家,把事情跟安人一提,黄氏点头:“丈夫,广积阴功

多厚福。”没有几天，马员外带着仆人随从来到露冲家里，一见只有几间破房，马员外也不膈应，带来很多礼品及女眷的金银首饰和四季的衣服。露冲俱不接受，他说：“小门小户的女人，不敢穿戴。”马员外非常至诚，还是送给露冲，并且邀请露冲到马宅款待几日。盛情难却，露冲跟着来了。招待几日，这天晚上，二人在书房饮酒谈心，马员外把心事说出，愿把女儿许给露冲，只是碍着黄氏。露冲摆手：“谢谢您的抬爱，您府上财贯北斗，我乃市井小贩，门户不对。我妻子黄氏十分贤惠，自甘茹苦，并无怨言。古语云，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万万使不得。”露冲婉言谢绝。老员外连连点头：“诚笃君子。露冲老贤侄，我给你盖三间铺面房，咱们开个百货店吧，省得你出门在外，日晒雨淋的。”露冲还要推辞，不由分说，鸠工备料，连住房带铺面给盖了八间房，送来纹银一万两，白露冲陡然而富。

没几年，这买卖做起来，日进斗金。白露冲把路北一趟街的民房都买过来，拆旧盖新，宽阔高大，一片瓦房。黄氏持家有法，不忘旧时受苦，依然在家里后院种些瓜豆。老安人用铁锹一刨土，底下喀嚓一下，赶紧把上面的土掘开，原来是块大青石板。安人把露冲找来，叫他把石板打开。露冲把石板打开，嗬！全都是金元宝，连一点儿白银都没有，满满一大缸。原来这是李闯王起义的军饷埋在这里。两口子往家里空房中搬运，搬完一缸又一缸，一共搬了九缸；紧接着又是一窖，搬完一窖又一窖，一共十八窖藏金。东西六间厢房都满了，后院全都掏空了，富可敌国。露冲不动声色，置办田产，起盖房屋，开设商铺。没有十年，田亩连阡，男女仆妇趋之若鹜。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城里城外的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白露冲救了个大姑娘，积下阴功德性，上天给他九缸十八窖黄金，发老财了。

这天，白露冲正在门前闲眺，从东口进来一位道长，五十多岁，头戴九梁巾，迎面镶一块美玉，身穿蓝色道袍，蓝色丝绦，薄

底云鞋，黄白净子，长眉阔目，三绺墨髯。他走到白露冲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打量。露冲纳闷："道爷，你看什么?"老道打稽首："无量佛，贫道幼读天书，善观气色，能察人祸福。这位檀越，我跟您借一步坐可以吗?""请进来。"一直来到客厅，就他们二位，这位道长立刻跪倒："臣吕教兴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白露冲大吃一惊："道爷，萍水相逢，说出灭门九族的话来，是何道理?""为臣观您隆准龙颜、龙行虎步，实是至尊之相。为臣愿附骥尾，将来博个青史标名，垂于竹帛。今遇主公，何异吕望之遇周文，子房之遇汉高。臣愿在主公面前讨封号。"白露冲心花怒放："好，孤封你护国军师之职，将来得了天下，孤与你裂土分疆，封王有份。"

原来这吕教兴有一天在茶馆喝茶，正赶上白露冲在门前经过，众人议论他得了九缸十八窖藏金，富比王侯。吕教兴是走江湖的，要设法拐白露冲点儿银子，他围着白家周围的茶馆酒肆跟乡亲们套话儿，把白露冲的经历全打听到了，今天才管他叫万岁。"万岁，圣天子百灵相助。上天一定有所赐与，助您成其大事。"

吕教兴在白家半年，黄氏安人手头太紧，他弄不到钱，就给白露冲出主意："主公，您府上不是龙兴之地，离官府也太近，不宜扩张力量。臣观西南有一座断龙山，与我主正是一体，为臣采好地势，咱在那里修建天王殿，以便招军买马，聚草屯粮，养精蓄锐，夺取天下。"白露冲叫他给说得迷迷糊糊，拿出银子在断龙山修建天王殿和群房，但这银子总由黄氏安人紧紧把着。到了断龙山，白露冲叫众人改称呼，来投奔的人可就多了，高来高去的贼匪盗徒也多起来。黄娘娘和掌院公主白素蕊劝说不听，又怕贼人把白露冲害了，姑娘说："娘，快把我舅舅找来吧。"黄氏带信把自己娘家兄弟神刀手黄志找来，他是四川天险太平庄神枪震八方段洪亮的师弟。天王封黄志为国舅，黄氏暗中把事情

一说，黄爷暗中调查，山里来的能人真不少，黄志都给说跑了，并且多给银子。吕教兴一看弄不到钱，将来事犯经官，自己得剐了，他也跑了。现在山上还有上千人，净剩下胎里坏、窝里炮、一包脓、瞎胡闹这些混饭吃的，有能为的全走了。

有一年下大雪，蒋雄的母亲连饿带冻，一下子病了，蒋雄正在山里砍柴，被天王看见，蒋雄福至心灵："天王老小子在上，小小子蒋雄叩头。"天王很喜欢这傻小子："蒋雄起来。""不起来。""为什么？""我娘病了，家里穷，没银子。"天王立即吩咐："给蒋雄纹银一百两，叫医生给他娘看病。蒋雄，什么时候把钱花完，就到天王殿去找孤王，记住没有？""谢谢天王爷老小子，小小子蒋雄记住了。"其实老太太的病是饿的，买来米面油盐，医生给吃了一副药，就算好了。只要家里没吃的了，蒋雄就去要，去就给一百两银子。

今天遇见二爷，蒋雄把事情一提，侯二爷才明白：白露冲异想天开，放着财主不当，要做皇上，将来事犯经官，刨坟锯树，灭门九族。"蒋雄，高飞你认不认识？""那个没耳朵的皮猴高，大草包？认得认得，下午还来了哪。""他走了没有？""没看见。"

刚说到这里，南边树林中有人喊："唉！不想我生在北京城高丽营，死在此处。娘，孩儿不能晨昏定省了。"蒋雄拉棍就跑，二爷尾随于后，进树林一看，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等身材，细腰乍臂。圆脸，尖下颏儿，松三把一条大辫儿漆黑刷亮，面有菜色，可能是饿的。眉若漆刷，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唇似涂朱。蓝绸子长衫，白绸子裤子汗褟儿，薄底靴子，绒绳搭在树上，小包袱放在地下。蒋雄大喊一声："别死！"跑到近前，把绳给他解下来。二爷细问，这人长叹一口气，说出一番话来。

北京城北四十多里有个大镇甸叫高丽营，很出名。十字街东口路北有一间北脸的杂货铺，一间铺面房，迎面是个大拦柜，拦柜外靠东墙，摆着许多青菜，里边是个东北两面的货格子，拦

柜后是屏风门，推门出去是后院，东房放货，西房做饭，北房住人。掌柜的叫郝成，五十多岁，为人忠厚老实；老妻杨氏操持家务，有时帮助卖卖货；有个小小子，今年八岁，叫俊哥。六月里天气炎热，中午快吃饭了，路静人稀，也没人买东西，大奶奶在家里做饭，郝掌柜坐在门口，放张小饭桌，哄着孩子玩，饭得了好吃饭。正在这时，东村口进来一个人，走道哼哼："啊！哼哼哼。"爷儿俩一瞧，都怔了，来了个老头儿，矮身材，顶满谢了，皱纹堆垒，脑后只有钱儿大的小辫儿，一拃多长，还扎着红头绳的辫穗儿。两道蚕眉，寿毫长到唇边，眼皮耷拉着，通关鼻梁，四方海口。这部大胡子洒满前胸，半截儿黄。麻秆儿的胳膊，手伸出来亚似雕爪，肉皮跟土一个颜色。这么热还穿着棉袍呢，破棉裤，赤脚穿着棉鞋，手拄一根青柳棍，走道直喘，哼哼着来到郝掌柜面前："掌柜的，您有剩吃儿吗，周济我一点。"郝掌柜说："您先坐这儿歇一会儿。"俊哥搀老头儿坐下。"老朋友，我一家两口半人，我老妻做饭去了，做得了您先吃。""谢谢。""听您的口音可不像我们本地人，您贵姓啊？""我姓董，掌柜的猜对了，我是陕西人，在家里开了个五间门脸的大杂货铺，自东自掌，没想到二年就给赔净了。六十年前，我有个朋友是咱们这儿人，他借过我钱，我这是找他要钱来了。谁知人没找着，困在这里，举目无亲。得了，要一天饭，活一天，到今天竟能碰上你这慈善人家。"这时大奶奶把筷子碗拿出来，饭菜端出来，白米饭、菠菜汤、咸苤蓝丝。郝掌柜说："俊哥娘，你先给这位老爷子盛一碗，老爷子困在这里，先让他吃吧。"大奶奶盛了一碗饭，舀上一勺菜，拿双筷子，给端过来："老爷子，您慢慢吃，饭菜都是热的。"老头儿伸手接过来："谢谢，我两天没吃饭了。"就看老头儿接过碗，用筷子一搅和，一仰脖儿，就跟往嘴里轰一样，呼噜呼噜，也没看见嚼，满下去了。郝掌柜直喊："热热热，慢点儿吃，您喘口气，别憋着，别噎着。好嘛，全下去了。"大奶奶觉得可笑："您别忙，慢

点儿吃。”说着又盛了一碗，老头儿一胡噜，又下去了，也不怕烫。剪断接说，两口半人的饭全吃了，大奶奶只好把饭盆端走另做去。

老爷子吃完饭精神了，郝掌柜问：“您吃饱了吗？”“掌柜的，我刚刚打过底儿来，还没饱哪。”“您还回陕西吗？”“唉！我回去干什么？又没三亲六故，这么远，我又没路费，不想回去了。”“老爷子，您看这小杂货铺就我一个人干，您要乐意，就在我家帮帮忙，有我吃的，就有您吃的；有我穿的，就有您穿的。您在我这儿养老吧。您要百年之后，远抬深埋，我再给您栽点柳木杆子、柏木签子，逢年过节，我给您焚化点儿纸钱。”刚说到这里，老头儿接上话了：“对，人留后代草留根嘛，想不到我老了老了的，得你这么个好……”郝成吓一跳：“好什么您哪？”“好朋友啊。”“我还打算您说好儿子哪。”“差不多呀。”“啊？”

大奶奶把饭做得了，这老爷子有说有笑又吃了三碗饭，郝成对大奶奶说：“你找一身裤褂，再找袜子鞋，咱们留下这老爷子帮忙吧。这么大年纪无依无靠，多可怜。”时间不大，大奶奶找出来，挺合适。一会儿，老头把衣裳换了，胡须理顺了，白发梳洗梳洗，真是容光焕发，破棉袄放在货格子后面。郝掌柜请老头儿查看货物，告诉他价钱，到晚上被褥放在拦柜上，老头就在柜上一住。郝成三口到后院休息。

次日早晨，郝成把货上齐，老头儿把铺盖一卷，放到货格子后面，擦脸漱口，把门口屋里扫净。老头儿把小辫儿挽个鬏儿，系个蓝围裙，往拦柜里一站。郝成在旁边瞧着，要看看老头儿卖货。这时进来一个小孩儿：“掌柜的，嗬，换了老掌柜的啦，您给我一个制钱儿的虾米皮。”老头儿一笑：“怎么买这么多呀，你拿得动吗？”“我买一个制钱儿的。”“我知道，张兜吧。”郝成一听，一个钱的怎么叫人张兜啊，郝成也不言语。老头儿在篓子里两只手一掏，足有三斤，给放到兜里。又来买一个制钱儿醋的，老

头儿给人打一瓶。这一来可了不得了，街坊四邻传出去，郝家杂货铺东西给得多，太阳不到三竿子高，也就在巳时，郝记杂货铺的货卖空了，再来买的什么都没有了。老头儿把钱拿起来："掌柜的点钱去吧，这回卖得干净，连老铺底都卖了。"郝成接过钱匣子："老爷子，您洗洗手吧。"郝成来到内宅："大奶奶，点钱。"大奶奶一看："呦，今儿怎卖这么多钱哪?""唉，别提了，就差把咱这间门脸倒出去了。一个制钱儿的虾米皮给人家三斤，怨不得把五间门脸都赔出去。"大奶奶点着钱问："明天怎办?""老爷子这么大年纪了，咱也不能辞退。明天咱不上货了，老爷子还不明白吗?""啊，让老爷子自动走? 唉，刚来一天哪。""没法子，谁叫咱不禁赔呀。"到时吃饭，晚上睡觉。

第二天，依着郝成就不起那么早了，反正又没货，还是大奶奶催他起来："有货没货也到外面去看看。"郝成穿衣服漱口，拉开后门，转过货架子一瞧："啊!"货满上齐了，上的货比自己的货多，青菜摊码得跟房顶那么高，老头儿拿簸箕笤帚扫地哪。郝成到门前一瞧，男东女西，排成两队，女的往西排到十字街，男的往东排到村口外。老头儿进来："掌柜的早哇。"郝成点头哈腰："老爷子，您早您早。"老头儿站在拦柜里："卖东西了，进来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成对儿进来。"郝成心说：您怎么都给配对儿了。老头儿拳打脚踢，天不到巳时，货都卖没了。郝成打来洗脸水："老爷子，您洗洗脸。"老头儿拿着钱匣子："掌柜的点钱去吧。"郝成回到里院："大奶奶，快来。"安人一看："呦，怎么这么多钱?""快点吧。"夫妻点完钱，郝成哆哩哆嗦地说："大奶奶，我一到前边货都上齐了，油盐酱醋都有了。大奶奶，这位老爷子一定是老狐仙爷，看咱俩惜老怜贫，帮咱来了。狐仙爷发家快，败家也快，这可怎么好?"大奶奶也害怕了："今天夜里四更天你就起来，到前边看看去。"大爷答应。

果然睡到四更天，郝成穿衣服漱口擦脸，拉风门转货格子一

瞧："啊！"货满上齐了，拦柜上搁盏油灯，门口外唧唧喳喳说话，老头儿拿笤帚扫地哪。郝成到门前一看，男东女西，两条长龙巨蟒。和前一天一样，还是一男一女配成对儿进来，不到巳时，全卖光了。"掌柜的点钱去吧。"好嘛，拿筛子盛钱了，银票银子制钱。郝大爷端着筛子往后走："大奶奶，快来呀！货上得太多了，这准是狐仙爷，发家快败家也快。咱们命小福薄，这可怎么办？"大奶奶跟大爷商量："这样，一会儿吃完晚饭，趁着老爷子出去解手的时候，你就躲进柜子里，我把门儿关上，到底看老爷子怎么搬运。"郝成同意。到了晚上，都收拾干净，快上门的时候，老头儿出去解手了。大奶奶把柜门打开，大爷把褥子铺上，枕头放好，老拦柜都有缝子，大奶奶忙把柜门关好。时间不大，老头儿回来，大奶奶自去。老爷子放好被褥，郝大爷也没觉得老头儿躺下，一夜辗转反侧。

也不知过了多大时间，猛然门吱呀开了，郝成隔着拦柜缝隙一瞧，嗬！老头儿猫着腰，后背驮的都是青菜，菠菜韭菜辣青椒、莴笋芹菜盐苤蓝，足有四百斤。右胳膊上大筐小筐、大瓶小罐、大篓小篓，都是满满当当的。老头儿这么大年纪，眼神特别好，先把青菜放下码好，油盐酱醋各放各处，一推门又走了。时间老大，吱呀门响，郝成一瞧，又来了，原样儿，青菜码好，油盐酱醋放好，收拾整齐。老头儿把灯点亮，拦柜门打开，用手拍拦柜："掌柜的，这一夜你也没睡好，快出来吧。"郝成噌的一下蹿出来，跪在老人的面前："老爷子，您是狐仙爷，我郝成德薄福浅，怎敢劳您的法驾。我给您磕头了。"老人家大笑："哈哈哈，郝成，你拿我当做何如人也？""您老人家是仙家，狐黄白柳灰，郝成叩头。""郝成，非也，我不过身通武艺。老夫家住陕西凤翔府西门里，姓董名乾字化一，江湖人称镇古侠。"

原来董老剑客教出慧斌后，把三位师弟请到金凤山山神庙："三位师弟、胡林，我跟你们爷儿四个说说心里话。当初欧阳修

只教慧斌外功,不教内功,只让他成为半个把式匠。我暗中一查,慧斌是全才,欧阳道长为何不成全后进,我才教了慧斌。赶情人怕久挨金怕炼,我发现此子不适宜练上乘武艺,欧阳仙长是对的。他性如烈火,逞强斗胜,毫无涵养,若入歧途,难以挟制。本欲不教,覆水难收,我想了一个万全之策,我装成死去,胡林要经常到我家中监视你师弟。何时他身入歧途,何时召你们三人,将其置于死地。"董乾这才冒假死而去。胡林发现慧斌交了韩玄教,而且过从甚密,才给三位师叔送信。此后就是上文书所述。董老剑客回到家中,自己又不能闲着,这才多带路费来到北京。大邦之地,辇毂之下,卧虎藏龙,人才辈出,发现郝成夫妻忠厚,俊哥聪颖非常,适合练武,董乾这才冒充穷苦。破棉袄不能扔,里边有银子。十字街往西有五家大门面的杂货铺,老剑客都是在那里拿的,也不白拿,给他们放下银子。

老人家接着说:"郝成,我看俊哥聪颖,我想收他做个弟子,教他些武艺,将来好立足于社会。"郝成求之不得。董乾花钱把东院的空地买过来,盖一个院子,收拾干净,爷儿俩住在东院,正式拜师,盘腰撅腿站架子,昼夜的功夫。老剑客走三月教三月,走两月教两月,风雨无阻。光阴似白驹过隙,日月如流,一晃十五年,俊哥都二十三岁了。郝掌柜勤俭持家,日夜操劳,杂货铺发财了,东邻也买过来,西邻也兑过来,雇了四个伙计和一位管账先生。俊哥武艺练成,老剑客才要向他道出实情!

第十二回　断龙涧烈女殉夫郎

这天老剑客走过来:"俊哥你坐下,师父有两句话说。你今年都二十三了,应该有个学名儿,就叫文俊吧,十五年刻苦练习,江湖路不落人后。你的相貌很俊,武林中要有美称,就叫红桃仙子郝文俊。"文俊跪下:"师父以绝艺相授,弟子尚不知您的大名哪。""好,为师告诉你,顺治皇帝御口钦封护国四大名剑客,为师排行在首,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你二师叔山西碧目金睛佛姜达姜本初;三师叔江西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四师叔山东莱州珍珠佛董瑞。北京城里我还给你收个师兄,叫金莲花凤岐。孩子,你记住,江湖路上都会遇见,为师今天就要跟你分手了。"文俊愕然:"师父,徒弟虽然不肖,也能养您老。"董爷大笑:"为师的家业比你家大得多,老夫该回去了。"老剑客讲了五戒,一家人苦苦挽留,老人家还是走了。

剑客爷一走,把郝成的时运也卷走了。不多时,夜晚之间突然不慎着火,熊熊烧起,烈焰飞腾,火高万丈。郝成一家从梦中惊醒,奋不顾身和乡亲们一起救火,直到天亮才把大火扑灭,只烧得片瓦无存,还烧死一个伙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办完善后,重新盖房再开业,不到半年又是一场大火,烧死了个先生。郝成一急,也扎在火塘里烧死。不到一年,三条人命两场大火,母子二人办完事,郝成出了殡,分文皆无,只有两间破土房居住,全凭杨氏安人为乡亲们浆浆洗洗糊口。可惜郝文俊身怀绝技,不能奉养老母,只落得家徒四壁。老安人叫过孩子:"文俊,如此下去我母子要冻饿而死。你有个姑姑嫁给陕西凤翔蒋和,生下一

子名叫蒋雄。孩子四岁时，姑父跟咱家借了纹银二百两，回转老家去做杂货生意。孩子，为娘借了一些盘缠，想叫你去陕西凤翔府找姑夫要账，回来咱再开个小杂货铺。这有你姑父留下的借据一张，孩子你长到二十四岁没离开过为娘，这次是万不得已呀。”文俊点头：“娘，孩儿愿去。”老太太把孩子的衣裳洗洗，有破的地方缝好，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母子洒泪分别。

文俊提着双头五节笔管枪的包袱，揣着借据，带着可怜的路费，该吃两顿吃一顿，该吃一顿勒勒裤腰带就过去了。关山相阻，路途遥远，路费短缺，也到了凤翔府，分文皆无。清晨赶到凤翔东门里，逢人必问蒋家，问谁谁摇头，从东门到西门，南门到北门，城里城外一打听，谁都不知道蒋和这个人。早晨到中午，中午到黄昏，文俊腰中无钱，腹内无食，饿得眼发蓝，饥肠辘辘，四肢无力，举目无亲，把一个没出过远门儿的年轻后生困在异乡。他站在东门里一个破庙前，欲哭无泪，正在为难，庙后边走过一个人，五十多岁，衣衫褴褛，拄着拐棍，也来到庙前。由于天黑，老头儿眯着眼看文俊：“这位少爷，你不是本地人吧？”文俊一躬到地：“老人家，小子乃顺天府北京城人氏。”“嘀，天子脚下之人，失敬失敬，千里迢迢到凤翔干什么来了？”“小子奉母命前来投亲。”“投什么亲，叫什么名字？”“名叫蒋和，是我的姑父，还有表兄蒋雄。他家开杂货铺，就在东门里。现在我家遭了天火，父亲死去，孤儿寡母难以谋生，特来投亲。”老头儿一跺脚：“少爷，你没找到吧？你姑父蒋和开的杂货铺就在这庙的西边。二十年前，他回家来开杂货铺，不到半年染时疫而亡了。他母子不会做买卖，没有多少日子就倒闭了，欠下债务，老太太带着孩子跑到城西断龙山里藏起来，算来有二十年了。桑田沧海，几次换主，提起蒋和都无人知道了，我和他是朋友。少爷，你还没吃饭吧？”“老人家，我盘川用尽，一天没吃饭了。”“嗐，我姓金叫金泰

来，也是穷人，怎么也比你强啊，快跟我家来。”“金老伯，您住在哪儿？”“庙后边，来吧。”

文俊跟着金老汉到后街路东北屋，文俊一看，老头儿怪穷的，一盏油灯放在炕上，四旮旯空，一个土炕，黑亮的炕席，也没被褥。老汉叫文俊坐下：“我给你熬粥去。”老头儿知道这个年轻人饿透了，熬了一大锅，切了一盘咸菜丝，拿一双筷子。就着锅台，文俊把这一锅粥都喝了，然后二位到屋里坐在炕上。“郝公子，不用说你找不到蒋雄，就算你找到他，他比你还穷。不过大老远来了，怎能不找找去呢？你明天去凤翔西门往正西，八里地到贺家林，穿林而过，往西不足一里，有条断龙河。我侄子叫金三，在那里摆渡，你喊他一声，告诉是我叫你去的，他就不要过河钱了，把你摆过去。你顺着断龙河往西南走，大约六十里，都是绵亘不绝的大山，就叫断龙山，他们母子就住在山里。至于住到什么准地方，我可不知道，记住了？睡觉吧。”

书说简短，第二天一早，文俊谢过金老汉，沿路而行，到断龙河找到金三，渡过河去。他进了断龙山，指望逢人打听一下，不想越走越迷路，连个人都看不见。渴了接点儿飞瀑流泉，饿了煞煞裤带，东一投，西一撞，直走到日落西山，落暮暝暝，虎啸猿啼。英雄饿得眼睛发蓝：“哎呀，荒山以内四下无人，活活把我郝文俊困死于此。得了，我不如上吊一死，辜负娘养儿一场，辜负老师十五年教诲。”英雄越想心越窄，小包放下，解开绒绳，在树上打个死结，鸳鸯扣叠好，高声喊娘：“孩儿不能晨昏定省了。”

这时二爷跟蒋雄赶到，二爷一问，文俊述说前情，蒋雄一听：“呦，你原来是我舅舅的儿子呀，我是你表哥蒋雄啊。”表兄弟巧相逢。文俊赶忙过来磕头，蒋雄一搀：“表弟，起来起来，我先告诉你，我可没钱还账，不过山里天王爷老小子趁钱，我倒是跟他不错。”二爷心里一动：“郝少剑客，你怎么在此地被困哪，令师是什么地方人？”“我恩师居住陕西凤翔府。”文俊恍然大悟：

“呦，我师父就是本地人哪，我怎么在他的家门挨饿呀?”“看来你是没出过门，令师是凤翔府首户大财主，家资钜万。”郝文俊十分后悔：“没领教老人家怎么称呼?”“在下侯杰。”二爷把自己的事情都说了：“少剑客，我为八宝莲花露而来。”蒋雄一听：“这样，你是侠客，若去山中多有不便，我带表弟去山中找他们，暗中取得莲花露，倒许成。你看从这山岭下去，转过山环，密林深处有几间石屋，我母在家。你可以上我家等候消息，别跟我妈瞎闹。”二爷点头。文俊拿起小包：“表哥，走吧。”

弟兄直奔前山，过了四道山梁，文俊一瞧，灯光通明，房屋众多，门前有卫兵把守。来到门前，卫兵都认得他：“蒋雄，你干什么来了?”“我带着表弟前来投奔天王爷老小子，给通禀一声吧。”“候着。”卫兵进去通禀，不一会儿出来：“蒋雄，王爷叫你二人进殿。”“表弟别怕，跟哥哥来。”来到殿阶前：“兄弟，等着吧。”蒋雄拿大铁棍进了殿：“天王爷老小子在上，小小子蒋雄有礼。”“蒋雄，你母亲病了?”“别老咒我娘啊，没病。”“家里缺少油盐柴米了?”“多着呢。”“那来此何干?”“我有个表弟，精通武艺，在家里闲暇无事，来看我娘。我把天王爷老小子的事提了，他愿意投效，我把他带来，叫你瞧瞧。”“你表弟叫什么名字?”“郝文俊。”“叫他进来。”有人传旨，文俊喊了一声：“遵旨。”提着包袱进殿。

大殿足有十五间，迎面十二扇戳屏，上绣春秋四季花草。闹龙案后端坐天王白露冲。他浑身雪白，两道白眉，白小辫儿，白睫毛，白胡须，身穿黄色龙袍，腰系黄丝线的带子，看不见脚下。闹龙案角坐着国舅神刀手黄志，两边都是文武朝官，有能为的全叫黄志给撵走了，剩下都是傍吃傍喝的无能之辈，足有二十多位。两厢站着御林军，殿里戳灯挂灯壁灯翠灯照如白昼。

文俊把小包放下，跪下叩头：“千岁在上，草民郝文俊拜见。”“壮士请起。你是哪里人氏，至此何干?”“草民祖居京北高

丽营，世代务农为业，奉母命来投奔姑母，与表兄蒋雄相见。闻王爷天日之姿，龙凤之表，礼贤下士，怀才之人望风归附。草民不揣冒昧，前来投效。”郝文俊英姿飒爽，倜傥不群，相貌堂堂，仪表出众，天王早就爱上了：“壮士，你身通武艺吗？”“草民自幼练武，略知一二。”“那你在当殿演习一番，孤王观看。”“遵旨。”蒋雄在旁边喊：“表弟，好好练，王爷赏你馍馍菜吃。”文俊取出笔管枪，拧好了，包皮往腰里一围，作一个罗圈儿揖，下腰就练，走行门让过步。董老剑客的亲传，能没有独到之处吗？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黄志是大行家，再说他门户就是练枪的。他想：断龙山来了这样的高人可不好，我得设法把他挤走。文俊练到一半，收住招数，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卸了枪，放在包内。

天王大悦：“天赐孤擎天玉柱、架海金梁，孤正愁无领兵之人，何异韩信归汉、赵云投蜀。郝文俊听封。”“臣在。”“孤封你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职。”“谢主隆恩。”“来呀，给大帅赐座。”文俊坐下，心说：当了兵马大元帅，两天才喝了一顿粥。蒋雄过来：“你封我什么官呀？”“孤封你前部正印大先锋。”“锋不锋的好办，我们一月挣多少钱吧？”“大帅与孤开疆展土，将来事成之后裂土分疆，封王有份，每月暂发纹银二百两。”“我呢？”“你每月纹银一百两。”蒋雄转身一拉文俊：“表弟，回家。”天王伸手一拦：“蒋雄，你这是何意？”“你赏罚不公平。”“蒋雄，孤王怎么不公平？”“他是表弟挣二百两，我是表兄倒挣一百两，我寒碜不寒碜哪。”天王无法：“蒋雄，孤也给你纹银二百两如何？”“这还差不离，您先支给我们一月的吧，我家里穷啊。”天王立即吩咐：“给蒋雄四百两银子。”包好银子，拿到天王殿上，蒋雄心想，还账都够了。他用大铁棍一穿，肩头上一扛：“表弟，你在这里帅，我上家里疯去啦，下月我再领饷来。”蒋雄走了。

天王吩咐：“备酒宴与大帅接风，腾一座大帅府，挑选四十八名旗牌侍奉大帅。”酒宴摆下，文武大臣相陪。文俊留神查

看,并没有缺耳朵反穿皮袄的高飞,更没有人提起八宝莲花露。饭吃完了,郝文俊精神焕发,更显才貌双全,黄志可瞧着别扭。旗牌掌起宫灯,请大帅回帅府休息。文俊提包袱,跟着来到大帅府,只是一所四合房,府门外立着纱灯,旗牌站岗。文俊到院里,北屋后窗支开,银灯闪亮,迎面架几案、八仙桌、太师椅,名人字画,一口镇宅的宝剑挂在隔扇上。文俊往椅子上一坐,从人献茶。

文俊叫他们出去,独对孤灯,潸然泪下:"娘啊,儿在这里当了亏心的大帅,您在家里挨饿,儿子太不孝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老侠客,您叫我到山里寻找莲花露,我连影儿都看不见哪。"文俊年轻,他自言自语把话说出口来,不想后窗外有人说话:"大胆奸细,千岁待你不薄,加封大帅,你却包藏祸心前来盗露。你还走得了吗?"文俊一害怕,伸手摘下宝剑,仓啷,宝剑离鞘,长腰蹿出,抬头一看,正是国舅黄志,手持金背砍山刀,不由分说,盖顶就剁。金刃劈风,刀就下来了。文俊上右一划步,剑走里剪腕,黄志撤刀。文俊佛前拜香,剑刺胸膛,黄志闪身躲过。二人插招换式,打上了。郝文俊机关败露,又在敌人腹地,心中胆怯,宝剑又不是自己常用之物,十个回合,黄志砍山刀一挂宝剑,宝剑脱手。黄志卧腰一脚,把文俊踹倒。黄志真麻利,当时把文俊捆了,砍山刀还鞘,捡起宝剑,抱起文俊,转到前边进来,到西间床上把他放下。

黄志拿着宝剑:"郝文俊,你敢到断龙山诈降。今日被擒,你若真心投降,我便放你;你若不降,我就结果你的性命。"文俊一瞪眼:"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俺乃正人君子,岂肯屈身事贼?要杀便杀,决不投降。"黄志宝剑一举,文俊闭目等死。黄志把文俊解开,文俊下地:"阁下因何放我?""我姐丈白露冲受奸人欺骗,才做此灭门勾当。我黄志人称义士,我的师兄是四川神枪镇八方段洪亮,我岂能伤你?壮士,你把你的来历说说

吧。”文俊一躬到地，才述说详情，从学艺到投亲遇上二侠，要巧取莲花露，细说一遍。黄志说：“你是少剑客，怪不得武功如此绝妙。少剑客，我要帮你得到莲花露，你能使我姐丈全家不受国法制裁吗？”“黄义士，我与公馆不沾亲不带故，怎能免天王造反之罪？不过我可以跟侯老侠提出来，王爷受奸人引诱，再有献露之功，或能化险为夷。”黄志一听，文俊是个至诚君子。“高飞来时，我把莲花露要过来，并要把他送交官府，这个高飞吓跑了。莲花露交与掌院公主白素蕊，现在她的手中。少剑客，你家中只有老母，并无妻室，我这甥女今年二十一岁，美如天仙，而且晓三从知四德，十分贤惠，我姐丈也是积善之家，姑娘待字闺中。我想你二人成为连理，真是天作之合。少剑客以为如何？”“老人家，在下未禀明母亲和师尊，怎敢贸然订婚？”“少侠客，通权达变，古人所宜，不如此怎能得取莲花露？此露在公主手内，既不能偷，也不能抢，耽搁日期，那还了得。”文俊权衡利害，只可点头。黄志高兴：“我去见娘娘千岁提亲。”

书说简短，黄志进宫，围屏前坐着娘娘千岁，宫娥彩女侍奉，银灯闪烁。黄志跪倒行礼：“臣黄志参见娘娘千岁。”老太太一听：“兄弟，你也犯官儿迷，起来说话。”“您叫他们全出去。”老太太一摆手，宫娥彩女全都出去。“兄弟，有什么事？”黄志把刚才的事情一提：“姐姐，甥女已然二十一岁，才貌双全，虽说是掌院公主，何人敢聘？空辜负月貌花容。再说姐夫关门做皇帝，一旦事发，乃灭门之祸。这姑爷与钦差颇有旧，或可能救我们全家，一举两得。”老太太点头：“兄弟，你把他带进来我看看，我要说陪大帅外面喝茶，就是我认可了；要是没陪字儿，那就是不成。记住啊。”黄志告辞，老太太派人把素蕊找来。时间不大，姑娘进来，老太太叫她坐到屏风后，把围屏拉开一道缝儿，让她亲自观看。

这时黄志带文俊来到后宫，黄志说：“大帅，拜见娘娘千

岁。”文俊跪倒叩头：“娘娘千岁在上，臣郝文俊参拜。”“大帅免礼平身。”“谢千岁。”老太太一看，文俊英俊非常，眉宇之间英气勃勃，不亚如画眉张敞，敷粉何郎。老太太就爱上了，姑娘在后边看着也喜欢。“给国舅、大帅看座。”“多谢娘娘千岁。”“大帅府上哪里？”“北京高丽营。”“今年多大年纪？”“为臣痴长二十三岁。”“家中尚有何人？”“父亲亡故，只有老母在堂。”老太太越高兴，问的话越多，姑娘用手一捅母亲的后腰，老太太才明白，我闺女都着急了：“国舅，快陪大帅出去喝茶吧。”黄志站起来：“郝大帅，娘娘千岁有公主年方二十一岁，愿下嫁于你，招你为东床驸马。恭喜你雀屏中选，还不拜见岳母千岁吗？”文俊大拜八拜：“子臣郝文俊拜见娘娘千岁。”“平身平身，快快请坐。国舅，此事如何告知天王，怎样成婚，全靠你了。”“娘娘千岁请放宽心，臣等告辞。”二人行礼出来，各回各府休息。

次日早朝，拜见天王，国舅与大帅落座。天王眼望众人：“有本早奏，无本散朝。”国舅出班：“臣黄志有本。”“国舅有何本章？”“臣启大王，郝大帅归顺王驾，何异汉高之遇韩信，光武之遇马援。真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仕。但开疆展土，两军对垒，矢石交攻，君臣若不推心置腹，大帅何能用命。臣有一计，可使大帅为君王效命。”“国舅有何高见？”“后宫掌院公主白素蕊今年二十一岁，闺中待字，与大帅女貌郎才，天作之合，天王何不招为驸马？若得坦腹东床，大帅定当效力，不知钧意如何？”天王拍手：“此话甚合孤意。大帅，孤有意让你坦腹东床，招为驸马，不知你意下如何？”“多谢千岁。”满朝文武道喜，黄志一抱拳：“王驾千岁，挑选吉日叫他们成亲吧。”天王答应，召钦天监回话。钦天监走过来：“卑职王狗儿参拜王爷。”他跪在当地，从怀里掏出一本皇历。历书上怎么分黑道日黄道日呢？有四句顺口溜：建满平收黑，除危定执黄，成开皆大用，闭破不相当。历书上每天都有一个字，凡属除开定执成危，这就是黄道日，否则就

是黑道日。王狗儿奏道:"臣启万岁,从明天起往后一个月内,除去杨公忌日,就是诸事不宜,要不就是四离四绝,只有今天是男女婚嫁的大好日子。"黄志奏道:"王驾,今日撞天婚,最好的日子,就请驸马与公主成婚吧。"天王传旨后宫准备,公主的闺房就成了驸马府,立即悬灯结彩,鼓乐齐鸣。文武百官到驸马府贺喜,大摆筵宴,黄志带驸马应酬亲友。吉时一到,花肩彩舆,公主坐上,吹吹打打,绕山一周,花堂交拜,合卺坐帐。直忙了一天,百官散去,驸马府内人声已寂,侍女丫环告退,文俊在外屋喝茶。

天交二鼓,文俊正想主意如何取得莲花露,帘子一挑,公主白素蕊出来,香风四溢,雍容华贵,沉稳端庄,花枝招展,红飞翠舞,玉动珠摇,未曾说话脸面飞红:"驸马,劳累一天,请到里边休息吧。"文俊一抱拳:"公主,你是贤惠人,今日洞房花烛,我要问一句话,咱们是愿做长久夫妻,还是愿做断头夫妻呢?"公主花容失色:"驸马何出此言?""自古改朝换代,天怒人怨,刀兵四起,征战杀伐,死伤累累。秦始皇兵吞六国,才有秦朝;汉高祖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三载亡秦,五年灭楚,才有汉朝;后汉征战十九年才有晋朝。我大清紫气东来,定鼎畿内,河清海晏,有凤来仪。圣祖康熙,励精图治,百姓安堵,让畔而行,让舍而居,八节时调,六气宁谧。天王无故造反,占山为王,出无战胜之将,入无辅国之臣。小小孤山,弹丸之地,倘一事败,欲得安饱,诚为难矣。听国舅说,莲花露现在姑娘手内,姑娘深明大义,此露既可兴邦,又可危邦,全在姑娘。如将露交与在下,在下到公馆治愈钦差,将功折罪,可免天王的追究;如果姑娘隐露不献,众侠义攻山得露,金凤山的高僧慧斌尚且削桩代首,何况断龙山。慧斌只祸及钦差,而你们祸及天子,罪莫大焉。到头来昆冈失火,玉石俱焚,悔之晚矣。请公主思之。"姑娘点头:"驸马,英雄所见略同。我也知道我父必招奇祸,亡羊补牢,犹未迟也。莲花露现在

我手。"姑娘把文俊拉到里间,伸手打开镂金箱,取出一个蓝色小包袱。文俊接过来放在床上打开,里边是楠木匣;再打开,莲花露赫然在目。文俊包好,把包袱往身上一背:"公主,费尽千辛万苦,露已在手,唯恐夜长梦多,再生变故。就此辞别公主,我到公馆献露。"公主伸手一拦:"驸马,你把为妻抛下,明日清晨被父母发现,我有何言对答,不如你带我去公馆献露,可免我父之罪。"文俊迟疑一下:"你说得对,赶快离此是非之地。"

姑娘知道丈夫家里穷,收拾两个大包袱,都是珍宝翠钻,自己用绢帕罩头,把灯一吹。文俊把包袱背起,搀着姑娘离开驸马府,穿花园往后走,开开后园门,深一脚浅一脚,山路崎岖,十分难走。走了一个更次,五更天时晨光熹微,忽听前边水声如牛吼。姑娘也是没走过山道,累得娇躯微喘,粉汗津津,咕嗵坐在地下:"郝郎啊郝郎,咱夫妻把道路走错了,并未绕出断龙涧,这可糟了。再回去重新走,天已大亮,如何是好?"文俊一摆手:"姑娘你先别急,我看看。"文俊走上前,黑洞洞深不见底,水声如雷鸣。文俊往东看,涧边有棵大树,两岸相隔,大约两丈二三,西边有块大石。文俊回来:"姑娘别急,能过去。""郝郎,怎样过法?""我把煞腰的绒绳解下,把这头拴在巨石上,然后提绳纵过去;另一头拴在树上,搭起绳桥,我背着你从绳上走过,咱不就出山了吗?"姑娘点头:"郝郎,多加小心哪。"文俊把绒绳解下来,一头儿拴在大石上,拴得很结实;另一头右手提定,在涧边一纵身。坏了,他看着有两丈二三,他纵了有两丈五六,其实山涧宽两丈七八。"哎呀!"坠落涧中。姑娘一看,洞房花烛,变生不测,郝郎已死,我活着也无意味,我还能怀抱琵琶另向别弹么?姑娘银牙一咬,把心一横,噔噔噔,紧行几步,撩衣襟一蒙头,脑瓜冲下,坠入深涧。小节目叫断龙涧烈女殉夫。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侯杰找到蒋雄家,在外边一喊:"里边有人吗?"出来一位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的老妈妈。"这位老

人家您找谁呀?”“您是蒋老安人吧?”二爷把方才的事情一提,老太太点头:“老英雄,您请进来吧。”把二爷让到屋中坐下,老太太给侯二爷做饭。一会儿蒋雄回来,把银子往炕上一放,把事情都提了:“秃爷,你明天回公馆等着吧。”陪着吃完饭,他二人到东屋去休息,一夜无事。次日清晨,二爷告辞,蒋雄把他送出山来,老人家回到公馆。侯二爷丢了,急坏海川,镇东侠劝他:“你二哥又不是三两岁的孩子,他上哪儿自有主见,你何必着急,还是赶快商量到断龙山寻露吧。”难得的是马奎一字不提。

直到二爷回来,海川忙问:“二哥,您上哪儿了,也不说一声,叫小弟好着急。”二爷把事情经过一说:“咱们就等文俊得露吧。”次日等了一天,音讯皆无。海川就要调兵进攻断龙山,二爷给拦了:“你要逼急了,他们把莲花露就给毁了。欲速则不达,要进攻岂不破坏了郝文俊进山的计划?”直到第三日,仍无消息,大人的伤可越来越厉害。

天到巳时,公馆门外来了一位道长,头戴九梁巾,长眉俊目,鼻直口正,看年纪不过二十岁,戴着一部唱戏的假胡子,箍在上嘴唇,身穿蓝道袍,腰扎绒绳。由于道袍太大,他从前边掏起一把,后边掏一把,左掏一把,右掏一把,底下倒是利落,可上边成了莲蓬篓儿啦。穿一双云鞋,身后背着一个包袱,手拿着拂尘,是条破布掸子。他来到公馆门前,单掌打稽首:“无量哎佛哟,贫道孙思邈,云蒙山上出家,在唐朝得道成佛,已一千余年。近在洞中打坐,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知晓国家干城年大人在凤翔府被浊目香所伤,特地脚驾祥云来到此处,原为给大人治疾而来。烦劳通禀。”官兵一听,急忙跑到差官房:“启禀童侠客,外边来个老道,自称药王爷,来给大人治眼。”海川当时就翻儿了:“什么话,轰走!”侯振远老成练达:“海川,不能轰,咱俩到外边看看。”二人出来,到公馆门前,老侠作揖:“不知药王爷法驾光临,您要给钦差治病吗?”“老大人为国忧民,贫道怎能不来?您

贵姓?”“在下侯振远。”“阁下呢?”“在下童林。”“原来是侯童二位,即请通禀钦差吧。”“海川,我陪仙长,你去通禀。”

海川来到上房一通禀,年大人这几天叫眼睛磨得够呛了:“海川,快快有请。”海川出来到差官房,秋老侠一问,连连点头:“咱可得防着点儿,大家准备。”时间不大,准备停妥,海川出来:“有请药王爷。”“无量哎佛哟,童林在前边带路,老先生后面跟随,免得贫道跑了。”老侠作揖:“理应如此,仙长莫怪。”海川心说:你把大人治好了,牵马坠镫我也心甘;要治不好,提拉拐子我把你摔死。这才引出一段药王爷施法力,搭救年钦差!

第十三回　药王爷献露救钦差

白姑娘断龙涧殉夫，公馆来了一位药王爷，戴着假胡子，海川在前，镇东侠在后，进了公馆。绕过影壁，嚓楞楞军刃响，金头寿星宏爷按刀把，旁边孙瑞何亮各持钢刀，虎视眈眈，好不吓人。一进二道院，仓啷啷军刃响，上首一位猴形老头儿，手使五行轮；下首一个秃老头儿，手拿双镢，正是九尾猔猲世界妙手司徒朗和一轮明月照九州侯敬山。箭道口南边站着病太岁张方，北边站着镇西方碧目虬髯赛张鼎马文龙。三道院北屋门口是镇东方妙手赛和缓宋文元和云中侠何乃光。

来到北屋，年福年禄在大人左右，北侠和南侠一边儿一个保住大人。年钦差站起来，抱拳拱手："年某不才，劳法驾光临，宏施法力，搭救年某。吹泥絮以上青云，起死人而肉白骨。下官道谢了。""无量哎佛哟，钦差为国忧民，被奸人所害，贫道理应医治贵恙。"药王爷把小包打开，取出一个楠木匣子，里边还包着小褂长衫，薄底儿靴子，沾着许多水，凌乱不堪。药王爷把匣子打开，取出一个圆管儿，里边装的是药水，吩咐："取一个新脸盆、一块新手巾、一壶凉水和半斤新棉花。"时间不大，完全备好，药王爷把盖儿打开，嗬！一屋子满是清香之气，年大人闻上感觉眼睛舒服，群侠都感觉自己眼睛清亮。他往盆里倒了三分之一，用凉水一兑："给大人洗眼吧。"年福就要给大人洗，北侠一拦："管家大人先等一等。海川，我想师爷和书童都因为大人受了连累，可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在药王爷来了，应该先给师爷书童治，然后再给大人治。"钦差一听，很感激北侠

老成持重。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万一这药王爷是来害自己的，如何是好？有人立刻把师爷书童搀来。“唔呀，谢大人的恩典，吾先试一试。试好了，就好了；试不好，就了了。”年福给杨师爷一洗，“唔呀，好舒服。”浮肿沾上药水就消，能够睁目视物，并不滚疼。又给书童洗，全好了。把药水倒了，重新放上新的，药多水少，效力更大，用棉花一蘸，往眼上一洗，嗬！大人就觉着眼睛奇痒，但清凉至极，连说：“好药，好药。”浮肿尽消，开目视物，大人看众人：“众位老侠客，本钦命不能视物已经七八天了，今日立起沉疴。药王爷请上，受下官一拜吧。”药王爷拦住：“大人早占勿药，四川百姓之福哇。”“药王爷吃荤吃素？”“这次要帮大人开仓放赈，可就吃荤了。”“甚好，海川，差官房大摆筵席，请众位老侠相陪，海川代表本钦命招待药王爷。”“是。”

药王爷把物件全带着，众星捧月来到差官房，酒宴摆下，请药王爷坐正中，老侠客们相陪。大家如释重负，谈笑风生，下人拿酒壶给药王爷斟酒。药王爷一按酒壶，问上首坐的一位老者：“请问老朋友贵姓啊？”“在下姓秋名田草字佩雨。”“啊，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大名鼎鼎，妇孺尽知，天下闻名。哈哈哈。”“药王爷夸奖了。”“哈哈哈，给我斟酒。”“是是是，我给您斟酒。”药王爷一扽假胡子，胡子跑到下颏，吱喽，一仰脖下去了。北侠还要斟，药王爷一按酒壶，看看下首这位形神潇洒的道长，飘逸超群。“请问老仙长怎么称呼？”“贫道复姓司马，单字名空。”“啊，南侠客海内寻针昆仑道长，久仰大名，如雷贯耳。哈哈哈。”“无量佛，药王爷夸奖了。”“哈哈哈，给我斟酒。”“是。”药王爷一仰脖儿，吱喽，下去了；叭哒，一口菜。道爷刚要给斟酒，药王爷一按酒壶，看看北侠肩下坐着一位老人：“若没记错，阁下姓侯吧？”“老朽姓侯名庭草字振远。”“圣手昆仑镇东侠，一口龙渊古剑，压倒山东半边天，名齐北斗，艺冠九州。哈哈哈。”“药王爷夸奖，我给您斟酒。”“还是老侠客聪明。”

药王爷一边喝酒，一边耍笑众老侠，不想官兵进来报告："启禀童侠客，东凤庄方大爷来给大人请安。"群侠赶紧夺门而出，迎接方大爷，方奎连连抱拳："众位侠客爷，听说感动天地，药王爷显灵来到公馆给大人治眼，老朽特来向药王爷道谢。""方大爷，您请到差官房吧，大人的眼睛已然痊愈。"众星捧月进了差官房，再找药王爷，踪影皆无。"药王爷呢，可能怪咱们全都迎接方大爷，药王爷一怒，脚驾祥云走了。"北侠眼快："药王爷怎么跑到桌儿底下去了？"方大爷一看，一指药王爷："好奴才，气死我也！"伸手抓住药王爷，从桌底下扽出来，药王爷还念佛："无量哎佛哟。""好奴才！"抡圆了，给药王爷一个大嘴巴。"无量哎，受不了的佛。""还念佛。"伸手把假胡子揪下来："众位，什么药王爷，他乃犬子郝俊哪。"原来是淘气鬼。

上文书郝俊睡觉，万芳王环去金凤山被打，郝俊当时吓跑了，他跑到东北六里地的大刘村。醉尉迟刘雄是方大爷的内弟，非常疼爱郝俊，因为刘雄夫妻也没孩子，刘雄好喝酒，喝醉了好打人，不过平常待人很好。郝俊来在客厅："舅舅，您好哇？"刘大爷一瞧是郝俊："呦，小子，是你，你们家正有事，怎么有工夫上我这儿来呀？""嗐，大人有事，与我有什么关系。我想舅妈了，来瞧瞧我舅妈跟您。"说着去内宅，找刘大奶奶说话去，一会儿出来："舅舅，我今儿不走了。""小子，不走就住下。"郝俊打哈欠，到东厢房睡觉去了。刘大爷一想，不对，他们家有事，他怎么不回去，把家人刘三叫过来："三儿，你到东凤庄见大爷问问，少爷在咱家哪，到底怎么回事？"刘三答应着出来，奔东凤庄而来，正赶上石老侠负伤，三侠来到治伤。方大爷一听郝俊跑到大刘村："刘三，回去叫你员外爷把他给我捆来，奴才闯下大祸，我焉能轻饶他。"刘三回来，跟刘雄说："好么，少爷惹了祸。"把东凤庄的事一说："大爷让我告诉您，设法把他捆上，送回东凤庄。"刘雄想了半天："这使不得，他是我甥儿，我把他送去，这顿毒打

跑不了。我心疼，不能把他送去。”刘三非常恨郝俊，因为刘大爷一喝醉了，郝俊在舅舅跟前使坏，净让他挨打，这回他可得理了：“员外爷，虎毒不吃子，可您要不把少爷送回去，能把大爷气坏了。依我看还是送去为好。”“怎么个送法？”“奴才想，您能喝酒，人称醉尉迟。您跟少爷喝酒，把他灌醉了，捆好装在口袋里，不就送去了么？”“好主意，叫他去。”“是。”

刘三来到东房，点亮了灯，一看郝俊睡得真香。“少爷，您起来。”郝俊揉眼打哈欠：“干什么叫我，我睡得正香哪。”“员外爷请您喝酒去。”“我不喝，回头吃饭叫我。”说着还要躺下，刘三给抱住：“我的好少爷，您不去，员外爷要骂的，还是去吧。”郝俊穿鞋来到北房，果然酒菜摆好。“舅舅，我就是困。”“小子，我知道你好喝，咱爷儿俩喝两盅。”两人喝上了，喝上劲头，换了大碗，这酒可喝得不少了。刘大爷舌头都短了，简直都要醉了，郝俊还精神着哪。刘大爷纳闷，仔细一看，郝俊顺脖子把酒都倒后背上去了，根本没喝。原来刘三一回来，郝俊听见了，他从后窗出去，绕到北房的后窗往里偷看。刘三出主意让刘雄灌他，郝俊心说：好小子，叫我舅舅灌我。郝俊回来，躺下假装睡觉。等喝酒的时候，酒碗顺脖梗儿往后倒，衣衫褂子全湿了。刘大爷一看：“小子，你的嘴长到脖子上了，怎么把酒都倒后边去了？”“舅舅，您可不对，您成心把我灌醉，把我送到爹那儿去。您想想，我二叔鞭打王环、掌打万芳，佟双庆秀蝉丧命，毒药弩打了我石伯父，都由我贪睡引起。您要把我送回去，我非得开锅烂不可。小时候您和舅母就疼我，将来您二老黄金入柜，我得顶丧架灵，打幡儿抱罐儿，送您入土为安哪。难道您不疼我了？”“小子，我疼你。”“噢，我猜着了，有人给您出主意害我，破坏咱爷儿俩的感情。这是给您使坏。我爹不能打死我，将来我养好了，好叫我心里恨您。这是谁教您的损阴丧德的主意？舅舅，您疼我，您办不出来，这坏小子是谁呀？”“是刘三教我捆上你送到你爹那儿去。

刘三,快进来。”

时间不大,刘三进来:“员外爷有什么吩咐?”“好小子,我非打你,站直了。”刘大爷抡圆了,啪!一个大嘴巴,打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大转弯。接着越打越使劲,刘三的腮帮子都肿起多高来,顺嘴角淌血。“员外爷,别打了。”刘大爷住手,郝俊在旁边笑了:“哈哈哈,刘三,以后还使坏灌我吗?”“我有个乐儿,怨我,我给少爷使坏,该打。员外爷您消消气,您要不痛快,我把腮帮子翻过来,请您抽里边。我给您出这主意干什么,我应该抽自己嘴巴。”“滚,别气我了。”刘三轰自己:“刘三滚出去。”把刘雄也逗乐了,他冲郝俊说:“小子,明天一早你离开我这里,你爹要找你,我就说你跑了,给你十两银子当零花儿。”郝俊揣起来,睡觉了。

次日清晨,郝俊离开刘家,暗暗来到金凤山,赶上群侠会柏生,三挡三度,九罪证凶僧,削桩代首,没把郝俊吓死。他自己住了小店,吃饭休息。次日他本想往西边奔宝鸡,一来长这么大,没离过家;二来一想,招爹爹生气,不如回家请死,他又回来了。走到断龙涧口,口干舌燥,他一看四下无人,把衣服脱了,飞身上树,衣服放到树上,跳下断龙河。水流很急,正是断龙涧出口处,忽然顺水飘下一件东西,随波逐流。郝俊迎头拦住,用手一捞,捞到手里。包袱裹着,郝俊看看眼熟,立刻上岸,取下衣服穿好,把小包袱的水拧干,打开一瞧:“啊,这不是八宝莲花露吗?”他想:我要不洗澡,这东西顺水漂流,可能遗失。大将军八面威风,幸好被我看见,赶紧到公馆献露医治大人。哎呀,我人微言轻,人家信吗?干脆,我冒充孙思邈药王爷吧。他来到西门里,路北有三间门脸儿的挂货屋子,买身旧道袍,买双云鞋,买个假胡子,买把破布掸子,自己的衣服包起来,到公馆冒充药王爷,把大人治好。现在一听方大爷来了,吓得要跑,后来一想,丑媳妇别怕见公婆,钻到桌下,到现在与大家见面行礼。

镇东侠告诉海川:“你先回禀大人,听听示下。”海川到上房跟大人一说,大人立即吩咐:“有请贤乔梓。”大家陪着,方大爷面见大人跪倒叩头:“草民教育无方,蠢子冒犯尊颜。”“快快扶起老先生。令郎救下官一命,功高盖世,我看看令郎。”郝俊叩头,大人夸奖一番。父子告辞出来,到差官房,刚要落座,官人进来:“启禀二侠客,门外有红桃仙子郝文俊拜见。”“呦,郝少剑客来了,快快有请。”海川和侯二爷来到公馆门外,彼此见礼介绍,请到差官房,述说前情。

原来文俊从山涧掉下来,被寒风一呛,就昏过去了。靠水边山根长出一棵大树,又有藤萝从树根生起。古语云: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日久年沉把这棵大树给绕一个严严实实,文俊正落在树冠上,昏死过去。文俊在树冠上挣扎辗转,八宝莲花露的扣儿开啦,从树上滚落水内,被冲出断龙涧,可巧被郝俊遇见。到文俊缓过来,天光已大亮,文俊从树上下来,到山根底下寻找出山道路。他出了山口,眼前一片荆棘,无法下脚。正在为难,荆棘丛中有人乐:“哈哈,怎么没道啊。”文俊一看,是个大个儿,身高一丈开外,膀阔腰圆,一身腱子肉皮粗肉厚,不怕荆棘。他身穿蓝裤褂,腰系皮鞓带,黑脸膛,浓眉大眼,鼻直口正,青胡茬儿,天生的福相,可能有金钟罩铁布衫的硬功。他两手胡噜,嘴里喊:“找不着道啦。”文俊高喊:“猛汉,你过来。”大个儿分着荆棘过来:“你有什么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丁梦雄。”“你怕扎么?”“我有功夫,不怕扎,可我回不了庙啦,不认识路。”“丁梦雄,我怕扎,这样吧,我骑在你脖子上,你驮着我,我给你指路。好不好?”“那可不错,过来。”大个儿蹲下,文俊骗腿骑上,大个儿站起来,晃晃悠悠往前走。文俊指点,走出这片荆棘地。

猛然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梦雄高兴:“师父。”他把文俊往后一甩。幸亏文俊有功夫,一个云里翻的跟头落地,抬头看,是个头陀的大和尚。二指宽的皮条勒着月牙金箍,黑发披在

肩头，紫红色的脸面，粗眉大眼，颔下无须，灰僧袍圆领阔袖，灰中衣，黄僧鞋，白绫高勒袜子，声若洪钟。文俊赶忙过来行礼："高僧在上，弟子有礼。""弥陀佛，施主贵姓高名？""在下红桃仙子郝文俊。""贵老师是哪一位？""四大名剑排行在首，镇古侠董乾董化一。""老人家已然作古了。""老人家逃避红尘，十五年来教出我和师兄二人。""哎呀，原来是亲师弟，我的师兄代师收徒，师兄慧斌，贫僧龙虎僧欧子方，师兄把龙虎寺相赠于我。""原来是师兄，小弟拜见。""师弟免礼，梦雄儿，拜见师叔。"梦雄磕头。"请至庙内，愚兄有话讲。"

爷儿仨来到庙内，禅堂有个和尚，文俊一看，这人好凶啊。大身材，肩宽背厚，灰僧袍，灰中衣，青僧鞋，四方大脸，黑脸膛，宽眉大眼，鼻直口正，一脸大麻子，额角上耷拉一条子肉。欧子方给介绍："师弟，这位是师兄，陕西延安人，姓陆名丰。"书中代言，这就是陆刚的亲弟弟陆丰，欧子方代收的师弟，彼此见礼坐下。"师弟，师兄慧斌的事我们全都知晓，金凤山我师兄窦瑞来到庙内，叫我到玉皇顶任主持，龙虎寺叫我师弟陆丰主持，明天我就去金凤山了。师弟，你因何来到断龙山？"郝文俊把原因都说了，欧子方一听："师弟，你的莲花露呢？""想是丢在山中。""师弟，你成了爱之实以害之，断龙山内存着莲花露，尚有一线希望。莲花露被你丢失，年大人就没救了。你赶紧去公馆报告侯老侠，另想别法吧。"文俊答应，吃了一顿饭，弟兄分手。文俊直奔凤翔，这才来到公馆。

经过说完，二侠客把郝俊叫过来，和文俊见面，把断龙河的经过一说，郝俊说："少剑客，一定是您把露失落水中被我捡到，不巧不成书。可您的妻子是烈女，见您坠涧，她恐难幸免哪。"文俊着急。这时官人进来："侯二侠客爷，外面来了打鱼的张风老夫妻，陪同一位姑娘要见您老人家。"群雄来到门前，文俊抬头一看，正是贤妻白素蕊，还有老夫妻两个。真是一场生离死

别,难后重逢。那年头不讲拥抱,姑娘站在文俊面前,泣不成声。请到差官房,老夫妻备叙前情。

老汉张风今年五十多岁,断龙河打鱼为生,老妻梁氏忠厚勤劳,这么大年纪无儿无女。今早下河打鱼,忽然发现一个姑娘抓住一条柳树枝,昏死在上边。“你看那是什么,迎船顺流而下?”“那是个姑娘,当家的,你要救她一救。”老头儿扑通跳下河,伸手抓住,拉到船头,把姑娘救上小船,放在船头控水。老太太一瞧姑娘穿得非常华丽,一定是阔人家的,用耳朵仔细一听,气如游丝,胸口发热,缓过来了。“老头子,咱拾了个闺女,快快回家。”老张风高兴,船篙一点,小船如飞,顺河汊子直到后门,把姑娘扶上岸。老太太找出粗布衣服,把姑娘的衣服用清水洗净,院中晾晒。张风让老伴卧了几个鸡蛋,叫姑娘吃下去,这才细问。姑娘眼含痛泪,从头到尾一说,然后起来下拜。张风高兴:“姑娘,我二老年过半百无儿无女,不想救了姑娘。”素蕊多聪明:“二位老人家救小女活命,情同再造,小女有意拜二老为父母,不知意下如何?小女也不愿再回母家,就在这里侍奉二老吧。”“哎呀,我们求之不得。”“爹娘请上,受女儿一拜。”老两口儿五十多,没人叫过爹娘,这一叫,二老坐立不安,恨不得拿把大顶。“女儿,姑爷既然坠涧,当然凶多吉少。事已至此,悲伤无益,不过姑爷身上带着莲花露,想来业已丢失。孩子,咱们应该到公馆告诉侯二侠一声,让人家另想别法,以免耽误。”“爹爹说得是。”父女三人这才来到公馆门前,不想意外地见到文俊,姑娘痛哭流涕,文俊给张风老夫妻磕头道谢。不想两日之间,经过一场生离死别。侯老侠告诉海川:“此事不能隐瞒,请大人做主吧。”

海川来到上房,详细禀明大人,钦差点头:“白露冲叛反朝廷,自立为王,理应凌迟处死。念其妻女经过一场生离死别,得露非易,黄志为国分忧,郝文俊得露立功,法外施恩,赦免了吧。

请侯二侠率文俊夫妻回山，叫白露冲散众焚山，好好款待张风夫妻，顺便把蒋雄母子接到凤翔。本钦命要亲自审讯白露冲。”海川出来把大人意思一说，文俊夫妻千恩万谢、感恩戴德，找了一头小驴叫姑娘骑，侯二爷带文俊一起奔断龙山。

这时断龙山已然乱了，洞房花烛不见驸马公主，只找回包袱两个，全山找遍，踪迹皆无。黄志心说：可能夫妻到公馆献露赎罪了。直到巳时，有人报进来：“启禀天王，钦差大人派侯侠客带驸马和公主来到。”一听公馆来人，呼拉，跑了一多半，蔫溜了一大半。天王吓得六神无主，黄志跑出来，姑娘痛哭，把昨晚的事全说了：“钦差念我夫妻为莲花露经过生离死别，宽恕我父，让侯老侠带我父到公馆请罪。”黄志见过二侠。二爷到天王殿内，白露冲成了光杆司令。二爷用手点指：“白露冲，一场大梦该醒了，你上下这些乌合之众，没事的时候吃吃喝喝，现在一听官府来人，逃亡殆尽。你能夺大清国的天下么？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哪。”白露冲下来叩头：“老英雄，白露冲知罪。”“幸亏你女儿女婿献露有功，还不散众焚山，随老夫到公馆。”文俊素蕊到后面见过母亲，请老太太督饬人等搬家，黄志协助迁移。

侯二爷让白露冲骑着小驴，来到公馆，先到差官房。海川看白露冲也是忠厚人，到上房禀报钦差。大人吩咐：“传白露冲。”这时北侠已经派人到府衙把手铐脚镣取来，给白露冲上三大件，群雄陪着进了上房。“罪民白露冲参拜钦差。”“白露冲。”“罪民在。”“因何不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当堂撤刑。”“谢过钦差。”白露冲正面，钦差一看他面带忠厚，非奸宄之徒。“白露冲，身为大清子民，受朝廷雨露之恩，就该安分守己，怎能啸聚山林，称孤道寡，叛反朝廷，做下十恶不赦的勾当？如何叛反，从实讲来。”白露冲述说以往经过，最后说：“是吕教兴叫我到断龙山起造宫殿，罪民听了他的话才犯下滔天罪行。念罪民未办坏事，请大人超生。”“念你愚昧无知受人欺骗，兼你妻女深明大义，妻

弟黄志为国分忧，子婿郝文俊、女儿白素蕊为了莲花露历经大难，你又没有害民之举，免你之罪。急速散众焚山，回家闭门思过，以赎前愆。北京接来郝母，收留张风夫妻，把蒋雄母子接到你家，郝文俊为一子三不绝，由黄志监督施行。嗣等石老侠师徒痊愈，带文俊黄志投效公馆，做个一官半职，使几家老人得尽天年。下去吧。”这时黄志也到公馆见过大人，钦差勉励一番。老太太督催搬家，把贵重之物、黄金白银装了几十大车，宫殿房屋放火焚毁。回到凤翔，又接来三家人。小夫妻经过一场大难，更是恩恩爱爱，其乐融融。黄志带文俊又到东凤庄看了石老侠，约好痊愈之后，爷儿几个一齐走。

大人吩咐准备酒宴，恭请老少英雄。年大人亲自给众位斟酒布菜，尽欢而散。年大人传话：明日清晨起马奔四川。二品总镇彭大人和四品知府晓谕全城官员：明天清晨送行。海川代表大人到东凤庄给方大爷王十古道谢，同时传大人谕，等老侠病体康复，找黄志郝文俊一路同行。

次日五鼓，官兵戒备森严，行人堵在胡同口内，不远一对，不远一对。彭总镇骑马挂着大枪，从公馆到西门往返查看。刘知府带官员在公馆门外候驾。老少群雄和随从人员拉着马在一旁侍候着，方大爷也来送行。大人换好官服，圣旨金牌尚方剑摆好，大人上大轿，案牍行李放在车上，杨师爷、书童和年福年禄都上了车，亲兵小队排班而立，清道旗、开道锣在最前面，全份执事，三座皇亭子。往后海川顶马，骑着一匹黑马；再往后是大人的大轿，群雄在大轿两边；后边司徒朗骑马押队；再往后行李车辆络绎不绝。十三棒金锣开道，人抬轿起，顺字行的老哥们儿高喊高呼，看热闹的百姓堵在胡同内挤着往外瞧。

大轿过了鼓楼，顺西大街往西门，路南有个两层楼临街的饭馆，突然咔嚓！窗户踹开了。窗户台儿上站着一个人，是个大个儿，肩宽背厚，辫子盘上，蓝色绢帕罩头，青魆魆的一张脸，短眉

毛,两只蛤蟆眼鼓着,大鼻子,大嘴,青胡茬儿,一身蓝,身背刀鞘,手拿一把金背鬼头刀,崭崭新。他飞身下来,半空中抡刀,照童海川后脖项就砍,挟着一股劲风。海川要往前蹿,这刀正砍在后背。好海川,双手一拢缰绳,气往下沉,双腿合力,一扣双镫,重有千钧,一股大力量推得马往后退出五六步去。英雄往后一闪身,刀从海川胸前擦肩而过,直到马脖子,噗!红光迸现,把马脑袋砍下,死尸一倒。海川双足踹镫,往后一捯腰,落于地下,抽落叶秋风扫,抬头看,贼人喊了一声:"好废物!"他骂自己废物,一捋刀,蹦过来照海川一刀。海川上左一划步,宝剑一压,卧腰一脚,呼!把贼人踹了一溜滚儿。海川一追,贼人鲤鱼打挺往西冲,彭应龙的马正到。他从西大街迎着大轿走,有了贼人,他催马向前,抬腿摘下大枪:"好贼人,竟敢撒野!"照贼人一枪。贼人往左面一蹦,马往前冲,贼人抡刀就砍,咔嚓!把彭应龙劈于马下。官兵往上一围,贼人手起刀落,喊哧咔嚓,死尸乱倒,撞入胡同,杀死不少百姓。

贼人从楼上一下来,年大人正看见,靴尖点轿底,大轿落平。就在这节骨眼上,路北胡同口飞身蹿出一个人,正到轿前,手持笔管枪,往前一探:"扎!"其实就在南侠眼前,猝不及防,就算南侠把他杀死,近在咫尺,他的枪也扎到大人前胸。千钧一发,就听街南楼上有人喊:"我怎么一步迈高啦!"打出一个白亮亮的物件,正到贼人胸前,呼!贼人应声往后一倒,就地一滚,长腰上房跑了。这人把物件打出,救了钦差,随着下来,到轿顶探手一抄,把打人的物件接着,飞身上南房,踪影不见。群雄愕然,谁也没看清这位。年大人勃然大怒:"贼人如此猖獗,白昼行凶,视王法如儿戏,回转公馆,不抓住贼人誓不起程!"

大队人马又回来了,三座皇亭子搭进来,三宝进屋,大人回上房,群雄到差官房。刘汉鼎率官兵掩埋尸体,填好尸格,把彭大人的尸体搭回缝好入殓。刀断马头,刀杀平民三十七条,刀劈

总镇彭应龙。刘汉鼎呈上数目,大人叫他回衙理事,把众英雄请到上房。大人说:“众位,贼人拦轿行刺、刀断马头、刀劈总镇、刀伤平民三十七口,实属胆大妄为,目无法纪。众位老侠有认识这两个贼人的么,说出一点线索也好。”年大人说着话,只瞧方大爷跟马文龙,因为他们二位都是本地人,这两个贼人远不了。果然方大爷过来一抱拳:“钦差老大人,这两个人草民都认识。拦轿对您不利的,就是舍弟慧斌的逆徒高飞;刀臂彭总镇的人姓贺名超,江湖人称铁背金蟾。贺超的师父叫夺命郎中郝振德,是关东武林人;郝振德的授业恩师乃威震武林的老英雄,叫追云叟崔庆;崔庆的师父关东剑客黑水渔夫焦幻仁、白山隐士焦幻义,二位有个胞妹名叫凌波仙子焦幻云,武功独到,久住关东。贺超也久在关外,他有个叔叔在城西八里贺家林居住,老夫妻跟前只有一子名叫贺彪,今年八岁。老镖头名叫金睛虎贺建,是草民的朋友,这个奴才可能就住在贺家林。”大人点头:“大清法律,罪在一身,不及妻孥。方大侠去趟贺家林,捉住高飞贺超,为死难者报仇雪恨,您肯辛苦一趟吗?”“禀大人,草民愿往,应当再邀两位老侠一路同行才好。”过来北侠秋佩雨和二爷侯杰:“方大爷,我们哥儿俩陪您前去吧。”

三侠各带军刃,奔西门,大街上路静人稀,就是有出来的走得也很快,东张西望,然后钻进胡同。西大街兵丁搬运尸体,忙忙碌碌。八里地到贺家林,西口路北,清水脊的虎坐儿门楼,整砖到顶的瓦房,前后院。方大爷用手拍门:“开门哪!”时间不大,门分左右,出来一位老者,六十多岁,五官端正,面带忠厚,花白剪子股小辫儿,红脸膛儿,花白眉毛,深眼窝,黄眼圈儿,黄眼珠,花白胡须,米色绸长衫,河南绸裤子汗禢儿,福字履,白袜子。“贺贤弟。”“呦,方仁兄,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过来行礼,方大爷扶起:“咱们到屋里说话吧。”四位来到北屋客厅,后窗支开很凉快,后院住人。四位坐下,贺建烧水泡茶。方大爷介绍:

"贤弟,我给你介绍两位朋友。"一指北侠:"此公家住塞北秋林寨,姓秋名田字佩雨,江湖人称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一指侯二爷:"这位家住山东东昌府巢父林,姓侯名杰字敬山,江湖人称一轮明月照九州。"贺建行礼:"原来是二位老侠客,莅临贱地必有原因。"方大爷细问:"贤弟,你侄子贺超来了么?""来了,住了十来天了。今日清早说到城内取军刃,直到现在没回来。难道出事了么?""贤弟,小冤家匪性难移,在城内拦轿行凶,刀断童委员的马头,刀劈二品总兵彭大人,刀伤军民人等三十七条人命,犯了弥天大罪。""哎哟!"贺建脸色苍白,抖衣而战:"这还了得!"

第十四回　九香园铁球戏三寇

上回书说到三侠访贺建。书中暗表，铁背金蟾贺超跟贺建、贺永都是本家，他在关外听说五叔贺永命丧童海川之手，从关东来到关里找童林报仇，到北京一问，才知童海川去了四川。贺超追到凤翔府，心想：我到二叔贺建家中去住吧。走到西门里，路北三间门脸刀剪店，字号叫三间草屋。贺超进来："掌柜的，打一口金背鬼头刀多少钱？""您要打刀，纹银五十两。"贺超取出六十两纹银，又取出二十两金子："给我额外在刀背上加二十两黄金。这有十两酒钱，我要提前快得。""谢谢，十天后您来取。"把收条写好，打上水印，贺超带起，这才出西门到贺家林见贺建。老头儿很高兴。又拜见了婶娘，小孩贺彪很喜欢这位大哥。吃完晚饭，爷儿俩说话儿。"你这次到关南有什么事？""二叔，听说我五叔命丧童林之手，我打算给五叔报仇。"贺建摇头："贤侄，有这么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五叔结交了李太极，如入芝兰之室，可他背着李太极办些伤天害理之事，其下场可想而知。论亲族关系，我和你五叔近，我都不管。南北武林侠义都对他不满，他的品行很坏。孩子你听我的，绝没亏吃。"贺超点头："二叔说得对。"

贺超在贺家林住了十天，他定做的刀今天该取了，清早告诉叔叔婶母进城取刀。他带些散碎银两进了西门，就看见一队队的官兵戒备，到三间草屋取了刀，佩在身上。刚出门儿，路南小胡同口站着一个人，身穿蓝衫，薄底靴子，一条大辫儿，左耳没有，手提小包袱，正是高飞高远林。贺超走过来，高飞行礼："贺

大哥您好哇?”“呦,高贤弟,请起,你耳朵怎么了?”高飞长叹口气,把事情都提了:“今天年羹尧离开凤翔城,我打算拦路行刺,给我师父雪恨,出小弟胸中的这口恶气,只苦于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小弟孤掌难鸣,遇见大哥了。此处不能讲话,找个饭馆谈吧。”往东不远,路南庆云楼,两个人上楼,找个靠临街楼窗的桌子,对面坐下。高飞低声说:“您帮我拦轿行刺。”“兄弟,我也有仇人。”“谁?”“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那更好了,您对童林下手,我刺年羹尧。”刚说到这里,猛听得旁边桌子有人喊:“看你们两个畜生往哪里跑!”嗓音透尖,童子音儿。二贼急忙回头一看,坐着一位老人,年岁太大了,皱纹堆垒,顶都谢没了,不大的白小辫儿一尺多长,垂于脑后,两道雪白的眉毛斜飞入鬓,寿毫长到唇边,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闪闪,颌下一部大白胡子,半截黄。手伸出来亚赛雕爪,麻秆粗的胳膊,蔫皮耷拉二寸多长。蓝大褂,扳尖靸鞋,白袜子。面前飞过来一对儿苍蝇,老人家用筷子头,刷!正好把这对儿苍蝇夹住。“看你们俩往哪儿跑!”跟着一张筷子,苍蝇又飞了。如果用筷子夹住苍蝇,这在练武人来说,不足为奇;如果张手又飞了,不是惊人的武林高手是办不到的。因为你用劲儿小了,根本夹不着苍蝇;用劲儿大了,就把它夹死了。既要夹住,还不夹死,武功不到炉火纯青不行。老人家玩笑之中施展绝技,警戒愚顽,可这两个贼人如在梦中。高飞站起来:“贺大哥,我去了。”高飞先走了,贺超一人自斟自饮。这时金锣开道,彭应龙的马往西。伙计喊:“客人们受委屈了,咱们关楼窗了。”咣啷咣啷,把窗门都关了。贺超从缝隙往下看,打顶马的定是童林,他回手拉刀这才下去,大闹凤翔。

贺建把贺超的来历一说,三侠才明白。贺建长叹一口气:“小冤家不仁,小弟就不义了。少时他一定回来,你们三位藏起,我用酒把冤家灌醉,摔杯为号,你们拿下他,以正国法。”“阁

下识大体明大义，乃朝廷之幸也。”刚说到这儿，后窗外有人说话：“贺建，吃里扒外，太爷把你妻子孩儿尽皆斩杀。”北侠长腰蹿上后窗，二爷亮双镢也跟着上去，抬头看，西房上站定贺超。

原来贺超逃至旷野荒郊，隐藏在草木深处，时间老大，侧耳往四外听听，没有动静。贺超起来，心想：童林没杀成，闯下大祸，不如到家中禀明叔父，早离此是非之地吧。到村口外仔细查看，他没敢叫门，从西墙进来，飞身上西房，正听后窗里说话。一听贺建要害他，他气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回手拉刀，飞身到院中，贺彪正跑出来：“哥哥，等你吃饭哪。”贺超一抓贺彪的辫子，顺手牵羊往前一拉，裹手一刀。他天良发现，手头的劲儿小了一点，呼！鲜血迸溅。贺彪哎哟一声，趴伏在地。老太太一看，眼睛都红了：“好奴才！”一头奔贺超撞去。贼人往旁边一闪，抡刀就剁，也在后背，红光冒出，老太太死过去。

贺超来到后窗外这才一喊，双侠飞身出来，八步赶蟾，长腰上房。贺超越西墙往西跑，双侠紧追不舍。侯二爷说：“哥哥，咱们在六扇门里拉锁头儿这么多年，胡须都白了。贺超你站住！”贺超一听，这俩老头儿是官人，我要被官人追跑了，太寒碜了。他挺身站住，侯二爷故意吁吁带喘，一摆双镢：“贺超，捧捧我们俩。”“呸，老儿哪里走！”搂头盖顶就剁。二爷故意慢腾腾一躲，摆镢还招，躲躲闪闪，故意不敌，好稳住了拿他。北侠在旁边气坏了：“老二，你这能为都到哪儿去了！”嚓楞，大宝剑离鞘，剑鞘往地下一扔。二爷心说：贺超要跑。老侠秋田用手点指：“好贼人，拿命来！”贺超一怔，举刀就砍。北侠晃身形，用宝剑一搭，卧腰一脚，呼！把贺超踢出一溜滚儿去。贼人站起来：“你是什么人？”“北侠一指：“他是二侠侯敬山，我乃北侠秋田。”“妈呀，原来是侠客！”他拎刀就跑，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老哥儿俩脚下加紧，侯二爷一边跑一边说：“我说冒充官人诳他站住，稳住了再拿他。”“我看你笨手笨脚的着急。”“您

这一着急,贼人跑了。""你稳住他,应该告诉我。""当着贼人我怎么出口?"老哥儿俩互相埋怨。直追到断龙河,贼人外号叫金蟾,扑通跳下河。二爷问:"哥哥,您水性怎样?""旱鸭子,你哪?""我呀,坛子凫水,咚咚咚。"

哥儿俩只好回来,拿起剑鞘,带好宝剑,来到贺家。街坊邻居都过来了,娘儿俩都没死,敷好金疮药,吃下止疼药,贺建哭得像泪人儿。方大爷说:"您跟我们走趟公馆,请大人为您伸冤吧。"托街坊照看母子。到公馆见大人请安,三侠把贺超行凶、刀砍母子全说了,大人安慰一番,叫贺建回去。方奎回东凤庄。

晚上,年大人一人在大厅内来回踱步。隔扇门关着,大人的寝室在东里间,靠北边是进里间屋的门,南边一点儿有个茶几,一边一把高背儿椅子。大人走到里屋门口,就听身后隔扇门喀嚓!有人踹门。大人不用回头就知道有歹人进来,因为要是公馆的人,他就喊回事了。年大人回手抄起一把椅子,抬头一看,贼人到了,手持笔管枪,照大人就扎。像年大人这身份怎能喊救命啊,其实也是在喊人,可不是救命的词儿:"好贼人,胆敢不利于我!"声音很高。前院有人喊:"好贼!"大人一闪身,抡椅子就砸。这时前院一喊,贼人胆小,撒腿出正门,跳往院中,大人迈步就追出房门。坏了,喊话的人还没到。贼人站在台阶下,一看没人来,打闪纫针,他回身猛扎钦差。院里没人,大人一怔,枪到了,年大人躲不开。猛听东房北墙有人喊:"哎哟嗬!我怎么一步又迈高啦!"刷!从山墙打出白花花一物,呼!正中贼人右肩头。这位随着就出来,身法奇快,伸手抄打出的物件揣入怀中,把贼人按倒在地,摩肩头拢二臂,四马攒蹄捆上了。

东房中脊还有一个贼,飞身下来,趁这位猫腰捆人,手持鬼头刀,照这位身后就砍。其实这位躲得开,要是躲开,身后这贼非把捉住的贼杀了。这位没往起站,右脚尖儿一挑,把捉住的贼就挑到西墙。这位低头顺后边这贼的腋下一钻,伸右手一捋他

的右臂,左手一掐他的脖子:"你也趴下吧。"按倒就捆。当群雄赶到,这位大白胡子一晃,飞身上房,神龙见首不见尾。南侠飞身上西房,再找此人,踪影皆无。其实刚刚初鼓,天气尚早,大人喊的时候,是司徒朗喊了一声。群雄出来,大人危险已过。

年大人发怔,众位过来:"大人受惊。"大人点头:"众位老英雄,请到屋中说话。"有当差的看住贼人,年禄把破椅子拿出去,大人把方才的事情一提:"看来拦轿打行刺的人,与今晚相救,都是一位老前辈所为。两次相救,众位看清了没有?"大家都没看见,只瞧见白胡子一晃。大人点头:"先审问这两个贼吧,把贼人推进来。"两个贼人跪在大人面前:"犯人给钦差叩头。""你叫什么名字?""贺超。""如何犯罪,从实讲来。""犯人五叔系云南八卦山的五庄主,姓贺名永字建章,江湖人称火眼金睛猴,在云南被童林所杀。我要给叔父报仇,因此断了童林马头,杀了总镇彭应龙,杀了三十余条人命,请大人饶恕。"大人心说:饶了蝎子妈,都不能饶你!"押过一旁。""你叫什么名字?""高飞高远林。""因何两次寻衅行刺?""我是金凤山慧斌的弟子,恩师被逐,庙宇被占,皆由钦差所起,因此拦轿刺杀未成,夜入公馆行凶被擒,请大人宽恕。"师爷录供,叫二人画供,若不是杀了彭总镇,当时可就把他们宰了。然后命刘汉鼎把二人打入死囚牢,候旨发落。刘汉鼎把二贼提走,群雄夜晚严加防范。

次日清晨,侯老侠说:"大人再往前走,就是川陕大道,可要入川了。贼人出没无常,防不胜防,昨晚就是明证。海川、众位哥哥,我想咱派个人在大人的前一站探听消息,发现贼人提前到公馆报信,也好有个准备。不知众位以为如何?"大家一想,这倒是个办法,叫海川禀明大人,钦差也乐意。大家一商量,南侠站起来:"无量佛,我是个出家人,不被人注意。海川,我去吧。"海川大喜:"道哥愿往,太好了。"旁边司徒朗答言:"司马大弟,你一人前往不太方便,哥哥我陪你前去吧。"南侠不乐意,司徒

朗这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无量佛，司徒老哥哥前往，小弟更省心了。”司徒朗听得出来，南侠不愿跟自己走。“兄弟，哥哥好比你胯下之马，扬鞭就走，停鞭就止，听你的指挥，行不行？”北侠说：“就叫司徒贤弟随你去吧，俩人灵活。”

老哥儿俩出公馆，按官站走下来，一路上留神查询，司徒朗非常听话。南侠心说：这个老头儿回心向善，学好了。哥儿俩往前走，天到巳时，前边黑压压雾沉沉有个大镇甸，南侠一指：“哥哥，咱到镇甸去打尖吧？”“好。”来到这个通衢大镇，东口树林边有块石碑，上有三个朱砂大红字：哈哈镇。进了镇，大街上人烟稠密，路南有个大饭馆，刀勺乱响，门外有幌绳，为的是拴马。两层楼，楼窗开放，门上边金匾大字：九香园。门口有副对联，名人手笔，上联写“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是“蛟龙半盏海底眠”。哥儿俩一进来，伙计过来：“二位爷坐楼上吧，楼上凉快，楼上看座儿。”楼上答应：“请！”哥儿俩上来，嗬！好宽敞，五间一通连，前后楼窗开放，东墙的楼梯三面是座位，当中走道，桌子都是金漆八仙，足有九成座儿，胜友如云，高朋满座。靠北楼窗找张桌子，南侠坐东面儿，司徒朗坐西面儿，要酒要菜。

二位喝上，猛听得有人说话：“合字，并肩子，招勒儿把合，苍把，招勒儿尖，八成是鹰爪。”大庭广众之下说黑话。他的意思是：朋友哥儿们，用眼睛看哪，老头儿的眼亮，多半是官人。南侠抬头一看，靠西墙正当中坐着三个贼人，当中是个黑大个儿，穿一身蓝，粗眉大眼，青胡茬儿，好像是个头儿。南北面坐着两人，瘦小枯干，两腮无肉，贼眉鼠眼，都穿米色绸长衫。当中这位四十多岁，两边的有五十多岁了，好像是伙计，说黑话的是当中这位。南侠一想，他说的老头儿在哪儿呢？贼人要说司徒，可他脸冲西，贼人看不见哪。司徒朗也找。啊！找到了。楼梯口一上楼，对着楼梯独座儿，脸冲北，坐着一个老头儿。老头儿的年纪太大了，顶都谢没了，一拃多长的白小辫儿，皱纹堆垒，长眼眉

到了唇边，微抬眼皮，目露金光，胳膊麻秆粗细，蔫皮耷拉二寸多长，蓝大褂，蓝裤子，扳尖靸鞋。桌上放着几个菜，自斟自饮。

老头儿说话，嗓门儿透着尖："伙计过来，你们这屋里有味儿，嗬，打鼻子，这味儿可真大呀。"伙计闻闻："老爷子，南北楼窗都开着，过堂风刮着，咱这碗筷一天刷洗几次，哪儿有什么味儿?""这味儿太大了，呛人哪。""到底什么味儿?""贼味儿。"吃饭的一听，都笑了。"嗐，老爷子，贼还有味儿哪?""有，迎风臭八里地。你不知道，他们是为我的珍宝来的。伙计，你给我拿两个大红花碗，我把珍宝放在碗里，我看他怎么偷。"伙计无法，拿来两个大红花碗，还真是江西景德镇的细瓷碗。"老爷子，给您，您可别给摔碎了。"放在桌上。老头儿伸手到怀中："我把珍宝取出来，放到碗里，我叫你干馋不到嘴。"等取出来，托到掌中，吃饭的一看，又笑了。原来是一对大铁球，锃光瓦亮，通体雪白，足有二斤一个，一对儿四斤，保定府定打的，用手一摇，嘎楞楞响。老头儿要往碗里放，伙计急忙伸手拦住："老爷子，您瞧墙上写着哪，公文财物交明柜上。老爷子，您这不是什么贵重之物，不用交柜，可这么沉，碗也不是放铁球的东西，再说这么薄的瓷碗，被铁球一撞，不就碎了么?""哈哈哈，伙计，出门在外我就不讲究了，在我家里总用玻璃缸装他，这铁球比金子都贵重。"说着伸手放到碗里，用另一个碗扣住，伙计看着新鲜。他刚要走，老头儿说话了："我试试，铁球还在里边么?"用双手一掐两个合着的大碗，平端起来，双手一晃，嘎楞楞响，在里边转上了。伙计急了："老爷子，您这不是找碎哪吗?"老头儿摇头："你不用担心，我的球是铁的，碎不了。""您的球碎不了，可我们的碗不保险哪。"谁也没看见，老头儿的两手变成一上一下了，抓住两个大碗一掰，一碗一个铁球，两个球在碗底儿转得飞快。南侠老哥儿俩暗自吃惊，这老人的内力超人，定是武林中成名的剑客，可能要警戒贼人。

老头儿两手托住碗，站起来往中间走，这叫莲开现子。铁球由于两手晃动，开始转圈儿，在碗肚上转，转来转去，转到碗边上，伙计在后边跟着揪心。猛然间，右手碗立起来，一留一扔，铁球飞向半空。老头儿用右手碗去接，伙计喊上了："碗是瓷的。"老人用碗边一抄，接在碗内，左手碗的球又上去了。伙计一揪心，都到嗓子眼儿了，刷——又抄住了。跟着，一个上去一个下来，往返穿梭，把吃饭的都看直眼了。老人家离贼人这张桌还有一丈来远，猛然双手一抖，双点寒星直奔东墙。南北这俩贼回头往东墙上一看，呼！跟皮球似的，回来了，正落到俩贼的头顶上。"啊，好疼！"老头儿用碗一抄，球又落到碗里。这两个人就急了："你为什么砸我脑袋？"每人脑袋鼓出一个小肉包来，疼得龇牙咧嘴。南侠立刻走过来："无量佛，二位朋友，这老爷子酒后高兴，玩玩铁球，不想失手砸了二位，误伤误伤。二位冲着我坐下吧，喝酒。老爷子，您再练吧。"

老头儿把两个碗一摞，铁球放在上面的碗里，往桌上一放，一拍上首这位的肩膀："这位朋友，撞了你的头了，对不起，看在这位道爷面上，请坐吧。"一摁他左边肩膀，这位往下一坐。老头儿右手食指和大拇指从底下一弹一挑他大衫，偏门子兜里的银子包儿，刺溜，掉出来。老头儿一伸手把银子包揣到自己怀里，手法极快，千百只眼睛都看不见。这位坐下了，老头儿一转身拿起碗，自言自语："没练好，来了一个球碰球，不，球碰头。"当中这个头儿低声说："真没出息，叫他耍笑。""头儿，这有什么法子，躲不开呀。""废物，活人还躲不开？""头儿，没砸上你。""哼！他砸我，还差点儿功夫。"他心说：要砸我，我往下一蹲身，让你砸在桌上，遭大家的笑话。

老头儿又练上了："我还要练练。"一边扔球，一边往前走，也就在一丈开外，猛一回头，"打！"右手一抖，铁球直奔东墙。大个儿一瞧，真奔自己来了，他往下蹲身。真巧，好像老头儿明

白他的心思，他要不动，球只能砸在他后背；大个儿往下一蹲，正好，撞到墙上往下一掉，正砸头顶。“啊！砸了我啦，成心砸我，哇呀呀呀！”怪叫如雷。他这下砸得劲儿大，老头儿把碗一抄，铁球抄回，把球揣起，碗交伙计。老头儿来到桌前：“小伙子，别发火，每人一下，不偏不向。看你们三位不错，我老头子爱玩笑，跟你们闹着玩哪，回头三位吃多少钱，我候了。”大个儿疼得火烧火燎：“老朋友，不让不让，没什么，您请吧。”老头儿回到自己坐位。两个贼说：“头儿，怎么样，也砸上了？”“我不是躲不开么。”老头儿吃完饭，叫伙计算账，伸手把银子包拿出来：“贼吃贼，吃得更肥。”贼人一看：“呦，我折托儿啦。”折托儿就是被人家偷了。大个儿一听：“呸，真丢人。”老头儿候了饭账，给了伙计小费，下楼而去。“无量佛，哥哥您瞧，这三个贼也跟着下去，咱们也快跟着。”司徒朗点头。算了账，哥儿俩下楼，再找老头儿，踪迹不见。

二位按官站往前走，直到日落西山，眼前的一个大村子叫隐贤村，东口路南有座大店，黑匾金字，泰和老店。老哥儿俩进店：“伙计，还有上房吗？”“二位爷台，二道院上房三间，您愿住么？”“可以。”“请吧。”南上房两明一暗，迎面八仙桌，两旁有椅子，西边是个暗间，挂着茶青色的门帘儿，砖墁地，倒也干净。老哥儿俩擦脸漱口，要酒要菜，把桌子往前搭。刚要喝酒，就听店门外有人说话，嗓言发尖，童子音：“店家，有上房么，我要住上房，不怕多花钱。”您说当伙计的也不容易，像这老头儿，年岁太大了，老态龙钟，真不应当出门在外，家里又不跟人，七十不留饭，八十不让茶，真要让到店里，夜晚之间受了寒，吃喝不匀，一口气儿上不来，死到店里，伙计可就落了包涵了。他赶紧说：“老爷子，您往里去，西边好几座大店哪，又宽敞又凉快。咱们这店里满员，没有正房了。”“没正房单间也成。”“单间也没有了。”“没单间伙房也凑合。”“老爷子，对不起您，伙房也满了，牲口槽对头睡

俩，厕所板凳上都睡一个，实在没地方。”

这老头儿的嗓门儿打远，南侠听见了：“哥哥，九香园的那位老人家叫伙计给挡住了，咱们瞧瞧去。”二位急忙出来，到门前一看，老头儿指手画脚正跟伙计说哪：“伙计，你这叫什么话？惜老怜贫，修好积德，你分明看我年岁大了，支开我，你们脱心静，我非住你们这里。”南侠立刻走过来：“无量佛，伙计，财神爷怎往外推？老人家，他们这店里是住满了，我们住三间正房，俩人宽敞，您不嫌弃，就跟我们住一处吧。”“道爷修好，将来子孙满堂。”南侠这气，七八十岁的老道子孙满堂，我成花老道了。

伙计无法，老哥儿俩搀着老头儿来到上房，叫伙计添份酒杯筷子，搬个二人凳来放下，请老头儿擦脸漱口。老人坐正中：“二位贵姓？”“我姓司马，我哥哥姓司徒。”“二位都是复姓？”“对，您贵姓？”“我姓董啊。”“原来是董老爷子，您怎么到这方来啦？”“唉，说起来话长。我是凤翔府的人，家中有两个儿子，长大了不学好。大儿子不务正业，跑到外边当山大王啦；二儿子懒，他出家当老道啦。我开了五间门面的一个杂货铺，叫我也赔净了，俩儿子也不管我，我到外边寻吃来了。”南侠一听很同情：“老人家，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谁让您赶上了。贫道家住扬州钞关街玉顶九龙观，明天我给您路费，再写封信，您到我庙里，我养您老。百年之后，我给您立个坟墓，逢年过节的我给您焚化点儿纸钱儿。”“对，人留后代草留根，想不到我老啦能有这么个……”“什么？”“哎，好心的帮手。”南侠心说：我认为你要说——这么个好儿子哪。南侠斟酒，司徒朗布菜，老头儿还是海量，吱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唉，我看见二位，想起前些年在家，我乐享天伦，一到吃饭之时，总是大儿子布菜，二儿子斟酒，现在真有点对景伤情啊。”司徒朗一听这恶心，我们俩都一百五六十岁了，叫老头儿寻开心。饭吃完了，老头说：“二位，我老头儿愿意豁亮，就在外间屋，我自己搭个铺，二位到里屋睡吧。”二

位老侠答应。这时伙计进来:“三位老人家还买什么?可要关店门了。”老头儿掏出银子包,拿出一块银子,足有二两:“伙计,给我买点儿东西,四十支蜡、四十根竹筷、一把修脚刀、火种筐箩一个,剩下的你买酒喝。”“谢谢老人家。”时间不大全给买来。

天交二鼓,老哥儿俩到里屋打坐,冷眼往外看。老头儿把隔扇门关好,用小刀把筷子削成两头儿尖,一头儿插上蜡,一头儿插到地上的砖缝里,一支一支,在门里边插了一个大圈儿,富余的往其他砖缝里插。四十根蜡烛全点上,火苗子着多高,屋里烟雾腾腾,火光通明。老头儿把二人凳拿到蜡圈里,凳面儿冲下,凳腿儿冲上,老头儿敞着怀,露着古铜色的肉皮儿,肋骨一根一根的。骑上之后,两脚分放在凳腿儿上,手一摁地,后脑勺放在一个凳腿儿上,身体悬空,哧嘞哧嘞他睡了。这哥儿俩气息调匀,刚要迷离入睡,老头儿在外边喊上了:“了不得啦,着火啦,冒烟啦!”老头儿出了蜡圈,围着这通跑:“着火啦,烧死人啦!”

刚才老头儿买蜡,伙计起了疑心,就到柜房报告了掌柜的:“这老头儿买了四十支蜡,他干什么用?”“你留点儿神吧。”伙计到后院查看,刚到箭道口,一瞧这屋这么亮,他蹑足而行,来到隔扇门外,用指甲盖硌了一个月牙口儿,眇一目往里看,老头儿的睡法真奇怪,点这么多蜡。伙计到柜房报告,掌柜的吓了一跳:“今晚谁值更上夜,可要加点儿小心。”

刚说到这里,后边这一吵吵,睡下的住店客人都吓坏了,急忙穿衣服。先生伙计掌柜的二十多人呼拉就撞出门来,也没看见哪里失火。“众位客人,千万要安静。”大家跑到南屋,一推隔扇门进来,老头儿两手捂着肚子围着这圈蜡,跑得这叫快,蜡苗儿随风而倒,边跑边喊:“着火喽,着火喽。”“老爷子,哪儿着火啦?”“我肚子里。”“嗐,您这不是开玩笑么?”“真着了,耳朵都冒烟啦,肝也着啦,肺也着啦,肚子都焦啦,快用大桶给我抬水去,好把它浇灭了,不然就坏了。快抬水去,少了不行。”两个小

伙子抬来满满一桶清水，足有二百斤："老爷子，怎么灌哪？"老头儿好大力气，蹲下身，两手一掐木桶，晃晃悠悠，大桶就起来了。老头儿就着桶边，咚咚咚，一口气，也不喘气。掌柜的喊："老爷子，您喘气呀，别憋死。"好么，一桶水全下去了。老哥儿俩在屋里看着十分惊心，这是一粒混元气的大功，水一入腹就化成气，再吐出来还是水。不是惊天动地的剑客，没有这么好的功夫。老头儿的肚子也看不出鼓来。"哎哟，这才浇灭了。"掌柜伙计惊讶不已："老爷子不要紧啦？""谢谢众位及时救火，没事啦。""您这些蜡都点着，可要留神哪。""留神留神。"大家都走了。老头儿把门关上，进了蜡圈，又睡了。

夜深人静，里屋二位刚要睡，就听老头儿喊："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来。"哥儿俩往外瞧，老头儿说梦话哪："好大的蚊子。"睡得正酣。老二位刚要入睡，就听老头儿喊："好小子，你比他大，你又来了，你还跑得了么？"跟着又说："好大的蝎子。"蝎子当然比蚊子大。继续睡。猛然老头儿喊："就属你个儿大，最后来呀，我看你哪儿跑，这个大耗子。"

书中交代，外边真来贼了。亮镖会之后，燕雷养了几个月的伤，稍见好转，燕普打发他走了。这时童林保大人去四川，燕普知道此去于剑山不利，留下马俊马亮半路截杀。他回到剑山，君臣在九兽鹤天亭密议后派了三拨人，第一拨，风中芙蓉南宫利、谢瓣莲花魏九成，云中凤韩猛是头儿；第二拨，阴阳判官裴文、花面判官裴武，矮脚兔子佟威是头儿；第三拨，仙人手丁寿、玲珑手路英，追魂太岁贺如龙是头儿。最后请他大师兄万俟羽修到四川截杀钦差。贺如龙他们领命而行，这才引出泰和店水箭打群贼！

第十五回　川陕道大战无形剑

贺如龙三人带路费到了陕西，九香园吃饭，不想被这位老人戏耍，丁寿把银子包儿还丢了。他们走到泰和店，天色将晚，进了店："伙计，有跨院么？""有，东跨院北屋三间，爷台请吧。"三人顺二道院走东箭道的月亮门，来到北屋，擦脸漱口，要酒要菜。正在谈论白天的事，猛听老头儿说话，三人出来到月亮门里偷看，嘿，这仨人凑到一起了。贼人来到屋中，贺如龙眼望丁寿、路英："我到他们那里看看，待会儿好除去这个老头儿。"丁寿点头："头儿，不用说老头儿好本领，他们一块儿的那俩，看样子也不含糊，您可得留神。""我知道。"贺如龙飞身上房，直奔后窗。说真的，贺如龙这个把式匠不行，按理说他一来，屋里就知道，正赶上老头儿拿二老侠开玩笑，贺如龙侥幸回到跨院。丁寿忙问："怎么样？""苍把落到南屋，少时咱去把他杀了。"

商议已定，三人把饭吃完，伙计撤去残席，贼人把屋门关好，稍微休息，然后收拾，各把军刃带好，绢帕缠头，抬抬胳膊腿，不绷不吊，拉门出去。到了月亮门，往南屋一看，灯火通明。"丁寿，你先去。""是。"丁寿回手拉刀，提心吊胆，双腿直哆嗦，左手拳一砸自己的腿："哆嗦什么，我还没怕哪，你就怕，真没出息。""快去呀。""是。"他想：就冲在九香园偷我银子，我不知道，这老头儿含糊不了。他十分胆怵，贺如龙紧着催他，丁寿爹着胆子，刚刚走到台阶下，就听里边喊："我就知道你来！"丁寿噌的一下蹿到月亮门："坏了坏了。""别慌，听听。""好大的蚊子。""丁寿，你叫蚊子把你吓回来了。路英，你去。"玲珑手回手拉刀，来

到台阶前，担惊害怕，侧耳往里听。里边忽然喊起来："你比他大，你又来了！"路英噌的一下蹿回来："哎哟哎哟，瞧见我了，他说我比他大，没错呀。""咱听听。""好大的蝎子。""嗐，蝎子当然比蚊子个头大，你被蝎子吓回来了，瞧我的。"贺如龙一撞狗胆，回手拉刀，飞身到阶前，就听里边喊："就属你个儿大，最后来呀？"贺如龙噌的一下蹿回来："发现我了，他说就属我个儿大，最后来。""听听。""这个大耗子。""头儿，您被耗子吓回来了。"贺如龙一生气："走！一齐上。"

左有丁寿，右有路英，贺如龙在正中，上了台阶。隔扇门上有伙计硌的小口儿，贺如龙一看，门里蜡圈内老头儿躺在凳腿儿上，睡沉了。贺如龙一想：我踹门进去，刀尖儿冲下，照他肚子上一下，把老头儿扎死，大功告成。这叫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丁寿路英在两边，贺如龙一提刀，抬左腿踹门，噔！双门开放，扑得蜡苗一晃。贼人迈步进来，站在老头儿脚下，双手提刀，往前探身："扎！"照老人的肚子就下来了。眼看刀尖儿都到肚子上了，老头儿两腿往外一划，身子就落下来，两脚一收，老头儿就蹲在地上，贺如龙刀扎在凳子上。老头儿一仰脸，一张嘴，噗！从嘴里打出白亮亮一道水箭，足有一尺多长，劲儿真大，啪！正打在贺如龙的脑门儿上。"啊！"把贼人打出门口一溜滚儿。贺如龙喊："风紧，扯乎！"他刚站起来，老头儿一步迈到门前，两手一捂小腹，噗！满天星，吐出来蚕豆大的水珠儿，力量特别大，打在三个贼的后脑勺后背上，把三个贼打出一个跟头。"好疼，快跑！""好小子，禁不住我一口唾沫。"

南侠司徒朗老哥儿俩持军刃蹿出屋门，飞身上房追赶三寇。后边老人喊："我穿上鞋，让你跑三天我再追你，你都跑不了。"追到村口儿，听老头儿在后边还喊哪，仨贼急如丧家犬，亡魂皆冒，撒腿往东跑，二老紧追不舍。前边有片大树林，一声喊："林儿里扯乎。"快到了，猛然树林里出来个人："小子，你腿快呀，比

不了我道儿熟,哪里走啊。”原来这位老者跑前边截着去了。仨贼抹头往北,二老紧跟,老头儿在后边喊:“我歇会儿,你们跑不了。”越追越远,听不见老头儿的喊声,仨贼一抬头,北边大树林。“合字,林儿里扯乎。”刚要往里跑,树后头老人转过来:“小子,我都睡一觉了,你们才来呀。”“啊?”仨贼抹头往东,二侠紧追不舍。远远的东边一片大树林,三寇死命而逃,来到树林切近,从里边噌噌噌出来五个人:云中凤韩猛、风中芙蓉南宫利、谢瓣莲花魏九成,两边是铁背金蟾贺超和铁爪鹞子高飞。

当初三寇闹公馆,西方侠擒二寇,把南宫利魏九成捉住,押入太原府大牢。韩猛一个人不容易救二寇,可巧遇见裴文裴武佟威,四个贼人深入大牢,劫出二寇,逃离太原。半路分手,找镇甸买了两口刀,奔凤翔追下来,进城就听说公馆行刺,高飞贺超被擒,押在凤翔府大牢。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既是行刺的就是同行。三贼人夜入牢中,救出高飞贺超,互通名姓,结为朋友,半路上买的刀和笔管枪。一问二人,无处投奔,韩猛说,不如随我们去蓬莱岛,可躲灾避祸。二人答应。因为高飞少个耳朵,白天不便,总是夜晚走,今晚巧遇贺如龙。八个贼人合在一起。

司徒朗一分五行轮:“漏网之贼还想逃走么?”高飞分心就刺,老人家右手轮一套笔管枪,单轮一支,把枪拿住,左手轮平推,高飞只有闭目等死。贺超从身后过来照老人家斜肩一刀,老人家顾不上杀高飞,右手轮摘枪,反腕扫堂,右脚飞身一踢,贺超出去一溜滚儿。贼人呼拉往上一围,南侠持巨阙宝剑,加入战团。哥儿俩力敌八寇,刀光剑影,难解难分。这时树林里有人喊:“好小子们,跑到这里以多为胜来啦!”贺如龙高喊:“快跑,老头儿来了!”八个贼长腰出去,老人家丹田用力,气往上推,噗!嘴里白亮亮喷出一口水箭,满天星,全是蚕豆粒大的水珠,白亮亮一片,挟着一股劲风,打到八个贼的身上。这水珠打在肉上,非常疼痛,每人给打了一个跟头。小节目叫水箭打群贼。

八个贼人爬起来就跑，老哥儿俩还要追，老头儿一拦："你们别追了，这些毛贼草寇无关紧要，小鳅难翻大浪。""无量佛，敢问老前辈您是哪一位呀？""哈哈哈，你叫司徒朗吧？""是。""你师父是庄道勤，对吧？""对。""庄道勤的师父是张鸿钧，是吧？""是。""我是张鸿钧的大师哥，大清国顺治皇爷御口钦封的四大名剑客排行在首，凤翔府住家，姓董名乾字化一，江湖人称镇古侠。"司徒朗赶紧磕头："师祖在上，孙男给您行礼。""起来起来。"南侠也过来行礼，董老剑客搀起："我与令师伯云南玉真宫司马彦道长交情莫逆，就叫我师伯吧。"司马空摇头："孙儿与您门户中的孙儿们交好为弟兄，还是随着我哥哥司徒朗叫吧，师祖不要太谦了。"爷儿仨各叙前因。

原来董老剑客好动不好静，他教了郝文俊凤岐之后，离开北京，在外边游山玩水，一年多的光景才想起回家。老人家虽是凤翔府的人，但多年不回来，真是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西关住户，凡是年轻的都不认识，老总管董忠良把金凤山的事说了，老人家很佩服欧阳修，我教了慧斌，正是助纣为虐。得知三个师弟相助把事件平息了，董爷点头。听说年钦差今天起马，董爷清早带几个钱出来遛弯儿，到庆云楼上喝点酒，戏耍二寇，用钢胆打了高飞。晚上来到公馆，正赶上高飞行刺，老剑客又捉住二寇，二救钦差。回到家中，坐静一想：年大人去四川，步步是荆棘，危险万分，只凭公馆这几个人，杯水车薪，防不胜防。我也没事，干脆我跟着去一趟吧。墨鱼骨鞭已经给了徒弟，自己手里又没军刃，只带着一对判官笔、两个钢胆，九香园戏耍三寇，直到现在水箭打群贼。

剑客爷滔滔不断把来历说清，南侠也把二人奉命提前查看的事儿说了，老剑客点头："咱们爷儿仨一块儿走吧。"哥儿俩非常乐意。爷儿仨回店，越墙进去，掌柜的伙计都在院中，把蜡已经撤了。董爷告诉掌柜，跨院儿的三个贼人已经逃跑，把他们的

账算在我们身上。掌柜的连连道谢,三位进屋休息。

次日清晨,还了店账,爷儿仨上路,老人家讲了许多轶事,哥儿俩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增长很多经验见识。从陕西将走到四川地界,正是川陕大道,旷野荒郊,崇山峻岭,眼前有一道土岭,一丈多高,岭前岭后绿草如茵,一片一片绿树成林。爷儿仨一上土岭,剑客爷一摁二位:"趴下!"两人一伏,抬头往前看,从对面来了一位道长,鹤发童颜,飘逸超群。大身材,细腰乍臂,顶都谢了,稀疏白发挽着髻,扣个杨木道冠,金簪别顶。面似古月,两道修眉,寿毫多长,微抬眼睑,二眸子金光炯炯,颌下一部银髯胸前飘洒。身穿蓝色道袍,青护领,腰系丝绦,青中衣,厚底云鞋,高靿白袜子,身后背个长条儿包袱,走起路来如草上飞行。董老剑客一指:"你们认识他么?""不认识。""此人威震江湖数十年,艺压武林,复姓万俟双名羽修,人称无形剑客。他师弟就是云台剑客燕普。万俟羽修也被聘为护国军师。看来他定是对年钦差不利,我有心把他挡回去,只是我手中无有称手的军刃。司马空,你能把巨阙宝剑借我一用么?"这段小节目叫借剑对尺。

练武的把自己使用的兵器视如珍宝,爱逾性命,何况南侠是巨阙宝剑,价值连城。不用说不借,就是稍有迟疑,人家笑你目不识高人;如果借了,万一您把我的宝剑拐跑怎么办。那就得凭这些日子的接触和言谈举止,你自己断定老人家是镇古侠董化一,就借;你认为不是,就不借。

司马空毫不迟疑,伸手摘下宝剑:"您请用吧。"董爷接过剑,往身上一别:"我过去跟他动武,如果被他打倒,你们千万别过去相救,你们救不了我;我把他打倒,你们千万别过去捆人,你们没那本领。切记切记。"

嘱咐完,万俟羽修身法特快,来到土岭前,猛然从上面下来一人,飞将军从容而至。"面前敢是万俟道长吗?"无形剑客仔细一看,心说:这是董化一吧。要是他,这次去陕西行刺恐难如

愿。不过董化一使鞭，看他肋下别剑，大概不是他。“无量佛，正是山人，敢问老檀越是哪一位，恕贫道眼拙。”“道长健忘，老夫凤翔董化一。”老道心里咯噔一下，怕是他，果真是他。“无量佛，原来是董老檀越，当年在江湖上联袂，屈指数十年，我以为阁下早已物故，不想依然健在，可喜可贺。老英雄一向可好？”“托福托福，数十年音讯皆无，也以为道长飞升羽化，不想今日在此相会，堪慰平生。道长上哪里去云游，可否结伴而行？”“无量佛，老檀越，贫道奉命迎击年羹尧，暗地刺杀于他。”“道长，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足见光明磊落，心地坦诚。不过年羹尧幼承家训，两袖清风，忠心报国，他是干城之将。道长身为武林前辈，为何要刺杀忠臣？”“年羹尧此番入四川于剑山不利。”“道长此言差矣。满清入关，紫气东来，河清海晏，四夷宾服，百姓安堵，休养生息。庶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强无凌弱，众无暴寡。四川三年不收，年羹尧奉旨济民，开仓放赈，道爷不但不协助，反欲加害，是何道理？”“老英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顺治皇爷乘苍龙身归大海，弃冕旒而上九天，理应英王身登九五，而贝子瑞海废长立幼，越次传位，使我主抱恨终身。英王费尽艰难来到四川，选贤任能，胸怀大志。年羹尧明为放赈，实剿剑山，我故杀之。”“这就不对了。康熙皇爷南面称君，励精图治，有凤来仪，五风十雨，黎民称庆。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秦始皇统一六国，因其暴虐，二世而亡。英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应该辅佐皇帝，赞襄朝政，决不该私离北京，啸聚山林，招纳亡命，举旗作乱。道爷失去大义，助纣为虐，恐怕被后人唾骂吧。”“无量佛，人岂无心，士各有志。贫道受英王礼遇，誓必报之，豫让为智伯而死，荆轲为燕丹而亡，贫道效之。”“哈哈哈，董某身为护国四大名剑客，御口钦封，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道爷定要逞凶，董化一无礼了。”

万俟羽修回手打包袱，亮出一对量天尺，尺宽一寸五，尺长

三尺六寸，纯钢打制，上面镶着金星。董爷回手拉巨阙宝剑，一条金龙相仿，剑鞘一别，恨福来迟。老道量天尺一分，左手尺点胸前，右手尺丹凤朝阳，尺挂风声，奔老人家左太阳穴打来。董爷紫燕分云，一截老道寸关尺，老道往后一抽，老剑客顺水推舟，其实这是刀里的招儿。老道双尺一搭，往外一推，剑客爷右腿往自己左腿后一缠，金龙绕玉柱，转身飞鹏展翅，老道急闪躲过。二位插招换式，打在一处。量天尺招数精奇，拨封挂打；董老剑客宝剑没有套路，随机应变，招如泉涌。二位缠绕在一起，蹿纵跳跃，闪展腾挪，如游龙，似惊鸿，如影随行。几十个回合过去，二位激战到白热化，因为二位的武艺俱臻化境，已然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看着好像一个自己练尺，一个自己练剑，其实守如处子，动如脱兔，一招走错，对方趁虚而入，万难挽回败招。

南侠一生净挨着高人，对二位的武艺心悦诚服。唯有司徒朗，一生没挨过高人，挨过好人。常言说挨金似金，挨玉似玉，何况他向不服人。老头儿趴在土岭上心有所思：我们救人不成，连捆人都不够资格，老爷子太夸大其辞了，我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万俟羽修脸冲向南的时候，我飞身下去，照老道后背给他一轮，来个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他想到这里，暗暗把五行轮取出，等待机会。果然董爷剑走扫堂，万俟羽修飞身越剑，脸冲南。机会来了，千载难逢。司徒朗踹土岭一长腰，噌的一下，照老道后腰就扎。老道武术通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用回头，听风辨物，右手尺横着一压，右脚扁踩卧牛腿，啪嚓！仓啷啷！撒手扔轮，仰面倒地，当时背气而亡。万俟羽修往东跑去。

南侠从岭上拾起包袱皮下来，董老剑客宝剑入鞘，交与南侠，来到司徒朗身旁，把他左脚鞋袜脱下，左手提他大脚趾，右手在脚心的上部涌泉穴位上，用力拍打。时间不大，司徒朗一口鲜血吐出，噗！洒在尘埃。然后把鞋袜穿上，爷儿俩搀起他围着遛，老半天的时间，出入气才顺了。嘴角的血擦净，董老剑客掏

出一个小葫芦，倒出三粒药，叫司徒朗放在嘴里噙化。又倒出二十七粒，交给司马空："你们找个店住下，每天吃三粒，再吃九天，身体痊愈了再走。我告诉你们不要过来，为什么不听啊？""无量佛，晚生正在观战，我兄长就蹿下去了。"剑客爷点头："司徒朗，你一生没近过高人，更兼你眼空四海，艺成之后多杀无辜。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走入正途，上天叫你受一番痛苦，以赎前愆。今后好自为之吧，我还要追赶老道。"说完往东追去。南侠把双轮收起，提着小包袱，搀着司徒朗："哥哥，走吧。""哎。""吃一堑长一智，现在您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睛，海川必要怨我不照顾您。""兄弟，咎由自取，我瞧着便宜，结果吃亏了。"哥儿俩慢慢地走到一个镇甸，住了店，每天吃三粒药。练武的人身体恢复得快，又有好药，住了十天，精神多了，哥儿俩这才走，饥餐渴饮直奔剑州。

年大人早就到了，群雄保护年大人按官站到剑州，知州黄国英率合城文武官员、举监生员到十里接官亭等候迎接。手本递上，大人看了看，由年禄转下。"头前带路吧。"来到东门里州衙，大轿落平，三座皇亭子搭进，到正房请下三宝，行李文牍往里搬。大人传谕："所有官员一律挡驾，单传黄国英进见。"黄国英进来，立刻甩瓦行袖面，肘膝前进，行罢三跪九叩君臣大礼，然后给大人叩头："黄国英恭请圣安。""贵州请起，请坐。""谢大人。"年大人打量，黄国英五十来岁，四品服，瘦小枯干，形容猥琐。"贵州，此地离剑山多远？""大约八十多里路。""英王啸聚山林反叛作乱，你早有耳闻吧？""是，卑职早有耳闻。""可知剑山详情？""卑职略知一二。剑山坐落在白龙江西岸，三面临水，一面靠岸，都是悬崖陡壁，无路可上。左有青龙闸，右有白虎闸，乃天然屏障。青龙闸有八个寨主，天海神鳖班窦生、碧目金蟾班窦佛、拦江蛇周忠、横江蟹周义、镇江泥鳅谢文治、九尾龟谢文丑、闹海金甲何清太、海底金蜉何阳太，这八人深通水性，武艺精

湛。白虎闸有八位寨主,镇江海獭蓝旺、海底金龟柳雄、金枪虾米尤成、银枪虾米尤岑、横江螭虎史珍、混江霸下史宝、翻江顶浪何清、分水流子娄明。两闸面临大江,一夫当关,万人难攻。里边是招贤馆,有四位馆长管理两闸,他们是飞天龙秦治明、云中龙金治高、凤眼龙高海登、九尾龙袁广亮。再往里有太平大寨,管全山人骨寺、鱼骨寺、十三险、九兽鹤天亭所有的消息埋伏。天王殿内有大军师无形剑客万俟羽修、老军师云台剑客燕普,有水陆全权大帅厉胆侠谭天、水军大帅镇江苍龙龙斗、水军副帅翻江倒海第五龙于变于子江。左膀寨三公,清须公尹海亮、红眉公路海明、白玉公金海寿。右膀寨三横,九节雷熊阅豹、石头象周铁虎、铁幡竿陈通。二十名站殿将军是:生擒虎陈勇、活捉豹瓢伦、金锐无敌小霸王金角、绝刀赛孟贲奎虎、踏遍江湖熊志广、遨游江湖乐正川、玉面童子白昆、插翅灰鹤左金童、金头龙赵登、银头龙赵亮、百步神拳石天龙、隔山打虎石天凤、神拳无敌詹龙、铁腿无双侯风、野飞龙燕子坡、云霞道士杜清风、海底金龙郤月、昆仑羽士仇成、赛南极诸葛宏图、胜昆仑欧阳志正。这二十位将军都有通天彻地之能,万夫不当之勇。尚有鱼骨寺方丈了因、人骨寺方丈慈云,都是人间剑客。水陆军卒不下一万五千人。大帅谭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老大人,咱不得不防啊。”年大人看他相貌,倒有几分不悦,但这片话说得大人十分欢喜,心想:人不可貌相。大人点头:“来呀,看茶。”端茶送客。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边海川招呼众兄长都到差官房。正这时,南侠搀司徒朗进来,一看老头儿脸色苍白,先扶他躺在床上。“道哥,我哥哥这是怎么了?”南侠长叹一口气,述说经过,九香园钢胆戏三寇,泰和店水箭打群贼,川陕道借剑对尺,司徒朗被伤,董老剑客出面相助。众人放心。北侠秋田说:“海川,你到上房呈禀钦差,好请大人知道董老爷子两次相救钦差。”海川点头,来到上房屋,黄国英还在座,海川把事情禀报

了，大人慰问二老几句，让老哥儿俩好好休息。海川要走，大人招手："海川，黄知州还有点儿事情，让他说说。"黄国英抱拳："童大人，剑山十分猖獗，不乏武林高手，老大人来到剑州，倘他们派人来搅闹，我们防不胜防。州衙西北角密林深处，卑职修建一座玻璃厅，很是雅静，想请大人到那里去住，一来听不到喧嚣声，二来十分严密，老大人住着也放心。"大人点头："海川，黄知州说得很好，他很会当差，你跟他到那里去看看。"

海川答应，和黄国英出来，直奔后面，果然有座四合房，从东南方进来，方砖墁地，十分讲究。东西厢房，北正房有灯亮，墙角下栽种奇花异草。海川进了北屋，五间的口面，东西两暗间都有隔扇，隔扇前一边一个大锅台，下边的灶门，朱红的大锅盖，迎面丈八架几案，带镶螺甸，八仙桌太师椅，清静幽雅。海川一看这地方真好："黄知州，你很会当差呀。""您过奖。"两人回来。"禀大人，玻璃厅宽敞明亮，很是雅静，可以搬过去。"大人点头，吩咐迁到玻璃厅。差人一通忙乱，年大人也十分满意。

海川回到差官房，只说大人请他们老哥儿俩休息，一路辛苦就不必到上房了。众人放心，立刻摆酒饭，大家落座，开怀畅饮。酒过三巡，忽然从后窗打进一个东西来，白花花，吧嗒，咕噜噜噜。镇东侠南侠海川从后窗出去，飞身上房，其他几位老侠从前门到院中，碧天如洗，仰见星月皎洁，清风徐来，四无踪迹。众人陆续进屋，北侠手拿一张纸，墨迹未干，笔走龙蛇，上写：你等众人殊属粗心，黄国英包藏祸心，图谋已久，钦差移室，暗藏毒计，倘有危险，何人负责？知名不具。北侠看海川："钦差什么时候移室，这么大的事你因何自作主张？现在已入四川，危险逼近钦差，我们多加小心，尚且挂一漏万，你却如此玩忽职守，这还了得。"海川被兄长申斥，不敢还言："小弟看那屋子很好，没有什么毛病，觉着这知州很会办事。哥哥别生气，小弟没有经验。"群侠都赞成海川有涵养，真能唾面自干。北侠是哥哥，不用说责

备,就是打自己也要忍受,这一来北侠不生气了。“走,司马大弟、振远贤弟、海川,咱们四个人到玻璃厅看看。”

四位来到大西北树林深处,从东南角门进去,来到屋内,大人跟师爷正在谈话。秋老侠说:“不知大人在这里舒适么,我们来看看。”钦差很聪明,就知道几位老侠客来检查毛病:“老侠客请查看吧,我在这里倒很清静。”侯振远看这两个锅台,然后看了看隔扇,挑帘子又看了看东西里间,瞧瞧南侠北侠,老哥儿仨会心一笑。北侠一指海川:“你是奉旨保护钦差的,责任不为不重,因何如此粗心,这么大的漏洞,你都看不出来?”海川一怔:“哥哥,我看着挺好的。”“哼!这两个锅台是做什么的?”“做饭用的啊。”“钦差的寝室怎能做饭?”“哥哥,即使不是做饭,也是一种装潢吧。”“不要说了,钦差大人的寝室何须锅台装潢。如果用它做饭,锅台后面是隔扇,怎能疏通火道?”南侠念佛:“海川,你把锅盖揭起来。”海川两手用尽平生之力,纹丝不动。“哥哥,可能有点儿毛病。黄国英人面兽心,把他抓起来。”北侠摇头:“他是文人,何必打草惊蛇。”年大人心里也是一惊:黄国英口蜜腹剑,修地道暗害本钦命,这里不能待。杨师爷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上一回吓破苦胆:“唔呀,老大人,我们还是到前面去吧。福儿,跟我走。”杨师爷带福儿先走了,钦差也要走,侯老侠摆手:“老大人,您要一走惊动了贼人,您只管万安。二位总管,你们请到前厅,顺便把刘俊张方以及众位侠客爷都请到玻璃厅来。”“是。”年福年禄恨不得早离此地,二人也走了。侯老侠看了东西厢房,然后回到大厅。

这工夫群雄全到了,北侠把事情一提,要埋下窝弓擒猛虎,预备香饵钓金鳌。今晚齐心协力,保护钦差,捉拿贼寇,大家齐声答应。老侠客叫张方刘俊:“你们带小弟兄在前厅上夜,保护三宝以及总管等人。”“是。”“钦差大人去东厢房休息。马贤弟,由你负责保护大人,外面多乱,不准你离开大人身旁。”“遵命。”

“司马大弟，你带领宋品、何立、宏勋、侯杰四位兄弟在玻璃厅处巡视。”“遵命。”“振远海川随愚兄在房内捉拿贼寇。钦差大人，您随马奎只在屋内观战，千万不要出来，以防不虞。”钦差点头。来到东厢房，后窗支开挺凉快，大人坐好，马大爷在旁边站立。北侠把灯吹灭，门关好，海川坐在八仙桌上，老哥儿俩坐两边，盘膝打坐，闭目养神，屋里屋外一片寂静。

天交二鼓，东边这个锅台下面微有响声，三侠各自睁眼，屋中一片漆黑。他们跳下来，北侠站在北边，东侠站在南边，海川站在当中。北侠一指二人，又一指锅台，那意思，上来人我拿。海川就见锅盖立到东面，闪出锅腔地道口，忽然从底下噌的一下出来一个人，北侠连动都不动。童林仔细一看，一根长竿顶着一个帽子，围着转了一个圈儿。海川一想：好悬，幸亏秋老哥哥招呼了，不然我要拿贼，岂不暴露？果然转了一个圈儿缩回去，一个贼人蹬着蜈蚣软梯上来。刚一露头，北侠鹰拿燕雀，大拇指中指一掐脖子，点住气嗓，矬腕子一提，把贼人提上来，进东里间，摩肩头拢二臂，捆了个结实，撕底襟堵住嘴，然后一挤气嗓管儿，能出气儿，说不了话了。老人家出来，镇东侠指了指地道口儿，又指了指自己，那意思，上来贼我拿。时间不大，又上来一个。刚一露头儿，侯老侠一伸手掐住脖子，如提稚子婴儿，挑帘儿进里间，摩肩头拢二臂捆好，撕底襟堵住嘴，用手把气嗓挤平，照方抓药。侯老侠出来站在旁边。海川看两位哥哥你拿一个，我拿一个，高兴了，一指北侠，又一指东侠，然后指自己，意思是再上来，我拿。海川一插腰，眼睛瞪圆了。底下这人慢慢上来，刚一露头，海川叉开五指，照他脑袋上就抓。贼人一褪头，海川把贼人的绢帕抓下来，还有几根头发。秋老侠笑了：“你没有经验，这样捉人必须掐脖子，你是老鹰捉兔，贼人还不跑？”“哥哥说得对，咱怎办？”“院中查看。”

第十六回　闹剑州三救年羹尧

三位拉门出来，海川抡落叶秋风扫，见西房蹿上六个人来。追魂太岁贺如龙、风中芙蓉南宫利、谢瓣莲花魏九成、云中凤韩猛、高飞、贺超，连同被擒的丁寿、路英，一共是八寇闹剑州。原来裴文、裴武、佟威先回剑山，禀明谭天，大帅叫他们再下山，迎头找到这八个贼，叫他们尾随钦差大轿到剑州，暗找黄国英。八寇这才来到剑州。天色已晚，八个贼进了州衙，黄国英十分高兴："八位寨主，我书房桌底下有两股地道，一股通到玻璃厅东面的锅台下，把机关打开，锅盖自动开启，立有一根竹竿，顶着一个帽子，作为试探之用，放下软梯，就能上去。把年羹尧杀死之后，带着人头顺原路回来，再从西边道眼钻入，直通州城西风雨亭，把上面大石推开，就可回剑山报功了。"贺如龙点头："正好行事。"八寇这才搬桌子，打开盖，顺东地道鱼贯而入。没想到丁寿路英被擒，贺如龙扶软梯上来，有人一抓他，他往下一褪头，绢帕抓去，贺如龙摔下。"不好，上边有人，丁路可能被擒，快走！"

六个贼人回来一说，机关败露，把黄国英吓坏了。六寇飞身上房，直奔玻璃厅西房，就要行刺钦差。贺超回手拉刀，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踹中脊下来，迎风劈柳，奔海川面门砍来。海川上左划步，落叶秋风扫一撩他，贺超往后一撤，海川右脚一踹，呼！贺超一溜滚儿。高飞跳下来分心就扎，海川上右步，宝剑搭枪，翻腕子一抹，高飞抽枪。贺超蹦起来脑后摘巾，海川褪头一躲，剑走顺风扫叶。贼人全下来把海川围住，刀光剑影，海川指东打

西,行左就右,六个贼人被海川打得落花流水。正在这时,猛听得西房上有人高喊:“众位朋友休要担惊,镇八州翻江海鬼洪远泰在此。”北侠抬头看,西房上扎煞臂膀站定一人,绢帕缠头,一身青衣,背背金背鬼头刀,面似瓦灰,抱长钢髯,十分狰狞。

书中交代,洪林洪远泰是河南卫辉府洪家铺的人,金斗的师弟,华图的弟子,江洋大盗。此人手黑心狠,作恶多端。他不在本地做案,所以本地的老乡对他没有恶感。有一次洪林出来闲逛,东南五里地有个镇甸,叫关家铺,周围密树松林,烟笼雾绕,空气新鲜,风景清幽。洪林围树林转弯儿,走到西北角,从南边来两个人。前边走的这位,中等身材,双肩抱拢,身穿米色绸长衫,河南绸裤褂,白绫袜子,福字履。面如三秋古月,一脸的宝色,蚕眉入天苍,寿毫遮双目,准头端正,四方海口,唇若丹露,一部银髯胸前飘洒,白剪子股小辫儿。精神矍铄,形态潇洒,不亚如商山四皓在世,磻溪子牙重生,也正注目看洪林。这位老人家乃威震武林的剑客,姓关名斗字九公,江湖人称今古侠,他与董化一是莫逆弟兄。咱们这部书使刀的,他算第一了,四盘刀刀招精奇,祖传大环宝刀价值连城,闯荡江湖,人称今古侠。如今年事已高,不问世事,抱胳膊忍了,与人无怨,与世无争,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斩将覆车之危。本村的小孩儿都不认识老剑客,他家中只有老妻,十分健康,男女仆妇十人,包括老管家关义。这天老剑客静极思动,带着关义到村口树林遛个弯儿,到西北角正碰上洪林,一看是练家,剑客爷多看他几眼。洪林过去,关义问:“老爷子,您认得他么?”“不认识,瞧他外表,不像个好人。”“他本不是好人,西北洪家铺的,姓洪名林字远泰,镇八州翻江海鬼。他师傅是九尾金蝎道华图华亮羽,是个大贼;他师哥醉仙桃金玉宫,也是臭名远扬的贼。这小子偷了个家成业就,使奴唤婢。”“他住在前街是后街?”“前街西口路北。”剑客爷记在心里。

过了十几天,吃完晚饭,老人家心里一动:我何不到洪林的住宅暗看于他?果有不法行为,我本着锄恶人即是善念,就把他结果了,免得他苦害百姓。耗到二鼓,也不带军刃,老人家从家里出来,直奔洪家铺。到了洪林的住宅,拔腰起来,如履平地,到了上房,从后窗往里看,当中摆着一桌菜,银灯照射。洪林坐在正中,两边是下人,洪林正说话。“我告诉你们,过几天我就要出远门,你们好好在家,不可滋生是非。”管家躬身:“家主爷,您要去什么地方?”“我要去四川剑山蓬莱岛,因为我师父来信,叫我去剑山辅助王爷成其大事。凭我的本领,到剑山当然不落人后,可见王爷第一次总要有见面礼呀。”管家行礼:“家主爷,您家藏的至宝夜光杯,王爷看了一定欢喜。一般金银贵重之物,不足为奇呀。”洪林一拍手:“对呀,夜光杯是我从北京王府里偷盗来的,价值连城。夜晚之间要喝酒,把屋里灯光熄灭,往杯里斟酒,这杯就泛出一片宝光,照得满屋生辉。”“呦,这可是稀罕之物,奴才们没看见过。”“好,我拿出来叫你们见识见识。”

洪林直奔内宅。时间不长,拿来一个小包儿,放在桌前,打开后宝光滟滟。酒杯两边有耳子,周围画着四条龙,杯里画着五条龙,叫九龙杯,做工细致,精良美观。洪林爱不释手,他把杯放到饭桌上,拿起酒壶:“我叫你们吹灯,你们一齐吹,把灯光吹灭,我斟酒你们看。”大伙答应。洪林大喊一声:“吹灯!”众人同时把灯吹灭,屋内一片漆黑。洪林拿着酒壶就斟,哗——酒满洒了。“啊!不好,快点灯!”等下人把灯光点亮,酒洒了一桌子,九龙杯踪影不见,众人目瞪口呆。像洪林应该明白,自己身旁有高人监视,应该收敛才是;他丢了龙杯,异想天开,我何不再上北京到各王府走一趟,顺便再取些贵重之物,好做见面礼。第二天,洪林多带路费,就奔北京下来了。

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住,早入直隶,走到大名府地界,忽然云生西北、雾长东南,大块黑云压顶而来,刷拉一道利闪,嘎拉

一个沉雷，要下雨了。洪林紧催坐马，前边有个大村庄，他进了东村口，路南有座大店，黑匾金字，三元老店。洪林到门口儿，伙计迎出来："客人，天要下雨，您住店吧?""可有上房?""有上房，您请吧。"洪林到上房，雨下起来，五黄六月车轴雨，下过一阵儿天晴了。太阳还有两竿子高，街里头人们说话儿，有人喊："卖刀哇，谁买我这口刀?"店门口围着一大圈子人，有人问："老朋友，这刀卖多少钱?""纹银二百两。""嗬！二百两，买不起。"洪林听见了，急忙来到店门口，一看围着一个老头儿，年岁太大了，寿至耄耋，老态龙钟，手拿一口刀，插根草棍。洪林起了惜老之心，他分人群进来："老朋友，你卖刀哇?""被穷所累，把祖传的刀卖了吃饭。""我看看。"洪林接过刀，荷刀把顶绷簧，仓啷啷啷，龙吟虎啸，一道寒光射入洪林的二目。他觉着脖子后头冒凉气，忙把刀还鞘："确是一把好刀。"交给老头儿："你这刀卖多少钱?"有人说："二百两。"老头儿一摇头："有道是货卖识家，你要真想买，就给五十两吧。"洪林点头："你候着，我给你拿钱去。"他进了店房，一会儿出来，把刀拿过来："老朋友，这是五十两。你看，我再给你五两银子酒钱。"老人哼了一声，心说：五两银子买住你的脑袋。老人自去。

洪林回店，次日算还店账，过芦沟桥，远远望见广安门的城墙，打马进城，果然辇毂之下，帝王之邦，人烟辐辏，买卖成林。前门大街五牌楼熙来攘往，更是热闹非常。到打磨厂，住在三合义老店后院楼上。他白天出东口进崇文门，走到船板胡同，路北有座宏大府第，门前两个大狮子，上下马石，门洞枪架子上有三十九杆阿壶儿枪。这王府军功大，是铁帽子王，画阁雕梁，威武壮观。洪林查看完毕，回到三合义，养精蓄锐。吃完晚饭告诉伙计："我早早睡觉，明天还要赶路，不要打搅我。""您安歇吧。"

洪林熄灯。耗到二更天，换好夜行衣，背背大环刀，把后窗支开，飞身跳下，拔腰上墙，越民房，来到崇文门城墙；掏出飞抓，

哗楞一抖，抓住城砖，捯绳而上；脚蹬城砖，摘下飞抓，二次扔上，飞抓抓住，这才捯绳上城。顺中心马道下来，越过栅栏门，上民房，直奔船板胡同，来到和硕亲王府。走东夹道往北，看了看四下无人，他拔腰上府墙。到府里可就难了，虽说灯火通明，有回事处、田粮处、庄园处和男女仆人的下房，但上下好几百人看家护院，眼明手快。有人的地方他不敢去，黑暗中鬼鬼祟祟地偷瞧。他走到东北方向，看到一座四合院，类似庙宇，五脊六兽，螭吻蒲牢，朱红的庙门关着，黑匾金字，写着"家祠"两字。他飞身上东配殿，扒中脊往下看，黑洞洞并无灯火。他长腰下来，蹑足潜踪，五层石阶，朱红的隔扇门锁着。他用手一摁锁眼，掏出绒绳，挽好扣儿，捅到锁眼儿里，手一用力，拉紧绳儿，锁簧断了，自动开开。他把锁放在门墩儿上，推开门，往里看，迎面神龛挂着幡门儿，前边的供桌摆着五供蜡扦儿，在香炉的后边有一物闪闪发光。洪林知是宝物，他伸手拿过来，原来是宋代的八宝点翠金香炉。他大喜过望，把炉灰磕出，揣到怀中。

洪林出了家祠，把门带上锁好，飞身上房，蹿纵跳跃，出西口奔崇文门。来到城墙下，掏出飞抓，抓住城砖，捯绳而上；脚踩砖缝，起抓再扔，搭住上面，再捯绳来到城上。站住身躯，他伸手一摸金香炉，不翼而飞。"呀！"洪林就吓蒙了："哪儿去了？"他一想，明明揣起来，怎么没了呢？忘了拿？他贼心不死，又回来了，到王府家祠，把锁捅开，推门进去："嘿！宝贝儿！"果然在桌上放着，香灰倒在旁边。他十分喜悦，二次揣在怀里，心里称怪。他一转身，家祠门口突然起来一条黑影儿，飞快无比。洪林心说：这是本府的保护神，追！洪林飞身上房，远远看见黑线在前飞奔，洪林不舍，结果踪影皆无。他站在房上，往怀里一伸手，掏出来一瞧，吓得他魂飞胆裂，心里咚咚直跳。金香炉踪迹皆无，他掏出来的正是在洪家铺家中丢失的九龙玉杯。这杯我丢在河南，怎么在北京发现？他揣起来，一直到崇文门，掏飞抓上城墙，

来到城上，伸手一摸九龙杯——哎呀！怀内空空，玉杯已无。洪林脖子后冒凉气，分明是武林高人戏耍于我，视我如同无物。这要取我项上人头，易如反掌。我赶紧回店吧。洪林回店房到楼下飞身起来，到楼窗要钻进去，肩膀好像有人一推他。洪林从上面掉下来，抬手摸刀，大环刀已然不见。

书中暗表，这一切全都是今古侠关九公办的。关老剑客拿了他的九龙杯警戒于他，回到家里，叫家人到洪林家查看动静，家人回来报告，洪林骑马往北了。剑客爷带路费和九龙杯追下来，入大名，天要下雨，洪林住店，老人家在一大户人家的门洞避雨。雨过天晴，街上有了行人，剑客爷把大环刀摘下，插个草棍，施展闭气功，装成龙钟老态，到店门口喊卖刀。洪林有惜老之心，老人家就不愿伤他了，跟着到了北京打磨厂，也住了店。洪林踩道，老剑客跟着，晚上在房上监视他。洪林出来，老爷子跟着，王府盗香炉，在城墙半腰的时候老人家施展壁虎游墙探手得了香炉。老人家回到家祠把香炉送回，在门前看他又把香炉揣起。老人家有气，故意晃动身形，引开洪林，把他落下，又回到他身后，对其如对稚子婴儿，在他怔神之际偷梁换柱把九龙杯放到他怀里，在上城墙时又把杯取出。到店房他飞身上楼后窗，剑客爷在上边夜叉探海式又得了宝刀。老人家回到家祠，把香炉和龙杯都放在供桌上，然后把门锁好回店。

次日洪林回卫辉府，老人家也回来，到家之后，叫家人依然监视于他。家人回报，这小子奔四川了。关老剑客心想：洪林可谓屡教不改，怙恶不悛，要这样我可就要杀你了。关老剑客带好宝刀路费，渡黄河，进潼关，走临潼，越长安，顺大道追下来。走在川陕交界处，发现万俟羽修和董化一动手，他心想：这不是老兄长董化一么，怎么使宝剑了？董老剑客追下去，关老剑客也追下去了。半路上洪林遇见佟威裴文裴武，他跟佟威是最好的朋友，佟威问他来意，洪林一说，佟威说："兄弟，你今晚到剑州衙

门找知州黄国英，帮助他把年羹尧杀了，奇功一件，就好进山了。”洪林答应，今晚进州衙找到黄国英，自报名姓，特来杀钦差。黄国英大喜，指给他玻璃厅，洪林这才报名姓，伸手拉刀。这些贼趁机会飞身上房，跑奔州衙。洪林心说：好朋友！

洪远泰蹦下房来，照海川就一刀。海川海底捞月，落叶秋风扫往上一撩，洪林的刀就折了。卧腰一脚，洪林一溜滚儿。不等他起来，海川长河斩蛟，飞身过来就扎，洪林只好等死。猛然西房上有人念佛：“无量佛。”正是万俟羽修。南侠高喊：“他是万俟羽修，哥哥兄弟们留神！”院内一乱，洪林逃跑。

无形剑客自从在川陕道逃走，一直到剑州，年大人也到州衙。万俟羽修一想：我奉命入陕西杀年羹尧，但已成泡影，回山脸面无光，不如到州衙寻机杀钦差，回山也好交差。他耗到时候，进了州衙，发现一个人影，老道尾随于后。不想洪林下去输招，他这才念佛，飞身下来。

宋品太阿剑白蛇吐信，照老道哽嗓便扎。老道一转身，左手尺一搭，右手尺就到了，挟着一股寒风，照太阳穴就打。宋文元想躲闪都来不及，只好等死。童林捧剑照老道后腰扎来：“看剑！”老道顾不得打宋品，鹞子翻身，横锋扫月，反手尺打海川。南侠剑奔顶梁击下，老道左手量天尺一扫，右手尺斜肩打来，南侠急褪头。北侠大宝剑拨草寻蛇，老道闪身还招。东侠宝剑扫堂，宏勋举刀就剁，二侠双镢便点，众人各持军刃，一齐往上拥。好个万俟羽修，量天尺摆开，四明见线，不慌不忙，躲闪之快，招数之奇，无与伦比。八位侠客使尽全力，不能战胜老道。

屋外有了动静，年大人站起来，隔帘而望。马奎站在旁边，见来的都是毛贼草寇，海川一人足能抵住。大人放心，迈步出来，站到台阶下，马奎说：“大人，还是到屋内观战比较稳妥。”大人摇头：“贼人虽然不少，有你们大家在此，料也无妨。”马大爷只好站在一旁。不想来了这个老道，非常厉害，大人高声说话：

“众位侠客爷，务必将恶道擒获，以正国法。”老道一看，这人一定是年钦差，宁撞金钟一响，不打铙钹三千。他一看侯二爷使双镢，心想：从他这里出去，打死年羹尧，大功告成。

侯二爷转到东面儿，双镢金龙吐须，奔面门点来。老道猛的往上一扬尺，当！把双镢震开，右脚一合，正中二爷的胯骨，呯！二爷应声而倒。老道左转身，飞鹏展翅，左手尺扫一个圆圈，群雄各自纵身出去。老道一鹤冲天，双臂一扬，腾空而起，飞奔钦差，量天尺直戳胸前。马奎一看就急了，龙头凤尾刀抡起就剁。老道坠肘沉肩，横尺扫马奎的迎面骨。马奎往前一迈步，老道右手尺照他后背一拍，啪！把马文龙打了个前栽。大人趁这机会，噌的一下上了台阶。老道被马奎一挡，稍缓了一步，他长腰到阶下，右手尺照大人就点。大人迈步退到帘子前，老道上台阶，真是千钧一发。忽然从前廊上掉下一个人来：“哎哟嗬，老道，咱是死约会儿，不见不散。”正是老剑客董化一。

老人家追赶万俟羽修也来到剑州。天色将晚，老剑客进了州衙，到了中厅，正赶上黄国英请大人到玻璃厅居住。海川跟黄国英去查看，剑客爷也暗中去看，发现地道眼，可惜海川没看出来，就请大人搬进去。剑客爷心说：童林缺乏经验，这多危险。到差官房一听海川并未谈及此事，剑客爷很生气：这么大的事你擅自做主，多危险哪。他掏出如意墨盒儿，取出一块纸，写好了，包一块石子，从后窗打进去，自己躲在后廊下，然后到玻璃厅去看。北侠秋田分配停当，马奎保大人到东房，老人家在后窗往里看，心想：我下去，到房根下暗地保护大人。果然贼人来到，董爷挎后窗台观看。大人挑帘出去，老人家飞身进屋；大人下台阶，老人家出来，飞身在前廊下观看动手。不想老道来了，老人家迟迟不下来，原因是自己只有判官笔，难以制胜。老道过来打马奎，大人趁机上台阶，老人家无法下来，因为下来，大人也得死；现在大人退到帘前，老人家下来能挡住老道了，所以飞身而下。

乍见董老剑客，老道心中一惊，往后捯腰至院中。董爷一亮双笔："老道，你还走得了么？"绣女穿针，奔胸前扎来。老道用尺一封，左手尺魁星点元，奔顶梁就击。剑客爷划步移身，左手笔往小腹上便扎。二老当场动手，打在一处。海川在旁边喊了一声："恶道行刺，我们一拥齐上吧。"老人家也喊："对，咱来个以多为胜。"群雄各持刀剑，往上一围，这可就不成了，万俟羽修要吃大亏。他虚晃一招，长腰上房。海川高喊："别让他跑了！"老剑客也喊："他跑不了。"说看伸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大铁球来，嘎楞楞一摇，打出来了。老人家是从院里打的，老道此时正在越脊爬坡，右脚迈过中脊，左脚刚刚抬起。老剑客这钢胆打老头儿的左踝骨，钢胆急如电掣，似出膛的炮弹，打上踝骨就碎了。真凑巧，当钢胆快到的时候，从房脊后伸出一只手来，抓老道的腿腕踝骨。钢胆要不打，这位能抓住老道，万俟羽修也跑不了；钢胆打来，要没有这只手，老道也难逃。可全合适就不合适了，钢胆也到了，手也到了，后房坡这位如果不撤手，钢胆就把这位手背打碎了。这位一生气，手腕儿一翻，呼！把钢胆抄去。老道从中渔利，他跑了。董老剑客一瞧："哎呀！我铁球被人抄去啦！"老剑客飞身上房。抄钢胆的人身法好快，越州衙，越民房，出剑州。董老剑客施展绝艺，似箭离弦，如鹰脱钩，风驰电掣，追下去了。直追到天光亮，把人追没了，老人家长叹一口气：我这跟头栽大了。忽然看见一棵大树，树干上一块树皮没有了，抠出几个字来：找铁球往北，想找就往北。凡是岔路口就有字，剑客爷从四川找到陕西，从陕西找到河南，暂且不表。

且说众人见大人受惊，安慰马奎，报告拿住两个贼人，大人吩咐提审二寇。灯光点亮，海川到北屋一提贼，踪影不见。大人吩咐海川带刘俊他们捉拿黄国英，四下搜寻，黄国英也跑了。大人搬到前厅，叫官兵把玻璃厅地道填平。众人在差官房饮酒，谈论今晚之事，黄国英是罪魁祸首，叫他跑了很不甘心。这时刘俊

进来:“禀师傅,我师哥求见。”“谁? 叫他进来。”刘俊招手,一个陀头和尚扛着一个人进来,把人放下,跪倒磕头。海川一看,是坏事包张旺,扛的正是黄国英。张旺给师伯师父师叔行礼,侯老侠问:“张旺,你从哪里来?”张旺从头到尾一说,众老侠点头称赞。

当初在北京镖局挑拨甘虎被打,侯振远把他逐出门墙。张旺一想:哪里丢的哪里找,我要不把剑山给他搅乱,我就不叫坏事包。张旺离北京奔四川,到白龙江雇船到青龙闸,有人禀报招贤馆,飞天四龙吩咐有请。嘎轧轧,绞起青龙闸,放出船来:“投效的壮士请到招贤馆,与我家四位馆长相见。”张旺纵身上船,船打掉头驶进闸口,大闸放下来。张旺一看,好坚固的剑山! 山岭绵亘,悬崖陡壁,松榆倒长,槐柳栽垂,怪石嶙峋,摇摇欲坠,一夫当关,万夫难攻,实为国家心腹大患。船只来到船坞下船,头目陪着他盘山而上,来到招贤馆。到了院中,很是讲究,上房廊檐下站着四位,面目清癯,英风叠抱。四位馆长抱拳:“不知贤士驾到,有失远迎,当面请罪。”张旺打问讯:“弥陀佛,贫僧张旺,人称泥腿僧,拜见四位馆长,冒昧造访,乞请原宥。”“原来是张贤士,请到厅中一叙。”“请。”

来到屋中,分宾主落座,下人献茶。张旺打问讯:“四位馆长高姓大名?”“老夫秦治明,这是我弟金治高、高海登、袁广亮,江西省吉安县人氏。敢问贤士哪里原籍,何庙出家?”“贫僧是山东东昌府人氏,本不是僧人,做些无本营生。不想官府追缉甚急,因此穿上僧衣,为逃避官家耳目。听绿林同道传言,贵山英王千岁礼贤下士,恭己待人,信义达于四海,声名威震武林,因此不远千里,来此投效,愿辅助王爷成其大事,博得个名垂竹帛。”四龙点头:“阁下文武两科有何特长? 以便量才而用。”“不才粗通武艺,愿在方家面前献丑。”“好,就请练艺,以阔眼界。”张旺站在屋内,施展开螳螂手,走行门让过步,一招一式,从螳螂手变

成猴拳，由猴拳变成螳螂式，最后收式，气不涌出，面不更色，不喘不嗽，很有功夫。秦馆长点头："您起式螳螂手，后改猴拳，收手是螳螂式，功底很深。此绝艺出于山东侯氏双侠，不知您拜过师么？""在下工于心计，侯氏门人练艺之时，我在旁偷学几招，馆长见笑。""原来是这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豪杰生于四野，英雄长在八方。贤士相投，乃王驾之福也。""秦馆长，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张旺效忠，至死靡他，望乞收录。"备酒宴款待，安排住处。到晚上，秦馆长亲到大帅府面见谭天，把张旺投效的事说了，夸奖一番。

次日把张旺带到大帅府拜见，谭天跟他一谈话，张旺应对凿凿，口若悬河，知识渊博。谭天很高兴，带他到天王殿面见英王，当殿试艺，即委任张旺为巡山总寨主，归太平大寨管辖。走马上任后，他住在巡山寨主室，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去北京的一回来，山中沸沸扬扬，都说年大人由童海川保护，到四川开仓发赈，于剑山不利。张旺高兴。时间长了，张旺也换了新僧袍，借巡山为名，把整个剑山都查看一遍，哪里出哪里入，哪里险要。

这天张旺正在屋中休息，兵丁报进来："启禀张寨主，剑州知州黄国英进山。""请。"时间不大，黄国英进来："嘻嘻嘻，您是新来的张寨主，学生不认识，请您多关照。""黄知州，咱虽然没见过，可我听说过你，虽是萍水相逢，却是一见如故。您有事先去办，回来的时候我准备酒菜，咱哥儿俩喝两盅。""谢谢张大哥，以后短不了麻烦您，这就么办了，我先办事。"他告辞去了。张旺吩咐厨房准备。

时间不大，黄国英回来，真的面见张旺，俩人聊上了，酒菜摆上来，推杯换盏。几杯酒一入肚，黄国英的嘴就如同浅水沟一样了："张大哥，咱一见如故，谭大帅叫我保密，任何人不说，您不是外人，我得告诉您。""谭大帅叫你守口如瓶，你还是不说吧。""不，我要不说，说句文话，如鲠在喉；说句白话，我就跟憋着屁

一样，不放出来不行。您知道吗，朝廷派年羹尧来查办剑山，年羹尧不可怕，他手下这干人可怕，听说保他的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还有北侠客叫秋田，有个老道是南侠司马空，九尾猔猲世界妙手司徒朗，还有镇东侠侯振远、镇东方宋品、镇西方马奎、云中侠何立、金头寿星宏勋，还有个老头儿，二侠侯敬山，是个大秃子。我在州衙修了一座玻璃厅，请年羹尧居住，请谭大帅到时派人入州衙行刺，只要年羹尧一死，群龙无首，就算完了。”“哎呀，黄知州，你说的那些人可有本领，打不成黄鼬闹身臊哇。”“不要紧，我修了一条地道，直通玻璃厅下，人不知鬼不觉就把他杀了。”“嘿！未曾料胜先料败，宜未雨而绸缪，可你是个文墨人，怎么跑哇？”“嘿嘿嘿，张大哥，我只告诉你一个，我另修一股地道，顺州衙直通西门外，山坡上那里修了一座风雨亭，是地道出口。谭大帅叫我回衙，打听年大人何时到剑州，速报他知。万无一失，您就睛好儿吧。”“你可千万别跟旁人提，机事不密则害成，自古好事多磨，败露全在嘴上。切记切记。”“张大哥，您真够朋友。”直喝到天色将晚，黄国英告辞。张旺心说：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天夺其魄，有众位师伯在，你们阴谋难以得逞，我去城西风雨亭等你，守株待兔。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过了很长时间，这天黄国英又来了。张旺让兵丁告诉他先办事再来喝酒。直到下午，黄国英才来：“张大哥，您好您好。”“托福托福，知州，这些日子我怪想您的。来吧，酒菜全摆好了，敬等莅临，好盛情款待。”“谢谢，讨扰讨扰。”两个人喝上了。“张大哥，您知道我干什么来了？”“不知道。”“我给谭大帅送信来了，大后天年羹尧准到，请大帅派人夜晚好下手。”“好，可盼到这天了。”二人喝完酒，黄国英自去。张旺到太平寨请了病假，太平寨给开了出山的条子，张旺出山，奔剑州生擒黄国英！

第十七回　丢钦差大闹紫霞庄

张旺坐船出山，到剑州西门山环内山坡上找到风雨亭，四外栏杆，当中一块四方巨石，足有二百斤，被人们坐得十分光滑。张旺进城，远远一望公馆门前，悬灯结彩，警跸非常。张旺找小饭馆吃饭，饭后到西门外大树林里休息。耗到天黑，自己来到风雨亭，在大石上一坐，闭目养神。快交三鼓，底下嘣的一声，张旺下了大石，心说：来了。果然这块大石忽悠忽悠，咕咚！滚到一旁，露出四方的井口。张旺站在旁边等候，出来一根长竿，支着一顶帽子，围着转了一圈儿。时间不大，有人刚一露头儿，张旺鹰拿燕雀，掐住脖子一提，两脚离地。提上来，四马攒蹄捆好，撕衣襟堵住嘴。张旺又站到井口旁，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原来贼又回去了。跑的就是贺如龙、丁寿、路英。

书中交代，众贼人从玻璃厅回来，黄国英一指西边地道："咱们从这里跑吧。"贺如龙摇头："先等一等，我从地道到玻璃厅找找我那俩伙计。"贺如龙又从东边地道口钻入，来到玻璃厅，外边老道正动手呢，他钻出来："丁寿路英，你们在哪儿?"屋里有动静，贺如龙进来，摸着二寇，赶忙解开。仨人顺地道回来，大家一起钻进地道，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很大工夫，才到出口。让贺如龙推开大石头，然后用竹竿试一试，黄国英说："我先上去。"贺如龙点头，黄国英手扶软梯往上走，快出口了，黄国英两脚不沾就上去了，他又不会跳。贺如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好，上边有人!"八个贼又回来，从书房上来，跳墙而逃。

张旺把黄国英放在大石上，仰面冲天，把嘴里东西掏出来：

"黄知州,认得我么?"黄国英看了半天:"您是张兄,跟小弟开这么大的玩笑。快解开我吧,咱好一起回山。"张旺摇头:"没开玩笑,我专门就为捉你。""怎么,咱不是自己人?""阿弥陀佛,跟你不是自己人。""怎么?""告诉你,保大人的童林是我师叔,秃老头儿是我师父,其余的都是我的师伯父,我能跟你一头儿吗?"说着把嘴堵好,扛起来直奔剑州。来到城根下,把黄国英放下,用绒绳捆好,提着另一头上城墙。来到上边,提上来,又在里边把他放下来,然后飞身下城。解下绒绳,提起黄国英,来到公馆门前,一看是亲兵小队,刚要说话,刘俊正出来:"呦,师哥。"过来行礼。张旺扶起:"贤弟,众位前辈呢?""差官房。""待愚兄前去拜见。""请吧。"提起黄国英,这才来到差官房。

张旺从头至尾一说,众老侠人人称赞,侯氏昆仲觉得脸上非常光彩。秋老侠说:"海川,张旺贤侄建立大功,还是赶快呈禀钦差为是。""哥哥说得对。"叫刘俊小弟兄看守黄国英,童林去上房:"禀大人,首犯黄国英已然就擒。"遂把张旺的事一一说明。大人十分赞叹:"请群侠陪张少侠客押黄国英进见。"海川出来一说,众人来到上房,张旺施礼:"弥陀佛,张旺拜见大人。"钦差双手接:"少侠客请起。适才听海川叙说一切,少侠客年轻有为,胸怀大志,诈降剑山,立此殊功,足见老侠客教导有方。你克绍箕裘,青出于蓝,将来本钦命定要奏明皇上,请旨奖励。少侠客还是在公馆当一名随行委员吧。""谢谢大人。我想大人此番前来,定要铲除剑山,在下暂不到公馆应职,依然在山中卧底。嗣等大人剿山时,以便里应外合,今晚之事还请大人严守机密才是。"大人点头:"很有眼光和远见。要是这样,少侠客最好离开公馆,以免人多口杂。"张旺给长辈们都磕完头,上房走了。

大人传谕:"带黄国英。"刘俊把犯官押进来,黄国英磕头:"拜见钦差。""黄国英,如何包藏祸心,勾串匪人,还不从实招来。"黄国英全都招了:"大人,人岂无心,士各有志,桀犬吠尧,

背楚投汉，但求大人免我妻子受戮。至于下官，罪有应得，任大人处治。”“侯老侠，把黄国英杀在州衙以外，让杨师爷写告示晓谕军民。”刘俊推着黄国英到州衙外，老侠在后面跟随，到影壁前，亮龙渊古剑，一挥手，黄国英头尸两分。大告示一贴，宣布他的罪状，暴尸三天，然后掩埋，厚恤家属，遣回原籍。又命官人通知五十岁以上，熟于吏事的举监生员各书履历，明日上午齐到公馆等候面试。次日来了四十多位，大人经过面谈，选了一位，五十多岁，姓方叫方不平，学问很好，叫他走马上任，属理知州，不等巡抚任命，走折本入都，请皇上批准。

群雄一研究，此去成都，必经剑山，大人很危险。海川出个主意：“到狱里捉个死囚犯人，叫他冒充钦差，半路出事，算他命该如此；如若无事，到成都把他放了，将功折罪。”“钦差怎办？”“乔装改扮，派人保护，私去成都。”老侠侯振远摇头：“死囚犯身犯死罪，岂能让他侥幸，脱离桎梏？三王治法，本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大人定不乐意。我想不如请杨师爷坐轿走，过往官员迎送，师爷也不致失礼。”张方在一旁答言：“大爷您放心，请师爷坐轿，我还有个预防行刺的好办法，万无一失。”侯老侠点头：“这倒是万全之策。至于大人乔装私行，谁保护呢？”海川在旁答言：“自然是小弟责无旁贷了。”“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好。”“哥哥，既然是微服私行，人多了招眼，小弟一人足矣。”侯老侠没言语，北侠说：“你就去禀明钦差吧，听候大人示下。”海川到上房一说，大人首肯，也愿意海川陪伴，只不过要跟师爷商议。海川点头，退下来到杨师爷的房中。“唔呀，童委员无事不登三宝殿，定有差遣。”海川把意思一说。“唔呀，吾是头刀菜。”“师爷，张方说了，到起程时候，他有最保险的办法，何况尚有群雄在一旁。师爷请放心吧，万无一失。”“吾是上坟的羊——豁出去了。”海川回复大人，这才吩咐下来：“明日起马。”

次日文武官员侍候，请出三宝。杨师爷问：“唔呀，吾说张

委员，您有什么办法？”张方点头：“我给您拿去。”说着张方出去，时间不大拿来两个铁饼铛，凿四个透眼，一个上俩，用绳子一拴，再拴一个大套儿，往脖子上一套，跟坎肩一样。“唔呀，这是什么？”“铁坎肩。”“做什么用？”“套在脖子上，前后心都有大饼铛挡住，贼人要行刺，叫他枉费心机。”“唔呀，混账东西，出这馊主意，真是菠菜韭菜烂芹菜，孱头萝卜缨子。一路上吾扛着这么俩饼铛，要了吾的命了。”“师爷，没贼的时候别套，有了贼再套，别看沉点儿，能保命，这就叫铁坎肩。”连大人都笑了。师爷这个骂呀。杨师爷真的套上，上了大轿，群侠保护，三座皇亭子在前，刘俊的顶马，老人家司徒朗已然痊愈，骑马在后面。十三棒金锣开道，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齐闪开，人马杂沓，出了剑州。

大人跟海川又住了一天，勉励方不平，叫他勤于王事，夙兴夜寐，为国勤劳，然后跟海川出了州衙后门。大人身穿便装，一条大辫儿，蓝绸子大衫，白绸子裤褂，薄底靴子。海川腰围落叶秋风扫，带个哨码子，放上大人零用之物，出了剑州，一直往西南，蓝天碧水，峻岭崇山，景致清幽。“海川啊。”“大人。”年大人一笑：“海川，咱们是扮成客商，我应该管你叫伙计，你管我叫掌柜的，千万记住，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古有名言。”海川点头：“对。”“你看，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车不能方轨，马不能并辔，真不好走。当年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智取散关，席卷三秦，我怎么没看见栈道呢？”“掌柜的，已经过了北栈道，往前还有南栈道，我们是要过的。”说着话，盘着鸟道羊肠，上了崚嶒大山。栈道修在半山腰，在石头上凿的四方眼，插着大石头，用铁链儿连起的栈道。抬头看，高耸入云；低头看，下临无地，惊心动魄。

主仆二人走过南栈道，直到巳时，大人又渴又饿。往前走，有一片大树林，东边的南北大道，靠树林边上有个大饭摊儿，卖的是过水面，芝麻酱的、炸咸汤儿的、炸酱的，什么都成。大人找了张大条桌，两边长板凳，坐着不少人，都是贩夫走卒，劳动人，

吃大碗面。大人坐里边,脸冲外,海川坐外边。伙计过来放上筷子,还有一盘蒜,一个醋壶。“客人吃多少?”海川一指大人:“给我们掌柜的来半斤,我来一斤,芝麻酱拌吧。”时间不大端上来,大人也搭着没走过路,何况又是山路,实在累了,半斤面全吃了。“伙计,你给我舀一碗面汤来吧。”“客人真对不起您,咱这面矾碱太大,您看这锅里面汤都红了。您要渴了,叫您同伴到树林南边有个徐记茶摊,您就说在张记饭摊吃面,沏壶茶您端来喝,回头我们跟他算账。”大人点头:“伙计,你辛苦一趟。”海川站起身来往南,拐过去果然有个大茶摊,大铜壶煮水,还没开呢。“掌柜的,我们在张记饭摊吃饭,您给泡壶茶,拿俩茶碗。”“爷台,对不起您,还没开哪,您稍候吧。”

海川只好等一会儿,水开了,泡壶茶,拿俩碗,端到坐位上,看大人不见了,心想:可能方便去了。海川坐下等,工夫可不小了。“嗯,怎么还不来呀?伙计,看见我们同伴上哪儿了吗?”“呦,您泡茶去了,来了个和尚,跟那位说了几句话。和尚走了,您的同伴也走了。”海川一听就急了,赶忙给了饭钱,立即到大树林里去找,找遍了树林,踪影皆无。海川往外扩大,十里、十五里、二十里,山环、树林、村落,到处乱找,又回到饭摊,人家装车收摊了。“客人,还没找到同伴哪?”海川摇头:“这位大哥,我的伙伴来过没有?”“没来过。”海川两眼发直,脚下用力,找遍方圆几十里,年大人踪迹不见。海川猛想:不用问,大人被剑山的人害了,这可怎么好?悔不听兄长之言,果有此祸,我要多带一个孩子来都没事。钦差遇害,我难辞其咎,现在天色已晚,叫我哪里去寻。得了,顾不了许多,我只有自尽一死,一了百了。

海川顿萌死念,抬头看,眼前有片大树林。海川走到林中,有棵歪脖树,海川解下绒绳,刚要拴绳上吊,身后有人说话:“哎,朋友,你这人怎么不讲理?”海川急忙回头观看,后边站一老人,中等身材,细腰乍臂,稍微谢顶,白剪子股小辫儿,赤红脸

儿，蚕眉朗目，口正鼻直，一部银髯，米色长衫，茧绸裤褂，福字履，白袜子，肋下佩刀，面带怒容。海川忙问："老先生，我怎么不讲理？""你要上吊上别处吊去，单到我家树林上吊，看我行善，临死也要讹口棺材。年轻人，不通情理。"海川有心跟他吵嘴，一想算了。"老人家，这树林是您的？""对，是我的，想上吊打听打听啊，别在我家地里上吊哇。"

海川拉绳出这树林，往前边的树林，有十几棵树。海川一瞧有棵歪脖树，伸手一搭绒绳，死扣系好，鸳鸯扣叠好，刚要钻套，就听有人喊："别上吊，别上吊。"来到海川的面前："我说你这人跟我干上了，你非到我的树林来死，跟我过不去，别处死去。""哎。"这老头儿可成心了。海川无奈，解下绳子，走到一处三四棵树下，把绳扔到歪岔儿上，刚要拴扣儿，老头儿老远地喊："别死。"跑到海川跟前："你这人非要赖我一口棺材不成，这树林也是我的，要死别处死去。"

海川一赌气拉绳往前，有一棵孤树，海川一想这不是你的了，扔绳拴套。老头儿一边跑，一边喊："这树是我的。"海川停住："老丈，哪棵树不是你的？"老头儿一指："目之所视，手之所指，方圆数百里，大小树林都是我的。""啊？""朋友，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你贵姓啊？""唉！老丈，我与你萍水相逢，邂逅相遇，名姓不提也罢。""这就不对了，岂有见死不救之理？再说我是本地人，强龙难压地头蛇，有什么难心之事说出来我听听。""老人家，在下居住直隶省京南霸州，姓童名林字海川。"老头儿双手伸大指："您就是卧虎山巧遇两剑客，学艺十五载，昼夜可合三十年，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立一门武术，与八卦山三结一掌仇，头次杭州擂掌震法禅僧，二次杭州擂双钺分双剑，北高峰献艺，灵隐寺贺号，亮镖会掌打燕子坡，此番奉圣命保钦差四川放赈，是我蜀中妇幼老弱鳏寡孤独的福星爷爷，镇八方紫面昆仑童侠客吗？""惭愧惭愧，正是晚生。""童侠客名闻宇宙，

艺镇九州,为什么上吊哇?”童林一听,捧我高高的,叭唧摔我一下子:“老人家有所不知。”把丢失钦差的事情都说了。“童侠客,钦差五十多岁,三绺墨髯,对不对?”“正是,老丈如何晓得?”“那就对了,刚才我发现一个和尚带着一人,定是钦差,走到前边一个村庄,叫开门,出来一位碧目虬髯,很是雄壮的人,腰里围着一条紫花布的褡包,有九尺多长,把钦差押进去。我上前问他你敢暗害钦差,他说我就是要害他。我说童侠客可保着钦差哪,他说什么童侠客,酒囊饭袋,姓童的要来,我把他打响了,当磬使。我说不用童侠客,我就能对付你。不想一个回合,他把我扔个大跟头,关门进去。我只好出村找您,不想碰上您上吊。童侠客您有胆子吗?您没胆子,我带您上酒铺,喝上一斤酒,有道是酒助熊人胆,有酒气壮着,我带您去找他。”海川剑眉双挑,虎目圆睁:“哼!何须用酒,头前带路。”

老头儿在前,海川在后,脚下用力,老头儿想把海川落下,办不到,亦步亦趋。跑出有十里路,果然出现一个大村庄,灯火闪烁,时闻犬吠。一进东村口路北,并排两座大门,门口有四棵龙爪槐。老头儿一指:“就是这里。”“上前叫门。”老头儿一叫门,门分左右,出来一个年轻的家人,指着老头儿:“嗬!真打不怕你,刚才没把你的屎打出来,看来你是拉干净了。怎么,你又回来了,不怕打呀?”老人一指:“奴才,唤你家主人前来,我请来童侠客找你主人算账。”下人一撇嘴:“什么童林铁林的,非给你打扁了,卖废铜烂铁。”海川噌的一下蹿上台阶,伸手一把,抓住胸前。这伙计一挣:“干什么?干嘛跟我一般见识?”海川厉声说:“哼!童老爷也是你戏耍的吗,狗奴才,快叫你主人出来!”往后一搡他,噔噔噔,倒退七八步,咕咚,摔了个大仰壳。“哎哟哎哟,你等着吧。”撒腿往里跑。时间不大,同着主人出来:“家主爷,就是他。”老头儿过来:“我已把童侠客请来,看你难讨公道。”主人一抱拳:“你是童委员?”“正是在下。我看你堂堂仪

表，不想包藏祸心，害我钦差大人，刨坟锯树，灭门九族，你还走得了吗？”“童侠客，大丈夫敢作敢为，你不要逞强，三招叫你败北。不过在门外不便，你敢进来吗？”“有何不可。”

海川迈步进来，老头儿也跟进来，家人关了大门。庄主一直往里走，来到二道院，北屋有灯亮，院里很宽敞。庄主把大褡包扽下，噗噜一甩：“阁下亮军刃吧。”海川拉出落叶秋风扫，顶绷簧，嘎嘣，仓啷啷，一条金龙相仿，软剑鞘往绒绳上一别。还没等海川说话呢，庄主一抖褡包，顺风扫叶，奔海川上盘。海川划左步，褪头一躲。庄主猛虎寻食，翻腕子仙人解带，照海川拦腰缠来。海川跨右腿，跟左腿，张飞骗马，从褡包上过来。人家不等海川站稳，右手一抖，枯树盘根，褡包又回来，正缠到海川右腿腕上。庄主一抖，海川来了个大坐蹲儿。海川本来是紫脸，这一来成了紫茄子，折身而起，呆若木鸡。老头儿过来：“童侠客，您就这本领，三下就输了，我请您干什么，您还是上吊去吧。”海川无地自容，落叶秋风扫搭于项上就要抹，庄主一拦：“等等，你死在我家，你是官人，嫁祸于我，要死外边死去。”海川跺脚想上房，庄主一拦：“等等，身为官长，夜入民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行。”海川用手一指：“朋友，你不要得理不让人，其实刚才你胜我，那是蒙的，咱俩再交手，胜负难定。不过我输了，我就承认，死不能死，走不准走，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要干什么？”这位一指北屋：“西里间屋住着二位高人，你要敢见，我就佩服。”“哼！天王大、地王二，我也敢见。”“好，请吧。”

海川手持宝剑，迈步往里走，来到西里间，一挑帘笼，往里一看，迎面云床坐着两位出家道长，上首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下首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哎呀！”撒手扔宝剑，紧行几步，跪在地下：“师父。”头一低，一语不发。尚道爷把拂尘取下，往海川头顶一放：“冤家大胆！当年在玲珑岛，你被困镇海川，身逢绝地，不是为师赶到，你早已身首异处。皆因你轻身涉险，

胆大妄为。叫你戒骄戒躁,你却眼空四海,目无余子,才遭此灭顶之灾,杀身之祸。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你却把为师的教导抛于九霄云外。你奉圣命保钦差,责任之大,皇上的重托和兄长的话当做耳旁风,置大人于不顾,致使奸宄之徒得逞,加害钦差。倘奸人得逞,你将如何?大人丢失,你不思寻找钦差,反欲自戕而亡。大人被害,你一死了事,此乃匹夫匹妇之行,却落在你的身上。为师屡次告诫,你却当成耳旁风,实属可恶已极。"老仙长越说越气,滔滔不绝。童海川把头一低,汗流浃背。帘笼一挑,有人进来:"两位师伯,不要再责备我师弟了,他定会痛改前非的。"海川一瞧,正是年羹尧,心说:嘿,你们就算计我一个。

原来海川泡茶时,从北边走过来一个和尚,一脸横丝肉,灰僧袍,手拿引磬,插着一枝香,这香叫拍花香。和尚名叫法福,西北山环承福寺的,他是下五门的贼,是剑山山眼。年钦差坐大轿来到剑州,法福看得很仔细,今天看他一个人在座,点着拍花香,来到大人面前:"弥陀佛,施主。"他冲大人一晃,大人两眼发直,跟着法福就走,一直来到承福寺。来到北大殿,把大人绑在椅子上,用凉水一喷,大人激灵灵打了一个寒战。醒来一看,就知道自己大难临身,面前站着一个凶和尚,面带杀机。大人反倒沉得住气:"和尚,我与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身无分文,你为何生心害我?""弥陀佛,和尚与你有缘,算你命该死在我手。你是干什么的?""我乃买卖客商,路经于此。""哈哈哈,不要说了,你乃国家一品大员年羹尧,罗汉爷早就认识你。""既知本钦命,还敢加害,朝廷王法重如泰山,出家人不思参禅念经,竟敢勾串贼匪,不利国家。既做忠臣,决不怕死。"其实大人心里也在想海川:你在哪里保护我呢?法福回手拉刀:"我也知道你是清官,但非杀你不可。"一举刀,大人低头等死,可是不见响动。再一看,法福被点穴了,出入气都难,目瞪口呆。面前站着两位仙长,发挽银丝,髯垂玉线,道骨仙风,正是尚道明何道源。

其实亮镖会一完，他们哥儿俩就没走，住在清真寺，不放心海川的病，时常询问。听说海川保护钦差查办四川，二位一喜一忧，喜的是海川病体痊愈，忧的是四川盗匪丛聚，武林高人辈出，海川人单势孤，恐难成功。哥儿俩远远地尾随，从保定府行刺到九罪证慧斌。后来到了剑州，老哥儿俩一想，到紫霞庄去吧。这样，来到明照远石永杰的家里，哥儿俩很高兴，侍奉殷勤。老哥儿俩每天到剑州，传言贼人搅闹剑州，董老剑客把贼人赶跑。二位一想，大师伯也来凑热闹，海川的造化真不小。海川和大人从后门出来，哥儿俩恍然大悟：有高人出主意，大人乔装而行，海川结伴。一个人哪儿行，咱们跟着吧。吃面泡茶，来个和尚把大人拍走。二位心说多悬，跟着到承福寺，越墙过去。

法福下毒手，尚道爷把和尚点住，赶紧解开："无量佛，老大人受惊。"大人赶忙给二位道谢。"您说这凶僧怎办?"大人用手一比，那意思杀了。老哥儿俩把和尚带上去，刨个坑，把和尚一杀埋好："大人，此地离我弟子明照远的家已然不远，不如暂到他家住下。"大人点头，这才来到紫霞庄，石明二老迎接。尚道爷叫石永杰戏耍海川，然后把他引到家中；又告诉照远："你要胜他。""弟子胜不了师弟。""我教你三招杆棒，先动手，猛鸡夺粟，准胜。又告诉家人石小三，如此说话，这才把海川引来。

正在数落于他，年大人心疼海川，过来讲情，明石二老把宝剑挎起。海川给大人行礼，大人把承福寺遇险全说了："两位老人家要教育你，才如此办。"海川又给俩哥哥行礼，宝剑收好。年大人知道海川在师父面前不自由："你们哥儿仨到前边洗洗脸，吃点东西吧，我陪着二位老人家用些素菜就可以了。"明照远立刻吩咐给他们爷儿仨备斋饭素酒。弟兄三人来到前厅，石小三行礼："侠客爷，招您生气，我叫石小三。""小三儿，不知者不怪，你也原谅我鲁莽。""侠客爷，您看我脑勺儿，磕了一个大包。"明大爷说："三儿，你受委屈，我给你十两银子。""谢谢二员

外爷。”弟兄哈哈大笑，擦脸漱口，准备酒饭。哥儿仨坐好，斟酒布菜。

酒过三巡，海川停杯不饮。石爷劝他：“兄弟劳累一天，你也饿了，快喝吧。”因为老侠心里想：照远是师兄，圆了扁，扁了圆，怎样都行，打骂都可以。我和海川朋友之交，我参与这事，总觉着对不起他。海川问石爷：“老哥哥，咱这里离剑山还有多远？”“不足六十里。”“您对剑山熟吗？”“不熟。”“小弟打算今晚到剑山前去察看，你们哥儿俩肯同小弟去吗？”明大爷这气：你真是好了疮疤忘了疼，刚才急得要上吊，这么一会儿你又要探剑山，想入非非。石爷一摆手：“剑山蓬莱岛方圆数百里，一面临山，都是悬崖峭壁，猿猴难攀；三面临江，水势滔滔，波浪翻滚。兄弟你会水吗？”“小弟不识水性。”“着啊，不用说山林之中武艺高强的比比皆是，即使是空山，你也进不去呀。”

海川听完，他不理石老侠，眼望明辰：“师哥，小弟奉圣旨保钦差办剑山，就因为它地势险要，小弟就不敢去了，武林得如何议论小弟？石老哥哥年岁已高，有些胆小，我不敢强求；您是我亲师哥，必须跟我去。”照远心中有气：自己弟兄，你这不是激将法吗？刚要说话，石爷站起来：“照远，我不管你，你不去成，哥哥我舍命陪君子，非去不可，不能叫兄弟说我贪生怕死。”明大爷摇头：“您这么大年纪是怎么了，海川用的是激将法，您还上他的当。”石爷一口咬定：“你不去，我带海川去。”海川心里好笑，口中不说。明大爷点头：“您都去，我能不去吗？小三儿。”“有，员外爷有什么吩咐？”“我和大爷带侠客爷去探剑山，你不准对仙长爷讲，记住。”小三会意：“是。”转身要走，海川一招手：“小三儿，回来。”小三来到海川身旁：“侠客爷，您还有什么吩咐？”海川一笑：“你家员外叫你等我们前脚走，你马上禀明仙长爷，把我们追回来，是不是？”“侠客爷多心了。”童林伸手一掐他的后脖梗儿，往地下一按，四马攒蹄捆好：“三儿，这回你睡一觉

吧。”“谢谢侠客爷，您疼我。”撕衣襟：“张嘴。”“哎。”把小三堵上。“你冷吗？”小三摇头，海川给盖上一条大被，又盖上一条，好么，一共四条被，又用大枕头把犄角一压，灯一吹。

石明二老无法，各带军刃，跳出西墙，塌身形走矮式，施展陆地飞行之法，三条黑影如骏马奔驰，几十里路很快就到了。江水声若牛吼，白浪滚滚，穿出护江树林，激流拍打江岸，白龙江足有二里地那么宽。远望剑山云雾迷漫，巡更走筹的兵丁打着灯笼，鱼贯而行，如同蚂蚁盘窝。真是一夫当关，万众难攻。明大爷低声说：“海川，你死心了吧，我和哥哥凫水能过去，你连狗刨儿都不会。即便过去，也无济于事。”石爷不说话，反正你说上哪儿咱就去，我不能在你眼里落一个怕死鬼。“哥哥，咱们往西北转转。”三个人顺白龙江往西北上去有六七十里，江水依然又急又狂。再往西南方向转出一百多里，照样无法进去。三个人又回正面，蓬莱岛是坐西冲东，东边是正面。三人在江边徘徊，走又不甘心，不走又进不去，眼看东方发晓，远寺敲钟，沿村鸡唱，江面上有了打鱼的了。“师弟，这打鱼的都是山眼，咱们在此多有不便。”海川无法：“咱们回去吧。”

哥儿仨退进树林，顺小路往回走。刚走几步，迎面来了一个人，头戴斗笠，一身蓝，系着围裙，赤脚穿鞋，花白小辫儿，浓眉阔目，一部花白胡须，走道稍有踮脚儿，不太显，面带忠厚，挑着担，前后都是捕鱼的工具。看见三侠，他站住了，把挑子放下，上下打量：“朋友，清晨起来，到此有何公干？”明大爷一抱拳：“我们是遛个早弯儿，偶尔到此。”“朋友，看阁下仪表非俗，敢问贵姓大名？”“在下家住此地紫霞庄，姓明名辰字照远。”“原来是鼎鼎大名的紫霞庄双侠的明老侠客，久仰久仰。”一指石大爷：“您呢？”“我乃石永杰。”“原来是石老侠客，失敬失敬。”一指海川：“阁下怎称呼？”海川一想，两位兄长通名姓，人家是本地人，都知道；我不成啊，可也不能当着哥哥报个假名儿，那多寒碜。他

一抱拳："老朋友，在下姓童名林字海川。""阁下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妇孺尽知的童侠客吗？""正是晚生。敢问老英雄贵姓？""在下山东泰安州于家坡人氏，铁拐渔夫褚凤巢。""原来是褚老英雄，虬首龙武大爷您知道吗？""是我师弟，您认识？""八拜结交的兄长。""咱们是一家人，荒舍离此不远，请到舍下一叙吧。"这一去，童海川才要探剑山，剑斩群寇！

第十八回　探剑山遭险鱼骨寺

上回书说到三侠巧遇褚凤巢。褚爷挑起担子，三侠跟随，绿树丛中一个小村，一条正街南北相对，一共十八对房屋，三十六户渔户村。打开门进来，院里有活水鱼池、晾网晒网和放工具的地方。北屋是宽敞大厅，竹子制的各种家具，十分清雅。三侠落座，海川问："褚老英雄，看您这房子，好像按着规划盖的？""童侠客说得对。我师哥镇江苍龙龙九公、翻江倒海第五龙于子江为剑山的水军大帅、副帅，我伯父醉仙翁于子玉也住剑山。您老人家给出的主意，在这一带建立渔户村，在山东把我找来当村正，这房子才盖了十几年。"石明二老才知道褚凤巢就是山眼，不过是泰安州五老的弟子，名门正户。海川抱拳："褚大哥，小弟此番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剑山，总要灭岛剿山，因此邀我两位兄长打算到山中去看看。可惜大江相隔，路阻难行，正要回去，可巧遇到褚兄。"褚凤巢点头："你们三位想到剑山探看却也不难，我家中存有五老独创的浮江莲花舟，青龙闸北边有个蟹甲山环，是剑山全山泄洪之处，叫凤眼孔，可以进山。不过你们三位进山无济于事，即便到了里面，也掀不起大浪来。山中能人甚多，三位侠客爷恕我直言，千万莫怪。"海川点头："老英雄的话我弟兄深信不疑，不过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只是到里边去看看，身临其境，将来攻取剑山的时候心里好有个准谱。""要是那样，咱们先吃饭，吃完了三位睡一觉，我去江中打鱼，也好遮人耳目，晚上行事。"

书说简短，三侠休息了一天，褚凤巢出去打鱼。到晚上吃完

饭，耗到初鼓，褚凤巢扛着长短竹竿，提着一个包袱，三侠跟随，顺着树林中的蜿蜒小路，直奔江岸。天高月小，波光粼粼，江水湍急。会水的看着都害怕，何况不会水的呢。褚凤巢把包袱打开，里边有个油绸子船体，他立一根竹竿，横一根竹竿，横竿当中是螺丝口，上好，两边如鱼刺，有长有短，周围用竹板管住。船的骨架出来，用油绸子一套，竹板一压，两支竹桨，一根缆绳，叫海川把浮江莲花舟搭在江边水中。褚爷搭缆绳："你们哥儿仨上船吧，第一位落在当中，第二三位落在两头。我上去时当中和后边这位往前跨一步，不然船体太轻、太小，容易翻船。三位记下了？"大家点头。褚爷一招手："哪位先上船？"海川答言："我先来。"海川纵身起来，轻飘飘落在身上，小船微晃。这三位非常佩服海川的轻功提纵术。石明二老飞身起来，明爷落在船头，石爷落到船尾。褚爷紧捯缆绳："注意，我要上船了。"长腰上来，海川和石爷都往前迈一步，褚爷使桨拍打江水。

偌大的白龙江，浮江莲花舟如同一朵莲花浮于水面，在浪里穿行，横插大江奔往西北。走出约有十里水面，舟靠江岸，剑山黑压压如同锅底，有五尺多宽的江坡。褚爷拉缆绳上来，三侠也上来，褚爷往西北一指："你们顺着江边走，再往西北方向大约二里有余，就看到了蟹甲山环。里面的水有大腿深，有一个大孔通到里边，是浅水的地方。此孔一半有水，形同凤眼，所以叫凤眼孔。蹚水过去，大约半里地就没有水了。凤眼孔有十里地左右，上去是天井洞，四面环山，上了山便是里山。我只能候到四鼓，四鼓过去，打鱼的要入江，我在此不便，你们三位只好藏在山中。明晚二鼓，我来接三位，如果接不到，我就不接了。三位记清了吗？""有劳老英雄，我们去了。"

海川在先，轻身提气，山坡又窄，很不好走。到了蟹甲山环，石明二老扒袜子脱靴，撩长衫，挽裤角，蹚水往前走。海川一提气，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顺山环爬进。二老一瞧，心中生气：俩

哥哥蹚水,你倒爬进来。海川蝎子倒爬墙从孔顶上爬入,直到没水的地方提气下来,等候二老。时间不大,二老来到,石爷竖大拇指:“兄弟,好俊的功夫。”海川脸一红:“哥哥过奖了。”二老擦水穿鞋,海川伸手把落叶秋风扫拉出,唯恐光芒四射,被人发现,在泥水一扎,沾上泥,把光掩住。二老也佩服海川小小年纪,经验很多。哥儿仨往前走,孔口已在眼前。海川猛鸡夺粟,蹿出孔外,宝剑一荷,老子坐洞把门封。看了看四下无人,用剑一敲石头,一见响,二老出来。果然是个天井大洞。三侠上山,隐蔽石后,拢目观瞧,都是绵亘起伏的山。除了大片的树林,什么也看不见,倒很宁静。明大爷说:“察看不到什么紧要的东西,咱们回去吧,天气不早了。”海川一指:“哥哥,前边有座大山,小弟我到那里去察看一番,然后咱再回去。”

不等明大爷同意,海川噌的一下蹿出去,脚下用力,盘着山道上来。他极目四望,视野开阔,眼前一块巨石,足有两间屋那么大,高有两丈。海川想到上面看一下,仔细一看,在大石后面藏着一个贼,手拿蜡杆枪,鬼鬼祟祟。海川故意没看见,退着往贼的眼前走,贼人抽冷子照海川后背一枪,金刃刺风。海川一转身,双手攥枪,抬左腿,呼!把贼人踢了一溜滚儿,顺着里边山坡骨碌下去。海川撒腿就追。前边这个人可不成,眼前一个树林,钻了进去。在树林的后边,吧嗒,吱吱吱,出来个人,肩膀不晃,快马如飞。海川心说:这个贼这么快。亦步亦趋地跟着,海川觉着不对,仔细看地下,果然是弦槽儿,啊!走线人。海川边追边把落叶秋风扫亮出来,软鞘往腰里一别,脚下用力。追到一片树林前,海川猛地往前一赶,宝剑往前一推,拦腰砍去,嚓!上半截掉下来,扑通倒下。树林后面又出来三个走线人,往东跑去。海川绕过树林,脚下加紧,赶这三个走线人,快似电掣,急如风驰。这三个走线人往前走,有个拐弯的地方,海川燕子三抄水,抄近道了。站住之后,三个走线人才到,迎着胸前往前一推,嚓嚓嚓,

三个走线人齐腰断折，栽倒于地。英雄不由一阵狂笑："人言剑山龙潭虎穴，童某进来，摧枯拉朽。"

正在这时，树林中蹿出一个人来："大胆童林，竟敢夜探剑山。"海川一看，这人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手持单刀，阴阳脸，凶恶无比。认识他，阴阳判官裴文。海川一指："贼人，你乃手下败将，还要逞强，恬不知耻，进招来。"裴文举刀就砍，海川宝剑一迎，仓！刀折了。裴文抹头要跑，海川蹦过来拨草寻蛇，噗哧！红光迸现，头尸两分。树林东边又出来一个走线人，海川用力追赶。大约有三里路，海川飞身过去，落叶秋风扫一递，直透前胸，走线人栽倒地下。

海川往四处观瞧，树林中蹿出一个人来："呔！姓童的，你敢夜入剑山。"海川定睛观看，花面判官裴武。裴武举刀就剁，海川怀中抱月，裴武往回抽刀，就式白鹤衔翎。好快呀！在肋窝就扎上了。"哎呀！"一阵抽搐，死尸栽倒。这时又跑出一个走线人，海川绕过树林，飞身就追。足有三里地，海川飞身过去，宝刃一举，光华一闪，嚓！走线人栽倒。

这时树林中有人乐："童林，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自投。"手持龙形刀。海川一瞧，矮脚兔子佟威。"可惜这童字叫你姓，我都跟着丢脸。""呸！我姓年爱阳佟的佟，跟你的童不一样。""那还好，进招来吧。"佟威捧刀，柔身进招，奔海川迎面刺来。海川海底捞月，秋风扫一兜他的刀，仓啷！刀就折了。佟威一怔，海川拐李踢球，剑从右脚起来，往上一豁，噗！臭气一出，开膛了。童林一路上削了六个走线人，杀了三家寨主。

海川宝剑入鞘，回在身上，穿过树林，抬头看，坐北朝南有座大庙，依山而建，山后就是峻嶒大山。海川到山门，两扇庙门紧闭，上面立额金字，敕建鱼骨寺。红庙墙往左右延伸，门东四个大字，法轮常转；门西四个大字，阿弥陀佛。海川一想：这就是鱼骨寺，庙里一定住着高人，我何妨到里边看看，得机会我刺死一

个高人，打剑山就少一个对头。海川拔腰上山门，堪可合抱的参天古树无风自响，钟鼓二楼，迎面弥勒殿，十八尊罗汉，东西配享殿，朱红的隔扇，各处黑暗暗。东西两侧有箭道通后面。海川飞身下来，各处窥视。顺箭道往后走，二层殿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殿堂宏伟高大。海川上北殿，来到三层殿，正殿供的是释迦如来。海川登大殿往后看，最后边有后阁藏经楼，影绰绰有灯光。海川循着灯光，找到藏经楼，前边有扶手楼梯，海川轻轻上楼梯。楼上东屋里有灯光，海川扶窗台，硌了一个月牙小口，眇一目往里看。靠西边是桦木隔扇，方砖墁地，墙上挂着字画。东山墙有一张床，北墙有个茶几，放着一碗热茶，冒着热气。床前有脚搭，上边放着一双云鞋。头冲北脸冲东躺着一位白发皤然的道长，银须飘洒，身穿银灰色道袍，系丝绦，宝剑立在墙角，灰中衣，护膝很长，正是云台剑客燕普。当初亮镖会上西方侠陪着王爷绕梅花圈一周，于爷指给王爷，海川在一旁听到见到，所以他认识。他想拉剑进屋刺死燕普，哎呀，不成！我听说群侠会燕普，最后连师父都上了梅花圈，师祖父来才把他吓跑。一有响动，燕普就醒了。我蹿到屋内下狠手把他掐死还可以，可万一这燕普是假的呢？不像假的，茶还冒着热气哪。

海川蹑足到门前，门开着，进了外间屋，来到东间门口，一挑软帘儿，嘿，燕普没察觉。海川一提气，往前一蹿，正到床前。他右脚在前，一落地面，就觉着地面一软，立刻往下沉。海川心说不好，赶紧收右腿往后，拿桩站稳，体重后移。右脚一拿桩，坏了，前边是虚的，后边才是实在的陷阱，一块翻板。咔嚓！把海川扣在里边。四棵通天大柱，每棵柱上有十八口鲇鱼刀，犬牙交错，如同钟表开闸，金铁交鸣，哗啦啦一响，把掉下去的人绞成肉馅。童海川遭险鱼骨寺。

再表石明二老，一看海川跑向前山，老哥儿俩用力追赶，等到了前边大山上，海川无影无踪。明爷一跺脚："坏了！他真不

听话，轻身涉险，胆大妄为，追！”石爷一拦：“兄弟，剑山浩大，你上哪里去追，难道同归于尽么？”“抛下海川不管，老师问下来，何言答对？”“海川武艺高强，不见得遇险，或许藏在某处，也未可知。天气已然不早，咱们还是回去，请褚爷进山打听一下吧。”明照远无法，二人顺原路回来，凤眼孔出山。褚凤巢一看，去仨回来俩：“二位，童侠客呢？”石明二老长叹一口气，备叙前情。褚爷点头：“咱先回去吧，明日我到山里探询一下。”上了浮江莲花舟，回到东岸，把舟搭上来卸了，包好回到渔户村。

稍事休息，天光已亮。褚爷做饭，三位草草吃完，褚爷立刻动身进山。天到巳时就回来了，二老急问：“褚老英雄，事体如何，我兄弟童林怎样？”“二侠别着急，我到水军大帅府，我师兄说，今天太平大寨报到天王殿，昨晚有人进山，一路上毁了六个走线人，杀了三家寨主，在鱼骨寺藏经楼下遇险，死尸已被绞碎，认不出来模样。”二老一听：“哎呀！”颜色更变。“二位先别慌，死者使用的刀被绞了十几个弯儿，海川是用刀吗？”二老摇头：“他使剑。”“着啊，海川用剑，我想决不是他，不过海川下落不明，令人不放心。此地往东大约四十里地，三庄并立，正中天险庄；北边四里是天险太平庄，又叫石凉湖，也叫段家庄；南边四里是赵家滩。天险庄有庄主姓胜名裕字陶然，人称谈笑龙君，今已八旬，实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二十余岁官居过长安城的总兵。剑山正要恭请胜老庄主入山，你们哥儿俩去请陶然公进山，或可能救海川脱险。不知您二位认识胜老庄主么？”“我二人与胜陶然交情莫逆。”“那可好了，二位请吧。”

哥儿俩告辞回家，来到家门口，明大爷上前一叫门，门分左右，正是石小三：“大爷二爷回来了。”“小三儿，两位仙长爷哪？”“走了，大人也走了。”“怎么回事？”小三儿备叙前情。

原来昨晚石小三在被底下压着，他出不来，只能吭哧。别的下人听见，在外边喊：“石小三儿，石小三儿。”跑进来，把灯点

亮:“呦,这是怎么了?”立刻把被子掀开,绑绳解掉,嘴里东西掏出来。小三干咳半天,眼泪都流出来,捂得他出白毛汗,撒腿往后跑,来在仙长面前:“仙长爷,大事不好!”道爷安慰他:“别忙,慢慢说。”小三就把事情原委说出来,气得道爷直念佛:“无量佛,大人,您说海川多可恨。”大人也笑了:“老人家,真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二位老人家别生气,他就是这个脾气,明天您二老把弟子送往成都吧。”吃完饭休息。次日吃完早饭,收拾行装,两位剑客爷保护着钦差兢兢业业去成都。一路无事,年羹尧到成都府东门里路北的公馆,二仙长自去。

石小三把大人去成都的事一提,二老点头,把家务事安置一下,告诉石小三:“如果有人找,让他去天险庄。”哥儿俩直奔三庄。来到东庄门外,周围的围子墙又高又厚,都是用大石叠起来的,固若金汤。四面有四个庄门,重兵把守。二老抱拳:“众位辛苦,在下紫霞庄石永杰明照远,特来给兄长胜陶然请安,烦劳通禀。”“原来是紫霞庄双侠,请您稍候。”时间老大,沉重的吊桥放下来,庄门大开,胜老庄主满面春风走过吊桥:“二位贤弟别来无恙,劣兄接待来迟了。”哥儿俩一看,胜陶然高大身材,双肩抱拢,身穿米色绸长衫,四川绵绸裤褂,系绒绳,福字履,白绫袜子。面似银盆,形神潇洒,稍有点谢顶,白剪子股小辫儿,蚕眉斜飞入天苍,二眸子光华闪烁,准头端正,四方海口,一部银髯胸前飘洒,精神饱满,气度不凡。哥儿俩赶紧过来磕头:“兄长在上,小弟等有礼,短来看望,请兄长海涵。”胜爷双手相搀:“贤弟,免礼吧。此处不是讲话之处,厅堂待茶,请!”

哥儿仨进了庄门,豁然开朗,街道整齐。北面都是新盖的房屋,足有五千户居民。路南是个大广场。路北广梁大门,四棵门槐,东边走马门,整砖到顶的瓦房。进了大门洞,影壁上写着“迎祥”二字,西边的屏风,四个斗方:斋庄中正。庄中二门开着,倒下台阶,海墁的院子,墙角栽种奇花异草。北房七间,前廊

后厦，富丽堂皇。让到屋中，五间一通连，四白落地，挑山对联，琳琅满目，真有李今时的山水、唐伯虎的仕女、韩干的马、戴嵩的牛、怀素的狂草，花梨的几案仙桌，陈设不俗。

彼此落座，家人献上香茗。“二位贤弟，到舍下有事吧?”石永杰一抱拳：“哥哥，我二人至此，一来问安，二来有大事相求。”“贤弟请讲。”永杰叙述前情：“哥哥，海川在山中遇险，只有您能够搭救。想劳兄长金身大驾进趟剑山探听一下，我弟兄也好放心。”胜陶然一听大笑：“二位贤弟，真所谓问道于盲，所托非人了。愚兄当年听说英王聚众选反，便联合石凉湖的神枪镇八方段洪亮、赵家滩的白鹤居士赵立，后来赵立故去，便由他二子文雅先生赵环和小火神赵胜负责，成立联庄会。各村出民兵，加以训练，保卫家乡，由愚兄牵头抵御剑山，这就成了剑山的眼中钉、肉中刺，算来也有二十多年。英王欲食我之肉，寝我之皮，恨我入骨，必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现因年钦差入蜀，剑山必欲起事，三庄天敌必须除掉，方可长驱直入，夺取川陕，以做根基。愚兄去剑山，岂非羊入虎口，自取灭亡么?”二老一听，当时就怔住了：胜陶然乃光明磊落的君子，肝胆照人，决非推辞。

正在这时，家人进来：“启禀老庄主，剑山派人来给老庄主送信，现在庄外候命。”嘿！老庄主刚说完剑山要加害于他，大馒头堵嘴，剑山下书来了。二老站起来：“哥哥您有公干，小弟等退避。”老庄主伸手一拉：“贤弟们请坐。”二老坐下。老庄主吩咐一声：“叫他进来。”一会儿，家人挑帘笼带进一个人来，三十多岁，一身蓝。家人一指：“这是我家庄主。”“小子赵五，拜见老庄主。”“起来起来。赵壮士，老夫与剑山素无来往，今日因何前来?”“回庄主爷的话，三庄与剑山素无来往，但也是近邻，我家王爷千岁差遣小子下书，老庄主观看便知内情。”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呈上，老庄主接信在手：“把他带下去，好好款待。”家人带走赵五。“二位贤弟，一同观看。”这才把信封打开，抽出

信笺，展目观瞧，上写：

> 陶然公胜老庄主阁下钧鉴：久仰英名，如仰瞻泰山北斗，屡欲拜谒，苦于事忙。今敝山拟成立南北英雄大会，如老庄主能来，为敝山增辉。何时能来，敬请示下，自当扫榻恭候。富昌顿首。

“二位贤弟，英王邀我进山去得么？”“哥哥，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昔日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赴会武关，为秦所困。英王是何居心，难以预料，还是不去的好。”陶然公摇头：“贤弟，英王以南北英雄会为名邀愚兄前往，怎能加害愚兄？倘若把愚兄软禁，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能欺骗天下英豪？何况童侠客为四川百姓遇难剑山，愚兄岂能坐视不理，被武林耻笑？”

刚说到这里，帘子板一响，进来两个英俊青年。前边的圆脸一身蓝，后边的瓜子脸一身蓝，都在二十岁左右，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风流倜傥，气宇轩昂，这好看哪。前边的是老庄主的徒弟，又是义子，石猴凌元；后边的是老庄主的儿子，神猴胜秀。俩人都二十岁，凌元的生日大，一身的好本事。两人进来给父亲磕头，又给石明二叔父行礼。老庄主这才问：“儿啊，你们不在功房练功，来前厅何干？”凌元请安：“听说二位叔父来咱家，前来叩见。又听说剑山来了书信，不知是否？”胜爷点头：“你们看看吧。”凌元接过来，从头细看，然后呈上：“不知爹爹和二位叔父是何高见？”胜爷把意思说了：“你们的想法呢？”“依孩儿之见，童侠客被困理当探听，但贸然前往也有危险，不如派人进山，观看动静，再做决定。”石明二老很赞成凌元有见解，老庄主点头：“吾儿此计甚妙。来呀，唤赵五。”时间不大，赵五进大厅。“赵五，一路辛苦，信中所言，明天老夫派妥当人进山回信。你到账房领五两银子，买双鞋穿，回山去吧。”“谢庄主爷赏。”家人带他

出来，领赏而去。

老庄主问凌元："为父想让你去山中投信，不知儿可愿往?""孩儿情愿前去。""为父与剑山有隙，倘有不虞之处呢?""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乃古贤人所为，儿当效之。""好，取文房四宝来。"胜秀赶忙取过。铺开云笺，上写：

> 顷接华函，捧诵回环，敬悉一切。胜裕樗朽之材，何劳千岁枉驾，所言赴会之事，敢不如命前往，趋前聆诲。今遣犬子上书，以达天听。胜裕顿首。

写好信封，交给凌元："明日动身。备快船一艘，庄丁六名，陪同前去。""孩儿遵命。"二小退出。哥儿仨饮酒谈心，到时休息。

次日天明吃饭，备好船只，凌元到上房告辞，然后出西庄门，到江汊子上了船，一篙支开，船快如飞，乘风破浪，直入白龙江。来到青龙闸口外，竹城上有人说话："干什么的? 慢往前来，我们要开弓放箭了。"抱头的站在船头："山里人辛苦，现有三庄少庄主凌元公子奉命进山下书，烦劳通禀。""原来是凌少庄主，请您稍候。"时间老大，竹城的水闸绞起，从里边冲出一只大船来，四十八名旗牌，一杆大旗随风飘摆，上边有字：水军副帅，一行小字：翻江倒海第五龙，斗大的一个"于"字。大船离小船两丈多，徐徐停稳。于子江一抱拳："凌少庄主，本帅于变奉王命迎接阁下进山，请。"凌元也抱拳："恭敬不如从命，凌元有僭了。"一撩长衫，轻身提气，燕儿飞一样，站在船上。"于副帅，您这船稍远些，我一定掉在江里。"于子江这个气，分明提醒我注意你的轻功。"少庄主好俊的功夫。""副帅夸奖。"

于变一招手，船打掉头，驶入青龙闸。来到船坞下来，这才往里走。凌元仔细观察，毫无破绽，山中井井有条。远远望见巍峨壮观的天王殿，三道宫门，宫门外戒备森严。旗杆座儿上插着

三丈六尺高的大旗，黄缎子旗面，红蜈蚣走穗儿，红火焰，红飘带儿，金枪罩顶红缨子，上写：剑山蓬莱岛。进宫门来到天王殿阶前，二十五间天王殿，王官武士垂手侍立，各府旗牌殿角下站立。“少庄主稍候，待我通禀。”副帅进殿。时间不大，出来一个王官：“天王有旨，少庄主进殿。”“遵旨。”凌元登殿阶，武士挑帘笼，进了天王殿。闹龙案后有二十四扇戳屏，上绣丹凤朝阳，下边江涯海水。前边端坐英王，六十岁上下，花白小辫儿，浓眉阔目，鼻直口正，花白胡须，身穿黄缎子龙袍，腰系玉带。二十名站殿将军整齐严肃，左边两位军师，右边三位大帅，左膀三公，右膀三横，余下文武群臣，有坐有立，好不威武。凌元磕头：“千岁在上，草民凌元叩首。”王爷用手相接：“少庄主免礼平身，赐座。”“多谢千岁。”“少庄主，久慕老庄主雄才大略，腹隐珠玑，孤王设立南北英雄会，请贤乔梓莅临，使敝山生辉。”“蒙王爷抬爱，敢不如命。家父有书信呈上，王爷观看。”说着把书信呈上，案头官接过转交王爷。英王看完书信，甚是欢喜：“若得老庄主前来，定当恭候。”英王眼望王官：“少庄主远路而来，备酒宴款待。”就在天王殿摆下酒宴。饭毕，英王吩咐：“赏来使黄金一百两。”凌元磕头道谢，带起黄金告辞，于副帅相送，直到青龙闸外，于变回山。

凌元小船顺水路直到三庄，回家来到客厅。行完礼，老庄主细问，凌元实话实说，把百两黄金呈上：“老爹爹，看英王之心并无歹意，又给孩儿一百两黄金，看上去挺和气的。”老庄主大笑：“儿啊，你小小年纪懂得什么，英王币重言甘，心怀叵测，明日我父子进山就是。下去休息吧，把得来的黄金交给你母亲给你存着。”“是。”“二位贤弟，明日我父子进山，天险庄的安全就仰仗二位贤弟了。我父子明早进山，午时必回；午时不回，天晚必回；天晚不回，我父子就在山中遇险了。二位贤弟千万莫急，把你嫂嫂请出来，你嫂嫂有救我父子的良策，记住了？”二老答应。又

派人给段家庄赵家滩送信,然后把四位总管叫进来,赵千、孙立、周武、郑旺。四位总管进来,老庄主把进山之事说了:“明日老夫进山,家中事无巨细,都要禀命而行。一切听石明二老分派,你们见过二老侠。”四人见礼。

一夜无事。次日天明,吃完早饭,船只备好,凌元胜秀陪着老庄主到庄外上船。石明二老送到庄外:“兄长多多珍重。”“不劳嘱咐。”执手作别,二老回庄。陶然公坐在马扎上,二小身后一站,水手们荡起双桨,顺风顺水,其快如飞,横插大江,直奔青龙闸。上边高声喊:“干什么的?请报名姓。”抱头的高喊:“现有三庄老庄主胜陶然奉邀前来,烦劳通禀。”“原来是老庄主,请您稍候。”时间不大,大闸绞起,从里面冲出一只大船,船身十五丈,宽有三丈五尺,油漆一新。水陆全权大帅厉胆侠谭天、水军大帅龙斗和水军副帅于变立于船头,旗牌列立,好不威严。大船缓缓停住,老庄主下令:“小船速回天险庄。”然后登跳板,爷儿仨上来。谭天抱拳:“老庄主虎驾停临鄙山,恕我弟兄未曾远迎,当面请罪。”“久仰三位大帅天姿英发,早欲趋前聆教,苦不得暇,今日相逢,堪慰平生。”“老庄主忒谦了,请吧。”

彼此道请,船打掉头,驶入闸口。大闸放下,再想出山,势比登天。船坞下船,厅中落座,殷勤款待,然后恭请进山,众星捧月赶奔天王殿。远远望见高大的宫门,有老军师燕普停立恭候,三公三横侧立相陪。老庄主连连抱拳:“胜裕何德何才,敢劳军师大驾。”“无量佛,老庄主德隆望重,为武林敬仰,何况贫道。山人奉王爷差遣,恭候驾临。请吧。”燕普陪陶然公进二道、三道宫门,殿帘高卷,英王率文武臣僚降阶而迎。老庄主趋前磕头:“草民胜裕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王爷玉叶金枝,重如九鼎,在下樗朽之材,敢劳王爷如此高看,使草民受宠若惊。”王爷伸手相搀:“老庄主武林前辈,德才超人,孤仰慕久矣。今日得见尊颜,三生有幸。”凌元和胜秀叩见英王,王爷赞了几句。

进了天王殿,陶然公坐在宾席,君臣落座,献上茶来。老庄主往四外一看:“王爷叫草民来赴南北英雄会,不知这南北英雄现在哪里?”王爷脸一红:“老庄主,前言特相戏耳,庄主莫怪。”老人家不由一怔:“王爷,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您怎么言而无信哪?”“唉!老庄主,您知道本王的苦衷么?”“草民怎知皇家之事?”“老庄主,皇父宾天,彼时我刚刚七岁。玄烨是我弟弟,理应孤王临朝,家有长子,国赖长君。可贝子瑞海道孤王耳软心活,非守成之主,废长立幼,越次传位,因此我逃离北京。孤也知大清江山永固,孤掌难鸣,顾念昔日大舜无立锥之地,卒有中国;禹无十户之聚,卒惧诸侯。即如先皇祖,十三副盔甲起义,奄有四海。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因此来到四川,饱受颠沛,得有今日。时机已成,兵精粮足,只是无有为帅之人。久仰老庄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因此假借英雄大会赚阁下进山,共图大事,何异马援事刘秀,韩信归汉王。恳请老庄主允诺。”

第十九回　胜陶然被困蓬莱岛

英王把话说完，老庄主心有所思：当着这些文武，如果断然拒绝，斩钉截铁，使英王骑虎难下，激怒文武，多有不妥，应该婉言答复。“千岁理应握赤符臣万民，掌握神器，瑞海权奸使王驾怀恨多年，草民应该应天顺人，为王爷开疆展土，只是草民的三庄尚有他人负责，草民回去与他们商议，说出王爷含冤饮恨，征得他们的同情，届时草民率领三庄之众一体投诚，助王爷一臂之力。千岁意下如何？”王爷大喜，吩咐：“天王殿摆酒宴。”八桌酒席，英王在主位，老庄主在客位，文武依次而坐，冷荤热素、丝溜片炒、海味山珍，英王连连劝酒。

酒过三巡，菜上五道，燕普打稽首念佛：“无量佛，王爷，老庄主初临剑山，盛情款待，酒席宴前无以为乐，不如叫将军们筵前舞剑，以助酒兴。请王爷示下。”英王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与庄主推心置腹，一见如故，此处既非鸿门宴，何用项庄项伯哉？”这时末席站起两个老道，七星真人叶守明、八宝真人叶守敬，是剑山的护国军师，住在后山七星观，是下五门的贼人。

有一年秋天，哥儿俩在观外看山景，忽然间满山遍谷的猿猴，母猴抱小猴，猴王领群猴，跳着叫着打闹着，各种猴类全有，大的、小的、公的、母的，原来是猴群搬家。叶守明叹了一口气：“唉！兄弟，剑山要变为干戈之场了，所以猴儿迁移。”叶守敬一指：“哥哥，这猴儿多好看，全身灰色，一对金睛，动作灵敏。咱们捉住他养着，解闷儿。”“无量佛，这种猴叫食居，玩猴戏的专门捉他，教给他各种玩艺儿，你从石头后绕过去，我从这边捉

他。"猴儿虽然灵巧,但也逃不出叶氏弟兄的手中,就这样,二人也险些被猴儿抓伤,到底捉住,做一个木笼,哥儿俩精心喂着。没有几天就熟了,两个人牵出来教他武术,把一只鸡捆住,当着它用刀一剁鸡脖子,血往外一流,猴儿一害怕,教什么他会什么。后来又捉住一头戎猴,俗家称为马猴,比食居高大。二人教这两个猴练武,一晃十几年了。

今天他二人站起来:"无量佛,老军师要请将军们练艺,以助酒兴,王爷认为不恭敬。臣想,当着老庄主练武,未免班门弄斧。臣弟兄在后山捉住两个猴儿,平常教以武艺,颇能解颐,不如把猴儿带来,练练武艺,使老庄主一笑。"其实这俩老道没有坏心,可是胜家父子不能不防。王爷点头:"这还可以,把猴儿取来。"叶氏弟兄答应,带着十几个人直奔后山,少时推到殿阶下。众人一看,两个大木笼各装一个,戎猴足有一人高,食居高在三尺。叶氏兄弟把笼门打开,牵出猴来,英王点头。

凌元胜秀来到老庄主面前:"爹爹,叶道长带来真猴,我二人各叫石猴神猴,是假猴。爹爹请示王爷,天王殿来个假猴对真猴,我二人与真猴比比武,不知道成吗?"老庄主明白孩子的心,对英王一提,王爷欣然允诺。王爷传旨:"准许假猴对真猴,叫二位少庄主在筵前与两猴比武。"叶氏弟兄心说:小冤家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这不是找死吗?大家注目观看,二小飞身过来,守明守敬一拍双猴的脑门,锁链一摘,两猴扑奔二小。原来叶家弟兄把两猴教出来,饿着它们,猴儿饿急了,他们用纸人装上猴儿爱吃的,把猴放出,二猴扑倒纸人,用爪子剖开肚子,露出喜欢吃的食物。久练久熟,猴儿敢把人扑倒。两猴吱吱乱叫,没想到二小把鹿筋藤蛇棒亮出来,凌元奔了戎猴,胜秀奔了食居。戎猴前爪照凌元胸前便掏,真要掏上就得开膛。凌元横梁驾海一崩戎猴的爪子,渔翁伐舟,照戎猴小腹上就杵。人为万物之灵,猴终究不成,呼!杵在小腹上。戎猴一疼,两前爪一捂肚子,凌元蹦

起来叶底藏花，啪嚓！万朵桃花开，花红脑子一流，砸死了。胜秀一见哥哥胜了，虚晃一棒，抹头就走。食居往前一追，胜秀拨草寻蛇，正打在腿腕上，喀嚓！食居一声惨叫，横下一倒，胜秀裹手棒也砸在脑袋上，二猴双双丧命。天王殿就是一乱。

燕普大怒："大胆二小，酒席筵前打死双猴，实属无理已极。来呀，把他们拿下！"站殿将军往上一围，二小立目横眉。老庄主一抱拳："王爷，两个奴才打死双猴，罪该万死，念他们身居客位，等到我父子入山之后，再若犯了山规，立即处治。请王爷开恩。"没想到英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理胜裕。

原来年大人一入四川，群臣在九兽鹤天亭密议，燕普说："无量佛，王爷，年羹尧入蜀，朝廷重视此事，趁其立足未稳，我们应该起义，夺取成都，占领四川，然后驰檄陕西，藏峰岛再起义。有两省之地作为根基，兵源粮源俱以充足，大事可成。"谭天也说："军师所谈确为正论，此时不取，何时行事？机不可失，时不我待。不过最棘手的是胜陶然，他有民兵八千，兵精粮足，而且守家在地，确是我心腹大患。如把胜裕除了，大事能成。"燕普点头："这样吧，我们以成立南北英雄会为名，赚其入岛，就而杀之，立大功者不拘小谅，王爷下决心吧。"果然把胜裕诓来。王爷想：君臣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才有今日。所以老庄主说话，他权当没听见，耷拉胳膊不管了。

老庄主大吼一声："分明你等欲害我父子，焉得能够？"燕普下令："将他父子拿下！"金头龙赵登飞身过来，斜肩带臂就是一刀。老庄主褪头一躲，伸左手乌龙探爪，左手老君推背，啪！赵登一溜滚儿。石天龙捧刀就扎，老庄主一个断掌，仓啷啷砸在刀背上，进步摔掌，正中肩头，石天龙一个大坐蹲儿。野飞龙燕雷大吼一声，双轮月照云龙，盖顶劈下。老庄主矬腰，太公钓鱼式，照燕雷脚脖子上一搂，左手横身切掌，打上燕雷一溜滚儿。杜清风亮剑照老庄主后腰就来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胜裕左脚当

轴儿，滴溜一转，照杜清风右手脉门一点，右手反臂撩阴就是一掌，呼！打得杜道爷就是一个跟头。

站殿将军们往上围，燕普口诵佛号："待山人前来。"如果燕普过来，老庄主难以退敌。胜裕哼了一声："你们以多为胜，群犬乱吠，算什么英雄。我父子既来之则安之，决不怕死。儿啊，扔军刃吧。"二小围棒，老庄主亲自绑好："英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想害胜裕，易如反掌，捆吧。"倒背手一站。有人过来捆上，把父子推到殿阶前。王官武士掩埋死猴，擦净血迹，桌案撤下，收拾停妥，英王群臣就座。

燕普眼望英王："千岁，飞鸟出入于青云之际，尚思弯弓而射之，况处于厅庑之间，堂阶之下。当年楚子不杀晋文公，晋几灭楚；邓侯不杀楚文王，楚卒灭邓。晋文公的父亲内惑于骊姬，外惑于二伍，害死长子申生。重耳周游列国十九年，他到了楚国，楚王款待于他，问重耳：'我待您这样好，将来楚国和晋国打起仗来，您应当怎样？''我当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我退让九十里。'楚国老将成子玉劝楚王把重耳杀了，楚王不肯。后来晋楚大交兵，逼死老将成子玉，险些灭了楚国。"英王一听有理，伸手从案下抽斩令。尹海亮奏道："千岁可知蹊田夺牛之故事吗？牛伤田主之苗，田主夺其牛以偿伤苗，未免太过。胜陶然乃天下贤士，武林中颇负胜名。今因杀二猿，便以杀三命抵之，亦是太过。天下人议论，说千岁因畜而杀人，岂不轻人而贵畜？得不偿失。请王爷三思。"王爷一想，打死两个猴，就杀胜裕父子，未免不近人情。杀不得。

王爷心中犹豫，谭天抱拳："王爷，昔日鸿门宴上范亚父三举玉玦，而项羽不杀汉王，结果五年灭楚。军师之言乃金玉之声，放胜裕等于把江山拱手相让。"路海明进言："王爷，谭大帅固是正论，但胜陶然乃天下人之望，杀之恐伤天下贤士之心。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康熙皇帝临朝主政，文修

武备，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强无凌弱，众无暴寡，河清海晏，有凤来仪。千岁居弹丸之地，民心未附，用何物来争江山社稷？倘再失去民心士心，江山无望矣。”

王爷举棋不定了，副帅于子江奏道：“不如在门外立下三丈六尺的大竿，暂把他三人装在木笼以内，拉上去，夜晚派妥当人看守，免得逃走。”王爷点头：“此计甚妙。”立即立起大竿和装猴的木笼，把父子三人推到里面，用大绳拉上去，派专人看守。老庄主在木笼内极目远眺，得视全山，看至天色已晚。次日清晨，宫门外一阵大乱，有人禀报：“段家庄三千岁莅临山中，前来探视。”老庄主一笑：“孩儿，你们的舅舅来了。”

书中代言，石明二老一白天严守天险庄，直到晚上，这父子也没回来。天交二鼓，命人到内宅请出老安人，哥儿俩迎到阶下，跪倒磕头：“嫂嫂一向可好？”“二位贤弟免礼，愚嫂托庇粗安。”把老太太请到书房坐下。“二位贤弟把愚嫂唤出不知何事？”二老把父子进山以及老庄主说的话全提了：“不知嫂嫂有何妙策，救他父子回庄。”老太太长叹一口气，说出一番话来。

段家庄的段洪亮，他父亲名叫段云台，人称八卦神枪赛彦超，文武全才，人间的剑客。连自己的儿子一共收了四个弟子：大徒弟胜陶然、二徒弟白鹤居士赵立、段洪亮行三、四弟子神刀手黄志。文武两科技艺全都传给胜裕赵立。段云台是当地的大财主，富比王侯，把女儿许配胜裕，胜裕和赵立也都是当地首户财主。后来段云台死了，赵立也故去，留下两个儿子赵环赵胜。三爷段洪亮万贯家财，只是缺少有文化的人。

这年腊月三十过大年，天寒地冻，段家灯火齐明，男女仆妇跑前跑后，喜气洋洋。三爷正在喝茶，下人跑进来禀报：“员外爷，门洞来了一位走路的，带着媳妇女儿，他妻子身怀六甲，将要临盆，非要借咱大门洞生孩子，苦苦地哀求。”三爷急忙来到大门洞，果然有位客人，四十多岁，燕尾黑胡儿，衣衫褴褛，身无长

物。小姑娘十岁，面有菜色。一位妇人四十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十分美貌，衣衫不整，肚大成形，紧皱双眉，坐在地下，痛苦万分。三爷一出来，这位过来作揖："小可张仁，拜见阁下。内子就要分娩，天寒地冷，小可举目无亲，请庄主垂怜。""朋友，但在登途者，都是命薄人。来人，快去告诉三奶奶派人烧炕，预备接生之物，给他们母女预备饭，请稳婆收生。"

时间不大，出来十几个婆子，搀扶着母女到内宅安置。三爷抱拳："朋友，请到客厅叙话。"这位长叹一口气："感谢庄主救我于危难之中，吹泥絮以上青云，生死人而肉白骨，大恩不言谢，只有五衷铭记吧。""不要客气，举手投足之劳，请。"二位来到厅中落座。三爷看他举止大方，谈吐不俗，虽在难中决不寒酸，待人接物像是受过很深的教育。"朋友，听你的口音，可不是本地人。""小可乃北京人氏。""千里迢迢，关山相阻，因何来到四川？""在下是行商，久走四川，贩卖蜀锦药材等物。这次带妻女来蜀，不想半途遇盗，抢劫一空，妻子即将临产。幸遇庄主，宏施恻隐。""家中尚有何人？""已无亲故，回家也是无法生活。"段三爷看出张仁有气无力，可能是饿的，吩咐备饭。张仁吃饭很规矩，有礼貌。这时婆子进来，在段三爷耳底一提，三爷点头："张兄，恭喜你又得了一位千金，母女都很平安。"张仁甚喜，吃完饭叫婆子带张仁到产房看望休息。次日张仁出来见三爷拜年道谢，二位谈心。"张兄，你回家也无处投奔，我家里需要人，成都剑阁都有我很多买卖，连写账的都没有。干脆，你在这儿住下来，管管账目，意下如何？""庄主爷栽培，在下乐意。"

过了满月，段三爷准备马匹带十几个家人，同张仁骑马去视察。一看账，张仁这个乐呀，上边画着七个零，当中一根棍儿。张仁问："这是什么？是一串糖葫芦吗？""不是，是七个鸡蛋和一根擀面杖。""啊？"一看另一笔，一个方块儿，底下一根长竿。"这是蝇子拍儿么？""不是，是一块熏干，一根鞭杆子香。"张仁

大笑,给他们立出四本儿账,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教会了一个写账先生。走一处就立账,教会一个先生。就这一趟,对头一年才回家。小姑娘都长大了,乳名儿兰娘。

这天二位正在谈心,家人跑着喊:"大爷来了。"院中有人笑:"哈哈哈,老三,这一年你上哪儿啦?来好几趟都没见到你。"家人挑帘子,进来一人,大身材,肩宽背厚,慈善温和,天生福相,大圆脸,满脸红光,一条大辫子,浓眉阔目,口正鼻直,一部黑胡须,一身蓝。"嗬,来了生朋友。"三爷站起,过来行礼:"哥哥,许久不见了,您好。我给您介绍,此位是北京的朋友张仁。张兄,这是我结义的兄长,姓贺名狩字天齐。二位多亲多近。"彼此见礼,三爷把张仁的事情提了,贺大爷很欢喜。三个人饮酒谈心,越说越投脾气。贺大爷说:"老张,咱挺投缘,干脆咱仨拜把子吧。"二人也乐意。三人撮土为香,结为金兰之好。又告诉三奶奶,把二嫂请到上房去住,大摆筵席。从此贺大爷经常来。

一晃将近二年,八月十三日,再有两天是中秋节,贺大爷来了。吃饭的时候,贺大爷说:"后天是中秋,到后天你叫人把赏月亭打扮一下,多摆上几盆桂花,桂子飘香嘛,我把鲜鱼活虾装船运来。"三爷点头:"好吧。"到了十五的上午,渔船来到段家庄,有家人去卸船,成篓的鱼虾搬到厨房,下午大师傅做上了。直到晚上,月到中天,星斗无光,只有月色光芒万丈,金风送爽,亭里亭外、楼上楼下,桂香扑鼻。弟兄三人高高兴兴围坐亭中,下人端酒上菜,互相劝酒,觥筹交错,无拘无束,谈笑风生,从酉时喝到亥时,月色清明,哥儿仨都喝多了。这时刮过一块乌云,把月光遮住,大地一片黑。哥儿仨来到亭外,凭栏观看,刹时乌云散尽,重现光明。张仁长叹一口气:"唉!何日风云能际会,困龙应有上天时。"贺大爷不懂,三爷一听,心中愕然:"二哥,何出此言?""大哥三弟,拿本爵当做何人?我乃先皇次子,当今皇帝玄烨的亲兄,姓富名昌字宝臣,加封英王的便是。"

原来顺治皇帝宾天，理当英王做皇帝，贝子瑞海与孝庄太后及八大朝臣商议，英王耳软心活，优柔寡断，不是守成之主，便立了玄烨做皇帝。康熙虽然年幼，十分英明，斩了权臣鳌拜，文修武备，国家大治，当然对待哥哥也非常尊敬。康熙皇帝羽翼丰满，朝政巩固，英王心中不甘，终日唉声叹气。这天正在银安殿上叹气，跑上房的王喜子跑进来："王爷，您终日愁容满面，长吁短叹，奴才知道您的心事。""小小年纪懂得什么？""王爷，您因为废长立幼，把江山社稷让于康熙皇帝。"王爷把脸一沉："你定是朝廷耳目，探我内情，大胆！"喜子扑通跪下："王爷息怒，奴才有下情上禀。奴才本是四川人，父母亡故，想到北京混饭吃。到了京都，连冻带饿，倒在街头，堪堪要死，正赶上王爷路过，垂恩相救，带到府中侍奉王爷。奴才感激王爷救命大恩，想要报答。这几年在府中我已深知王爷心事，今日得便才提出来，王爷莫怪。"王爷点头。喜子又说："当年奴才饿倒长街，蒙王爷搭救入府，到今日奴才没出过府门，在京都奴才举目无亲哪。"王爷相信："唉！你虽知道本爵心事，年轻幼小，难替本王擘划分忧，也是枉然。""王爷，您有此大志，在北京难以如愿。因为京都近畿满是皇上心腹，稍有不慎，被皇上知道，那还了得。我有个舅舅，在川北大竹岭上当寨主，叫紫面阎罗孙盛，他手下有两千多人，山势很险。王爷若到了四川，才能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王爷不如到那里去。""不行啊，旗人不得离京四十里。""王爷，您可以递折子称病，皇上必要派御医来探视，开方子您也别用。过几天您递谢恩的折子，并请皇上恩准，到大钟寺降香。咱收拾细软东西借故离京，投奔我舅舅，那就龙入大海，虎进深山了。"王爷听着挺好，只是福晋身怀六甲，不宜颠沛，后来一想：只要我能出这口气，又算得了什么。

王爷真的称病，皇上派太医院来看病，顺便号脉，开了方子。王爷也不吃，雇了五辆长脚大车，多备金银，藏于府中。过几天

写折本,病体痊愈,并到大钟寺降香。皇上批准。小喜子带路,出西直门,过芦沟桥,按官站就下来了,进了潼关入三秦地界,王爷放了心。王爷走到陕西南部快入川了,临野荒郊,忽然仓啷啷一棒锣响,出来一伙人,短衣襟小打扮,手持利刃。为首的一个大汉,一脸花白圈儿癣,肚大腰圆,面目狰狞:"呔!"用刀一指:"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小喜子一看,王爷他们都吓坏了:"王爷,不要害怕,绿林规矩我懂一点儿。"说着跳下车来,到了大汉的面前抱拳:"合字,辛苦,我们是并肩子,绿林中有朋友。""你认得谁?""大竹岭紫面阎罗孙盛。""他是你什么人?""是我亲娘舅。""哇呀呀呀,好畜生。"回手拉刀,照小喜子就砍,喀嚓!头尸两分,小喜子死于非命。王爷就急了,跳下车来:"你这人好不通情理,他还是个孩子,你为什么杀他?""我名花面虎单成,孙盛抢了我的大竹岭自立为王,我与他有夺山之仇,给我抢!"往上一围,把福晋郡主轰下车来,五辆大车一扫而光,呼哨一声走了。车老板要脚钱,福晋把头饰摘下给了车钱,五辆长脚车也走了。

这回可把王爷难住了,想通过小喜子找到孙盛,不想小喜子死了。父女三人用手刨坑埋了尸体,后退无门,只好投奔孙盛,把首饰卖掉,爬山越岭。好容易走到离大竹岭二十里路,还有不多的几个钱,只好住店。次日还了店账,王爷问伙计:"这里离大竹岭还有多远?""不足二十里。客人,这回您放心走吧,万无一失了。""怎么?""去年咱这大竹岭有山大王孙盛,他们打家劫舍,断道劫财,杀人害命,无恶不作。本地绅商呈请成都府巡抚大人派来火枪营,四面包围,把这些贼人全都打死,活擒孙盛,押往成都,枭首示众。大竹岭用火焚烧,现在平安无事了。"英王一听,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足,扬子江心翻船,这才是前进无路,后退无门,叫天不语,呼地不应,身临绝境。伙计说:"本地百姓都感激石凉湖的段庄主。段庄主是咱四川省的大财主,文武全才,

人称神枪镇八方,为人挥金似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王爷一想,只有投奔他去。一家三口分文皆无,天气越来越冷,福晋又要临盆,怎么活呀?只好沿门乞讨。饥寒交迫,腊月三十,福晋阵痛,看来就要分娩,这才巧遇段洪亮。

今天酒喝多了,才露了一点,现在实话实说,段洪亮以头碰地:“千岁乃金枝玉叶,段灯与王爷雁齿相序,罪该万死。”英王伸手相搀:“三弟,你是我一家救命恩人,何须如此。此事不宜声张,唯恐官府知道。”贺大爷一拉:“把兄弟还用什么客套,进来坐下。二弟,咱们今天都亮底吧,老三出身武林,是当地商户;我是山大王,人称金龙大王,离此地六十余里白龙江内,三面环水,天然险要叫小蓬莱。我首先把小蓬莱送给你,手下四百多人专门在江上截道,也归你管,你在老三的家里可不行。你看怎样?”段三爷点头,到小蓬莱很好,水险山高,是好地方。英王怕有孙盛那一手。“大哥,小弟先谢谢您,进山之后,不准打家劫舍,杀生害命。”“兄弟,那吃什么?”英王眼望段灯:“三弟,我跟你借两万两银子吧。”三爷点头:“成。”段洪亮愿意王爷进山,要住在自己家里,官府知道,怎么得了。

次日准备大船一只,盘上两万银子,全家上船来到小蓬莱,下船进山,先找空房住下,银子盘进来。贺大爷把二头目陈三叫来:“你把弟兄们都找到这里,我有话讲。”“是。”时间不大,四百多人都召集来,贺大爷带英王出来。“全到齐了吗?”“全齐啦。”“好,告诉大家,从现在起,我把小蓬莱送给我二弟富宝臣了,一切听从他的安排。我把他介绍给你们,来吧二弟。”一招手:“陈三,带领大家见过头领。”众人一起拜见。王爷眼望大家:“大家听着,家有家法,山有山规,无规矩不能成方圆,无六律难证五音。从今日起,我宣布,所有山中大小头目一律不准出山劫道,杀生害命,违令者立斩。你们在寨内只管盖房、开垦、打鱼。”小蓬莱又扯起招工的大旗,每天来的人多了。英王时来运转,在山

里开出金银铜铁各种矿藏,出产丰富。英王又存有大量金银,山里招来上万人,声势浩大。

英王发愁,倘被官府知道,大祸临头,跟贺大爷商议:“大哥,本地有没有能人,咱可得请几位。山里人这么多,杂乱无章,这可不行。”贺大爷想了想:“倒是有一位,可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是水贼,他也瞧不起我呀。”“哥哥,山里几千人,没有统一的带头人组织起来因势利导,改工为兵可不行。得选贤任能,各取所长,挑选精良,加以训练,制定出赏罚制度。他将来能帮小弟开疆展土,成其帝业,如三杰辅汉王、马援助刘秀,成功以后,麟阁标名,分茅列土。”“这些日子我也替你想了,没有文武全才的请来没用,真有本领的他决不帮你。我想的这位真有本领,可他有别的隐情,不为朝廷做事。这人要帮助二弟,大事可成。”英王急问:“哥哥,您说的是谁?”“在咱们后山往西五六十里,有个村子叫谭家庄,住着一位告老的知府,姓谭名英字如升。他有三子一女,女儿名叫灵仙,年纪尚小。长子谭田,人称铁头凤;次子谭璧,人称九尾豹。这二位是粗人,会点武艺,也不算高,跟哥哥我的能为差不离,性情也合得来,我们是好朋友。唯有他三弟谭天谭桂林,别看二十多岁,实有文韬武略,熟读兵书,饱览战策,胜似后汉周郎,运筹帷幄,料事如神,人称厉胆侠。幼年曾受异人教导,只是不愿为官,他瞧不起我,我上他家,他总躲着我。”“哥哥,您现在就去,询问谭侠客是否在府上。”

贺大爷点头,叫两个人跟着,出小蓬莱直奔谭家庄。来到谭家,也不见外,大爷带下人直奔客厅,挑帘子进来,谭田谭璧倒履相迎:“哥哥,哪阵香风把您吹到舍下?”说着行礼,贺大爷搀起来:“愚兄想念二位贤弟,特来探望。”彼此落座。献上茶来,贺大爷问:“怎么不见桂林哪,他不在府上吗?”谭田说:“老三昨日还在家中,今早他说出门拜访朋友去了。”“真不凑巧,到什么地方去了?”“嗐,他是没缰绳的野马,到处游荡,到庙里找和尚下

棋，洞府找隐士弹琴，或是找老学究一齐论书，或求贤者画画，没准呀。”“大概其需要多长时间回来？”“两三个月不等。”“找找他呢？”“无处寻觅。”又说了一会儿话，贺大爷告辞回去，面见英王把事情一说，只好耐心等待。

盼着过了两个月，英王催贺大爷：“哥哥，您还得去一趟。”贺天齐带着下人又来了。书说简短，到了谭家，面见谭田谭璧，彼此见礼。“二位贤弟，你家老三回来了吗？”“哥哥，真不巧，他没回来。”“嘿！还没回来。”“您找他有事？”“对，有点事求他。”“没回来呀。”“过几天我再来。”贺大爷回来跟英王一说，王爷低头沉吟：“大哥，再辛苦一趟，这次小弟陪您去，谭桂林一准在家。”贺大爷摇头：“天色已晚，只有等待明天了。”

次日，王爷备一份重礼，弟兄二人带着四个家人，抬着礼物，来到谭家。一叫门，下人把门开了：“奴才给大爷请安。”“起来，有朋友来你家拜访，通禀你家大爷二爷。”“您候着。”时间不大，谭田谭璧迎出来见礼。来到客厅，英王抱拳：“久闻谭天侠客大名，今日专程拜谒，不知令弟可在府上？”“舍弟昨晚方归，待在下去叫。”“有劳有劳。”谭田谭璧出去。时间不大，外边有人说话，声音宏亮：“抱璞荆山，我以为终无人识矣。”帘子板一响，进来一人，中等身材，细腰乍臂，松三把一条大辫儿漆黑刷亮，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唇似丹涂，蓝绸子大衫，蓝绸裤褂，薄底靴子，肋佩宝剑，面如冠玉，满脸正气，一团精神，正是厉胆侠谭桂林。

书中暗表，谭天这句话出自春秋时代。相传有个叫卞和的人，他住在楚国荆山脚下，进山打柴，发现了一块没有开出来带璞的玉。玉在里边，璞在外边包着，看不出是玉来。他两次进献给楚王，楚王误认为石，把他的双足砍去。他等了几十年，才换了贤明的大王，可惜他老了，抱着璞在荆山脚下哭了三天三夜。有人可怜他，把他送到楚王宫三次献玉，楚王命玉工把璞打开，

才发现是一块美玉,起名叫和氏璧。他这话的意思,空怀着一身才能,可惜不被人发现,怀才不遇。

谭天见英王跪倒行礼:"王爷在上,草民接待来迟,望乞恕罪。""贤士说哪里话,久仰谭侠客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当年先贤有云:见大贤而不以其道,是犹欲其人而闭之门也。我不该叫我兄长前来,非敬贤之理,慢待慢待。"献上礼品,英王连说:"不成敬意,孤有满腹之言倾诉于阁下。先皇宾天,贝子瑞海权朝,他废长立幼,越次传位,致使孤丢失神器,因此逃离京师,来到四川。蒙兄长将小蓬莱赠我,现在人员不少,只无擘划贤才,故此不揣冒昧,特来相请。望乞不弃樗朽之材,出山协助,何异磻溪遇子牙,隆中逢诸葛。不知钧意如何?"谭天低头沉吟。究竟谭天能否答应英王进山相助,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披麻拷审问无情虎

上回书说到英王访谭天。书中暗表，您想小蓬莱偌大声势，谭天能不知道吗？他每晚都要到山中窥视，对英王的来头了如指掌。他想：空有一身才干，师傅不叫我在清朝出仕，辜负这大好年华。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自己应该出来展展才，也不枉十年寒窗苦，铁砚磨穿。第一次相请，谭天早告诉哥哥，谁找我，就说我访友去了，两个月以后回来。果然贺大爷来请。谭田说："没人找你，抱怨怀才不遇；有人找你，你又避而不见。三请诸葛亮啊，有什么意思？"谭天微笑："哥哥您不懂。"二次又不见。晚上谭天进山探视，知道明天要来，回去对大哥二哥说："明天该来了。"果然英王驾到，三次相请。

到现在，谭天才说："谭天无才，蒙王爷枉顾，士为知己者死，谭天一定前往。请王爷先回山，在下把家务料理，三日后去小蓬莱与千岁相见。"英王大喜，带贺大爷告辞。英王走了，谭如升出来："桂林，君子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你可不该帮他。他虽是金枝玉叶，可是反王，你要助他，将来祸及满门不说，你妹灵仙大了，连找主儿都不利。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要三思。""爹，您放心。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至理名言。""孩儿到山里去看看，把家传至宝半个赤玉莲花带走，家中留下一半交给妹妹。"这是订婚信物。

谭天一进山，形势大变，造天王殿、王公大臣府，后山造一字并肩王府，贺爷带陈三四百多人都去，前山一个也不要。谭天为

大帅，修造青龙白虎两个大闸，做好闸门，由班窦生、班窦佛、周忠、周义、谢文治、谢文丑、何清太、何阳太把守青龙闸，由蓝旺、柳雄、史珍、史宝、尤成、尤岑、何清、娄明把守白虎闸，江西吉安的飞天四龙为招贤馆长，从山东来投奔的龙斗和于变担任水军正副帅。此外在山中督造大战船和各种战舰，把山里的人组成营连排伍，加以训练。四川三公和云南三横掌管左右膀寨。太平侠智亮任太平大寨寨主，管理全山。杀人的凶犯和滚马的强盗络绎不绝，到招贤馆投效，声势浩大。

君臣这一日在天王殿上议事，清虚公尹海亮奏道："千岁，经谭大帅运筹擘划，小蓬莱已见成效，臣以为小蓬莱三字气势太小，不如改为剑山蓬莱岛。不知千岁意下如何?"王爷点头："改得好，从即日起更名。""千岁，臣尚有一事。古语云：进一贤臣，则群贤皆玉。山中西南隅有土地庙，住着一位仙长，此人有通天彻地之能，威震武林。前者跟谭大帅谈起，此人与大帅有旧，人称云台剑客燕普。如请老仙长入山为军师，赞襄一切，大功可成矣。"英王大喜，准备礼物，谭桂林陪英王奔土地庙而来。英王一见燕普，发挽银丝，髯垂正线，飘飘然超尘脱俗，有神仙气概。王爷甚是喜欢，把自己的身世说出，并请他入山协助。燕普感王爷至诚，随驾进山，封为军师。

燕普把镇西洋朴林朴八海请进山中，修建人骨寺、鱼骨寺、十三险、九兽鹤天亭以及消息埋伏走线人。燕普又到关帝庙拜见了通法上人了因和尚，没想到师哥无形剑客万俟羽修和师弟云霞道士杜清风也在这里。燕普说明来意，道英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虽周之成康、汉之文景不及也。了因和尚的大师兄是一目了然僧，三师弟叫了义，本领属了义最好，他进山有顾忌："弥陀佛，燕贤弟，贫僧皈依三宝，秉教沙门，贪嗔痴爱，当知色即是空，帮助英王阵前争伐，多有不便。倘有外侮，我和弟子慈云倒可助阵，不过我们是和尚，如果朝臣似的五更待漏，被人讥笑。"

“无量佛，左有鱼骨寺，右有人骨寺，就是为你们师徒修的养性之地。”了因这才答应下来。燕普又请兄长师弟进山，万俟羽修慨然应允。石头僧慈云带四个小和尚进人骨寺，了因带四个小和尚进鱼骨寺，万俟羽修进山封为大军师，杜清风和燕普的弟弟燕雷为站殿将军，剑山治理得铁桶相似。

英王数次恭请三弟至山中叙旧，可段灯一直没来。后来叫他把孩子都带来，三爷有三个儿子，段升、段环、段锋，都在七八岁。三爷带三子进山，英王迎到船坞，请至天王殿，与群臣见面，诉说当年之事：“三弟，如今愚兄大事已成，我可要还你的钱了。”段三爷一摆手：“兄长创业维艰，些许小事何劳挂齿。”“不还你钱，愚兄心有未安。”三爷想了想：“您给我钱，我万万不能要。这么办，您给我立张字据，今后不论何时，段灯有求王爷，王爷必要应允。您看好吗？”王爷点头，备好纸笔，王爷一挥而就，盖上图章，交给三爷，上写：我闻古人异姓陌路，肥马轻裘，尚且蔽而无憾，况我与段灯八拜结交，金兰至好，情同羊左，义如管鲍。此后段灯不论何时何地有求于我，必当允诺全交，宁失江山，不失约会。空口无凭，立字为证。年月日，富昌段灯。齐年盖月，打上图章。段三爷把字据收好。吃喝已毕，英王问三爷：“三弟有几位公子？”“三个。”“唉，我只有三个女儿，我看段锋不错，认为义子，三弟乐意吗？”“乐意。段锋，给你义父磕头。”英王大笑：“孩子起来，剑山蓬莱岛也是你的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只是大江中风高浪急，你来时一定要用大船接送，记住了吗？”“记住了。”父子告辞回家。从此段锋经常来玩，随便出入，无人敢管。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娶媳妇了。

老安人把从前事全说了：“二位贤弟，嫂嫂无法救你兄长侄儿，只能叫洪亮凭一纸文书换回他父子三人。”石明二老一躬到地：“嫂嫂请安歇吧，明天就办。”

老太太走后，不久天光大亮，二老正要去请段洪亮，有庄丁

进来报告:“启禀二老,太原府小王家坨的银面仙猿铁臂昆仑老侠客石金声,带神刀手黄志和红桃仙子郝文俊前来。”“快快有请。”哥儿俩赶紧随家人来到东庄门。

书中交代,古镇北早好了,方大爷备路费让他回转宣化府。这爷儿仨也好了,叫方大爷给黄志郝文俊带信儿,来东凤庄一同去四川。爷儿五个认道登程,至成都府公馆,先见群侠,然后拜见钦差大人。大人先问石老侠的伤情,然后又把自己丢失,海川夜探剑山不知详情的以往经过说了一遍。石老侠一听:“老大人,公馆需要人,把王环万芳留下,以供驱使。我们仨没事,就到紫霞庄去一趟。”大人点头:“若得老侠客们去一趟太好了。”石老侠带黄志文俊这才奔紫霞庄。来到石明的住宅,石小三一说:“现在二位员外爷去了天险庄。”爷儿仨才奔天险庄而来。

到了客厅,石老侠把事情一说,石明二老也提及胜陶然进山探寻,想请段三弟凭一纸文书换人。石老侠说:“二位贤弟,陶然公不在,你们别离开,我们爷儿仨去。”石明二老也愿意。

三位奔石凉湖,南门外站住,一报姓名,时间不大,庄门开放,段洪亮出来迎接,黄志急忙过来给师兄行礼,然后给石老侠文俊介绍。让到客厅,石爷把胜陶然的事说了:“请贤弟急拿一纸文书入剑山救他父子。”“小弟去后,家中之事拜托老侠照料。”“愚兄理当效劳。”

三爷到内宅取了文书,到庄外登舟,小船急行似箭,冲风破浪,来到青龙闸外。抱头的一喊,时间老大,嘎轧轧,竹闸绞起,撞出一只大船。谭大帅带三公和各家旗牌,足有二百位,排班而立。搭好跳板,段三爷上来,吩咐小船等候,有青龙闸的寨主照顾,谭天等人跪倒行礼:“拜见三千岁。”段洪亮急忙搀起:“谭大帅三公请起,段某不敢担。”“三千岁请吧。”船打调头,进了闸口,船坞下船。稍微休息,这才赶奔天王殿。远远望见宫门口标杆以上木笼之中,父子被困,段洪亮放心了,只要活着,我这一纸

文书就管事儿。

三爷进宫门往里走，直到天王殿，英王带文武降阶而迎："三弟，想死孤王了，恕孤接待来迟。"三爷抢步行礼："这多年来，每忆芝颜，神驰左右。二哥，您身体好哇？""托福托福，快请进殿。"众星捧月来到殿中，群臣拜见，请三爷落座。"三弟，这些年你疏远了愚兄，今日枉驾至此，必有所谓。""二哥，今日清晨，我七十岁的姐姐找到小弟家中，言说王爷把我姐夫和外甥邀到山里来赴英雄会，一天不见回转，叫小弟到山中看看。方才我看到姐丈外甥都在木笼以内，不知身犯何罪？"英王低头沉吟："三弟，你愿意哥哥我成事，还是不愿哥哥我成事？""我当然愿意二哥成事。"英王点头："好，我谢谢贤弟。胜老庄主奉邀至此，我以礼相待，不想两位少庄主在天王殿内打死双猴。依着文武群臣，把他父子杀掉。孤王不忍落害贤之名，才将他们吊在标杆以上。贤弟即然乐意愚兄成事，这么办，连你带胜家父子全别走了，就在剑山辅助为兄吧。你我弟兄也常相聚首，好吗？"段三爷一听，这不是英王跟我说的话呀，看来有人教的。他心说：不是在我门洞里生小孩了，姓段的话你敢不听啦？有心翻脸，又一想要慎重。段三爷一笑："二哥，大清朝以孝义治天下，我两个外甥打死俩猴，您就要杀他父子三人，三条人命抵俩猴之命。二哥，人家要议论您，把人命看成草芥。我姐姐年逾古稀，依门依闾，望穿秋水，惦念两儿；我姐夫偌大年纪，奉邀前来，不想命丧剑山。天下贤士闻知必将裹足不前。再说我姐夫十分刚强，斧钺加身，让他投降，宁死不肯；徐徐劝之，倒有商量余地。前者您给小弟一张字笺，段灯愿凭字笺换走我姐丈外甥，使其夫妻母子团聚，以乐晚年。望求二兄允诺，则感大德无涯矣。"

段灯把字据掏出呈上。王爷微笑："贤弟太认真了。"接过字笺，一看内容，想起当年妻子生产，叫天不语，呼地不应，身逢绝处。若非三弟援助，早就死于沟壑，焉有今日。孤王有德，没

有胜裕也得天下;孤王无德,有十个胜裕也是一败涂地。段洪亮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岂能失信于他?再说他谈的也是至理,胜陶然乃天下贤士,武林景仰,打死双猴,要他三人性命抵偿,与人情不合,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来呀,把胜老庄主请下来!”

少时,爷儿仨进来,老庄主倒剪二臂,看见三爷,跟没看见一样:“王爷欲害胜某一死,杀剐存留,悉听尊便吧。”谈笑自若。王爷抱拳:“老庄主,委屈你了,三弟来山讲情,因此释放你三人,待孤亲解其缚。”三爷过来:“小弟代劳吧。”叫王官把藤蛇棒归还二小。王爷传旨,摆酒宴与老庄主压惊,与三弟接风。

酒宴摆下,宾主尽欢,觥筹交错,频频劝酒,从中午一直饮到掌灯。老庄主冲三爷使了个眼色,三爷一抱拳:“二哥,我姐姐还在家中等候,我们就此告辞吧。”老庄主一躬到地:“王爷,胜裕无才,如果保您得江山,易如掌上观纹。不过山中军师大帅,人才济济,胜裕进山,反如续貂之尾。嗣后王爷如有用胜某之处,自当趋前效死,就此告辞。”王爷心中明白:山里军师大帅都有了,胜裕来了,放在哪里?将来经过战争,军师大帅有死了的,再请胜裕不迟,留个好,将来相见。“来呀,恭送老庄主和三弟父子出山。”燕普口中念佛:“无量佛,千岁,纵虎容易擒虎难。范亚父在鸿门宴上三举玉玦,项羽不杀沛公,只落到乌江自刎。”英王点头:“孤欲取信于天下,安忍弃信而杀之。宁失江山不失约会,军师不必多言了。”

书说简短,四人出青龙闸上小船,小船如箭离弦,出入于烟波之际,真是打开玉匣飞彩凤,斩断金锁走蛟龙。众人站在船头,胜爷问:“三弟,怎么来得这样快?”段洪亮备叙前情,胜爷点头:“三弟,你把我父子救出,惹来大祸。”“怎么?”“我看山中将帅有不忿之意,今晚不用说,明晚他们一定夜袭段家庄。”“那可怎办?”凌元在旁边说:“舅舅,您别怕,天险庄北门里盖了几万间房屋,南门里有几万间房子,就是准备让赵家滩和石凉湖的老

百姓住的。”胜爷点头：“孩子说得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咱们回天险庄吧，免得孩子娘惦记。”回到天险庄，石明二老迎接，然后给段家庄去信。没想到段家庄又出了一宗大事。

自从三爷走后，黄志又到内宅见过嫂子和侄男侄女，以及侄媳妇，叙了些家常，然后到外面陪着石老侠照料段家庄。直盼到晚上，未见回转，爷儿仨有些放心不下。时间不大，酒饭摆好，石老侠坐中，黄志在上首，文俊在下首，他心想：指望到段家请庄主把我带进山去，或文或武救出胜家父子，替师门争先，可惜人家三庄主不带。

文俊想到这里心中发烦，站起身出了客厅，一直往东，进角门走箭道，一个院一个院，不知不觉走到内宅。东边是南北方向的大墙，西院都是内宅，房屋众多。文俊一想：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朋友门前如王府，我怎么走到人家内宅来？回身要走，就听东墙外有人说话：“小姐，您练趟双头五节笔管枪，叫我们开开眼吧。”“好，练一趟你们瞧瞧。”文俊一想，师父教我十五年，一条笔管枪敢说不错，怎么这姑娘也要练练，我可得开开眼界。文俊看四下无人，飞身起来，单胳膊肘挂墙头，往里观看。

原来是个大花园，很宽敞，真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草，君子竹、大夫松、荼蘼架、水淞石，红紫芳菲，争奇斗艳。北边是绣楼，花丛围绕，灯光闪闪。眼前是一大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石前有个石头桌，桌上纱灯明亮，站着四个小丫环，长得非常标致。这姑娘中等身材，穿一身大红，斗篷放在桌上，绢帕罩头，瓜子脸，十分俊俏，手拿笔管枪，站在桌前。原来这是段三爷的老闺女段秀英，夫妻爱如掌上明珠，今年十六岁，自幼跟着天伦习学武艺。父传子授，哪儿能不好？今晚姑娘知道爹爹为救姑父表兄，深入虎穴，到现在没回来，放心不下。丫环劝小姐出来练练武艺，姑娘心里高兴，这才走行门让过步，枪法展开，挂着劲风，摧到如茵的地上，小草乱倒，文俊看得十分入神。

正在这时,猛从西房跳来个人,照文俊腿肚子上就是一刀。文俊一转腿,刀尖儿挑了一个口子,鲜血流下。文俊从墙上下来,面前站定一人,前胸宽,臂膀厚,是个大个儿,粗眉大眼,一身青,手持钢刀,立目横眉,用刀点指:“你胆大包天,因奸不允,杀了我的妻子,又来调戏我的妹妹,该当何罪?”文俊一怔。猛听得箭道南头儿有人高喊:“什么人来段宅搅闹,太原石金声在此。”眨眼到切近,石老侠和黄志一看文俊:“你怎么到内宅来了?”文俊把事情一提,石老侠一指年轻人:“你是段锋吧,你师叔黄志告诉的我。什么人杀了你妻子调戏你的妹妹,不可血口喷人。”段锋瞪眼:“你们偏向别人,小爷走了。”拔腰上房。石爷心说:你亏心了,想走,没那么容易。“段锋,事情没弄清楚,你走可不行。”老侠飞身上房就追。眨眼间追出段家庄,老侠喊:“段锋,你想逃跑吗?”前边出现一片谷子地,段锋一瞧跑不了了,想往谷子地里钻,忽然从里边飞出一物,段锋一回身,呼!正打在身上,把他打了个跟头。纵身形出来一个人,摩肩头拢二臂,四马攒蹄捆了,站在段锋的旁边;又出来一个老头儿,也站在那里。这俩老头儿穿得一模一样,燕尾胡儿,前出来的别着镔铁哨棒,褡包上别着一口菜刀;后出来的别着哨棒,没有菜刀。

原来离石凉湖东北三里路有个小村叫焦家庄,这二位是焦氏双侠,大爷焦文志,人称安良侠;二爷焦文亮,人称济世侠。哥儿俩受过高人传授,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当年随段云台练过艺,也算记名弟子,和赵家胜家都是过命的朋友。赵环的母亲赵氏老太太会武,高来高去,掌中一对铁棒槌。赵立最怕老伴,因为要惹着她,她沏壶茶堵你门口骂你三天不重样儿。但她最怕焦文亮,不管着多大急,发多大火,只要焦二爷一到,立刻云消雾散。这三家有了事,必找焦文亮,焦二爷一到就完。今晚哥儿俩出来在村口遛弯儿,二爷别着菜刀,影绰绰有一人喊段锋,听着又不像三哥的口音,奔焦家庄跑来。二位在谷子地一蹲,等段锋

到了，二爷抽哨棒一扔，把段锋打个跟头捆上。

石老侠到了，一抱拳："哪位朋友帮我把段锋拿住？"焦二爷抱拳："在下焦文亮，这是我哥哥焦文志。您怎么称呼？""山西太原府石铎石金声。""原来是石老哥哥，小弟拜见。"石老侠扶起二位，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都说了，焦二爷点头："看来有事儿，哥哥，搭着小三儿走吧。"弟兄用哨棒一穿，两只哨棒头一夹，二位一提哨棒，跟筷子一样，夹着段锋就走，进庄门搭到段家院内。这边黄志给文俊敷好药，细问一遍，文俊把方才的事一说，只有等着石老侠。

少时双侠把段锋放在院中，黄志过来磕头，急忙搀起，又给郝文俊介绍。焦二爷叫过段忠："你到三少爷屋中去看看，如果三少奶奶在，你告诉她，一会儿我去看她；如果有别的事，回来告诉我，不要叫三奶奶知道。""是。"段忠走了。时间不大，慌慌张张地跑来："二爷，出了大祸。""什么事？""三少奶奶不知被何人杀死，头尸两分。""快带人去，把三少奶奶人头缝好，上等棺木盛殓，屋里血迹打扫干净。"焦文亮心说：好大的漏子。段锋之妻是母老虎赵氏老太太的二闺女赵银娘，老太太有大闺女赵金娘，今年二十二岁，居孀在家。这必须问个水落石出。

时间老大，段忠他们回来："禀二爷，一切办妥，三少奶奶灵柩停在跨院北房。"二爷点头："段忠，搬张桌子来，再搬几把椅子。一切准备好，叫家人都来。"十几个家人都来了，二爷眼望大家："你们三少奶奶被人杀了，你们也知道，三少奶奶是赵老太太的女儿，段家没有不怕这位母老虎的，咱必须审出凶手是谁。审不出来，段家全有罪；审出来，冤有头债有主，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连累大家。人命关天，不能马虎，今天就私设公堂审案。你们侍奉着，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听话就给我卷铺盖，我不管老也不管小，不管他是得脸的或不得脸的。事情办好了，三爷回来，我叫他赏你们每人五两银子。听见没有？"段忠

单腿打千儿:“都是主人,奴才们听命就是。”“来呀,把段锋带上来。”有个叫愣张二的,个儿大,有力气,一提就给提过来,往地下一放。焦二爷一抱拳:“石老哥哥德隆望重,您来当审官。”“愚兄敬谢不敏,不敢担此重任。”“黄师弟你来。”“二哥我不成。”“哥哥您来。”安良侠焦文志出头:“我来。”

焦大爷往当中一坐:“三儿,你小子把你媳妇杀了?”“大叔,我冤枉,我能杀我媳妇吗?我惹得起丈母娘吗?别说我,我爹我娘也惹不起呀。大叔,这您知道。再说,我媳妇死了,我是原告,那个人是被告,设公堂先审原告;凶手坐着,哭主跪着,我们死人倒死得没理了。您从我小时候就疼我,怎么娶媳妇就不疼了?”“胡说,你说的那位红桃仙子郝文俊,是镇古侠董化一老剑客的高徒,行端履正,哪儿能像你。你妈把你惯坏了,娇养忤逆儿。你说了实话,万事皆休;如敢违抗,可知道大叔的厉害?”“大叔,我冤枉,妈,快救我来呀。”这时候三奶奶眼泪汪汪叫婆子传话:“小子年幼无知,请大家原谅。”焦二爷一瞪眼:“回去,他把他媳妇宰了,一会儿二嫂子来谁搪啊。”吓得段三奶奶一个劲儿哆嗦,才知道段锋杀妻,丈夫又不在,这可为了难。

焦大爷伸手把镔铁哨棒拕出,哨棒三尺六寸长,核桃粗细,两头儿粗,越往当中就越细,头儿上有个铁哨儿,因此叫哨棒。为的是夜晚走山路,前边有虎的阻挡,一吹哨棒,吱喽喽响,听出很远,惊走野兽。“张二,揍他十棍。”嗬!一张嘴就是十棍,抡起来一两顶一斤,多大分量!不大离儿的小伙子,禁不住打。愣张二接过哨棒,照段锋后腰上一脚,呼!段锋趴伏在地。四个人一按四肢,张二抡圆了铁棍,三下儿就开了花,鲜血迸溅。“哎呀,大叔,别打了。”大爷一声断喝:“给我打!”一连十棍。也搭着段锋素常又不为人,这十棍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段锋,你还不招吗?”“大叔,侄儿没什么招的。郝文俊杀了我妻,调戏我妹,您不问他,倒来打我,本末倒置。我冤枉啊。”焦大爷

没辙了,直看兄弟,焦二爷过来:“您起来,我问他。”

二爷坐下:“段锋,换问官了,二叔可不比大叔。素常我疼你,豆腐心;可你要不说,二叔是冻豆腐心,比石头都硬。说吧。”“二叔,我媳妇是郝文俊杀的,您审审他。”二爷也扽出哨棒:“揍他二十棒,杀杀他的威风。”愣张二接过哨棒,按住段锋,恶狠狠往下打。二十棍把段锋打死过去,用草纸点着了熏他。时间不大,段锋缓过来:“二叔,打死小侄了,我没什么招的。”二爷叫过张二,附耳告诉,这么办这么办。张二带俩人走了。

时间不大,搭来一个火炉子,腾腾腾,火苗多高。上边坐上一口大铁锅,里边放满了鱼鳔,锅开着。一个家人抱一捆麻辫子,都有三尺长,一寸多宽。“张二,把麻辫子放在锅里一条。”“是。”张二抽一条麻辫子往锅里一放,当中有一尺多的地方全在鱼鳔锅里,两头儿露在锅外。焦二爷用手一指:“段锋,这叫披麻拷,当年武穆王就受过这样的非刑,小子你可受不了。”“孩儿我冤哪,没招哇。”二爷脸色一变,满脸煞气:“张二,给他贴上一条。”“遵命。”伸手把上衣扒下,露出脊背,膘满肉肥。张二提起这条麻辫子,叭唧,就拽上了。鱼膘是熬的,热呀,段锋大吼一声:“哎呀!”往前一栽,昏死过去。用草纸火熏,悠悠气转:“哎呀——二叔,您饶了我吧,我怎敢杀妻呀?”“好小子,跟我玩滚刀筋。瞧瞧,凉了吗?”“禀二爷,已经沾到肉上。”“给我往下撕。”“是!”张二左脚一蹬膀头,两手一揪麻辫头,用尽平生之力,嚓!从身上撕下来,连肉带血,一尺多长,一寸多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段锋大叫一声:“哎呀!吭吭吭……”死过去了。熏过来之后,这么条汉子,有气无力:“疼死我了。”焦二爷面沉似水,用手指点:“三儿,你有骨气,抗刑不招。看见没有,麻辫子是一条一条往你身上贴,一条一条往下撕,直到把你撕死为止。张二,再给他贴上四条。”“是!”“二叔,别贴了,我说了吧。”“讲!”

原来段锋当年被英王认为义子，见面就说："孩子，将来孤与你二叔争来天下，你就是孤的继承人，身登九五，安享太平。"段锋回到家里，总以太子自居。他娶了银娘，这姑娘很贤惠，就劝他："古圣先贤说过：君有诤臣，则身不陷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男有贤妻，不遭横祸。公爹婆婆在咱这一方是豪门富户，诗礼人家，你在家里称孤道寡，自古鞭长莫及，你知道什么时候得罪乡亲，有人出首你要造反，把公婆带到公堂，咱们做儿女的对不起爹娘啊。"段锋只好点头答应，可是不久故态复萌，依然称孤道寡。银娘怎么苦口婆心地解劝，他也改不了。

段锋刚从剑山回来，姑父、表弟和爹爹是生是死，他都管不着，喝得酩酊大醉，嘴里还唱哪："只吃得醉熏熏站立不稳，今夜晚洞房中要会会美人。"银娘在床上坐着，他醉眼乜斜，一抱拳："啊，孤的娘娘千岁，孤王喝多了酒。"银娘叹了一口气："三爷，你又喝多了，明声大卖地称孤。剑山弹丸之地，何能敌国家天兵天将，到那时昆冈失火，玉石俱焚。你总称太子，将来受到株连。跟你说了多少次，你都耳旁风，我跟你是夫妻，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你好，你偏偏不走正道。公爹这么多年都不上山里，躲之犹自不及，你却以此为荣，将来总有吃苦的那一天。"段锋眼睛都红了，又有酒气儿助着："你胡说，圣天子百灵相助，我父王做皇帝应天顺人，我继承皇位顺理成章。听你的话，是不愿我父王成事，更不用说我的皇位了，就应当手起刀落把你杀了。"银娘也搭着有气："什么？杀我？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给你点儿胆子也不敢。我妈往这儿一站，连你爸爸都吓得眉毛不眨，屁滚尿流，不用说你了。"段锋哇呀呀怪叫如雷："呸！贱人，三太爷乃顶天立地的英雄，未来的天子，杀你又有何妨？"回手拉刀，扑哧，银娘头尸两分，鲜血四溅。段锋一看血，傻眼了，他害怕了，心说：丈母娘知道，还不把我碎了，快跑吧。他上房逃走，正赶上妹妹练艺，墙头上有人偷看，这才嫁祸于人。

现在全说了："二叔，我丈母娘来了怎办?"二爷大笑："哈哈哈，小子，你说了实话就好办。至于你丈母娘来，二叔承当。三儿，你不说实话，关系多少方面：第一，关系到你妻子和你妹妹的名誉；第二，关系到你父母的名誉；第三，关系到少剑客郝文俊的名誉。所以叔父不惜毒刑拷问。现在你招认了，各家的名誉保住了，只要你听你媳妇临终之言，就算对得起银娘。打小我就疼你，但为了各家，我用了严刑。有人谈论焦文亮扳别人的牙不疼，代友训子，使用披麻拷，不近人情。你来看，叔父要对得起你。"说着把菜刀扽出来，左手第四无名指往桌上一按，咔嚓！第四指齐根剁下，鲜血迸溅！火烧石凉湖，下回接演。

第二十一回　谭桂林火烧段家庄

焦二爷把自己左手无名指断去，常言说十指连心，段锋一瞧，痛哭失声："二叔，我的好二叔，孩儿犯错儿，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您把我打死也应该。怎么为了我，您剁去一指，孩儿心疼啊。"说着痛哭流涕，抖肺搜肠。这时段忠急忙拿来上好的金疮药给二爷敷上，止疼止血，包扎起来；用红布包上无名指，深深埋掉。焦二爷面不改色，擦干净菜刀，别在身上："三儿呀，你误杀妻子，二叔问你，只要你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也不枉咱爷儿俩受此番痛苦。段忠，把三少爷搀到他屋中休息。"搀走段锋，院中桌椅火炉全都搬走。爷儿几个到屋中，文俊一抱拳："焦老英雄，少庄主已然招认，他扎我一刀倒没什么，只是他血口喷人，信口雌黄，将来我师父知道，哪位担承？"焦二爷一笑："少剑客，段锋信口胡说，我们与你初次见面都不信，何况令师身为剑客，与你多年相共，当知你肝膈，岂能相信？如若问下来，在场众人都可见证，请不必多心。"文俊只好不语。

这时门前一阵大乱，有人高喊："段三儿、段三儿媳妇，你们俩一对狗男女，下出这王八蛋。我瞎了眼，把女儿嫁给你们家，胆子长到你们身上，杀我的闺女。段三儿媳妇，你给我滚出来，你教育的好逆种。"段忠气喘吁吁："二爷、众位爷台，祸事来了，赵老太太在门口骂哪。"焦二爷一摆手："别怕。"二爷心想：今天她闺女死了，能不急吗？看了看石老侠："石老哥哥，您跟我出去一趟。"来到大门口，一看老太太怀抱铁棒槌，赵胜带二百兵卒站在母亲的身旁。老太太气急败坏，骂不绝口。焦文亮一喊：

"二嫂子,您又想骂人了,嗓子痒痒想骂人上我家去,我管着饭让您骂。"老太太一看焦文亮:"老二,我闺女死了,嫂子可急着哪,我跟段三儿还有他老婆,势不两立。"焦二爷不理赵老太太:"赵胜,你混蛋哪,窝里反,你还带兵来,拼命来了,跟你三叔火并哪?""二叔,我不是打架来的,我是送我妈来的。"

原来有家丁给赵老太太一送信,一句话亚似山崩地裂,老太太呼天抢地,顿足捶胸,骂不绝口,抄起铁棒槌,来到书房。哥儿俩都在。老太太一拉赵环:"快,齐队伍。""干什么?""老蔫儿,段锋把你妹妹杀了,找段洪亮报仇,我把三媳妇的头发薅了去,快跟妈走。"赵环赵胜也难过,痛哭流涕。"快走哇,哭管什么?""妈,您先坐下,听儿子两句话。"老太太拭泪而坐。"妈,我师父爷儿仨被英王诓到剑山,直到现在没回来,我三叔要凭一纸文书换我师父,尚未见效。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蓬莱岛虎视三庄,剑拔弩张,三庄固若金汤,尚有被吞之险,何况自己窝里反。剑山趁虚而入,三庄危矣,岂能擅动?""哎哟哎哟,老蔫儿,妈妈的好儿子,到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咬文嚼字,背四书。你妹妹死了,你知道不?""妈,妹妹死了,我做哥哥的怎不心疼?可是要比三庄父老来那就小多了,您不总教我们顾全大局吗?""胡说,我闺女被人害了,顾什么大局,跟我走。""妈,我不能跟您去,赵家滩由我负责,我要走了,有了闪失,怎对全庄父老。您要去,叫赵胜跟您去吧。"赵胜摇头:"我不去,三叔跟伯父全入了山,三叔家里出了事,三婶最胆小,何况是妹妹死了,他必到焦家庄去请文亮二叔。妈,焦家二叔在那里,您有什么法子?我不去挨骂。"赵环一想:"老二,你还是陪妈去吧,焦二叔真在那里你就说陪妈来的,叫你回来就回来。千万不要带军刃,带庄丁也要徒手前往。你跟着去,妈爱怎办就怎办。"赵胜答应,点齐二百庄丁,随着来到段家庄,一路骂着到门前,老太太骂得更欢了。段三奶奶本来哭儿媳妇哪,女儿秀英、大儿媳和二儿媳都在解劝,

一听二嫂子来了，吩咐把门关好，吓得哭不出来了。

焦二爷脸一沉："赵胜，你妈人称母老虎，高来高去，武艺高强。你爸爸活着都怕他，我小时候他都打过我，还用你陪着？回去，把家丁带走。""是。向右转，齐步走。"赵胜带兵走了。老太太没辙了："老二，你侄女可叫段锋宰了，你心疼不心疼？""我心疼，我生气。段锋想不承认，我打了他三十哨棒，打得他皮开肉绽；又用披麻拷，把他脊梁的肉都给撕下来，他才说了实话。我用了毒刑，到底他不是我儿子。嫂子您看，我自己也把手指剁了一个去。"赵老太太心疼："老二，他们办的错事，你为什么剁下一个手指？""谁叫我打了小冤家呢。""唉，你吃苦了，我跟段三儿完不了。""这儿还有生朋友，我来给您介绍。"一指石老侠："这是太原府老侠石金声，跟我二哥幼年就交好。"老太太擦擦眼泪："石老哥哥，叫您见笑，我是死了闺女急的。""弟妹女中魁元，深明大义，此事由我带来的少剑客郝文俊身上所起。焦二弟审段锋断去一指，代友训子，千古流芳。贤侄女受弟妹的教导，规劝丈夫，罹此惨祸，实在痛心。只求弟妹贵手高抬，化干戈为玉帛，三庄幸甚，赵段两家幸甚。""嫂子，您该听劝了吧，先到客厅说去。"

请老太太进屋落座，石老侠把始末一提："弟妹，闺女已经没有了，您再杀了段锋，打了段灯夫妻，孩子也活不了，徒伤和气。忘却当年之谊，岂是弟妹的本心？"焦二爷说："道理都讲清了，嫂子，您说怎办吧。"老太太想了一下："文亮，我要看看段锋。""行，我告诉他一声，免得您一去把孩子吓着。"

二爷直奔内宅，告诉三奶奶躲起来，然后到段锋的房中。段锋趴在床上，撅着屁股，哼唉不止。"三儿，你丈母娘要进来。""哎呀！"段锋吓得趴在床上："二叔，别让进来。""小子，惹不起你丈母娘，敢杀媳妇。你丈母娘刀子嘴豆腐心，心地忠厚。她来了，你这办这办。""二叔，您得疼我，别离开我。""我怎能离开？"

焦文亮来到前厅："嫂子，小三儿很后悔，听说您来了，他痛哭失声，寻死觅活。请您到内宅吧。"老太太点头，二爷陪着来到段锋的屋中，焦二爷搀着进来："三儿，你丈母娘瞧你来了。"

老太太到房中坐下。段锋不顾疼痛，噌的一下从床上滚下来，跪着往前爬："妈呀，您来啦，孩儿酒后无德，伤了银娘，追悔莫及。您杀了我吧，我夫妻生不能同衾，但愿死后同穴。"他哇哇的哭，跪在老太太面前，哭得死去活来，声泪俱下。老太太也是痛哭失声："三儿，你媳妇进你家门十来年，夙兴夜寐，侍奉公婆，有什么不好，你狠心杀她？未曾杀她，你想到妈妈我吗，年老丧女。这都是你妈娇惯的，从今后记住你媳妇说的话，她就不白死了。我当着你二叔说，不愿死女断亲，大女儿居孀在家，我把金娘续给你，你要再动她一根汗毛，我砸出你鳖羔子胰子来，叫我这偌大年纪不省心。"不等焦文亮说话，段锋磕响头："妈，我给您磕头，您真是我的好妈妈。二叔，我亲妈不疼我，这二大妈才是我的亲妈。杀死银娘是孩儿一人之过，您别再骂我妈和我爸了。""嫂子，孩子服软儿了，得啦。银娘的殡，我一定办得丰盛，您还见我三嫂子吗？""她吓坏了，也急坏了。告诉她，我不生气了，这就回去，让她放心，把三少爷搀到床上去。"

回到前厅，焦文亮把事情一提，石老侠连连道谢："贤弟妹可算巾帼英雄、女中豪杰，识大体，明大义，不愧出身名门，赵贤弟的妻子。"焦文亮说："您自己走，还是我送您？""我自己走。"

老太太抄起铁棒槌，告辞出来，大家送到门前。老太太也不叫庄门，飞身越围墙出去，脚下加紧，心想：大儿子不叫我来，我非来不可，到现在把大女儿又赔上了。抬头看，到了赵家滩，越墙而过，到家门往里走，直奔客厅。赵环正问赵胜经过呢，一看："妈，您回来了？""我的家，我不回来？""您把我妹夫杀了？""呸！焦文亮在那里，把你妹夫打得皮开肉绽，还用了披麻拷，后背的肉都给撕下来，你二叔自己剁下一个手指，我怪心疼的。

大家说合，你妹夫也认错了，我又不愿断亲，把你大妹妹又许给你妹夫了。”赵胜一听就急了：“妹妹死了，咱不过问就可以了，怎么又把金娘续给他？”“闺女是我养的，我爱给谁就给谁。”赵环拉住赵胜：“妈做得对，深明大义。”老太太消了气：“择个吉日放定，什么时候办喜事另议。”回转内宅。这时天险庄派来的家丁进来磕头：“大少庄主，三爷已经把老庄主父子救回，请大少庄主快去天险庄议事。”赵环答应，先禀明母亲，然后叫二弟严加防范，这才连夜奔天险庄。

赵环来了，给师父亲家爹都行完礼，坐下听师父把进山出山的经过全说了，然后赵环把段锋杀妻的事全说了，三爷连连道谢。老庄主问了问石明二老，述说前情，胜爷点头：“三弟快回去，明日清晨让石凉湖百姓不动声色地搬到天险庄，我这里有人帮助安置。赵环回去严守赵家滩，明晚如果石凉湖有贼人搅闹，你不准派兵援助，恐有伏击，我也不管，我也不派人，只留下你们的庄丁两千，由文志文亮各带一千。贼人放火，你们分头救灾，不准交战，以免伤亡。请石老侠巡视四围，四弟和小师弟郝少剑客保护家宅。银娘灵柩暂时先埋掉，三弟全家搬到我的家中，再告诉你娘，婚事缓办，过些日子再说，好在段锋需要养伤。天快亮了，环儿和三弟各自回家吧，我已派人到石凉湖送信。”随后老庄主派总管查看所有住房，迎接石凉湖村民。

三爷回到家见大家道谢，连连给焦文亮作揖：“二弟，若不是你从中斡旋，这事儿非闹大了。”又派人通知乡亲搬往天险庄，埋掉银娘，叫三奶奶带全家搬走。三爷把进山经过全说了：“姐夫说，晚上剑山来报复，文志文亮各带一千人分头救火，不准打仗。石老哥哥巡视四围，师弟和文俊随我看家。”石老侠点头：“很周到，文亮二弟手未痊愈，千万不准作战，大家多加小心。”书说简短，一切安置妥当，石凉湖男女老幼全都搬过去了。

天交二鼓，突然像爆炸一样，护墙外正南正东正北三面大火

骤起，金蛇乱窜，烈焰飞腾，浓烟冲空。火大无湿柴，好在早有防范，并不惊慌。段洪亮执大枪，抬头往四外看，火光照红半截天，触目惊心。幸亏姐夫料事有准，不然怎么得了。

正在想着，忽听墙外吱喽喽两声呼哨响，上来两个夜行人，都是三串吞口夜行衣，绒绳勒十字袢，绢帕缠头，背插钢刀，飞身下来，探臂膀，亮出刀来。郝文俊一提笔管枪来到近前："大胆贼人竟敢前来行刺，吞了熊心，咽了豹胆，通名受死。""俺乃站殿将军百步神拳石天龙。""无名贼寇，过来受死。"一颤笔管枪，分心就刺，凤凰点头。石天龙急闪身，单刀往枪上一压。文俊渔翁搬罾，往上一崩。石天龙反臂砍腿，文俊拨草寻蛇。石天龙抽刀，霸王摔枪式，文俊蹦起向石天龙头顶砸下，石天龙闪身躲过。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郝文俊剑客的亲传，初试锋芒，崩砸窝挑，吞吐撤放，脚踩八方，捷如鸿鹄，好俊的功夫。黄志回手拉刀，飞身过来，照石天凤就砍，石天凤摆刀急架，双刀并举，打在一处。黄爷也是刀招精奇，刷刷几刀砍得石天凤手忙脚乱。正在这时，吱喽喽两声响，又蹿下两个人，短衣襟小打扮，绢帕缠头，一身夜行衣。前边这位插单刀，后边这位插双刀，前边这个报名姓赵登，拉刀奔文俊，照后心就扎。文俊一回头，渔翁伐舟，后枪尖杵向石天龙；跟着上步闪身，叶底藏花扎向赵登。二贼人围上郝文俊。银头龙赵亮拉双刀扑向黄志，举刀就砍。黄爷闪身扫堂，力敌石天凤和赵亮，面无惧色。房上吱喽喽又一声响，中脊站定二人，正是燕雷和大帅谭天。

原来段洪亮他们走后，燕普冲谭天使了个眼色，二人同到军师府。"老军师有何见教?""桂林，你我冒天下之大不韪，辅助王爷，不想王爷耳软心活，优柔寡断，乃妇人之仁，何能成其帝业? 我料段洪亮庆贺胜裕出山，必不防备，明晚以兵袭之，即便杀不了段灯，也使其与王爷绝情，以便从中取利。""军师高瞻远瞩，所料皆中，妙计妙计，就依军师。"桂林回帅府连夜下道命

令:“明日上午辰时,众将齐聚帅府听令,不得违误。”

次日清晨下了早朝,谭天、燕普来到帅府正厅,众将早已到齐,二人居中坐好。众将行礼:“我等参拜大帅。”“众位将军免礼平身。”谭天眼望众人:“众位将军,剑山蓬莱岛蒙君臣苦心经营,才有今日,不想三庄胜裕训练民兵乡勇,与我剑山为仇,剑山与三庄势难两立。昨日胜裕又被段灯救出山去,纵虎容易擒虎难,今晚本帅要夜袭段家庄,希望众将人人奋勇,以图建功立业。”谭天抽出一支令箭:“熊志广听令。”“在。”“你持此令,天色将晚时,带领一千精兵,各持弓箭,埋伏在天险庄北二里之遥。如果石凉湖大火已起,天险庄必然率兵驰援,你准备伏击援兵,不得迟误。”“遵令。”“乐正川听令。”“在。”“你带一千人埋伏在赵家滩北,依计伏击赵家滩的援兵,不得迟误。”“得令。”“白昆左金童听令。”“在。”“你二人率领两千精兵,各带硫磺焰硝,束薪负草,从石凉湖南东北三面分头放火,虚张声势,以助军威,不得违误。”“得令。”谭天又传令:“燕子坡、赵登、赵亮、石天龙、石天凤,今夜随本帅至段家夜袭,不得违误。”“得令。”谭天派好众将,摆手散帐。谭桂林调动有方,燕普很满意,心说:兵贵神速,大事成矣。

众将领分头行事,到晚上乘船出山,直往段家庄,兵将分头放火,火焰冲天。谭桂林侧耳往里听,鸡犬不惊,心说:大概有了防范。这才打手势进来。

谭天燕雷飞身下房,三爷手持大枪,高声说话:“谭大帅,自古帝王之师广行仁义,以德服人,你今率众来我石凉湖杀人放火,此乃贼盗之徒所为。阁下既称大帅,弃六韬抛三略,专工贼匪之道,实在令人齿冷。剑山哪里是争夺王业,只是鸡鸣狗盗之辈呀。”谭天一笑:“阁下此言实乃管窥蠡测,杀人放火亦是夺取帝业的手段。昔日汉高平秦灭楚,周武吊民伐罪,难道是兵不血刃?后汉诸葛专用火攻之计,杀人放火克成帝业。我火烧石凉

湖有何不可?”“哼!伶牙俐齿能得天下,白日做梦!进招来。”燕雷一举日月轮,月照云龙,盖顶就劈。三爷大枪往上一挑,扎前胸挂两肋,就到了。燕雷忙往旁边一闪,摆轮还招。三爷神枪啊,父传子受的能为,大枪展开,围住燕雷。正在这时,房上念佛:“无量佛。”来的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剑山的人精神倍长。三爷一看,这可要吃亏。猛然北房有人高声喝喊:“贼人大胆,竟敢以多为胜,群犬乱吠。太原石金声来也!”一声惊碎贼人胆。

石老侠对胜陶然的估计多少有些犹豫,他想剑山怎能杀人放火,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到现在大火真的已起,老侠点头赞叹:“胜陶然料事如神,亚赛南阳孔明、磻溪子牙。”段家庄西北方向有个山丘最高,石老侠一想:贼人放火得意,必到高阜之处观看,他们一定到西北山丘。老侠脚下用力,隐蔽身形,来到山丘下,抬头一看,山丘上站定二人,玉面童子白昆和插翅灰鹤左金童。这两个人都好认,左金童高,白昆矮。老侠厉声而言:“丧心病狂的贼人,竟敢前来放火!”白昆分双镢顺山道往下跑,左金童手腕挂上灰绸子,从山丘上飞下来。但白昆近哪,照石老侠顶梁就砸。石老侠孟德献刀,往上一托,跟着扫堂一刀,奇快无比。石老侠左肋掖刀,右脚一抬,呼!把白昆踹出一溜滚儿去。左金童破口大骂:“老匹夫哪里走!”“恶贼人,你敢辱骂老夫!”迎风劈柳,刀就下来了。左金童往旁边一闪,双剑击来。石老侠刀往上一迎,仓啷!双剑折断。他用折剑照老侠掷来,老侠又是一气,上步躲过。老侠照左金童一脚,应声而倒。老侠宝刀照左金童砍来,他躲不开了,下意识用左臂一搪,咔嚓!左手臂从胳膊肘切下,落于地上,鲜血往下一流。白昆远远看见,撒腿就跑。老侠用刀一指:“口出不逊,本应取尔人头,老夫偌大年纪,心有不忍,逃命去吧。”左金童强挣扎逃去。

老侠借火光见一白发老道奔庄里闯去,在后面紧随,心想:

这恶道可能去庄主家宅搅闹。火势虽大，有焦家兄弟扑救，即使不灭，损害也不大。倘若去宅院，他三人岂不危险？老侠脚下用力，直奔段宅，越后墙上北房往前来，满院贼人正围住段洪亮三人。

老侠抖丹田一声喝喊，飘然而下，回手拉宝刀，闪现一道寒光，精神倍长。杜清风回手一剑，奔老侠脖子抹来。石老侠目如鹰隼，体似猿猴，麻姑献寿，刀尖一挑，仓！宝剑折断。老侠宝刀一扇，一道利闪，刀走扫堂。道爷往起一蹦，扁踩卧牛腿，呼！踹上一溜滚儿。“无量受不了的佛。”他抱头鼠窜而去。一直往西跑，前边影绰绰地上有个人，白花花的，杜清风近前一看：“啊，左将军。”左金童因失血过多，倒在这里。杜清风撕绸条给他扎住，背起来就跑，直奔江岸上船，回山叫医官调治，暂且不表。

且说石老侠见杜清风狼狈逃去：“三弟后退，待老夫会他。”段三爷抽大枪。石老侠恶狠狠宝刀当头劈下，燕雷一躲。老侠眼疾手快，刀走底盘，燕雷一迈步。老侠银髯甩在右肩，左手伸出，老君推背靠山掌，啪！掌打燕雷。当年在彩凤山单掌开碑，击石如粉，何况燕雷，差点给打吐了血。谭天急忙搀起。石老侠飞身到郝文俊切近：“少剑客请下来。”文俊往下一撤。石老侠刀光一闪，拦腰解带，石天龙张飞骗马。老侠反臂刀走扫堂，石天龙高里一蹦。老侠裹手一刀奔脖项，贼人大哈腰，呼！连头皮带头发砍下烧饼大一块，鲜血直流。接着老侠大鹏展翅，斜插柳照赵登就砍，赵登金牛拱地。老侠右脚一踢他，赵登猛往起一站。老侠猛虎出洞奔胸前小腹就扎，赵登急忙收腹转身，好悬哪，就在胯骨上扎了有半尺长的大口子，血花迸溅。石老侠推银髯扭项观看：“黄志贤弟后退，看哥哥的！”黄志拉刀。老侠宝刀一扇赵亮面门，赵亮一闪。四尺二的宝刀随手一拉，赵亮一蹦。老侠背刀，抬左腿，呼！一脚踹上，赵亮一个滚儿。老侠刀走缠头砍向石天凤，石天凤跨右步，用刀一截。老侠左手断掌砸下，

仓啷！砸掉钢刀。里合一腿，呼！踹上就一个跟头。老人家老马嘶风，雄心不退；六员战将摧枯拉朽，尽皆惨败。

老侠扑向谭天，谭桂林明白：杜清风燕雷的武艺比自己强，一合未走，尽皆败北。我若动手，一定失败。谭天立即传令："撤退！"贼人们纷纷上房逃窜而去。

这时焦家双侠带人已经扑灭大火。三爷进大厅，一抱拳："石老哥哥老当益壮，宝刀吓群贼，保住我们的身家性命，多谢多谢。"石老侠也抱拳："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老哥哥怎么赶到的？"老侠叙述前情："待一会儿，贤弟派人到西北山丘下找到贼人的左臂埋掉吧。"大家才知道石老侠连胜八将，威震石凉湖，敌人闻风丧胆。天色大亮，焦氏双侠带人回来，火已救灭，只是烧毁一些树木。段三爷查了一遍，亲自到天险庄说了一回，乡亲们又都搬回石凉湖。

安排就绪，胜裕找来段洪亮赵环，对他们说："英王派贼人杀人放火，全无信义。剑山穷凶极恶，势必要吞并三庄，与其坐而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赵环点头："师父说得对，只是三庄仅有的人欲胜剑山，万难做到。师父三思。"胜老庄主点头："言之有理。我已经想了，离咱家一百里在白龙江岸有一片大山叫金鸡岭，说起来可就话长了。"

书中暗表，胜裕二十一岁出师入考场，马步箭、弓刀石样样都好，考中了武进士。他回家之后，听说金鸡岭上有座金鸡观，住着一个老道，叫金鸡道长赵修全，无恶不作，采花盗柳，残害妇女。胜陶然二十一岁登甲，少年得意，本领高强，腰里围上十三节亮银链子鞭，直上金鸡岭。找到金鸡观，见到赵修全，胜陶然一看，恶道白煞煞一张脸，三绺墨髯，蓝道袍，肋下佩剑。胜裕厉声说："我乃新科武进士天险庄胜裕，听说你不守清规，奸淫妇女，实为武林败类。今天胜老爷要取尔项上人头，为死难者雪冤。"说着一伸手拽出亮银链子鞭。赵修全勃然大怒："无量佛，

黄口孺子也敢如此猖狂!”伸手拉剑,照胜裕脖项就抹。胜陶然跨步闪身,一摇鞭,仙人解带,缠上赵修全一抖,咕嗵!贼人狠狠心,宝剑没撒手。“好厉害!”就地十八滚骨碌出去,鲤鱼打挺,起来顺山道往下跑。“恶贼哪里跑!”胜爷脚下用力,紧紧追赶。他年轻气盛,必欲杀之而后快,眼看追上,右手一摇鞭:“打!”坏了,胜裕年轻没经验,山道两旁净是小树,这鞭正绕在小树上。摘鞭,摘不下来;想褪,挽手又绕在手上。赵修全心黑手狠,一见大喜,回手用剑就扎,胜裕只有闭目等死。真是千钧一发。

这时路旁树后飞身出来一人,其快无比,手持仙鹤掌,照赵修全顶梁,啪!万朵桃花开,死尸栽倒。胜裕睁开眼睛一看,身旁站着一个瘦老头儿,大约五六十岁,怀抱仙鹤掌,精神矍铄。“哈哈哈,小朋友受惊了。”胜裕跪倒磕头:“老前辈搭救小子,感恩不尽。”“起来起来,你的功夫很好,只是经验不足。山地作战树木丛聚,你用的链子鞭,尺寸又长,须防为物所阻,今后留神哪。”“谢谢前辈指教,敢问您上姓高名?”“老夫家住山东莱州府城南三十五里董家堡,姓董名瑞,人称珍珠佛。”胜裕抱拳:“原来是武林前辈,四大名剑客,董老剑客爷,小子失敬。”

董四爷游遍天下名山大川,他到三庄地面,听说金鸡观恶道赵修全不法,想把他除掉。到了金鸡观,剑客爷一看,有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拍门找老道,出来就打上了,碰面恶道就输了。剑客爷赞叹: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武林中后继有人。老道跑胜裕追,四爷也尾随于后,不想鞭绕树上。四爷看出年轻人武勇有余,经验不足,这才打死恶道。

四爷问他:“你姓字名谁?”胜陶然一一回答。“你师父是谁呀?”“家师八卦神枪赛彦超段云台。”“噢,你是段老英雄的弟子,久仰久仰。咱们把他埋了吧。”爷儿俩一人一把仙鹤掌,刨了个坑,埋了恶道。爷儿俩又到了庙中,只有两个小孩,青龙白虎,四爷把匾改为金鸡寺,收青龙白虎为徒,剃去头发,改为和

尚。胜裕说："老道改和尚不大好。""没什么，南海观世音弃道从僧，菩萨可以咱就可以。"四爷住在庙里授徒，胜裕回家。以后每年都要到金鸡寺来几趟，屈指算来足有五十余年。

今天老庄主说："明天我和照远兄弟到金鸡寺一趟，看老剑客爷在不在，如能请他老人家出山协助，大功成矣。"众人点头称赞。次日吃完早饭，老哥儿俩奔金鸡寺而来。来到庙前，一叫角门，时间不大，青龙白虎出来："弥陀佛，原来是师兄。"过来行礼。胜爷搀起："二位贤弟，这位你们认识吗？同门同户的，他叫明照远，张老剑客的再传弟子，尚道明何道源二位剑客的高足。""弥陀佛，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明大爷过来行礼："师叔在上，弟子有礼。"二僧急忙扶起，客气一番。照远这才问："我四师祖在吗，我们来请安。""真巧了，三位剑客爷都在，请吧。"来到禅堂，僧道俗三位剑客都在云床上打坐。

原来金凤山事情完了，张三爷要回江西，姜二爷摇头："你先别回去。年钦差去四川要与剑山见仗，这些人恐怕不敌剑山。咱们不如去四川，住到金鸡寺，那里又清静，风景宜人。如果平平安安地攻下剑山，咱们就别出头；万一受到挫折，咱们就管一管。这不两全其美吗？"董四爷也撺掇，这样哥儿仨到金鸡寺，没想到今天他们哥儿俩来了。

明照远给三位师祖磕头，胜陶然也给三位前辈见礼。"弥陀佛，胜裕照远，你们干什么来了？"胜陶然把事情全提了："三位剑客爷，胜裕与众兄弟商议，倚仗三庄人杰地灵，就近攻取剑山，不劳朝廷分忧。只是剑山能人甚多，想请三位前辈下山助晚生等一臂之力，搭救蜀中苍生。不知剑客爷肯予援助吗？""弥陀佛，我们来此目的就是为了协助三庄，贫僧弟兄愿随阁下前往，只是攻击剑山非一朝一夕之功，必要耽搁时日。我三人又清静惯了，请老庄主给我找间静室，有青龙白虎侍奉，每日三顿素菜素斋即可。""弟子一定照办，三位剑客爷随弟子们下山吧。"

青龙白虎收拾衣物,陪同老三位下了金鸡岭,直奔天险庄。

众人迎接,来到客厅坐下,老庄主亲自带人收拾一座小院,盛栽松竹花草。这房子本是陶然公自己的养性之所。安置好厨房,派了一个做素菜的厨师,又派两人供驱使,请老三位进来。三位剑客很满意,这才要帮助三庄攻打剑山!

第二十二回　胜陶然头打蓬莱岛

上回书说到胜裕请来三剑助阵，为老三位安排好静室，然后回到前厅，看看焦文亮手伤已然痊愈，这才召集三庄首领到天险庄议事，老庄主准备择吉日打岛。“你们谁出多少兵，出多少船，出多少粮草？”众位，打仗打的是钱，放一颗子弹，响一声大炮，需要多少钱！《孙武子十三篇》的第二篇《作战篇》上明白说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兵丁用的军刃到时候要磨，穿的衣服到时候要换，拉粮草的大车需要膏油、挑鋬、插套，牲口要喂，舟船需要油，帆樯篙橹需要换，处处都需要钱。段洪亮想了一下：“我出一千兵、八十只大船、三月粮草。一个月备齐。”赵环也说：“我们也出一千兵、八十只大船、三月粮草。”老庄主点头：“我也出一千兵、八十只船、三月粮草，一月内全部送到天险庄。”人心齐，泰山移，不到一月，完全齐备。

老庄主到静室拜见三位剑客，行礼后落座。姜二爷问：“老庄主一定有事吧？”“启禀三位剑客爷，胜裕打算明日五鼓平明率众打岛，请问您老三位要登舟前往吗？”“弥陀佛，理应前往。我想在船上立好屏风，我们在屏风后，剑山如果无能人，我们也不便出头；倘有超人本领的，我们再出头。你看好吗？”胜裕答应。

次日平明，老少群雄登舟，争先恐后。前五十只大船帆樯林立，是石凉湖的。正中大战船，端坐神枪镇八方段洪亮；上首二

位，安良侠焦文志、济世侠焦文亮，二爷的断指早已痊愈；下首二位，神刀手黄志、红桃仙子郝文俊。当中五十只战船，是天险庄的。帅字大船在当中，老庄主谈笑龙君胜陶然怀抱令旗令箭，身后站着石猴凌元、神猴胜秀；再往后是十六扇围屏，后边坐着三位剑客爷，碧目金睛佛姜达、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珍珠佛董瑞，青龙白虎站在一旁；帅案前坐着智明侠石永杰、碧目虬髯赛北侠明照远，上首端坐老侠客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金声。后边五十只战船，当中大战船上坐定文雅先生赵环、小火神赵胜，一千精兵是赵家滩的，保卫桑梓，为国除奸，人人奋勇，个个当先。

老庄主令旗一摆，鼓声如同爆豆，一百五十只战船撤步板、提锚链，推舟前往，直入白龙江。在闸口外排开战场，弓箭手和藤牌手的船夹在战船当中，全凭令箭调动。进攻时令旗一摆，弓箭船冲出去，骤雨飞蝗，射向敌阵，作战船只配合于后；打败仗时，藤牌手冲出去，挡住敌箭，全师退回。水鬼兵腰戴禹王砸，沉入水中保护自己船队，进攻时潜入敌船底，把敌船凿漏。胜老庄主久经大敌，水战阅历宏富，摇旗呐喊。

早有青龙闸的寨主飞报天王殿："启禀王驾千岁，胜陶然率舟船攻打剑山，兵临闸口，请王爷定夺。"王爷一摆手："再探！""是。"王爷眼望众人："众位爱卿，楚王不杀重耳，有连谷之败；项羽不杀刘邦，有乌江之失。古人以直报德，未闻以怨报恩。孤放胜裕，如今来攻，非君子也。桂林，传令迎敌。"

锣声响彻云天，大闸绞起，从里面出来大小战舰，不计其数，旗幡招展。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飞鹫舟，正中金顶鹅黄闹龙舟，藤牌船、弓箭船夹杂其中，送战的小舟穿梭如蚁。山里放出一只大战舰，四丈宽、十丈长，船头船尾四角有四条铁链吊着大铁锚，沉在江中，多大风浪也非常平稳；舰板是平的，柏木所制，这是双方作战用的，停在两军阵前。英王端坐在龙舟之上，左有万俟羽修、燕普，右有谭天、龙斗、于变，身旁坐定尹海亮、路海

明、金海寿，二道肩下坐着熊阅豹、周铁虎、陈通，左右站着青龙闸和白虎闸八寨主，班窦生、班窦佛、周忠、周义、谢文治、谢文丑、何清太、何阳太，蓝旺、柳雄、尤岑、尤成、史珍、史宝、何清、娄明。卫兵一个个挺胸叠肚，昂首站立，直是涓涓不壅，终为江河。没想到英王有这么大的力量，实乃朝廷心腹之患。

英王往对面一看，三庄军旅整齐，精神健旺，刀枪耀眼，心里十分气愤：你胜裕在剑山，我不杀你，你却来向我进攻。古人千金报德，视古人能无愧哉？王爷思至此处，站起身来，走到船头："请胜老庄主答话。"陶然公把令旗令箭交给明照远："贤弟为愚兄压住阵脚。"然后来至船头，一躬到地："王爷一向可好？恕胜裕甲胄在身，难行大礼，拜揖了。王爷因何呼唤草民？""老庄主，孤一生礼贤下士，恭己待人，在剑山也曾对阁下礼遇，今天因何兴师前来？胜负且不说，阁下未免以怨报德了吧。再说，孤与二弟玄烨之事与阁下无关，干戈已起，兵连祸结。老庄主乃聪明之人，何故如此？出师无名必败，请老庄主三思。"胜裕大笑："哈哈哈，王爷只知人非，不知己过。岂不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大清国皇上有道，六合以内、八荒之外，无不臣服。圣主康熙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亲贤远佞，武备文修，使国家处于泰山之安。王爷身为皇兄，不思辅弼朝政，反而私离京师，啸聚山林，德政不修，专横强暴，杀人放火。我弟段洪亮与您有救命之恩，您却私遣谭天等人到段家夜袭，实乃小人行径。陶然明知螳臂挡车，也要奋起保卫桑梓。岂不闻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王爷莫怪草民。侮人者人恒侮之，此草民所以进攻剑山之理也。"王爷一听，心中有气：你们到我三弟府上杀人放火，这不是陷孤于不义吗？一跺脚，回转闹龙案后，低头不语。

谭天一摆令旗："今日战船交锋，谁见头功？"旁边有人答言："大帅，末将不才愿往。"谭天一看，青龙闸大寨主天海神鳖班窦生，短衣襟小打扮，细脖子小脑袋，昂然站立。"班寨主多

加小心。”令旗一摆，送战的小船靠近大船，钩竿子搭住船帮，班窦生飞身上小船。船打调头，直奔大战船。距离还有一丈七八，班窦生一长腰，噌的一下上战船，抽出钢刀，厉声而言：“俺乃青龙闸大寨主天海神鳖班窦生，三庄急速派人与某一战。”

老庄主怀抱令旗，眼望众人：“哪位弟男子侄愿登船一战？”大少爷凌元转过身来：“义父大人，孩儿不才愿往。”胜陶然知道凌元抢赢斗胜：“儿啊，前三仗为父要胜，以壮军威，儿可办到？”“如若不胜三阵，愿当军令。”胜爷一摆手：“去吧。”

凌元满脸得胜之意，喜气洋洋，飞身上小船，往前来，长腰上大船。班窦生用刀点指：“来人通上名来，班某刀下不死无名之鬼。”“你家少庄主石猴凌元，进招来。”班窦生左手晃面门，刀走缠头式，斜肩带臂砍来。凌元横拉铁门栓，一见刀到，弓左步一躲，右手持棒枯树盘根，直奔双腿，好快呀！班窦生脚尖点船板，往起一纵。凌元右步前滑，退左脚矬腰一棒，啪！正抽在腿肚子上。班窦生咕嗵摔倒，就是一溜滚儿。凌元一个箭步，抡起藤蛇棒，要打死班窦生。猛觉得身后金刃刺风，急回身往旁边一纵：“什么人大胆，暗算小爷？”贼人一压刀：“娃娃，休伤我兄长，碧目金蟾班窦佛在此。”这时班窦生下船而去。

班窦佛左手晃面门，右手刀裹脑缠头，斜肩就砍，挂定风声就到了。好个凌元，上右步孔雀剔翎，双手带棒往刀上一砸，班窦佛急忙抽刀。凌元一个凑步，插花盖顶打下来。班窦佛弓右步，用刀背一挂，顺刀劈来。凌元闪身躲过，横拉铁门栓。班窦佛抽刀，夜战八方藏刀式。两个人打在一处。班窦佛这口刀比他哥哥强，扇砍劈剁，上下翻飞；凌元是陶然公亲传，功夫瓷实，鹿筋藤蛇棒走三盘，缠绕盖打，风雨不透。双方作战鼓响，二人精神振奋。动手在二十个回合，班窦佛盖顶一刀，凌元渔翁搬罾式，棒头一点，扭身就走。班窦佛贪功心切，捧刀照后腰便扎。凌元左脚当轴儿，滴溜一转，风车一样，藤蛇棒随身而走，照班窦

佛双脚打来。班窦佛脚点船板，往起一纵。不想猛虎回窝，棒又回来了，正是腿肚子上，呼！就打上了。也搭着班窦佛在半空悬着，扑通！给打到江里去了。这家伙手挠脚刨，凫水逃走。

凌元洋洋得意，用棒点指："剑山还有不怕死的吗，快快登船。"对面送战小舟如飞似箭，临近登舟："娃娃，不要口狂，俺来会你。"凌元一看，这人细脖子小脑袋，短眉毛绿眼珠，小鼻子小嘴，手持轧油锤，说话嗓音透尖儿。少爷一看，心说：这不是个王八精吗？"贼人通名。""白虎闸寨主海底金龟柳雄。"柳雄能为不行，只是水性过人，所以叫海底金龟。他站在三位帅爷的身后，副帅于子江正说话："两位帅爷，凌少庄主少年气盛，武功超人，只是他经验不足，水性是其所短。若有人诓他到水中作战，必然奏效。"谭龙二帅点头。柳雄想露脸，这才讨令上来。

凌元一横藤蛇棒："贼人进招来。"柳雄大笑："娃娃，你乃井底之蛙，见过什么高人。陆地功夫你也算不错，只是你水里功夫不见得好吧。俺叫海底金龟，水性甚强，你敢到水中一战吗？""呸！你家少庄主水旱精通，岂惧你这无名之辈。"柳雄心里高兴，就知道凌元上当了："好，有胆量江中来。"转身跳下水去，扑通一声，水花四溅。他踩着水露出腰来，用手点指："娃娃下来。"凌元一瞪眼："贪生怕死的贼人，来到战船不敢较量，下水逃跑。本应入水追杀，少庄主有好生之德，放你一条狗命，逃生去吧。"双方的人都笑了。柳雄这个气呀，心想：他倒把我诓下来了。有心再登战船，谭大帅令旗摆动，召他回队，只好凫水回来。上船来在谭大帅面前："禀帅爷，末将正欲登舟较量，被大帅召回，不知有何吩咐？""本是船上一战，你却取巧入水，不想弄巧成拙，反被他人耻笑，还不下站。"

一旁激怒史珍："帅爷，末将愿往。""多加小心。""不劳帅爷嘱咐。"飞身上小船，够奔大战船，长腰上来。凌元一看这位，大个儿，膀大腰圆，面如蟹盖，青中透煞，盘着一条大辫子，五股三

编，剃的黢青头皮，花纹眉毛，三道穴，蒜头鼻子，火盆嘴，抱长钢髯透着凶，一身青，十字袢插着两把青铜锤，薄底靴子，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说话瓮声瓮气的。“娃娃，某来会你。”“通上名来。”“俺乃白虎闸寨主横江螭虎史珍。”伸手抽锤，流星赶月式就砸下来。常言说得好，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凌元变步，横棒就扫。别看史珍肉大身沉，十分灵便，脚尖儿点船板，纵身而起。凌元右手背棒，左掌在前，封住门户。史珍双锤在胸前一控，二鬼拍门。锤来棒往，十几个回合，凌元气力不支，被双锤围住，沾上一点儿骨断筋折，看得人惊心动魄。

少剑客郝文俊心有所思：自己跟舅父和石老侠来到三庄，鸿图未展，先遇段锋之事，固然说自己在恩师庇护之下，受人高看，可凌少庄主尚胜三阵，自己畏葸不前，岂不被人耻笑？想到这里，站起身来到大战船上：“老庄主，凌少庄主连胜三阵，身体劳乏。在下不才，愿登舟一战。”陶然公点头：“少剑客多加小心。”令旗一摆，小船靠拢，文俊飞身上小船，长腰登大船。

这时，凌元探身一棒，史珍单锤一压，右手锤撩阴而来。凌元虎坐坡往后一捌腰，蹿出一丈七八，没想到他们作战已到船边，这一蹿，掉到江里，扑通！小船急忙过来接应，凌元上小船败归本队。史珍一分双锤：“哼！便宜了你，逃命去吧。”

文俊上好双头五节笔管枪，来到切近：“朋友，胜何足喜，败何足忧，胜负乃兵家常事。某来会你。”“哼！又是一个小娃娃，乳臭尚且未干，就前来送死。”文俊微微一笑：“秤砣小能压千斤，舟桨长终被水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必口狂。进招来。”“哇呀呀呀，小娃娃无礼。”锤走流星赶月，上打下听，盖顶砸来。文俊斜身绕步，一转身，渔翁伐舟，右手后把在右胯下往后一挑，以巧破千斤。史珍往后一矬身，文俊左手前把随左腿一转，叶底藏花，奔史珍右肋便扎。史珍用双锤往下一盖，文俊右手抽枪，鹞子翻身，抡起笔管枪猛砸后背。耳轮中就听啪！实拍拍砸在

后背上，史珍往前一栽，趴在船板上，脑袋一拱船板，两手一撑，嗓子眼发甜，胸口发热，一张嘴，噗！这口血满喷出来。要说史珍真棒，捡起双锤，晃悠悠站起来，顺嘴角流血。文俊一指他："史珍，本应手起枪落，击碎你的头颅。念你一身功夫学来不易，逃命去吧。""遵命。"还遵命哪。有人把船板上的血扫净，搀史珍下船，飞也似渡进山去治伤。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史宝大怒，飞身上小船，长腰登战船，一横铁棍："娃娃，伤我兄长，某家来也。""通上名来。""俺乃白虎闸寨主混江霸下史宝是也。"众位，什么叫霸下？当年大明朝万历日封九龙，一名赑屃，能负重，驮石碑；一名螭吻，好高，房脊上；一名饕餮，性贪，在鼎上；一名睚眦，好杀，在宝剑上；一名狴犴，憎恶，在监门；一名狻猊，好香火，在香炉上；一名霸下，好水，在桥头上；一名椒图，厌生人，在大门上；一名蒲牢，好音乐，在钟上。这家伙叫混江霸下，一定水性过人。

史宝通名姓，往前一凑，举铁棍横锋扫月，奔文俊太阳穴打来。文俊抱枪低头，弓步一躲，后把枪随身而走，划步扫堂，史宝飞身躲闪。文俊一转身，乌龙穿塔，摔杆一枪，史宝长腰出去。两个人插招较量。也就在四五个回合，打闪纫针，顷刻之间，史宝举棍一砸，文俊渔翁搬罾式往上一支。史宝后撤，文俊枪走梨花点地。史宝往旁边一闪，文俊抡枪扫堂。史宝点船板一纵，文俊身随枪走，右脚往左划步，一转身，后把枪尖儿渔翁撑船往后一捅。幸亏史宝灵便，吸气收腹，左脚一退，身体一拧，小腹是躲过去，正扎在大腿根儿上，鲜血迸溅。幸亏文俊心地良善，这要遇到张旺，史宝的大腿非断不可。文俊抽枪拔腿，史宝出去一溜滚儿。早有兵卒过来，搀起史宝回山治伤。

怒恼何清，飞身上小船，催舟前进，长腰登大船："朋友，某来会你。""通名来。""白虎闸寨主翻江顶浪何清。"伸手拉劈水刀，搂头盖顶剁来。文俊颤枪上右步闪身就扎，何清用刀一挂，

文俊前把一绷，后把一压，仓！何清的刀飞了。文俊一落把，平枪照何清哽嗓，快如闪电扎来。何清躲不了了，只好闭目等死。枪尖对着嗓子眼儿只差一韭菜叶儿，把枪停住："何清逃命去吧。"何清脸色惨白，抱头鼠窜而去。

文俊连胜三阵，面对剑山："在下红桃仙子郝文俊，我的恩师乃大清朝四大名剑客镇古侠，徒不言师名，老人家姓董上化下一，为三庄邀请前来助战。还有哪位登船，在下奉陪。"怒恼站殿将军，飞身上小船，长腰登大船。文俊一看，这位四十来岁，短衣襟，紧衬利落，身旁佩刀。"来将通名？""俺乃神拳无敌詹龙，特来会你。"文俊四平架子一端枪："进招来。"詹龙回手拉刀，刀光一闪，斜肩带臂，缠头裹脑，就是一刀。文俊褪头躲，颤枪就扎。詹龙孔雀剔翎，摆刀躲闪。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詹龙是站殿将军，刀法出众；文俊受过剑客的亲传，那多快呀，急如闪电。相比之下，詹龙的招儿就慢多了。也就在五六个回合，詹龙拦腰砍来，文俊脚点船板，张飞骗马，从刀上越过，韦陀捧杵，迎顶一砸。詹龙忙闪，移星换斗。文俊双手一挽五花，金刚亮背，啪嚓一声，正打在后背。詹龙撒手扔刀，趴在船板之上，两手一撑船板，就觉着五脏六腑一翻个儿，嗓子眼发甜，胸口发热，一张嘴，噗！一口鲜血喷出。文俊收枪一站。早有兵丁上来，搀起詹龙，上小船回山治伤。嗬！连战三阵，阵阵见血。

谭天眼看众将："此子武艺高强，实受高人传授。众位将军要量力登舟，以免受伤。"燕普口诵佛号："无量佛，大帅言之有理，此子乃镇古侠董化一的高足，未可轻视，量力而行吧。"有人高声答话："唔呀，军师大帅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末将不才，愿与郝文俊一决雌雄。"原来是胜昆仑欧阳志正。谭天心想：他能取胜。"欧阳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大帅嘱咐。"飞身上小船往前来，长腰登大船。

文俊一看，这位瘦小枯干，两腮无肉，十分清秀，一团精神，

肉皮儿崩得很紧，气血足壮，五十来岁，穿一身蓝。文俊用枪点指："来人通上名来。"欧阳志正通了名姓："唔呀，小娃子不要逞强嘛，要知道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能人背后有能人。吾的武艺不算精，只能抛砖引玉，请吧。"伸手从腰里亮出十三节亮银链子鞭，哗楞楞一抖，亚如一条银龙。文俊分心就刺。欧阳志正银龙出海，一砸手腕，文俊抽枪。欧阳志正一抖鞭，白蛇吐信，直奔文俊面门。小英雄拆了两招，就知道这蛮子非常厉害，自己多加小心，把一百二十八趟八卦枪使得风雨不透，没有半点漏洞，丝毫纰缪。欧阳志正很钦佩，敌我双方的人都啧啧称赞。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时间一长，郝文俊到底经验阅历浅，心中未免着急。猛听得旁边有人说话："文俊，连胜数阵，身体劳累，回去休息。待舅父与欧阳义士讨教。"正是神刀手黄志。

常言说得好，是亲三分向，是火热似灰。黄爷怕文俊输招败北，如果受点儿伤，怎对得起甥女白素蕊？想到这里，他来到胜陶然的面前，请令出战，老庄主点头。令旗一摆，黄爷上了小船，临近登舟，让文俊回去休息。文俊虚晃一枪，纵出圈外："舅舅多加小心。""无妨。"文俊上小船回去，老庄主夸奖一番，文俊觉着光彩。

黄志一抱拳："在下神刀手黄志，陕西三原人，自幼拜在段家庄神枪赛彦超段云台老剑客门下为徒，恨自己不爱练功，苦无所成，愧对师门。今受师兄邀请，来三庄助阵。看阁下武艺超群，因此登舟献丑。""唔呀，段老英雄文武全才，威名震于武林，不想已然作古。阁下师出名门，古语云：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阁下一定得了衣钵真传嘛，请请请。"一抖链子鞭，黄志回手拉刀，夜战八方藏刀式。欧阳志正鞭走朝天一炷香，插花盖顶就砸。黄志上左步跟右步，刀往左肋下一掖，反臂劈丝，斜肩砍来。欧阳志正金龙搅尾，用鞭砸刀，跟着枯树盘

根。黄志脚点船板，长腰躲过，欧阳志正单手摇鞭，战在一处。二位封避躲闪，看管定势，身法展开，施展猫蹿狗闪，兔滚鹰翻。两方面看着，拍手称赞。黄志精神抖擞，刀似雪片飞来，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四十合一过，黄志的刀法渐渐落了下风，人家的鞭招紧密，黄志不能进身，只可耐斗。猛听得身后有人喊："师弟且请退下，待愚兄来。"黄志虚晃一招，跃身出去，一瞧是师哥段洪亮："师兄受累。"说完下船回去。

三爷段灯一托大枪。大刀为百兵之祖，大枪为百兵之帅，一尺八的枪头、九尺的枪杆，一丈零八寸，斗大的犀牛尾红缨。当年岳武穆大战牛头山，全凭沥泉神枪。八卦绵丝枪法，使的是气功，气贯在枪上，不用说铁枪头，即便是一棵高粱秆也能置人于死地。欧阳志正哈哈大笑："唔呀，段庄主，你与王爷义结金兰，始助而终弃，弟兄阋墙，手足变目，岂是英雄所为？未免被武林人耻笑吧。"段三爷摇头："阁下知其一未知其二。当年王爷落魄长街，雪地产子，段某救王爷全家于危难之中；现在王爷羽翼丰满，忘却昔日，私遣谭天带人到我家杀人放火，手足之情早已抛于九霄云外。王爷忘恩于前，怎怨段某负义于后？谁是谁非自有后人评说，何劳阁下多言？请进招来吧。""吾恭敬不如从命了。"丹凤朝阳，鞭奔三爷左边太阳穴打来。段三爷褪头向左，划右步，枪攒往前，夹枪带棒，奔欧阳志正的双腿。他抽鞭退步，三爷一个凑步，右脚在前，脚尖点地，换成左脚在前，又叫连环步，霸王摔抢式，直取前胸挂两肋，五胸六肋七双腿，都是进手绝招。欧阳志正虎坐坡，后退一丈挂零：唔呀！好厉害！段三爷柔身进式，大枪展开，冷嗖嗖遍体纷纷，如飘瑞雪。动手在三十个回合，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欧阳义士，你且闪过一旁，待山人会斗段洪亮。"三爷端枪站稳，一看是云霞道士杜清风。

当年护国寺抛钹亮剑，削了杜清风的道冠，竖臂摘星焦雨给他出主意，把道冠用胶粘在头顶，短发也用胶粘上，不好看，用墨

水在道冠四周一染，真是返老还童，其实是真正的杂毛老道。他的本事不错，被海川这一剑把老道的财运给削没了，亮镖会上被生铁牛瓢禄当球踢了。

这次他上来透着狂："段洪亮，山人置你于死地。""恶道大言欺人。古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千夫所指，无病自死，你们师兄弟的下场堪忧。进招来吧。""无量佛。"回手拉剑，顺风扫落叶。三爷金鸡点头一点脉门，跟着毒龙出洞便扎，杜清风闪身躲过。两个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段三爷虽是武艺精良，怎奈杜清风实在高，强中更有强中手，三爷不敢贪功，只可游斗。忽听身后有人说话："三弟身体劳累，回去休息，劣兄代劳。"三爷抽枪纵出，回头一看，正是银面仙猿铁臂昆仑石金声。老侠面似银盆，精神百倍，发欺三冬雪，鬓压九秋霜，犹如商山四皓，赛过磻溪子牙。老侠按刀把拈银髯，笑容可掬："贤弟请回。""兄长多加注意。""不劳嘱咐。"三爷自回。

老侠伸手拉刀："杜清风，士为知己者死，进招来吧。"杜清风白蛇吐信，直取哽嗓。老侠怀中抱月，立刀一封，跟着麻姑献寿，老道往后一闪。老侠眼疾手快，用刀一扇走地盘，道爷往起一蹿。老侠推刀把，甩银髯，左脚倒踢紫金冠，武术里叫后蹬脚，力量非常足，正踹在后腰。"无量佛呀！"一脚踹到大船以外，咚！掉到江里，水花四溅。道冠沾水脱胶，黑墨水一流，这寒碜哪。有人把杜清风救到船上，回山换衣服粘道冠，暂且不表。

怒恼燕子坡，抡日月双轮："老儿伤我三哥，燕雷会你。""哈哈哈，手下败将也敢言战，进招来。"燕雷月照云龙，石老侠海底捞月，刀去斜劈式。燕雷褪头躲，老侠跟着划左步，闪步转身，这是老侠的进手绝招，十八手闪手转环刀。燕雷金牛耕地，点船板就势一蹿，石老侠靠山一掌，把燕雷抽出一溜滚儿去。这小子抱头鼠窜而去。老侠胜的这二位都是剑山里的勇将，三合未定，尽皆败北，众人震惊。

诸葛宏图飞身上小船，长腰登大船，站在老侠的面前，一躬到地："石老侠客，晚生久闻前辈威震武林。太原于老侠客，晚生早已领教过了，今日观战，前辈不减当年。一时技痒，明知不敌，还要班门弄斧，望老前辈不吝赐教。"说着伸手亮三十六节蛇骨鞭。老侠一看："阁下是赛南极诸葛建吧？""正是晚生。"人敬人，鸟抬林，诸葛建谦恭和气，自称晚生，看来非常得体。但太原三杰人称侠客，实够剑客的身份，诸葛建的本领差得远哪。"诸葛义士，你老当益壮，若论品德，你行端履正。王爷虽系爱新觉罗氏，不该生心作乱，致使兵连祸接。此道理，三尺顽童也是明白的，迟早王爷必败。我想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地，洁身远遁尚能自保，否则难免灭顶之灾。"后文书诸葛建不听忠告，二打江南聚英山时被童海川一掌几乎致死。诸葛建抱拳："老人家说的是金石良言，弟子一定从命，现在愿给您接接招。""好，请吧。"当年亮镖会梅花圈上，西方侠只一招就空手夺鞭。诸葛建蛇骨鞭金龙吐须，石老侠猛往下一矬身，左手捋刀背，右手刀往上一翻，周仓献刀，照他哽嗓就抹。诸葛建急撤身，老侠长河斩蛟，连人带刀猛扑上去。诸葛建慌了，不知所措。老侠宝刀一扇，犹如闪电，诸葛建一闭眼。石老侠一抬腿，呼！踹了一个跟头。他爬起来，脸臊得像红布，连连拱手："老侠留情，容当后谢，高明高明，佩服佩服。"围好蛇骨鞭自去。

老侠一抬头，从剑山闹龙舟上乘小船来了一人，正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道爷一看，剑山的人接连吃败仗，有损士气，这才告诉谭天压住阵脚，又对万俟羽修说："无量佛，师哥，您给小弟看着点儿。""贤弟请吧。"燕普这才来到大船。石老侠倒提五金折铁宝刀："燕道长，料你也该出头了。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当年伍子胥错保夫差，扬雄误投王莽，其结果都不得善终。仙长明达，奈何助剑山呢？""无量佛，老侠客，受点水之恩当涌泉答报，王爷待燕普有知遇之恩，势必报之。刀锯鼎镬，

至死不悔。老侠客进招吧，贫道奉陪。”伸手拉剑。

石老侠宝刀在手，捋背塌腰式。燕普剑诀一引，剑走顺风扫叶。老侠弓步一躲，用刀一压，顺水推舟。燕普滴溜转身，小鬼推磨，宝剑上剔。老侠刀走力劈华山。二位插招换式，打在一处。石铎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乃前辈神镖将胜英胜子川留下来的，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门八方，外有十八手闪手转环绝命刀，打遍天下无敌手。燕普乃人间剑客，武艺绝伦，剑招展开，四明见线，蹿高跃矮，姿势优美。二位并肩大战四十四回合，棋逢对手。四十回合出去，老侠逐渐落了下风。

三位老剑客看得清楚，张三爷念佛：“无量佛，二哥四弟，石老侠不成了。”董四爷点头：“三哥，待愚弟前去会他。”三爷摇头：“燕普手黑心狠，为人狭隘，愚兄对他。你们哥儿俩瞧，万俟羽修尚在船上，商量对付他吧。”说完，三爷转过屏风，来到胜裕的面前：“老庄主，贫道愿替回石老侠。”胜爷正为石老侠担心哪，立即点头：“老前辈多受累。”三爷乘小船临近登舟：“无量佛，石老侠客连战数阵，身体劳乏，请回歇息。”石铎纵身出去：“您多受累，晚生告退。”“老侠请便。”

张三爷单掌打稽首：“无量佛，燕道友别来无恙啊！”燕普一看三爷张鸿钧，心里十分怒恼。亮镖会铁条分双剑，惊走燕云风。今天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要一死相拼！

第二十三回　老剑客北京下书信

张鸿钧飞身上大船，打稽首："燕道友，我闻人生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昔日武乡侯未出隆中，三分天下，到后来痴心出祁山，结果五丈原星落秋风，枉费心机。明知不可为而为，所谓逆天而行，愚人也。以道友之明，而陷此泥潭，智者不取。""无量佛，家有长子，国赖长君。权臣当道，废长立幼，越次传位，康熙登基，致使我王冤沉海底。唐高祖兴唐灭隋，终有天下；王爷创剑山，亦出师有名。自古朝代更替，国祚迁移，以无德而终，有德而生，非独我王。姜尚扶周，子房兴汉，未成事之先，人谓其不正；成事之后，乃一代贤相，谁人非之？"三爷微然一笑："道友强词夺理，被人耻笑。当年纣王无道，造虿盆炮烙，残害忠良，天怒人怨。文王吊民伐罪，八百诸侯会于孟津，应天顺人。秦二世无道，南修五岭，北筑长城，东填大海，西建阿房，起章台于上林，通复道于上阪，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民怨沸腾。汉高祖斩蛇起义，三载亡秦，五年灭楚，终兴汉祚。英王则不然。康熙皇帝武备文修，六合以内，八荒之外，无不臣服，百姓安堵，强不凌弱，众无暴寡，河清海宴，有凤来仪。而英王出此叛逆之师，道友助之，兴风作浪，任用武林败类，杀害少妇母子，盗取婴胎紫河车，发卖熏香，何异商纣？这样胡为，能得天下么？"燕普无言答对。三爷点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事须三思，以免后悔。"燕普念佛："无量佛，张道友言如金石，只是我与阁下自燕京一别多日，今天船上相逢，还要请教。""良药苦口，忠言逆耳。道友不听，贫道无法，请吧。"

三爷回手拉剑，剑鞘一别，左手掐诀，右手持剑，太公钓鱼式，又名钓鱼剑。燕普恨福来迟，左手剑诀一点，右手剑巧摘天边月，奔三爷太阳穴就刺。三爷卧看巧云，直点脉门，燕普抽剑。三爷月中折桂，直奔胸膛，燕普上步，剑走顺风扯旗。三爷弓左步低头一躲，燕普身随剑走，左腿插向右腿后，往左一转身矬下腰去，宝剑交于左手，顺左肘往后一扎。三爷刚过来，知道燕普的换手剑，三爷老子坐洞，宝剑一搭，顺水推舟，燕普长腰出去。二位当场动手，道袍兜起风来，银髯乱摆，双剑上下飞腾，恰似瑞雪飘飘，冷气袭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看得眼花缭乱。

英王看得入神，暗暗喝彩："大帅，你看燕仙长能胜么？""千岁，此道长是大清朝四大名剑客的张鸿钧，只求不输就可以了，怎能指望赢呢？""那还不请万俟道长登舟取胜，长我剑山士气？"无形剑客立刻站起身来："千岁、桂林，待山人前往吧。"王爷点头："若得仙长前去，我无忧矣。"

老道立即上小船，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直奔战船，飞身上来："无量天尊。"猛听得有人念佛："阿弥陀佛。"老道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一个大和尚，银灰色僧袍，掐黄口，黄护领，银灰色中衣，白绫袜子，黄云缎僧鞋，九块受戒的香疤，面似银盆，银髯飘洒，双手捧着鹿角双棒，原来是二爷姜本初。万俟羽修一上小船，二爷说："老四，万俟老道上来了！""我来。"二爷摇头："听说咱哥哥在川陕大道会过他，可见他武艺不凡。你脾气暴，愚兄来吧。"这才讨令上来。

万俟羽修一看："无量佛，面前敢是姜老剑客么？""正是贫僧，道长一向可好？""承问承问。""多年来不见道长，贫僧还以为您归隐深山，乐林泉绝名绝利，隐岩谷忘辱忘荣。不想在此处遇兄，幸甚幸甚！怎么，道长也要造反么？""老和尚不要讽刺别人，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唐反隋，明反元，皆是也！人岂无心，士各有志，阁下不也图高官厚禄么？""我视功名如粪土，富贵如

浮云,厚禄高官又有何用?诚如所言,即使英王成其帝业,仙长还要高车驷马,拥妻抱妾,粉白黛绿,杂陈于前,酒池肉林,不一而足么?偌大年纪,应该急流勇退呀!”“无量佛,金石之论,但既登战船,何妨赐教。”伸手取尺。二爷亮鹿角棒,左手棒仙人指路,右手棒丹凤朝阳。老道上步抡尺就砸,姜二爷闪身躲过。彼此道请,打在一处。这二位比上,姜二爷稍差,但老剑客久经大敌,阅历宏富,打得不急不躁。万俟羽修想赢,势比登天。

双方催阵鼓响,英王着急:“大帅,你看如何?”“千岁,这四位都是武林剑客,武功精湛,难分胜负。”王爷暗自沉吟:孤费尽精力二十余年,招募武林豪侠,要与二弟玄烨争江山夺社稷。现在三庄之众我都难以取胜,何况万里江山。“桂林,了因方丈乃武林高手,进山之时曾说过,有人打岛,他师徒定要协助,何不请来助战?”谭天点头:“诸葛老将军,你到鱼骨寺面见方丈,三庄打岛,战局不利,千岁请师徒前来助战。”“是。”

诸葛建进山直奔鱼骨寺,门前叫门,出来一个小沙弥把门开了:“弥陀佛,诸葛施主来了。”原来诸葛建总到庙里找和尚下棋,小僧人认得。诸葛建抱拳:“高僧在么?”“在,他们爷儿俩正谈话呢。”了因知道三庄打岛,把慈云叫来,正等消息呢。慈云急得抓耳挠腮,坐立不安,怕打不上仗。诸葛建一说明来意,石头僧哇呀呀怪叫如雷,气壮似牛,把双铲拿起,两手相交,嘡、嘡、嘡,撞了三下,火星乱迸,青烟直冒。了因从案头取下金如意:“慈云,你年近七旬,应该有些涵养,有力气用在敌人身上,在屋里发什么威,咱们走吧。”

爷儿仨赶奔战场,到金顶鹅黄闹龙舟旁,一看战船上打得难解难分。慈云就急了,请了因和诸葛建登舟,自己吩咐小船前冲奔战船,飞身上来:“哇呀呀,哪个与我一战哪!”对面有人说话:“大秃驴,喊什么,四太爷馋啦,要宰驴吃顿驴肉!”正是董四爷。了因他们一出来,四爷到前边:“老庄主,剑山又出来助战的,我

上去吧。”胜陶然起身拱手：“剑客爷多受累吧。”

四爷上小船奔大船，跃身上来，一看慈云，身高八尺，肩宽背厚。头如麦斗，古铜色的肉皮，陀头和尚，二指宽的皮条，勒着月牙金箍，黄发披于后肩，抹子眉，怪目圆翻，蒜头鼻子，火盆口，一部黄须。灰僧袍，五领四带，薄底僧靴，灰中衣，手持短把追风荷叶铲，铲头儿像小簸箕，核桃粗细的把儿，铲沉力猛。四爷一看就知他性如烈火，脾气暴躁，心说：小子，我不用打你，一骂你你就趴下，这才叫他大秃驴。慈云气往上撞：“通报你的名姓！”“四太爷珍珠佛董瑞，秃驴通名。”“俺乃石头僧慈云。”“哈哈哈，什么慈云，分明是个秃驴。”“哇呀呀，你骂我。”“岂止骂你，还要吃顿驴肉。”“哎呀，看铲！”流星赶月式，盖顶砸下。“好秃驴，尥蹶子。”四爷海底单捞月，左手掌往上支，右手掌下打上听，耳轮中就听噔！震耳欲聋。“驴儿小子有点劲儿。”四爷双锋贯耳，左右打来。慈云用手推出窗前月，立铲往两边封。四爷悠双掌，力击华山：“好驴儿！”够奔右肩打来。慈云跨马登山，双铲一搭往外崩，噔！火星直迸，青烟乱冒。二位当场一动手，叮当乱响，知道的是打仗，不知道的还认为打铁呢。

六个人打三对儿，姜二爷对万俟羽修，姜二爷差点儿，但还不至于输招；张三爷会燕普，不相上下；唯有董四爷战慈云，一边动手一边骂，骂得慈云怒火中烧，粗项青筋：“嘿！别骂啦！”“不，我非骂你这野秃驴。”气得慈云只能招架，难以还招，步眼散乱，热汗直流。英王都看出来了：“高僧，少方丈步法散了，大概不成吧？”“弥陀佛，千岁，他功夫虽好，只是经验短缺。董瑞一骂他，他就不能沉着应战了，倒是不至于输招，待贫僧换他。”

正在这时，英王左翼队内一阵大乱，从白虎闸内冲出四十多只大船，船上有四百多兵丁，万箭齐发，射向左翼，齐声呐喊：“杀呀，老庄主快进攻，里应外合，攻破剑山！”为首四个人各持一口刀，正是飞天四龙，秦治明、金治高、高海登、袁广亮。

袁广亮的姐姐是秦治明的媳妇,江西吉安仁义屯的人。袁广亮的父亲袁安袁尚贤是老武师,为人广交朋友,虽说武艺稍差,但人缘非常好。四龙从幼年就跟老头儿练艺,秦治明为人正派,老头儿就把女儿嫁给他。四龙出师以后,入了镖行,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年从浙江来了一位卸任的官员,四龙打听他贪赃枉法,刮尽地皮,欺男霸女,做尽坏事。四人一商量,把他杀掉,为民除害,结果杀了十一条人命。坏了,这位官员是个大清官,省巡抚誓破此案。这时秦大奶奶身怀有孕,哥儿四个跑到四川,投了剑山。谭天委任四龙当了招贤馆长,四人也就安心在剑山待下来。过了二年,剑山稍具规模,袁广亮说:"姐夫,您应该回趟江西,悄悄回家看看老爷子身体如何,我姐姐生的小孩儿是男是女。如果无事,您就该把我姐姐接到剑山来住。"

四个人一商量,秦治明请了假,带好路费,直奔江西。来到家中,不敢贸然回去,直到晚上,路静人稀,这才回家。先到前厅见过岳父,老人家很欢喜:"官府的事风大雨点小,虎头蛇尾,你们藏到哪儿了?""四川剑山,当了招贤馆长,有点地位。""剑山是怎么回事?""皇上的哥哥造反,跟皇上争天下,势力不小。""你到内宅看看他们娘儿俩吧。"秦大爷到后边一瞧,大奶奶生了一个儿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眉清目秀。姥爷给起的名字叫燕儿,大名鸣远。秦治明非常高兴,次日便和岳父商议:"我想接他们娘儿俩到剑山去,不知您乐意么?"袁尚贤摇头:"贤婿,我偌大年纪无人侍奉,怎么能成?再说燕儿小,我很喜欢,留着给我解闷儿。贤婿,你们四个人去享福吧,他们娘儿俩留在我身边,到我百年之后再去剑山不迟。"秦大爷只好回来。

回到山中,秦大爷把事情一提,袁广亮摇头:"不对,你们夫妻年岁不大,老爷子决不能让你们天各一方。看来不叫他们娘儿俩来,另有深意。咱们错杀了清官,杀人就应当偿命,我们逍遥法外,又到剑山造反,将来山破势败,咱四人二罪归一,难逃国

法。老爷子怕他们娘儿俩到剑山受连累，所以才不让来。”哥儿几个都点头。袁广亮想了个办法：“咱在山中纠合党羽，将来官兵剿山，里应外合，为朝廷立功，将功赎罪，岂不是好？”大家点头称善。这二十多年，结交了好多人，商量停妥。

今天打岛，他们撑出四十多只大船，打出白虎闸，总认为三庄乘机进攻。不想老庄主用兵谨慎，怎敢贸然进攻。谭天令旗一摆，冲出无数藤牌手的小船，多展藤牌，全师而退，败进青龙闸。回到天王殿，王爷眼望群臣：“诸位爱卿，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秦治明弟兄到剑山二十余年，孤王待他们不薄，不想趁三庄打岛之际，他们竟会叛变反岛。燕军师、谭大帅，今后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遇见他们，立即斩杀，方消孤胸中恶气。”谭天燕普答应。这边老庄主率师退进三庄。这回飞天四龙大庙不收，小庙不留，进退无门了，暂且不提。

胜老庄主把此次进攻剑山的事详细写好，派专人送往成都，呈报钦差。大人看完，请师爷写好折本，交给来人，转交胜陶然，请他派妥当人送往北京雍亲王府，请王爷呈给皇上；并写了一封平安信，报告了四川的战况，一并交给王爷。老庄主跟三位剑客爷一商量，三爷张鸿钧报奋勇：“贫道去吧。”备好路费，把书信折本带好，老剑客够奔北京。

书要简短，一路上饥餐渴饮，晓行夜住。到了北京，穿大街，越小巷，直奔安定门内国子监。到成贤街东口，进了富贵巷西阿斯门，来到府门外：“回事。”下人出来：“道爷有事？”“山人是四川派来的，姓张叫张鸿钧，请把这物件交给王爷。”下人接过来：“你候着。”下人面见大管家何吉，何吉带他见王爷，王爷一看很高兴：“是谁下的书信？”“回爷的话，是位老仙长，姓张叫张鸿钧。”王爷站起来：“吉儿啊，是张老剑客，快快有请。”王爷慌忙往外跑，何吉也跟着，到府门外，三爷早走了。

老剑客怕王爷请他进府叙话，赶紧离开富贵巷，穿永康胡同

往南到北新桥,直奔东四,十分繁华。旧社会朝阳门里有仓,南粮北运,从通州由通会河水路而来,所以显得热闹。过东单出崇文门走东河沿,奔前门五牌楼。这里是京都最繁华的地方,商贾云集,烟馆局楼,应有尽有,红男绿女,熙来攘往。

三爷站在五牌楼根底下,眺望南北,猛听得小驴儿的串铃响,老人家一看,嗬!真有一眼。这驴黢墨乌黑,黑得发亮,紧毛梢儿,从上嘴唇一道白线顺脊骨直达尾巴梢儿,粉鼻子粉眼粉肚皮儿,肚皮底下如同大片的鱼鳞。七层毡子,黄云缎子包边儿,双合股的笼头,镶珠嵌宝,明黄色的缰绳,一巴掌宽香牛皮的肚带,紫檀木的轴棍,两只风磨铜的八宝透龙镫。一位官长正在遛驴。这位身高八尺,虎背熊腰,四方的大脑袋,太阳努着,眼睛鼓着,浑身犍子肉,光头,一条大辫子,浓眉阔目,口正鼻直。身穿蓝色袍儿,腰系二寸板带,腰里跨着跟头褡裢、对儿表,装着烟壶。张三爷恍然大悟,拉驴的这位是乾清门二品侍卫铁头孙兆英。这小驴儿叫一字墨蹇癞麒麟,日行千里,是山西亢百万进贡的三件宝之一。这一定是皇上出前门了,皇上去哪儿了?

三爷往四外看,这里正是肉市北口,里边锣鼓喧天,原来是广庆茶楼唱戏哪。三爷一想,皇上去听戏了,山人也进去看看。当初这里是喝茶听戏,不卖女座。南边的戏台,北面的池子,楼上包厢,南北方向的条桌,东西对面坐人,北边是小茶桌。胜友如云,高朋满座。还没开戏,楼上的座位也不少。伙计张罗仙长坐在小桌上,沏上茶,这时锣鼓齐敲,台上开戏了。三爷猛听前边说话:“合字,调瓢望高,苍把招落尖,是鹰爪的总瓢把,用暗青子匮瓢,回垛赤腰报功。”他说的是江湖黑话,意思是:朋友,回头看楼上,老头儿眼亮,是皇上,用暗器杀他,回山报功。

三爷往楼上看,看清了,当中坐着一位老人,光头没戴帽子,花白剪子股小辫儿,天字体型,两道蚕眉,一双虎目,隆准龙颜,花白胡须。身穿明黄色纱袍,九寸龙,腰系镶宝凉带,高挽瓦行

袖面，看不见底下。这是皇上。退半步靠左侧坐着一位老人，七旬开外，身高八尺，膀阔三停，虎背熊腰，非常健壮，光头，白小辫儿，虎头燕颔，一部银髯，面如紫玉，蓝色纱袍，七寸龙，系凉带。三爷一琢磨，这位是神力王爷，和硕克肃亲王。王爷身后坐着一位，大身材，面如冠玉，一条大辫儿，长眉朗目，一部墨髯，白色纱袍，系凉带。三爷猜不出来，这是大将军白国坦。在白大将军身后，站着几位，都是侍卫。皇上旁边站着一位，躬身而立，五十岁上下，中等身材，黄白净子，三绺胡须，一条大辫儿，蓝色长衫。这是顺天府尹伊立布。皇上看戏来了，伊立布让东西珠汛守备还有官兵在外边侍候着，他进来伴驾。

三爷再看说黑话的贼人，一共仨，一张小桌，放着茶壶茶碗，干鲜瓜子。当中这位三十多岁，黑脸儿，肋下佩刀。东边这位白煞煞的一张脸，肋下佩刀。西边这位三爷看不见，是黄脸儿带刀。原来这是四川三鼠，是剑山的伙计，住在西胜镖局，探听朝廷消息。西边是金翅鼠胡通，东边叫银翅鼠何成，当中是铁翅鼠何清。何清是头儿，他看见了皇上，这才说黑话，被三爷听见。

三爷往何成的身后一看，也坐着一位听戏的。此人不过三十岁，身高六尺，细腰乍臂，银灰色绸子长衫，挽着袖面，天蓝色的绒绳，白绵绸子的裤子汗褟儿，薄底缎靴，松三把一条漆黑的大辫儿，面如敷粉，二龙斗宝刺着一朵金莲花，容光照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不蔓不枝，亭亭净植，乃是君子之花。两道剑眉，一双俊目，鼻如玉柱，唇似涂朱，雪白的肉皮，比大姑娘长得好看，翩翩佳公子，英雄美少年。三爷心中一动：莫不是哥哥董化一在北京收的弟子，金莲花凤岐？老剑客猜对了。

凤岐家住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东口路南，正蓝旗人。自开国以来，他家就是皇粮催头，一个催头管多少个皇粮庄头，已历两帝。他家广有金银，是个大财主。到凤岐这辈，幼年父母双亡，万贯家财都由老总管凤忠经理。凤岐自幼慕朱家、郭解的为

人，挥金似土，仗义疏财，冬舍棉衣，夏施暑汤，广舍金银。南北两城，外埠来京，只要你困在京城，到府上求凤岐周济，缺十个给二十个，因此十三岁在北京买出一个凤大爷来。凤岐花鸟虫鱼都不爱，就喜欢练武，苦不得门径。东口外丁字街路东有个高记包子铺，掌柜的叫高成，小买卖不赚什么钱，磨脐子压了手，缺了本钱，就到凤家告帮，凤岐就叫老总管给几十两。他每天出去遛早弯儿，回来到包子铺吃十个包子喝碗粥，然后回家。

这天他吃完包子，高掌柜过来："凤大爷，您请到柜房坐一会儿。"凤岐认为他又缺本钱了："高掌柜，你又短住啦，需要多少，我叫老总管给你送来。"高掌柜摇头："凤大爷，这几年多亏您的帮助，现在这买卖日有盈余，谢谢您。我有些事要问您。"二人到柜房坐下。"老总管说您最爱习武，苦于不得其门而入，是吗?""对对，高掌柜有门路哇?""凤大爷，您随我来。"出柜房到后院门，东房三间是高掌柜一家住的地方，有两间南房。推门儿进来，凤岐一看，三合土砸的地，扫得干干净净，木制龙头凤尾兵刃架，刀枪剑戟，各种军刃插着。高掌柜面带笑容："您看看。""高掌柜，您是武术老师，在下拜您为师。"说着就要磕头，高掌柜抱住："凤大爷，我可不是什么老师，不过我拜过师学过武艺，可是我练得不好。您既然爱，我就倾囊相赠。""谢谢，授人一艺便为师，您就是我师父。""不，凤大爷，我这点武艺，九牛一毛，不敢为人师表。您每天吃完早饭，来我家就行了。"凤岐表示虔诚，给高掌柜作个揖。由此每天准到，风雪无误，勤学苦练，盘腰摭腿，头趟拳、二趟拳、三趟拳、六合枪。

经过一年，高掌柜说："凤大爷，您非常聪明，又能受苦。我这六年学来的功夫，不到一年您全会了，明天别来了，我没得教了，您家里练吧。学贵有恒，只要不间断，就能健体防身。"凤岐道了谢，回家在花园收拾三间房，拉了两车黄土，也打了兵器架子，买各种军刃，五冬六夏没人督促，自己就练上了。

当年三九天，彤云四布，鹅毛片片。这雪从昨天就下，下了一天一夜，早晨起来，雪还在下。凤岐心里一动，想到郊外雪地放鹰捉兔子。他立刻吩咐下人鞴马，架鹰拉犬，二十多人。凤岐披着大红缎子火狐腿的斗篷，带着风帽，和众人上马，各抖丝缰。出平则门，过关厢，来到郊外。雪下得正紧，风刮得正狂，当头片片梨花落，扑面纷纷柳絮狂，山似银妆，林如玉簇。正往前走，忽听西北方向有微弱的声音："救命啊。"若断若续。凤岐一勒马："吁！有人喊救命，快去看看。"众人催马来到切近："啊！"大家一看，有位年岁太大的老人，须发皆白，沾着不少泥，这么冷还穿着单裤单褂，躺在雪地，身上一点热气儿把雪都融化了，成了泥浆儿，滚了一身。凤岐赶紧下马，伸手一摸，还有点热乎气儿，用大红缎子斗篷把老人包起："快上马。"一个家人上马抱着老人，众人都上马。"回家。"主人这脾气，家人也一样。

众人冒风雪回到家中，把老人抱到客厅。五间客厅，有三个大铜炉子，宏盛窑的煤，火苗子着多高。东墙有张床，厚厚的棉被给老人盖上，叫家人泡了一碗姜糖水，一勺一勺慢慢喝下。时间很大，老人慢慢把眼睁开，颤巍巍说话："这是哪儿呀，怎比我在雪地里暖和呀？"下人告诉他："我家主人凤大爷把您救回来。"老人点头："谢谢，惜老怜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您救了我这偌大年纪，就跟修造一座大塔一样。"凤岐早叫下人给准备合体的一身棉衣棉袄、棉鞋棉袜，还有棉帽子，又叫下人侍奉老人沐浴更衣。再到大厅，凤岐一看，老人容光焕发，精神百倍。老人见了凤岐，连说谢谢。

厨房备酒菜，凤岐跟老人喝酒。"老爷子，您贵姓啊？""我姓董。""董老爷子，听您口音不像本地人哪。""我是陕西凤翔府的人。""您这么大年纪，相隔数千里，怎会来到北京呢？"老人叹了一口气："唉，说来话长。六十年前我有个老朋友，借了我五百两银子，回北京开杂货铺。我开了一个五间门脸儿的大买卖，

都叫我赔光了，赔得片瓦无存。一晃几十年，我想到北京找老朋友讨债，摘摘借借的凑点儿路费，连讨带要到了北京，我一看就傻眼了，我还认为北京和我们凤翔府差不离，半夜时候在鼓楼放个响屁，四城门都听见。北京这么大，我上哪儿找去，一边要饭一边找。苦心人天不负，真找到了，一打听，唉，原来五十年前就死了。”凤岐一听，这老爷子是瞎摸海。

老头儿接着说：“我真是大晕头，就在北京要饭了。真是首善之区，惜老怜贫的人太多，无奈下起大雪，我身上无衣，肚内无食，从城郊连夜往城里跑。腊月花子气死马呀，跑到天亮，我跑不动了，一迷糊就躺下不省人事了，幸亏大少爷救了我。”凤岐一听：“老爷子，您家里还有什么人?”“什么人也没有了。”“您要愿意回陕西做买卖，我派几个人，给您一千两银子，陪您回家，给您开个买卖。您看怎样?”“不，我家里没亲人，哪里黄土不埋人，长途跋涉，北京有安身之处，我就不动了。”凤岐点头：“那好办，您就住在我家，有我吃的就有您吃的，有我穿的就有您穿的。真要您百年之后，我把您丰丰盛盛地远抬深埋，坟前松柏成行，逢年过节给您焚化纸钱，慎终追远，也就是了。”老人点头：“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如此敬老，好，我就在你府上打搅了。”

凤岐告诉老总管凤忠，给老人安排一切，就在凤岐家里住下。老人阅历宏富，知识渊博，知道得很多，说出话来谈笑风生。凤岐特别尊敬，离不开了。

转年春天，春暖花开，桃红吐锦，绿柳含烟，万物萌芽，大地回春。凤岐每天趁老爷子吃完饭遛弯儿的时候，自己到功房练艺。这天老人回来得早些，到客厅一看凤岐不在：“你们大爷呢?”“花厅功房里练功哪。”“噢，还练功，我瞧瞧。”家人告诉他功房地点，老爷子自己蹓蹓跶跶到功房，门儿虚掩。老爷子一听，里边就跟捉鸡一样，噗噜，噗噜的折腾。往里一看，凤岐脱个光膀儿，盘着辫子，手持蜡杆枪，这通练。收了式，用枪一拄地，

呼哧呼哧直喘，抖肺搜肠。老人怕他岔了气，没敢叫他，等他平息了，推门进来。“老爷子，您遛弯儿回来了，咱们到前边喝茶去吧。”“喝茶不忙，您练的这是什么功夫？”“真正武功，健体防身。”老爷子大笑：“哈哈哈，你这功夫从生下来洗三练到死后接三，都练不出来，练好了费饭，练不好连命都搭上。就拿枪来说吧，大枪为百兵之帅。古来有几位独门儿枪法，后汉三国有一位常胜将军赵子龙，还有一位姜伯约，隋朝有位罗彦超，北宋有位杨延昭，还有一位岳鹏举，乃陕西周侗所传。练枪最讲文明，岂能像你这样赤背光身。这样，我练趟枪你看看。”

老爷子拿过枪来，双手一合，噗噜一颤，嘀！真跟面筋儿一样。老人走行门，让过步，练了一趟枪法。一扎眉尖二锁喉，三扎肩肘四勾头，五胸六肋七双腿，八九十狸猫捕鼠，凤凰展翅，金鸡乱点头。凤岐看得眼花缭乱。就见老人身枪合一，一提气两丈七八，一纵身两丈八九，身轻如落羽，点地无声。凤岐惊呆了。

老人练完，收式站稳，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凤岐跪下就磕头：“老人家，您是游戏三昧的武林剑客。弟子无知，多有慢待，弟子情愿拜入门墙。”老人说：“你起来。”“不，老恩师不收我，弟子决不起来。”“好，我收你，只是练武枯燥乏味，又必须吃苦，你本是膏粱子弟，恐怕半途而废。”“老师不用担心，弟子一定立下恒心。”“既然如此，择吉日拜师。”

挑了个好日子，写好祖宗牌位，三炷香，两支蜡，红毡铺地，凤岐给师父大拜了八拜。从这天起，二五更的功夫就开始了。老师教三个月走三个月，教半年走半年。凤岐虽生富家，不但能吃苦，而且不懒惰，老师在不在都一样勤学苦练。

光阴如白驹过隙，眨眼十五年，凤岐学会蹿高蹦远，长拳短打，擅使一条双头五节笔管枪，双筒袖箭上打飞禽，下打走兽，夜晚之间打香火，白天打银针落地。凤岐长得又俊，气死掷果的潘安，不让作赋的宋玉。老人对凤岐说：“徒儿，你家中广有

金银，而立之年身通绝艺，相貌非俗，难免被坏人勾引，身染下流。我门户之中五戒最严，杀、盗、淫、妄、酒，犯者必死。为师想了个办法，咱们武林人都要贺个号，为师赠你一号，在你二龙斗宝之间刺一金莲花，绰号就叫金莲花。对镜自照，面有金莲，金是永不褪色，莲为君子之花，将来在江湖路上能够引以为戒，洁身自爱，以保门户清白。”凤岐答应。买来金末，老人家画好，用针一剟，然后用金末一揉。三天浮肿下去，嗬！更显名士风流。

“凤岐，为师的名字你可知道？”“师父，弟子早就要提，师父不言，弟子不敢动问。弟子愿闻。”老人家点头：“你的师祖一尘僧金须罗汉袁鹤袁大化，授我弟兄四个。你二师叔碧目金睛佛姜本初，三师叔太极八卦术士张鸿钧，四师叔珍珠佛董瑞。咱门户中弟子很多，和你同时你还有个师弟叫红桃仙子郝文俊。为师大清国顺治皇帝御口钦封四大名剑客排行在首，姓董名乾字化一，人称镇古侠。”凤岐连连叩头，心中喜欢，原来自己受董老剑客的亲传。“徒儿，师父离家二十来年，良鸟恋旧林，我要回家祭祖。”凤岐愕然：“师父，您家中不是无人了吗？”“当年是向你开个玩笑，为师也有很多财产，都由你师兄飞天金睛鼠胡林经营管理。为师走后，北京南北两城的武术家，你都可以会会他们，不至于落在人后。唯有西河沿东光裕镖局，你千万别去，因为镖主金弓小二郎李国梁是清真大爸，贯市李家的后人，祖传武艺。此人非常好客，生就侠肝义胆，但在武术上可不让人。你谁都能找，就是不能找他，千万记住。为师走了。”

凤岐一阵惜别之情，备下丰盛的酒宴。爷儿俩吃完，凤岐托出一盘黄金，跪在剑客爷面前：“师父，略表弟子寸心，请师父收下当路费吧。”剑客爷大笑：“我带着盘川，用不着它。”凤岐把老师送出广安门外，认上大路，洒泪分别。

第二十四回　金莲花茶楼救圣驾

董老剑客走后，凤岐二五更的功夫不能荒废，每日勤习苦练。过了三天，凤岐一想：师父不叫我找李国梁，就算我把京都的把式匠全都战败，而不敢找他，我还算什么剑客的门徒？我就找李国梁。倘能仰仗恩师所授，战败于他，从此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这叫扳倒大树有柴烧；如若不胜，找师父再练十五年，我不才四十多岁吗。他想到这里，吃完早饭，换件衣服，带几两散碎银子，告诉凤忠一声，然后蹓蹓跶跶走西单出宣武门。

那时候菜市口并不太热闹，因为清朝在菜市口杀人，那是刑场。北京九城门走九种车辆。正阳门走龙车，娘娘出正阳门到先农坛送饭，皇上扶犁，宛平县催钱粮。崇文门走酒车，过去北京没有烧锅，制酒的烧锅都在马驹桥和燕郊等地，他们把酒拉到北京，崇文门外有十八家酒店，再批发给四九城卖酒的。朝阳门走粮车，旧社会南粮北运，到通州，从通会河运到二闸，再从二闸装车运到朝阳门里的仓里。过去京城一到冬天，有句歇后语："二闸筛箩——来（凉）粮了。"东直门走菜车，过去东直门外种菜的多。安定门走粪车，过去安定门外粪厂多。德胜门走兵车，出兵打仗必走德胜门。西直门走水车，玉泉山拉水供应宫里使用。阜成门走煤车。宣武门走刑车。

凤岐到赶驴市一直往东，快到东口路北，嗬！好大的镖局。五间门脸，靠东边的走马大门关着，门心四个大金字：神荼郁垒。正门上一块金字黑匾：东光裕镖局。左门垛上斜插一杆镖旗，三角旗面，是紫色的，黄蜈蚣走穗，黄火焰，葫芦金顶黄缨子，上写

金弓小二郎，一个李字。门洞里两条大懒凳，一边儿坐着四个彪形大汉，肩宽背厚，膀大腰圆，太阳努着，眼睛鼓着，脯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浑身气眼是足的，撇唇咧嘴，托着虬角烟碟，闻着万花露，瞧谁都不顺眼，瞧自己都别扭。

凤岐在门前一站，这些人过来一抱拳："这位爷台，您找谁呀?""众位，在下找贵镖局的李国梁镖主。""啊，您怎么称呼?""金莲花我叫凤岐。""呦嗬，凤大爷，您稍候。"撒腿往里跑，远仗衣服，近仗人哪，凤岐在北京有个蔓儿。时间不大，李国梁出来，四十岁刚过，中等身材，细腰乍臂，一身蓝，松三把一条大辫儿，面如三秋古月，修眉朗目，鼻直口方，五官端正，面带忠厚。看得出来，是位有血性的英雄。他一抱拳："您是凤大爷？接待来迟，望乞原宥。"凤岐赶忙还礼："久慕李镖主英名，冒昧造访，多多海涵。""请。"

李国梁把凤岐让到客厅，非常讲究，迎面丈八的架几案，带镶螺甸，当中设摆西洋盆景，两边是江西瓷官窑大帽筒，八仙桌太师椅。二位分宾主落座。国梁抱拳："凤师父见李某有何公干?""在下久闻李镖主英华盖世，武艺超群，不揣冒昧，特来拜会。望镖主不吝金玉而赐教，实为万幸。""凤师父夸奖了，国梁本无一技之长，朋友们抬爱，徒有虚名。既蒙阁下相邀，敢不从命。不过咱二位是以武会友，点到而已。"凤岐连连点头："看李兄是光明磊落的英雄，在下尊敬犹恐不及，岂有冒犯之理。望镖主手下留情就是。"国梁一笑："我也是这样想的，请吧。"

二人出客厅往东，顺箭道来在东院，有三间北房。国梁推门进来，凤岐一看这是功房，三合土砸的地，两边设摆龙头凤尾的兵器架子，各种兵器耀眼生光，迎面供祖师爷的牌位。凤岐赶紧正衣襟过来请安行礼，清真人不受礼，就是请安。李国梁十分钦佩，这小孩年岁不大很知礼节，国梁也陪着请安。人敬人鸟抬林，清真的祖师，凤岐一样尊敬。

国梁抢到下首，二位抱拳道请，脚踩黄瓜架儿，柔身绕步，欺身进招。国梁晃面门，右手问心一掌，单鞭式，掌就到了。凤岐二目凝神，不敢大意，因为师父不让自己来访他，知徒莫若师，准知自己不成。他急忙上步，金丝缠腕，左手横身照胃脘穴上一按。国梁双手一锁，反臂撩阴。凤岐抬右脚，反臂锤砸下，国梁纵身出去。二位当场动手，各展所能，各施所长。伸手十几个回合，凤岐心里别扭，心说：师父怎么骗自己，看他的武艺，不用说胜不了自己，连保证不输都难，怎不叫我来呢？百思不得其解。李国梁心里着急，使尽浑身解数，占不得丝毫便宜。国梁要用祖传绝艺转环掌，这是李国梁看家的本领。可巧凤岐仙人指路，掌挂一团风，到了胸前。国梁左手一摁凤岐的右臂，右腿插到左腿后，身子往右一转，右手照凤岐右腿三里穴上便打。凤岐抬腿躲过。李国梁左手顺右臂肘一穿，弓左腿，身往左转，直奔凤岐左太阳穴打来。他这转环掌很厉害，无奈凤岐是剑客的亲传，见多识广，一见转环掌，胸有成竹。凤岐上右步，左手穿，右腿转，老君推背，右掌轻轻打在国梁后背，这叫转环掌巧破转环掌。国梁往前抢了好几步，凤岐飞身过来，双手扶住："李镖主，失手失手。"国梁脸一红："好功夫，钦佩钦佩，请到前边吧。"

二位来到客厅，让凤岐坐下，李国梁伸手从帽筒里拿出一封信："你先看看这封信。"凤岐伸手接过，信封上写着：国梁亲启；下边写着：内详。笔走龙蛇。他一看这是师父写的，赶忙放下书信："原来您与家师有旧，您是前辈。"说着请安。国梁急忙伸手相搀："快别行礼，看信吧。"凤岐打开一看，上写：

国梁见字知悉：久已未通函问，实深渴念。京都士家子名唤凤岐，此人挥金仗义，颇有我辈之风。十五年前，我访其于冰天雪地之下，蒙其搭救，因此收为弟子，授以武艺，赐名金莲花。他必来找你。我认为他有生以来未遇良朋，请

你援引,我实欣慰,你万不可与他动手。我观凤岐命犯十年桃花煞,犯者身败名裂,故令其散尽万贯家财,周济贫苦,或可挽危机于万一。至要至要。董乾笔。

凤岐放下书信,二次给国梁请安:“您是前辈。”国梁伸手相搀:“论辈分,您比我大。这样,算我高攀,咱就弟兄相称吧。”“恭敬不如从命。哥哥,小弟请安。”国梁也不客气:“贤弟请起,老人家叫你散尽家财,你怎么样?”“既是恩师吩咐,小弟从命。”“你家里到底有多少钱呢?”“嗐,兄弟我也不知道,都由总管凤忠料理。”“你先搬我这里来住,我叫人收拾五间客厅,按你的意思来收拾。”然后叫下人传话,准备两辆大马车,二人上车直奔砖塔胡同,到门前下车。凤忠带人出来迎接,凤岐介绍:“凤忠,这是我哥哥李国梁,上前见过。”凤忠行礼。

来到客厅,李国梁坐下:“凤总管,我兄弟年轻,全仗你经营家业。我问你,你家动产不动产全都算在一起,折合银子一共大约有多少?”凤忠一听,这位大爷抄家来了。“回大爷的话,据老奴算,可能上百万。”“凤忠,凤少爷从今日起搬到我家去住,限你在一月以内,欠外的都偿还,欠内的给得起还,给不起的就不要了。除去这所房子不卖,由你经营,再派两个忠厚得力的下人侍奉你,日用薪水都到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去取,所有动产不动产完全变卖,银子盘到镖局,家里下人多赏钱,让他们另谋高就。你不许变心,你一定知道我是保镖的,杀人不眨眼,都听清了吧?”“老奴照办。”“好,把少爷的东西往车上搬吧。”

书说简短,把凤岐的应用之物搬到车上,两人上了车,直奔东光裕。东西搬进去,单派两个聪明的小厮侍奉凤岐。这边老总管叫账房开出单子,欠外的一律还清,欠内的急速归还,还不上的就不要了。所有产业廉价出售,整车的银子往东光裕拉。最后把下人都叫过来,加倍给银子,众人难离难舍地走了,只留

下一位厨师和两个下人。

八十多万两银子送到东光裕，国梁问凤岐："银子怎么舍?""哥哥，就在门口贴告白吧。""不成。第一，善门易开，善门难闭，银子舍完，再来讨的咱没有了，怨言就出来了；第二，叫坏人钻空子，拿银子叫他们挥霍，不行。""依兄长之见哪?""咱们到贫民区去踩道，晚上分头给送银子，或门前，或供桌，或窗台，都可以放。他们醒来见到银子，雪中送炭，寒时送衣，疑为神助，勉励他们不做坏事。""哥哥说得对。我刚到镖局，莫若先周济他们，每人五百两，您看如何?"国梁一笑："按理他们不缺钱，只是你的心意未尝不可。"国梁告诉众人："不论大小，凤二爷赏给你们每人五百两银子。"大家都给凤岐请安道谢。

由此哥儿俩每天散银，开始是有困难的给送，后来龙须沟、天桥、左右安门里外，天天晚上送银子。银子虽然多，也照样全送出去了。家财散尽，国梁叫凤岐当了东光裕的二镖主，每天凤岐足不出户，与国梁谈拳论棒，说些武术的奥妙。

眨眼近一年，国梁说："你总这样可不行，也不到外头经经世面。吃完早饭，你先到广庆订张桌子，沏上茶等着我去听戏，散戏之后，咱去杨梅竹斜街同和轩吃饭。"凤岐答应。吃完饭，换了一件大衫，带些散碎银两，出东口过正阳门大街，进肉市北口，到了广庆茶楼。往里走，进戏园，池子北头散座找张桌坐下，两把椅子，扣了一个空碗，要了几碟干鲜瓜子。

凤岐脸冲西，忽听贼人说黑话，要刺圣驾。凤岐往对面一看，坐着一位老仙长，正是张三爷。这时胡通往上抬胳膊，三爷用拂尘一点他软肋，喀吧，打在天花板上。皇上低头往下看，打闪纫针，何清回手拉刀，剑客爷拂尘一晃，点在何清的前胸期门穴上。这时台下一阵大乱，"了不得啦，行刺圣驾!"人们夺门而逃，人声喧哗。何成也要拉刀，凤岐一个倒拿毛，揪住踹倒就捆；伸手一拍何清，膝盖顶住捆好；再踢胡通，也捆上了。

功高莫如救驾,计毒莫过绝粮。皇上也看见三爷拿贼了,但一眨眼,道爷不见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皇上把脸一沉:"朕的禁地,辇毂之下,竟有大胆贼人行刺。伊利布,把一干人犯送交刑部议处奏闻。"君臣自去。皇上出口是旨,一干人犯,就是贼要捆,拿贼的人也要捆。伊利布在场也全看见,历历在目,带领两个守备官兵,把贼人五花大绑捆上。到凤岐这儿:"圣命难违,您多受屈。"倒剪二臂,随着人流,直奔东珠汛守备衙门。写好呈文,直奔刑部大堂,这时人情已然到了。

原来国梁把镖局的事安排一下,然后出东口过街到肉市北口,这时人们东逃西散,议论戏园有贼行刺圣驾。国梁心里一动,想往里挤,挤不过去。一会儿,一干人犯出来,凤岐也捆着,东西珠汛的守备大人在后边押着。国梁跟西珠汛守备梁守和有交情,立刻凑过来:"守备大人。""呦,李镖主。""请问捆绑的是什么人?""刺客。""梁大人,面刺莲花的这位是我兄弟,东光裕的二镖主,他也行刺了吗?"要说李国梁真是英雄,交朋友血心热肺,义胆侠肝。刺王杀驾,株连九族,凤岐如果行刺杀驾,李国梁首先要负责,也照样灭门。大丈夫为朋友生,为朋友死,祸福相共,首先相信自己兄弟不会刺王杀驾,真的干了,自己也就认命了。梁守备摇头:"凤岐是救驾的,那三个贼是杀驾的。"李国梁准知道人犯解往南衙,立刻回镖局拿了四百两银子,骑快马奔刑部。来到衙门,找到值日班头郭豹,进班房国梁把事情一提:"我兄弟到衙门,吃喝请郭头多照应。"银子拿出来,上上下下一打点,衙门口儿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伊利布带守备把差事押到南衙,换了三大件手肘脚镣,凤岐的人情到了,在班房休息,绑绳解开。刑部正堂张翔羽接公事,写批文,然后立刻吩咐:"升堂。"当差的拿着马褂水烟袋,陪大人升堂,快壮皂三班人役各持鞭牌锁棍,喊喝堂威。人心似铁,官法如炉。"来呀,带凤岐。"皂班头领凤岐进大堂,规规矩矩给

张翔羽磕头："旗民凤岐参见堂官大人。"大人一拍惊堂木："凤岐，你好大胆，竟敢在广庆茶楼行刺圣驾，还不从实招来。"官断十条路，聆音察理，监貌辨色，其实大人也知道凤岐不是贼，可必须这样问。凤岐磕头："禀大人，旗民是正蓝旗籍，姓凤名岐，祖宗三代多沐皇恩。民子自幼习武，现住西河沿东光裕镖局大哥李国梁处，任二镖主。今日到广庆茶楼听戏，有贼人行刺圣驾，旗民斗胆捉贼，仗天子洪福，擒住贼人。以上所供属实，大人明鉴。"大人点头，当堂画供。再带三鼠，一讯即服。大人提笔，凤岐差带外押，听候发落。三鼠定时收监。

散堂后，退到书房，大人把每人口供放在护书盒内，上大轿回东四私宅，命师爷写折本，奏带夹章，把众人的口供也放在折本内，看过无误。次日五鼓上朝，交到奏事处，康熙皇上驾临养心殿，文武朝臣分班，站在品级台前。皇上升御座，八大朝臣跪在龙台下，三呼行礼。奏事处的折子早捧到御案，皇上找到张翔羽的折子，从头至尾详细看清，立刻御笔朱提，写下御札一道：三鼠罪大恶极，秋后斩决。凤岐救驾有功，钦赐五品花翎守备，暂在慎刑司供职，赏颁义侠猫金牌一面，许其头插金花，十字披红，跨马游街三日。夸官之期，见官大一级，文臣走避，武将下马，如有挡道者，按违旨论罪议处。钦此。

张翔羽接旨回南衙，找来凤岐，凤岐跪倒接旨。旨意读完，供好，张翔羽请凤岐起来坐下："贤契大喜，圣眷优隆，高升慎刑司守备。"凤岐磕头道谢："仰仗老师栽培。""贤契住在何处?""弟子住在恩兄的镖局。""好，你回镖局等候，一切事务由西珠汛守备衙门办理。其实我想据西珠汛的公文，茶楼有一位道长助你捕盗。圣上聪睿，早已知道长不愿居功，飘然而去，贤契一人承当隆恩。好，官司完了，你请吧。""谢谢老师。"

凤岐出书房，郭豹给凤岐道喜，送出南衙。刚到门口，伙计拉着两匹马："凤镖主，今日五鼓，李镖主就去看宫门邸抄，知道

您得官了,派我来接您回去。”二人上马,出刑部街西口,往南走宣武门赶驴市到东光裕,国梁带着二百名伙计手搭凉棚正往西看。凤岐下马,抢步给哥哥请安:“您为小弟操心受累,担惊害怕。”“贤弟,大喜大喜。”众人过来请安问候,凤岐一一还礼。到客厅,凤岐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说明,两人都很高兴。

不到五天,工部颁下来黄澄澄义侠猫赤金牌、金花、披红、五品守备的制服。梁守备来到镖局,国梁带凤岐出来迎接。国梁抱拳:“守备大人,辛苦辛苦。”凤岐跟梁守备彼此打横请安,恭请到客厅,一切物品呈上。梁守备问:“李镖主和凤守备商议了吗,明天我派官兵来,夸官走哪一方?”国梁一笑:“我们还没商量,明天您派人来吧,今晚就定好路线。”梁守备点头告辞,哥儿俩送到门前。

吃饭的时候,国梁说:“不是三天夸官吗,头一天出赶驴市进上斜街走三庙,奔西便门,往南走南北线阁,至广安门,一直往东经菜市口、骡马市、珠市口、水道子、蒜市口、榄杆市,折到花市到崇文门,走东河沿打磨厂,这算一天。第二天奔西城。第三天奔东城。你看行吗?”凤岐答应:“照哥哥说的办。”

次日清晨,梁守备带一百名兵丁,崭新的号坎儿,各持执事,八面清道锣,四面清道旗,一匹高头大白马,鞍韂嚼环都是崭新的,来到镖局。把梁守备接到里面,说明路线,这时凤岐穿戴齐整。国梁拿出二百两纹银,赏给官兵每人二两,又叫人带银子跟着夸官,半路打尖吃饭喝茶。梁守备陪凤岐到镖局门口,真是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凤岐一出来,人们高声喝彩。凤岐头戴缨帽,高提梁儿,水晶顶儿,大花翎,身穿跨马服,外罩五品熊补,大红中衣,头插金花十字披红,恰似掷果的潘安仁,犹如作赋的楚宋玉。多少红楼少妇和深闺幼女,无不啧啧称赞,真是大姑娘着急,小媳妇后悔,着急的是没人给介绍,后悔的是早早出嫁了。梁守备拿着马鞍,左手带嚼环,右手马鞭一拄马镫,这叫牵马坠

镫。凤岐连连作揖:“不敢不敢。”接过鞭子,扳鞍认镫,四地方轰赶闲人,金锣响起,队伍缓缓而行。国梁回镖局,梁守备回衙门,凤岐夸官。一路上人山人海,半路打尖吃饭,直到晚上回来。凤岐兴高采烈对兄长讲夸官的经过,到时安息。第二天,照旧如此,凤岐又夸了一天回来。

到了晚上哥儿俩饮酒谈心,国梁说:“你这守备可在慎刑司行走,慎刑司是皇上的御马快,童侠客由于结一掌仇,二小盗国宝,出都一年多,大家帮助才完了案。自古天道忌全,人道忌满,我看你夸两天成了,适可而止。明天求张大人递谢恩的折子,走马上任,做官去吧。”国梁有经验,北京城藏龙卧虎,万一有人在大内盗出一块瓦,你就抓瞎了。凤岐哪想得到这地方去:“哥哥,人生能有几回夸官,过这村没这店,再夸一天吧。”国梁一看这意思,就没拦他的高兴。

第三天夸官走兴隆街,奔崇文门过东单,走米市大街到东四,过了东四往北。锣声响正往前走,正是三条胡同口,看热闹的人山人海。猛然从人群中蹿出一个孩子,官人都一怔,地方一举马鞭:“守备大人奉旨夸官,你胆大包天,上至亲王,贝子贝勒,五府六部,十三翰詹科道,哪一个敢违旨拦挡?真是少调失教,快滚!”这小孩丝毫不怕,也一瞪眼:“哼!冒他人之功,邀一己之赏,我就不服。叫他下马,我来夸官。”地方心说,给你们家惹灭门九族的大祸,举鞭子就要打。凤岐早就看见,也听见了,从马上下来,拦住地方,到了小孩的面前:“朋友,差事是万岁爷给的,官是万岁爷叫夸的,谁的功劳我也不要,你怎能夸官哪?”“不叫我夸官也行,打我一拳,踢我一脚,让我们看看你的能为。”官兵过来还要轰,凤岐拦住:“好吧。”凤岐把金花披红摘下来,帽子摘了,蹬了蹬靴子,他年轻气盛,心想:你道我冒别人的功劳,姓凤的本身也有能为,让你看看。“请吧。”

这时凤岐上下打量这小孩儿,大约就在二十岁上下,虎头虎

脑,圆脸,一条大辫儿,左耳上有只金耳环,重眉大眼,鼻直口正,一派英雄气概,一身蓝,面如冠玉。他左手一引,右手韦陀捧杵,奔面门打来。凤岐佛前拜香,双手一锁。这小孩反臂栽锤,撩阴打来。凤岐抬右脚,脚跟一挂,反腿扫堂。这小孩长腰躲过。二人插招动手,好俊的功夫,十八趟短打罗汉拳,招招有法。二十几个回合出去,两人招数加紧,扭在一团,绕做一处。百姓声音鼎沸,有为这小孩担心的。

忽然三条口里有人喊,声音苍劲有力:"诸位闪开,我可要蹬脑袋了。"只见进来白发苍苍一老人,大身材,细腰乍臂,蓝色长衫,河南绸裤子汗褟儿,白绫高靿袜子,大红缎子朱履寸底,白剪子股小辫儿,顶都谢没了,两道雪霜白的蚕眉,寿毫多长,遮住二目,二眸子闪闪夺神,贲儿头,坠子脸,厚嘴唇,一部银髯洒满前胸,须发斑白,胜过商山四皓、磻溪子牙。眨眼进来,伸手一拦:"守备大人,我这孩子疯了,气迷心。您大人不计小人过,耽误您夸官。"一拽这小孩:"走!你净给我惹事。"凤岐知道这小孩好功夫,很钦佩,又见这老人气度不凡,武功上乘,知道这是武林前辈,一纵身过来:"请问老英雄贵姓高名?""山野粗人,不值下问。我给您作揖了,您请夸官吧,原谅原谅。"拉着小孩转身就走。凤岐纵身又截住:"请问您怎么称呼?"老头儿把脸一沉:"好吧,告诉你,我家住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字洞海,江湖人称西方侠长臂昆仑飘髯叟。"

书中暗表,于老侠自从在韩家店得了伤寒之后,被姜二爷治好,回归于家庄养病。像于老侠的身体,恢复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全好了。自己坐定一想,很是后怕:若不是姜二爷,我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偌大年纪,行将就木,桑榆晚景,还逞什么刚强?可于爷这人好动不好静,童海川去了四川,我去趟北京找徒弟玩几天,和海川背道而驰,这不是躲灾避祸的好办法么?

当初老侠救过一个药铺掌柜的,此人叫于家义,住在北京城

东四三条西口，药铺开在路东。他到山西买药材，走到太谷县遇见强盗。眼看性命难保，于老侠及时赶到把他救了。于家义以后只要来山西，必要带些礼物来看于老侠。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孩子于斗带来，请老侠教几手武艺。于爷一摸这孩子，还合适练武，一高兴："放到我这里吧。"于家义走后，于爷给小孩搣腰抻腿，站架子，三十六大架、七十二小架，无非是练武的基本功。这孩子天资聪明而且勤学苦练，老侠越教越高兴，长拳短打，一条鹿筋藤蛇棒，一百零八招白猿棒，蹿高纵远。光阴荏苒，眨眼十二年，于斗二十岁，学了一身好功夫，老侠客给他起个外号叫小昆仑，给他路费让他回家。三月三亮镖会于爷没上他家去，这次老侠想瞧瞧徒弟，带上些土礼。于爷要去，小莲花于秀不乐意："病体刚好，又要去北京，又是一个人去，孩儿不放心。""你只当我死了。"吓得于秀不敢说话了。

次日老侠认道登程，走娘子关，相传是李世民的妹妹当年把守这战略要冲。过井陉大道，入直隶北上，远远望见广宁寺的宝塔。进北京，穿大街往东四，到三条于家门前一说，家人趴地下就磕头，往里通禀，于斗跑出来："师父，想死徒儿了。"过来磕头，把于老侠请到客厅。不大工夫，于家义也回来了："老侠客爷，您怎么这么闲在呀？"于老侠把事情经过全说了。于家义叹息一番，眼望儿子："于斗，你听见没有，以老侠的武艺尚且遭到危险，何况是你呢？"于斗说："三月三亮镖会，您到北京怎么不找我，把我也带到会上去见识见识。""小子，你跟我身旁待了十二年，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吗，抢赢斗胜。梅花圈上武林高手荟萃，你爹娘就你一个，那还了得，所以我没敢叫你。"于家义连说："对对对，还是您远见卓识。"

爷儿俩每天陪着于老侠游逛，什么五坛八庙，五坛是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八庙是阜成门里历代帝王庙，德胜门里武庙，成贤街孔庙、太庙，中南海龙王庙，后门桥火神庙，南横

街河南城隍庙，帽儿胡同文昌帝君庙。时间一长，于爷就逛烦了，于家义一看老侠腻了，又出主意，到前门外广庆茶楼听戏。可巧赶上三鼠行刺，于老侠看见张三爷拿两个，凤岐拿一个。爷儿仨也回家了。消息传来，凤岐夸官，于爷说："这小孩是谁的门生，家里有德性，赶上张老剑客了，二人的功劳归他一个人。"一看于斗："你就没这个机会，有这机会你也没这胆子。"于斗不爱听："师父，我有这胆子，不信等他夸官到咱门口我劫他。"于老侠点头："瞧你的了。"拦路劫凤岐，二小诈蓬莱！

第二十五回　铁佛寺于成会谭天

其实于老侠是激将法，于斗真劫了。家人跑进客厅送信，于爷往外跑出西口，人太多了，老侠客腾身而起，踩着头顶进来。老侠客知道，这是一面儿官司，惹不起。凤岐一拦，老侠这才通名姓。凤岐一躬到地："于老前辈，提起我来您不知道。""啊，那是我活的岁数小。""老人家别误会，我师父是镇古侠董化一。老前辈，我给您磕头。"跪在街上就磕。于爷爱惜这样的人，伸手就搀："少剑客，快起来。论辈分，你比我都高。""不，您是盛名的前辈，小子岂敢僭越。""好，咱就这么论吧，于斗过来，见过凤大哥。"于斗行礼："凤大哥，咱是一家人，我给您磕头。"凤岐拉起于斗。于爷问："少剑客住什么地方？""老人家，晚生住在西河沿恩兄李国梁处。""噢，你住在东光裕？""正是。""嗐，李国梁怎么让你夸官呀？""晚生夸官有什么坏处？""北京是五方杂地，藏龙卧虎，你小小年纪夸官，如有好胜的武林人在大内盗出一点物件，能让你跑遍全国，想回北京难上难。"凤岐一跺脚："老前辈说得对，晚生年幼无知，您快给晚生出个主意吧。""我看你这官别夸了，先回东光裕吧。"凤岐传话："先回镖局。"百姓星散。

众人一同来到镖局，李国梁给于爷请安，老侠搀起，来到客厅："国梁，夸官不是好事，会招来麻烦，你怎么让他办这个傻事？""您别提了，我让他少夸一天，他还不乐意哪。""一路上我想，童林奉旨保钦差查办四川，凤岐明天一早把金牌金花送到刑部，等堂官下朝，你到书房见他道谢，就说官夸了，慎刑司因为干

不了，您给我写辞呈。不等他说话，你扭头就走，咱们一块儿去四川。有什么话，请堂官想办法。”国梁点头：“老侠客这办法不错。”

次日，凤岐提着小包来到南衙门口外，张翔羽下朝回刑部，撤去堂帘，大轿落平。大人进书房，脱去官服，有人禀报凤岐前来请安。大人有请，凤岐进来，把小包放下：“弟子拜见大人。”“起来，夸官了？”“禀老师，夸官了，只是在慎刑司行走，弟子才疏学浅，实难胜任，请老师给弟子辞了吧。”说完请安就跑。张大人又不能追，只好给凤岐请病假，二十天一换假条儿，直换到他回京，后话不提。

凤岐回来一说，爷儿几个全笑了。爷儿仨先到于斗家里拿土礼去王府看王爷，雍亲王十分高兴，并把剑山的事说了，说到张三爷送信走了，王爷后悔得不得了，又问凤岐于斗的功夫。吃完晚饭到功房，王爷练功，请于老侠指点。“王爷是金枝玉叶，能到这地步实在难得，您所差的就是工夫了，很好很好。”爷儿仨在王府住了三天，这才告辞，回到东四。于斗和凤岐准备好应用之物，爷儿仨这才离北京，按官站奔四川。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顺宛平县过芦沟桥，到保定清苑县地界，天色已晚，虽有月光，怎奈云生西北，雾长东南，雷电交加，狂风卷着大雨下来。于老侠说：“旷野荒郊，上不靠村，下不靠店，咱要挨淋，快点儿走吧。”爷儿仨用袄袖一遮头，脚下加紧，手搭凉棚，凤岐借闪光，影绰绰看见一座大庙：“老侠客，东南上好像一座庙。”“快，往那里走。”来到庙门前，仔细看，上写敕建铁佛寺。老侠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两个小和尚，打着气死风的灯笼：“弥陀佛，老施主找谁？”“在下山西于洞海，这是我的朋友凤岐，他是我的弟子于斗。走到贵宝地，时逢落雨，在宝刹打搅一夜，香钱不敢短少。”“弥陀佛，您稍候片刻。”时间不大，小僧人出来：“老施主请吧。和尚庙，十方住，十方长修，我们方

丈因偶染风寒，身体不爽，请到配殿。"进了山门，大殿前有一尊铁佛，坐于莲台之上，日晒雨淋，生满铁锈。顺东箭道来到二层殿，北殿前边一左一右有两个大石狮子，很是威严。进了东配殿，迎面八仙桌，两边有几把椅凳，屋里古色古香。

三人擦脸漱口，老侠问："贵庙有吃的吗？""有，馒头、小米粥，都是素菜，拍黄瓜、拌豆腐、拌粉皮儿。""菜好说，吃什么都行。请问有酒吗？""有，上供的素酒。""好嘞，跟佛爷那里告个罪儿，我们喝点儿酒，赶赶暑气儿。"小和尚搬桌子，当中老侠坐，上首凤岐，下首于斗。小和尚用托盘端来馒头、小米粥，还有几样素菜，杯筷和一个大黄砂酒壶一一放好。于斗掏出手巾，把三个酒杯擦了又擦，然后满上三杯酒："没出过门，乍一离家走远道，还觉着有点儿累哪。"说着端起来就要喝。于老侠一摁他胳膊："别喝。"于斗赶忙放下："您又挑眼了，我没让您喝。师父，您请吧。""哈哈，小子，摸摸你脑袋裂缝了吗？"于斗一胡噜头顶："没裂缝儿呀。""喝了酒，脑袋就裂缝儿，不信你问问他。"凤岐仔细查看，端起来闻闻："也不混，也没味儿，怎么有毛病？""告诉你们，吃一堑，长一智。江湖上的熏香蒙汗药，其色发浑，又有药味，为下品；上品既无色也无味，又名双无散，才为上品。就是这种。你们看，酒皮儿以下，由于药力大，推得酒顺杯子转，明白了吗？""师父，这是贼窝，亮家伙拿他们。""不要忙，看看是什么人。""怎么看法？""你们趴着别动，装作中了药酒，我也趴在桌上。"两人趴好，老侠往桌下一出溜，顺手把桌上东西一推，盘子碗满碎了。老侠把手放在桌边，下颏一拄手背，眯缝着眼。

时间不大，嚓、嚓、嚓，是小和尚来偷看。又过了一会儿，外边腾腾腾脚步响，有人喊："于洞海，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自投，不想你一世英名犯在罗汉爷的手下。"一挑帘子，进来一个大和尚，十分凶恶，八尺多高，肩宽背厚，头如笆斗，铁头皮，一脸横丝肉，面似锅底，花儿绞的眉毛，钢铃眼，蒜头鼻子，鼻须像一

撮蒜胡子,火盆口,一嘴七颠八倒的黄板牙,穿着青僧袍,回手按刀把拉出钢刀。老侠一长身:“和尚才来呀。”“啊!”和尚扭身蹿到院中。“好凶僧!”老侠客长腰出去,正站到和尚面前。和尚举刀就砍。于老侠一闪身,右手抓手腕,左手叉开五指,照和尚的面门就戳,扑哧!插进去,往前一拽,把前脸给摘下来:“好糟的脑袋。”死尸倒下。老侠揪僧袍,把手上的血擦去。这时候凤岐于斗亮出军刃,也蹿到老侠身旁。猛听西角门往院中来人喊:“于成,身为侠客,如此狠毒。”过来三个人。头两位四十多岁,后边这位看上去四十出头,细腰乍臂,身穿蓝衫,薄底靴子,扎绒绳佩宝剑,前边别着一件东西,鼓鼓囊囊的,一条大辫子,面如古月,修眉朗目,三绺墨髯,正是剑山大帅谭天谭桂林。

原来头打剑山,倒反四龙,君臣夜晚在九兽鹤天亭密议,首先请无形剑客万俟羽修去成都府公馆内行刺年羹尧。双管齐下,万一行刺不成,用大船盘二十万两银子,到成都府德和银号分号,写好北京五牌楼德和银号总号兑条,叫谭大帅拿这二十万两银票到他姨父大将军白国坦的府上,把年羹尧的差事运动掉了,一撤一换,耽搁时日。此时抽时间联络陕西藏峰岛同时起事,朝廷首尾难顾,大事可成。商议已定,同时进行,单说盘二十万两银子装船去成都,德和银号写好兑条交给谭天。谭桂林贴身带好,多带路费,出山先回趟家,才知妹妹谭灵仙乔装已去北京。桂林埋怨两兄长,远隔千山万水,小妹和丫环都是纤弱女子,万一出点儿事,怎么得了。桂林把妹妹订终身的一半赤玉莲花带上,路费请兄长谭田带好,按官站追下来。

这天走到铁佛寺,天色将晚,谭天说:“二位兄长,铁佛寺的方丈生铁佛法坤是剑山的山眼,搜索情报,可他身染下流,采花盗柳,做尽坏事,小弟早有耳闻,只是鞭长莫及,离着又远。今天既然路过,不如把他除掉。”哥儿仨来到山门,小和尚一问,然后进去禀报。法坤亚如雷轰头顶,三魂出窍,撒腿往外来:“大帅,

法坤磕头。”“起来，里边讲话。”来到禅堂，谭天把脸一沉：“法坤，你好大胆，趁剑山多事之秋，你竟敢在外面胡作非为，欺压少妇长女。今日本帅来到此地，你还不实说吗？”法坤汗流浃背，哆哩哆嗦：“末将不敢蒙骗大帅，确有此事。末将无知，有损山规，请大帅处罚。”说罢连连叩头。“法坤，你是出家人，怎能做此不才之事？要知道，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姐妹，己之姐妹。怎能越理？”“大帅责备得是，法坤知罪。”谭天看他很坦诚，此处离京师又近，这个山眼很重要，便有意放他：“只要你痛改前非，回头是岸，我便不杀你。如果再犯，定杀不赦。”“谢过大帅。”“法坤，你过去都用什么办法污辱妇女？”法坤打开箱子，取出一件东西。谭天一看，有核桃粗细，画着花纹，像一条龙，其实是五条小龙。合手这儿有个铜疙瘩，后边是螺丝口，前头是个龙头，张着嘴，头上有两根龙角，颤颤巍巍。“这是什么？”“回大帅，此物叫五龙烟火筒，内有熏香弹，一摁疙瘩，从龙嘴打出来，见空气即成烟。人只要闻见，立即不省人事，甘受摆布。”谭天接过来别在绒绳上。谭天想：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离开铁佛寺，把它劈了一埋，免得你办坏事。法坤也不敢要，吩咐厨房备饭。

这时阴云四布，风狂雨暴，小和尚进来：“禀师父，外面一个老头儿和两个小孩儿，自称山西于洞海、凤岐、于斗前来投宿。”谭天一听：“于洞海是成名老侠，那两个我虽然不知道，与虎同眠，焉有善兽；与凤同飞，必定俊鸟。不用问，他们是去四川，帮助官人剿剑山。”法坤说：“把他们让到东配殿。”“是。”谭天问：“法坤，你怎能引火烧身？”“大帅，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拿住，凭帅爷处治。”“于洞海人中云龙，武艺精湛，非你我所能敌。”“大帅，略施小计。”法坤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葫芦：“大帅，此名双无散，人间剑客也难逃脱。”过了一会儿，法坤打发小和尚去查看，小僧人回来一说，法坤大笑：“帅爷，天夺其魄，该死我手。”

站起来奔前殿。谭天想:这太容易了,一定被于成识破。

谭氏弟兄刚进角门,院里喊上了:"好糟的脑袋。"等他们走过来,法坤已死。谭天回手拉剑,小昆仑于斗飞身过来,这时雨过天晴,星月皎洁,看得也算清楚,尤其是于斗的金耳环闪闪放光。于斗丹凤朝阳,藤蛇棒照太阳穴打来。谭天褪头一躲,举剑还招。也就在五六个回合,于斗枯树盘根,谭天纵身起来,拨草寻蛇,奔于斗脖子。于斗缩颈藏头,谭天裹手一剑直刺哽嗓。于斗仰面躲过,谭天里合一腿,呼!踹在小腹上。于斗一溜滚儿,正倒在谭田的面前。谭大爷膝盖一顶,把于斗捆上。凤岐同仇敌忾,笔管枪分心就刺。谭天宝剑一压,顺水推舟。凤岐立枪一封,魁星提笔,谭天撤剑变招。二人打在一处。谭天借月光看凤岐,相貌俊美,面刺金莲,脖项上挂着黄澄澄的小金锁,赤金的锁链,枪法出众。谭天心有所思:这小孩儿定是旗家子弟,跟我妹妹谭灵仙天生一对,地就一双,女貌郎才。可惜势在敌对,难成秦晋。不足十个回合,凤岐枪走上盘,金鸡点头,谭天上步一闪,剑走扫堂。凤岐一迈,谭天右脚扎根,抱剑抬左腿,正踹在凤岐的后胯上,凤岐撒手扔枪,一溜滚儿,正倒在二爷谭璧的面前。谭二爷摩肩头拢二臂,把凤岐捆了。

于老侠勃然大怒,扎煞双手:"反了哇,反了。好谭天,来来来,咱爷儿俩干干。""于老侠,请亮军刃。""哈哈哈,老夫跟你动手,还拿军刃,太高看你了。过来吧。"谭天剑走白蛇吐信,于爷伸手抓剑,吓得谭天急忙抽回,乌龙探爪,劈面打来。老侠客掌挂风声,谭天用剑一横,老侠反臂撩阴掌就到了。谭天暗道厉害,一拧腰,纵出一丈多去。"谭三儿,别跑,跑的不是英雄。"谭天一咬牙,宝剑就到了,于老侠两手托定大白胡子,右脚一踹他手腕。谭天回手,于老侠落右脚踢左脚,身法非常快。谭天论武艺,尚不如诸葛建和欧阳志正,跟于老侠比更有天壤之别,老叟戏婴童。谭天又蹿出去,这简直不是打仗,追得满院跑。

谭田也看出来他差得太多,回手拉刀,抽冷子在后边举刀就砍。于爷听风辨物:“好小子,暗算老夫。”滴溜一转身,抓手腕顺手牵羊,左手一举,照谭田后背就是一巴掌。谭大爷来了个狗吃屎。谭璧用刀一扎老侠后腰,于爷推髯转身,一个摔掌,又名摔子,砸在刀背上,仓啷!钢刀脱手。于爷左手反臂撩阴,呼!谭二爷一个跟头,站起来都蒙了。

老侠一个箭步,飞身到了谭天的面前:“谭天,还是咱爷儿俩干干。”施展身法,招数加紧,转得谭天满院跑,跟逮鸡一样。谭桂林气喘吁吁,汗都下来了,他气急败坏,忽然想起五龙烟火筒。老侠一掌,谭天借势纵出去,老侠飞身赶上:“别走!”谭桂林剑交左手,右手扽出烟花筒,从左肘下往后一顺,吧嗒!打出一个熏香弹,遇风就化成烟。要是镖,或者袖箭、石子,可打不着于老侠,因为老侠眼睛快,他就看见了。这只是一股烟,又是黑天,老侠一闻,咕咚!倒在地下,不省人事。凤岐于斗干着急。

这哥儿仨把他们爷儿仨捆在配殿的明柱上,捆得非常结实,然后找点儿凉水,照老侠面门上一喷。老侠缓过来,一瞧捆上了:“哈哈哈,谭天,你身为侠客,使用臭贼用的下五门暗器,丢不丢脸?”“老侠客,我使用的正是死者法坤之物。我本意要杀他,他低头认罪,我想把此物带走,到无人之处把它销毁,不想您来了。我是晚生,您是前辈,从武艺上来讲,我甘败下风。万般无奈,我出此下策。蝼蚁尚且贪生,请您原谅,我把这下贱之物销毁。”用宝剑刨了个坑,把烟火筒劈为四半,往坑里一放,然后倒上水,埋个结实。“老侠客,您该满意了吧?”“成了。”“请问您是不是去剑山帮助官人打蓬莱岛?”“哈哈哈,谭天,你算猜对了,我们就是要到你们王八窝,把鱼鳖虾蟹全都灭掉。”“老侠客,您要答应我们不去剑山,我便把您放了。”“小子,你要敢放我,我就把你们三人全摔死,然后再去剑山。”“老侠客,放虎容易擒虎难,您要固执己见,我可就不客气了,非杀您不可。”“你

不要啰嗦,要杀就杀,于洞海岂是惧死之人。”“岂不连累他们两位?”“嘿! 好汉的脖子是拴马桩,你就快来吧。”“二哥大哥,送他们上西天。”三人各自拉刀。没想到北大殿石狮子头上站着两位,高喊:“还愿来啦!”另一位也喊:“哎哟嗬,我也还愿来啦!”二位须发皆白。西边这位一身米色绸,肋下佩剑,赤红脸,白胡须,白小辫儿,脚下福字履。东边这位瘦小枯干,大白胡子,一身蓝,扳尖靸鞋,白袜子。凤岐一看,是自己师父镇古侠董化一。

老剑客自从八寇闹剑州,钢胆打万俟羽修,把铁球丢了,老人家追出剑州发现字样,找铁球往北。老剑客循字样找到陕西,出潼关到河南,过黄河到卫辉府,结果这字也没有了。老人家一声长叹,真是烦恼皆因强出头,自己这跟头栽了,得了,我往北入直隶吧。走邯郸,过元氏,经保定,到涿州地界。白天走太热,晚上走凉快。剑客爷走到马头镇,突然发现前边有条人影,他一哈腰就追下来。开始追的时候,相隔有二十丈远。前边这位一看有人追,用了十成力,坏了,这一用力,相隔有十丈了。这位把吃奶的劲儿拿出来,快如电掣,坏了,首尾相连了。剑客爷高喊:“站住!”这位站住了。老剑客一看,也是位老人。这位看了看老剑客:“这位老爷子,您叫我站住干什么?”这一问,把老剑客问了个张嘴结舌,心说:我叫人站住干什么?“我叫你站住,你不会不站住吗,还能讹我二百钱去?”老者一听:“这位老爷子,您怎么不讲理呢?”“啊,你夜晚之间施展夜行术,定不是好人。”“您说我施展夜行术不是好人,您不也施展了吗? 真不讲理。”“不讲理,一百年前我就不讲理,没生你的时候我就不讲理,我施展夜行术不算,你施展夜行术就不成。”“您施展夜行术怎么就不算呢?”“啊,因为我胡子白,岁数大就不算,你还差点儿。”“您倚老卖老,我也七十多了,我要说我岁数小不算呢?”“哼! 就怕你不敢。”

这位真气坏了，左手一晃面门，右手问心一掌。剑客爷一穿他，金丝缠腕，他往回一撤，剑客爷一送，这老者来了个大仰壳。他站起来愣了："老爷子，您定是成名的剑客爷。在下敢问您贵姓高名？""哈哈哈，算你聪明。老夫四大名剑排行在首，镇古侠董化一。""呦，老前辈，晚生给您磕头。""快请起，算我跟你开个玩笑，你是谁？""晚生住在涿州东关娘娘庙后，姓赵单字名谦，人称火德真君。"原来是赵二爷。

自从烧了七星八宝转心亭之后，七星山山破势败，老英雄一想，回家吧，离家二年了，这才回涿州。回到家中才知道老妻死了一年多了，老头儿心里很难过，到坟上祭奠扫墓。二爷意懒心灰，又没有当家亲族，无子无女，不如出家为僧，倒也无忧无虑。住些日子，他把家人都叫过来，把财产、土地、房屋分给众人，各领一份。自己带足路费，从此四海为家，有机会出家为僧。

今晚马头镇巧遇董老剑客，把事情一说，老剑客点头："赵谦，你看破红尘，无牵无挂，倒也逍遥自在。""老人家您从哪儿来？"董爷把自己的事也全说了，赵二爷听了："老人家，字样到卫辉府不见，我想这抄铁球的人定是您的老朋友，决不是敌人，跟您开个玩笑。您卫辉有朋友吗？"这一来提醒了。"有，多少年的弟兄了，一个是关家铺的今古侠关九公，一个是牛圈村的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马骏。""着啊，为什么单在卫辉府没了字样？一定是他们其中的一位，晚生帮您找。"这二位才一路同行，颇不寂寞。

今晚走在清苑地界，天要下雨，爷儿俩也来铁佛寺避雨。赵二爷说："老人家，这铁佛寺的和尚名叫法坤，前几年我听说他的名声可不大好。""没事儿，咱爷儿俩还怕吗？"临近了，老剑客一拉他："赵谦，你看这几个人。""那不是于老侠吗？""对，两个年轻的呢？""不认得。""那个岁数大点儿的是我徒弟，那个小伙子我也不认得。""老前辈，这是座黑庙，于老侠还报名啊？""于

老侠也看出这是孤庙，他报名姓是告诉贼人，想害他得留神。”爷儿仨进去，这爷儿俩也越庙墙，飞身上北殿，告诉赵二爷：“你在此注意观察，我到东殿查看。”老剑客身轻如羽，到后坡施展老猿坠枝，倒采甘泉，从后窗往里看。他知道于爷是成名的老侠，武功精湛，自己留神注意，倘被于爷发现，就没意思了。于斗把酒斟上，董老剑客也看出毛病了。爷儿仨已然发现，老人家就回到北大殿，跟赵二爷一说，赵谦问：“您怎么不叫我去？”“于洞海乃武林大侠，内功上乘，你的本领远不如他。倘被发现，反为不美。你不过意吧？”赵二爷点头：“您说得太对了。”直到谭天等动手要加害他三人，爷儿俩才站在狮子上一喊。

赵二爷飞身到东殿，亮宝剑护住三人，一一解开。董老剑客把谭天弟兄挡住：“好贼人，竟敢加害老侠。”谭田离着近，抡刀就砍。董老剑客一变脸，左手一切，右手照胸前一掌，打出一溜滚儿，要发力就给打死了。谭璧捧刀就扎。董老剑客甩银髯，左手一捋，右脚扁踩卧牛腿，正踹在后腰，谭璧一溜滚儿。谭天迈步过来：“老朋友，请留名姓。”“老夫镇古侠董化一。”剑客爷通名姓，犹如晴天霹雳，谭田谭璧上房就跑，谭桂林也飞身上房。凤岐拾起笔管枪，高声喝喊：“谭天，我师父通名姓，吓得你屁滚尿流，哪里跑！”上房就追。好在是青纱帐，谭天急如丧家犬，忙似漏网鱼，好一阵跑。凤岐紧追不舍，撒腿如飞，东一头，西一头，始终没追上，但也没落下。

东方发晓，远寺钟敲，沿村鸡唱，谭天站在旷野荒郊，又渴又饿，想找个地方吃点儿什么。他往西走，前边有个村镇，东村口有片大树林，十分茂密。进村一看，路北三间门脸，两层小楼，是个包子铺，里边人声嘈杂。谭天进来，伙计一看：“爷台，您请楼上吧，楼上看座儿。”谭天顺西边楼梯上楼，紧对楼梯口有张小桌，谭天坐里边，脸冲楼梯。伙计擦抹桌子：“爷台，您吃点什么？”“伙计，给我来两个菜，二十个包子，一碗糖粥，半斤酒。”时

间不大，伙计端来，桂林自斟自酌。酒足饭饱，叫伙计算账，六钱银子。谭天一伸手，呦！咱们前边提了，他腰里只有二十万两银票和家传的半个赤玉莲花，余下什么都没有，路费在谭田手内。真是一个大钱憋倒英雄汉，谭天的手出不来了。他也沉得住气，把银票掏出来："伙计，我出门仓促，没带零钱。这有一张银票，连小费我给一两，余下找给我。""谢谢爷台。"

伙计接过银票，下楼往账桌上一扔："连小费给一两，六钱的饭账，余下找给客人。"先生伸手拿起银票，带上老花镜，越看越睁大眼睛："老三，你气迷心啦？""没有哇。""你看看票面是多少银子？""嗐，还多得了吗？"伙计一瞧："啊，我的姥姥，姥姥掉井里捞姥姥。二十万两！"伸手把银票放在脑瓜上顶起来："先生，怎么办？""你给送上去。你说，买卖小，找不开，您先带起来，带着零钱就赏下来，没带着给您记在水牌上，什么时候给都可以。"伙计二次上楼，银票放在桌上，把这番话一说，谭天点头："伙计，你看我是骗饭吃的人吗？""您绝对不是。""我姓谭，四川人，我还要路过这里，加倍奉还。你再给我泡壶茶。""是。"伙计把茶壶茶碗端上，谭天一个人喝茶，顺手把银票带起来。

就在这时候，"楼上看座儿。"腾腾腾上来一人，右手拿枪，正是金莲花凤岐。谭天一跑，凤岐觉着寒碜，拿枪就追。直追到天光亮，凤岐也是又渴又饿。来到村口，一看路北有个饭馆，挑帘进来。伙计迎过来，凤岐右手持枪往楼上走，伙计在后边跟着。快到楼上了，猛抬头见谭天："啊！"不由得往后一停枪。好嘛，大冰镩，锃光瓦亮，奔他哽嗓。"哎哟！"伙计往后一仰，咕嗵，咕噜咕噜。"哎哟哎哟！"起来又胡噜脑袋，又胡噜屁股，头也撞了，脚也崴了，腰也扭了，屁股也蹾了，脑眼青，乖乖肿。谭天站起来："小朋友，你贵姓？""金莲花凤岐。""你老师是哪位前辈？""镇古侠董化一。"谭天一吐舌头："凤岐，咱俩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看，我吃了饭，因为没带钱，多不好意思。你坐下吃饭，

把我那份儿也给了吧,然后咱到村口说去,好吗?”凤岐点头,把枪立在墙角儿,挨着谭天坐下:“你吃什么了?”“俩菜、半斤酒、二十包子、一碗糖粥。”“伙计,照样给我来一份。”伙计心说:言归于好了。时间不大,一一端来。“谭天,不让你了。”“我吃过了。”凤岐饮酒吃菜。谭天临近了一看凤岐,容光焕发,英风叠抱,红粉相间的一张脸,面刺金莲,气死画眉张敞,犹如敷粉何郎。少时吃完,凤岐掏出五两银子给了饭钱,又给了挨摔的伙计十两银子,伸手抄枪:“走!咱俩外头。”伙计心说:您快走吧。

凤岐在先,谭天居后,出饭馆到东村口,进了南边的大树林。“谭天,咱俩拼个你死我活。”“凤岐,你是官人,我是绿林,自古冰炭不同炉。但就咱俩来说,素无深仇大恨,人生何处不相逢,已然同桌吃饭,虽不能化敌为友,也能为点头之交吧?算了吧,今后你东我西,伯劳飞燕,你看好吗?”“呸!先扎死你再说。”分心就刺,谭天只好拉剑接招。昨晚上凤岐输了,是因为贪功,今天存心比试,把这条枪用活了,崩砸窝挑,吞吐撤放,遍体纷纷,如飘瑞雪。谭天看着爱呀,一边动手,一边赞叹。三十个回合,凤岐狸猫捕鼠,谭桂林回身捉蟒,把枪攥住,右手剑白蛇吐信,直刺哽嗓。凤岐一甩脸,把家传金锁甩动,哗楞!谭天宝剑一穿金链,呼!哗啦!金链折啦。金锁下坠,谭天一伸手接住,换到右手一看,做工精细,镶珠嵌宝,光华璀璨。凤岐看见:“谭天,金锁乃我家传之物,父母所赐,你为什么夺去?”谭天不愿还给凤岐。谭天到底什么心,谁也不知道,可能因为他没路费,用金锁变卖银两做盘川。一听凤岐要,谭天往兜囊中一放,哗楞一响,金锁巧碰玉莲花!

谭天又伸手把赤玉莲花拿出来,他想:赤玉莲花乃我传家之宝,妹妹定亲之物,莫非妹妹与凤岐有姻缘之分?“好吧,给你。”把玉莲花递过去。凤岐接过来一看:“你这是赤玉莲花,可惜只有一半,虽是珍宝,残缺不全。我不要,给我金锁。”“凤岐,

算你识货。”凤岐一瞪眼：“看枪。”谭天躲过，一摆手：“凤岐，你先等一等。我问你，你府上是什么地方人？”“随龙进关，我是北京人。”“这么说你是旗民？”“正蓝旗。”“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凤岐一瞪眼：“你管得着吗？”“凤岐，你候我饭钱，我问问也无妨啊。”“父母早亡，孤身一人。”“你今年多大？”“三十岁。”“董老剑客教你多少年？”“十五年。”“剑山与阁下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要去剑山？”“告诉你吧，广庆茶园拿三鼠，救圣驾，钦赐五品守备。夸官三日，巧遇于老侠，这才出都奔四川。你明白了吧，给我金锁。”“凤少爷，你先别急，你可曾订亲了吗？”凤岐脸一红：“这不干你的事。”“问问也无妨啊。”“并未订亲，你问得太多了。”“不多不多，凤岐，金锁是你家传之物，玉莲是我家传之物。我带着半块玉莲，本是我胞妹订亲之物。凤岐，你出身宦门，我父做过两任清江府知府，也是宦门之后。我有一胞妹，今年二十七岁，自幼受父母家教，论文才，琴棋书画，样样擅长；论学问，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五帝三王之事，百家之说，无不精通；论相貌，虽古之西施、郑旦、王昭君、虞五凤，难媲其美，尚且待字闺中。适才金锁巧碰玉莲，你二人定有姻缘之分，我想把妹妹许亲于你，不知你意下如何？”凤岐勃然大怒，心说：师父说我走桃花运，我走得都邪性，我和谭天谁都有杀谁的心，想不到他要把妹妹许给我。“呸！谭天，你胡说八道，俺凤岐乃堂堂剑客门徒，岂能要你山贼之妹。”

凤岐把玉莲掖在囊中，一抖枪：“扎！”谭天闪身接招，两人又打上了。二十个回合，谭天伸手抓住枪，呼！凤岐一怔。谭天右手剑对准凤岐的嗓子：“凤岐，你要我妹妹不要？”凤岐一瞪眼：“不要，不要。山贼的妹妹嫁不出去了，非要嫁人，我就是不要。”“不要我就宰你。”剑往前对准凤岐就扎。猛听得树林外边喊：“谭天，好大胆，欺负我徒弟，董化一在此！”

第二十六回　菩提寺金锁换玉莲

上回书正说到谭天与凤岐交手，老剑客董化一赶到，谭桂林亡魂皆冒，拉剑就跑。像这样，你凤岐跟师父见个面再追，他总觉着给师父丢了面子，头也不回，拉枪就追，亦步亦趋，上天赶你到凌霄殿，下海追你到水晶宫。饭也顾不得吃，水也顾不得喝，追了一天，到晚上把谭天追没了。凤岐又渴又饿，往前走，看见一座庙，三层殿、三座山门，蓝额金字，敕建菩提寺。凤岐用手拍门，里边却没有动静。凤岐拔腰上了山门，往里一看，黑暗暗，静悄悄，二层殿好像有点儿亮儿。凤岐拉枪下来，飞身上北殿，东殿南头有灯亮儿，小英雄飘身下来，轻轻来到南头，到窗台前，抿湿了指尖，捅了个月牙口，眇一目往里看。

北墙是隔扇，靠东一点儿有个门，挂着门帘儿，东墙有个茶儿，两边是椅子，挨墙靠窗户有张床，床上有一包金银打开，里边有不少金银。窗前有张八仙桌，上面放着灯。床前跪着一个小孩，穿银灰色长衫，脚下薄底靴子，蓝绸子罩头，一张瓜子脸，弯眉大眼，面似桃花，哭得如同带雨梨花，抖肺搜肠，泣不成声。在小孩面前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凶和尚，一脸横丝肉，穿着大领僧袍，手拿一口钢刀："弥陀佛，你是情屈命不屈，你说去北京投亲，我不能慈心生祸，图财就得害命。我不杀你，明天你到清苑县出首，我不就完了吗？闭眼吧。"小孩吓得魂飞千里，魄散九重。和尚一举刀，就觉着有人托他的下颏儿，原来是凤岐进来。

英雄一看就明白凶僧要杀人，这小孩长得像姑娘似的，手无缚鸡之力，怎能抵御？凤岐迈步进来，站到和尚背后，用左手一

托，右手的枪头照和尚的嗓子眼一扎。和尚撒手扔刀，伸腿瞪眼。风岐把他头朝南脚冲北放在地下，这才拔枪，鲜血窜出有一尺高，流满全身，流了一地。风岐把枪立在隔扇这边，这小孩一看和尚五官挪位，浑身颤抖，躺在眼前，吓得嚎啕痛哭。

风岐过来，站在他身旁："小弟弟，你别哭了，要杀你的僧人，我把他给宰了，你没有性命之忧，应该眉开眼笑，给我磕头道谢，怎么还哭呢？小兄弟，你也别磕头，也别哭。你这么温顺文弱，父母怎叫你去京师投亲呢？跟我说说，别哭了。"无奈这位很伤心，泪如涌泉，哭个不停。风岐百般劝解，也是无效，急得风岐直转悠，伸手一摸兜，摸出赤玉莲花。他是公子哥儿，拿出他少年的习性，跟哄小孩一样："小朋友，你看这个好不好？"这位一看，果然不哭了，抬头看风岐："这位君子，这赤玉莲花是哪里来的？""嗐，小兄弟，什么事都有，太新鲜了。"风岐述说前情，由广庆茶楼救驾说到铁佛寺会斗谭天，继而说到金锁换玉莲："我跟他要金锁，他就把这玉莲给了我。小兄弟，咱当然不要。他说他有一个妹妹，貌似天仙，倾国之容，二十七岁，非要把妹妹嫁给我。这是从何说起，咱哪能要山贼头儿的妹妹？他急了要杀我，幸亏我师父来了，吓跑谭天。我追了他一天，晚上到庙里找吃的，把兄弟你救了，真巧真巧。你也不哭了，把玉莲给我吧。"只见这位伸手从囊中也掏出半个玉莲，两个一对，恰成一个，红光闪闪，宝光滟滟。"呦，兄弟，你也有哇，给我一半，交个朋友。"风岐好像看出他不给，凑近他伸手要。

这位站起来，屋里又没多大地方，他想迈过死和尚，到东边茶几来。他一慌，又害怕，右脚迈过来，可左脚踩到血上，一滑，刺溜，左脚插到和尚肩下。她使劲一拔，把脚拔出来，靴子掉了，脱鞋现足，露出窄窄金莲三寸，大红缎子南绣平金小鞋，豆青色的袜，原来是个大姑娘。她臊得面泛红云，一下子坐在茶几旁，低垂粉颈，一句话也说不出。风岐一看，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

冠,孤男怨女,古庙之中,孤灯之下,这可了不得。凤岐抄枪夺门而出,一挑布帘,门口站着一个人,正是谭天。

原来他为了躲避凤岐,也是东藏西闪,到晚上也奔菩提寺来了,正看见凤岐叫门。凤岐上山门,谭天上西角门;凤岐上北殿,谭天到院中;凤岐下去,谭天上北殿;凤岐捅窗纸,然后进屋,谭天来到凤岐捅的地方观看,一眼就看见妹妹谭灵仙。

书中暗表,原来灵仙带丫环春桃走到山西,蔡虎劫杀,被碧霞僧给弄死之后,主仆逃去。姑娘连惊带吓病倒东招商店,春桃请医生精心侍奉,两月以后才好。可春桃劳累过度又病了,灵仙煎汤熬药又侍奉春桃,将近两月。春桃病愈,主仆这才登程。大病初愈,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程,两月之久才到清苑地界。天色将晚,云雾满天,就要下雨,主仆商量投宿,春桃一指:“旷野荒郊,没有村庄镇甸。好像有座庙,咱们去投宿,女的人家不留,好在咱们是男装。”“可别露出来,快走。”

来到菩提寺,一叫山门,出来个和尚,好凶啊。姑娘有心不住,无奈天色已晚。姑娘一说借宿,和尚答应,让到二层殿的东配殿,主仆坐下。“大师傅,请方便点素食吧。”“好,让这位施主跟我端去。”春桃跟和尚往外走,进了北大殿,和尚转身一脚,把春桃踢了个跟头,堵上嘴捆上,塞在桌子下面。和尚拿出钢刀,来到东殿,姑娘一瞧就傻了:“大师傅持刀何为?”“看你们分明是富家子弟,定有金银,快快拿出来。”姑娘哆嗦成团,马上把包袱打开:“大师傅,金银尽有,都给你,只是念我二人年轻幼小,饶我们一命。”说着跪下磕头央告。“哈哈,决不能饶你们,慈心生害,明天你们去官府出首,我不就完了?”“哎呀,我们奉父母之命北京投亲,您要杀了我们,岂不把父母倾害?饶了我们吧。”无论姑娘怎样央求,和尚狠毒还要杀,幸亏凤岐赶到,把和尚宰了。这叫未曾害人先害己。

凤岐把玉莲一拿出来,姑娘先看了凤岐一眼,心里很喜欢,

心说:我三哥给我订亲了,何必叫我长途跋涉,受此惊险。这才不哭。凤岐一说经过,姑娘埋怨三哥糊涂:这小孩是你对头冤家,你怎么把妹妹许人家?玉莲归还,我不能给你。一迈和尚,脱鞋现足。谭天心里热了,怎么这么巧,又搭救了我小妹,而且还脱鞋现足,看来姻缘有分。

凤岐挑帘子,谭天一指:"大胆凤岐,使我小妹脱鞋现足,你还跑得了吗?"凤岐一端枪,谭天迈步进来。姑娘看见三哥了,难后逢亲人:"三哥。"说着又哭了。谭天一摆手:"小妹先坐下听着。"一看凤岐:"朋友,古庙之中我妹现足。你看,这是我妹妹,我在树林里跟你说的有假没有?她雍容华贵,品貌端庄,可比古之贤女。这样的姑娘,你打着灯笼都没处找去,是天作之合。你又救了她的命,你就答应了吧。""谭天,你胡说,在树林里我或者能应,现在就更不能答应。""为什么?""看见你妹妹长得俊我才答应,这叫见色允亲。俺凤岐乃堂堂奇男子,烈烈大丈夫,岂能被人笑骂。不行!"这姑娘臊得头都扎到腿上了:三哥非给,人家不要,我一个女孩家,如此境地太难堪了。三哥怎能当面锣对面鼓的说亲哪。谭天也急了:"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我妹妹就是你的人啦。"急得凤岐跺脚:"谭天,你还是人吗,当着令妹的面提亲,她一个女孩家太难堪了,我走。"谭天回手拉剑:"别走,允了亲事再走。凤岐,我胞妹实是贤淑姑娘,我不欺你。"凤岐心如铁石,就是不要。谭天举剑:"你应允,咱是快刀割不断的好亲戚;不应允,咱就是死敌。"凤岐一颤枪。

姑娘一瞧,卧牛之地就成干戈之场,急忙站起:"三哥、凤公子,我有话说。"可是姑娘走不了哇,谭天把鞋捡起来,叫妹妹穿好。"三哥,你二人势成水火,怎能谈婚姻之事?这样,小妹到北京住在姨父白大将军府里,如果凤公子回心转意,就到姨父府上就亲;如果凤公子不允,我依然是谭家女儿。凤公子救我一命,是咱救命恩人,兄长当面提亲被公子拒绝,这都可以。三哥,

你们二位就言归于好吧。”姑娘一边说一边哭。猛听窗外有人说话:“好个贤德的姑娘。谭天,你远不如令妹,强迫我徒弟,你还走得了吗?”谭天一怔。帘子一启,走进来老剑客董化一。

董老剑客在铁佛寺一露面,赶走谭田谭璧,吓跑谭天,凤岐和于斗都上房追下去了。赵二爷给于爷行礼,于爷给董爷行礼,把经过一说,叫小和尚在院里刨个坑,把法坤埋了。直到天光熹微,老剑客说:“这俩孩子没回来,我出去找找,这里的事你们两位看着办吧。”老剑客各处寻找,走在村口树林,谭天跟凤岐动手,金锁换玉莲。老剑客一听凤岐坚决不允,这才一喊,吓跑了谭天,凤岐又追下去了。董爷这气,你倒是跟师父见个面,商量商量,三十而立,你也该娶妻成家了。剑客爷也跟下来。天光晚了,来到菩提寺,远远瞧见谭天,心说:谭天怎么到这儿了?跟着谭天进来,老剑客在窗外全看明白了。谭天给妹妹提亲,老人家心里这乐,哪儿有当面说亲的,可死心眼儿的徒弟就是不答应。老剑客一看姑娘容貌超人,雅静贤惠,确是宜室宜家的好姑娘,自己应该成全他们,这才高喊进屋,谭天想跑都不行了。

凤岐来了神气:“师父,拿他。”老人家一摆手:“凤岐,不得无礼。谭天,你别害怕,带你妹妹坐在东面。我问你,你是诚心诚意把令妹许给我徒弟吗?”“剑客爷,从铁佛寺一见面,我就有这心,只是双方已成水火,怎能启齿求亲?不想在此他又救了我妹妹,保全了性命,又保全了名节。老人家年高有德,成全他们吧。”“我看令妹端庄贤淑,与我弟子凤岐结合,可称女貌郎才。凤岐是旗民,我教他十五年武艺,广庆茶楼救圣驾有功,钦赐五品守备,并不辱没令妹。我看这门亲事很好,就定了吧。”“师父。”“凤岐,娶妻在德,这门亲事我做主了。”姑娘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马上过来跪倒磕头:“师父。”“姑娘起来。”凤岐勉强行礼。谭天抱拳:“老剑客,您弟子就是我妹夫了,我们是郎舅至亲。由于我辅保英王,大错铸成,至于我妹夫跟我妹妹结婚的时

候，我恐怕赶不上了。我不愿意我妹妹空手进夫家，这有二十万两银票，请您交给妹夫，算我妹妹的聘礼吧。”“桂林，我先替他们谢谢。凤岐，谢过你妻兄。”凤岐过来请安：“多谢厚赐。”

桂林一看妹妹好像有什么心事，过来问：“有事吗?”“不知春桃生死，心有不安。”“对呀，快找找吧。”桂林和凤岐出来一喊，北屋有声音，桂林从桌底下把丫环救出来，解去绑绳，掏出堵嘴之物。丫环立刻给三爷磕头。带到东屋见姑娘，悲喜交加。谭天说：“老剑客，我和妹夫是敌对的，妹夫难免去剑山。我把丑话说在头里，在山中遇到妹夫，我饶他三次不死；过了三次，我不能以私情而废公事。老人家以及妹妹妹丈多原谅。”董爷点头：“谭天，你有大人之才，桀犬吠尧，各为其主，不能怪你。剑山嘛，老夫也要去，我也给你个便宜，一百步以里我不拿你。”

这时院中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海量宽宏，长者之风。”一挑帘，进来个大和尚，陀头，头发披在后背，二指宽的月牙金箍勒在前额，五十岁左右，赤红脸，宽眉阔目，口正鼻直，灰僧袍，圆领阔袖，素珠挂在胸前，灰中衣，黄僧鞋，合掌打问讯：“老剑客、二位施主、二位女菩萨，贫僧是本庙方丈陆刚。”

这个陆刚是延安府东关的，务农为业。娶妻王氏，十分贤惠。父母双亡，有个兄弟，名叫陆丰，小时出天花，一脸大麻子，额角上长了个大肉疣，面恶心善，对兄嫂特别尊敬。东关往东三十里有座庙叫广法寺，当家的和尚叫德显，有一身好武艺。哥儿俩都拜德显为师，学习武艺。一晃就是十年，二弟陆丰仍然练武，大爷陆刚出师回家。王氏大奶奶说：“这些日子也没到庙里去，应该跟师父提，老二陆丰该回家了。爹娘不在，咱也该给他娶媳妇了，成一家人家了。你去瞧瞧吧。”大爷点头，准备些礼物来到广法寺，面见德显和尚，献上礼物。和尚问他：“你还有事吗?”“弟子想带二弟回家，您徒弟媳妇说，该给他成家了。”老和尚点头，叫小和尚把陆丰叫来。时间不大，陆丰来了，大爷一

瞧可就怔了,光头大领,成了和尚。“弥陀佛,兄长,小弟有礼。”大爷扶起陆丰:“师父,您怎么叫我二弟出家呀?”“弥陀佛,陆丰一再恳求我给他剃度,我不答应,他一夜一夜地跪门。老僧无法,叫他找你夫妻去商量。他说兄嫂是乐意的,我才给他剃度。怎么你又不乐意了呢?”陆丰在旁回答:“哥哥,小弟看破红尘,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不要为难老师了。”大爷说破嘴皮,二爷心如铁石。大爷回家跟大奶奶一说,王氏翻儿了:“不行,爹娘都没了,你叫二弟出家,知道的是他自己愿意,不知道的还说哥哥嫂子给挤兑的。不行不行,你一定把二弟叫回来,我亲自问问他。”大爷只好回来见师父,老和尚把陆丰叫来,大爷把大奶奶的话一学,二爷摇头:“哥哥嫂嫂待我如同亲生儿女,出家是我的志愿。您回去跟我嫂嫂要身衣服,我好回家见嫂子。您看好吗?”大爷点头,回来让大奶奶找一身衣服,拿着三十两银子急匆匆回到庙里。再找陆刚,早已离庙而去。老和尚劝了他一番,大爷怏怏不乐回到家中,大奶奶很难过。大爷一跺脚:“不找回二弟,决不罢休。”多带路费,离开家中。

人海如潮,大千世界,哪里寻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眨眼在外面漂流二十余年。他走到保定府铁佛寺,住在庙里,本庙老方丈德明看他忠厚,细问原因,陆刚全说了,老和尚叹息:“陆刚,我收你做个头陀和尚,找你二弟也方便。”陆刚也很乐意,只是德明的弟子法坤不愿意,但也无法。因为老和尚还有一座庙,就是菩提寺,法坤想独占,老和尚也看出来了,就把菩提寺给了陆刚。大爷学会诵经拜佛,香火很盛,法坤嫉妒,就把他徒弟广贞派来侍奉陆刚。老和尚圆寂,法坤占了铁佛寺,告诉广贞设法害死陆刚。今晚陆刚去做佛事,广贞图财害命被风岐扎死。陆刚回来在院中听明白,这才进来行礼,把自己的事情说了。

董老剑客点头:“陆刚,你不要寻找陆丰了。他从陕北跑到陕南断龙山龙虎寺,被我弟子欧子方认为师弟,在那里学习武

艺。后来我另一个弟子惠斌犯了佛规，被他三个师叔逐出玉皇顶，叫欧子方当了方丈，陆丰主持龙虎寺。欧子方是我弟子惠斌拉的师弟，你弟弟陆丰被欧子方拉了师弟，因此我也承认陆丰是我徒弟。你顾念手足之情，数十年寻他，可有悖夫妻之情，离乡背井三十年，还是回家还俗吧。”“弥陀佛，剑客爷金石良言，弟子理当从命，只是未能与兄弟见面。”“不要紧，我回家时从那里路过，叫他回家看望兄嫂，你看怎样?”“太好了，弟子就回家。”“你要是回延安，绕几里路。”“剑客爷有事?”“我徒弟媳妇主仆去北京，你顺便护送一下。”“弟子理应效劳。”

董乾叫凤岐写了一封信，禀报李国梁，又命和尚护送人和银票到西河沿东光裕李国梁处，叫他安置，等凤岐回京再结婚不迟。谭天一想：青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二十万两银子、千娇百媚的大姑娘，和尚才五十多岁，这多危险。董化一告诉谭天，陆刚重手足之情，定是良善之辈，有我哪。谭天放心。凤岐把信写好，银票给师父，董爷把银票书信交给陆刚，谭天把金锁交给妹妹带好，又跟妹妹要了五十两银子。陆刚带姑娘先走，然后一把火焚了庙，众人各自登程。这段书小节目叫金锁换玉莲。

单说凤岐直往四川进发，白龙江东岸有个大村子叫天海庄。凤岐来到天海庄，天色已晚，他一看后街路北有三所大宅子，当中这家大门紧闭，两边龙爪槐树，宏闬大门。凤岐叫门借宿，家人把他让到客厅：“您请坐，我请我们大爷去。”好大的工夫，院中念佛：“弥陀佛。”家人们都喊：“大爷来了。”凤岐心想：大爷是和尚，大奶奶一定是姑子。帘笼一挑，进来了。大身材，细腰乍臂，银灰色绸僧袍，黄护领，银灰色中衣，厚底黄僧鞋，白眉毛，白胡须，明显露出六块香疤，慈眉善目。“弥陀佛，施主贵姓?”“在下北京人，名叫凤岐。”老和尚仔细看了他一眼：“你有个外号叫金莲花，对吧?”“是啊，高僧怎么知道?”“你在广庆茶楼拿三鼠救驾，四川早就知道了。”“您是哪位?”“此地天海庄，我名天海

佛霞公长老窦瑞，是你二师叔的弟子。三师叔张鸿钧从北京回来，路过我的庙，都跟我说了。”“师哥呀。”跪下磕头。“小师弟起来，你从什么地方到此处?”凤岐把始末根由全说了。“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师哥，我要进剑山轰轰烈烈地做番事业。”“弥陀佛，你面刺金莲，在茶楼捉拿三鼠，剑山已然知道。即便谭天不在山中，你也是飞蛾投火，自寻死路。”“师哥说得是，你给想个万全之策吧。”“先吃饭，从长计议。”

吃完饭，哥儿俩坐下说话儿：“师弟，你要更名改姓，叫小莲花白风，算我的徒弟。我写封信给你三位哥哥尹海亮、路海明、金海寿，就说你要投剑山。不过你要多加留神，军师燕普老奸巨猾，诡计百出，最难对付。”凤岐点头：“您放心吧。”

次日清晨，凤岐带好书信。吃完早饭，哥儿俩出天海庄往西，不过三四里地，江水声如牛吼，白浪滔天，激流滚滚。老和尚雇了一只船，开发了脚钱。“白风，你上船吧。”凤岐行礼上船，飘摇摇冲风破浪，下水船顺流行驶，飞快如箭。凤岐不会水，看看茫茫大江，心有所思：倘若谭天在剑山，自己如何应付？猛抬头，白云绕山巅，剑山已在眼前。小船直奔青龙闸外停住，山上的人问：“下边是干什么的？快说！不然我们可要开弓放箭了。”凤岐一抱拳：“在下北京人小莲花白风，霞公长老窦瑞之徒，命我前来投效，要面见左膀寨三公，烦劳通禀。”“候着。”时间很大，闸门大开，出来一只船，三公站在船头。大船缓缓停住，尹大爷抱拳：“在下尹海亮，您找谁?”“三位师叔，我师父叫我来找您哥儿仨。”“上船吧。”三公心里纳闷儿：哥哥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个徒弟，看他的长相，怎么跟金莲花凤岐一样。凤岐上了大船，给三公行礼。三公就知道有事儿，挥手进山。

来到三公寨，屏去左右，凤岐拿出信来交给尹大爷。哥儿仨看信，这才明白，把信纸焚化。凤岐行礼：“三位哥哥。”尹大爷搀起：“师弟，你好大胆，定了谭天的妹妹，你还要进山。幸亏谭

天不在山中，如果在山里，能容你吗？你的相貌，甚至穿着打扮，山里人都知道了，何况你面刺金莲，明显的标志。”“窦老哥哥已然让我改叫小莲花白风。”“谭天不日回山，他认识你呀。”路海明看看风岐：“反正兄弟也出不去剑山，明天带他到天王殿吧。”三公细问了风岐一切，安排住处，吃饭休息。

次日清晨，英王升殿，文武群臣归班。英王眼望军师燕普：“大军师不见回转，谭大帅杳无音信，孤甚是放心不下。”“王爷，我师兄艺压武林，不会出错；谭大帅去北京，往返需要时日，王爷不要惦记。”王爷点头。尹海亮站起来：“启奏王驾，臣师兄命弟子小莲花白风持书信投山。我弟兄进山多年，并未与此子见过，请王爷军师裁夺。”王爷点头：“传孤旨意，叫他进见。”“王爷旨下，白风进殿。”风岐答言：“遵旨。”提小包袱进来，放下包袱，趋前跪倒：“千岁在上，草民白风拜见。”“起来讲话。”燕普一看，西胜镖局来的谍报上说的，风岐就是这长相。

王爷一看，这小孩长得真体面。“白风，你家住哪里？”“草民家住北京。”燕普不等王爷问话：“白风，你家住北京，窦瑞家住四川，经何人介绍，你拜在窦瑞门下？”三公的心一下到了嗓子眼儿。英王心里很不乐意：你燕普问话为什么这样严厉？他是北京的小孩儿，你再给人吓着。“白风，我军师燕仙长问你话，不要害怕，慢慢讲来。”燕普这气。风岐抱拳：“老军师，家父有一好友，久走四川，贩卖绵绸药材，总在我师父庙内住宿，与我师交好甚厚。因我最爱武术，八岁带我到天海寺学艺，当时三位师叔已来剑山。我学艺二十二年，奉师命投奔剑山。老军师还有什么不放心吗？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贵山设立招贤馆，如燕昭王建黄金台、梁孝王建梁园，款待贤士，卒兴大业。老军师待投山者如敌，何必建招贤馆，徒有虚名。阁下此举，有悖王爷的初衷吧？”嗬，这小孩儿真能说。三公心中赞叹：不愧是董老剑客的高足，能言善辩，有文修就有武

备,看来功夫也错不了。就听英王问:“你为什么投效哇?”“草民听师父言讲,三位师叔往家里写平安信,歌颂王爷功德,礼贤下士,武林豪杰进山归顺如水之东流。草民亦想博得功成名就,将来玉堂金马,戴青穿紫,也不枉十年寒窗苦。”“你武艺如何?”“草民想班门弄斧,当殿试艺,请千岁观看。”“好,试艺上来。”

风岐打开包袱,亮出笔管枪,作了个罗圈揖,然后下腰站稳,一招一式,越练越快,脚踩八门,一百二十八趟八卦绵丝枪,舞得风雨不透。燕普心说:窦瑞都练不了这样。练到一半,挺身站住,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更觉可爱。

王爷想起心事:孤带女儿环娘和福晋夫人私离北京,饱受颠沛之苦,现在已经三十来年。男大当婚,女大当聘,草木尚且知春,何况是人哪。无奈想给长女择婿,又不能到山外去找,可山里这些人孤都看不上,耽误了女儿的宝贵年华。想到这里,他问:“军师,赏给他什么差事?”燕普知道王爷的脾气,必须自己做主。“王爷,您随意赏吧。”王爷沉吟不语,好半天才问:“白风,你说你是旗人,但不知数哪个旗籍?”“草民数正蓝旗乌堂左领下。”“白风,你今年多大岁数?”“痴长三十岁。”“可曾婚配?”“尚未婚配。”风岐没法说,只能说没婚配。“白风,孤有长公主名唤环娘,与你年貌相当,孤有意招你为额驸。不知你意下如何?”“这个……”尹海亮站起来:“白风,千岁招你为驸马,圣眷优隆,还不谢恩吗?”风岐无奈跪倒磕头:“子臣白风,叩谢父王千岁。”“贤婿免礼。”尹大爷想:谭天很快回来,瞧见你决不能容。如果你跟公主结婚,凡事由公主做主,谭天想害你,不敢;想轰你,不行。让他干生气。

没想到军师燕普口念佛号:“无量佛,王驾千岁,臣闻庶民聘女,访婿三年才能完婚,何况金枝玉叶,贵为王侯,怎能轻易许婚?白风初到剑山,寸功未立,身世如何,未可全信。不如先委以职责,过三年两载再谈亲事,实为上策。请千岁收回成命。”

英王摇头："燕道长，你自幼出家，不悉儿女之情。他们的年华都过了，有道是人过青春没少年，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孤意已定，不必多言。三公为办理驸马公主婚礼的全权大臣，修葺一所空房为驸马府，所有一切陈设由后宫总管供给。三日后送公主出府与驸马成婚。散朝。"

凤岐回到三公寨："三位兄长，小弟已经定下谭家姑娘，怎么又应王爷的婚事？怎对谭家姑娘？""成大功者不拘小节，公主可以保护你，谭天无可奈何。若不成婚，谭天必要设法把你挤出剑山。事已至此，只好顺理成章。王爷身登九五，自然谭姑娘为次，但据我想其难成大事，不过昙花一现，那时先入为主，自然谭姑娘为正。不要多想了。"

就在三公寨上面找了一所很讲究的大房子，修葺一新，从后宫拉来的家具应有尽有，装潢齐全。到了三日，花轿彩舆，鼓乐齐鸣，从后宫抬出长公主来到驸马府。文武官员贺喜，殷勤招待。凤岐与公主花堂交拜，合卺坐帐。一切礼毕，凤岐和三公应酬百官，直到下午，众人散去。三公陪凤岐到三公大寨，落座休息。到了晚上，酒足饭饱，尹海亮眼望凤岐："贤弟，嫁出的女，泼出的水，女生外心，何况长公主已然三十岁。入了洞房，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有了夫妻之情，再说什么也成了夫妻；未入洞房，虚与委蛇，千万少说话。记住了吗？""记住了。"

外面掌灯，三公送到寨门外，众星捧月送凤岐来到驸马府。到屏风门，丫环侍女接出："请驸马爷安。""罢了。"来到正房进来，迎面紫檀木架几案，西洋盆景，紫檀木大理石心的八仙桌、太师椅，椅披、椅垫、桌围子都是南绣平金，挂着名人字画，挑山对联。里间的洞房，桦木隔扇，名人写画的隔扇心，粉绸门帘，灯架上银灯闪闪，隔扇上的古铜钉挂着镇宅宝剑，垂着红色灯笼穗。凤岐落座，侍女们端茶上点心。这时天交二鼓，打发侍女们都退下，小英雄要大闹洞房！

第二十七回　金莲花逼死两公主

长公主环娘不但容貌出众，性格也非常温柔，对父母十分孝顺。亲娘死后，对继母也特别孝顺；继母也故去几年，两个妹妹由她来照顾，从不多言多语，只是对自己终身很忧虑，花前月下，雨夕风晨，未免有些伤感。今天花堂交拜，偷眼看凤岐，貌比潘安仁，心中很感激，父王为自己选的夫婿令自己称心如意。

驸马已然来到外屋，侍女退去，天交二鼓，自己不到外边去请，驸马怎好进来休息？环娘想到这里，脸红耳鸣，缓步出来，一阵香风四溢，环佩声铿锵悦耳，面泛红云："驸马，天气不早，请到里屋休息吧。"凤岐心里直蹦，坐立不安，他一抱拳："公主，天已二鼓，暑气炎热，要睡您先睡，凤岐尚且不困。"公主一怔："你不是驸马白凤吗，怎么又是凤岐了？说了实话，还则罢了；若以假话搪塞，奏明父王，要你的脑袋！"公主怒容满面，手扶八仙桌站在那里，满头珠翠发颤。凤岐一看，也是六神无主："公主不要发怒，听我讲来。我姓凤名岐，祖居北京，正蓝旗籍，父母双亡。因爱武艺，拜四大名剑客镇古侠董化一老英雄为师，学艺十五载，奉师命散尽万贯家财，寄居在恩兄李国梁处。广庆茶楼拿获三鼠，救了圣驾，钦赐五品守备。夸官三日，巧遇老侠于成，叫我辞官不做，来四川帮助官人剿灭剑山。清苑县宿庙遇贼，即是你山大帅谭天，菩提寺金锁换玉莲，定下谭天之妹为妻。只身来四川，半路遇师兄窦瑞，叫我更名小莲花白风，诈降剑山。蒙你父错爱，才将公主许我成婚。洞房之夜，有心隐瞒此事，唯恐对不起公主，故此露出真名。杀剐存留，任凭公主。"

公主闻听，芳心欲碎：这君子心怀坦荡，不肯欺骗于我，足见胸怀宽阔。若是小人，先与我成亲，木已成舟，他再说实话，我可怎办？他已定下谭家姑娘，我身为金枝玉叶，屈居人下。他前来诈降，我若隐忍不言，于父女之道有亏；倘若出首，凤岐被杀，我未入洞房，先落杀夫之名，于夫妻之道有亏。重父女之情，伤夫妻之义；重夫妻之义，伤父女之情。这便如何处置？

好个深明大义的贤姑娘，故意把脸往下一沉："哼！原来你是奸细。走，我拉你到天王殿，面见父王，一定把你斩杀！"说着话故意看剑。凤岐一急，把宝剑拉出，明亮亮寒光耀眼，对准公主哽嗓："你不能去天王殿，要去我就杀你。"他扁着剑照公主哽嗓刺来，其实凤岐不敢杀她，只是吓唬。公主银牙一咬，芳心一横，用哽嗓照宝剑尖儿上就撞，扑哧，红光迸现。长公主环娘三魂渺渺，七魄茫茫，气绝身死，玉殒香消。真是断送落花三月雨，摧残杨柳九秋霜。凤岐脸色煞白，自己想吓唬公主，不想铸成大错。又一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杀了公主，到天王殿自首，只求一死，也无甚关系。想到这里，噔噔噔往外走，拉门挑帘子："啊！"正是三公堵住门口。

原来凤岐走后，路海明说："大哥三弟，我看凤师弟怏怏不乐，唯恐洞房出差错，咱们应该到他们那里偷看，无事再回来。"尹大爷点头："二弟所料甚是。"耗到二更天，弟兄上房，来到驸马府，越墙而过，隐蔽身形。来到正院东房，往北屋一听，好嘛，凤岐把来历全说了。到现在公主身死，看凤岐这意思是要请死。一摆手，哥儿仨下来，堵住门口。

尹大爷倒背手，双睛瞪圆，直视凤岐，吓得凤岐连连后退，咕嗵坐在椅子上。尹大爷一指："贤弟你好大胆，把我们的谆谆嘱咐都当成耳旁风，到如今已成大错，你意欲何为？"凤岐撅着嘴："小弟想，好汉做事好汉当，公主已死，小弟到天王殿呈禀英王，但求一死。""呸！你杀人偿命，一死百了，把我弟兄置于何处？"

凤岐嗫嚅地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谁叫你们是我哥哥呢,那也没法子。”尹大爷老成持重,临危不慌,他围着尸体转了三个圈儿,把公主的脖子抬起来,看看伤口,把凤岐叫过来:“兄弟,你有胆子没有?真有胆量,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或可挽此危机于万一,成吗?”凤岐点头:“成,咱们是走一步,说一步,小车不倒只管推。”“照计而行吧。”三公飞身上房自去。

凤岐拿起宝剑横向公主伤口用力一抹,把伤口抹大了、抹深了,宝剑往公主右手上一放,做成自杀形状,大声喊嚷:“杀人啦!”驸马府的人全都惊醒。凤岐跑出府去,直奔天王殿,来到殿外,值日的王官武士都在睡觉。凤岐抄起点锤儿,叮叮叮用力一敲,武士王官惊醒。殿里殿外戳灯、壁灯、挂灯完全点亮,里外通明。文武官员各带武士王官,宫灯引路,齐集天王殿,各自归班。英王升殿。

王爷聘女儿实在是大喜,后宫悬灯结彩,喜庆非常,同时也真去了王爷一块心病。晚上,王爷父女三人一同饮宴,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孩子,你们的大姐一出阁,去了为父一桩心事。她已过而立之年,人过青春无少年,难道叫她一生在后宫吗?不想来了白凤,可谓天作之合,年貌相当。你姐姐终身大事告一段落,就剩下你们俩了,孤也时常留意。”姐儿俩请安:“全仗父王做主。”“起来起来。家无常礼,吃吧。”吃完饭,各自安寝。不想睡梦中有人击点,王爷还认为胜陶然夜袭剑山,吓了一跳。有人侍奉王爷穿衣服,洗漱已毕,升肩舆,飞奔天王殿后宫门,下肩舆进来,绕过屏风,升了座位。

英王眼望大家:“众位爱卿,何人击点,有何要事?”殿阶下有人高声喊:“父王,儿臣白凤击点。”“驸马快快请进。”凤岐进来跪下:“子臣白凤叩见父王千岁。”“驸马,你小夫妻该入洞房成其大礼,因何来到天王殿面见孤王?”凤岐眼中落泪:“父王,您就别问了,请您传旨将儿臣斩杀,以谢公主吧。”英王摇头:

"钢刀虽快,不杀无辜之人。你所说之话,孤甚不明白。""父王,我夫妻生不能同衾,但愿死后同穴。""难道我女儿死了吗?""王爷千千岁,过在儿臣。公主请我到房中安寝,儿臣说天气尚早,多坐一会儿无妨。公主问儿臣:'驸马是真心投降,还是假意投降?'儿臣说:'王爷礼贤下士,恭己待人,四海贤达,武林志士望风归附。天下乃仁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白风投剑山,将来博个挂印封侯,实是真心。'公主微一沉吟,她说:'康熙皇帝励精图治,大展鸿图,武备文修,百姓安堵如常。我父弹丸之地,与天朝抗衡,分明以卵击石。驸马年轻有为,应该再思再想。'儿臣当时就不乐意了,对公主说:'当年舜无立锥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户之聚,以王诸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只要王爷宵衣旰食,夙兴夜寐,群臣效命,万众一心,大事可成。公主怎能说出这不孝之语,有负王爷劬劳之恩。公主不重父女之情,怎能重夫妻之义?'儿臣说话过急,公主羞刀懒入鞘,拔镇宅宝剑就自刎身亡了。"说着话泣不成声。天王殿一片叹息声。

燕普一拍桌案:"无量佛,大胆白风,洞房之夜害死公主,罪恶滔天。来呀,把白风推出宫门外,立即枭首示众。"风岐一瞪眼:"燕普,俺白风非惧死之人,公主已死,白某誓不独生。杀与不杀,在于王爷千岁。你算什么东西,凌驾于王爷之上,越俎代庖,指鹿为马!"说到这里,放声痛哭:"父王,儿臣情愿死在您的面前。"风岐这片话噎得燕普够呛,气得他直吹胡子。

王爷一摆手:"燕仙长道高德重,不要跟驸马一般见识。驸马起来。环娘人大心大,有悖父训,人死不能复生,孤又不愿死女断亲。这样吧,孤二公主名叫兰娘,今年二十四岁,就续给你吧。驸马暂回三公寨居住。""谢父王。"燕普插言:"千岁,长公主死因尚未查明,焉能贸然又把二公主下嫁,为臣以为不可。"英王摇头:"环娘自杀,非驸马之过,仙长何故一再阻挡?常言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破一门婚。您不想给我女儿择夫找主,

怎么只去做破坏的拆庙人?”王爷说完,燕普气得直念佛。

王爷传旨:“三公收埋环娘,立下公主墓,这座驸马府暂时封闭,另行起用。再收拾一座驸马府,准备二公主成婚。”“臣遵旨。”王爷摆手,散朝了。三公备棺木盛殓长公主,选择一块风景幽雅的地方葬埋环娘,修了公主坟墓。凤岐跟三公商量,尹大爷说得好:“此乃不幸中之大幸也。”

按下这边不表。再说王爷吃早饭的时候,跟两位公主说:“你姐姐劝驸马反剑山,驸马不肯,她羞愧难当,自戕身死。”姐儿俩一听,放声痛哭。霞娘跟大姐二姐不是一个母亲,但自从母亲死后,大姐百般疼爱,想起这二十年来大姐的好处,怎能不痛哭流涕呢?二公主兰娘更是悲痛难忍,抖肺搜肠,哽哽咽咽,哭个不停。王爷长叹一口气:“唉!不要哭了。你姐姐既然狠心抛我父女而去,哭也无益,徒令为父伤怀。兰娘,为父不愿死女断亲,已将你的终身再配驸马。你马上收拾一切,三日后孤送你出府与驸马成亲。”二公主当时叩头。

回到房中,兰娘独自躺在床上,心中十分忧闷,想姐姐跟自己二十年耳鬓厮磨,没听见她说过一句对父王不满的话。姐姐如此温文尔雅,尚且被驸马逼得自杀,我的脾气远不如她,又怎能与驸马白头偕老?倒不如像姐姐那样,洁身而去。有母亲在跟母亲说说,这亲事我不乐意,可两位母亲都去世了,满腹的心事向谁言?姑娘越想心越窄,痛哭一场,沐浴更衣,手持利剪,一狠心,照哽嗓咽喉一扎,扑哧一声,二公主玉殒香消了。

次日五鼓,侍女们来到二公主的闺门,怎么叫也不开。把门撞开,到里边一看:“抓——”可不是抓瞎了吗。有人飞报王爷,王爷一听,气喘吁吁跑奔二公主房中,一见女儿的死尸,想起在三弟家门口生育的事,到现在曾几何时,老妻小女尽皆亡故。王爷悲从中来,哭得撕心裂肺,死去活来。幸亏霞娘含泪劝解,王爷连连跺脚:“痴儿,何至如此哉?”擦了眼泪,升舆而去。

王爷升殿，燕普一看王爷面有戚容："无量佛，千岁，您有什么心事？"王爷眼含泪："老仙长，长公主自刎身亡，昨晚二公主又自戕身死。数日间连丧二女，叫孤王焉能不痛？""无量佛，白风不至剑山，千岁全家和顺；白风至此，连丧二女。看来白风是不祥之物。请王爷传旨，召其来斩之，以慰王爷思女之心。"三公一听，顿时紧张起来，心说：兄弟，这可危险了。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王爷死女正在伤心之时，燕普这句话火上浇油，凤岐危矣。没想到王爷连连摇头："军师，孤死女儿，与驸马何干？穷通寿夭，皆有定数，怎能嫁祸于人？环娘身死，埋怨驸马，尚能牵强；二女在后宫自杀，也赖在驸马身上吗？"燕普无言。王爷又说："不过孤不愿再见驸马，三公何在？""臣在。""把驸马请来，叫他把武器衣服带好，速到天王殿。""是。"

不多时凤岐提包袱进殿，小包袱放下，跪倒磕头："儿臣白风叩拜父王千岁。"王爷看凤岐是真爱："驸马起来。孤真心实意要和你结为秦晋，因为我没有儿子，想你将来就是我顶门立户之人，传宗接代。不想我二女儿昨晚又自戕身死了。"王爷哽咽难言，语言滞涩，以袖拭泪。凤岐以头碰地："父王，儿臣罪该万死。儿臣不入剑山，父王一家乐叙天伦，三女绕膝，其乐融融，以慰晚年；白风一至，千岁连伤二女，看来白风不祥。儿臣情愿死在父王驾前。"王爷摇头："孤岂是昏庸之主，怎落杀婿之名？不过看到驸马，便思念女儿，不如把你送出剑山。来呀，船坞备船，孤送驸马出山。"三公一想，凤岐进山落到这一步，咱们就算对得起剑客爷。"白风，千岁开天地之隆恩，垂好生之盛德，你还不叩首谢恩？"凤岐跪下行礼："子臣多谢父王。"王爷点手叫过王官，低声说了几句，王官自去。

文武群臣站起，英王手拉凤岐，来到船坞上船。青龙闸绞起，大小船只如麻林麦穗摇出山来，缓缓停住，金顶鹅黄闹龙舟前有只浮江莲花舟。凤岐磕头告辞，提包袱上小船。王爷点手

把王官叫过来，他手捧一个托盘，红绸子罩着。“驸马近前来。”风岐靠近大船一抱拳：“父王有何面谕？”“贤婿，我们相见虽然很晚，翁婿之情尚在。今日相别，料无见期，将这黄金相赠，权为路费，以表翁婿之情吧。”王官把红绸撤去，露出黄澄澄的赤金元宝，递与风岐。风岐接过来，冲英王三点头，托盘一立，黄金全部坠入水内，然后把托盘交与王爷。三公这气，心说：你不想要，找没人的地方扔，为什么当着王爷扔了，这不是成心寒碜王爷么？

果然，王爷把脸往下一沉：“驸马，你来剑山不过旬日，孤两个女儿尽皆丧命。你虽不杀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孤非昏瞀之人，不然焉有你的命在？今孤好心赠你路费，不要则可，因何抛去？难道孤还有对你不起的地方么？”风岐一躬到地：“父王千万别多心，儿臣不是您说的那意思。父王待儿臣天高地厚，从此一别，伯劳东去燕西飞，相见不知何年。日久年陈，大恩总有忘掉之时。今将此黄金沉于江底，当效伍子胥沉金濑水，晋文公投璧黄河，将来路过沉金之处，蓦然想起，以示永久不忘之意。临别在即，不胜依依，秋风日劲，诸多珍重。白风告辞了。”

小船似箭离弦，出没于烟波之际，江雾迷茫，看不见了。王爷以袖拭目，望眼欲穿，把脚一跺：“恨孤无福，不能承受此人。”一摆手，船只回山。到天王殿，英王一看燕普：“仙长，把我的女儿掩埋了吧。”燕普遵旨把二姑娘也埋在公主坟前。他总觉着白风可能是风岐，于是在公主坟左右修了四块翻板，派专人看守，这事谁也不知道。真是准备窝弓擒猛虎，设下香饵钓金鳌。暂且不提。

莲花舟送风岐来到江边，风岐长腰上来，小船调头回转剑山。英雄站在江岸，回思以往，犹如大梦一场，实指望到山里做一件惊天动地、威震朝野的大事，不想死了两个公主，被送出山，无声无臭，多给师父丢人，我还要想法进山。书说简短，耗到晚

上，满天星斗，天高月小，江水茫茫，声如牛吼，凤岐正在树林里转悠，就听有人喊道："天哪，想不到我命丧于此！"凤岐一听，说话的是北京口音。常言说：亲不亲，家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他动了桑梓之情，飞也似奔去："朋友，慢行拙志，某家来也！"凤岐来到切近，这个人停住。此人在三十岁，黄白净子，一身蓝，斜背一个小包袱，长眉大眼，一条大辫儿，绒绳在树上挂着，一口刀在地下放着，满脸愁容，紧皱双眉。凤岐来到跟前："朋友，有什么过不去的事，非要寻死不可？"这位仔细看凤岐："您姓凤么？""正是，我叫凤岐。""广庆茶楼拿三鼠，钦赐五品守备大人的是您？""是我。""哎呀，守备大人，我可遇到您了。""你既认识我，先说说是怎么回事。"这位细说前情，才引出一段三抢八宝灯，笔挑华图，夜走十三险。

八月十三是国母太后的万寿之日，皇上事母至孝，晚上把双龙八宝夜明灯悬挂在宁寿宫，以示庆贺，不料夜晚把灯丢失。万岁大怒："朕宫闱之内竟有大胆贼人盗去宝灯，殊属目无法纪。"传旨叫慎刑司查办。内大班的班头汤云何贵奉旨进宫验盗，赏限百日。二人回来，何贵说："大哥，人海茫茫，到哪里去寻灯？这么办，您备一份龙批，出去找找，小弟在京找找，如何？"汤云点头："贤弟，贼人盗灯决不为你我弟兄，看来他是赌气，就依贤弟吧。"一切准备就绪，汤云心想：凤守备拿三鼠，是剑山的，盗灯的贼也许也是剑山的，莫若我去四川。

他出了彰仪门，顺官道明察密访，走到涿州，过了北关大石桥，北门里有个店，字号双合义。此时彤云密布，气压降低，狂风大作。汤云就进了路西的双合义，伙计笑脸相迎："客人，住店吧，天气不好，别赶上雨。""伙计，有上房么？""有，西正房三间。"来到西房，挑帘子进屋，里边很讲究。伙计递过布掸子，汤云到门外廊檐下抽土。就在这么个工夫，店门洞里念佛："无量佛，店家，可有跨院么？"汤云抬头一看，是个面目狰狞、十分凶

恶的老道,大身量,肩宽背厚,挽着牛心发纂,满头黄发,一脸横丝肉,黄焦焦的一张脸,黄眉毛,大三角眼,黄眼珠子滴溜乱转,鹰钩鼻子,菱角口,一部黄胡子,身穿蓝道袍,肋佩宝剑,系绒绳,青中衣,薄底云鞋,身后背着一个蓝包袱,如凶神,似恶煞。汤云心想:这老道不是好人,听他口音像四川人,莫非身后背着宝灯,他是盗灯的贼人?老道看了汤云一眼,伙计过来:“道爷,北院西房非常宽敞,也很幽静。道爷请吧。”他们奔了北跨院。汤云进屋。下了一阵雨后,常言说,五黄六月车轴雨,天放晴了,伙计点上灯来,汤云吃饭。

耗到二更天,汤云收拾好,背插单刀,抬抬胳膊腿,不绷不吊,侧耳听外面,已无人声犬吠。他把后窗支开,长腰出来,施展轻功直奔跨院。北房两间还有灯亮,别的屋子都黑着,他来到后窗,往里偷看。炕上有个桌子,上边放着油灯,脸冲东,坐着一个老道,正是方才进院的那位,身背后的包袱都没解下来。老道自言自语:“无量佛,贫道九尾金蝎道华图华亮羽,居住在四川蓬莱岛三皇观。山人到北京来闲游,正遇到一个姓凤的小孩夸官。山人跟他开个玩笑,在大内拿出宝灯,不想慎刑司的班头汤云要捉我。哈哈哈,你是白日做梦,想擒山人势比登天。汤云,你听见没有?”老道说到这里,往后窗一指:“说你哪。”汤云一激灵,猛然醒悟自己被老道发现,高声喝喊:“恶道华图,盗宝的钦犯,你还想走么?”探右臂亮出刀来,翻身上房,飞身到院中。华亮羽从屋里出来,毫不在乎,剑也不拉,一阵冷笑:“汤云,就算是山人捆上两手,你也不成,过来试试。”汤云刀走迎风劈柳,奔顶梁砍来。老道微晃身形,右手掌往汤云前胸一按,呼!汤云出去一溜滚儿。老道长腰上房走了。

这时店里伙计人等全来了,汤云把实话一说,把华图的店饭账也给了,连夜追下来。从直隶入山西经陕西到四川,汤云成了华图的保镖了,一直跟到三皇观。

老道叫山门进庙，咣当当把山门关上。汤云一看，四面都是大森林，三皇观坐北冲南，三层大殿，周围红庙墙，三座山门，门外左右两根旗杆，十八道大铁箍，两块夹竿石，葫芦金顶，铁滑车儿，上边有绳子。汤云心说：我得搅你不得安宁。汤云上前叫门，冲小老道一瞪眼："恶道华图，你出来！"小老道进去禀报，华图出来："无量佛，汤云，你唤山人做甚？"汤云撒腿跑到树林边上："恶道，还我宝灯。"华图往前一凑，汤云撒腿就跑。老道不追，汤云不跑；老道进庙，汤云就拍山门。把华图的鼻子都气歪了。就这样，折腾到晚上，汤云又渴又饿，自己越想越窄，离北京这么远，慎刑司也没有捉华图的能人，无法求援。得了，我死了就不管了，这才上吊。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他想自己，亲老妻娇，子未成丁，这才一喊，不想喊来凤岐。

汤云说："守备大人，您夸官惹下塌天大祸，恶道华图盗宝灯，在下奉命捉拿。不想恶道武艺高强，我连遭败北，只有寻死，不想碰到您，绝处逢生。守备大人，您要助我一臂之力。"凤岐一听，上好笔管枪："汤班头，不要着急，头前带路。"

二人一直往东，不到十里地，三皇观就在眼前："汤班头，你去叫门。"汤云上前一叫门："恶道，开门来。"说完跑到树林边儿，远远地观战。华图出来："汤云，又来搅乱，山人捉住你，定将你碎尸万段。"凤岐一颤枪："恶道，盗取国宝，十恶不赦，还不伏法，等待何时？"老道一指："你是在北京夸官之人么？""正是俺金莲花凤岐。""你是何人门徒？""提起我的恩师，吓破你的狗胆。""讲！""四大名剑客排行在首，镇古侠董化一。""无量哎，佛哟。"真把华图吓了一大跳："凤岐，进招来。"狸猫捕鼠，凤岐分心扎来。华图上步，顺水推舟。凤岐立枪一封，霸王卸甲，摔杆一枪，华图长腰出去。两个人当场较量。凤岐展开枪法，雨打梨花一样，吞吐撤放。汤云提心吊胆。两个人打了三十回合，凤岐就不成了，心中未免着急。凤岐的枪随右腿往前滑，打华图的

左腿,华亮羽迈步过枪,凤岐就势渔翁伐舟,后枪尖儿照华图后腰便扎。凤岐满以为这招儿有了,必置华图于死地。哪料想华亮羽也是绿林老手,经验非常丰富,他准知道凤岐要用这手出奇制胜的招数,老道凹腹吸胸,偏身躲开,抬左腿照凤岐的后腰就是一脚。凤岐撒手扔枪,来个大马趴。要是不提董老剑客,凤岐可就没命了,老道飞身过来,踩住后腰:“捆!”小老道过来捆好,枪卸了,别在凤岐身上,提进庙中,山门紧闭。

汤云跑到远处树林里,心里难过:凤守备年轻有为,一定命丧庙中,又搭上一条人命,我还是寻死吧。他把绒绳解下来,刀放地下,抬手把绳扔上去,死扣儿系好,鸳鸯扣儿一叠,往起一纵,钻入套内,往下一坠。刚觉着一勒得难受,没想到绳折了,咕嗵,把汤云摔了一下。“啊?这是怎么了?”汤云捡绳子拿刀,往前走出二十多丈远,抬头看,又是一棵歪脖树。他二次上吊,刚一钻套儿,往下一坠,觉着勒得一疼,嘎巴,绳子又折了。“啊?”咕嗵,摔在地下。书说简短,汤云接连三次上吊不成,一看这根绳子好几个扣儿了。

猛然身后有人说话:“朋友,有什么难心的事,至于上吊,悬树自尽?”汤云忙回头,是位二十岁的英俊少年,中等身材,细腰乍臂,扇子面的身骨,蓝绸子长衫,茧绸裤褂,薄底窄鞠靴子,系绒绳,肋下佩刀,松三把一条大辫儿,漆黑刷亮,圆脸,两道浓眉,二龙斗宝刺着鱼龙变化,两只大眼炯炯有神,鼻如玉柱,唇似涂朱,风流倜傥,气宇轩昂。汤云一抱拳:“这位英雄,是您救我?”这位点点头:“听你的口音不是本乡人,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跟我说说?”汤云一想:我把凤守备的命要了,可不能再害这位了。“唉!这位小爷,我不愿跟您说,免得把您牵连在内。”“朋友,天下人管天下事,有道是强龙难压地头蛇,我是本乡本土的人,人杰地灵,你快说吧。”“敢问阁下贵姓高名,仙乡何处?”“我家住此地桂家庄,姓桂名品字无双,人称叫小鱼龙变化。我的老

师乃剑客门徒，姓牛名和字宝元，人称鱼龙变化。”

众位，牛宝元可大有来历。他本是成都府城东四十里牛家场院的人，父亲名叫牛成，为人忠厚，家里是大财主，足有二百顷水旱丰收的好地，房产买卖不计其数。夫人梁氏很贤惠，也有学问。只有一个男孩，叫宝元。梁氏安人相夫教子，持家有法。不想宝元八岁时安人身染重病，老员外四处请医，怎奈病入膏肓，医药无效。安人自知不起，取来笔墨纸张，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上联写：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倘他时重提婚姻，莫对生妻谈死妇；下联配：儿随严父卧哉，小孩子终须有母，待异日秉承教训，须知继母即亲娘。安人身登极乐，开吊款客，僧道超度。员外中年丧妻，看到八岁的幼子，再看看挽联，扎心得难过。入土为安，把安人葬埋，一心教育儿子。

牛员外刚到中年，觉得内无主事之人。有人介绍：“在离牛家场院八里地的小马庄，有户人家姓安叫安述仁，因为他是近视眼，外号叫安眼儿。他有个表妹，今年三十二岁，居孀；有两个男孩儿，一个六岁，一个四岁，大的叫文敏，小的叫文敬，都非常仁义。她们家姓刁，梅盛林刁的刁。”“人品如何？”“雍容华贵，相貌惊人。”牛员外一笑：“我已过中年，娶妻在德不在色，只要能操持家务就可以。”“员外，只是安述仁品行有些不端，还有他妻子马氏只爱要钱，不务正业。”员外一笑：“事情说成，他只不过是个亲戚，没什么关系。”

书说简短，牛成续娶刁氏过门，她的孩子随着姓牛，刁氏主内，这一来可省了员外牛成的心。宝元事继母至孝，刁氏也很疼宝元，牛成很放心。刁氏带着三个儿子，有时也去安述仁家探望，安述仁和马氏也热情招待，哄着三个孩子玩。安述仁知道，刁氏表妹一嫁给牛成，平地一声雷，眨眼就是大财主了。趁三个孩子不在的时候，他问刁氏：“表妹，你嫁给牛家，员外待你如何？”“表兄，你妹夫可疼我了，万贯家财由我执掌。”“牛宝元待

你如何?""非常听话,唯命是从。""他们小哥儿仨呢?""如同一奶同胞,看不出前窝后窝来。""表妹,现在小,是看不出来,将来人大心大,就看出来了。倘若员外百年之后,牛和一瞪眼,你母子三人可就成了苦核儿啦,临渴掘井,那可就晚了。有道是未雨绸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趁员外春秋鼎盛时,你从中离间他父子。牛和不在了,这万贯家私,名正言顺,就都是文敏文敬的了。妹妹你仔细想想,哥哥说得对,你就照办,到那时别忘了我。"究竟刁氏怎样对待宝元,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牛宝元学艺报家仇

回家之后，刁氏起了坏心。牛家场院北三里地有个小村叫赵家堆子，百户人家。这个村子赌风甚盛，远近村的人都到赵家堆子去赌，户户都开赌场、设宝局，全村人都不务正业。这村子的所有房产都是牛成的，到月挨户收租，这村子的人都赖账，家家拖欠房租。账房刘先生专管这一片，特别头疼，刁氏就不让刘先生去收了。第二天，刁氏把宝元叫来："宝元，赵家堆子的房租要不上来，吃完早饭，你去一趟。"宝元听了一怔："娘啊，叫管事的去吧?"刁氏摇头："一来，管事的人搪塞；二来，你也应当过问。你父亲春秋已高，将来万贯家财由你掌管，你什么都不懂还行吗？你父亲还这么硬朗，我叫你干什么，你都不乐意；万一你父亲老了，你还把我母子看在眼里?"宝元赶忙陪笑："娘，您别生气，孩儿去就是了。"刁氏回嗔作喜："这便才是，去吧。"

宝元奉命来到赵家堆子，村民远接近迎，说好的，就是不给钱。宝元一个小孩，不会说什么，只好回来禀明母亲，刁氏把脸一沉："住房不给钱，真可恶，明天还去。"宝元答应。次日宝元又去了，如是一连五天。到晚上刁氏跟老员外说："宝元这几天天天去赵家堆子，不知那里有什么新鲜玩艺儿。"老员外一听就怔了，赵家堆子赌博打架成风，宝元小小年纪怎么身染下流。唉！真不争气。文敏文敬循规蹈矩，事事禀命而行，尚且懂得专命不孝的道理，怎么你是我亲生之子，背着为父到那赌博场上去，看来你是不学好，将来如何克绍箕裘？老员外一想：等等吧，宝元是个上进的孩子，刁氏的话岂能听得。牛成不动声色，暗中

监视牛和,果然宝元一人去赵家堆子,牛成大怒。等宝元一回来,老员外劈头盖脸打宝元。刁氏出来,拉开牛成:“宝元,别招你父亲生气了,快出去躲一躲。”长工们把宝元拉出去。

宝元一边哭一边想:真是有后娘就有后爹,从小父亲都没瞪过我一眼,今天下狠手打我,我做错什么了,不分青红皂白对待我,我还活个什么劲儿?他到小铺要了一股香,还有纸钱、火种、笸箩,流着眼泪到村东母亲的坟上,放声痛哭,哭得死去活来:“娘啊,您狠心抛下孩儿,有娘在孩儿是娇哥儿,娘没了孩儿成了舍哥儿。”哭昏过去。醒了还哭,渴呀饿呀都不管了。猛一睁眼,日落西山,大地一片黑,微风摆动,万树摇头。宝元把心一横,解下腰带,站在坟头上,在树上拴扣儿上吊了。

也不知过了多半天,自己悠悠气转,恢复知觉,原来没死,坐在地上。猛然有人问话,是南方口音:“唔呀,小朋友,为什么上吊寻死,告诉我成么?”宝元一看,是位老人,中等身材,腰板挺直,稍有点谢顶,白剪子股小辫儿,赤红脸,两道雪白的眉毛,二眸子金光四射,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一部银髯飘洒胸前。蓝绸子长衫成了鱼白色,洗得跟葱皮儿那么薄,山东茧绸裤子汗榻儿,寸底福字履,腰系绒绳。左肋别着个大烟袋,二尺四寸长,核桃粗的杆儿,锃光瓦亮,白银烟嘴儿,好大的白铜烟锅,杆是浑铁加钢;右肋下别着一轴画,挂着好多零碎儿,槟榔荷包、眼镜盒儿、烟荷包。宝元急忙磕头:“老爷爷,谢谢您,说出来恐彰父母之过,还是不说吧。”“唔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在这旮里上吊,也是彰父母之过。小小年纪,自杀一死,辜负了父母给你的身躯,是最大的不孝。我的话对么?”“唉!”宝元把事情一说,气得老头儿直跺脚:“混账,简直是臭、臭、臭——”说好几个臭字。“老人家,臭什么?”“臭脚老婆养的,是臭豆腐,菠菜韭菜辣青椒,孱头萝卜缨子。”宝元心说:这个老头儿能骂街,出口不逊。“娃娃,我收你做个徒弟吧。老子是武林剑客,姓路

名民瞻，江湖人称英雄得鹿。”

路民瞻是鼎鼎大名的剑客，他还有个师兄云龙九现周浔。他不但武术高强，还善于绘画。原籍浙江绍兴府周家集，后来搬到安徽省六安县，自立路家堡。一生闯荡江湖，大烟袋为记，威震武林。今天老剑客从成都府来，走到牛家坟地，这里风景宜人，剑客爷留连一下，正赶上牛和上坟哭母，最后上吊。剑客爷一想：这小王八羔子上吊，定有隐情。这才救下牛和，收为弟子。

宝元跪倒磕头：“师父。”老人家高兴：“好哉好哉，我们也吓唬吓唬他们，你跟我不知不觉地到六安家里学些武艺，叫他们着急去吧。”宝元把腰带系好，跟着剑客爷翻山越岭，走隘穿关。

他们边走边游历，到了卫辉府地界。“唔呀，徒弟，这旮里叫关家堡，住着一位成名的剑客，今古侠关斗，本领超人。既然到了这旮里，遇高人岂能交臂而失，我们要拜访他。”来到切近，关家堡是个大村子，周围茂密森林围绕，进了村一打听，才知面前路北广亮大门就是关宅。老剑客上前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个白胡子老头儿：“您找谁呀？”“吾是安徽路民瞻，特来拜望关九公。”“您稍候，我给您问问。”老头儿转身往里走，好长的工夫出来：“老爷子，真对不起您，他出去了。”“好哉好哉。”

老剑客带宝元走到东街路南，一所大店，黑匾金字，万隆店。爷儿俩进店：“伙计，有跨院么？”“老爷子，您随我来。”西跨院西厢房两间，爷儿俩进来，擦脸漱口喝茶。时间不大，掌上灯来，爷儿俩吃饭。饭毕，宝元是个孩子，躺在里屋炕上睡觉了。剑客爷在外屋椅子上打坐，前后窗户支开，也很凉快，灯光熄灭。剑客爷把大烟袋放在桌上，盘膝而坐，气息调匀。猛觉得房上有夜行人了，他心说：唔呀，是哪旮里的？剑客爷一提贯顶气，身轻如叶，从后窗出去，一个燕子反钻云，上了西房。万籁无声，微风徐来，四无动静。“混账东西，大惊小怪的。”老人家又从后窗进来，一种武林人特有的警觉性，这屋里进来人了，一低头：“唔

呀,坑了吾了,害了吾了,吾的烟袋不见了。”老人家出后窗上房,拢目神四下观瞧,一条黑影飞身上东房。老剑客上房就追。二位一前一后出了关家堡,进入树林,快似电掣风驰,围着村子转。一跑一追,直追到东方发晓,远寺钟敲,近村鸡唱,老剑客把人追没了,自己十分懊丧:烟袋丢了,一世英名付于流水。

正在林中发怔,猛听得一阵鼾声,好像有人睡觉。老剑客屏去声息,蹑足而行,循声望去:“啊!”有个老头儿,穿一身蓝,系绒绳,后腰别着大烟袋,坐在树下,脸冲着树,气息调匀,睡沉了。剑客爷一想,正是下手的好时机,立即施展草上飞行的上乘轻功,柔身来到老头儿的身后,食指中指夹住烟杆,随着对方出入气息,拔出烟袋。剑客爷一想:反正烟袋已然到手,不必惊动他人了。老剑客长腰跃出,趁晨光熹微之际回转店房。

稍微休息,天光大亮,漱口洗脸,算了店饭账,爷儿俩出来直奔关宅。牛和还问哪:“那位老人家不在呀?”“唔呀,今天就在了。”“您怎么知道?”剑客爷心说:昨晚遛了一夜的弯儿了。“徒儿,师父是晓得的。”来到关宅,一叫门,时间不大,里边大笑:“昨晚灯花报喜,今朝喜鹊鸣叫,定有贵客临门。”门分左右,出来白发苍苍、精神矍铄的一位老剑客,正是今古侠关九公。

昨天路民瞻一来,其实关老剑客在家,当时听了一怔:我与路民瞻水米无交,贸然到我家,是何缘故?告诉老总管关义:“就说我没在家。”关义出来说了。老剑客出后门,转到夹道口上,瞧他们爷儿俩进店,然后跟伙计打听清楚。老剑客吃完晚饭,换了件蓝衫,来到店中,引路爷出来。老剑客进来一看,桌上放着大烟袋,伸手抄起,依然从前窗出来,从檐下到东房,晃动身形,引路爷来追。二老转林,直到五鼓,老剑客一想:路爷到我这里并无恶意,顺便拜访,因为他带着孩子哪。我拿他烟袋,岂不伤了老面子,还是还他为是。他把烟袋别在身后,假装打鼾,故意让路爷得去,这才回家。

现在迎出来一抱拳:“路老弟,仰瞻大名,如泰山北斗。贵足踏贱地,恕关斗接待来迟。”路爷一抱拳:“唔呀,关老哥哥,久慕宏名,如雷贯耳。屡欲识荆,苦于无暇,今日冒昧造访,老兄原谅哉。”“请。”来到客厅落座。“唔呀,宝元过来,见过关伯伯。”牛和磕头:“伯父在上,侄男有礼。”剑客爷伸手相搀:“免礼,免礼。路贤弟,这孩子是谁呀?”路老剑客把宝元的事情提了:“吾是带着他回家,顺便来拜访老哥哥。”关老剑客微一沉吟:“贤弟何必回府,劣兄处很是宽敞,就在此处教吧。我看此子忠厚聪明,这样,算咱俩人的弟子,我教军刃,你教拳脚。你意何如?”“好哉好哉。老哥哥的四盘刀乃武林绝艺,此子好造化。”立刻叫宝元:“快给师父行礼。”宝元趴地下就磕头:“师父。”关老剑客拉起来:“徒儿免礼。”又叫关义带宝元到内宅见过师娘,老太太很喜欢,并给宝元做四季的衣服,随时更换。

择好吉日,二老收徒,从此二老加紧传授二五更的功夫。万丈高楼从地起,柳从根处水从源。三十六个大架、七十二个小架,搣腿盘腰,二老是高手,教徒弟也是高的。关爷教刀,路爷教拳。宝元刻苦用功,二老督促又严,宝元的本领日新月异。

光阴如白驹过隙,屈指一十六年。云龙九现周浔从浙江给路老剑客来信,叫他去趟江南,路爷拜托关九公照顾宝元,告辞而去。过了几日,老剑客叫过宝元:“孩子,你都二十四了,离家十六年。良鸟恋旧林,贤臣思故土。离开你父亲这么多年,后母又不良,你父已然年迈,光景如何,你应该回去探视。”“孩儿遵命。”“宝元,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你身怀绝艺,当念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之义,不可妄动杀念。要知道杀人偿命。”“弟子谨记恩师之言。”宝元到内宅告别师母,又给师父磕头,老人家给宝元一口轧把翘尖雁翎刀和纹银二百两。固然离合聚散乃人之常情,可这是十六年的感情啊。老人家把宝元送到村头,英雄给师父磕头:“师父,弟子与您分手,不知何时再见?”老人家大笑: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回家去吧。”师徒洒泪分手。

宝元认上大道,思家心切,兼程而进。金乌西坠,来到牛家场院东村口儿,十六年未曾回转,物是人非,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宝元站在村口,趑趄不前。忽然有人叫:“是哥哥吗?宝元哥哥呀,梦中相会吗?”飞奔过两个人来,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脚步踉跄,跪在宝元面前。二人抱住宝元的双腿放声大哭,抖肺搜肠,泣不成声。宝元仔细一瞧,辨认出来,是自己的两个弟弟牛文敏和牛文敬。宝元扶起他们:“兄弟啊,不想与你二人相见。咱家广有金银,二贤弟如何落魄至此地步,父亲可好?”文敏文敬恨恨地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自从宝元走后,当天在气头儿上,牛成也没找,不想晚上没回来。第二天才派人打听,怎奈石沉大海。牛成着急了,四处贴告白,派了十几个得力人员到四乡八镇去找。牛成一想,八成叫歹人拐跑了。日久天长,老员外自认没了指望,没人的时候大哭了几次,觉着对不起死去的老妻,又恼儿子不争气。

一晃三年,幸亏文敏文敬非常孝顺,承欢膝下。八月十五中秋节,一家四口在花园中赏月,桂子飘香,晴空万里,饮酒赏月。老员外对月长叹:“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你兄长牛和已离家三年,生死不知,下落不明。思想起来,内疚于心,可又恨他不争气,小小年纪,身染下流,到外村去赌,将来非奸即盗。为父又怎能不气呢?”刁氏一见牛成又伤感起来:“员外,养不教,父之过,怎能让他树大自直?你是恨铁不成钢,谁叫他不学好呢,这也是咎由自取。”牛成点头:“安人说得也是。”“员外,幸亏这两个孩子十分懂事,循规蹈矩,叫我二老省心。员外别想宝元了,只当他死了,不是还有两个么?”文敏文敬一听刁氏的话,气得浑身发抖:“父亲,您知道当初是怎么回事吗,我哥宝元去赵家堆子干什么?那

都是我娘使坏，是我娘叫哥去的，现在娘还装好人哪。”刁氏一听大怒：“蠢才，灌了两杯酒，说话没把门儿，胡说什么？”

书中暗表，原来文敏很懂事，自从宝元走后，文敏心里纳闷：哥哥谨守父教，老成持重，为什么要到赵家堆子，心中不解。有一天吃完早饭，刁氏把房折子递给文敏：“儿啊，你把房折子交给账房刘先生。”文敏满腹狐疑，把房折子给刘先生：“刘管事，赵家堆子的房租由你来取，怎么房折子会在我娘手里？”“二少爷，安人把房折子要去，叫大少爷取房租。这不，老员外把大少爷打跑了，安人把房折子又给我了。”文敏完全明白了。

老员外到镇口去散步，文敏带文敬进来：“娘，您成心使父亲与兄长不和，离间他们的感情，对吗？”刁氏一摆手：“冤家，为娘不是为你们俩么？”“父亲和哥哥待我俩像亲的一样，您忍心办这昧良心的事，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孩子，你们俩糊涂哇。现在你父在，宝元没得说；将来你父百年之后，你哥一瞪眼，把咱母子一轰，到那时可就苦了。这都是你安老舅跟我说的，给我出的主意。果然趁了娘的心，牛宝元可能死了，万贯家财都得归咱们。”文敏一跺脚：“安老舅这么坏呀，挑拨我牛家不和。咱们三口来到牛家，饱食暖衣，员外待我弟兄如同亲生，宝元哥哥视如同胞，而你却丧了良心，天地不容。”刁氏大怒：“好畜生，不知好歹。”母子们打了一架。

今天八月中秋，文敏把事情真相揭穿。老员外勃然大怒：“刁氏，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我父子待你不薄，不想你起了蛇蝎之心，害我儿宝元生死不明，真是可恶。你都不如文敏文敬两个孩子。”老员外一赌气，搬到书房去住，不过家中的事情依然叫刁氏掌管。从此老员外对刁氏特别疏远，对两个儿子很近。

这一年他在成都府开的银楼收购了一只翡翠镶嵌的镯子，可称宝物，牛成很喜欢，就把它带回家交刁氏收藏。安述仁来牛家找刁氏要些钱财，看刁氏不高兴，就问她：“表妹，都十几年

了，员外待你还是不好哇？”刁氏点头：“因为宝元的事，文敏告诉了他父亲，一怒之下就跟我分了家，十年了总是这样。”“你还当家吗？”“他有什么倒是还让我保管。您看银楼收买了一只贵重的镯子，他都交给我了。”“什么镯子？”“是只珍贵的宝物。”“拿出来我看看。”刁氏从柜里取出，真是光华璀璨。安眼儿一瞧，一阵发呆：“表妹，这镯子是什么时候给你的？”“前两个月。”安眼儿狠心突起，歹念忽生：“表妹，本府骆大人宅内丢失宝镯，显系江洋大盗偷去，现在正缉拿凶手。哥哥是刀笔，衙门里熟人甚多，这镯子正是知府大人失落的。一不做，二不休，不如你出首牛成，私藏宝镯，勾串贼匪，坐地分赃，把他抓起来。咱再花俩钱，有钱能使鬼推磨，监毙了牛成，万贯家财就是你的了。”刁氏不愿意：“表兄，十几年的夫妻，我下不了狠心。”“表妹，事到如今可由不了你了，你是妇道人家，哥哥我替你出首。先给哥哥我拿几十两银子，好打点打点。”刁氏给了他五十两银子。

安述仁到了成都府，抽笔为词。您想他是刀笔，就指着调词架讼吃饭。写好呈子，来到衙门，有值日班头禀明骆大人，立刻击鼓升堂。鼓声如爆豆，快壮皂三班人役，壮班只管喊喝堂威，保护堂口；皂班只管打杀刑杖，击鼓排衙；快班只管捕盗拿贼，提签喝票。众人排班站立，各持鞭牌锁棍、单刀铁尺，喝喊堂威，真是官法如炉。骆大人秉正而坐，四品云雁文补，大红袍，素花带，四道梁儿的缨帽，青金石的顶子，面如古月，长眉朗目，三绺墨髯，面带忠厚。

骆大人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到任之后在衙门口挂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我本不会做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凭一点丹心，保我黎庶；下联是：尔又何必告状，争不如让；让不如忍，不如积点德性，与尔儿孙。前两月内宅丢失宝镯，他不愿声张，只命官人暗中察访。他总认为不是贼盗所为，定是内部人员所窃。

今天端坐大堂之上，吩咐带出首之人，安眼儿进大堂磕头：

“小吏安述仁参见大人。”骆文秉不喜欢安眼儿这路人，终日调词架讼，将无做有，颠倒黑白，嘴尖舌巧，搬弄是非。骆知府是清官，很讨厌他们。“安述仁起来回话。”“谢大人。”“你因何事出首何人，从实说来。”“小吏替舍妹刁氏出首舍妹丈牛成，告牛成勾结贼匪，盗取知府大人宝镯，坐地分赃。舍妹认为这是灭门之祸，才叫小吏代他出首。”“宝镯现在何处？”“现在舍妹手中。”“刁氏是牛成什么人？”“继室。”“牛成更有何案？”“小吏不知。”“贼人是哪个？”“小吏等一概不知。”

骆知府把捕票写好，命大班头率四十名官兵由安述仁带领，到牛家场院捉牛成，搜赃物。大班头带兵风风火火来到牛家，各拉单刀铁尺，四面包围，撞入家中。家人等吓了一跳，员外牛成从客厅出来，茫然不知所以。安眼儿一指：“就是他。”大班头上前，抡圆了给老员外一个大嘴巴，把牛成打了一个圈儿。“捆！”如狼似虎的官人上来就捆，五花大绑。安眼儿领着官人到内宅，刁氏直哆嗦。大班头一指：“她是谁？”“这是舍表妹，牛成之妻。”“捆！”官人过来要捆，安眼儿一拦：“大班头，舍表妹是出首之人，怎能以被告论处？叫她交出赃物，我替她见大人回话吧。”大班头点头：“快把赃物交出来。”刁氏哆哩哆嗦取出镯子，官人接过来带好，押牛成奔衙门，三大件带上。

皂班拉锁链，来到堂口，牛成跪倒：“犯人与大人叩头。”差人呈上宝镯。骆知府一看，正是自己心爱之物，勃然大怒：“下跪可是牛成么？”“正是犯人。”“掌面。”牛成一抬头，骆知府一看，牛成是个忠厚长者，决不能勾串江洋大盗，再说牛成家里又没有其他赃物，牛成是冤枉的。骆知府想到这里，脸色显得很平静：“牛成，宝镯因何在你手内，实话讲来。”“禀大人，犯人在成都开了一座银楼，已有二十余年。前两月，银楼总管言说花纹银四百两收到一只珍贵的镯子，拿来叫犯人观看。犯人十分喜爱，就把它带到家中，交给老妻收藏。不想官人抄了我的家。犯人

不敢说财过北斗,但也温饱无虞,怎敢勾结贼匪,坐地分赃,以身试法?请大人明鉴。”官断十条路,聆音察理,鉴貌辨色,骆大人知道牛成冤枉:“牛成,你所招是实么?”“不敢蒙哄大人。”“牛成,此镯在你家中搜出,本府也知非你所为,但不把真贼拿住不能洗你清白。来呀,把牛成三大件去掉,押入大牢,不准难为于他。嗣等捉住要犯,再行发落。”安述仁一想,还得花钱买他个监毙。差人把牛成带走,骆知府看了看安眼儿:“安述仁,你举报有功,本府自会提拔于你。”“谢大人栽培。”

再表家中,文敏文敬痛遭大故,惊惶失措,跟刁氏要银子,上下打点,又买了水果点心,到牢中看望。父子抱头痛哭。二人回到家里,和刁氏大吵大闹:“娘,我爹待咱母子哪些不好,你害他受这样的罪,真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刁氏大怒,把文敏文敬赶出家宅,不给他们一两银子。文敏文敬就到他家买卖铺户去要。后来刁氏下了话,不准给他二人钱,断了探监的路。幸亏街坊四邻念素日牛成的好处,周济哥儿俩。安眼儿常来要钱,男女仆妇各自星散。牛宅过去马腾于槽、人喧于室的热闹景象没有了,只落得刁氏里外一人,冷冷清清,没有了昔日风光。刁氏心里也后悔了。一晃三年,文敏文敬只落得和邻居要饭吃,不想今天遇见哥哥宝元,弟兄哭诉着述说一遍。

大英雄闻听气往上撞,要在成都府杀人流血!宝元给弟弟擦干眼泪:“二位贤弟还没吃饭吧,走,到高家楼吃饭去。”“哥哥有钱么?”“有。”“明天留着钱探监去吧。”宝元听这话心疼啊:“兄弟,哥哥有的是钱。”“哥哥,你做买卖发财了?”“对。”仨人手拉手往南四里地,进了高家楼,这是个通衢大镇,非常热闹。宝元先给兄弟买了两身合体的裤褂鞋袜,剃头打辫子,然后吃了饭,再到高家老店住下。三个人洗脸落座,文敏问他:“哥哥,这么多年你上哪儿了,怎么还带着刀?”“兄弟们不知道,当年哥哥被武林剑客带去传我武艺,刀是防身的。”“哥哥,你学了本事,

先把安眼儿宰了吧，这家伙太坏了。当初就是他给娘出主意害你，这次又是他给娘出主意害父亲。”“我知道了，安表舅还是住在他的老宅吗？”“没错儿，还住那儿。”哥儿仨促膝谈心，滔滔不断，直说到二鼓，文敏文敬才睡着了觉。

宝元收拾得紧衬利落，把后窗支开，纵身出去，先奔自己家中。大门紧闭，十分冷落，英雄长腰上房。这么大的院子只有刁氏一人，点着昏暗的油灯。由于安眼儿三天两头要钱，如此孤单，刁氏心里后悔了；儿子跟自己不一个心，她更懊丧。宝元到前窗，用小指捅了一个月牙口儿往里瞧，刁氏独对孤灯，潸然泪下，叨叨念念：“员外爷，我对不起你；宝元儿，娘对不起你。这都是安述仁挑拨离间，我一时糊涂，听了他的坏话，害了父子二人。苍天睁眼，愿宝元儿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愿老员外早日回家，脱离牢狱之苦。”宝元心中一惨，抖身上房，揭了两块瓦，照北房窗台下拽去。就听啪的一声，瓦粉粉碎，刁氏吓得直哆嗦。

宝元又怕母亲吓坏，撤身离开，飞奔小马庄。到了安述仁家，越墙而过，上了东房，三间北屋灯光明亮，算盘珠儿响。原来马氏到街坊家去斗纸牌，安眼儿一人在家里算账。这几年他跟刁氏要了足有上千两银子，一分钱也舍不得花，爱财如命。宝元施展老猿坠枝、倒采甘泉的功夫，往里一看，安眼儿面黄饥瘦，两腮无肉，挺细的鸡脖子，鹰鼻鹞眼，尖嘴猴腮。眼前放着一本账、一把红木算盘，银柜打着盖儿，里边是白花花的银子。

安眼儿带着近视眼镜正算哪，宝元抬腿踹开门，安眼儿觉着一阵寒风袭面。抬头一看，一个英俊少年，短衣襟小打扮，手持寒光闪闪的钢刀。他一哆嗦，心说：干了，八成是强盗。一抱拳：“登云换影的朋友，缺了菊迷子，您随便使用。”登云换影就是高来高去，菊迷子是银子。宝元一笑：“安老舅，你还认得我么？”安述仁眯缝着眼：“噢，你是大外甥。这些年你在什么地方，可想死老舅了，坐下坐下。”他的意思是要喊人。“别喊！”钢刀一

晃，一道利闪相仿，吓得安眼儿把话咽回去了。“安述仁，十六年前你害我不死，现在又害我父身陷囹圄。今日牛和要报切齿之仇。”照他软肋，嗑哧！钢刀扎进半尺去。安述仁五官挪位，浑身颤抖，往后一仰身，咕嗵躺下。宝元一拔刀，冒出黑血来。宝元纳闷：他的血怎么是黑的？宝元剖了腹一看才明白，原来安眼儿的心是黑的，所有的黑心眼儿上都顶着脓，一个好心眼儿都没有。宝元把账本撕下一张纸来，振笔作书：此人心术歹，做事太无赖。调词又架讼，颠倒黑与白。牛成之冤枉，即被他所害。速将案理清，免叫英雄怪。宝元把人头割下，纸条塞到辫子上，提起人头，吹灭了灯，出来倒带上门，长腰上房。

宝元迈大步直奔成都，电掣风驰，如鹰脱钩，似箭离弦，霎时来到成都府。他施展狸猫登柳枝的功夫上城，万家灯火已寂，长街上有三三两两巡街走夜的官兵。英雄飞身上民房，直到府衙，各处窥探。有三间精致的北房，后窗支着，迎面八仙桌，有两个书童互相说话：“良儿，大人怎么还不回来？”另一个说：“快了，大人正和师爷谈话哪。”就听外边喊：“大人回书房。”两个书童往外跑：“请大人安。”“起来起来。”书童一挑帘儿，三人进屋：“啊！”八仙桌迎面，脸冲外，摆着鲜血淋漓的一颗人头。两个书童吓得靠紧知府：“大人。”骆知府心说：这人怎么把人头送到我这里？哭主报案，捉拿凶手，人头在我屋里，凶手是我呀。“不要怕。”来到桌前，骆知府把字笺拿下来，从头至尾细看，明白了：牛成本是好人，我就应该释放，指望捉住盗镯之人洗刷牛成之冤，可三年未曾办到。知府背过脸来冲外：“良儿，把大班头叫来。”良儿喊来班头，带领五个官兵进来。大人点头：“你们看看。”说着一回身：“啊！”再看人头，不翼而飞！

第二十九回　施巧计擒获盗镯人

上回书说到大班头进书房，知府转身再瞧人头，踪影不见。宝元在东房扒中脊往北屋观看，忽觉身后有人一拍他肩膀，宝元回头，一条黑影如一缕青烟儿，奇快无比，越大墙出城。宝元紧追，到了荒郊，前边的人站住："孩子，怎能如此莽撞？"宝元一看是师父关九公，手里提着安眼儿的人头。"师父。"宝元跪倒磕头。"起来，你年轻气盛，知府纵有不是之处，可你父确也收藏了赃物，怎能把人头放在知府的桌上？此事叫他如何处理，岂不叫他为难么？""孩儿一时心急，看来不该把人头送到知府的书房。""对，人头为师给他送回去，明日你父可能被放回家，但你父的冤屈并未昭雪。明日天色傍晚，为师在村东口等候于你，有要事和你商量。你回店去吧。"宝元与恩师分手，老剑客送人头，暂且不表。

单说安眼儿之妻马氏在街坊家斗牌，三更天把钱都输光了，黄鼠狼烤火——爪干毛儿净，两手空空回家了。推门进来，一看北屋黑着灯，气不打一处来："瞎子，老娘没回来，你敢睡觉。胆子长到你身上啦！"气哼哼进北屋，黑灯瞎火，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个马趴，咕嗵栽倒。她一摸，是个死人。"来人哪，可了不得啦！"这两口子人缘太坏，街坊根本没人来。马氏跑到地方家里，喊来地方点上灯一看，安眼儿开肠破肚，一地的鲜血，人头不见。马氏吓傻了："地方，我老头子没脑袋，怎么下葬啊？"地方一摇头："您赶快到成都府报案吧。没脑袋不要紧，入殓的时候不会宰条狗，把狗脑袋放里边？"马氏托付地方看着门儿，连夜

奔成都府,到衙门击鼓喊冤。

骆知府昨晚见人头字笺,知道是为牛成之事而来,又见人头不见,知府心里很感激这位侠士。“大班头,我书房发现安述仁的人头,现在又不见了,明日清晨一定有人告状,你休息去吧。”叫书童把桌上血迹擦净。次日清晨,知府升堂,提来牛成。知府和颜悦色:“牛成,你在牢内三年,可有人难为于你么?”“老大人明镜高悬,并无差役为难草民。”“好,你愿取保释放?”“民子情愿取保。”叫差人带牛成到银楼取保,当堂释放。

知府刚要退堂,差人进来:“启禀知府,门前有民妇喊冤。”“传。”马氏上堂,跪下磕头:“小妇人安马氏拜见府台大人。”“你有何冤枉,击鼓鸣冤,从实说来。”“小妇人安马氏,配夫安述仁。昨夜晚间,丈夫不知被何人杀死,人头不见。请大人为我缉拿凶手,为亡夫报仇。”“你家中尚有何人?”“只是我夫妻两个,并无他人。”“安述仁被杀在什么时候?”“半夜二鼓。”“凶手几人,如何杀死安述仁?”“小妇人不知。”知府一拍惊堂木:“安马氏大胆,谎言欺骗本府,你夫妻不在一屋居住么?”“是在一屋居住。”“着啊,既在一屋居住,安述仁被杀因何不知?”安马氏张口结舌。知府一瞪眼:“系你勾串奸夫谋害安述仁,从实讲来。”

大班头站在一旁差点儿笑出来。安马氏都六十多岁了,满脑袋花白头发,跟刺猬皮扣上一样,梳着一个苏州撅,两只烤白薯的大脚,还勾串奸夫哪。两旁衙役一齐喝喊:“讲!”声震大堂。

安马氏吓得魂飞胆裂,嗫嗫嚅嚅地说:“小妇人昨夜未在家中。”“深更半夜干什么去了?”“小妇人到街坊家要钱去了。”知府一拍桌子:“哇!身为女子,不守闺门之道,赌博成性,看来该打。”三班人役齐喊:“打!打!打!”安马氏又害怕,又生气:我丈夫死了,你不说验尸缉凶,怎么审起我来了?“青天大人,贼人趁我斗牌之时将我丈夫杀死,请大人捉拿凶手。”

知府唤来二府同知,叫二府带仵作和四十名官兵押着安马氏来到小马庄。地方迎接,在院中搭起验尸芦棚。书说简短,仵作验尸:两刀毙命,肋上一刀,脖子上一刀;开膛破腹,是一颗黑心,没有好心眼儿;人头仍在死尸旁边。二府问:"安马氏,你丈夫人头现在何处?""人头不见。""你去看来。"安马氏到屋中一瞧:"哎哟,人头遛个弯儿又回来了。"到芦棚磕头:"禀大人,这老混蛋死后跟我开玩笑,他的狗头又回来了。小妇人眼花,未曾看清。""好,把她带在轿后,立刻回衙。"回到成都,尸格呈上,骆文秉立即升堂:"安马氏回家葬埋安述仁,随传随到,等候捉拿凶手。"她回去掩埋尸体不表。

宝元与师父分手,趁天色未明回到高家店,由后窗入内,稍事休息。天光大亮,文敏文敬起来,梳洗已毕,三个人吃饭。饭后,宝元一笑:"二位兄弟回家吧。""哥哥,不回家。""兄弟,咱娘已然追悔不及,爹爹可能也回家了。回去吧。"算还店账,三个人欢天喜地回家,昔日的仆人听说大少爷哥儿仨回来,陆陆续续也都回来了。刁氏迎接到上房屋台阶下,羞愧难当,眼泪扑簌簌流下,手捂着脸,抬不起头来。宝元弟兄跪下磕头:"母亲,孩儿们拜见。"老安人泪流满面,抽抽答答,把弟兄三人抱在怀中,放声大哭。眼泪代表忏悔,也是向三个孩子道歉,刁氏无话可说。还是宝元豁达大度:"娘啊,我们不是平安回到您面前啦?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别哭了,再哭,孩儿们就更伤心了。"刁氏止住哭声。母子们进到屋中,刁氏细问:"儿啊,十几年来你去什么地方了?"宝元把学艺经过一谈,刁氏止不住又哭起来:"当年为娘听了安述仁的坏话,害得我儿颠沛外乡,背井在外,受这番痛苦。"宝元又劝了半天。

家人跑进来:"启禀安人和三位少爷,老员外叫银号的人给送回来了。"脱离牢狱桎梏,真是大喜。宝元带兄弟跑出来:"父亲。"三个人跪下。牛成看见宝元,又惊又喜,抱住三个儿子,泣

不成声。爷儿四个奔内宅，上房台阶下刁氏跪下哭，撅着屁股见牛成，她没脸呀。员外用手指着刁氏："贱人，有何脸面见我父子！当初害宝元，如今害我，连你亲生之子都赶出门外。"员外越说越气，刁氏掩面而哭，哥儿仨劝解，文敏搀起母亲，一直来到屋中。宝元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牛成悲一阵喜一阵，父子们有说不完的话。直到晚上吃完饭，一家子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正在这时，家人进来："大少爷，门口有一位老爷子找您。"宝元轰的一下："爹，我师父来了，快去迎接。"父子倒履相迎。来到门前，宝元磕头："师父，孩儿天伦一回家，合家高兴，把您的话给忘了。""哼，小小年纪，应该讲信用。"牛成过来磕头："剑客爷，蒙您春风化雨，教育我儿，感激不尽。"关爷搀起。文敏文敬叩头，老剑客扶起。来到上房，刁氏安人过来磕头。"宝元，快搀起你母亲。"宝元搀起刁氏，这才细问："师父，您有什么吩咐？""宝元，现在你们全家团圆，乐叙天伦，可你父的官司没有完，身上还带着盗镯的罪名，必须捉住盗镯贼，方可洗刷你父的不白之怨。再说安述仁被杀之事，也是未了的案子。"宝元很聪明："师父，您给访到线索了？"剑客点头。

原来宝元走后，关老剑客一想：这孩子血气方刚，他又离家十六年了，后母不贤，倘若他父有些舛错，激怒于他，就许杀人流血，不可收拾，我不如去趟四川。老剑客和家里人打过招呼，多带银两，佩好大环刀，昼夜兼程来到成都，住在东门里西蜀老店。老剑客住到二道院，南上房三间，很讲究。西房往南有个月亮门，西院还有不少屋子，不少人出来进去。剑客爷一问，才知道是个宝局，本府大班头开的，有钱有势，每日进项不少，本城的豪门富户都到这里耍钱。

关老剑客正在屋里喝酒，就听西角门里有人高喊："打打打！"撞出好几十位来。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衣衫阔绰，揪着一个人，敞胸露怀，一脸酒刺，酒糟鼻子，浑身酒气，破衣烂衫，怀

里揣着酒瓶子。众人又拦又拉："进二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大人不记小人过。您看在我们大家的脸上，饶了他吧。"打了这酒鬼几下，众人把进二爷拉入西院。这位挨打的一看人都走了，来了精神，冲着西角门跺脚大骂："骆进财，你算什么东西，敢打王六爷。六爷翘起脚尖来，高过你的头顶。我要不看素常朋友的面子，咱就抖落抖落，这里可关系到人命，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跟王六爷摆架子，你还差点儿。"伙计过来劝："六爷，算了吧，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们二位怎么好来着，成天在局上泡。君子绝交，不出恶言，对不对？"王六从怀中掏出酒瓶，嘴对嘴儿，一仰脖儿，咕咚，来了一口，坐在南屋磉窠上。

关九公点手，伙计进来："老爷子，什么事？""外边磉窠上坐着这位是谁呀？""老爷子，他是赌徒，耍人儿的，一天到晚在西院赌局上泡，给人买东到西，跑个腿儿，挣俩钱吃饭，是个赌腻子，叫王六。您问他干什么？""我瞧他有点儿意思，想请他喝二两。"原来剑客爷先到牛成的家门口看了看，门可罗雀，一打听才知这件事的根由。老剑客准知牛成不会盗镯，必有盗镯之贼，他听王六说话有因，所以才要套他的话。

伙计不明就理，赶紧拦着："老爷子，您好鞋别踩臭狗屎，这种人可招不得，您喝您的酒吧。""不，我看这小伙子快人快语，口快心直，是个红脸汉子。我一个人又喝闷酒，还是叫他来吧。"伙计无法，到了外边："六爷，南屋住着一位老爷子，见你十分肝胆，请你到屋里喝酒。""什么，有人请我喝酒？"剑客爷出来，乐嘻嘻的："老六哇，刚才听你说话非常义气，老夫十分喜爱你这种人，想请你喝两盅，赏脸么？""呦，老爷子您看得起我，谢谢您。""伙计，再来二斤酒，炒四个菜。""好嘞。"

酒菜全上来，老剑客一笑："老六，我就喜欢直肠汉子，胸无城府，有什么说什么。我给你满一大碗。""谢谢老爷子。""不用谢，喝吧。"这小子本来终日酒泡心，这一大碗下去，舌头都短

了:“老爷子,真痛快,我这酒喝在人肚子里,没喝到狗肚子里。老爷子,您才是真正的好人。”“唉,我这人好打不平。年轻时候我也练过二年,你看,我还带着一口刀哪。方才那个鼠辈欺负你,我真有心过去揍他一顿,怎奈年纪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干生气,没办法。幸亏你人缘儿好,众人劝开,不然你可要吃亏。这小子飞扬跋扈,狗脸生霜,是谁呀,这么目中无人?”“老爷子,他是府衙里边跑上房的使唤小子,名叫进财,其实我们都有个不错,吃喝不分,我们是赌友。”“刚才我听你说关系人命,心里不明白。”王六一摇头:“老爷子,这事咱不能说,闹大了要经官动府,您打听也没用。”“对,喝酒。”

连着又让王六喝了三碗,这小子就没脉了:“老爷子,您是外乡人,跟您说了也无妨。这话有三年了,进财在宝局上输得一屁股两腋的赌账,这天突然带着白花花的银子来了,欠债就还,出手大方。给了我二十两银子,请我喝酒,我用诈语一吓他:‘你干的坏事我早就知道了,你哪里来的这么多银子?’他悄悄地跟我说,他把知府的镯子偷出来卖到路北银楼,得了四百两银子。不想安眼儿出首了东家牛成,把他掐监入狱,听说还要把老员外害死在监牢。您想这不是人命么?牛老员外在牢里押了三年,幸亏知府贤明,才得以保全。”“老六哇,我这才明白,你喝。你们天天在这里耍钱?”“可不是么?”老剑客端起酒盅:“老六,我没多大酒量,喝剩下倒在你的酒瓶里,回家喝去。”“呦,我可谢谢您了。”他掏出怀里的酒瓶,把剩酒倒进去,揣起来:“老爷子,我谢谢您了。”歪歪斜斜地走了。

剑客爷于是每天躲在村口等宝元,果然来了。他们弟兄重逢,以及宝元杀人,关爷都清清楚楚。后来老剑客夜叉探海,把人头拿走,爷儿俩见面,老人家把人头送回,今晚才到牛家。

剑客爷把事情原委一提,宝元低头沉吟:“师父,您还在西蜀老店住么?”老剑客点头:“在那里住。”“进财要去了,您指给

我。""好吧。"老剑客告辞,一家人往外送,剑客自去。牛成虽然害怕,但也无法。

次日,宝元要了二百两纹银,换了一身衣服,兵刃不带,像一位翩翩佳公子,直奔西蜀老店。到店门往里走,伙计过来:"公子爷住店么?""不,我不住店,是到宝局来解解闷儿。宝局在哪儿?""公子爷您请。"伙计陪着往里来,关老剑客从南屋出来,宝元点头:"这位老爷子您早哇。"剑客爷乐嘻嘻地说:"您早您早。怎么,到宝局来玩玩?""对。"宝元来到西院北屋,一看,斗十胡、打天九、推牌九。有四个伙计,各把自己两只手放在宝案子上,喊宝的头儿倒背左手,也把右手放在案子上。做活的伙计一共八只手,喊宝的一只手,一共九只手,这就暗示给押宝的,到这里押宝九死都没有一生。宝元在推牌九的天门挤着坐下,出手大方,取三十两银子还有三两碎银子,押在天门。三两银子是头儿钱,三十两银子是赌注,要赢就赢三十两的,另外三两输赢归局家儿。宝元押头道,庄家打骰子,然后分到各门,宝元起了个天贡,赢了。宝元差不多总赢。

这时老剑客进来,宝元站起来:"老爷子,您来玩玩。"老剑客一摆手:"我是跟这位进来的。"宝元一看,就知道他是骆进财。所有的赌友都抱拳:"进二爷,您这边。""众位,哪门好哇?""天门,净起大点儿。"宝元看了看骆进财,进财也看了看宝元,心说:他怎不起来打招呼?挨着宝元坐下:"我押二十两银子头道。"没想到起了个闭十,输了;又下二十两,又输了。进财急了,掏了五十两:"这回我瞧牌。"进财注大,庄家分牌到位,宝元偏不叫他看。进财伸手要拿牌,宝元手快,伸手翻开两张牌。嘿!真巧,一张长三,一张么鹅,三溜大雁看星星,闭十。庄家要搂钱,进财输急了,两手一捂银子:"不成,他给看了,不算,我不给钱。"宝元把银子推给庄家:"谁看不一样,输了就给钱。"

进财一看银子没了,他冲宝元一瞪眼:"你看的牌,我不认

输。”他伸手照宝元头顶就一拳，这小子要滚赌。宝元一揪他手腕，顺手牵羊，按在自己面前，狠狠揍了七八拳，打得进财爹娘的怪叫，众人赶快给拉开。进财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别人敢怒不敢言。今天宝元一打他，出了大家的恶气，同时也知道这位公子要吃亏倒霉，光棍不斗势力，进财是官人哪。有人喊："二位不打不相交，这位公子不认识，这是衙门里的进财进二爷，二位别打了。”宝元知道，这位好心的朋友用话点给自己，不能跟官人斗。他又狠狠地打了进财几下，然后挺身站起："众位，要钱场不论品位，他倚仗官府，欺压黎民不成。赵匡胤的耍儿——输打赢要哇。众位别拉着，我跟他打官司了。”进财狗脸生霜："众位别管，我跟他衙门说话。众位，谁要劝，我可酸枣眼——青红不分，野麦子——不分垄。”一提打官司，骆进财就好像吃了蜜蜂尿一样，伸手抓住宝元的衣袖，宝元抓住他的前胸，二人拉拉扯扯，出了西蜀老店，直奔府衙。

书说简短，有差人禀报骆大人，骆大人最讨厌打架，何况要钱。他把脸一沉："可恶的东西，做此下流之事，升堂审理。”"是。”鼓声如同爆豆，三班人役喊喝堂威："带肇事人。”进财一怔，心说：这么点小事，何劳升堂，把这鼠辈打二十板子一轰，不就完了么？差人带二人到堂上一跪。"进财给大人叩头。”大人一拍惊堂木："骆进财，因何打架斗殴，从实讲来。”"启禀大人，奴才与这人因赌博争斗起来，奴才被打，惊动大人，请与奴才做主，重责此人才是。”大人一拍桌案："身在公门，竟敢去下流之地赌博斗殴，惹是生非，实乃可恶至极，必须重责，一旁跪下。你叫什么名字？”宝元眼含痛泪："草民牛和，有天大冤枉，请大人昭雪。”知府一看宝元形神飘逸，英气袭人，心想：这个英俊少年满脸正气，怎么嗜赌成性？在赌博场打了人，为什么还喊冤落泪？这里面定有文章。"牛和，不必啼哭，有何冤情当面诉来。”牛和这才述说以往经过，由安眼儿挑拨离间说起，自己学艺归来

刀杀安述仁,送取人头,直到暗访王六知晓真情,进财盗镯,自己以赌博为名才将进财诓到衙门。最后说:"请大人审明此案,我父子感恩不尽,明知此举彰母之过,请大人原谅草民。"知府大怒:"进财,你敢监守自盗,还不把实情诉上。"骆进财以头碰地:"大人待奴才天高地厚,奴才怎敢欺心盗主?牛和纯系诬告,大人明察。""哼!我看牛和乃忠厚之人,杀人自首,岂能诬告?来呀,给我重责二十大板,徇情反坐,给我狠狠打!"

皂班头过来:"进二爷,得罪啦。"头冲外,中衣褪下,一个差人骑在腰,麻辫儿勒头,往后一拽,进财的头仰起。两个差人每人按住一条腿,掌刑的过来,头一板叫举火烧天,挂定风声就下来了,啪!进财哎哟一声。屁股蛋子肿起一寸多高来。第二板叫乌龙搅尾,离第一板一寸远,又肿起一道肉岗子。第三板叫金凤夺窝,照两板当中打,肉满揭了,鲜血迸溅。进财鬼哭狼嚎。只打了十板,他就全招了。大人沉着脸,把进财和牛和带下去,差人拿王六到案,传马氏到案,传牛成和刁氏听审。

宝元一到班房,官人就围上了:"牛大少爷,失敬失敬。您为父伸冤,是个孝子,又是位大英雄,来无踪,去无影。这壶茶刚沏好,您先喝着。"搬过杌凳来:"您请坐。"宝元喝一碗,官人斟一碗,茶叶是上等的,满屋清香。进财也想坐下,他刚一挨杌凳,值日的刘头儿一瞪眼:"站起来!"进财赶紧站起来。"进财,你是被告,没你的座儿。"刘班头素常惹不起他,这回可犯在自己手底下了,一撇嘴:"好大的屁股,哪儿都坐呀,杌凳是木头的,木能生火,不怕烧了你的屁股。"进财臊眉搭眼的:"刘头儿,您也让我坐一会儿,咱们都在府衙当差。""别说啦,你是被告,好好站着。""刘头儿,您也给我泡壶茶。""嘿!小名叫傻,你长得不丑。你是贼,想喝茶没有,这儿有尿。"进财站在旮旯儿发怔,宝元拿出银子:"刘头儿,看来需要一会儿时间,您派人给我买

些吃的,可能下午过堂。”“牛大少爷,您说得对,我叫人给您买去。”时间不大,丝溜片炒,吃的喝的全都买来。宝元吱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这香,骆进财直咽唾沫:“刘头儿,您也给我买一趟,我也饿了。”“没工夫侍候你,先饿着吧。”烧鸡大窝脖儿。

直到下午,人犯到齐,大人升堂。堂鼓响彻云天,快壮皂三班人役站齐,众人齐到堂口侍立。把进财押到堂上,大人吩咐:“带王六。”王六上堂:“给大人叩头。”“王六,进财如何盗镯,你要实话实讲。”王六嗫嚅地说了实话,师爷录供,当堂画押。又问进财,赃证俱在,也画押跪在一旁。刁氏和安马氏也供认实情不表。大人援笔立判:王六酗酒成风,赌博生事,不务正业,又兼知情不举,私分赃银,重责二十大板,当堂释放。进财以奴欺主,监守自盗,嗜赌成性,殊属罪大恶极,重责二十大板,枷号三个月,发往归化城,永久不回。安述仁刀笔做吏,将无做有,颠倒黑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致使八岁童子逃亡在外十六年,又害牛成三载牢狱之苦,既被杀死,罪有应得。安马氏不思规劝其夫,反而沉湎赌博,坐享其成,赶出成都府界,不准入境。刁氏前夫既死,应守柏舟之节,教子成才,死后对得起祖宗,而家境贫寒,粮不继日,改嫁他门亦属常理;不该听信外人之言,自残骨肉,致使夫入囹圄,子逃外地,幸有干蛊之儿,得使合家团聚,乐叙天伦。本应重责,念其为士绅之妇,掌嘴二十,回家闭门思过,以赎前愆。牛成不该听信后妻之言,虐待前妻之子,若非祖宗庇荫,焉能父子团聚。本当责罚,念其已受牢狱之灾,无罪释放。

书说简短,一切处理完毕,知府一看牛和:“牛和,你看本府审判公平吗?”宝元磕头:“大人明镜高悬,断案如神。”知府一笑:“牛和,要知道王法无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杀死安述仁,按律应抵。”“民子情愿抵偿。”“哈哈哈,本府要叫你抵偿,武林中还有豪侠吗?安述仁死有余辜,我判你充军云南三年。武

林中的豪侠都有个美称，宋朝也有刺配充军，我在你面上刺个鱼龙变化，你美称就叫鱼龙变化。鱼龙变化原无定，君子无时且耐时。”宝元磕头道谢。骆知府用墨笔画了个鱼龙变化，用针一剟，冒出血点儿，三天浮肿下去，二龙斗宝一朵墨印露出。

择吉日，两名长解带好公文，手持水火棍，从成都起解。到十里长亭，牛成一家准备丰盛的酒席给宝元饯行。文敏文敬哭着给兄长叩头，宝元嘱咐两兄弟孝顺父母，替父亲管理买卖铺户。二人一一答应。宝元又给父母磕头，洒泪分别。牛成取出四百两银子交给解差。宝元并不受罪，解差也不敢给罪受。

宝元到云南待了三年，释放回家，才知父亲已然故去，带二弟到坟前祭奠一番。刁氏对宝元说：“娘想给你两个弟弟娶妻生子，也好延续香烟。可他二人不愿，说必须等大哥回来，大哥结婚，他俩才结婚。”宝元跟兄弟说明自己因练武而不能娶妻生子，劝他们及早成家。书说简短，订亲迎娶，两个儿媳事母至孝，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宝元放心了，这才辞别母亲和兄弟，不顾阻拦，到江湖浪迹萍踪。南七北六十三省，会过多少英雄豪杰。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寒来暑往，春华秋实，四十年后，宝元已是白发苍苍，垂暮之年。越鸟南飞，狐死首丘，宝元也思念家乡了，他昼夜兼程回到牛家场院，母亲早已去世，文敏文敬也老态龙钟，须发皆白。他们各生了五个儿子，儿子们又生了孙子，人喧于室，马腾于槽，奴仆成群，比从前更兴旺了。文敏文敬给哥哥磕头，泪洒胸前，弟男子侄孙儿都跑来行礼，宝元到父母坟前上祭。从此哥儿仨成天在一起游山玩水，叙天伦之乐。宝元一打听，桂家庄有双全侠桂竹登，一拜访，甚是投机。桂三爷请宝元收桂品为徒，宝元看了看八岁小孩儿：“桂贤弟，我收桂品，但有个条件，我也在他二龙斗宝处刺一个鱼龙变化，赐他美称小鱼龙变化。你们愿意吗？”“愿意愿意。”从此宝元教上桂无双，长拳短打，四盘刀法，蹿高纵远，不觉十二年，桂品都二十岁了。

牛文敏派儿子来请伯父回家,宝元才离开桂家庄。桂品每晚都出来巡视,遇见汤云上吊,才戏耍汤云。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现在听说凤岐被华图擒获,桂品大怒,但华图手黑心狠,恐难救出凤岐。“汤班头,你跟我回家请我二位伯父,霹雳杰桂竹山、烈火义桂竹庵,我父亲不在家,给人劝架去了。谅华图虽凶恶,双拳也难敌四手。”汤云点头,收拾妥当,跟桂品直奔桂家庄。来到家门,桂品告诉家人,把二位伯父请出来。时间不大,桂氏弟兄出来:“哈哈哈,小子,怎么叫伯父接你来呀?”“伯父,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朝廷大班头汤云。汤班头,这是我二位伯父。”汤云见礼,桂品把事情一说,二老大怒:“华图为非作歹,早就想铲除于他,取我们的军刃来。”家人取来两条镔铁虎尾三节棍,哥儿俩别在腰中:“走!”迈大步跑奔三皇观。来到庙后,桂品拉住汤云:“汤班头,您跟我二位伯父到山门前搅闹,分散华图精力,我在后边救凤岐。”您听,桂品只说搅闹,没提动手。

这爷儿仨一直往南。桂品稍候一会儿,纵身上墙,飞身下来,各处窥探。猛听东配殿内叹息:“唉!不死不活的真倒霉。”桂品听口音是外地人,推门进来,一看金莲花,准知是凤岐,立刻解开。凤岐疏通血脉:“这位大哥,多谢搭救,贵姓高名?”桂品通名姓,把原委一说,凤岐急了:“桂贤弟,华图手黑心狠,二位伯父恐遭毒手,快去助战。”二人越庙墙往南,来到山门切近,看到汤云又急又痛,二人转过来一看:“哎呀,伯父!”桂氏双侠的尸体吊在旗杆上,惨不忍睹!

第三十回　展绝学夜走十三险

上回书说到桂氏双侠惨遭毒手，汤云细讲一遍。原来这老哥儿俩性如烈火，脾气太暴，依着汤云在山门前一闹就行了，可老哥儿俩用三节棍一砸山门："呔！华图杂毛，还不出来受死！"华图带四个小老道把山门打开："无量佛，原来是桂氏双杰，来此何干？""就为宰你。""无量佛，无事生非，桂竹山进招来。""好匹夫。"一摇三节棍，照老道太阳穴就打。华图多快呀，褪头一躲，剑走中盘，正是桂大爷大腿上，喀哧！大腿就下来了。"哎呀！"撒手扔棍，昏死过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桂二爷眼珠子都红了，大吼一声："好畜生，伤我兄长！"举三节棍插花盖顶就砸。华图滴溜一转身，剑走撩阴。桂二爷一迈步，老道反手一剑，这招叫苏秦背剑，一道寒光犹如闪电，正是二爷的左臂，喀哧！活生生一条胳膊落在地上，血如涌泉。"哎呀！"栽倒地上。汤云吓得赶紧钻到树林里。华图一指："桂竹山、桂竹庵，今日叫你知道华爷爷的厉害。把两个旗杆上的绳子放下。"华图亲自到庙里拿了两根刀子绳、两根长绳，隔一尺绑一把牛耳尖刀，尖儿冲下，一根绳子十八把刀子。华图亲上旗杆顶部拴好绳子，然后从上到下绕住旗杆，两边一样，然后把哥儿俩头冲下，拴在铁滑车绳子上，吩咐徒弟，俩人拽一根，把他们拉上去。惨哪，老哥儿俩开肠破肚，惨死在旗杆下。"无量佛，汤云，你敢再来搅闹吗？"带徒弟进庙了。

这时桂品凤岐到了。桂品痛哭失声，回手要拉刀，凤岐急忙抱住："贤弟不可莽撞。华图武艺高强，二位伯父遭此惨死，你

我找他，等于飞蛾投火，自寻死路，还是从长计议吧。”“现在只有找我父亲商量。”“令尊大人在何方？”“往北二十五里地柳家营。”“伯父大人有什么公干吗？”“柳家营住着我一位祖父铁爪神鹰柳飞熊，是位惊天动地的剑客，可惜身犯瘫痪，不能动转。其子金华侠柳瑞柳和风是我伯父，老人家因为有病，心里烦闷，经常叫家父去陪着说话，这不又去了两天。凤大哥，您与汤班头在此看守，我去柳家营。”凤岐答应。

桂品往北，急跑如飞，直奔柳家营。您看地图上就有柳家营，它是个大镇，商贾云集。已然到了三鼓，路静人稀，来到柳家，上前叫门，一问家人，桂品跑奔上房。灯光明亮，西山墙下一张大床，床上坐着一位白发皤然的老人，赤红脸，白剪子股小辫儿，两道蚕眉直插入鬓，寿毫足有二寸，遮住双目，二眸子金光闪闪，亚赛明灯，鼻直口阔，一部银髯洒满前胸，是个高个儿，坐在床上比人站着都高，年已过百。迎面八仙桌，上首坐着白发苍苍的金华侠柳和风，下首坐着双全侠桂竹登。桂品到床前叩头：“孙儿给祖父叩头。”“哈哈哈，小品子起来。”桂品又给伯父父亲行礼。“孩子，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我二位伯父惨死三皇观，被华图给害了。”“啊！为什么？”桂品述说详情，桂三爷叫双全侠，忠孝两全，一听大怒，柳爷也夺门而出。柳老剑客也大怒：“我能走动，华图也不敢；走不动，他倒成精了。你们快去，不行就把我拉去。”

爷儿仨脚下加紧，天光已亮，来到山门外，三爷痛不欲生。这时靠南边放着个豆腐挑子，一杆水秤，放着刀鞘，一位花白胡须老人手持五金折铁刀，腰系围裙，与华图战在一处。

书中交代，这位叫驭帆侠苏登苏小山，他父亲是八卦云刀赛铁拐苏怡苏旷然，苏怡的亲师兄是常州府清风巷百折不挠青云叟冷镇冷运回，人间的剑客。江湖上结交了一盟把兄弟，哥儿四个，大爷是镇古侠董化一，二爷是太乙剑客娄镇，三爷是铁爪神

鹰柳飞熊，四爷就是苏旷然。苏四爷很穷，冷爷在住宅西边盖了一大所房子叫他住。明朝末年，天下尚武，每隔十年成立一次松棚会，与会者都是武艺绝伦的剑客。这年在徐州府铜山县设摆松棚会，承办人就有冷老剑客在内，每位都要在梅花圈上露手绝技，以做纪念。苏四爷在台上练了一手云刀探马掌，这是绝艺，可因为他有点儿踮脚，上身一晃，成了风摆荷叶。台底下坐的都是武林高手，哗——来个敞笑儿。苏四爷怒了，用手点指："笑什么，有不服的上来比试。"台底下上来一位，不由分说，当场较量，被苏四爷打下去。最后连败十二位剑客，观者哗然。有人报告了冷老剑客，冷爷赶紧跑上台，冲下边作揖："师弟，你练得不好，还不许人家笑？"苏四爷不高兴：别人不知道我下的苦功，可以发笑；您是我师兄，知道我练的功夫，怎么也说我练得不好，说话欺心。有心翻脸，可他是师兄啊，苏四爷跳下台回转常州家中，把事情跟四奶奶杨氏一说："你立刻收拾，跟我远离常州吧。"四奶奶只好收拾东西，好在是穷家，也没什么东西，雇了一辆车，夫妻走了。以后这房子给了苗润雨。

夫妻直奔四川柳家营，来到三哥家，柳家父子很高兴，一切安置妥当，哥儿俩喝酒："老四，怎么这次弟妹会跟你出来？""三哥，您给我找两间房，我就长久待下去了，我们夫妻不走了。""你跟冷老哥哥闹别扭了？"苏四爷点头，把松棚会的事一说："三哥，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我跟师哥的缘分尽了。"柳爷一听这气：你招了众怒，冷爷能向着你说？柳爷一想，还不能说他不对，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太古怪。"老四，我这儿有的是闲房，住哪儿都行。"过了几天，苏四爷看好街心路北有三间铺面房，后边带小院，有三间正房和两间厢房。夫妻搬过来，生下苏小山，四爷闭门课子。苏小山三十五岁时，苏四爷无疾而终。

柳瑞、苏小山、桂竹登有交情，又结为金兰之好。苏登愿意做个小买卖，娘儿俩会做豆腐，桂三爷拿了一百两银子做本，买

头小驴、一盘水磨、一石豆子,就开张了。清早卖豆浆,时间一长,也有人用豆子换豆腐吃。每日老太太看门卖豆浆,苏登先挑担去三皇观送豆腐。

今早苏爷挑着挑子来到庙外,一看桂氏二弟兄死得这么惨,定是华图所害。再看那边站着二位,小山一抱拳:“二位,这桂氏弟兄是华图杀害的吗?”汤云点头:“正是。”苏爷撒腿就跑,直奔自己家中,老太太在破拦柜里边站着。“娘,我三弟的两个哥哥皆被华图害死,您快给我拿刀去。”老太太丝毫不犹豫,推后门出去,时间不大把刀拿来。小山接过刀:“娘,您别担心。”“去吧,为朋友两肋插刀,娘不惦着。”苏爷跑奔三皇观,刀鞘放在豆腐挑上,攥着刀叫门。时间不大,小老道出来:“呦,这不是苏掌柜的,怎么拿刀动枪?我们不短你的豆腐钱哪。”“呸!快唤华图出来。”时间不大,华图出来:“无量佛,苏掌柜,你要干什么?”“华图,桂氏弟兄是你所害?”“正是山人。”“苏某要给他二人报仇,拿命来。”举刀就砍。华图急闪身,叶底藏花。苏爷翻腕子,刀就到了,华图褪头一躲。孔雀剔翎,刀走撩阴,华图一个燕子钻云,跳出圈外。他心说:这卖豆腐的好功夫,货软人硬。他不敢疏神大意,力战驭帆侠。

现在这哥儿俩来了,真是眉插鬓角,血贯瞳仁,猛扑过来,三侠战华图。华图手忙脚乱,十分狼狈。猛然西边树林内念佛:“无量佛,华仙长休惊,山人来也。”燕儿飞一样出来一个老道,身背量天尺,拈髯站定,正是无形剑客万侯羽修。

头打剑山之后,老道奉命行刺,他来到成都,围着公馆踩道。晚上入公馆,不想里边一片漆黑,连个打更的都没有,更见不到大人的影子,老道只好返回。次日夜里又来,仍然如故。隔三日五日来,还是一样。老道一想:这一定有高人给出主意,年大人天一黑就睡,睡不着眯着。得了,还是先回去吧。他返回剑山,天光已然亮了,发现前边有个小老道,背着一个大包袱,是三皇

观的明月。老道一喊，明月站住，赶紧过来行礼：“师伯，弟子叩头。”“你这是干什么去？”“弟子奉命把八宝灯送进山，因为三皇观有人搅闹。”他把上项的事一说，老道才明白：“明月，你进山吧。”看着明月进山，老道来至三皇观，一瞧华图堪堪丧命，这才口念佛号，飞身出来。

柳瑞一推银髯，刀走缠头裹脑，挂着寒风，斜肩砍来。老道左手一压，右手尺乍展春云，奔太阳穴打来。柳瑞躲不开，只有闭目等死。桂竹登一转身，捧刀就扎。老道不能打柳瑞，滴溜转身形，右手尺一立，左手尺小鬼推磨，照桂竹登肋下扎来。桂竹登想躲万难，柳瑞唤虎出洞就扎。双侠哪里是老道的对手，真是危险到千钧一发！此时猛然从东墙树林飞出一人：“哎哟嗬，万俟道爷，咱是死约会儿，不见不散。”哗楞楞，手心一转，判官笔犹如风车，来者正是镇古侠董化一。

老剑客自菩提寺订亲之后，他暗地跟随陆刚，竖大指赞美陆大爷兢兢业业，晚上住店等谭姑娘和丫环睡了之后，他围着房子转到三更多天，加以保护。董爷放心了，一想：哪里丢了哪里找，我还去剑山。老人家又往四川来了。清早路过柳家营，他看街道有些眼熟，想不起来了。到街心，路北是卖豆腐浆的，一个老太太白发皤然，满脸愁容，不时往外看。破拦柜前头有张破八仙桌，桌上有小桶，里边放着羹匙，一个碗。董爷看这老太太非常面熟，信步走进来：“老太太，给我盛碗豆腐浆。”董爷坐在杌凳上，老太太盛好豆腐浆放在桌上。董爷仔细一看：“啊！老太太娘家姓杨吗？”老太太翻脸看董爷：“是啊！”“婆家一定姓苏了？”“您是哪一位？”“弟妹，我是董化一。”“呦，原来是哥哥，小妹给您磕头。”董爷起来作揖：“弟妹少礼。多年不见，我四弟还好吗？”“他早已作古，只有您侄儿苏登，母子相依为命。哥哥，您的功夫搁下了吗？”“没有。”“嗐，您侄儿跟我要刀去三皇观给朋友报仇去了，现在没回来。”“三皇观不是华图么，这可危险，我

去看看。”

等董爷到这儿一瞧，好悬，飞身过来：“苏登，去帮助他们。老杂毛华图，好凶狠！”说着笔就到了，奎星点元。华图一闪，刚刚躲过，董爷进步中挑，直奔华图小腹。华图凹腹吸胸，往右一闪，正扎到胯骨轴上，鲜血迸溅。“无量佛，受不了。”小节目叫三抢八宝灯，笔挑华亮羽。华图亡魂皆冒，狼狈逃去。万俟羽修一看董化一，自知没有便宜，又看桂氏弟兄死得太惨，撤量天尺而去。

依着桂三爷还要追，剑客爷摆手：“别追了。”汤云过来磕头，把三夺八宝灯的事一说，董爷带大家进庙，细问小道童，才知灯已进山。汤云请剑客爷帮忙找灯，老人家答应进山：“竹登，叫汤云帮你带人来把尸体放下，备棺材盛殓起来，搭回家中出殡。苏登，你赶快回家，你妈惦记你，见到你母亲，她放了心，再去你三伯父家找我。”再找凤岐桂品，踪影皆无。“不用找他们了，柳瑞，带我看看你爹去。”柳瑞答应，才奔柳家营。

来到柳家，走到院中，柳瑞喊：“爹爹，我大爷来了。”“你大爷都死绝了。”“嗐，凤翔府我董大爷来了。”挑帘笼，爷儿俩进来，柳爷两手按床，以头碰床：“哎哟，是哥哥呀，罪过罪过。恕兄弟不能下地行礼，我给您磕头。”连连作揖。董爷坐下：“老三，你这不是很好吗？”“嗐，我得了下痿，不能动挪，真叫人烦心。兄弟在江湖上没办过损阴丧德的事，您说怎么老了得这么个病，叫人背地里谈论我柳飞熊办了坏事，老来瘫死在家中。”“先甭说没用的，你先说说病的起因。”

原来二十年前，柳爷爱在河边草地上饮酒，醉了就在草地上睡觉，醒来还喝。近三年觉着两腿发沉，老剑客一想：看来我把功夫搁下了。想到这里，把二五更的功夫用上，腿发沉，自己用真气催它。不想越催越坏，一年以前不能动转。

董化一听完：“柳瑞，把你爸爸的中衣褪下。”董爷一看，晶

莹如玉,用手一摁肉,随手而起,并没有浮肿。董爷从百会穴、枕骨穴、左右风池、肾俞穴、环跳穴、膝关节、三里穴,一直到涌泉穴,各穴位完全用气功给催开。董爷掌心扣住涌泉穴,双手攥住脚,丹田提真气催动穴位,使血液周而复始。董爷一用力,柳老剑客感觉到涌泉穴有点疼。董爷问:“有些疼吗?”“是。”董爷叫柳瑞打来水,自己擦手:“老三,你这病能好。你爱喝,喝醉了就睡,受了湿气,本是虚的,用气一提,把湿气散尽,病就好了。你不明病理,又用气催,病由虚变实,时间延长,使腿失去知觉。现在我把你的功力化了,使湿气散尽,我给你用功,你自己再用功,这就是固本存源之法。我再开个神功散的药方,每天吃一副,不出旬日,依然恢复叱咤风云、威震江湖的柳老三。”柳爷以头碰床:“哥哥,再生之恩哪,您是我哥哥,大恩不言谢,我怎把您给忘了呢?”说着苏小山也来了。在床边摆上桌子,老哥儿俩喝酒。吃完饭,董爷开了个方子,叫柳瑞买来十五副药,一天吃一副,从此每天增功散气。十天,柳爷能下地了。

这天,董爷说:“三弟,你每天吃药用功,再有几天就痊愈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进剑山替汤云找灯去。”“哥哥,您进不去呀。”“总有办法进山。”“当年小弟还能活动时进过剑山,西北上有个本山泄洪的地方,地名凤眼孔,从那里能进山。叫柳瑞苏登陪您去,到时候也好有个帮手,他们俩也增加阅历。”董爷点头。东庄口备快船一只,放上一个马扎。苏登告诉了母亲,带折铁刀来到柳家。董爷吃完饭,对柳飞熊说:“哥哥去了,所担心的就是你的脾气,万不可性如烈火,凡事都要有些涵养。你看我,臭皮囊,就是不着急,你也学着点儿。”“您为我好,一定听您的话。”

爷儿仨上船,冲风破浪,一叶扁舟随心所欲,真是南人惯撑船,北人好骑马,横插大江,直至剑山下。顺着山根往北转,转出有十里路,来到凤眼孔。董爷说:“贤侄,你们俩回去,一个要照

顾娘，一个要照顾爹。再说，我进剑山，原为的是汤云，我也想会会山里的高人，能打就打，能藏就藏，能跑就跑。有你们俩麻烦。”柳瑞点头：“伯父说得都对，可您怎么不对我爹讲？现在说，我们俩一回去，骂我们俩一顿，说我们贪生怕死没出息。”老人家一笑：“挨两句骂没关系，回去吧。”哥儿俩只好上船回来。

董老剑客施展壁虎游墙的功夫进了凤眼孔，看看底下没水了，这才下来。到了天井洞，周围高山耸立，剑客爷施展开矫捷身手，轻功提纵之术，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月色茫茫下，一缕青烟相仿，眨眼来到山头上。往里山观看，层峦耸翠，好不怕人。看前边有座山岭，老人家脚下努力，来到这座岭上，这地方就是海川所经过的地方，董爷也想到大石上去看看。忽然发现一个兵丁，手拿蜡杆枪，鬼鬼祟祟。老剑客明白，这是暗更，看你把我引到什么地方。老人家故意往后退，这兵丁猛的一扎，老人家一转身，抬起腿，呼！顺山坡滚下去了。剑客爷故意要追他，这人蹦起来撒腿就跑。老人家追他，这个人钻了树林。就听林中嘎巴一响，跑出一个人来，奇快无比，上身不晃。老人家知道是走线人，就追下来了。跑了一段路，走线人钻进树林，前边嘎巴一响，又是个走线人，剑客爷顺弦槽还追。一连换了几个走线人，老人家心想：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这时眼前有一片大房子，宏闬高大，磨砖对缝，十分讲究。院里有棵大树，枝叶茂盛，北房与西房衔接的地方有一段八尺的墙，泥鳅背儿，很精致。董爷想：这地方一定是大人物的住处，我到里边看看。

剑客爷拔腰起来，单胳膊一挎墙头儿，往里瞧，方砖墁地，十分洁净。就在这刹那之间，原来这墙头儿是活的，忽悠！带着老人家往里就倒。老剑客要认为厉害，凭他的本领，膝盖一顶，飞身落到墙外，就没事了。剑客爷心想：这是要干什么？艺高人胆大。古语云：善于泅者死于水，善于猎者死于兽。老剑客不但不往外来，反而胳膊肘一用力，蹿入院中，正是北房前，台阶下边。

剑客爷脚落实地站稳。没想到地往下一沉，剑客爷轻身提气上北房，脚蹬扣瓦。嘿，是滚瓦，瓦一滚，老剑客往地下掉。他准知道地往下沉，借劲使劲，一鹤冲天式，直奔大树。树干一捋，哎呀，原来树也是假的，连枝带叶带人往地下砸，忽悠就倒了。剑客爷一捋树枝，从空隙处飞往空中，老剑客目如鹰隼，飞鸟投林，直奔一个木影壁。这影壁上两出水儿，当中起脊的泥鳅背儿。老剑客脚尖一点影壁当中，嘎巴！影壁一分两开，双脚往里边一掉。剑客爷提气，两脚一蜷，刚拔出影壁，嘎巴！影壁又合上了。剑客爷右肩一沉，落到南屋的前边，脚一点地，嘎巴！吱扭！一块翻板。老剑客一提气，往前一蹿，嘎巴！吱扭！第二块翻板。老人家又往前一蹿。书说简短，第三块、第四块到大门洞，第五块、第六块、第七块到了大门口。剑客爷筋疲力尽，用最后一点力气往大门外一蹿，老剑客也无力了。本以为门外没消息埋伏，不料还有一块翻板，嘎巴，吱扭，咣啷！把剑客爷扣在里面。

假墙、假房、假院落、假树、假影壁，门里七块翻板，再加门外一块，共八块，八五十三，起名儿十三险。小节目叫夜走十三险。除去门外一险，里边一共十二险，像董化一这样的本领，掉下去不死必伤；唯有门外这块是净坑，所谓强弩之末，一丈二尺见方，一丈二尺深，底下放二尺厚的干石灰面，用架子把上边绷起，留一尺五的翻板口，搭上翻板，通上总弦分弦。

老剑客掉下的一刹那，看是石灰底，放下心来，但又不愿掉下去滚一身石灰，剑客爷一悠，到了边上，用右手往土里一插，噗！身体就贴在墙上。

十三险归太平大寨管，下设总头管理分弦，总头姓崔，带着四十名兵丁在小窝棚住着。他这里有分弦，哪一险要拿住人，走线铃一响，转牌吧嗒就掉下来。今晚众人正在窝棚里说笑，突然走线铃响了，转牌忽悠悠要下来。“一险拿住探山的。”转牌没下来，二险的铃儿响了。转牌忽悠悠要下来，三险铃又响了。

“呦!”四险、五险、六险……一直到十三险,铃一响,吧嗒!转牌才掉下来。崔头儿吓得舌头吐出来都回不去了:“弟兄们,我可是山里的老人儿,当年镇西洋朴老英雄修好十三险,内里什么都没装,就请王爷君臣来观看。大军师万俟道长功夫最好,跳到十一险掉下去;了因大和尚到九险翻下去;军师燕普走到第七险;余下没过三险的,谭大帅才走三险。今日怎么十三险都走过来,少见少见,可能是老狐仙。众位少说话。”拿着绳子、竹竿、挠钩,点着灯笼,四十多人来到十三险。分弦关闭,把翻板挪开,露出四方口,举灯笼往下照,什么也看不见。崔头儿喊:“梅心、梅肺,你们哥儿俩把人钩上来。”“是。”梅心拿起竿子从口儿上放下去,直到底儿,顺着周围一找:“嗯?没有。兄弟,你来。”梅肺抄起竿,在下边捞了半天:“报告崔头儿,里边没掉下人去。”“你怎么知道?”“底下没有。”崔头儿抡圆了给梅肺一个大嘴巴,把他打一个圈儿:“糊涂,为什么不往四边帮上捞一捞?”梅肺被打得火烧火燎,捂着腮帮子,一听这话,气得他也抡圆了给崔头儿一个大嘴巴,把崔头儿也打了个圈儿。崔头一捂:“梅肺,你怎么打我?”“我打你叫你明白明白,上边往下掉人有掉到帮上的吗?”梅心过来冲梅肺瞪眼:“兄弟,也许掉下来的这个人太轻,往下一掉,被风一吹,就吹边上去了,我捞。”梅心往边上一捞,董老剑客把竿子抓住。“钩住了。”崔头儿喊:“搭上来捆上。”梅心捯杆一甩,日——咕嗵!趴下一人,摁那儿就捆。“是我。”“捆的就是你。”“我是崔头儿。”“啊,怎么把头儿捆了,赶快解开。”大家问他:“头儿,您怎么倒下了?”“我觉着脚脖子有人一搂,我就趴下了,你们就捆我。”“翻板里的人呢?”众人四外一找,没有。

这时就听东边远远有人喊:“哎哟,可把我摔坏了,把我甩出这么远来。”“啊,在东边哪。”四十多人飞跑狂奔,一边跑一边找。又听西边喊:“跑过啦,我在这儿哪。”“头儿,西边喊哪。”四

十多人又跑奔西边。东边又喊，又跑奔东边。一回东，一回西，跑得血奔心了，四十多人坐地上手托下巴颏儿，哈哧哈哧，净剩了喘，上气不接下气："头儿，我们跑不动了。"崔头儿站在那里也喘："众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常日子我们吃饱了睡觉，今晚这位爸爸跟咱开玩笑。您到底在哪儿呀？"就听身后说话："小子，我不是在这儿哪？"崔头儿回身，把老头儿摁住："快捆。"兵丁上来捆上，大竹竿一抬，灯光引路，搭往太平寨。

离太平寨有几里地，前边灯光一闪，来了十个人，远远就喊："是崔头儿吗，十三险拿住人了？""不错。""末一险拿住的？""正是。""嗬！这位本领可够高的。老寨主说，二十多年来还没有一位能走十三险的，这是头一位。"说着话到了崔头儿切近，崔头儿跟他一咬耳朵："捉住的是位岁数大的老人，神通广大，八成是狐仙。"把刚才的事说了："少寨主多留神。"众位少寨主听了也有些含糊，叫他们抬着老头儿，直奔太平寨。

来到门前，两边有两盏气死风的白纸灯笼，上边有大字：太平大寨。众位少寨主重新把老头儿捆得紧紧的。一位少寨主来到上房，上首坐着老寨主，黄白净子，花白胡须，一身蓝，扎绒绳，肋下佩一口刀，四尺多的刀苗子，一巴掌宽，鲨鱼皮鞘，嵌珠镶宝，刀把儿是个龙头，一片片龙鳞闪闪发光，脚下福字履。"启禀师父，十三险把被擒之人抬到门前。"老寨主点头："带进来。""禀师父，是个白胡子老头儿。""哼！没用的话，老头儿有什么关系？""据崔头儿言讲，这老头儿不是人。""怎么？""是个狐仙。""什么话！""真的。"少寨主把崔头儿的话转述一遍，老寨主一笑："子不语怪力乱神，什么狐仙，带进来为师观看。"少寨主出来，叫崔头儿门外等候，然后架着胳膊直到屋中。

剑客爷一看老寨主满脸正气，就知道他是位正人君子。老寨主看剑客爷皤然白发，精神百倍，二目如灯，筋骨健壮，知非常人。"老朋友，何故探我剑山蓬莱岛？"老人家大笑："哈哈哈，剑

山蓬莱岛老夫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出入自由，并无阻拦。”说到此，右手一理颌下银髯。老寨主一指：“朋友，你不是捆着吗？”吓得少寨主蹿出多远。剑客爷右手一插：“哎哟，我忘了，谢谢您给提醒。这不是捆着吗？”说着背身形。老寨主一看，还真捆着。就冲这手功夫，剑山里边就没有会的，定是人间剑客，武林侠隐，成名的老前辈。“老人家游戏三昧，谈笑之间显绝艺，定是威震武林的老前辈。敢问上姓高名？”剑客爷哈哈大笑，双臂一震，绑绳自落，两手一托长髯：“朋友，你慧眼识人，可敬可敬。老夫世居陕西凤翔府西门里，四大名剑客乃皇帝御口钦封，排行在首，姓董名乾字化一，江湖人称镇古侠。”老寨主纳头便拜：“原来是剑客爷，大名鼎鼎的董老剑客。末学后进不知，多有慢待，请您原谅。”“起来，看你仪表堂堂，请通名姓。”老寨主通名姓，赠宝刀，董乾大闹天王殿！

第三十一回　兴龙坡智亮遭奇祸

山东沂州府城南十八里，地名兴龙坡，此处山水相间，风景清幽，民风古朴。西口路北第一家姓马，第二家姓智名端，老妻韩氏夫人，夫妻只有一子，名叫智亮。智端是武进士出身，很好的武艺，官居沂州府总兵，为人忠厚。韩氏夫人乃大家闺秀。智总兵年老致仕，退隐山林，回兴龙坡归隐，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睹斩将覆车之危，乐老林泉，闭门课子。

智亮十八岁这年，遵父命来到泰山，到上峰娘娘庙烧香，又到日观峰观看日出，从中天门到南天门，伛偻提携，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智亮就走了后山，想从灵岩寺下山。到中峰地面，一块大石挡住，眼前白花花一片，闪烁不定。智亮迈大步转过去一看："啊！"山涧里流着清水，水边坐着一位道长，仙风道骨，细条的身材，蓝色道袍，系丝绦，蓝中衣，厚底云鞋，盘膝而坐，须发皆白。在老道长左右有两堆鸭卵石，拳头大小，老仙长右手往上扔，在眼前划个圆圈儿，落到左手。一共扔起十八个鸭卵石，整整一个大圆圈儿。这手功夫叫十八子混元一气，可不容易。因为人的力量往上扔较慢，石头下来较快，老仙长这十八块石头，上也好，下也好，相隔一般远，快慢一样，用内力控制石头，如流星赶月。石头光华映于水面，晃人的眼睛，智亮看呆了。

老仙长知道身后有人，一块一块收了石头，挺身站起："无量佛，贫道在此消遣，何人窥视？"智亮一看，老道爷飘飘然有神仙之概，急忙跪倒："仙长爷，是弟子偷看你老绝艺，未敢惊动，弟子给您叩头。""起来起来，你怎么知道我这是绝艺呀？""家父

跟弟子说过，您这是一粒混元气，非世外高人不能为此。”“噢，你住在什么地方？”“沂州府兴龙坡。”“叫什么名字？”“弟子名叫智亮。”“令尊怎称呼？”“家父姓智，单名一个端字，乃沂州府告老总兵。”“你有意学艺吗？”“弟子立志向学，苦不得名师指点，如韩信遇尉缭，子房拜黄石。”“好，随我来。”

道爷带智亮往密林深处，有一座山洞，上面三个大字，九如洞，里边非常宽敞洁净。老仙长坐下：“智亮，此地泰山中峰，我为泰山中峰派门户。我有师兄弟十个，大师兄踏破五湖无忧叟濮阳正，二师兄登泰山小天下遍观宇宙八卦叟言谨，三师兄醉卧马鞍山听琴叟裴汉生，四师兄欲待黄河九澄清老寿星长眉叟张彬，五师兄双针无敌盖江南赤发金须叟萧金鼎，我行六，九如道长梁彦平，七师弟万丈光芒照寰宇混元叟东方宫，八师弟醉骑黄鹤游五岳逍遥叟西门迪，九师弟朝游东海幕宿苍梧多头凤摩云叟公冶长鸣，十师弟金鳌钓叟上官云图。我弟兄都出自武定府弥阳山斗母三清观。你回去与父母商量，愿你来泰山学艺，你就到九如洞来找我；如果不同意，你就别来，好好在家中侍奉父母。”智亮给师父叩头：“弟子谨遵恩师之命。”

智亮回到家，见父母把遇师的事情说了：“二老春秋已高，儿应承欢膝下才是，父母在，不远游。”老大人一摆手：“游必有方，能遇高明的老师，千载难逢的良机，岂能错过。”母亲也愿意。这样智亮收拾好东西，又到东院见好友马避尘，拜托了一切，这才认道登程，来到九如洞，面见梁道长学艺。智亮从幼小跟爹爹学，已经入门了，腰腿都成了。梁道长是高人，教起来省事，日新月异，智亮的武艺猛增。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眨眼十二年，智亮的能为学成。老仙长把智亮叫到面前：“徒儿，你已离家十二年，应该回家中探望。”智亮立刻跪下：“师父，弟子也想念父母，只是不愿离开恩师。”“现在艺已学成，回家去吧。”“徒儿遵命。”智亮告辞下山，

直奔兴龙坡家中,到门前一看,墙垛上写着:智宅丧事,恕报不周。智亮跑奔院中,高搭灵棚,停着一口四五六大放样的棺材,棺材正中有一行字:显考智公讳端之神位,孝男智亮。摆着五供蜡扦儿。智亮跪在灵前号啕痛哭。女仆把老夫人搀出,马避尘夫妇闻讯赶到,含泪解劝。智亮给母亲磕头,又给马避尘夫妇磕头,多谢夫妻照顾。老夫人告诉智亮,你父于五年前得病,依着避尘夫妻早就要去找你,你父唯恐你耽误学业,直到临终去世。智亮血泪齐下,遵礼成服,葬埋父亲,守孝三年。

智亮有心闯荡江湖,只恐母亲年迈,老安人愿意他出外行侠,男儿志在四方。智亮托付马大哥夫妇,多带路费,飘荡江湖,南七北六十三省闯出个外号,叫太平侠。这次从陕西回山东家中,走到蓝关,眼前一片大山,十分凶恶。冲南的山口站着有二十多名喽啰兵,为首一个大个儿,肩宽背厚,一身短衣,手拿钢刀,劫住一辆车。一个老头儿衣衫褴褛,五十多岁,跪在地下央告。身后一个姑娘,十七八岁,长得很俊,也跪在身后。智亮赶到切近,飞身一跃,站在当中:“朋友,慢动手。”大个儿压刀观看太平侠:“你是干什么的,多管闲事。俺乃红山口二寨主白毛虎贺建,缺少一个压寨夫人,看此女相貌俊俏,从此路过,送上门来岂能不要?”智亮一抱拳:“朋友,人之父母己之父母,人之姐妹己之姐妹,岂可擅自抢劫?”贺建大怒,不由分说:“好匹夫,看刀!”举刀就剁。智亮闪身,用手一捋,左手照他肩头用力一掌,呼!把贺建打出有八尺去,往后倒退,咕嗵一仰,正倒在山根儿一块大石上。啪嚓!脑袋摔碎,鲜血迸溅,当时身死。喽兵跑奔山里:“二寨主死了,报告大寨主去。”智亮扶起老人:“叫姑娘上车,快快逃走。”父女千恩万谢,赶车而去。

智亮等待,时间不大,随着锣声响,一百名兵丁簇拥着一人出来。此人三十多岁,细腰乍臂,面如冠玉,剑眉虎目,通关鼻梁,四方海口,一身白,漆黑一条大辫儿。此人一抱拳:“朋友,

您把我二弟打死的?”智爷也一抱拳,人敬人,鸟抬林嘛:“令弟在山口擅抢妇女,作恶多端。我上前解劝,他不由分说,举刀就砍。在下还招,打他倒下,正撞在山石上,头破身死。”这位点头:“我曾劝戒他不要胡为,今日背我下山行抢,被阁下置于死地,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敢问贵姓高名?”“山东沂州府兴龙坡姓智名亮,人称太平侠。”“原来是智大侠,多有慢待。在下莲台童子白英才,请您到山中一叙。”吩咐兵丁埋了贺建。智亮看白英才光明磊落,气宇轩昂,很喜欢结交他,随即应允。到了山里一看,片片果木林,果实累累。来到客厅,分宾主落座。“智大侠,在下乃华阴人,路过红山口,贺建出来劫我,被我战败,约我进山当大寨主。我到山中,开垦山荒,多种树木果林,自食其力,不准抢劫。谁想他今日又去抢人,自取其祸。我看智大侠是磊落英雄,想跟您结为异姓兄弟,不知肯否?”智亮也乐意,二人撮土为香,结为金兰,愿学昔日雷陈管鲍。

智亮在山里住了半月,白英才拿出一口刀来:“哥哥,小弟在此破土盖房,刨出这口刀,我看着像口宝刀,可小弟又不会使用,在这里存了好几年。兄长身为侠客,又擅长刀法,我送给您吧。”智亮也不认识,反正是口宝刀,智亮道了谢,然后告辞:“贤弟如有闲,请到山东去找我。”英才答应,洒泪分别。路上智亮去刀剑店把刀抛了光,用水银蘸了,再用灯草一擦,又配了刀鞘。智爷再把刀拿在手中,光闪闪冷森森,刺人二目,果然削铁折钢,斩金断玉。智亮爱不释手,就是叫不上名来。

智亮回到家中拜见过母亲,找到马避尘:“哥哥,小弟在山西得了一口刀,确实是一口宝刀。您给我查查,到底叫什么名?”马避尘看过刀,搬出军刃谱,这才知晓。原来晋朝赫连丞相取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英,造了五口刀,第一口叫灵宝,第二口叫龙鳞,第三口叫含璋,第四口叫大环,第五口叫滚珠。这口刀就是龙鳞宝刀。智亮大喜,二次入江湖,武林侠义尽人皆知,

太平侠有口龙鳞宝刀。后来老太太要智亮娶妻生子，智亮说：“母亲，第一，孩儿练的功夫不容易。第二，娶个好的，母亲当然高兴；如果娶个不听训教的，反使母亲生气。再说孩儿已四十多岁，再娶妻被人耻笑。”老夫人只好应允。

沂州府知府任满离去，新来一位知府叫金至英，他妻子王氏，姐妹五个她最小，是北京的原籍。京中有两句话：王家五个母老虎，越小越狠越歹毒。她生了个儿子，今年十八了，名叫金玉，生性好斗，请了三个教师爷，贾龙、贾虎、邱二虎；还有个女儿叫金宝，今年十五岁。金至美到任后刮尽地皮，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巧取豪夺，鱼肉乡里，骂名远扬。狗子金玉打听兴龙坡住着太平侠智亮，他要学艺，打发狗腿子王三来到智家。见到智亮，王三一笑：“哈哈哈，智亮，你的造化来了。知府大人听说你会武，叫我来叫你，到衙门教少爷练武。你一步登天，每月少给不了你银子，多好啊。”这小子摇头晃脑，唾沫乱飞。智亮这恶心，一阵冷笑：“谢谢。我智亮耕农为本，练武之后，师父不叫看家护院当教师，智亮岂能违背师训？您请吧。”说完把大门关上。王三干瞪眼，只好回来实说，金至美也无计可施。架不住狗子金玉在旁边磨，知府无奈，把大班头尹化南找来。尹化南是衙门里的老人儿，跟智亮的父亲同事。他买点礼物来到智家，先拜见了老夫人，然后爷儿俩来到前厅，智亮细问：“叔父来我家有事吧？”“贤侄，前些日子知府派人来请你到衙门当教师，这事有吗？”“有，被小侄辞掉。”“贤侄，金至美是贪官，你岂能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叔叔说得对。”“嗐，他不肯放过你呀，现在又派我来请你。”“叔叔，光棍不斗势力。他是知府，小侄是草民，惹不起他，您给我婉言谢绝吧。”尹化南答应，告辞了。

从此智亮每天连大门都不出，在家中侍奉母亲。老夫人身体染病，智亮衣不解带，床前尽孝，有时和马大爷谈会儿话。过了几个月，老夫人渐渐好转，马避尘告诉智亮，本月初八是东关

娘娘庙开光,非常热闹,咱们去开开眼吧。智亮被撺掇得活了心,禀明母亲,老夫人答应。

到了初八正日子,哥儿俩直奔娘娘庙。四乡八镇赶庙的红男绿女齐奔娘娘庙,烧香祈福,求财求子,鱼贯而行,接踵而至。娘娘庙五层殿,遍地席棚,拥挤不动,大殿前香烟缭绕,钟磬齐鸣,人声嘈杂。哥儿俩顺箭道往后,最后是塔院,空闲地方多,许多撂地的生意人,打把式卖艺的、说书的、唱戏的,每个摊都围着许多人。哥儿俩走到一处,是个打把式卖艺的,年纪有六十岁了,彩桌前摆着一口刀和一条枪,围的人稀稀拉拉。老头儿一抱拳:"在下困在宝地,借着庙会跟乡亲们要俩钱儿,以做路费。我先给众位练练拳。"说着,老头儿双拳放在腰上,凝神聚气,上前迈步,练的是劈、钻、炮、崩、横。智爷一看,老头儿练的是形意拳,很有点功夫,可惜年纪大了,人缘儿不成,没人看。智亮一拉马大爷:"哥哥,这老头儿是真功夫,不是花架子卖艺的,咱们过去捧捧。"哥儿俩围上来。老头儿又练了一趟六合刀,扇砍劈剁,式式有法,只是要不下钱来。不等智亮说话,马大爷就喊上了:"卖艺的老朋友,现有太平侠智亮给你帮帮场。"推智爷进了场子。

乡亲们一听太平侠智亮帮场,全跑过来,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智亮本不愿进来,这可没法子了,伸手掏出十两银子往场里一扔,这叫垫场子。他作了个罗圈儿揖:"乡亲们,在下智亮。这位老朋友是真功夫,不是打把式卖艺的花架子,在下和他素不相识,可人不亲艺亲,我帮他一场,请乡亲们捧场。我给众位练趟拳。"智爷盘辫子,挽袖面,掖底襟,收拾紧衬利落,打了一趟六合拳。真是腰似蛇行目如电,身如龙走腿如钻,手眼身法步,肩肘腕胯膝,身轻似燕。百姓一齐喊好,声音鼎沸。智爷练完,收势站住,气不涌出,面不更色,连连作揖:"大家捧柴火焰高,积沙成塔,乡亲们捧场。"乡亲们往里扔钱。

正在这时，一阵大乱，“闪开闪开！”撞进一群人来，正是狗子金玉带着贾龙、贾虎、邱二虎。金至美去请智亮，邱二虎心里明白，智亮只要一来，他们就得滚蛋。后来听说智爷拒绝了，邱二虎放了心，找到金玉：“公子爷，听说您叫金大人找智亮，智亮他不敢来，因为有我弟兄在您的身旁。我们论能力不敢说比姓智的强，但也差不离，不信哪一天碰巧见着智亮，跟他比试比试，我准把他打败了。”“人家是侠客。”“那是别人捧他，要是不捧他，没什么出手儿的。”邱二虎认为说完就完了，哪知道金玉记在心里，今天开光他也来了，带着三位教师爷，男人群儿里不走，女人群儿里乱挤，品头论足。猛听得后边喊：“智大侠帮场哪，咱们可得开开眼去。”金玉一听：“邱教师，智亮帮场，走，咱们揍他去。”邱二虎万般无奈，跟着来到后面。

金玉挤进来：“别练了，姓智的，我们教师要揍你，看你这银样镴枪头儿往哪里跑。邱教师，跟他比比武。”智亮抬头一看，如狼似虎的官人闯进来了。邱二虎一抱拳：“你是智亮么？我是府衙教师邱二虎。公子爷叫我揍你，听明白没有？”他背着金玉冲智爷挤眼，那意思是你叫我赢一下，哪怕过后我给你磕头都行。智爷心说：狗仗人势的小人，我要叫你赢了，岂不把半世英名丢掉，动手我就得揍你。智爷哼了一声：“绿林败类，狐假虎威，进招来。”邱二虎窝里发炮，照智爷一拳。智亮伸手一捋，右脚一抬，正踹在小腹上。邱二虎出去一溜滚儿。这小子折身起来，分人群抱头鼠窜而去。狗子金玉带着人抹头就跑。

回到府衙，金玉坐在花厅上大骂：“混蛋，你们净跟我吹牛皮，吹得云山雾罩。你们哪儿有能为，邱二虎一碰面叫姓智的踢了一溜滚儿。你们跟人家走两合，我瞧着也痛快，邱二虎回来，你们一块儿卷铺盖，全给我滚蛋！”骂得贾龙贾虎抬不起头来。这时邱二虎挑帘进来：“公子爷，我被姓智的踢了一跤，您生气了吧？我再没能为也不至于一招就输哇。您年轻，武林中没阅

历,您看看这个。”伸手从兜里掏出个东西,用黄蜡团成个鸡蛋型儿,两头插进两个大针,针尖儿露出一点儿来。

原来这小子被打之后,他想饭碗砸了,到厕所里藏了半天,想出个主意。他到药铺买了黄蜡,又买了两个大针,把蜡稍一加热,团成椭圆儿,把大针插进去,两头露尖儿,狠狠心,照大腿上猛一扎,流出一点儿血,他才回来。

见金玉正在发火,他掏出了这个,又把裤子往上一捋:“您看。”大腿上有个小红点儿,还有些血迹。金玉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公子爷,这东西叫枣核镖,没本事的武林人才准备这个,动手时,抽冷子先用它打你一下。你一走神,他就把你打倒了。姓智的没本领,用暗器先伤我,然后把我打倒。他就仗着有口龙鳞宝刀,人称侠客。公子爷,凭您现在的本领,要是有口龙鳞刀,就是威震武林的侠客。您设法得他的宝刀,宝刀在手,一世扬名。”

狗子金玉被他说活了心,立刻出花厅找他的母亲母老虎王氏去磨,母老虎找金至美,金至美找邱二虎商量一个办法,叫买盗攀赃。东门外德隆昌绸缎店明火执仗被强盗抢了,捉住了一个贼人叫齐占奎,邱二虎到大狱里花五十两银子买通他,这叫贼咬一口,入骨三分。知府金至美升坐大堂时,齐占奎供出头目是智亮,当堂画供。金至美命令尹化南:“速到兴龙坡捉拿智亮,连同凶器龙鳞刀一并到案。”尹化南心说:赃官买盗攀赃陷害智亮,这手儿可厉害,必置智亮于死地。尹化南带人来到智家,见智亮说明情况,智爷一怔,尹化南急了:“贤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快逃跑吧。”智爷一笑:“侄儿逃跑,一来老母病在床上,二来连累叔父。情屈命不屈,您捆吧。”尹化南无奈,吩咐人捆好,把龙鳞刀取下往自己身上一佩。没想到马大嫂搀着安人出来:“尹叔叔,我儿身犯何罪?”“嫂子,贤侄无罪,知府陷害。”这时马避尘也来了,问明白,尹化南押智亮走了。韩老夫

人叫马大爷套车，自己坐上，不让马大嫂跟着，赶车追来。

到衙门，三大件带上，把智亮押到堂口跪下。金至美一拍桌案："大胆智亮，外饰温恭之貌，内藏虎狼之心。身为侠客，明火执仗，同犯何人，赃物何存？从实招来。""智亮循规蹈矩，遵纪守法，有何为凭？""现有齐占奎与你对质。"贼人过来："智大哥，你就招了吧。""呸！你是何人？智某不识。"赃官断喝："智亮你敢不招，大刑侍候！"这时马大爷搀安人颤巍巍走来："老身要见识见识这位清似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的金大人。""你是何人？""老身是智亮之母，前任总兵智端之妻韩氏。齐妇含冤，三年不雨；邹衍下狱，六月飞霜。不想今日复有此事。智亮谨遵父母之教，非礼勿动。你身为知府，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刮尽地皮，诬良为盗，老身要上告于你。"金至美站起来："给我轰出去！"官兵过来一挡，老安人哼了一声："赃官，离地三尺有神灵，看你横行到几时。老身到阴曹告你。"说着照明柱之上低头一撞，当时身死。智亮一瞪眼："赃官，官逼民反！""来呀，把智亮收监。尹化南办理善后，凶器交上。"赃官退堂了。

马大爷也不敢着急，买棺材盛殓老夫人，大办白事，把夫人与老总兵合葬，然后进城联合本地绅商联名保智亮。怎奈石沉大海，几个月杳无音信。马大爷跟疯了一样，在沂州府城里谩骂赃官，谁劝也不行。这天正走在街上骂哪，旁边走过一个人来，十分英俊，倜傥潇洒，一身蓝，肋下佩刀。"老兄，您骂谁哪？""现任知府，赃官金至美。""您为谁骂他？"马大爷把这件事一字不遗全说了，这位拉马大爷进了饭馆，二位边吃边谈。"马兄，您是读书人，辱骂现任职官不行啊，智亮的事自有人管。您立即回家，足不出户，三日内必有分晓。""您贵姓啊？""我乃智亮生死之交，陕西红山口莲台童子白英才。""噢，是您把龙鳞刀给的他？""对，马兄，您回去吧。"马避尘高高兴兴回家了。

白英才走到兴龙坡来看望智亮，正遇到此事，住到店中，夜

晚到监中探看，知道智亮住在哪间牢内。又到内宅和花厅探看，府衙内轻车熟路了，这才到街上找马大爷。马大爷走后，他到店里养精蓄锐，吃完晚饭，打坐养神。耗到二鼓，收拾妥当，换好夜行衣，从后窗出来，飞身上房。他直奔花厅，在后窗往里看，狗子金玉挎宝刀，邱二虎、贾龙、贾虎围着他："公子爷，您趁心了，龙鳞宝刀在手，您是侠客。我等参拜金大侠客。""免礼免礼。"金玉点头："你们送我到内宅吧。""您现在是侠客了，我们还送您么？""对，不用送了。本侠客有宝刀在身，又有何惧？"金玉出了花厅。白英才撤身形，赶上金玉，照他后腰一脚，呼！趴在地下。手起刀落，金玉头尸两分。英才把死尸拉到花丛里，摘下宝刀，自己的刀带起，拉出宝刀，又回到花厅。飞身进去，一道利闪，邱二虎死于非命。"啊！"贾龙贾虎刚要拉刀，金刚亮背，贾龙头尸分开。贾虎举刀就砍，英才宝刀一撩，紧跟着猛虎出洞，扑哧！贾虎也断气了。英才蘸血在墙上写字：杀人者智亮是也。把灯吹灭，从后窗出去，奔了内宅。金至美和王氏对坐正在吃饭，白英才飞身进来，金至美断喝："你是何人？""残害无辜的赃官！"手起刀落，金至美脑袋跟球儿一样，骨碌一旁。王氏磕头："好汉爷饶命，您瞧我长得也不错，干脆我跟您过得了。"英才照她肚子上一刀，前边到了刀盘，后边没露出尖儿来，真胖啊。熄灭灯光。到了大牢，锁头砍断，进了屋子："仁兄，小弟来救你。"上下手砍断，拉智亮出来，飞身上房，到城墙上宝刀交与智亮："哥哥远走高飞吧。""啊！英才兄弟，你如何到此？"白英才把经过一说："杀了赃官满门，也给伯母报仇了，快走吧！""兄弟，大恩不言谢，告辞了。"哥儿俩洒泪分别。

英才次日回陕西，智爷连夜来到兴龙坡马家，见到马避尘，泪如涌泉，跪下叩头。马大爷扶起："兄弟逃离桎梏，苍天有眼，伯母已然安葬祖坟。你莫非白英才所救？""哥哥，英才杀了赃官一家。""好，出了愚兄胸中一口恶气。""可他留下小弟的名字

在府衙。”“啊！兄弟快走，迟恐不及，伯父母坟前有愚兄祭扫。”“兄长请上，受小弟一拜。”“等一等再走。”直奔内宅，拿出纹银二百两：“权做路费，快走吧。”马大奶奶托着一身衣服：“快换上。”智爷行礼换衣，扭身就走。待马避尘夫妇出来，智亮踪影不见。从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智亮先到河南，在考城县拜访了一位前辈，住了半月，躲灾避祸。沂州府衙这边如何办理善后，另委知府不提。智爷一路到了四川，天色已晚，住在朴家镇东口路南朴家老店，擦脸漱口，要酒要菜。智爷斟上酒一看，里边有蒙汗药。“伙计，把你们掌柜的请来。”时间不大，进来一位大身材的六十多岁老头儿，身体非常健壮。“朋友，我是本店的掌柜，有事么？”“合字儿，海海的迷子是怎么回事？”“呦，是合字并肩子，失礼失礼。”叫伙计换酒，添了一份杯筷，掌柜的也陪着喝上了。“兄弟姓字名谁？”智爷通名姓：“敢问老兄贵姓？”“老夫姓朴名林字八海，人称大枪镇西洋。”“哎哟，久仰久仰。”“智贤弟人称侠客，一时怎么来到四川地界？”智亮长叹一口气：“一言难尽。”把自己的事全说了。朴林一听：“兄弟，此处有一剑山蓬莱岛，我姑爷谭桂林被英王请去当大帅。你杀了官家，四海难容，不如去山中落草。兄弟要乐意，明天我就把你带进去。”智爷答应。这时青龙白虎两闸已然修好，八位寨主也齐了。朴林次日带智爷进山，英王高兴，设立太平大寨，让智亮当中平寨主，修建鱼骨寺、人骨寺、十三险、九兽鹤天亭，太平寨全管。一晃二十多年了，智爷收了很多弟子。今晚巧遇镇古侠，智亮述说自己的经过。

智亮又问董老剑客，老人实话实说：“我要会会天王殿的军师大帅。”“老人家，凭您的本领经验，会他们绰绰有余，只是山中的高人也不能等闲视之。老爷子，您有什么趁手的军刃么？”“不瞒你说，我的十三节鞭给了弟子慧斌，现在身无长物，只有一对判官笔。”“剑客爷，就凭判官笔可不成，这么办。”智爷伸手

把刀摘下来："前辈，这口刀是龙鳞宝刀，在弟子身上也无大用，给了您如虎添翼。"剑客爷一摆手："宝刃价值连城，你也需要，我忝居长辈，不能接受。""剑客爷，宝刀宝剑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弟子德薄，不称此宝，害得我身入囹圄，母死堂口。您德高望重，雄视武林，堪配此宝。弟子心出至诚，望前辈笑纳。"说着举起宝刀，跪在桌前："过往神灵在上，弟子智亮将宝刀赠于董老剑客，行道江湖，主持正义。倘若枉伤人命，罪在弟子身上。"说完恭恭敬敬，双手递过来。老剑客无法，接过龙鳞宝刀，也双膝跪下："过往神祇在上，太平侠智亮将此刀相赠于我，我当珍视。若枉伤一人，天必厌之。"智亮搀起老剑客："老人家，山中人多识此刀，给您一块蓝布，裹上刀把，遮人之目吧。"到里屋拿块布系上，剑客爷别上宝刀，如虎添翼。智亮沉吟一下："怎么把您送往天王殿？"董爷一笑："智亮，你依然把我捆好，叫人送我到天王殿。"智爷一想，人家老剑客到我这里不也捆着吗，我真是杞人忧天。

捆好后，智亮把崔头儿叫进来："崔头儿，你们把老人家送交天王殿，不可走失。倘有纰漏，老夫不答应。""是。"仍叫梅心哥儿俩用大竹竿抬起，灯光照亮，四十人出离太平大寨，步履如飞。梅心抬得来了劲儿："哥儿们快走哇，这老头儿分量不沉，轻飘飘的又好抬，送到天王殿就交差啦。"崔头儿过来给他一个大嘴巴："谁拿你当哑巴卖，少说话。前边是大帅府，过去就是天王殿，你废什么话。"梅心不言语了。没走一里远，他就觉着肩膀加分量了，煞肉得疼，嘎吱吱，竹竿都弯了。"头儿，怎么回事？"咕嗵！梅心梅肺全压趴下了。再找老头儿，踪影不见。这才引出一段大闹天王殿！

第三十二回　天王殿董乾逞神威

董老剑客略施小计，躲入树林，看他们走了，这才往前溜达。大帅府修得巍峨壮观，宏伟高大，并排三所大房，正中府门，有兵丁把守，两盏气死风灯，上有红字：水陆全权大帅府。剑客爷心想：谭天回来没有；到里边看看。老人家纵身上房。帅府客厅灯光明亮，董爷在西边后窗往里看，五间一通连，方砖墁地，迎面架几案，各种陈设。靠西墙一张八仙桌，桌上放着蜡灯，火苗多高，红绸子桌围，谭天在上首坐着，手托一本兵书，聚精会神地读着。原来谭天回到山中，只说已然托给白大将军伺机而动。他也知道凤岐逼死二位公主，心想：三公不可靠了。

今晚在帅府看书，猛听得房上有动静，谭天放下书按剑出来，长腰上房，四处观看。银河耿耿，明月在天，万籁无声。谭桂林哑然而笑，叫着自己的名字：谭天谭天，风声鹤唳，你就草木皆兵，表面气壮如牛，内里胆小如鼠。剑山固若金汤，你怕什么呢？飞身下来，挑帘进屋：“啊，不对！”屋里进来人了。蜡灯挪到桌子中心，兵书没有了。“什么人来此搅闹？”就看这桌子忽悠，起来半尺，奔谭天扑来，吓得谭天往后倒退，桌子就追他。谭天一撞胆，拉宝剑迎桌子，桌子就后退，其快无比。桌子往前走容易，因为有桌帘挡住；桌子往后走，可不能转桌子，仍然是桌帘挡住谭天的眼睛。追来追去到门口，桌子停住，谭天的宝剑照桌子底下扎来，帘子板吧嗒一响，一缕青烟从桌子下边到院中。谭天纵身上桌子挑帘出去，身形刚站稳，“打！”黑乎乎一物奔谭天面门。谭天躲不开，正打在脸上。谭天用手一捂，是兵书。再看来

人，一鹤冲天式纵到房上，谭天瞧着像董化一。他立即回到屋中，命人收拾，一声喊嚷："速至天王殿！"

进了三道宫门，谭天亲自击点，叮叮叮一响，一阵忙乱不提。书说简短，群臣齐集殿中，王爷升殿。参见已毕，王爷眼望众臣："哪位爱卿击点，有什么重要军情议论？"谭天一抱拳："臣府中有人窥探，恐奸细对千岁不利，因此请众将到天王殿保护千岁，以防不虞。"燕普心说：你哪是请众人保护王爷，分明保护你呀。王爷说："大帅，想我君臣苦心经营二十余载，才有今日。剑山两道大闸，三面是水，水深浪急；一面临山，山势陡峭，飞鸟难通，游鱼难入。更有众将都是武林高手，敢说固若金汤。慢说无人能入，纵有人进来，地网天罗，小鳅难翻巨浪。大帅不必担心。"

刚说到这里，从二道宫门往里，捷如飞鸟，似弩箭离弦，如苍鹰脱钩，进来一人。"哎哟嗬，未必吧。"声到人到，站在阶下，托银髯昂然而立，坠角苍龙、落牙猛虎一般，精神矍铄。谭天心说：今晚有个乐儿，怕谁来谁就来了。燕普心说：是董化一？不是，他使鞭，怎能别着一口刀呢？师哥万俟羽修又不在山中。这时英王站起来，左有谭天，右有燕普，三公三横和几十位将军出了殿，殿外王官武士不计其数，灯笼高挑，照如白昼。王爷问谭天："大帅可认识此人？""为臣不识。"英王高喊："你是何人，搅闹孤的剑山？""哈哈哈，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何况老夫。"

燕普传令："哪位将军捉拿此人？"猛然有人喊，嗓若铜钟，声震四外："老儿大胆，闹我蓬莱，某来拿你！"剑客爷一看，这人晃荡荡身高丈一，膀阔三停，发髻蓬松，扫帚眉，大环眼，狮鼻阔口，抱长钢髯，四楞胳膊起青线，力大无穷。"猛汉通名受死。""俺乃站殿将军四大金刚生擒虎陈勇。""哈哈哈，我看你能生擒死老虎，活的早把你吓跑了。来吧，爷儿们。""哇呀呀呀，气死我也！休走，看拳。"右手拳泰山压顶，挂定风声，奔剑客爷头顶就砸。他这胳膊跟房檩差不离。老人家右臂往上迎，好么，麻秆

儿粗细，蔫皮耷拉二寸多长。“开！”还开哪。咔！碰上了，陈勇往后一退：“哎呀，好疼啊！”这一通抖拉胳膊甩手腕，弹弦子了：“哎呀！”剑客爷右手拳照他胸膛就打，呼！咕嗵！一个大坐蹲儿。“趴下吧。”“遵命。”还遵命哪，陈勇败归本队。

有人喊：“我来！”砸夯一样，噔噔噔过来。“老儿休狂，某来讨教。”剑客爷一看：“嗬，好大个儿。”比陈勇还高一块，身有丈二，肩宽背厚，身穿蓝布裤褂，腰系皮鞓带，足有一拃多宽，铜饰件锃明瓦亮，踢死牛的豆包鞋，一脸壮疙瘩，眼赛钢铃，青胡茬儿，辫子盘在头顶，凶似瘟神，猛如太岁，强似古之恶来，不让南宫长万。“猛汉，报上名来。”“俺乃活捉豹瓢伦是也。”剑客爷一看，瓢伦比陈勇还壮。瓢伦心说：你要再用胳膊搪，我就给你砸折了。“着打！”右手举拳，照老人家头顶就砸。董爷一捋袖子：“小子，开。”照样用胳膊往上架。瓢伦一铆劲儿，呜——咔！“哎呀，哇呀呀呀！”好一通抖拉胳膊：“好厉害！”老剑客照他胸口一拳，呼！“你也躺下呗。”咕嗵！倒了半堵墙似的。周围一乱，瓢伦折身败走。

有人高喊：“某家来也！”董爷一瞧：“嗬，好样儿的。”身高过丈，膀大腰圆，一身蓝，青布褡包煞腰，面如镔铁，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声如巨雷，势如奔马。“黑大个儿，报通你的名姓。”“俺乃金镋无敌小霸王金角是也。”“霸王，你也是到了乌江的霸王，过来试试。”这回他不敢砸了，黑虎掏心，照胸前便打。剑客爷顺手牵羊，伸右手一个金丝缠腕，闪手一拽：“你趴下吧。”金角真听话，一个狗吃屎，爬起来跑回本队。

将军队内有人怪叫如雷：“老儿无礼，连败我三个兄弟，待某会你！”来人身高过丈，犹如半截铁塔，面似冬瓜皮，青中透煞，九穴眉，吊客眼，蒜头鼻子，火盆嘴，抱长钢髯扎里扎煞，亚如断了鼻儿、缺了尖儿的钢针一样。一身青，腰扎皮鞓带，踢死牛的鞋，太阳努着，眼睛鼓着，一身腱子肉，看样子脚踢七个，拳打

八个,放个响屁都能崩倒三五个的,凶似瘟神,猛如太岁,站在老剑客面前,恰似猛虎下山。“某乃绝刀赛孟贲奎虎,与你大战三百合。”“哈哈哈,鼠辈,不用说你,你们的军师大帅也不敢说战三百合。你是举了鼎的孟贲,进招来吧。”“哇呀呀呀!”双锋贯耳,双拳奔老人家左右太阳穴打来。老人家往下一蹲身,青龙出水,右手照前胸猛打,劲儿真足,呯!奎虎仰面一倒,脖子一窝,又一个跟头。剑山四猛,一扫而光,摧枯拉朽,玩玩笑笑。

君臣尽皆变色。王爷问燕普:“老军师,四猛皆败,军师另派能人吧。”燕普点头:“无量佛,众位将军量力而行,不要自取其辱。”垫步拧腰,飞身过来一位:“老朋友,某来领教。”剑客爷一看,这位中等身材,细腰乍臂,满头金发,粗眉阔目,口正鼻直,短衣襟小打扮,紧身蓝色裤褂,薄底窄靿靴子,背插单刀。“老英雄身手非凡,连败四猛,某金头龙赵登前来讨教。”“请。”赵登左手晃面门,右手乌龙探爪,奔老人家前胸一掌。剑客爷知道,换了高一点儿的了,上左步立右手,左手春云乍展,往他右肋下一掖。赵登坠肘沉肩,用右肘一压,蹦起来劈山掌,又名摔子,甩手一掌。剑客爷暗自点头,赵登有几年的苦功夫。二位一打就是五六个回合,其实凭赵登的能为,一招就输,老人家要看看他的功夫。几个回合以后,黔驴技穷,技只此耳。赵登右手锁喉,剑客爷左臂从中路翻腕子一压,只用左臂吸力,往下一压,赵登往前栽。剑客爷用力一送他,赵登倒退五步,咕嗵!来了个屁股蹲儿。“哈哈哈,赵壮士,这可是你自己摔的,还有哪位?”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银头龙赵亮回手拉双刀,燕子分云,通了名姓:“老朋友,亮你的军刃。”剑客爷一摇头:“军刃是对你们军师大帅的,尔等之辈还用不着亮军刃。过来,一下你准趴下。”赵亮大怒,双刀十字抹嗓,直取咽喉。剑客爷纵身到了他背后,其快无比,单腿照他后腰一踹,呯!把赵亮踹了个大跟头。你拿军刃,就摔得重一点。赵氏兄弟全输招了。

百步神拳石天龙飞身过来："老朋友，我来讨教。"通罢名姓，剑客爷一听："你叫石天龙？凤翔府东关住着一个老朋友叫神拳无敌石敢当，家传五祖点穴拳，是位武林圣手，可惜他死了有二十年了。"石天龙一吐舌头，心说：石敢当是我爷爷，真是孔圣人门前卖文哪，既来之则安之吧。"老朋友，献丑了。"双手一引，盘古开天，奔人中穴点来。剑客爷白虎洗脸，左手一封，右手撩阴打来，石天龙闪身躲过。打了五招，剑客爷看他招数不错，用来得心应手，自己不愿多耗体力，用右腕一穿，左手一搭，双锁手，右脚扁踩，正蹬在大腿上，呼！石天龙摔了个仰面朝天，败归本队。董爷一抱拳："承让承让，还有哪位？"

飞身过来一人："老朋友，俺乃站殿将军隔山打虎石天凤，特来请教。""请，今晚每位讨教三合。"石天凤单锋贯耳，奔太阳穴打来。剑客爷褪头躲，抬右手一叼他右臂，左手一掐他手三里，其实要叫他折胳膊很容易。剑客爷一搡他，石天凤抢出七八步，摔倒在地。

燕雷亮出日月轮，趁石天凤倒地之际，从老人家身后蹦过来，举轮就扎。剑客爷听风辨物，久经大敌，滴溜转身，老君推背靠山掌，把燕雷打出一丈多去。"好东西，暗算老夫！"杜清风拉宝剑："无量佛，老儿撒野，山人收拾你。""什么人？""云霞道士杜清风。"盖顶就击。剑客爷伸手抓住手腕，左手一托他屁股："去你的吧！"老六猴，幺冲下，嗵！摔得他半天没缓过气来。

燕普高声念佛："无量佛，老朋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请问阁下上姓高名。"燕普心说：能为越大，摔得越狠，越输得快，问问你吧。老人家哈哈大笑，一托银髯："老夫祖居陕西凤翔府西门里，姓董名乾表字化一，人称镇古侠。"一阵大乱。王爷问："桂林，董化一是何人？""王爷，前者江上动手的僧道俗三剑客是他的亲师弟。此人实有通天彻地之能，威震武林，比他三个师弟胜强万倍。"英王震惊："燕道长，急速派人捉拿此人。""无量

佛，所有人等一拥齐上，以多为胜，不可怠慢。此人在川陕大道曾与大军师对尺，务必擒获。”令下如山倒，所有王官武士以及众位将军，势如潮水，往上一围。谭天明白，燕普不敢过去，只有窝子狗，一齐咬了。

剑客爷蚕眉倒立，虎目圆睁：“燕普，你不敢过来，叫这些人上来送死，藐视老夫钢刀不利吗？”剑客爷回手拉龙鳞宝刀，刀光一晃，利闪相仿，刺人双目。宝刀一立，转圈一推，刀尖枪尖，纷纷坠地。宝刀金刚亮背，红光迸现，死尸乱倒。燕普喝喊，众人往上围，眨眼之间几十具尸体，片片血渍。英王不忍再看：“燕道长，奈何驱犬羊入虎口，您应该亲自抵挡。”燕普无奈：“众人住手，急速清扫战场。”大殿前一阵忙乱不提。

打扫干净，燕普来到老剑客面前：“老檀越无故到山中搅闹，于理不合。”“哈哈哈，听说山中军师大帅各有奇能，老朽进山原为以阔眼界，燕道长武林前辈，请赐教吧。”燕普左手剑诀一引，右手剑春云乍展，直奔脖项。剑客爷麻姑献寿，用刀一迎。燕普抽剑，迎风劈柳，宝刀盖顶，燕普闪身一躲。真假虚实玄中妙，剑客爷追云赶月，兜底撩阴，来得好快，一刀就到了。燕普顺势拧腰，蹿出老远，心里嘣嘣乱跳，好悬哪。“燕普，别跑哇，爷儿俩玩玩儿。”飞身过来，仙人解带拦腰斩，燕普忙闪过还招，二位打在一处。燕普这时才觉得董老剑客真是武林高手。他的刀没准谱，但各家之长全有，得心应手，招法如海如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每招每式功底很深，无半点纰缪，矫若游龙，翩若惊鸿，使你防不胜防。燕云风躲躲闪闪，招招架架。谭天暗自点头：董化一才是名实相符的老剑客，武林中之佼佼者。英王对武术是外行，他都看出燕普不行了：“桂林，燕道长战船交手，欢龙活虎，运用自如，怎么今晚总是躲躲闪闪的，能胜吗？”“王爷，燕道长比人家差得多，胜是休想。”王爷把脸一沉：“孤的剑山如铜墙铁壁，只一个董化一就搅得地覆天翻。诸葛老将军，速到鱼骨

寺请了因高僧师徒前来助战。”

赛南极诸葛宏图直奔鱼骨寺。头打剑山下来，了因带慈云回到鱼骨寺：“徒儿，你暂时不能回人骨寺。”“为什么？”“论你的能为还差强人意，只是你七十余岁，该有涵养，战船之上你跟董瑞交手，武艺力量都还可以，只是脾气过暴，因怒伤肝，大气不调，容易失败。出家人称为炼气士，你被董瑞一骂，就急怒生气，气不归于丹田，举动失准，很容易失手。现在你每天跟为师炼气吧。”从这天起，每日早晚练习吐纳，使气周流十二重楼，归于丹田。今晚诸葛建把发生的事一提：“董化一进山到了天王殿，杀人流血，地覆天翻。王爷命晚生来请高僧师徒助战。”慈云一听，气往上撞，抄起荷叶铲，双手一碰，火星乱迸，震耳欲聋。“哇呀呀呀！”怒发冲冠，目眦尽裂：“什么叫董化一，老子宰他。”了因这气：“慈云，你这些日子炼的气在哪里，怎么火气这么大？”“师父，我这是炼气炼的，越炼气越足哇。”“弥陀佛，董化一是皇上御口钦封的著名剑客，胜过董瑞多多矣，怎能小看？”

书说简短，带好兵刃，三位来到天王殿。燕普此时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堪堪要输。慈云打垫步来到切近：“燕道长你下来，什么叫董化一，我就不服。”燕普趁这机会纵身出去：“董化一，现有石头僧慈云前来会你。”“去吧，是你的替死鬼到了。”燕普回归本队。众位，董老剑客到剑山里，除去万俟羽修能够抵挡一阵，余下无敌，了因也在肩下。

剑客爷抖擞精神控刀推银髯观瞧，慈云犹如凶神恶煞，一分双铲：“董化一，认识慈云吗？”“哈哈哈，老夫识得高一头的英雄，乍一臂的豪杰，像你这无名无姓的晚生下辈，早就把你抛于九霄云外了。”“哇呀呀呀！”双铲一撞一响：“老儿口狂，罗汉爷与你大战三百合！”“哈哈，大战三百合，你不配，连教你那个人也不配。能走十合，不负你平生所学。”慈云流星赶月，双铲插花盖顶，剑客爷刀走扫堂。这就是经验，你个儿大，我就奔你双

脚。慈云双足点地,往起一纵。老剑客本来就蹲着身呢,刀走缠头裹脑,退左步跟右步,一转刀仍然砍慈云的双腿。"啊!"他刚刚落地,刀就到了。他二次蜷双腿躲刀,老剑客卧看巧云,右腿抬起来,猛踹慈云小腹,呼!实实拍拍地把慈云蹬出去有八尺多远,咕嗵!摔个大窝脖儿。"哎呀,我输了。"

通法上人了因手执金如意:"弥陀佛,董老施主,贫僧讨教。"飞身形过来。剑客爷大笑:"和尚,打了孩子娘必出来,算来万俟道长不在,就是阁下了,老夫奉陪。"了因举如意佛前拜香,奔胸前打来。剑客爷用刀背往外挂,顺水推舟,砍向脖子。了因褪头一躲,横扫千军,打双腿。董老剑客拐李踢球,太公钓鱼,了因纵身出去,拦门式看住门户,董化一压刀推髯。二人当场动手,打在一处,走行门让过步,各展平生所学。谭天纳闷:在菩提寺的时候,没看见董爷带刀,现在怎么拿口刀,而且削钢剁铁,哪儿来的?百思不得其解。

英王问谭天:"大帅,了因大和尚能赢吗?"谭天摇头:"王爷,赢是不用想了,只求不输就算不错了,了因和尚也难敌董化一。"王爷一听,又急又怒:"燕道长、慈云少方丈,你二人帮助了因方丈捉拿董化一,这还了得。"慈云没羞没臊,执双铲过来协同作战,俩打一个。老剑客精神倍增,刀法展开,光华灿烂,力敌二人。燕普不好意思过来。

正在这时,旗牌之内飞身出来一人:"凶僧恶道竟敢以多为胜。伯父休惊,侄男来也。"嚓楞楞,亮出一口宝剑,一片晚霞相仿。看这人在四十多岁,正在壮年,蓝绸子长衫,扎绒绳,别剑鞘,蓝绸子裤子汗褟儿,薄底窄鞠靴子,松三把一条大辫儿,面如古月,两道长眉,鼻直口正,精神百倍。董老剑客一瞧,心中一动:这是我们老二的后代吧,瞧面目可像啊。

这位家住贵州省贵筑县县北八里亭,姓娄名瑞字子霞,江湖人称地行侠。他父亲是武林鼎鼎大名的太乙剑客娄镇,董化一

的二拜弟。功成名就，老剑客在家中享福，闭门课子。两口子就一子，就是娄瑞，父传子受，七十二趟地行剑。子霞从五岁练艺，到了三十岁，一身软硬功夫，老剑客给起的绰号地行侠。艺已学成，父子在家中谈话，老人家说："你有这身好功夫，到江湖上再有为父的名儿罩着，不难成名。如果再有一口宝刃，如虎添翼。"娄瑞一笑："爹爹，宝刀宝剑价值连城，好武的人爱，不习武的人也爱，不容易得到。""也不然，事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只要你行端履正，得也不难。河南大相国寺老方丈一目了然僧荆立棠，他存有一口刀，叫龙缺刀，又名缺尖卧龙刀；还有一口宝剑，叫流彩虹。后来这口宝剑送给他师弟了义和尚，了义住在川北拂云峰极乐禅林，乃世外高贤，人称隐士，他要宝剑无用。"老剑客又谈到谁有宝剑，谁藏有宝剑，说完就过去了。

哪知娄瑞是有心人，他和母亲要了几十两银子，离开家中，不几天来到拂云峰下，住在店里跟伙计打听："伙计，眼前是拂云峰吗？""是。""山上有座古刹叫极乐禅林吗？""有。客人，您打听它干什么？""我奉父母之命到庙中烧香还愿。"伙计一个劲儿摇头："客人，您恐怕白跑了。""为何？""从前咱这极乐禅林香火盛极了，初一十五开山门，善男信女络绎不断，我们这店都住严了。后来由于男女杂处，发生了许多坏事，老方丈认为佛门净地藏污纳垢，把善门闭了，禁止进庙烧香。您不白来了吗？"娄瑞一听，糟了，不让进去怎办？他想了半夜，想出个法子来。

第二天，娄瑞到街上买了一份香蜡纸锞还愿的东西，顺山根一直往西，走到正面山下，才是上山的路口。娄瑞顺山道往上走，曲曲弯弯，坎坎坷坷。走上有一里地，在路旁有一块巨石，高有三丈，方圆三十丈。山路从石旁绕过，约有二十里地的山路，扶摇直上。远远望见万绿丛中隐现红墙，影壁足有十丈宽，两丈多高。转过来，东西的红庙墙很高，虎皮石的下基。东边四个斗方，法轮常转；西边四个斗方，阿弥陀佛。三座山门、东西角门完

全紧闭,正中蓝额金边金字,敕建极乐禅林。

娄瑞扣门,时间老大,里边有人问:"谁呀?""您给开开吧,是我。"咣当当,门开了一道缝,娄瑞左脚顺门缝挤了进去。里边是个小和尚,他一看不认识,急忙关门,可惜娄瑞脚在里边,关不上了。"施主,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事?""小师傅,在下是贵州人,奉父母之命到宝刹还愿,请小师傅行个方便吧。"小和尚紧紧推住门:"这位施主,这可不行。方丈有谕,谁要放人进来,方丈知道,要罚他跪香,还要打四十戒尺。您要还愿,就在山门外冲庙磕头吧。""小师傅,不行啊,我父母有病,许下宏誓大愿,到极乐禅林还愿,还要参拜所有佛像。我在门外磕,可是犬不敬大不孝,您还是通融一下吧。"娄瑞死乞白赖对付,小和尚执意不肯。

两个人争执的工夫大了,这时候来了个三十多岁的和尚:"弥陀佛,悟性,为何在门前喧哗?""师叔,您快来吧,这位施主非要烧香不可。施主,你跟我广慈师叔说吧。"他一松劲,娄瑞进了山门,他倒把山门关上,冲广慈作揖:"师傅,我替父母还愿,不远千里而来,您行个方便吧。"广慈打问讯:"弥陀佛,有道是在家敬父母,何必远烧香。佛经有云,佛在心头坐,神佛保佑你父母平安。离地三尺有神灵,你在家中烧香祈福就可以了,何必到这么远来呀。""唉!大师傅,我父母身染重病,我对神发誓,只要父母痊愈,我到宝刹还愿。果然神佛有灵,我父母病好了,父母叫我来烧香还愿。现在您不让我到庙中烧香,辜负我一片虔心,回家也要受责,使我父母心有不安。大师父慈悲吧。"娄瑞死死地哀求。

正在这时,有人念佛:"弥陀佛,广慈,你这是干什么呢?"娄瑞一看,来了个花白胡子的和尚,三块受戒的香疤,身穿灰僧袍,一看就有功夫。广慈打问讯:"师父,这个人是从贵州千里而来,替父母还愿,弟子不叫他进来,他赖着不走。施主,这位是本

庙知客僧心一，是我的师父。”娄瑞一躬到地：“师父，念弟子一片诚心，成全弟子吧。”心一和尚想了半天：“施主进庙烧香，实在触犯法规，倘被方丈知道，我们不但要跪香，还要受重责。”“大师父，弟子鸭默雀静，不声不响地烧香，心到神知，您就立了大功德。”“唉！好吧，我领你到配殿烧香。”

知客僧心一带着娄瑞轻轻地来到配殿，开开殿门，里边塑像栩栩如生。娄瑞在每一佛像前烧香磕头，一秉虔诚，全都磕完。心一和尚直催：“施主，我担着很大的不是让你进来，你赶快走吧。”娄瑞心说：进来就不走了。他出了配殿，用手一指：“师父，那里是哪儿？”“那是正殿。”“您为何不叫弟子到正殿烧香瞻仰，我应该到正殿拜佛。”“娄施主，念你是孝子，千里风尘到此拜佛，到正殿举动太大，恐方丈得知，我等获谴。让你到偏殿烧香，心到神知，你怎么得寸进尺，还要到正殿，这就不对了。”娄瑞一瞪眼，大声嚷起来：“我怎么不对？您不让我进来，这没什么，既让我进来，又不叫我去正殿烧香，这像话吗？”心一和尚央告他：“施主，你小声说话可以吗？佛门净地，不容喧哗。”娄瑞一睖睖眼：“我就这嗓门儿。您不叫我入正殿，死在这里我也不走了。”广慈顺脑袋流汗：“师父，要不请施主去正殿吧。”“弥陀佛，贫僧也是慈心生祸。事也无法，请到正殿吧。”

殿门打开，里面旗幡吊挂，迎面神龛三世佛，前边供桌摆着五供蜡扦儿，供桌右边放着一口巨磬，红棉垫儿，红漆罗圈儿架着，蜡扦上放着一个大磬锤。娄瑞磕头烧香，心一和尚催他：“娄施主，正殿你也烧香了，应该走了吧？”娄瑞实在无法，他一眼看到磬：“大师父，这是干什么用的？”“这是磬。凡是烧香的必须敲磬，神佛好知道。”“大师父，我烧了这么多香，也没敲一下磬。神佛不知，岂不是白烧了吗？”“施主，您怎能敲磬？”娄瑞抽冷子抄起磬锤，照巨磬猛敲一下，噹！声震殿堂。心一和广慈吓得魂飞胆裂。

猛听大殿外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子时香已过,午时香未至。何人大胆,佛前击磬?这还了得。”广慈一下子把娄瑞抱住:“你别走了。”从殿外走进一个老和尚,九块香疤,银灰色僧袍,黄僧鞋,皱纹堆垒,一部银髯。娄瑞一想,这位定是了义和尚。心一合掌:“弥陀佛,师父,这位施主要给父母还愿,从贵州而来。他苦苦哀求,弟子一时心软,才叫他进庙烧香。他故意击磬,犯了佛规,弟子认罚。”老和尚看了看娄瑞:“小施主怎么称呼?”娄瑞报了名。“你还愿了吗?”“弟子还愿了。”“施主,赶快速离此地,免得方丈嗔怪。”娄瑞心里凉了,这和尚不是了义。他万般无奈,只好告辞。这时殿外来了个小僧人:“二当家的,方丈问什么人敲磬。”老和尚拉住娄瑞,把上项事一说。“二当家的,您等一下。”小僧人自去。工夫不大,小和尚回来:“二当家的,方丈叫您同他到方丈院。”老和尚答应:“施主跟我来。”

顺箭道往后走,过了几层殿,来到方丈院,院内盛栽松竹。到西屋,南山墙一张云床,上面趺坐一老僧。头上十二块香疤,赤红脸,雪霜的白眉斜飞入鬓,寿毫过目,二眸子微闭,鼻如玉柱,唇似丹涂,大耳垂轮,一部大胡须洒满前胸,黄僧袍,黄中衣,白绫高靿袜子,脚搭上放着黄僧鞋。西后窗开着,屋里古色古香。老和尚把娄瑞带进来,挑帘出去。娄子霞肃然起敬,撩衣服跪倒:“高僧在上,弟子有礼。”“弥陀佛,施主请坐。”娄瑞坐下。“施主贵姓?”“弟子姓娄名瑞。”“府上哪里?”“贵州省贵筑县八里亭。”了义一听,微睁二目,射出两道金光来,上下打量娄瑞,吓得子霞一哆嗦。“施主至此何干?”“到宝刹为父母还愿。”“你烧过香了吗?”“弟子烧过香了。”“那就走吧。”“方丈,弟子不走了。”“为什么?”“父亲叫我舍身三年侍奉僧众,以示虔心。”“弥陀佛,你们的心意是好的,无奈我庙中香火地不多,入不敷出,不能留你。”“老方丈,弟子带有银两,足以自给,不用方丈费心。”老方丈点头:“这还可以。正果呀。”刚才的老和尚进来。“这位

施主奉父命舍身入寺三年，你把他带到外面安置吧。”“是。”把娄瑞带出来，到前边找了一间空房住下。

一连三天无事。到第四天，吃完早饭，老和尚进来：“施主，方丈谕下，你只管挑水吧，每天十个大缸，挑满了就成，随我来。”娄瑞心说，挑水算什么。跟和尚出来，到大殿前一看，新做的一对柏木桶，一寸厚的板子，底有半尺厚，盛不了多少水，干压沉儿。一棵整榆树的扁担，连扁担带桶足有二百斤，还没盛水哪。娄瑞一咧嘴，把心一横，挑起来：“大师父，到哪里去挑水？”“来，我带你去。”老和尚带子霞出了庙，顺山道往西走，下山有五里路，到了水边儿，靠岸半步有个一尺粗的柏木桩，半步一棵，深入水中。一条长龙，越往里越深，足有一里地，到了一个大的洞，柏木路通到洞里。洞有一里，是个穿堂洞，到西洞口外，山上下来一股泉水。柏木路一边有个石台，正好放桶。老和尚一指：“施主，在此接水，挑到庙中，你行吗？老方丈说了，行你就挑水，不行急速回家。”

第三十三回　再行刺涉险成都府

娄瑞一咬牙："弟子能挑。""好，老僧就回复方丈了。"老和尚走了。娄子霞接满清水，顺着木桩路晃晃悠悠，挑水走出。他是练家，走了两趟，就有点儿门道了，十缸水不到半天挑完，晚上夜静还要练功。不想次日二当家告诉他，还要给泼院子的挑水，接着要给种菜的挑水，这一来就没有歇着的时候了。

春夏秋冬，周而复始，娄瑞在极乐禅林挑水八年。今晚他一想：八年来，不用说得剑，我连老方丈了义都没看见，不如我探探方丈室，看看有什么动静。娄瑞穿好夜行衣，绒绳勒住十字袢，长衫往身上一围，绢帕缠头，从后窗出去。古庙森森，四无声响，他脚下加快，直奔方丈室西后窗，轻轻够住窗台，身体挎上，往里观看。屋里灯光闪闪，了义高僧坐在云床上，前面放个杌凳，两条腿放上，鞋子脱了，裤角挽到腿根，两脚两腿肿得跟包子一样，步履都艰难了。老和尚面目发青，一个劲儿哼哼。旁边站着小和尚："老方丈，您这是怎么了？""唉！我年老体衰，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看来老僧不久于人世了。""老方丈，快请二当家的来给您请个郎中吧。"老和尚摇头："病入膏肓，和缓在世，也无能为力了。""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转眼就这样了？""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老僧年迈，气血两衰，百病乘虚而入，才有今日。想老僧偌大年纪，自古皆有死，圆寂也是应该的，只有一件事老僧难以忘怀。""老方丈，什么事使您放心不下？""老僧师兄有一口宝剑名叫流彩虹，是一口宝刃，当时老僧心爱，就跟师兄要了过来，只是老僧是出家人，也无大用，就放在后阁佛楼

神龛之内。你把风灯点亮，去后阁把流彩虹取来，老僧观看。”小和尚害怕，不愿去，又不敢不去，把灯笼点亮，出了方丈室。娄瑞轻轻下来，观察小和尚。

西北有个角门，出角门眼前是菜地，穿过菜地，西北方向的高楼就是后阁。小和尚登扶手楼梯上来，门口是个旧雨帘子，他背靠帘子，把隔扇推开，灯笼插在香炉里，爬到供桌上，往神龛里边伸手，叨叨念念：“老方丈是快死了，改了脾气，大晚上看宝剑干什么。”拿出流彩虹，绿鲨鱼皮鞘，镶嵌着一块一块的宝石，光华璀璨。小和尚蹦到供桌下，拔下灯笼，出后阁带门，顺原道回来。娄瑞有心夺剑就跑，后来一想，大丈夫来明去白，怎能做此不才之事？英雄暗地跟回，再到后窗背地偷看。

小和尚进来，放下灯笼：“老方丈，您看是吗？”老和尚接过来，按剑把顶绷簧，仓啷啷，流彩虹离鞘，一片晚霞，红中透紫，刺人二目。老和尚收入鞘内，自言自语：“好剑哪，只是老僧行将圆寂，宝剑虽好，留也无用。如有侠义后代，行端履正，手中缺少宝剑，进来跪在老僧面前，说明原因，老僧赠他，助英雄成名，也未尝不可。如果有人想趁老僧有病，偷我宝剑，焉得能够。”说着话往后窗观看。像那个娄瑞应该进来，说明原委，跟老和尚要；娄瑞没有，错过良机。老方丈点点头：“弥陀佛，你把剑送归原处。”“是。”小和尚接过宝剑，拿起灯笼，奔后阁了，嘴里嘟嘟囔囔：“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折腾！快死了，回光返照，死期至矣。”娄瑞在后边跟着，心中好笑。放回原处，小和尚自去。

娄瑞到自己房中，东西带好，心说：人不知鬼不觉，我偷您的吧。他从后窗出来，星月在天，微风阵阵，塌身形走矮式，直奔后阁。顺东边上来，挑帘推门进来，里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长腰上供桌，神龛内伸手，心里噔噔直跳。常言说，做贼心虚。娄瑞把流彩虹插在背后，从桌上下来，到门口回身关门，左手挑帘子，长腰往下纵，觉着右肩有人挡了一下。云里翻的跟头，脚扎

实地,抬右手一摸流彩虹,踪影不见。“啊!”娄瑞吓得魂飞千里外,魄散九重天。“哎呀,宝剑不见了,哪里去了?”他一想,刚才下楼,被帘子挂了一下。他长腰上来,一撩帘子:“嘿!”流彩虹挂在帘子上。伸手摘下,插在背后,二次下来,塌腰往正南,直到南庙墙,飞身出来。

转过影壁,子霞站稳身形,想拔流彩虹看看,就瞧见庙墙里跳出了义和尚,行走艰难,左手拉着一根长竹竿,足有两丈多长,粗头冲下。了义用右手一点:“好娃娃,趁老僧有病,你落井下石,盗走老僧流彩虹,还要私自逃走,这还了得。站住!”娄瑞撒腿就跑,脚下生风,快如闪电,听耳后老和尚紧追:“娃娃,你往哪里逃!”娄瑞用力,足有五里地,站住身形,往后看看,已经把老方丈落远了。他刚要拔流彩虹,树林里念佛:“弥陀佛,娄瑞,你往哪里逃!”“呦!”子霞撒腿就跑。老方丈追,指天画地,骂个不停,吓得娄瑞亡魂皆冒。又有五里地,娄瑞看了看后面无人,抬手摸流彩虹,猛听树林里有人喊:“娄瑞,还不站住!”子霞一通跑,这么巧哇,我一摸剑老和尚就来。

书说简短,娄瑞一直跑到东方发晓,天空闪亮,乌鸦噪于树颠,檐喜鸣于庭院。娄瑞把长衫穿上,心说:绕过巨石就到了山下。他来到石下,猛然石上说话:“弥陀佛,娃娃,你还想走吗?”子霞一看,大石上坐着了义,手执大竹竿,微晃两肩,轻轻落地,身体敏捷,腿也不肿了。“好奴才!”娄瑞跪下磕头:“方丈爷,您知道小子是何如人也?”老和尚这气:“老僧不管你是何如人也,偷我宝剑不成。”娄瑞把以往事从头至尾详细禀明。“弥陀佛,合算你父子在家中就算计上我的宝剑了。”“剑客爷,弟子跟您要,您可以不给;弟子偷您的,堂堂剑客爷被偷了,您还往回要哇?”“弥陀佛,贫僧要向你要,是怪寒碜的。”“您就发慈悲,赠给弟子吧。”老剑客想了想:“你说得对,老僧不要了,只是此剑随老僧数十年,老僧也对它有了感情。你把剑拉出来,老僧再看一

次，你就把它带走吧。”“按理说您就别看了，既然您说得怪可怜的，您就再看一眼吧。”说着一伸手把宝剑拔下来，娄瑞自己都怔了：怎么跟昨晚看的不一样，通体都是锈的？“高僧，您看吧。”“拉出来老僧看看。”娄瑞抓剑把，托剑鞘，用力一拔，纹丝没动。“高僧，锈住了。”“哈哈哈，宝刀宝剑乃五金的铁精、六合的金英冶炼而成，沉于水内万年也不长锈，使点力。”子霞用尽生平之力，把宝剑拔下。嘿哟，原来是半根破铁条。娄瑞要哭，八年挑水我就偷了半根破铁条，站地下发怔。“弥陀佛，娄瑞，你既是娄镇之子，为何不向我讨剑呢？”“弟子年轻，想从您这里偷走宝剑，脸上有光彩。”“你脸上有光彩，老僧的光彩呢？”“剑客爷海量宽宏，饶恕晚生吧，我跟您告辞了。”“别忙，你还想要流彩虹吗？”“您能赏赐给晚生吗？”老剑客把大竹竿提起，原来底下是螺丝口，左手一捻，随着下来一口宝剑，正是流彩虹。

自从娄瑞一来，老和尚估计他是娄镇之子，但不知来意。给娄瑞找房住下，剑客爷一探，才明白他是为流彩虹来，看这意思是另想他方，干脆我把你累跑了吧。其实甘泉洞挑水是庙里和尚用功的，可娄瑞不但没跑，而且功夫大长。老和尚暗自点头：人贵有恒啊。每晚都要窥探娄瑞，眨眼八年。老和尚一瞧娄瑞要探我的动静，回到方丈室，用功夫一催，两腿肿了。娄瑞来，老和尚才叫小和尚取剑，剑客爷也暗自跟随，心说：你要把小和尚掐死抢剑呢。小僧人取回来，老和尚才说这番话，这话可是真的，娄瑞真进来，老和尚真给。他又叫小僧人送回，仍然跟随前去。娄瑞回屋收拾，老和尚拿把锈剑，把大竹竿拿着，立在东墙。娄瑞进去拿剑，和尚倒采甘泉；等娄瑞出来，抄走流彩虹，把锈剑挂在帘子上；娄瑞走，老和尚把剑放在竹竿内，拧好螺丝口，一直跟下来。子霞要拔剑，老方丈这才喝喊追娄瑞，一连几次，最后到巨石上等他。

现在把剑取出，赠给娄瑞：“娄瑞，你当初跟我要，我就给

你，虽说八年挑水，你等于练了八年的苦功，回到家中问你父母金安，回去吧。”子霞跪下：“老方丈，大恩不言谢，我父子五衷铭感了。”老和尚拾起破剑：“子霞，望你行道江湖，做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不要辜负老僧赠剑就可以了。”老和尚顺山道回庙。

娄子霞望空一拜，然后回家，见到父母，把两肩露出，然后把八年挑水得剑的事全说了，太乙剑客娄镇点头赞叹：“高僧了义乃武林前辈，他的本领超过其二位师兄多多矣。”娄瑞把在四川听说剑山的事全提了：“爹，孩儿打算去剑山，将来为国家效忠好吗？”娄镇答应，娄瑞才到剑山投效。招贤馆试艺，秦治明把他调往帅府当了旗牌，将近五年。今晚董化一来到天王殿，了因慈云双战伯父，燕普还要下来。娄瑞一想：伯父如果在剑山涉险，我爸爸将来知道，一定把我宰了。他回手亮流彩虹，龙吟虎啸，霞光万道，瑞彩千条，高声断喝，飞身出来。

这时九节雷熊阅报一举紫金盘龙棍：“大胆旗牌也敢逞强，哪里走。”飞身过来，举棍泰山压顶。娄子霞初试锋芒，往下矮身，剑走拨草寻蛇。熊阅报往起一纵身，子霞回身捉蟒，流彩虹从后腰扎进去。“啊！”惨叫一声，死尸趴伏地下。石头象周铁虎哗楞楞一抖三节棍：“好小子，看棍！”三节棍横锋扫月打来。子霞鹞子翻身，流彩虹砍双腿。周铁虎肉大身沉，往后撤步。子霞飞波赶浪，流彩虹扎入脐下，“啊唷！”血流满地，死于非命。铁幡竿陈通一颤大铁幡：“好鼠辈，伤我好友！”颤铁幡就扎。子霞金牛耕地，幡下蛇形纵，正是陈通身后，拦腰斩，噗！身体两截。眨眼之间剑斩三横。

了因飞身过来，举如意砸下，子霞往旁一闪。了因里合一腿，呼！就踢上了。剑客爷龙鳞刀一剁他，了因一躲，猫腰一揪娄瑞，提起一扔，子霞借劲儿站住。剑客爷一瞧他：“孩儿，人也杀了，祸也惹了，咱爷们儿还不走吗？”老剑客本心是不愿走，娄瑞斩了三横，老爷子一瞧是七十二趟地行剑，再瞧他长相，心说：

这是娄镇的后代，可别叫他有了错，对不起老二，这才说走。

此时天光已亮，娄瑞顺宫门往外跑，董爷在后边跟着，众位将军各持军刃随后就追。喊杀阵阵，眼看要追上，剑客爷一横龙鳞刀，一瞪眼，这些人都站住了。老人家三蹦两蹦，追上娄瑞，这些人撒腿又追："杀呀，拿呀！"眼看追上，老剑客横刀瞪眼，这些人又站住。如此往复，来到白虎闸的东边，这是边山，外面就是白龙江。杜清风心想：董化一折腾还可以，小小的旗牌也如此凶狠，斩了三横，我非把你拿住。趁董老剑客回身横刀之际，杜清风从里边山坡绕过去，口念佛号："无量佛，哪里走。"照娄瑞后心就是一剑，子霞回身招架。老剑客一回头："狂徒大胆，看刀！"杜清风急忙招架。宝刀一扇，抬右腿用力一踢，呼！跟踢皮球一样，从山头往外踢去，把杜清风踢落在白龙江内。

众将一怔，猛听得天王殿点声大作，众人赶奔天王殿。老剑客带娄瑞三蹿两蹦，踪迹不见。等来到天王殿，已然收拾干净，众人各归坐位，才知胜陶然二次打岛。

原来成都府公馆出了事。侯振远跟大人商议："剑山吃紧，贼人要迁怒大人身上，必派人到公馆行刺。请大人白天把公事发落完毕，晚上到定更天，大人就寝，我们该上夜还上夜，可打更的不要。"大人认为有理，每晚天一黑就休息，所以前者万俟羽修来公馆，寻不见大人身影。日子一长，大人认为没事了，再说天一黑就睡觉，他实在不习惯，就恢复为二更天睡，习已为常。

大人住北房东里间，靠东墙一张床，南窗下挨着床是张六仙桌，挂着桌围子，上面放着蜡灯和茶壶茶碗，外屋隔扇门关着，大人坐在床上喝茶。突然间外屋门开了，大人知道进来坏人了，因为公馆的人没有用这么大力气的。大人刚要下地，门帘一挑，风吹得蜡苗乱晃，进来一个人。大人一看，出家的道长，银发皤然，一部白胡须，蓝道袍，厚底云鞋，手抱量天尺，正是无形剑客万俟羽修，年大人就知道自己休矣。在剑州，八位侠客围他，尚且行

刺于我,若非董老剑客赶来,我险遭毒手;今晚他把我堵在屋内,即便董老剑客在外面喊喝,他也能置我于死地。“万俟道长,出家人举足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救世济人,修得羽化飞生,超凡入圣,怎么来到公馆屡次杀我,是何缘故?”“无量佛,桀犬吠尧,各为其主。贫道前来杀你,休来怨我。”“本钦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你要杀我也无法。”说着一低头。

万俟羽修来到六仙桌的西边,站在隔扇前,跟年大人是对面。其实量天尺三尺六寸,加胳膊二尺多,将近六尺,不管他站在什么地方,都能杀死钦差。即便他现在抡起量天尺,也能打碎大人的头颅。他是练武的,动作总要合乎练武的招式。他上左步抬右步,抡起尺,照钦差头顶砸来,这样他的左脚迈到桌前。可他万没想到桌底下藏着一个人。当他迈左脚抬右脚,力量满在左脚上的时候,从桌下伸出一只手,照腿腕就抓。这位施展鹰爪力重手法,手若钢钩,中指抠住腿的懒筋,拇指关节硌在踝骨上,用力一抠;左手不闲着,顺在腿里边,往上直点阴交穴。左手一抻,右手一杵,力大如山。万俟羽修艺高胆大,其实他感觉有人了,量天尺下落,如果右脚下踩,桌下老者就废了。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老道想看看是谁暗算自己,他右脚往左迈,双尺往右支,可巧老头儿又正抻他杵他,双尺撒手,老道趴伏地下。

桌下这人也是大行家,他明白,若等老道缓过来,自己跟钦差都没命。难得的是年大人被这一幕惊得呆若木鸡,一点儿忙帮不上。老人蹿出来,往老道身上一骑,左右手一抠老道的肩井穴,两个大拇指一点老道的脖后大筋,脚尖点地,两膝一顶老道的两肋,气往下砸,一打千斤坠死人沉,噗!照老道腰骨上猛坐。换个人腰骨就折了,老道趴地下尚有两手撑地、两脚蹬地,他在下边太不利,老者在上边太有利。老头儿手脚并用,使尽浑身之力,两中指抠肩井,两拇指抠懒筋,两膝顶肋,拿老道当了野兽。老道两手撑地,两脚蹬地,用力一颠,上边压着千八百斤就给颠

开了。可老头儿用力往下坐，没颠起来。老道把方砖摁碎，云鞋开绽，把方砖蹬了两道沟。“无量佛！”老道二次用力，丹田运气，达于四肢：“嘿！”猛往起一颠。老头儿双指抠住肩井，拇指抠住大筋，双膝杵住两肋，一打千斤坠死人沉，硬给坐回去了。

两次用绝力，老道遍体生津，赛过蒸笼，热汗直流，四肢颤抖，哆嗦成一团。老头儿额角汗滴。万俟羽修知道时间宝贵，少时群侠一至，自己大限来临。他三次用力，四肢撑起，往上一颠，老头儿用尽生平之力，往下硬坐。老道没颠起来，力已用尽，四肢软如稀泥。老道心说：你把我捆上，必要起来给大人行礼，那时我施展解骨大法，定能起来，然后杀你二人。

老头儿顺肩井一捋他的右臂，往后一背，左手再捋左臂，也往后一背，左手一攥他手腕，右手掐折老道的绒绳，把两根折绒绳扽下来，一根把双手捆住，结结实实；然后左膝顶住后腰，捋他的右腿，蜷过来，用脚脖子窝在手腕下，又把左腿照样窝好。这回老道可用不上力了，元宝式两头翘。再用绳把手腕脚腕捆在一处。老道等老头儿起身给大人行礼，哪想到老头儿左手按着绳扣儿，右手一托他小腹，把老道翻过，然后在他肚子骑上坐好。老道想跑，势比登天。老头儿用手点指：“身为出家道长、武林前辈，不思秉侠义天职，伸张正义，今日被擒，悔之已晚。”

原来万俟羽修自三皇观一见董化一，撤身入树林，想回剑山。他一想，去成都未获成功，回去没有脸面，莫若再去。无意想到华图意狠心毒，把桂氏弟兄活活拉死，惨不忍睹，老道就觉着自己发似人揪，体赛钩搭。老道倒吸一口凉气：哎呀，莫非此去成都要涉什么凶险不成？又一想，周以甲子而兴，纣以甲子而亡。我一个出家人，决不听邪，慢说遇不见能人，纵然有，能奈我何？老道可就往成都来了，轻车熟路，也不用踩道，上西房，正见大人。老道心说：天助我成功。他飞身下来亮尺抬腿，踹门而进，不想桌下有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现在知道自己大限

来临。

老头儿面带笑容："道长，我要打你吧，打不动你；我要骂你吧，失我的身份。这么办，我这里有包儿东西，你可以吃下去，吃完了我就放你走。"老头儿伸手掏出一个纸包，跟小包茶叶一样，打开一看，里边是紫绵线、紫绵纸，再里边有层乌金线，再打开才是药，足有一羹匙，是白的。借灯光仔细看，有一层白毛。老道明白，萨其马芙蓉糕，满汉全席大八件，能给我吃吗？决不是好东西。他闭着嘴不吃。老头儿右手拿药，把纸折了一道，右手捏着对角两个尖儿，左手捏老道鼻子，老道张嘴吸气。趁他吸气，中指一弹，把药弹到嘴上，用掌心一捂，硬往嘴里揉。呼气吸气，老道嘴里进去一点，全进去是不可能。嘴里是粉红色，手心也是粉红色，老头儿在道袍上擦抹干净。再看老道，五官痉挛，面色苍白，浑身抖动，汗往下流。

这时群侠进来，都怔了，老道缩进有一尺去，气如游丝。老头儿这才起来："钦差多受惊。"大人下地，连连还揖："请问您这是什么药？""禀大人，这药名叫抽筋散，又名耗子药。"

原来老侠正是天灵侠王凤，生平未娶，在云南狐耳山下黑熊镇开一座黔南客栈。亲兄弟和弟媳都染时疫而亡，只留下一个女儿名叫王素兰。姑娘长得俊，而且伶俐非常，老侠叫她管自己叫父亲，认成了自己的女儿。孩子四岁就磨着父亲学武艺，老头儿一高兴，给女儿盘腰搬腿站架子。二五更的功夫，孩子从来不说累，而且刻苦用功。老侠越教越高兴，把自己的翻子拳一招不留，尽情传授。翻子拳，又名燕青拳。燕青是水浒名将，不但摔跤好，而且拳脚好，留下燕青八翻，一共六十四手。孩子今年十八岁，学了十四年了，爷儿俩每天在院中练功。这天老侠猛一抬头，发现后房坡有人偷看。老侠一想，偷看我女儿练武，不怀好意，老夫要管教管教你。老侠站起来，猛往东房一纵，这个人下房就跑。老侠更怀疑他了，下房就追。

其实这人还真是行端履正的好人。离黑熊镇往北八里地，有个小山村叫打虎岭，打虎岭富有的首户就是这个年轻人沈良，有个弟弟名叫沈全。哥儿俩最爱练武，特地请了一位老师入洞虎梁复兴，四十来岁，本事很好。本村足有二十几个青年人，连沈良沈全在内，一同拜师。练艺之余，师兄弟谈论云南本地的武林高手，有人就提到天灵侠王凤，甚至说他女儿受老侠亲传，也是武艺绝伦。沈良不服气，他每晚都到黔南客栈转转，有时上墙头偷看，赶上姑娘练艺，他总想找机会试试。

今晚被发现，年轻人没阅历，他应该站住，见老侠实话实说。他这一跑，更引起老侠的怀疑，脚下一用力，把沈良踹了个跟头，飞身过来，用脚一踩："哼！夜入民宅，非奸即盗，定不是好人。""我是好人，家住打虎岭，我的恩师入洞虎梁复兴，我叫沈良，敢说行得正，走得直。听人说你女儿好功夫，我想比试，被你看见。"老侠一抬腿："起来，你既是梁老师的弟子，我放你。回去告诉你们老师，叫他三日内带你到我家赔礼道歉。三日不来，老夫第四天去找他，去吧。"

老侠一连等他三天，梁复兴没来。第四天吃完早饭，王老侠蹓蹓跶跶，来到打虎岭，见到梁复兴。其实沈良回来，禀报师父，梁复兴一笑："沈良，你没经验。你是品行端正的人，当人家发现你，你就该实话实说，给人家赔礼。你这一跑，弄假成真，反倒不好。这不你也被打了，还要叫为师去赔礼，杀人不过头点地，雪上加霜，王凤也不近人情，咱不去，看他怎办。"一晃过去了。今天师徒正在谈论此事，梁复兴认为王凤不敢来了，谁知天灵侠登门。把老侠请到客厅，分宾主落座。"王老侠拨冗至此，必有所谓。""梁师傅，前三天令徒沈良可曾跟您提了？""不错，在下想这些许小事，何足挂齿。"王凤把脸一沉："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所谓上梁不正底梁歪。你徒弟偷看我女儿练功，这是什么行为？你做老师的不但不严加管束，反而认为小事，难道你家女儿

让人随意偷看么，岂有此理！王某来此就是叫你们师徒赔礼的。"梁复兴恼羞成怒："王老侠，梁某不才，要看看您的功夫。"

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梁复兴左手晃面门，右手黑虎掏心。王爷一看，他是一般的武艺，普通招数。老侠右手穿腕子一拿他，梁复兴一逃，王老侠翻子手，正中梁复兴的天灵盖，啪！梁复兴倒退五步，摔倒在地。他折身起来，脸面通红："王老侠你把我打了，只有请我恩师来说话。""令师是哪位？""南盘江内八卦山大庄主混元侠逍遥叟李昆太极公。"王凤一怔，李太极乃太虚上人庄道勤嫡传弟子，掌中乾坤太极图，武艺超群。当年头顶太极脚踩八卦乾坤妙手王十古，五行八卦掌才胜了乾坤太极图，但也无法，只好说："老夫恭候吧！"告辞而去。

梁复兴不顾众弟子的挽留，立刻回山，进南庄门，走离为火、火风鼎、火山旅、火水未济、泽火革、雷火风、地火明夷、地水师，到大厅。现在只剩下五位庄主了，大庄主李昆、二庄主胡元霸、三庄主任志远、六庄主汤茂海、八庄主田子步。那三位都死在玲珑岛战船上，五把金交椅排在桌后。梁复兴参见已毕，站在一旁。李太极问他："回山做什么？"梁复兴把真相一说，老侠把脸一沉："偷看姑娘练武，心术不正，有亏阴德。天灵侠乃武林中的英雄，岂能容你？在山中跟弟兄一起练艺吧，下去。"

过了十几天，太极公军刃不带，出山赶奔黑熊镇黔南客栈，拜会天灵侠。见面一番寒暄，让至客厅，李大爷一抱拳："王贤弟，我可不是为梁复兴的事而来，您千万别误会。"王凤带笑："老哥哥前来，蓬荜生辉，只是小弟不知梁复兴是您老的高徒，若要知道，天胆也不敢。""贤弟，近人不说远话，前几年我跟我师弟童林闹了过节，也是为了弟子，致使我三家师弟丧命，弟兄八人不能团聚。细想起来，皆由不忍所致。梁复兴的徒弟偷看贤侄女练功，虽说无有歹意，但使贤弟误会，你替我管教他，劣兄谢谢。此事已经过去，不再提起，兄弟不必放在心上，只是劣兄

还未见过侄女，何妨叫出来愚兄看看。”王凤命人叫出女儿，姑娘出来，到前厅：“伯父在上，侄女拜见。”李太极拿出一块翡翠的玉佩：“侄女，大爷没带什么，这个作为见面礼吧。”“谢谢伯父。”叫姑娘回转内宅。“兄弟好家教，侄女非常贤淑，但不知多大了？”“一十八岁。”“贤弟，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也应该给侄女找主啦。”“哥哥，门当户对的实在太少。”“我倒想起个人，海川的顶门大弟子穿云白玉虎刘俊，此子在洗砚池得过墨鱼宝铠，曾冒风雪到八卦山下书，我很爱惜他。我给海川写封信，贤弟持此信到北京城找海川，也算完成一件心事。”“哥哥说得对，只是我一走，家中剩小女一人，我有点儿不放心。”“没关系，愚兄勤来客栈照顾，料不妨事。”“多谢老哥哥。”李太极把信写好，告辞回山。王凤这才要北上寻夫婿！

第三十四回　胜陶然二打蓬莱岛

王凤把家中安置停妥，昼夜兼程，赶奔北京。到童林家一打听，童林在四川保钦差查办剑山哪。王老侠一听就怔了，后来一想，应该给贝勒爷请请安，九月九重阳会时王爷在我店里住过啊。来到王府，王爷一见老侠很高兴，让到客厅，寒暄几句后，王爷细问，王凤详细禀明。王爷就把出都的事情说了："刘俊身为随行委员，将来论功行赏，也要得个一官半职的。老侠客，这亲事算妥了，我答应了，我给您写封信，您去成都面见海川，我保媒您就放心吧。"王凤给王爷道谢。信写好，王凤告辞，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为儿女奔走江河，过隘穿关，非止一日，到了川北拂云峰。老侠一想：我应该到极乐禅林给了义剑客爷请请安，我们爷儿俩足有几十年没见了。

王凤拜谒了义高僧，跪倒磕头："剑客爷在上，晚生王凤参见。""起来起来。当年你尚在中年，而今成了皓首苍翁，真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锦绣年华，流水一样。王凤，你现在干什么哪？""弟子在狐耳山下黑熊镇开了个黔南客栈，就一个闺女，父女相依，以乐晚年。""弥陀佛，像你出身绿林，到老来都有出尘之想，可谓在家的出家人。可我的二师兄了因，在剑山内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他出家人倒有在家人的思想。老僧和我师兄几次劝他，执迷不悟，真可谓慧性皆迷。你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弟子为女儿的婚事，去成都府公馆。""噢，倘或有了因这样的人到公馆行刺，人不及施巧，年大人就有危险。如果你暗入公馆，在大人身旁隐蔽，即使有能为超过你的，你也能出奇制胜，化

险为夷。你看好么?""您说得对,即便被大人发现,我这里有王爷的书信,也无关紧要。""你要真的涉险,老僧决不坐视。""剑客爷,料事能中者,智也;尽心谋国者,忠也;临难不避者,勇也;杀身救国者,仁也。晚生定当效之。"剑客爷点头称善。

住了几天,王凤告辞下山,直入成都公馆,每晚上都来,或浴室、或厕所、或床底、或桌下。不想今天万俟羽修来了,王老侠有心出来,又一想:即便自己死了,大人性命也难保,不如等待时机。可巧老道正抬腿,老侠这才拿他。

王老侠一说这药叫抽筋散,又名耗子药。云中侠何立出来,作了个罗圈揖,说出一番话,众人赞叹。

原来何二爷总去大相国寺找了然下棋,老和尚告诉他,打箭炉弘佑寺住着一位高僧,是我的长辈。他们弟兄三位,第一位是成都府浮佑寺脱凡长老方正伦,第二位是考城县云迷山灵佑寺脱元长老朱开江,第三位就是弘佑寺脱尘长老朱文善,号叫占元。开封城南一百四十五里安乐村,村里有座张仙庙。传说张仙名叫张远霄,四川眉山人,五代时修道入青城山,遇到一位四目老人传他打弹弓,后来蜀主孟昶藏有挟弹像,宋太祖派曹彬灭蜀,花蕊夫人持像入汴梁,把像呈与太祖。安乐村修张仙庙,因为张仙用弹射天狗,保护小儿。脱尘长老被请入主此庙。

脱尘和尚在三宝界内辈分很高,武艺通玄。他是大明朝的后人,皇上的本家,明亡后,他隐姓埋名,攻读为本,顺治三年登甲,做过一任清江府知府,颇有政声。三年任满,回到家中,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云游四海,寻找高人。他走到长白山下,有座破庙,到近前一看是关帝庙,到庙里挂单休息,本庙的方丈是个四十多岁的人。脱尘问他:"师兄,贵上下怎称呼?""弥陀佛,贫僧名叫沙成。""敢问这深山老岳之中可有得道高僧?""唉,师兄,出家人指佛穿衣,赖佛吃饭,什么高僧,都是骗人的。"脱尘一听,沙成是个俗人,跟他没有共同的话语。晚上到空闲的房子休

息，正是月满山川，万籁俱寂的时候，脱尘出了庙舍，信步闲游，一人踽踽而行，放目四周，心旷神怡。忽然看到前面树林闪烁灯光，晶芒照人。和尚慢慢穿过树林，前面是五个山头，笔管条直，插入云端，灯光来自中间的山下。到跟前一看，是个山洞，棕团上趺坐一老僧，瘦小枯干，肉皮都成了皱纹，长眉长到唇边，破僧袍，赤脚穿芒鞋，肉皮是黑的，麻秆胳膊，蔫皮耷拉多长，手伸出来跟炭条一样，颌下无须。看见朱文善一来，两眼慢慢地合上。朱爷准知道是位比丘，世外高人，自己跪在洞外，一声不吭。时间一长，两膝疼痛难禁，腰酸腿麻。

好容易耗到东方发晓，老和尚微睁二目："弥陀佛，和尚，你这是何意呀？""弟子拜您为师，效圯桥进履，立雪程门。""哎呀，和尚，你错投师门，老僧无一技之长啊。""弟子愿拜师门，请恩师收纳才是。""好，既然如此，起来吧。"老和尚把朱文善叫到里边石室，冬暖夏凉，细问来历，从这天起正式拜师。原来这和尚乃三宝门中最高尚的人物，朱文善习吐纳之术，学上乘武艺。

光阴荏苒，日月如流，已到康熙年间，老和尚叫脱尘到关内游历。脱尘跪下："师父，您上下怎称呼，弟子应该知道。""为师名叫义空，沙门之内我只有两个师兄虚空虚相，他的弟子袁大化，你将来遇见叫师兄。"朱文善牢记在心。这才到关南闯荡江湖，在江湖上遇见脱凡长老方正伦和脱元长老朱开江，叙起来是师兄弟，联袂江湖，人称三脱僧，乃高贤隐士。哥儿仨分主浮佑寺、灵佑寺、弘佑寺，后来高僧又迁到张仙庙。

何立带好假龙缺刀，奔安乐村欲访高僧。离家有七十里地，天色已然晚了，往前走黑压压一片树林，靠树林有个黑乎乎的东西。何二爷回手拉刀，飞身过来，到切近看，是个人跪在地下，磕头犹如捣蒜："好汉爷爷饶命。"何二爷一瞧，这人三十多岁，浑身哆嗦。二爷刀入鞘内："别害怕，怎么回事？""老爷爷，我家住东昌府，是个做小买卖的。天黑了，我进了西边这个村，叫上河

铺，东口有座王家老店。伙计把我让到东院西屋，我要酒要菜。还没来哪，我想解手，出来走到北屋后边，里面正说话：‘刘二，西屋这人是孤行客，多下点耗子药。他身上带的银子准多，我刚才瞧他走道儿，鞋底子带土多。’我吓坏了，回到屋中背上小包袱，逃了出来，可巧碰上爷爷您了。”“你姓什么？”“小子叫冯和。”“好，你只管在这里待着，千万别远走。”冯和答应。

何二爷进村，也到王家老店，住到跨院东房，少时要酒要菜，伙计端上来。老侠客心说：耗子药端来了。斟上酒借灯光一看，酒皮儿上有一层白色毛茸茸的东西。老人家站在门后，一会儿伙计进来，老侠一脚踹倒，钢刀亮出，一脚踩上：“你要声张，我就宰你。”“老爷子，害人的不是我，我们连写账先生一共七个人，只有掌柜的害人。”“你叫什么？”“我叫刘四。我们掌柜的哥儿俩，老大叫鬼见愁神鼠王元，老二是我们掌柜的，叫千里神行串地鼠王顺。他们是独门配这种药，叫抽筋散，因为他们外号都叫耗子，所以又叫耗子药。”“他哥哥在哪儿？”“在云南狐耳山下黑熊镇开了个黔南客栈，这药是他爷爷传他爸爸，他爸爸死了，又传他们哥儿俩。”“你说的都是实情吗？”“老爷子，我不敢瞒哄您。”“你们掌柜呢？”“就在北屋哪。”“刘四，我先捆上你，回头我再放你。”捆好刘四，老侠到北屋，出其不意，一刀毙命。王顺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老侠回来把刘四解开，叫他们伙计都来，让刘四当掌柜，余下的抽筋散用水一泡，往地里一埋，把冯和叫回来住店。次日盛殓王顺，埋到林外，刘四说：“老侠客，万一王元要来了怎办？”“不要紧，我去趟云南宰他，免得他后来再害人。”老侠到云南狐耳山下一打听，黔南客栈的掌柜是天灵侠王凤，对待客人特别招待，前头的掌柜王元得暴病死了，二爷只好回河南老家。今天听说耗子药，谈起这桩往事。王凤一听，也备叙前情。

原来天灵侠王凤是金陵人，他行道至云南，听说黑熊镇黔南

客栈掌柜王元祸害过往行人,使用耗子药。王老侠为民除害,晚上暗入客栈,到了后院北屋,听里边有人说话。王老侠眇一目往里看:一个瘦小枯干的人,五十来岁,尖嘴猴腮,满脸奸诈,很凶恶;一个二十来岁,五官端正。这个年轻人说:"大叔,我是您的侄子。常言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又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咱家祖传配耗子药,祖父传给伯父,伯父传给你们哥儿俩,你们用这种药害死多少人了?现在您要传给我,叫我继续害人,缺德还传辈哪。大叔,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您应该洗心革面,放下屠刀,您痛改前非吧。武林中的侠义多如牛毛,万一走到咱这里,悔之晚矣。侄儿劝过您多少次,您永远当耳旁风。叔叔,从今天起,咱不再害人了,您看好不好?"那人把眼一瞪:"胡说,我祖宗三代就以害人为生,害死的情屈命不屈。你不让我干,除非我死了。断我的财源,好小子,由不得你!"

王凤抽身出来,到店门口:"伙计,住店。"伙计陪老侠到东院北房三间,十分宽敞,靠东边的火炕上放着矮脚饭桌。老侠擦脸漱口,处处留神注意,要酒要菜,都没毛病。伙计端来一盘香椿拌豆腐:"老爷子,我们掌柜敬您的。"老侠大笑:"哈哈哈,谢谢。我和你们掌柜素昧平生,怎能讨扰,请他来,我要当面致谢。"不大工夫,有人说话:"老朋友,敬您一盘豆腐不算什么,怎么还要道谢呀?您是我们店里的老主顾,我们这店四远驰名,您以后多照顾。老爷子,您慢慢吃吧。"老侠摇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请你来,咱们分而食之。""呦,老爷子,我们常吃,孝敬您的。您请吧,我还有事哪。"他转身要走,老侠一纵身把他拦住,回手拉刀,在他面门上一晃:"王元,你侄子那么劝你,你都不改,看来你是铁了心,立志害人。你把这盘豆腐全吃了,就让你离开;不吃,我就宰了你。"王元这耗子药有解,只要喝一口凉水,吃多少药也不管事儿。王元端起豆腐:"老爷子,您听别人坏话,瞧我开店挣钱,给我下臭雾。我把他吃了。"他呼噜呼噜

全吃了："您瞧瞧。"抹身就走。王老侠多大经验，一想：这小子可能有解药。用刀一拦他："你坐下。""啊！"王元一想，坏了，遇见行家了。他只好坐下，等待药力发作。真是未曾害人先害己，少时浑身颤抖，五官挪位，抽下有一尺去，王元死于非命。

老侠把伙计叫来，伙计傻眼了："老爷子，我们是好人。""你们掌柜的侄子叫什么？""他叫王安。""把他叫来。"王安来了就磕头："老爷子，我叔叔就是不学好，现在他死了，耗子药还有一人能配，就是王顺，在开封东南上河铺开了个店。老爷子，耗子药所剩不多了。"老侠把伙计都叫来，把王元尸体搭到村外就地掩埋，然后说："我姓王叫王凤，人称天灵侠，黔南客栈王家老店就是我的了。王安当二掌柜，其余各司其事，一律公买公卖，不准害人，到年终我决亏不了你们。"又叫王安把耗子药拿来，还有一羹匙，王老侠包了四层，自己贴身带起，把女儿也安置好，告诉王安，我去上河铺杀你二叔去。王安赞成。

老侠到了上河铺，就住在王家店，要上酒菜，老侠仔细查看。伙计在一旁笑了："老爷子，您是宰王顺来的吧？"老侠点头："不错。"伙计把以往经过全说了："何老侠去黔南客栈杀王元去了。"王老侠这就放心了。于是这包药总带身旁，已经十几年了，没想到给老道吃了。

老哥儿俩把经过都说了，众侠点头赞叹。大人站起来给王老侠道谢，老侠又把两封信都拿出来，海川不在，王爷保媒，叫刘俊来磕头谢亲。然后又叫成都府知府把万俟羽修抬走，量天尺入官。老道死在半途，大人传话，埋在城外锦屏山下，刻碑将其罪状昭示天下。

次日来了阮和、于恒、甘虎等十位英雄。他们从杭州到北京，住到双龙镖局分号。傻小子于恒想哥哥了，先来看望王爷，得知哥哥去了四川，十个人立刻赶奔成都府，见了大人，大人派侯二爷带他们来到三庄。二爷一问海川，照远把真相一提，老庄

主一瞧二爷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赶忙说："侯老侠客，传言海川仍在山中隐蔽，伺等时机，吉人自有天相。咱们还是商量打岛吧。万俟羽修一死，剑山塌了半截天，咱们应该乘胜攻击，不给敌人喘息的工夫。"一旁石老侠点头："要打岛，就在明日清晨。万俟羽修死讯一到剑山，他们人无战心，士无斗志，必遭失败。"大家同意，老庄主传下令去，明日打岛。

次日平明，请出三剑客，离岸登舟，旌旗蔽空，令旗连摆，大小船只冲风破浪，直入白龙江。三军呐喊，金鼓齐鸣，直奔青龙闸外，正赶上董化一脚踢杜清风。天王殿君臣坐稳，杜道爷手拿道冠，浑身是水，跑来报告："胜陶然已然来到。"英王命他换衣参战，然后眼望众臣："诸位爱卿，胜裕前来，是否出战？"燕普念佛："无量佛，王爷，董化一夜入山中，不知去向，内忧未除；胜陶然率兵打岛，外患已至。同时而来，我君臣难以招架，不如免战高悬，把董乾赶出山外，再与胜裕见仗。千岁以为如何？"群臣有愿战的，有愿免战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英王把脸一沉："孤欲与二弟玄烨争夺天下，三庄弹丸之地、乌合之众，我剑山即免战高悬，被他人耻笑。出山迎敌。"

书说简短，来到战场，英王在金顶鹅黄闹龙舟上往对面观瞧，三庄旗幡招展，人人奋勇，个个当先，精神足壮。再看自己队伍，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兵打士气，我军士气不振，难以取胜。王爷命大帅压住阵脚，来到船头："请胜老明公答话。"胜裕把令旗令箭交与石永杰，也到船头，一躬到地："王爷一向可好？恕胜裕甲胄在身，不能行全礼，草民拜揖了。"英王拱手："老庄主，受人点水恩，当报涌泉。阁下犯我山规，理应处斩，孤求贤若渴，释放于您，您却恩将仇报，两次进攻，实叫孤寒心哪。""王爷此言差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王爷身为皇兄，不思佐天子以正百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博得青史书名，流芳百世，反而私出京城，啸聚山林，叛反朝廷，一人作倡，众志罔

定。赖我主恩布四野，德被草木，疥癣之疾，跳梁小丑，难兴大浪。王爷理应向朝廷请罪，不然天兵一到，玉石俱焚。”王爷长叹一口气：“鸿门宴不杀刘邦，悔之晚矣。老庄主，你我只有一战。”

英王回来：“谭大帅，急速派人登舟，一决生死。”谭天令旗一摆：“哪位将军愿登舟一战？”“某家愿往。”一人飞身上小船，临切近，长腰登大船。嗬！真是凶如瘟神，猛赛太岁。一颤镔铁戟：“哪个与某一战哪？啊呀呀呀！”老庄主一摆令旗：“此乃一勇之将，哪个上去？”连问三遍，无人答应。阮和过来：“启禀老庄主，已经上去人了，您往江里看。”一条大鱼似的，正扒船舷：“嘿！小子，炖肉归我。”正是猛英雄叱海金牛于恒。

孔秀会算计傻小子：“唔呀，我说牛儿小子。”“小子，什么事？”“你真是孱头萝卜缨子。”“臭豆腐什么话。”“一会儿打完仗你饿不饿？”“准饿。”“回去老庄主就要请客。”“全归我。”“混账东西，你看对面，你上去打死一个人，一碗肉一个大馒头。要把那个穿黄衫的老头儿弄死，给一屉馒头，还有一锅肉。”“你给我记着。”“吾是给你记数的。”

猛英雄跳进大江，直奔战船，上了船：“小子，馒头肉给傻爷留着。”怀抱大杵，雌雄眼一瞪，好不威风。“猛汉通名。”“麻烦了，头里问，当间问，末了问？”“头里问。”“家住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宝元，师父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名儿叫牛儿小子。”“你是牛儿小子？”“呦，你怎么知道的？”“你刚才自己说的。”“你可别告诉别人。小子，你是什么东西？”“废话，我不是东西。”“你不是东西？”“嘿，我是东西。”“你是什么东西？”“哎呀，哇呀呀，我乃活捉豹瓢伦是也。”“伦小子，进招来。”

瓢伦霸王卸甲，劈头砸来。傻小子嘴里念着：“再来点儿，再来点儿。”瓢伦抽戟：“猛汉，你念什么咒？”“伦小子，还招早了师父不给馒头吃。”“呸！照打。”铁戟盖下，挂定风声。傻小子

嘴里念着:“再来点儿,再来点儿。”眼看到了:“再来点儿吧小子!”右臂用劲,往上一撩,天生神力,噔!火星乱迸,青烟直冒。“哎呀!”铁戟打飞。傻小子金刚亮背,大杵一抡,直奔前胸。扑哧!后背露尖儿,瓢伦五官挪位,当时身死。“呦,你怎么不躺下?”大杵在胸前支着哪。“快躺下吧。”傻小子直转圈儿。孔秀喊他:“牛儿小子混蛋哪,你不拔杵,他能躺下吗?简直是臭豆腐。”“对了。”猛一拔杵,瓢伦的血憋着哪,一道血箭,直撞傻小子胸前。死尸倒下。兵丁忙抬门板,备沙土笤帚,抬尸扫血。王爷一跺船板:“唉,又损我一员大将。”

奎虎是瓢伦的好朋友,哇呀呀怪叫如雷:“好小子!”上小船,登大船,一晃铁刀:“好鼠辈,伤我好友,奎虎要你的命。”“嘿!虎小子,老牛要宰你,好吃炖肉。”傻小子虎抱龙拿:“虎小子,快来吧。”奎虎缠头裹脑,猛英雄嘴里念念有词:“再来点儿吧。”仓!刀就飞了。傻英雄上右步,杵往下落:“好小子!”耳轮中就听啪嚓一声,额角骨砸碎,万朵桃花开,脑浆迸裂,死尸栽倒。剑山人一阵骚乱。可怜两员虎将俱罹非命。傻小子一回头:“臭豆腐,给我记着点儿,这到多时才饱了。老头儿,你上来吧,你是一锅炖肉,一屉馒头。”

送战小船来到切近,有人飞身登大船:“猛汉,某来会你,俺乃翻江螭虎史珍是也。”“珍小子,送肉来了?快点儿过来。”史珍晃面门,刀走缠头。猛英雄褪头一躲,降魔杵照双腿就打。史珍点船板纵身起来,傻英雄猛虎还巢,又回来了。啪嚓!打在腰上,把史珍打到江里。这小子凫水逃生。宝元一瞪雌雄眼:“馒头肉快上来。”

半江中小船如飞似箭,又一人飞身上大船:“朋友,馒头肉来了。”“好小子,真孝顺,报上名来。”“俺乃白虎闸寨主翻江顶浪河清。”“清小子,馒头肉搁下。”何清劈水刀盖顶就剁。傻小子用杵一压,反手一杵,正打在何清右太阳穴上,啪嚓!何清惨

叫一声，死尸栽倒。“记着，多少碗肉啦？”谭天一皱眉，吩咐清扫战场。旁边有人答言：“唔呀，大帅，此子外朴内秀，实受高人传授，且力大过人。末将不才，吾来会会他。”谭天一看，正是胜昆仑欧阳志正。“欧阳将军多加小心。”

欧阳志正登上大船：“唔呀，猛汉，吾来讨教。”“小子叫什么东西？”“欧阳志正，人称胜昆仑。”“仑小子，进招来吧。”大杵一抱，虎视眈眈。欧阳志正掏出十三节链子亮银鞭，哗楞楞一抖：“唔呀，牛儿小子进招来吧。”“不，还是你先来。”“你先进招。”傻小子急了：“师父不叫先进招，为了馒头肉，打！”金刚亮背。欧阳志正跨步闪身，一带鞭，枯树盘根。傻小子怕这手，正把他左腿腕缠住。欧阳志正用力一带，指望把于恒带个跟头。猛英雄一矬腰，气往下沉：“嗨——”欧阳志正喊：“趴下！”傻小子喊：“不趴下！”欧阳志正使出吃奶的劲头，一扽鞭：“趴下！”傻小子也喊：“不趴下！”欧阳志正三次用力，猛得飞身一纵，照傻小子腿根上一踹：“唔呀，我看你趴下不。”傻小子仰面摔在船板上。他折身起来：“馒头肉归你了。”跳入江内，回转大船。

神刀手黄志飞身上小船，长腰到大船，一抱拳：“欧阳义士，不才黄志当场讨教。”“唔呀，吾当是何人，原来是黄老义士。老义士赏脸，吾当奉陪。”黄志一压刀：“欧阳义士请吧。”“吾恭敬不如从命了。”单手摇鞭，丹凤朝阳，直奔太阳穴而来。黄志低头上步，刀走底盘。欧阳志正双腿纵起，太公钓鱼式，鞭奔顶梁。黄志刀走缠头裹脑，矬背塌腰，看住门户。欧阳志正单手摇鞭，封住架式。两人各施所能，打在一处。黄志这口刀上下翻飞，闪展腾挪，招数灵敏；欧阳志正这条鞭运用自如，蹿纵跳跃，如猿猴，似狸猫。两个人根底都好。三十个回合出去，鞭走玉带围腰，黄志张飞骗马，刀一漫头，欧阳志正抱鞭滚身，往右上步一滚，反鞭扫堂。黄志躲闪不及，左脚腕缠住。欧阳志正左手一扽，黄志站立不稳，咕嗵摔倒。鲤鱼打挺站起来，刀还鞘内，黄志

一抱拳:"高明高明,黄某甘败下风。""唔呀,承让哉。"

这时怒恼明照远,登大船:"欧阳义士武术高强,某家讨教。"欧阳志正急视:"唔呀,原来是碧目虬髯赛北侠照远大侠客。吾不是梧桐树,倒招引凤凰来了,请请请。""看阁下招数惊奇,斗胆讨教,班门弄斧,见笑见笑。"伸手扽出杆棒,噗噜一抖,好像一条活龙。欧阳志正也不客气,抖鞭奔胸前打来。明大爷份儿大,退左步转身形,杆棒扫腿。欧阳志正迈步过来,明大爷左手一闭杆棒,杆棒回抽,金风寻窝。"唔呀!"欧阳志正一吸气,又蹦回来,杆棒裹手一打,正抽在后腰上,欧阳志正应声而倒。他折身起来:"唔呀,明大侠高明高明,吾是不敌的。"

这时半江中有人念佛:"无量佛,贫道献丑。"飞身上来一个老道,蓝道袍,佩宝剑,青中衣,厚底云鞋,白煞煞的一张脸,挽牛心发纂,眼多白而视邪,三绺墨髯,看此人心术不正。这老道是昆仑羽士仇成。他曾唆使燕雷当年入北京夺镖头,被海川在梅花圈上所打。仇成飞身上来:"无量佛,明檀越,山人仇成领教。"回手拉剑。明照远一笑:"我当是何人,原来是仇道爷,请来进招。"杆棒一摆,嘶虬髯翻碧目,好不怕人。仇成左手剑诀一点,右手剑顺风扫落叶,直奔脖子。明大侠拽棒褪头,拦腰打。仇成骗马一躲,明大爷反棒扫堂。仇成脚刚刚落地,杆棒缠上腿腕。仇成一急,点船板往后纵,明大爷一抖手腕,把仇成拽出老远。这大船四个犄角儿,每个犄角儿有一条大铁锚,锚链锁围在一根将军柱上。现在铁锚沉于半江,锚链已经下去,将军柱是个大桃形的木桩。仇成的脑袋正撞到木桩上,耳轮中就听啪嚓一响,脑浆迸裂。谭天急派人去收尸体,打扫血迹。

赛南极诸葛宏图抱拳:"谭大帅,某讨令愿往。""老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帅爷嘱咐。"长腰登大船:"明老侠,诸葛建有礼。""原来是诸葛老英雄,阁下也要交战吗?""在下愿意讨教。"伸手拉出三十六节蛇骨鞭,真如一条银蛇。明照远上步抡棒打

来。诸葛建久经大敌，等棒都要挨上自己了，才褪头躲过，蛇骨鞭麻姑献寿。明照远往旁上步，杆棒扫堂，诸葛建掬腰出去。当场交手四十个回合，明大爷稍见下风。石金声抱拳："胜大弟，照远力气大不如前，恐有闪失，为兄去替他。""老哥哥受累。"

石老侠飞身上小船，临大战船切近，拔腰上来："明贤弟连战数阵，身体劳累，下去休息。"明大爷纵身出去，围杆棒："老义士，现有太原府石老侠会你。""您请吧。""石兄有劳了。""贤弟请下去。"石老侠一抱拳："诸葛老义士在武林中德才兼备，为后人敬仰，奈何投入剑山，有失晚节，为人不齿。良言难劝，请来进招。"诸葛建捧鞭就扎。石老侠怀中抱月，反劈一刀，诸葛建急闪。老侠拐李踢球，诸葛建随身纵出。石老侠刀招展开，脚踩八门，按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诸葛建只头一手使了一鞭，余下净闪躲了。

忽然从西北顺流而下，一只快船顺风顺水扯满篷，船头一杆大旗，蓝缎子旗面白字，万龙藏峰岛，行舒就卷。船头上站着三个人，两个使剑，一个使刀。谭天认识，藏峰岛三位军师，今世诸葛孔亮、小陈平宋锦莲、九头鸟乐金梁。船入队内，三位军师给英王见礼，然后跟军师大帅叙礼，这才说奉侯爷之命前来助威，陶副帅说，万不得已，可至陕西，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宋锦莲抱拳："大帅，船上动手何人？""使刀的老者乃太原府老侠石金声，使鞭的乃本山赛南极诸葛宏图。""我看诸葛将军已呈败相，宋某不才，愿建奇功。""宋军师多加小心。"宋锦莲来至战船上："诸葛将军不可恋战，待某前来。"诸葛建虚晃一鞭，纵身出去，上小船走了。老侠左手背刀："朋友，请通名姓。""万龙藏峰岛军师小陈平宋锦莲是也。""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宋军师，久仰大名，如雷震耳，今日一见，缘在三生。请。"老侠刀交右手，夜战八方，左手推银髯，昂然而立，老马嘶风，不减当年。宋锦莲瞧不起石老侠，心说：动手我就宰你。宋锦莲大战石金声！

第三十五回　西域侠授徒骷髅鸟

宋锦莲井底之蛙，欺石老侠偌大年纪，老不讲筋骨为能，英雄出在年少，初到剑山他想露个脸。左手点面门，白蛇吐信，直奔哽嗓，老侠孟德献刀。宋锦莲一抽剑，老侠红云捧日，矬腰扫堂。宋锦莲点船板起来躲刀，老侠猛使反臂倒劈丝，反手砍宋锦莲的脑袋，宋锦莲褪头稍慢一点，正在顶梁上削了烧饼盖一块。好悬哪，削去一层头皮，连头发一齐下去，鲜血迸流。"呀！"左手捂伤口，败归本队，有医官洗伤口敷药，谭天道受惊。

一旁怒恼今世诸葛孔亮，伙伴输了，脸上无光。他飞身上小船，奔前来，上大船抱拳拱手："老侠客手下留情，不然宋贤弟性命休矣。不才孔亮，给您接招。""请。"孔亮剑走拨草寻蛇，石老侠褪头一躲，刀走撩阴。孔亮退步，老侠一个长河斩蛟，快如电掣。孔亮也站住了，刀也到了。"完了。"孔亮一闭眼。老侠一笑："哈哈哈，承让承让。"孔亮脸一红："老侠客手下留情，晚生五衷铭感。"败归本队。

九头鸟乐金梁脸上挂不住了，飞身上小船，长腰上大船，回手拉刀："石老侠武艺高强，令人钦佩。不才乐金梁献丑。"说着力劈华山，盖顶就剁。石老侠上左步，海底捞月，仓啷！乐金梁刀折了。石老侠眼疾手快，上右步跟左步，宝刀砍腿。乐金梁扎煞两手，往旁一蹦。石老侠里合一脚，呼！乐金梁出去一溜滚儿。三位军师不远千里而来，没有顿饭时间，尽皆败北。

燕普正在观战，身后有人说话："燕老军师，小子有下情禀报。"燕普回身一瞧，是个伙计打扮，没穿号坎。"你是什么人？"

"小子是在成都探听消息的金二。请军师到后舵,小子有紧急军情上禀。"燕普站起来跟金二到后舵:"何事?""军师,大事不好了!大军师成都行刺未能得手,反遭毒手,被耗子药毒死!""啊!"燕普大惊失色,伸手抓住金二两手:"谎报军情,就是死罪。""小子不敢。"金二详细一说,燕普说了声:"再探!"两手一抖,扑通!金二坠入江中。

燕普回来坐下,想自己从幼时跟师兄同门学艺,非常疼我,不想哥哥遭此惨死,手足之情啊。谭天聪明,一瞧燕普就有大事在心,因为这老道喜怒不形于色。谭天把燕普请到后舵:"老人家,您有什么心事吗?"燕普抓住谭天:"桂林,我兄长万俟羽修命丧成都府。"谭天差点儿吓死。这要到前边一喊,众心立刻离散哪。燕普把原委说明,二人回到前边落座。

这时剑山又上去人了,云霞道士杜清风上来:"无量佛,石金声太过猖狂,山人会你。"老侠哼了一声:"旁人输招,那是人家让我老迈年残;唯有你输招,那是你学艺不到,经师不高。你不过是武林中的败类,不信你就进招来。""无量佛,口出朗言大话,吓不倒山人。"剑诀点面门,宝剑青龙出水刺来。石老侠宝刀遮面,左手推右手腕,弓右步,进步截刀,恰似雪片飞来。杜清风脚点船板,往前一纵。老侠划左腿,刀背从左臂划过,缠头裹脑,照杜清风脚后跟砍来。杜清风刚刚落在船板,刀就到了,奇快无比。杜清风虎坐坡,纵身回来。石老侠右脚抬起,铆足了劲,踢在屁股上,呼!这一脚踢出去有两丈多,咚!坠入江中。方才被董乾踢入江中,刚把道冠粘好,这回又掉了。他捞起道冠,回到大船,十分狼狈:"无量佛,师兄,我非改和尚不可啦。"燕普好言安慰:"胜败常事,贤弟回山换衣去吧。"杜清风走了。

这时半江一只小船上站定一僧人:"弥陀佛。"双铲一碰,噌!火星乱迸。二指宽的皮条勒着月牙金箍,黄头发足有二尺多长,披于脑后,灰僧袍,青中衣,青僧鞋,正是石头僧慈云。他

拔腰上来，刚要说话，对面来人，手捧仙鹤掌，正是四爷董瑞。“石老侠，你别给包圆儿，给我留一个解解闷儿。”石老侠抱拳：“剑客爷能者多劳吧。”飞身上小船回去。

四爷一笑：“慈云哪，我想吃驴肉，你这秃驴就送来啦。好嘞，我就宰秃驴吧。”慈云气往上撞：“弥陀佛，董瑞，别骂了，咱们打吧。”“哈哈哈，我连骂带打。”慈云流星赶月，四爷左手掌上支，右手掌海底捞月，上打下听，耳轮中就听当！“成啊，爷们儿。”仙鹤掌双锋贯耳，慈云跨马登山，双手立铲，往左右推去：“嗨！”四爷左右手的仙鹤掌奔右边打来，慈云双铲一搭，用手推出窗前月，当！火星飞舞，震耳欲聋。二位打上，四爷嘴不闲着，不干不净直骂；慈云生气，动作失准，鬓角见汗。

了因说：“慈云真可气，贫僧替他。”手执如意上小船，长腰登大船：“弥陀佛。”对面也念佛：“弥陀佛。”正是二爷姜本初，手捧鹿角棒。“了因师兄，知足不辱。你我皈依三宝，秉教沙门，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修得圆寂涅槃，怎能逆天理而行？万俟道长比阁下如何，前车既覆，后车岂能再蹈？”“弥陀佛，姜师兄金石之论铿锵有声，明知三分鼎足，尽痴心六出祈山。只是贫僧师徒受王爷三顾之恩，当竭力报效，岂可半途而废？请师兄原谅。”姜老剑客点头：“请来进招。”了因举如意，佛前拜香，当头打来。姜二爷双棒闪身一支，左手棒叶底藏花，照肋下就戳，了因沉肩支棒。二位打上了。

了因本是替慈云来的，不想被姜二爷拦住。二爷比了因稍差，但有经验有阅历，足能抵挡。可是慈云不行了，鼻洼鬓角见汗，动作迟缓。四爷嘴里仍然大骂，慈云着急：“董瑞，别骂啦！”英王说：“燕道长，您赶紧把少方丈换回吧，他已然不敌了。”

燕普这才上小船，飞身上大船：“无量佛。”对面也有人念佛：“无量佛。”正是老剑客张鸿钧。燕普心说：真是铁对儿。“张师兄请来进招。”三爷点头：“燕道兄，咱们都是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讲的是无为二字。福兮祸所伏，令兄乃武林前辈，其结果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万不可逆天而行。”“无量佛，事已至此，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请进招吧。”三爷拉剑，恨福来迟，燕普钓鱼剑封住门户。二位彼此道请，脚踩黄瓜架儿，欺身进招。三爷够上步位，剑走大鹏展翅，奔脖项便点。燕普巧摘七星，白鹤衔翎，扎三爷右肋，老剑客闪身躲过。二位当场较量，六个人打三对儿。

老庄主传令：“擂鼓助战。”鼓声如同爆豆。谭天摇旗，鼓声响彻云天。两边的人凝神聚精，注目观瞧。

正在这时，从西北大江之中来了一叶扁舟，无桨无舵，全凭坐船的驾驶。当中坐着一个老头儿，站起来中等个头儿，双肩抱拢，猿臂蜂腰，蓝绸子长衫，日久年沉，洗成了鱼白色，蓝绸子裤子汗褟儿，大红缎子朱履寸底，白绫高鞠袜子。顶都谢没了，白剪子股小辫儿垂于脑后，腰扎绒绳，左边挂着眼镜盒、槟榔荷包，别着一轴画；右边别着铁杆大烟袋，白铜烟锅、白铜烟嘴，挂着个烟荷包，足有一尺长，巧女绣花，五色穗子。老头儿说话是江南口音：“唔呀，我要看一看，哪旮里练武呢？”离大船足有三丈挂零，老头儿腰里一叠劲，燕儿飞一样登上大船。小船无人管了，被水冲跑。老头儿上了船：“混账八羔子，孱头萝卜缨子，不要瞎蹦了，蹦饿了到哪旮里吃饭去，惹得吾老人家生气。”

僧道俗三剑客往东，了因燕普往西，唯有慈云被董四爷气得直哼哼。他又迁怒在老人身上，一控双铲：“老头儿，我们双方正在仇杀，与你何干，赶快躲离是非之地。”“混账东西，老子既然来了，就不能走了。你是什么东西，敢叫老子走去？”“呸！俺乃石头僧慈云，打你个老东西。”“唔呀，混账八羔子，你禁不住老子三烟袋。”“朗言大话，亮你的烟袋。”“混账小子，你不要忙，老子吾先吃袋烟。”老头儿把烟袋抽出，这烟袋连锅儿带嘴是二尺四寸长，核桃粗细的铁杆儿，大烟锅儿跟饭碗口相仿，烟袋荷

包打开。这锅烟，关东叶有二两，拔出来，抄起火镰火绒火石，打着了。其实这就是一手绝艺，胳膊哪儿有烟袋长。老头儿很自如地把烟点着，抽起来冒白烟儿，连吹带抽，跟拉风箱似的。

时间不大，把烟抽完，灰白火亮，老头儿指点："和尚，老子一烟袋砸扁了你，我看你有多大力量。"老头儿倒退四步，蹦起来烟锅冲上砸下来。慈云双铲一合，往上迎来。眼看撞上，老头儿一扣手腕儿，烟锅儿冲下，当！拿慈云的铲磕烟袋了。慈云仰脸看哪，大红火炭儿正磕到他的头上，刺拉！"啊！"慈云一疼，头发一着，左胳膊夹右手铲，腾出右手你倒往下胡噜啊，他用右手拍火炭，啪！"哎呀！"怪叫如雷。他右手抄铲，照老头儿前胸便扎。老头儿用烟袋立着一磕铲，跟着用烟锅儿一扣慈云的脖子，白铜烟锅热得不得了，嘣！沾下一圈儿肉皮来，疼得慈云直哆嗦。"师父，您不管哪？"了因飞身过来："弥陀佛，老者何名？""问老子的名姓，叫你看一看。"

老头儿伸手把烟袋别上，把画扽出来，当众打开。嗬！这张画太好了，碧蓝的天空展翅飞翔一只金鹰，追赶一个动物；山坡前画着一只熊，人立而行，要扑向一只狂奔而逃的梅花鹿。慈云他疼啊："你是熊啊？""弥陀佛，慈云不要胡说，阁下是鼎鼎大名的英雄得鹿路民瞻老剑客吗？""正是吾哇。"

书中暗表，路老剑客早就搬到安徽省六安县路家堡，他本是好动不好静的人，忽然想起了弟子牛和，把家里安置好，多带些银两路费，从安徽奔河南，走灵宝奔潼关，到了陕西，一路游山玩水，游览名山大川。走到长安南边镇安县境，太阳已经往西了，南北一道河，水流湍急，河岸边有一大片树林，站着许多老百姓，齐声喊好。老剑客好奇，走过来一瞧，原来河里有只小船，只有后舵，并无双桨。船上坐着一个人，花白胡须，一身蓝，猛一瞧好像三个脑袋，当中一个，左右两肩上各一个大圆球，和脑袋差不离。这位夹着舵，运用气功，催着小船在水里蛇行，岸上人喊好。

老剑客一想，这是炼气的初步功夫，不算出奇。这人是谁呢？忽然想起，唔呀，是这个孱头萝卜缨子。

卫辉府城南有个大村镇叫秦家楼，西口住着一家人，小孩叫秦凤。十二岁时本村请了两位武术教师，一位是清真大爸，姓沙名德，人称弹腿沙德，直隶沧州人；一位是本地人，姓孟叫孟方，人称神拳孟方。秦凤和村里五六个年轻人一起练武。秦凤勤勤恳恳，循规蹈矩，沙老师为此对秦凤教得细心，特别照顾。孟方这人很忌妒，大家拿钱请咱，又不是秦凤一个人拿的钱，你干嘛偏着一个，向着一个？不是你照顾他吗，我就对他一下不教。孟方待秦凤十分冷淡。眨眼就是一年，孟方串通好学生家长，把沙老师辞了，沙德只好卷铺盖走人。铁打的衙门流水官，这倒没什么，只是秦凤心里难过。沙德嘱咐他："想不到孟老师气量如此狭窄。我走之后，你恐怕学不了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等我谋到馆地，立刻来接你，好吗？"秦凤含泪点头。

沙德走后，秦凤自己在家里用功，后来他舅舅房士元来看姐姐，得知事情经过，就问秦凤："你还想跟孟老师练吗？""孩儿当然愿意练。"房爷就写了一份门生帖，拿着五两银子，领秦凤来找孟方，叫秦凤二次拜师。秦凤每天来，可气的是孟方一招不教，早晨来了收拾场地，擦亮军刃，孟方对秦凤不闻不问。晚上回家，秦凤一想，你不教我，我偷你的。秦凤每晚定更天拿着一个杌凳，悄悄来到庙后，在东南角儿蹬着杌凳往里偷看。五六个徒弟站好，孟方站了一个式子："你们瞧，这是天罡大气第一个式子，一共四十八式。"双手一垂，取自然之式，屏去杂念，身在雾中，气在丹田运行，通过十二重楼，再归气海。怎样吸气、怎样涵气、怎样导气、怎样行气，讲得非常详细。直到三更天："好吧，回去勤学苦练，明天晚上学第二式，回家吧。"秦凤一夜都没闲着，在院中把孟方所教所讲的，融会贯通，勤习勤练。每晚一个式子，练到二十多天，秦凤觉着心情舒畅，体健身轻，心里

高兴。

这天晚上，正赶十五月亮地儿，秦凤正趴在墙上看哪，孟方一抬头看见："什么人偷看练功？"飞身上墙："秦凤，你怎么在我这里偷学？""孟老师，因为您不教我，所以我才偷学。""好，我看你学得怎样。"秦凤一招一式，吸气导气，练得全对，比庙里的徒弟胜强万倍，孟方歹心顿生。古语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也就是一念之差，孟方起下狠毒之心："秦凤，幸亏我发现你尚早，不然可就偏差了。这么办，三更天一过，你到庙里，我教你。""谢谢孟老师。"

秦凤每天三更天之后，一人前来，孟方不教他涵气、导气，顺其自然，而是教他站桩闭气，相生变成相克，叫他五天来一趟。秦凤在家练了五天，他觉着气不顺，胸脯比以前高了一块，而且从丹田往上憋气，有时非长出气不行。他告诉孟方，孟方好狠毒，不但不纠正，仍然叫他闭气站桩。这一来雪上加霜，没有三天，在脖子两边鼓起两个肉包，而且呼吸艰难，行动迟缓。秦凤跟孟方一说，孟方吓了一跳，心说：厉害呀。他假装正经："没关系，必须经过这一关，你回去练吧。"秦凤回来照样练，不想一觉醒来，两肩鼓起两个肉球，如同三颗人头，胸前鼓起老高，不能动转，出入气十分艰难。老太太不知所以，嚎啕痛哭。房世元一瞧，吓坏了，问明所以。他一气之下，找到火神庙："孟老师，你把我外甥害得这样，你给我治去。"伸手揪孟方。孟方一叼他的腕子，右脚一踹，把老头儿踢了个大跟头。"秦凤偷我的武艺，练到这样，与我何干。要打架你邀人去，要打官司你告状去，孟方不该看。滚！"把房士元轰出来。

老头儿气哼哼回到家中，抱着秦凤痛哭，叫天不语，呼地不灵。这时门口有人喊："秦凤，秦凤。"房爷出来一看，是个二十岁的后生，身上背个包袱。"小壮士，您喊秦凤？""对。老爷子，我叫赵长河，是沙老师的弟子，沙老师在吕家营找到馆地，叫我

来接他去吕家营学艺，并带来二十两银子安家。”说着掏出银子。房爷落泪呀，真是一贵一贱，交情乃现；一死一生，乃见交情。沙老师竟是这样仁义，孟方竟是这样禽兽。把长河带进屋，秦凤若断若续把事情说了，赵长河也十分气愤，立即回吕家营禀报沙老师。沙德一听，五内如焚，马不停蹄跑到秦凤家中一看，自己也治不了，立即到火神庙。很多徒弟都在练功，一见沙老师来了，都跑过来。“孟老师在哪儿?”“在屋里。”沙德迈步进来：“孟老师，请你到外边一谈好吗?”“可以。”

孟方毫不在乎地随沙德出村往西。出村二里，有一片大树林，两人进来，沙德抱拳：“孟老师，教徒弟有厚有薄，这没什么关系。你指使家长把我沙德开了，有本事到哪里都吃饭，我也不往心里去。可你为什么如此仇视秦凤呢? 他今年才十三岁，两次给你拜师，你也收了他的钱，为什么非要把十三岁的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呢? 今天姓沙的找你，你把秦凤治好，万事皆休，不然姓沙的要会会你。”其实孟方也治不了了：“呸! 他偷学我的武艺，死有余辜，你还要替他挡横儿。姓孟的会会你。”沙德气往上撞，左手晃面门，右手掌挂风声问心就打。沙德的武功不错，最起码跟孟方也平分秋色。可今天不成了，他一路马不停蹄，见秦凤可惨，瞧孟方有气，动作失准。孟方一转身，左手一压，右手照肩头上一打，呼! 把沙德摔了个坐蹲儿。沙德没起来：“孟老师，我是清真，要对得起主。来吧，你给我一个痛快。”孟方一瞪眼，心说：打死你又有何妨。他往前一蹦，举手要打，就觉着左肩头有钢钩搭上一样，左半身发麻，有人一踢他左腿肚子，右手往起一提一甩，咚! 孟方就摔了个大马趴。

孟方都摔晕了，他爬起来一瞧，是白发苍苍的一位老人，中等身材，双肩抱拢，身穿米色长衫，河南绸裤子汗禢儿，大红缎子福字履，白绫高勒袜子，腰里扎绒绳。四方脸，面似银盆，皱纹堆垒，白剪子股小辫儿一拃多长，系着红头绳的辫穗儿，两道蚕眉

插入鬓角,寿毫遮目,鼻如玉柱,唇似丹霞,四方海口,大耳垂轮,连鬓络腮一部银髯。面带微笑,犹如商山四皓,不让磻溪子牙。孟方折身起来:“老朋友,你姓什么?”“哈哈哈,老夫住在往西二里地牛圈村,姓马单字名骏,江湖人称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大侠。”孟方亡魂皆冒,撒腿就跑。

马四爷是清真门长,归隐林下,每天遛弯儿到这树林活动活动腰腿。没想到来了两个人,马四爷一看沙德就知道是清真,二人对话,四爷全听见。两人动手,没想到沙德输了,其实马四爷看出来,是失手,不是真输。四爷中指一搭他肩井,微一用力,右脚一踢他,把孟方扔到后边去了。

沙德过来就请安:“老爸爸,弟子给您请安了。”“起来,没本事还要跟人家争长短,给本门户丢脸。”沙德把以往事说完:“爸爸,秦凤眼看就要送命,您慈悲慈悲吧。看在主的面上,您救救孩子吧。”沙德也知道四爷不明医道,可老人家是武圣人,练气功瞒不了人家。四爷点头:“我去瞧瞧,你不准介绍。”“是。”

爷儿俩到了秦凤家,四爷查看,知道把气功练偏了。老人家说:“你们千万别着急,我能给孩子治好。”四爷从百会穴、人中穴、哑门穴、神阙穴、丹田穴、涌泉穴,完全疏散开,把两脚心的涌泉用气功催动,十二重楼周而复始。秦凤觉着呼吸疏畅,出了几个虚恭。老剑客告诉秦凤的母亲,热点儿粥,叫秦凤喝下,孩子的病能好,只是两肩的肉球消不下去了。房世元和老太太千恩万谢。马四爷带沙德到自己家住下,次日清晨又来了,依然用气催顺秦凤十二重楼。如是十天,秦凤复旧如初,霍然痊愈。

马四爷不来了,沙德告诉秦凤,自己回吕家营。秦凤送老师到村口,沙德拉住秦凤:“徒儿,你这场大病,大方脉的先生治不了,因为你是把气功练偏差了。不是武林的老前辈,救活不了你,像师父这本领是绝对不成的。你知道给你治好的是谁吗?”“弟子不知。”“是武林高手、清真门长、道秉清真术传天外西域

大侠马老剑客。他不让我告诉你,我不能不说。我本当把你带走,我决定不带了,我走之后,你去牛圈村马宅,就说为了报恩,给老人家放牛。你安心放牛三年五载,老剑客看你好,就许教你三招五式的,比为师教你强多了。记住,即使不教你,你给老人家放几年牛也是应该的。”秦凤答应,洒泪分别,沙德自去。秦凤回家把这番话和舅舅母亲都说了,房爷点头:“对,富人报之以财,贫人报之以义,应该。你妈由我来管。”

秦凤次日来到马宅,先见到老总管马禄,说明详情,老总管带他到客厅拜见马四爷。秦凤跪下请安:“小子不治之症,蒙老爷子妙手回春,存殁均感。”四爷伸手相搀:“快起来。我不通医道,治好你的病也是刀对鞘,不要往心里去。”“您的大恩无以为报,母亲叫我来给您放几年牛,就算报答您了,望您收纳。”四爷推辞,秦凤不肯,只好叫他住下。秦凤早晨起来赶牛,到晚上就挑水,干得着的也干,干不着的也干,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闲着。就这样干了三年,上上下下都夸,四爷看在眼里,其实早知其意。

这天吃完晚饭,四爷在功房里把秦凤叫来:“秦凤,你上我这里放牛,是沙德叫你来的吧?”秦凤跪下,把当初沙老师所说的全提了,四爷大笑:“得,我成全你吧,收你做个二徒弟,你冲祖宗牌位行礼吧。”从此四爷传授真功夫。论军刃,马四爷有两门绝艺,一个是七十二趟地行镢,一个是七十二趟截刀。地行镢由于秦凤大了,学不了,传他七十二趟截刀,尤其是八部大气功,倾囊相赠。爷儿俩二五更的功夫整整八年,秦凤艺业学成。马四爷因为有事,离开牛圈村,把家务事托给秦凤。

一晃四爷离家十年了,这天家门口堵着门喊,叫马四爷出来。众位,牛圈村家家会武,马家的人也全会武。有人禀报老总管,马禄和秦凤来到门前。“大少爷,您认得吗?”秦凤点头:“认识一个,那上了年纪的叫孟方。”这时乡亲们都不乐意了:“老总

管，人家堵着老门长的家骂街，我们都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啊，给咱姓马的丢人，我们可要搭茬上手了。”秦凤无法，过来冲孟方作揖：“孟老师，我师父没在家，等他回来，请我师父登门拜访。您看好吗？”

原来当初被马四爷打了，孟方跑到家中。他是本地人，妻子杨氏，杨氏的亲哥哥叫大刀镇河南杨玉杨国玺，是位老镖行，不过眼睛坏了，目不识物，是个瞎子。孟方见杨国玺把事情一说，杨玉认为这算万幸，劝他就当吃个哑巴亏算了。孟方不答应：“大哥，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得帮我请能人，誓报此仇。”杨玉被孟方磨得无法，想起一位老前辈，是嵩山少林寺三十二大弟子之一，两堂八院兜率院院主金蝉老祖洪通，武艺高强。杨玉把洪通请来，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把事情一说，请他帮忙报仇。洪通一听，心里这骂：你成心往火坑里推我，清真门长马骏，我惹得起吗？“弥陀佛，马骏是武林中的正人君子，贫僧也不愿公然挑衅。这样吧，我收孟方为弟子，等学出本领，你再找他报仇。”孟方大喜：“师父，弟子还有个儿子叫孟林，今年八岁了，您也给我成全成全吧。”于是父子同拜一师，昼夜苦练。

光阴荏苒，这天少林寺来信叫洪通回去，他走了。依着孟方，就要去找马骏报仇。杨玉摇头：“妹丈，依我看去不得。洪通是少林寺头面人物，他要是打得过马四爷，早就带你们去了。他不敢找，他又不愿说自己不行，才叫你们学艺。你们想想，洪通本人尚且不成，何况是你们？”孟方着急：“难道我这仇就不报了？”“妹丈，我想了个好主意。你们打听马骏在家没有，如果不在家，你们爷儿俩就到他家门口去骂街，不就出气了吗？可有一样，骂完以后，你们就远走高飞，隐姓埋名，别在江湖上闯荡了。你看怎样？”“大哥说得对，照计而行。”他一打听，马四爷离家十年了，天趁人愿，爷儿俩带刀到门前一骂。

您想，这个门口有骂街的吗，清真教的人心又齐。现在秦凤

一过来，孟方高兴：你是我徒弟啊，两次给我磕头。“秦凤，快叫姓马的出来，老太爷要报仇。”秦凤用手一指：“孟老师，您是我启蒙师父，不管您对我怎样，我对您是尊敬的。现在您在我师父家门口骂街，乡亲们皆有不悦之色，至于我，您看。”秦凤一指脖子：“我这旧恨新仇，弟子可要对不起您了。”“呸！小小娃子，也敢在我面前出朗言大话。”往前一赶步，抡右手拳，泰山压顶打来。秦凤是少剑客呀，出手太快，弓右步，左手往上一穿，右手反臂悠锤，撩阴打来，啪！正打在小腹尿泡上，把尿泡打碎了。哗哗哗，尿起来不止，仰面摔倒。秦凤一指孟林：“你怎样？”孟林一抱拳：“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我先把我父背家去。”他捡起刀，背起孟方，没到家孟方就断了气。牛圈村传开了，秦凤一掌打死孟方。

孟林放下孟方，他母亲早已故去，到杨玉家里，跪下就哭，把事情全说了。杨玉叹了口气：“你们还找马骏报仇，学了二十年，却被秦凤打死。孩子，你父当年把秦凤整苦了，快去出殡吧，别报仇了，死了这条心吧。”孟林这才办白事。秦凤知道以后，十分后悔，师父知道定要斥责自己。他哪知道，这一掌之仇引来杀身之祸！

第三十六回　桂无双招亲富霞娘

秦凤误伤孟方后两个月，门前来了卫辉府的刘大班头，请进来之后落座，他一抱拳："秦少剑客，您看看这字条儿。"秦凤接过来一看：一口单刀掌中擎，五湖四海任纵横。因奸不允刀伤命，拿问秦凤便知情。秦凤吓坏了："刘班头，这从何说起？""少剑客，最近卫辉管界连出三条命案，都是少妇长女，都留下这张字笺。知府一想，您是马老剑客的高足，当然行端履正，又岂能把自己名字写上，显系贼人诬告。因此叫我来跟少剑客说明，请您协助拿贼，给死难者昭雪。"秦凤点头："秦凤当得效劳。"

送走刘班头，秦凤不动声色，到晚上换好夜行衣，插好钢刀，飞身从家中出来，到村口火神庙。孟方虽死，火神庙仍然有人，北屋灯光明亮。秦凤在后窗暗看，里边有俩人对坐喝茶，西边的人说话："哥哥，向人不向理，孟老师当初害秦凤，秦凤是个孩子，害得人家仨脑袋，孟老师又带师弟去找人家。骂人没好口，打人没好手。孟老师的死是祸由自取，您瞧这位。"他一伸仨手指头："师弟挨上他，不就葬送了吗？在本地面杀了三个人，留下秦凤的名字，人家知府就那么糊涂，就把秦凤入狱了？师弟逃到山东地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您瞧着吧。""兄弟，秦凤是咱师兄弟，师弟孟林是咱老师的儿子，今晚这片话可别对外人说。""您说得对。"俩人说别的了。

秦凤回家，带好银两路费军刃，去了山东。大海茫茫，无处找寻。秦凤晚上住店，独对孤灯，心里想事，忽然眼前的蜡灯就灭了。秦凤就知道外边来了高人，一叠腰到门，一条白线上东

房,秦凤追下来,前面的人到村口站住。秦凤来到切近:“哎哟,原来是叔父,侄男有礼。”原来是老剑客关斗关九公。“贤侄起来,我见你来到山东,到底是怎么回事?”秦凤把事情都说了,剑客爷点头:“你在山东寻找贼人孟林,我回去找杨国玺,问问他是谁教的孟林。”爷儿俩分手。秦凤明察暗访,足有一个月的工夫,今晚突然发现一条黑影,正是孟林。

原来孟林埋了孟方,坐定一想:我爸爸都不是秦凤敌手,我差得就更多了,这件事忍了吧。他去火神庙串门,遇见一个人叫坏三儿王霸,是个采花盗柳无恶不作的人。这王霸太坏了,带孟林晚上出去采花杀命,留下秦凤的名字。不想官府并未捉拿秦凤,坏三儿就知道糟了,他告诉孟林:山东济南府往南一百四十里有座山叫小樵子山,寨主是我哥哥镇山鹏王祥,我写封信,你暂时去山东躲躲。哥哥我去山西。俩人分手。孟林一路采花作案,到了小樵子山找到王祥,孟林就在山里住下。白天下山采道,他在这个村子发现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做好暗迹儿。晚上他来了,不想被秦凤看见。

英雄暗中跟着,穿树林越土壕,长腰上院墙,北房有女子说笑之声,孟林在后窗往里偷看。秦凤拍他肩膀,孟林急回头。秦凤一招手,孟林扑上来,顺原路出村,到一片树林前,秦凤站住。孟林拉刀:“畜生,还我爹爹的命来!”“师弟,你找我报仇可以,怎么你在卫辉府采花作案,留下我的名字?”“呸!正是小太爷所为,看刀。”劈顶一刀。秦凤上步闪身,撩阴一掌,把孟林打出一溜滚儿去。孟林折身起来,往树林里跑,从树林中出来一位老僧人:“孟林大胆!”飞身一脚,踹躺下孟林。老和尚一猫腰,照孟林右腿腕上一把,施展鹰爪力,把孟林的大腿懒筋掐折。孟林哎哟一声,脑袋一耷拉,昏死过去,省得捆了。“弥陀佛,你是秦少剑客吧?老僧少林洪通。”

原来关九公找到杨国玺一问,这才到少林寺面见洪通,把事

情一说。洪通自知理亏，连连说好的，而且下山也往山东找下来，不期而遇。老和尚全听见了，这才拿他。

秦凤给和尚行礼，到天亮雇了一辆车，把孟林放到车上。老和尚跟到卫辉府，才回少林寺。孟林也说好的了："师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小弟之罪皆由王霸引诱，他已去了山西，望师哥拿他归案，小弟死也瞑目。""你放心吧。"

书说简短，孟林见官供认，只等行文一到就杀。这边秦凤带好海捕公文，安置好家，奔了山西。北六省游历够了，闯出个外号叫骷髅鸟秦凤，也有二十多年了。

走到介休地面，相传是为了寻找介子推火焚绵山的地方。秦凤坐在旮旯一张小桌上，要了酒菜，自斟自饮。别看是个山村小镇，胜友如云，高朋满座。酒馆是父女爷儿俩开的，老父亲五十多岁，招待客人，拦柜后坐着一个大姑娘，记账打酒。拦柜上有几个坛子，贴红签写黑字，远年花雕、女贞陈绍、本地汾酒，旁边放着酒提，扣着一摞酒碗。姑娘虽是小家碧玉，长得挺好看。

忽听有人喊，嗓子发尖："老头儿，叫你们姑娘陪三太爷喝两盅，为什么坐那儿不起来？三太爷闷得慌了，叫你闺女陪酒。"老者赶忙过来："爷台多包涵，闺女太小，得罪客人，我给您斟酒。"这个人一瞪眼："滚开！谁让你巴结差事，你算什么东西！我叫你闺女过来陪酒。"说着话他站起来，秦凤看真了，瘦小枯干，鹰鼻鹞眼，穿身蓝衣裳，两撇白胡子，肋下佩刀。酒座儿们一瞧他这岁数，真够挨骂的。这个人迈步奔拦柜，老掌柜一拦，这老小子抡圆了给一巴掌，把老掌柜打了一个跟头。就听一张桌上喊："反了，反了！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偌大年岁竟敢调戏姑娘！"三个人站起来一个，肋下佩剑，一揪这老小子脖领儿，伸右手，一个大嘴巴，把他打了个大仰壳。老小子折身起来："好小子，你敢打我，咱俩院中比武。"夺门而去。这位也出来，人们全到院中围上。这位把宝剑亮出，老小子照这位就是一刀。

这位一闪,用宝剑从底下往上一撩,喀嚓,连手带剑一齐落地。“哎呀,手掉啦！好嗨,打听打听,从河南到山西,坏三儿王霸,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叫地方,我跟他打官司了！“秦凤一听,坏三儿王霸。

这时地方来了,秦凤分人群进来:“你是地方?”“我是地方。”“你先看看我的海捕。”地方看了。“我拿他有些年了,这位是我请出来帮忙捉拿他的。”

书说简短,把王霸捆上,押到县衙,审问明白,打好回文,请秦凤和那三位帮忙押解回卫辉府。到府衙,知府都换了几任了,现任知府李连元为官清正,审问明白,打入大牢,秋后斩决。

销票无事,出离府衙,四人到一起,通报名姓。这三位一个叫今世诸葛孔亮,一个叫小陈平宋锦莲,一个叫九头鸟乐金梁。孔亮说:“我们居住在长安西北白沙江中万龙藏峰岛。秦老哥哥,您先回府上看看。”秦凤这才回家,母亲和舅舅早死多年了,秦凤到他们坟前祭奠。又去牛圈村看望师母,只是师父没回来,总管马禄还很健壮。秦凤告辞出来,孔亮劝他去藏峰岛。秦凤一想,反正自己也无事,就来到藏峰岛。

书中交代,这岛左有银龙川,右有金龙川,当中七十二道螺丝湾,白沙江围绕三面。由水路进来五里地到船坞下船,里边房子可不少,群山环抱,四水团围,好不险要。当初擎天手轩辕志占据此岛,过了三年陆广元张镜波带家眷来到山中,陆广元又有钱,组织山民开荒种地、种果木林、打鱼,广开财路,修造螺丝湾,望风来归的接连不断。不想皇十四子允禵来陕西做巡抚,由于是皇子,加封西安侯,又兼受康熙皇帝的宠爱,更蓄异谋。他看中藏峰岛,这里地势险要。首先他拜访陆广元张镜波,跟着又和他们结为金兰之好。西安侯主管陕西省军政大权,有的是钱,聚草屯粮,招军买马,招贤纳士。

久而久之,侯爷听说在延安北门外朝阳峰上有座观音堂,住

着两位仙长,一位叫张明志,一位叫赵明真。这二位武艺通玄,而且久读兵书,饱览战策,敢说是天下独步的人物。西安侯一想,果真把二仙长请进山来,岂不是韩信归汉吗?请轩辕志备份重礼,二人来到朝阳峰观音堂。这地方风景清幽,猿鹤相亲,确是隐士所居之地。小老道往里通禀。时间不大,里边念佛:"无量佛,侯爷来访,蓬荜生辉。贫道等未曾远迎,原谅原谅。"角门一开,西安侯一瞧,二仙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银髯一摆,飘飘然有神仙之概。侯爷行礼:"久慕仙长宏名,今日冒昧而来,仙长莫怪。"请到鹤轩,分宾主落座。"二位仙长,皇父年纪已高,我昆仲虽然不少,但皆碌碌之辈,将来继承神器,能出九五者,非本爵莫属。我观藏峰岛乃兴龙之地,水旱皆备,拟请仙长入山,早晚得聆教诲,允邀三生之幸。"轩辕志也说:"千岁求贤若渴,弟子才将前辈荐于台前,请前辈莫要推辞。""无量佛,侯爷、轩辕檀越,我二人都是出家人,你们藏峰岛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位了不起的高人。此人胸藏甲胄,腹具良谋,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折冲于樽俎之上,却敌于谈笑之间。虽汉之诸葛、晋之谢安,不可比也。此人武艺不算通玄,用兵胜似韩信,正是侯爷的股肱之人,胜我弟兄万万倍。"侯爷点头:"请问仙长,此人怎称呼?""从白沙江入银沙盆内,围住一座万林庄。进去后里面有三个庄子,西边苗家庄,庄主金锏赛叔宝苗德林;东边何家庄,庄主大枪镇陕西何金标;当中陶家庄,庄主盖天第一手陶源陶洞天,贫道说的就是他。侯爷亲自前往,就说贫道请他出山协助,自然能成。"

西安侯轩辕志告辞,回山之后,预备重礼,乘船奔银沙盆。下船之后,穿过树林,里边广袤数百里,阡陌相连,禾苗茂盛,百姓让畔而行,击缶作歌,真是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哪!二位到门前说明来意,时间不大,陶源出来。侯爷一瞧,陶源中等身材,面似油粉,花白小辫儿,蓝长衫,茧绸裤子汗褟儿,朱履寸底,

系绒绳，佩宝剑，大三角眼，鹰钩鼻子，花白胡须，一看这人就不好斗。他一躬到地："不知侯爷虎驾莅临，恕草民未曾远迎，当面请罪。"侯爷伸手相搀："观音堂二仙长交口称赞，阁下才兼文武，学贯天人，谋略不减管乐，枢机可并孙吴。本爵素怀大志，今见先生，何异文王遇太公、汉高得子房啊。""侯爷夸奖。"见过轩辕志，彼此至客厅，谈起话来，陶源口若悬河，侃侃而谈。礼物献上，恳请陶源进山，陶源慨然应允。

陶源一进山，可了不得，大展鸿图，把兵丁分成五大队，打造各种战船。七十二道螺丝湾，有寨主把守。后山修建并肩王府，请张王爷入府居住。造天王殿，轩辕志为大帅，陶源为副帅，陆广元、孔亮、宋锦莲、乐金梁为军师，一切都按军队规划。陶源跟侯爷提，必须把张赵二仙长请进山来，西安侯当然乐意。这回陶源自己来，说服张明志、赵明真，在西北离天王殿六十里处修了一座大庙叫三阳观，四面是树，清静极了，二仙长入主三阳观。

十年来，藏峰岛兵精粮足，二仙长一入三阳观，武林人望风来投，如水之东流。这次剑山来信求援，陶源吩咐："千里相隔，无法多派人，就派三位军师前往，告诉王爷，万不得已可以到陕西来。"孔亮他们出山上船，到七十二道螺丝湾，秦凤现在是巡山总寨主，自己坐小船，去了桨，只留一只舵，用气功催着走，正遇见这船。秦凤一抱拳："三位贤弟上哪儿?""奉陶副帅的将令，去剑山增援。""请吧请吧。"到七十二道螺丝湾，验凭放行。秦凤一想：你们三人去剑山，一木焉能支大厦，我得告诉孔亮。他催小船也离开藏峰岛，追了下来。秦凤看到岸上有人，故意紧催小船，岸上人喊好。

路民瞻看见，对秦凤哗众取宠很不满意，这个仨脑袋一定是马四兄的弟子，吾要教育教育他。一喊秦凤，小船过来，拉缆绳上来："老爷子，您叫我?""吾是英雄得路路民瞻哪，小子你不认得。"秦凤应该过来磕头叫师叔，他没有，作了个半截子揖："原

来是路老前辈,有礼有礼。”“唔呀,混账八羔子,不给我磕头,不叫我师叔,你师父没有教育你吗?”“我师父教育我了,可我师父没给我介绍,我又没看您的本领,怕您是冒充。”“混账东西,你师父没在,我来叫你看看本领吧。”“好的。”“你方才用气催船行走,吾来练一手你看一看。”秦凤心说:为练气功,我都练出仨脑袋了,您还能比我高?他递过缆绳:“给您。”“好哉。”

剑客爷拔腰上了小船,小船驶入江心,“唔呀,秦凤,你这个船舵是多余的。”拔下来扔到江里,顺水漂去。干了,秦凤没有舵,他可走不了。再看老爷子坐在正中,两手一抓船舷,小船如飞似箭,运用十分自如。秦凤高喊:“师叔,弟子服了,您过来我给您磕头。”“唔呀,吾还没有玩够呢。”老头儿催船在河里转圈,越转越小,最后定在一点上,就瞧这船在水皮上快似电掣。秦凤大吃一惊:“师叔,您快来吧,侄男给您磕头。”“混账东西,老子走了,你也走吧。”一催舟,顺流往南,其快如飞。秦凤追不上了,只好一二三开步,走回藏峰岛。船上有吃有喝,路老剑客边玩边走,今天来到剑山。听见金鼓齐鸣,藏在芦苇里观看,到时候才催舟过来,烫了慈云。了因一问,实话实说。

路民瞻一提大烟袋要动手,猛听江岸树林中有人高声喝喊:“哎哟嗬,这么热闹的事儿,我怎么没赶上。”连英王都听出来了,镇古侠董化一。昨晚闹了天王殿,杀人流血,使敌人魂飞魄散,船上又有路民瞻,恰似两只猛虎。谭天吩咐:“鸣金收军。”一下子,剑山大乱,船撞船,船撞山,马仰人翻,人无战心,士无斗志,你抢我也抢。老庄主传令击鼓追杀,剑山大败,死伤惨重。好容易败回来,青龙闸放下,寨主多调弓箭手,严加防范。查点整理完毕,各自回府。燕普到客厅,独对孤灯,潸然泪下,想起兄长万俟羽修武术通玄,不想误中奸计,命丧成都。我与兄长同堂学艺,数十年如一日,不想今日分手。正在这时,兵丁进来:“禀报老军师,公主坟前捉住驸马白风。”“无量佛,推进来。”时间不

大，推进来金莲花凤岐。

三夺八宝灯，桂品拉凤岐就跑，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凤大哥，我爸爸要捉住我，非把我宰了不成。咱哥儿俩找店住下，何日打岛，暗暗进去，大小做番功业，也好对得起死去的伯父。”凤岐一想，为救自己，人家死了两位亲人，就答应了，明知自己进山凶多吉少，那也舍命陪君子。二人找店住下，今日打岛，他们雇了小船，藏在芦苇中，给了船钱。江上一乱，二人连蹿带蹦进了青龙闸，跳到岸上，上了山，找个山洞住下。到了晚上，查山的过去，二人出来，误走公主坟。周围花瓦墙，当中栅门，上面四个字：公主佳城。当中甬路，两个石供桌，后边两个灰顶坟，石碑上面刻字。凤岐不由得悲从中来：“桂贤弟，我把山里的事都告诉你了。两位公主如花似玉，慧质兰心，尽皆死去。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到如今伯劳东去燕西飞，思之难过。贤弟在此等候，愚兄祭奠公主就回。”凤岐飞身越栅门，顺甬路往里，在供桌前给两位公主大拜了八拜，然后到坟上掸掸土。没想到蹬上翻板，嘎巴一扣，被兵丁用钩竿子搭上来捆好，抬奔军师府。

到现在押进来，燕普咬牙切齿：“白凤，你也有今日！”“呸！燕普，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俺乃金莲花凤岐。在北京广庆楼拿三鼠，夸官游街，巧遇西方老侠，邀我到剑山。我的老师镇古侠董化一，他的侄子窦瑞，我冒他笔体，写下假书。蒙三公不察，才收留我在山中。蒙王爷将两位公主相许，酿成大祸。今日趁乱入山祭奠公主，现在被擒，有死而已，何必狐假虎威，要杀便杀！”老道气得直念佛：“无量佛，无量无量无量佛，把他推出去！”燕普在后面跟着，到了门外，拉剑一抹，凤岐就活不了，因为燕普手黑心狠。

刚到院中，天王殿击点聚众，叮叮叮。燕普一听，王爷知道我拿凤岐了，我要是杀他，就是专权，再说让王爷知道凤岐是怎么个人，我把他带到天王殿。他立刻吩咐掌灯，带着旗牌，押凤

岐到了天王殿。英王坐好:“众位爱卿,何人击点?”燕普一听,英王不知道,自己这后悔,多好的机会错过了。“无量佛,为臣设法拿获驸马,请王爷发落。”英王点头:“把驸马带进来。”时间不大,风岐进来,绑绳解开。“父王在上,儿臣参拜。”“驸马,你既然出山,就该远走高飞,因何又入山搅闹?”“父王,蒙您敦促离山,子臣未能在公主坟前祭扫,以表夫妻之情,子臣在外内疚于心。有心叫山而进,决不可能,万般无奈,趁兵败之际私入山来,明知危难重重,但也在所不惜。谁知到坟前祭奠,公主坟前埋有翻板,将子臣拿获。子臣实不欲生,愿随两公主于地下,生不同衾,死后同穴,儿愿足矣。”说着掉下泪来。

风岐这片话勾起王爷思女之心,三公看看王爷的脸才放下心来。王爷低头,面带戚容:“燕道长,公主坟前的翻板是谁安的?”“老臣所为。”“燕道长,你要有女儿,死了坟旁都安翻板吗?叫我女儿死后都不安宁,把翻板撤掉!”“是是。”“驸马,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如此重义,公主九泉有知,也能含笑地下了,只是我山中不能容你。孤念翁婿之情,送你出山吧。”燕普伸手一拦:“王爷,此子包藏祸心,进山颠覆千岁社稷,死有余辜。有道是纵虎容易擒虎难,千岁,当断不断,祸至无日矣。”王爷一听:“燕仙长所言差矣。驸马是个翩翩公子,是孤的女婿,岂能随便杀人?”谭天在一旁,无法讲情,心说:妹夫,你干什么来呀。

燕普打稽首:“无量佛,王爷,您知道他的来历吗?”“孤不知道。”“您只知道他叫白风,其实他是北京正蓝旗民,叫风岐。”燕普就把刚才风岐的话复述了一遍:“王爷,难道他不该杀吗?”王爷把头摇了又摇:“燕道长,我看风岐比白风更强。风岐是旗籍,随龙进关,家有军功,生有钱粮,身不动,膀不摇,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可他不愿醉生梦死,拜师学艺,练就一身本领,胜似纨绔子弟多多矣。功高莫如救驾,他立下不世之功,仍然愿来剑山,为国效力当差,这在我们旗民里很不多见。”谭天心里这个

乐呀。"无量佛！王爷，您知道他是谁的弟子吗？""孤实不知。""昨晚大闹天王殿的镇古侠董化一就是他的老师，把我们搅得天翻地覆。"其实谁都听得出来，燕普这是想勾王爷对凤岐的仇恨。王爷直摇头："老仙长何出此言？驸马是董化一的弟子，只说明他行端履正，才受剑客的垂爱，授以绝艺。至于董化一大闹天王殿，杀人流血，只怨我君臣无能。"燕普这气呀。

王爷传话："唤土牢寨主前来。"时间不大，有人进殿跪倒："王爷在上，臣张旺参见。"张旺自从擒了黄国英，虽然他办得滴水不漏，但州衙还有剑山的人。没有不透风的篱笆，谭天明察暗访很长时间，虽然没有把握，但巡山责任不用他了，降为土牢寨主。王爷吩咐："张旺，驸马交你看押，不可慢待于他。""是。"绑好凤岐，带人押奔土牢。

王爷刚要问话，太平寨老寨主太平侠智亮抱拳："启禀王爷，九兽鹤天亭短墙之下捉住探山之人，因此击点，请王爷发落。"燕普念佛："无量佛，王爷，昔日韩信对汉王道项羽，呜咽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其人如妇人女子，优柔寡断，卒有乌江之惨。王爷切莫效之，探山即非好意，当即诛之，以警来者。"王爷点头，心说，杀一儆百。"来呀，把探山之人带进来。"时间不大，来人进了天王殿，正是小鱼龙变化桂品桂无双。

原来桂品见凤岐被擒，正要设法相救，忽见一条黑影往后跑去，桂品撒腿就追。前面的人还真快，跑到鹤天亭的矮墙下，他站在下面，桂品伸手一抓，一块翻板，把桂品扣里。兵丁出来，闭了机关，摘下翻板，钩竿子搭上来捆好，送往太平大寨。太平侠一看桂品，细问一番，老侠摇头："你小小年纪来到山中，岂不白白送死？我无论怎样也要把你送出山去。"桂品一笑："老爷子，您把我从什么地方送走？即便您能送，我能走吗？再说我已被擒，您把我放了，人家要向您要人怎么办？""依你之见哪？""您把我送到天王殿，我自有话说。"把桂品捆好，押到天王殿，智爷

击点，却把凤岐救了。

现在把桂品押上来，燕普心说：这回你赶上了，王爷非宰你。桂品绑绳一解："给王爷磕头。""娃娃，竟敢探我剑山，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快快讲来。""禀王爷，民子住得离剑山很近，小时拜一位姓牛的老师。我父母双亡，孤身一人，牛老师管我吃喝，教我本领。学了十二年，老师叫我投奔剑山。师父走后，我到剑山面见四位招贤馆长，当面练艺。练艺之后，秦馆长叫我住在那里，有吃有喝，说有了缺就补。我等的时间不小了，后来才知道四位馆长反了，招贤馆没人管。我晚上出来找找大帅府，不想被一黑影引走被擒，才见到王爷。请王爷赏我一个差事吧。"王爷面对谭天："飞天四龙如此可恶，今后必杀之方消孤心头之恨。娃娃，你叫什么名字？""草民桂品。""桂品，你有何本领，当殿试来。""草民遵命。"要过刀来，练了一趟四盘刀，收住架式，气不涌出，面不更色。燕普心说：这是关九公传下来的。

王爷看着桂品，一阵心事涌上心头：孤的大女儿二女儿都已死去，尚有三女儿霞娘，今年二十一岁，待字闺中。我瞧这小孩可不错。"桂品，你今年多大了？""二十二岁。""可曾订过婚？""草民家无恒产，并未婚配。""桂品，孤有三公主名唤霞娘，与你年貌相当。孤有意招你为驸马，不知你意下如何？"桂品刚要说话，燕普进前："无量佛，千岁，此事万万不可。有凤岐之事的前车之鉴，后车岂能再陷？只凭桂品一面之言，王爷就将爱女许配，未免仓促，请王爷收回成命才是。"王爷微笑："老仙长，孤看中的人都不错，凤岐出身旗籍，剑客门徒，有女择婿非凤岐莫属；桂品胸中有正气，这门亲事太好了！桂品，快磕头谢亲吧。"桂品跪下行礼："多谢父王千岁。"英王大喜："智老寨主为办理驸马公主婚礼的全权大臣，三公协办。驸马府收拾停妥，孤送公主出府成婚。散朝。"

次日清晨，三公来到太平寨，到大厅分宾主落座。尹大爷抱

拳:“老夫弟兄祖居天海庄,离桂家庄只有几十里路。驸马姓桂,桂家庄我有一莫逆好友双全侠桂竹登,不知与驸马可是同宗吗?”“老伯所问乃是家父,我是鱼龙变化牛和之徒。”尹大爷一竖大拇指:“将门虎子,贤侄好大胆量,为何至此?”桂品把遇凤岐,三抢八宝灯的事全说了,尹大爷点头:“如此,你要多加小心。”“为什么?”“长公主二公主都是懦弱的姑娘,唯有三姑娘,自幼受异人传授,武艺高强。有一年春天,王爷在桃园设宴,邀了我弟兄三人。席间王爷说:‘三公主会些武艺,想跟燕道长比试。’大家十分诧异,燕军师只好奉陪。这三公主取出宝刃,名叫昆吾,当文武群臣,两位比武。开始燕道长让着公主,后来即使使出全身本领,难以抵御,最后只好甘败下风。众人看出来,三公主几次能赢都不肯赢,燕普问三公主跟谁学的,她笑而不答。桂贤侄,南阳三葛,君得其龙,如果你还跟凤岐一样,是自招其祸。”桂品心中打鼓了:燕普在武林中也算是上等人物,不用说我,把我爸爸找来也差得远。这丫头如此厉害,连燕普都不敌,我更不行了。事已至此,到哪儿说哪儿吧。桂品也豁出去了。

书说简短,在太平寨上首找一所大房子,粉刷一新,装潢华丽,收拾停妥,奏明英王。择好吉日良时,贺客盈门,花肩彩舆,鼓乐齐鸣。从后宫抬出公主,来到驸马府,红毡铺地,搀公主下轿,花堂交拜,合卺坐帐,繁文缛节不表。一天过去,智亮三公嘱咐好桂品,见公主要小心翼翼,桂品一一答应。到了二鼓,外面掌灯,恭送驸马入洞房。

第三十七回　喜得宠于斗当郡马

上回书说到桂品招亲富霞娘，二更时分入洞房。西边的桦木隔扇，名人写画的隔扇心，挂着粉色门帘，大红的走水儿，大红的飘带儿，上边钉着两个双喜字，挑山对帘都是名人手笔，写的真草隶篆，画的水墨丹青。迎面架几案，大理石心的花梨八仙桌，两边太师椅。桂品坐下，丫环献茶，然后退下。桂品心里正打鼓哪，忽然洞房帘儿一挑，走出来三公主富霞娘。身材颀长，膀乍腰细，一条乌黑的大辫儿垂于脑后，一张瓜子脸，白皙的脸面，两道眉弯似新月，一双秀目皂白分明，炯炯有神，鼻如玉柱，唇似涂朱，元宝小口，蓝绸子长衫，白绸子裤褂，薄底靴子，眉宇间叠抱英风，酷似倜傥不群的翩翩佳公子，腰里挂定昆吾宝刃。桂品一看，这是要跟我掐呀，右手摸刀把，剑拔弩张。

书中暗表，三公主富霞娘，由于上边是两个姐姐，她从小就女扮男装，当儿子养活。姑娘长到五岁，小姑娘天生的胆量，喜欢月下独步，不带丫环。她玩得正高兴，忽然后面有人念佛："无量佛，小姑娘散步哪?"霞娘急回身，眼前站着一位老道姑，中等身材略矮一点，双肩抱拢，半截蓝绸子道袍，刚过膝盖，白绫高鞡袜子，厚底云鞋，白发如银，挽发掐冠，金簪别顶，一字白眉，慧目放光，鼻如悬胆，四方海口，背插拂尘。三公主养尊处优，素来不服人，可她今天被仙长折服。"道长，黄夜之间何故至此，宫墙高大，道长怎能入内?""贫道身通武艺，宫墙虽高，挡不住山人。你是英王爷的第几位公主?""我排行在三，名唤霞娘，还有两个姐姐。母亲已经去世。""三公主，贫道想教你武艺，不知

你愿学否?”“弟子愿学。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跪下就磕头。老人家搀起来:“徒儿,庙中你还有个师姐也在练艺,我每天晚上二鼓准到后宫。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独自在此,我来教你,到你能独立时再到庙内去练,好吗?”“谨遵师教。”

于是老道姑每晚前来,风雨无阻,给小公主盘腰撼腿,万丈高楼从地起。到了八岁,小公主就能到庙内去练,姊妹同堂学艺。公主练了十五年,绝艺在身。师父给她一口宝剑,名叫昆吾,是口价值连城的宝刃。霞娘回宫后,有时和父王说话:“爹爹,咱山里的武艺属谁最好?”“老军师燕普在山中可属头名。”“对机会,女儿和军师讨教讨教。”“怎么,你也会武,谁人所传?”“不知名的老仙长教给孩儿的。”英王半信半疑,这才在桃园设宴。这一比武,不想她实有超人的武艺。两个姐姐都死在婚姻上,由于不是一个母亲所生,三公主生有龙性,非常人可比。这次王爷告诉她招了驸马,姓桂名品,霞娘胸有成竹,要看看是什么人,然后再与老师商量,如果可托终身,也未尝不可,这才出来。

三公主面带微笑:“桂驸马名叫桂品,我闻山下桂家庄有位双全侠桂竹登,不知是你何人?”“公主要问,那是我的天伦。”三公主点头:“驸马是少侠客,为什么进山来呀?”桂品一想,说实话,看她怎样,大不了就是掐。桂品就把华图盗灯,两位伯父惨遭杀害,自己进山要杀华图得宝灯的经过说了一遍。公主点头:“如果灯也有了,华图也杀了,驸马还有要办的事吗?”“公主,大丈夫无欺心之语。英王爷身为皇兄,理应尽力扶保皇上,治理万民,使国有泰山之安。他不该啸聚山林,叛反作乱,兵连祸接,国无宁日。桂品有便,杀却你父,为国锄奸。”三公主连连点头:“可现在我父把我终身许配于你,你该如何办理?”“公主,大清国紫气东来,应天顺民,休养生息数十年。康熙皇帝武备文修,励精图治,万民景仰,海不扬波,有凤来仪,军民守法。剑山弹丸

之地,何能成事?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剑山在外面如华图者不知几许,到时昆冈失火,玉石俱焚。王爷年事已高,又无子嗣,即使得了天下,大厦千间,夜眠八尺,有何意思?公主天资聪睿,颖悟过人,高瞻远瞩,胜我万倍。如能使王爷回头猛省,我家有薄田数十亩,足以温饱;我夫妻尽孝堂前,菽水亦可承欢。桂品之言发于肺腑,倘若于心有亏,必得恶报。""驸马不必明誓,言出至诚,一见便知。驸马请在此稍等,我到后宫去见父王。"三公主出洞房。桂品左脚刚刚迈出,公主已如弩箭离弦一样,飞身上房。等桂品上来,不用说人,连影儿都瞧不见了。桂品缩脖儿一吐舌头:"好危险哪。"下房回屋。

三公主来到后宫,越墙而过,推开寝宫门,到了里面。英王还没睡觉,正在灯下看书,霞娘跪在面前。常言说,舐犊情深,王爷只这一点骨血了。"孩子,今晚是你大喜之日,结婚未到三日即便归宁,恐旁人耻笑孤无家教。有何急事,叩阖面禀?""父王,您知道驸马是谁吗?""怎么,此子包藏祸心,有意加害朕吗?""父王容禀。"就把事情全说了:"父王,您手下人杀害无辜,多行不义。当年大舜无立锥之地,卒王中国;大禹无十户之聚,卒霸诸侯。何也?以其深受百姓爱戴之故。天子之德,被于万方。您在剑山,附近百姓群起而攻之,焉能成其大事?驸马家中有薄田数十亩,可以温饱,您随女儿到他家中,闭门思过,以尽天年。父王悬崖勒马,犹未为晚。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女儿求您啦!"说着掉下泪来。王爷用手点指:"自古立大功者不拘小谅,冤家鼠目寸光,懂得什么?为父怎能弃群臣而去?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父岂能失信?""您手下人如华图者,实为强盗,失信于盗贼,有何不可?父王,不是女儿不孝,我与驸马躲灾避祸,就此出山。父王有幸得了江山,女儿无福,不能承受;父王云阳市口项上餐刀,女儿不收父尸,也不能说女儿不孝。父女一场,女儿给父王磕个头吧。"霞娘磕完头,转身而去。

越宫墙到驸马府，飞身下来到屋中，桂品迎上：“公主，王爷可曾回心转意，离山回家？”公主摇头：“我苦苦哀求，父王不肯。驸马，我奉父命嫁你，咱们的事情不能落实。”“公主，怎么还不落实？”“我必须到后山请示恩师，恩师点头天趁人愿，咱们就是夫妻；恩师不准，我也终身不嫁，放心吧。”桂品抱拳：“如果恩师真的不准，公主终身不嫁，桂品也终身不娶。公主为桂品守贞，桂品为公主守义。倘若食言，天必厌之。”三公主点头，这才去后山面见老师。直到天光闪亮，公主回转：“驸马，师父恩准了，叫你我夫妻天亮回家，面见公爹婆母。师父说，几时剑山势败，叫你备快船一只，带些鲜艳的衣服，我去庙中见老师，另有差遣。至于八宝灯，不必惦记，全在师父身上。”桂品放下心来。

次日清晨，三公主依然男装打扮，小夫妻佩剑带刀，每人提个包袱，船坞上船，叫开青龙闸，小船撞出闸口，冲风破浪。猛然从对面由东往西驶来一只小船，船头站着两个小孩儿，都在二十岁上下。前边的中等身材，一身蓝，薄底靴子，肋下佩刀，圆脸，浓眉大眼，口正鼻直，满脸稚气。后边这位虎头虎脑，圆脸，一条大辫儿，浓眉大眼，左耳朵带着一只金环，蓝大衫，薄底靴子，好精神。两船相错，四目对视。霞娘看桂品：“驸马，这二人分明心怀叵测，待我问他们。”桂品摆手：“咱夫妻既已出山，何必多管闲事。”青龙闸放出船来拦挡：“二位进山找谁？”“在下路杰雄，这是我的朋友王斗，来找我叔父路海明，烦劳通禀。”

路杰雄真是路海明的侄子，从小跟天海佛霞公长老窦瑞练功夫。窦大爷教了十二年，杰雄长到二十岁，路大奶奶才让他回家来住，每天照样练功，风雨无阻。这天傍晚，家人陪着路杰雄遛弯儿，十字路口许多乡亲撺掇路少爷打趟拳。杰雄一想也不错，就答应了。乡亲们往四外一围，圈大人薄，得看得瞧。杰雄一下腰，打了一趟大红拳：跨虎登山不用忙，斜身绕步逞刚强。喜鹊登枝沿边走，童子拜佛一炷香。四明见线，腰似蛇行目如

电,手似流星腿如钻,伸手如瓦拢,攥拳如卷饼,实受过高人传授。乡亲们鼓掌如爆豆,一齐喊好,只是单有一个人高喊:“不好!”乡亲们都看他,其实也是个小孩儿,左耳上有只金环,正是小昆仑于斗。

于斗从铁佛寺走后,一路上游山玩水,今天走到这里,也站在人群当中看。他觉着这小孩练得不错,只是对周围的人有气,干嘛这么鼓掌拍马屁。他一生气喊出不好来。

杰雄一看他:“朋友,你喊不好哇?”于斗点头:“对,是我喊的。”“我练得哪点儿不好,你给指出来。”于斗一摇头:“全不好。”“你练得好?”“不敢说好,揍你有富余。”“请过来。”于斗迈步就过来了。杰雄一晃面门,右手拳黑虎掏心。于斗上步右手一穿,左手叶底藏花,横身一掌,把杰雄打了一个坐蹲儿。杰雄折身起来:“你敢站在这里等着吗?”于斗一笑:“要管饭我就等你三天。”“你等着。”杰雄往北跑,直奔天海寺,面见窦瑞:“大爷,快走,我叫人家打了!”拉着天海佛出庙进村,分人群进来,一指于斗:“就是他。”“弥陀佛。”

老和尚进来,于斗知道自己要挨揍,非栽跟头不可,他过来就给老和尚跪下了:“叔叔您好哇,您不认识我了?我叫小昆仑于斗,我的老师是西方侠于成于洞海。师叔,我给您磕头了。”老和尚听凤岐说过于斗,长街动武,他很佩服于斗的聪明,他怕挨打,先给我磕头。“弥陀佛,老僧天海佛霞公长老窦瑞,与你师有交情。贤侄起来,他叫路杰雄,给你师哥行礼。”杰雄行礼,于斗搀起来:“兄弟,我的错,乡亲们散散吧,我们是一家人。”

窦大爷把于斗让到家中,于斗把来意说明,和尚点头:“凤岐把事情都说了,我把他举荐到山中,你就不成了。凤岐是谭天的妹夫,危难之际,他总是要协助的;你可跟他动过手,他要害你呀。”“师叔不用担心,晚上动手,他认不清楚,就说我是您徒弟。为了避免怀疑,可以让杰雄陪我去。”窦大爷一想也行:“只是你

的名字应当改一改。”于斗说：“这好办，把我的于字这一钩儿，拉长了成一横，就姓王，我叫王斗吧。”“这还可以。”

次日清晨，在江汉子上雇了一只船，和尚千叮咛万嘱咐，他们上了船，驶入白龙江，下水船其快如飞，奔了剑山。先是见到桂品霞娘，然后里边出船拦住，杰雄一说，小船往里通禀。

时间不大，三公出来，杰雄介绍了于斗，然后跟随三公回到三公寨。重新见礼，于斗把事情一说，三公吓了一跳：“孩子，凤岐在这里逼死两公主，尚在土牢看押，你又前来。谭天对我弟兄总有戒意，心存怀疑，你虽然改了姓，焉能瞒过谭天？兄长又把你打发进来，这不是出难题吗？”于斗摇头：“三位师叔，没关系，谭天认不出来。”“事到如今，怕也无用。”

次日早朝，三公带二小到天王殿，二小在殿角恭候。文武群臣拜见英王，各自归班。王爷手扶桌案，面有忧容。燕普打稽首：“无量佛，千岁因何面带不悦之色？”“唉，道长，孤两个女儿身死，只有三女儿在身旁，不想又离我而去，叫孤怎能不忧哪？”“王爷，此皆因驸马而起。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您必须决心杀一儆百，杜绝后患。”王爷点头：“道长之言是也。”三公一听，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了。英王眼望众臣：“有本早奏，无本散朝。”尹大爷一抱拳：“千岁，我二弟的侄子路杰雄和我兄长窦瑞的北京弟子王斗，奉命前来投诚，请千岁收纳。”王爷点头：“唤他们进来。”二小随旨进殿：“给王爷叩头。”谭天一看，心说：这不是于成的徒弟于斗吗？看来三公心有外意。上次妹丈凤岐进山，就是他的引路人，这回又是。等我查有实据，连于斗带三公都杀。

王爷本来有杀一儆百的心，往下一看，这两个小孩儿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都在二十岁，心说：你们来晚了。我就仨闺女，死了俩，走了一个。我是没闺女了，要是有，我还嫁，可惜没给我生。“路杰雄王斗，暂在三公寨居住，每月每人发十两银子零花钱，遇缺即补。散朝。”

三公带二小回寨，一进大厅，于斗乐得蹦："三位师叔，在天王殿谭天直盯我，我就盯他。小子，我不怕你。"三公摇头："贤侄，你可要留神注意。"正说话，兵丁进来报告："启禀三公爷，谭大帅拜望。"于斗心说：为我来的。三公带二小急忙迎接，寒暄几句，请到客厅。尹海亮抱拳："大帅日理万机，今日拨冗至此，必有所为。""本帅只是前来拜访。"一指于斗："你今年多大了?""禀大帅，我二十了。""学了几年武艺?""十二年。叔父没时间，就跟伯父学。""很好，听你的口音可不像本地人。""禀帅爷，我是北京人。""嗬！你拜师可不近哪。""是的，家父开药铺，久走四川，贩运生熟药材，认识我师父，把我带来学武，艺成之后回的北京。这次奉命探望师父，才叫我和杰雄投效剑山。"三公暗暗钦佩于斗。谭天很高兴："王斗，我看你很伶俐。三公爷，我想把他带到帅府，作为我的随从，早晚也可以传授些武艺，免得他蹉跎岁月，耗费光阴。"于斗立刻答话："帅爷提拔，小子情愿随帅爷前往，早晚得聆清诲，实为万幸。"谭天高兴：你到了帅府，耳目众多，查有实据，我就宰你。于斗什么心理?我住三公寨，想宰你万难；到帅府，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哪，我可以刺死你。二人各怀异想。三公无法，眼看谭天把于斗带走。

来到帅府，谭天让于斗睡在西院旗牌营，南房最西头这个单间，有后窗户，两张单人床，当中有八仙桌。于斗睡在东墙下床上，西墙下的床没人睡，出门就是西房的南墙。于斗想杀谭天，势比登天。不管他什么时候去见谭天，谭天都很惊醒，于斗无法下手。谭天把他最亲信最得力的人，旗牌官万恶淫为首王双全暗地找来，低声说："王斗是奸细，他叫小昆仑于斗，是于成的弟子。你昼夜留心，倘有蛛丝马迹，立刻杀掉。此事千万不可对别人说。""双全遵命。"由此时刻监视，这一来于斗太危险了。

吃了晚饭，于斗来到帅府，谭桂林笑着问他："王斗，在帅府待得习惯吗?如果需要什么，就向我的旗牌要。""谢谢大帅，在

下住得非常好,不需要什么。""很好,你不要见外,就像在自己家里才好。""谢谢帅爷,我看着您非常亲热,您就像我父亲一样。如帅爷不嫌弃,王斗情愿拜您为父。"说着就要磕头。这回于斗可没想好,他打算给谭天当儿子,磕个头,我好接近你宰你。谭天把他拉起:"王斗,本帅也早有此意,只是认亲大事岂能潦草,必须禀报千岁,而后隆重举行,才为正礼。"于斗心里这骂:小子,叫全山人都知道我是你儿子,回头我多捅你几刀。

次日谭天上殿禀报王爷,王爷大喜,多加赏赐。择吉日,文武群臣都到帅府贺喜,各有赏赐,轰动全山。于斗给谭天大拜了八拜,群臣道喜,可谭天非常警惕,于斗想杀他那是万难。于斗非常着急,晚上自己在屋中紧握双拳,咬牙切齿,自言自语:"谭天防范甚严,难以下手,难道我这儿子就白当了吗?"猛听门外有人低声说话:"机关败露,你还想走脱吗?"于斗一听,坏了,伸手亮藤蛇棒,垫步出来。好嘛,正是谭天最得力的干员旗牌官万恶淫为首王双全。于斗丹凤朝阳,奔太阳穴打来,他根本看不起一个小小的旗牌头儿。没想到王双全伸手一捋棒,抬腿把于斗踹倒,磕膝盖顶腰眼儿,摩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

王双全把于斗提起来,往空床上一放,屋门关上,回手拉刀:"于斗,我已听见你的实话,现在有何话讲?"于斗破口大骂:"就冲绰号,你就不是什么好人!奴下之奴,作什么威福?天兵一至,剑山冰消瓦解,你们也难免项上餐刀。小太爷被擒,有死而已,快给小太爷来个痛快的。"双全暗暗把绑绳解开,坐在于斗的床上,于斗骂不绝口,王双全只听着,也不说话。于斗骂着骂着,觉着绑绳松开,稍一动弹,绑绳掉了。于斗折身坐起,一个劲儿发怔。双全微笑:"你还骂不骂了?"于斗下来,扎好绒绳,脸臊得通红,抱拳行礼:"王兄,您是好人哪。""怎么,不骂我了?""王兄,恕我不知之罪。""贤弟,多悬哪。谭天叫我监视你的行动,不想你露出真情,幸亏被我听见,总算化险为夷。愚兄也是

身在曹营心在汉。今后你要多加小心,倘有纰缪泄露,性命难保,更不用说建功立业了。我明天搬过来与你同住,还有大事需要咱们办哪。”“哥哥,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咱俩结为金兰之好吧。”“好,金,永不褪色;兰,是王者香。咱要胜过管鲍桃园,生死不渝。”两人撮土为香,冲北磕头。

当晚双全面见大帅:“禀帅爷,少帅无甚越轨的行为,查不出蛛丝马迹。”“你还要多加注意。”“是。我想少帅屋里是他一个人住,我打算搬过去和他一同居住,您看怎样?”“好,便于接近,你就搬吧。”王双全果真搬过来。于斗问:“哥哥,您说还有什么事要办?”“华图现在后山庙内养伤未好,他盗了万岁爷的双龙八宝灯,现挂九兽鹤天亭楼上。我想咱把它偷出来,送到成都府,岂不是奇功一件?”“哥哥说得对,也不枉冒死来剑山一趟。”商议已定。过六七天,双全告诉于斗:“今晚行动。”于斗答应。

吃完晚饭,两人正在商量,忽然院中有人喊:“王旗牌官。”双全赶忙出来:“什么事?”“帅爷唤你。”“知道了。”双全满腹狐疑来到帅府,挑帘进上房:“给帅爷请安。”双全注视谭天脸上的变化,觉着好像没事儿。“快起来。双全,少帅这几天怎样?”“还不错。”“你把他叫来,我有事。”“是。”双全回来,于斗的心里正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哥哥,什么事?”“没事,别担心,他叫你去,沉住气。”于斗来到帅府,进客厅面见谭天。谭天是否发现破绽,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盗宝灯事犯天王殿

谭天传见于斗，道出始末根由。原来谭天认子的事，后山都知道了。一字并肩王金龙大王贺狩贺天齐，老妻早丧，只有一个女儿，郡主瑞娘，今年十九岁，由乳娘养大。郡主虽不通武艺，又是两只小脚，体态轻盈，身形苗条，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奶娘从襁褓时抚养，跟奶娘感情最好，尽管奶娘长了一脸大麻子，郡主看着喜欢。前山谭天收义子的信儿传到后山，王爷就跟奶娘商量："女儿都十九了，男大当婚，女大当聘，你就等于是孩子的亲娘，闺女就是你养的。这个呢，我倒同意，我想你也同意，别看你一脸大麻子，我还真不嫌弃。"乳娘一摆手："您别往一块儿拢，我还不乐意哪。给郡主找婆家，我看倒是应该了。""我想谭大帅收了义子少帅王斗，我跟他门当户对，想把孩子许给他家，你意如何？""好是好，我们要相相，并且跟郡主商量一下。"乳娘回到闺房把事情一说，郡主面泛红云，低头不语。乳娘说："你娘死了，你自己可要拿定主意。这样吧，让王爷请大帅带少帅来到王府，咱娘儿俩在屏风后偷看，再定准儿。怎样？"郡主点头。乳娘见王爷一说："王爷，只要我在屏风后一出来倒茶，事情就算妥了，您马上就订亲；我要不出来，那就是不成。""好嘞，咱就这么办。"

王爷派人去请谭天，谭天来到银安殿，趋前行礼："王爷在上，谭天大礼参拜。""桂林请起，我是水贼出身，没那么多繁文缛礼。咱们是弟兄，快坐下。""谢王爷。"谭天坐好："王爷，找为臣来有何教诲？""桂林，你认了个义子，我给你道喜。少帅叫什

么名字?"谭天心说,我还要宰他哪。"禀王爷,他叫王斗。""什么地方人?""北京人氏。""天子脚下,大地方人。他多大了?""为臣不甚详细,大概二十一岁了。""哈哈哈,你是他义父,都不知情。"谭天心说:王爷干嘛对王斗感兴趣呢?"王爷,你有什么事吗?""桂林,我想跟你攀门子亲,郡主今年年已及笈,我想把终身许给少帅。不知你意下如何?"谭天心说:我不管,叫他自己定,将来我宰他好不落埋怨。"我不知王斗身世,明天上午为臣把他带来,请王爷面相才好。""好极了,就按你说的办。"

谭天这才找于斗,把事情说了:"明天我带你到后山面见王爷,回去早早休息吧。""孩儿遵谕。"于斗回来,双全问他:"什么事?""哥哥,后山王爷要把女儿嫁我,明天去相亲。"双全点头:"也不错,王爷是有力的靠山。"弟兄休息。

次日下朝,谭天带于斗来到一字并肩王府,往里通禀。时间不大,王爷有谕:"大帅父子殿内讲话。"王爷坐在正中,屏风裂开一道缝,谭天行礼赐坐,于斗抢步进身,跪倒下拜:"王爷在上,王斗参见王爷。""少帅免礼,请坐请坐。"于斗坐下,郡主乳娘隔着屏风仔细打量于斗,果然倜傥不群,秀外慧中,一派英雄气概。王爷没话找话:"你们父子请用茶。少帅不小了吧?""痴长二十一岁。""家中尚有何人?""父母在堂,并无他人。"王爷一听,这好,没兄弟姐妹妯娌,进门就当家。"好,哈哈哈,哈哈哈。"郡主净跟乳娘说话,听王爷笑:"娘,您快出去吧,老王爷没词儿了,再往下说就灶王爷折跟头——离板儿了。"乳娘立即出来,给谭天于斗倒茶。王爷心说:麻老太太,叫我着急,下辈子你还得长麻子。"大帅,我观少帅少年英俊,前程远大,有意将郡主瑞娘许配少帅,咱结门子好亲。不知你意下如何?""王爷厚爱,王斗还不谢亲,等待何时?"于斗赶忙磕头:"多谢王爷错爱,王斗谢亲了。"谭天又写了两份龙凤帖,换帖为定。

不几日传遍了全山,都知道少帅王斗入赘并肩王府,羡慕的

人啧啧称赞。双全跟于斗商量:“兄弟,一切事情平稳,咱俩该办正事了,今晚到九兽鹤天亭盗双龙八宝灯去。”于斗点头:“就这么办。”商议已定,吃完晚饭,耗到二鼓,二人收拾停妥。“我明天休息,正好请假出山。”“对,咱走吧。”

灯光熄灭,二人出帅府一直往西,走边山小路,脚下加紧。不多时,九兽鹤天亭巍巍在目,插入云霄,周围二十多丈寸草皆无,遍地都是埋伏机关,踩上掉下去就死于非命。二人来到边沿,双全说:“鹤天亭周围都是消息埋伏,咱俩都不懂,主意是我出的,你给我巡风,我来盗灯。”于斗一摆手:“哥哥,您协助小弟建功立业,您巡风,我来盗。”“不要争,我来。”说着往里迈步。真要迈进一步,准死无疑。这时从旁边深草丛中飞身过来一人,其快无比,正按在王双全的前胸,呼！把双全按了个坐蹲儿。“唔呀,混账东西,不要命了,真是孱头萝卜缨子。”二人一看,白发苍苍的老人别着大烟袋。双全站起来:“老爷子,您是英雄得鹿路老剑客吧?”“唔呀,混账东西,你怎么晓得呀?”“你老人家大烟袋为记,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哈哈哈,吾的大烟袋倒成了名了。”“老爷子,您别放声大笑,这是什么地方!”“八羔子,不要紧的,这旮里没有人的。”

原来路老剑客趁乱进山,弃舟登岸,找个山洞隐蔽起来,晚上出来偷些东西吃。一晃好几天,他走到太平寨,里边大厅前,老寨主智亮正在传艺,有二十个弟子打拳或练兵刃。路老剑客在北房上偷看,他们练得真不错,剑客爷喊起好来:“唔呀,好哉好哉!”智亮上房就追。开始追时,只差七八丈;智亮一使力,差十几丈了;智亮用了绝力,坏了,差二十丈了。智亮明白,自己远不如人家。“你跑什么?”“混账东西,你追我吾还不跑?”智亮到近前一看:“您是路老剑客吧?”“唔呀,你是哪一个呀?”“晚生中峰门户太平侠智亮。老前辈,您从哪里来的?”路民瞻把始末根由一说,智爷点头:“来吧,您先到我太平大寨住下吧,我管您吃

喝。”“好哉,你倒是很孝顺。”

爷儿俩进了太平寨,老剑客住下,有吃有喝,无忧无虑。“唔呀,智亮啊,成天吃饱没事干,吾是不喜欢的。吾要干一点事情,才合我的意呀。”智爷一想:“老爷子,国宝夜明灯现在九兽鹤天亭内,今晚叫他们陪您前去看灯吧。”“好的。”吃完晚饭,打发一个徒弟领着剑客爷来到鹤天亭。徒弟告诉他,周围都是埋伏。草丛深处有间小屋,开了锁,推门进入,点亮了灯,有个铜拐子,拧了十八扣,分弦就关了。他领剑客爷进了鹤天亭,看了八宝灯以及案头上放的灯盒,然后出来开了分弦,锁上门,把钥匙交给路老剑客,徒弟走了。老剑客蹲在草中看灯,到五更才回去休息。由此每晚来,今晚看见二人来到,剑客爷认为你们要懂消息埋伏,就把灯盗走。后来一瞧,他们对消息埋伏一窍不通。混账东西,这不是前来送死吗?这才飞身出来打倒王双全。

双全跪倒磕头,把来意说明。“你们真是菠菜韭菜烂芹菜,孱头萝卜缨子,混账臭豆腐!什么都不会,跑到这里送死,再往前迈一步,就没有命了。这边来。”二人跟着到了分弦室的外面,剑客爷把分弦关闭,出来锁好。“混账东西,这就平安无事了,快到里边盗灯吧。”爷儿仨到了切近,上了九层台阶,进了鹤天亭。里边很黑,老剑客领他们到楼梯口,腾腾腾上来,楼窗开放,借外面星斗之光可就看清了:一架长桌案,周围有十几把椅子,案头放着文房四宝纸笔墨砚,案下放着灯盒,蓝包皮包着,当中吊着双龙八宝灯,光华璀璨。剑客爷飞身起来,左手抓住挂链,右手摘灯,轻轻落下。双全把油碗取出,把油倒在案头,拿了一张纸,擦抹干净,然后放在原处,用纸塞紧,灯盒盖子打开,把灯放进去,再用纸塞紧,盖子盖好,蓝包袱一包。双全把它背在身后,胸前系结,爷儿仨出了鹤天亭。“唔呀,两个混账东西,要多加留神,吾要走了。”二人磕头,与老剑客分手。

两个人仍然走边山奔帅府,正往前走,突然从树林里蹿出两

个人来："站住，干什么的？"双全心中一惊："朋友，我是大帅府的旗牌，姓王。因我家帅爷的胞妹要出嫁，英王千岁把八宝灯赠给帅爷作为聘妹妹的妆奁，帅爷叫我们取灯去。""噢，是这么回事，请吧。"于斗放下心来，谢天谢地，幸亏哥哥能说，总算化险为夷了。二人回来，从南后窗进去，也不敢点灯，把灯取下，往桌底下一放，二人睡觉。

次日天亮，双全于斗起来，商量趁今天休息，请假出山。忽然院中步履杂沓，有人高喊："屋里人全出来站队，大帅训话。"于斗把桌底下的灯盒往里踢了一下，带好军刃，随双全出来。四十八名旗牌站两行，二十四对儿，双全在前，于斗在后。只见谭天面沉似水，带着赵登、赵亮、石天龙、石天凤，站在面前。当值的四十八名王官武士各持军刃，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昂然而立。谭天扫视众人，最后眼神落在王双全和于斗身上："昨晚有人冒本帅之名，到后山盗走八宝灯，快快献出，念你初犯，情有可原。如被本帅查出，定杀不赦。"坏了，犯案了。

其实坏就坏在昨晚拦路的二位。后山并肩王府所有的上下仆人，都是跟王爷当年当水贼的，这二十来年顺嘴流油，个个都腰缠累累。他们在后山没事，可就要钱赌博了。开始只在后山王府里，陈三不管，王爷更不管了；最后不过瘾，跟前山的人勾上了，每晚都去。这俩人昨晚时运太背，坐在那里头朝下，进了书铺，摸摸输，动动输。不到三更天，黄鼠狼烤火——爪干毛净。没法子，赌气回来，正碰上双全于斗。往常他们怕人，见人就躲，今儿输得发了火，不怕人了，才出来问话。问完就回到王府下房，摸黑儿就睡了。次日清晨，众人起来一说闲话，他们俩把昨晚的事儿一说，直抱怨："看来正在打仗，谭大帅吃香啊。咱们郡主也订了亲，王爷怎不掰下几块宝石给咱郡主做嫁妆？"

刚说到这儿，陈三进来，一问，才知详细。陈三很生气，可巧奶娘来提开水，就把事情说了："奶娘，咱们当初把小蓬莱送给

英王，时过境迁，王爷老了，不如谭大帅吃香，哪怕给几块宝石，叫咱也开开眼。”乳娘也很生气，回内宅就跟郡主瑞娘提了，瑞娘立刻叫乳娘把王爷请来。王爷坐下：“儿啊，清晨早起叫为父有事？”“爹，谭大帅妹妹出阁，您不给贺喜去？”王爷一听，心想：我跟大帅是儿女亲家，聘妹妹应该告诉我啊。“姑娘，你听谁说的？”瑞娘就把乳娘跟她说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说：“爹，我没见过灯上的奇珍异宝，您到前山找千岁讨几颗珍珠宝石什么的，让女儿也开开眼界。”并肩王疼女儿，再说也生了点儿气：“传话鞴马。”

王爷骑马奔天王殿，宫门外下马。有王官禀报英王，英王一听：“王兄来了，快快迎接。”文武群臣夺门而出，直到宫门外：“叩见王爷。”“众位请起，我来拜见千岁。”“无量佛，王爷请吧。”直入三道宫门，英王降阶而迎：“不知王兄驾到，恕小弟未曾远迎，当面请罪。”“贤弟，愚兄来得鲁莽，海涵海涵。”“王兄请到殿中叙话。”进得殿中，王爷在上首落座，英王一抱拳：“王兄不在后山王府纳享清福，来到殿上必有指教。”“贤弟，愚兄来给谭大帅，我们亲家道喜呀。”谭天一怔：“老王爷，为臣何喜之有？”“谭大帅胞妹出阁，天大之喜呀！”英王问：“王兄，谭大帅聘胞妹，您何以知晓？”王爷把始末根由一说：“有个姓王的旗牌奉命到鹤天亭去取八宝灯，说是二弟赠给谭大帅的胞妹做妆奁，我才知道。为此我前来贺喜，因为我跟大帅是儿女亲家呀。”“大帅，果有此事吗？”“启禀千岁，实无此事。请千岁传谕，查看八宝灯是否尚在。”“诸葛建杜清风二位将军速带二十名王官去太平寨，让智老寨主领你们去后山看灯，速报孤知。”“遵旨。”

二人点齐二十名王官，飞也似来到太平寨。智亮闻讯，关了总弦，立刻带着他们到九兽鹤天亭，到楼上一看，八宝灯与灯盒不见，桌腿下倒的油、擦油的纸都有。智爷心里明白：一定是路老剑客把灯拿走。杜清风捡起油纸，众人回到天王殿，见英王陈

述。智亮请罪，王爷摆手："不关卿事，回去吧。"谭天这才带人来到旗牌营，撞到院中，高喊集合。谭天说话的时候只看王双全和于斗，因为双全姓王，于斗也姓王。

谭天看双全声色不动，如若无事，态度自然；再看于斗二目流动，左顾右盼，准是这小冤家所为。"王斗，你过来。"于斗撩长衫，亮出藤蛇棒。双全心说：我这兄弟真沉不住气。于斗一瞪眼："谭天！"谭天把脸一沉："王斗，你为何向为父翻脸？""谭天，小太爷是你祖宗。小太爷是小昆仑于斗，西方老侠之徒，八宝灯乃小太爷所盗。"于斗怒发冲冠，目眦尽裂，抡棒泰山压顶就打。谭天说："我早料到是你。"回手拉剑，褪头一闪，宝剑一压，卧腰一脚，把于斗踹了一个滚儿。"捆！"五花大绑捆好。

谭天持剑，面对众人："还有一个，站出来。"双全一迈步："禀大帅，那个是我。"谭天可没想到，自己视为心腹之人的王双全怎么也盗灯。"是你？""正是在下，请帅爷看看我的本事。"说着拉出刀，夜战八方藏刀式，左掌在前，弓右腿绷左腿，二目凝神。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谭天一看，就知王双全好本领。谭天恨福来迟，上步一剑就抹。双全闪身躲开，左手一晃，右手刀斜肩就砍。用剑不外击刺合携，用刀不外扇砍劈剁，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闪展腾挪，各施所能。一边动手，谭天暗叫惭愧，他的本领胜过一些站殿将军，这些年我却用为旗牌，太屈才了。王双全的本领高强，我难以胜他。四十回合，王双全纵出去："大帅，您看我的武艺如何？""你的武艺很精，胜过本帅多矣。"王双全点头，把刀掷于地下："捆吧。"谭天传令："绑起来。"

谭天细问："双全，宝灯现在何处？""就在屋里。"谭天传令："搜灯！"王官一窝蜂到屋中一搜，床上床下、桌上桌下全都仔细搜到。"禀大帅，宝灯没有。""嗯？杜老将军、诸葛老将军，你二人搜查宝灯下落。"二人进屋一搜，还是没有。谭天亲到里面认真搜寻，宝灯依然不见。谭天心里这气：宝灯没有，你们为什么

承认？“来呀，押二人到天王殿。”

谭天到殿内：“启禀千岁，盗灯之人是臣义子王斗，他乃西方侠于成之徒小昆仑于斗；还有臣旗牌官万恶淫为首王双全。三次搜查，宝灯踪影不见。”英王勃然变色：“把二人带进来！”王官押二人到殿中。英王手拍桌案：“你们好大胆，竟敢背信弃义，盗孤八宝灯。来呀，到土牢提出驸马凤岐，在宫门外排好法场。午正三刻，把三人明正典刑。”时间不大，凤岐押到，跟于斗在这里见面。宫门外影壁前埋三根木桩，把三人绑上。二百名兵丁护法场，坐北冲南搭一间监斩席棚，桌后放一把罗圈椅。英王把斩令抽出：“哪位将军愿当监斩官，到时斩他三人？”旁边有人念佛：“无量佛，为臣出生入死盗来宝灯，被他们窃去。为臣愿做监斩，杀他三人方解心头之恨。”王爷一看，正是华图。他抢步到龙案前，接过斩令，怀中一抱，迈步往外走，到监斩棚内，横着身子挤进罗圈椅坐好：“无量佛，山人午正监斩你等。”耀武扬威。

老王爷一瞧，连郡马一齐杀，心里这后悔：“二弟，郡马初犯，饶恕于他吧。”“王兄，杀你郡马，也有驸马陪着。王兄不必多谈。”“愚兄告辞。”“请便。”老王爷心急如焚，宫门外上马，一鞭子来到后山，直奔内宅：“儿呀，天大祸事降临！”“父王，何事？”“为父到前山一说，并无此事，你公爹一查，才知道是万恶淫为首王双全勾结郡马盗灯。现在宫门外排法场，监斩王双全、驸马、郡马三人，为父讲情不准。儿啊，你去前山苦苦哀求，或可免郡马一死。”郡主一听，六神无主。奶娘说：“郡主快走吧。”搀起郡主，出离王府。郡主是小脚儿，走不动啊。乳娘心急：“郡主，你先慢慢走着，我到前山看看。”“娘，我走不动啊，又是山道。”乳娘撅了一根竹子，打去杈儿：“郡主，拿它当拐棍儿。”

乳娘撒腿如飞，快如电掣，直奔前山，心想：驸马是好驸马，郡马是好郡马，就是那个姓王的不是东西，把郡马勾引坏了。瞧

他这外号，万恶淫为首，冲这外号就不是好人。乳娘于氏脚下加紧，来到天王殿后，顺墙往东来，从南边转，到墙角一看，二百名兵丁护法场，东边三根桩橛，北边是于斗，南边是凤岐，当中就是那罪魁祸首姓王的。乳娘仔细一看："啊！这不是我的丈夫乾坤义士王豹吗？"

陕西延安府东门外住着一位姓王的老达官，叫展翅神鹰王成。结义的一位拜兄叫神拳无敌董立，住在东门里。哥儿俩从小在一处练艺，一起保镖，感情非常融洽，自比管鲍羊左。最不称心的是董大爷连生三个儿子，王二奶奶不用说生儿育女，连个响屁都没放过。董大爷想把三儿子给王二爷，就跟大奶奶商量："老二家里不生养，咱把三儿给他们吧。"大奶奶一听，把脸沉下来："要儿要女自己生，为什么要人家的？我十月怀胎，跟阎王爷隔一层窗纸儿，容易吗，我不给。"过些日子，大奶奶又怀上了，十月临盆，生下四儿子。由于年岁已高，生下来就血迷，大奶奶昏过去不省人事。收生婆禀报大爷："又生了一个男孩儿。"董大爷一看天光快亮了，告诉收生婆不要告诉大奶奶，把孩子包好，让大儿子抱着，出东门到王宅，把小孩儿送到门口，爷儿俩藏起来偷看。王成因为练功，起得早，门口小孩儿哭，开门一瞧，大喜过望，天赐麟儿。他立刻抱到院里叫二奶奶看，花钱雇奶娘，又给董大爷送信，那意思我也生儿子了。小孩弥月，董大爷来了，二爷把孩子抱出来："哥哥，您多福多寿多儿子，给起个名儿吧。"大爷抱过孩子："哈哈哈，二弟，就叫豹儿吧。"从此就叫王豹。

一晃八岁了，王二爷从小给孩子盘腰搣腿打小拳，王豹学的好武艺。这年东关来了马戏，老两口和一个麻姑娘，九岁。王二爷带孩子去看。九岁姑娘在马上翻跟头拿大顶，身体灵便，老头儿练了一趟猴拳，好俊的功夫。马戏散了，王二爷带孩子过来，一抱拳："老师父辛苦。在下家住东门外，展翅神鹰王成，我有

犬子王豹，今年八岁。孩子立志习武，见您武艺精湛，欲拜您为师，请您到寒舍，以师礼相待。您肯赐教吗？尚不知老师父贵姓？”老头儿一抱拳：“王老师，在下家住山东曹州府，姓于，夫妻只一丑女。您要让我收令郎为徒，在下只有一个请求，咱们一同教两个孩子。到了年龄，让他们结为夫妻，您看怎样？”王豹当时就磕头叫岳父岳母，二老甚喜，收拾回家，安置住处。

一个是公公教儿媳儿子，一个是岳父教姑爷女儿，哪有不用心的？这一教就十五年，王豹跟于氏结婚，不想四老夫妻相继染病去世。王豹一人闯荡江湖，闯出个外号叫乾坤义士。回到家中不久，王豹要去北六省闯荡，于氏说：“男儿志在四方，我也不拦你，只是我身怀六甲，到时不知生男生女。”王豹摇头：“儿女一样，你好好抚养吧。”王豹从此游历江湖。这天他走到山西太原府地界，天色已晚，突然前面有岔事惊人！

第三十九回　王双全行道太原府

王豹走到太原府地界，天已经黑了，猛然一抬头，忽然远处一个村庄大火冲天，浓烟滚滚，人声嘈杂。王豹脚下用力，来到火场。原来这是一个村庄，有一户人家着了大火，常言说水火无情哪，贼偷三次不败，火烧一次全光。东村口外有个树林儿，就听里边有人喊："娘啊，您到底上哪儿啦？房子烧了没关系，只要娘平安无事就好，不想娘也没啦，看来我已身逢绝地，我不能活啦。"王豹借火光一看，有个年轻人眼泪汪汪，要悬树一死。王豹赶紧高喊："朋友，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别死！"飞身进来，拉住这位："这位大兄弟慢行拙志。"这个人掉着泪："兄台，您快赶路吧，我没活路了。"王豹摇头："不对，你是一时想不开，你说说，为什么？"这位长叹一口气："唉！一言难尽哪。"

原来这里归太原府管辖，这村子叫大王家营，起火的人家姓王，老头儿早就去世了，老妈妈苦守柏舟之节，抚养两个儿子长大成人。老妈妈王氏持家有法，教子极严，长子王福仁和次子王福义，老二尚未娶妻，王福仁娶妻姜氏，长得也很俊美。可是这哥儿俩的品行大相径庭，王福义谨守母训，谨遵母教，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和睦乡里，事母至孝；可这王福仁就不然了，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看见别家姑娘媳妇就流涎水，招花捏朵。他恨他母亲约束得严，又恼他弟弟循规蹈矩，街坊邻居背地里没有一个不痛骂的，就是关看王老太太和福义。这个人可以说一点人缘都没有。

有一次他往后街闲遛，路北有个清水脊的门楼，开着半扇

门,在门前站着一个少妇,也就在二十多岁,打扮得花枝招展,妖妖艳艳,穿红挂绿,搽着一脸的香粉。其实这个女人姓花,他丈夫叫铁头太岁冯昆,是个江洋大盗,高来高去,杀人不眨眼。夫妻两个没儿没女,家里有个女仆。冯昆到外边打家劫舍,断道劫财,一年到头总在外边,花氏很不安分,今天出来也是招蜂引蝶,东张西望。王福仁一瞧花氏,骨软筋酥,他瞧四下无人,两手揉着膝盖过来:"哎呀,走得我又渴又累,找个地方喝点水,歇歇腿才好。"到了花氏面前:"这位大姐,可怜可怜我,求您一碗水行吗?"他眼睛滴溜乱转,上下打量花氏。花氏用粉绢帕一捂嘴,扑哧一笑,好嘛,把王福仁的魂儿都勾走啦。花氏一瞟他:"呦,想歇会儿我家有地方,想喝茶我家有上好的雨前,如果不嫌弃,你大着胆子进来。"王福仁心里这美呀:"不知大姐家中尚有何人?""我男人不在家,只有一个供指使的女佣,不用担心,没藏着老虎,把你吃了。"王福仁色胆包天,真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俩人进来把门关上。花氏空帷难守,王福仁寡廉鲜耻,烈火干柴,两人有了来往。

没有不透风的篱笆,村里沸沸扬扬传开了,乡亲们都尊敬王福义,背地里跟他说:"二兄弟,令兄跟花氏明铺夜盖,如胶似漆,你知不知道?"福义摇头:"我不知道。""我告诉你,这花氏的丈夫就是铁头太岁冯昆,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手黑心狠,弄死个人跟捻个臭虫似的,这将来要知道,还不杀你全家。快劝劝令兄悬崖勒马,歧路停车,不然给你全家招惹飞灾横祸。"福义吓得魂飞魄散,这可为难了,有心禀报母亲,老人家必然担心害怕又生气,可不告诉事关重大。

吃完晚饭,福义在书房看书,王福仁进来,福义起身:"哥哥,小弟听说您净往后街冯家串门。"王福仁把脸一沉:"干什么?我到谁家串门你也要问。"福义摇头:"兄长别多心,小弟也不敢多问,只是乡亲们告诉我,他家是杀人不眨眼的大盗。万一

事情泄露，被大盗知晓，必要杀咱全家。小弟无关，要是连累老母，岂不成了千古罪人?”王福仁一瞪眼：“你少说这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不怕。儿大不由爷，就是娘知道，我也是阳奉阴违，她也没办法。”一甩袖子出去，福义吓得也不敢言语。

第二天王福仁来到花家，一看花氏有点惴惴不安的样子：“你怎么了，有什么心事?”花氏从褥子底下拿出一封信：“公子爷，我男人冯昆托人带来一信，他在短时期内就到家，咱俩好景不长了。”说着扎到王福仁的怀里，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抖肺搜肠。王福仁紧紧地抱着她：“你快别哭了，咱们想个好办法。”花氏想了半天：“王公子，咱们逃走吧，逃到别处，咱们做一个长久夫妻。咱们一跑，也就不了了之。”“好主意，明天咱们就跑。”第二天狗子王福仁带着花氏逃之夭夭，只剩下一个女佣人。

他们走后的第三天，铁头太岁冯昆回来，凤去楼空。冯昆暴跳如雷，把女佣叫过来，用刀点指：“你说实话，不说我就宰了你。”女佣磕头央告，把王福仁的事全说了。冯昆立刻到街里打听，因为他经常在外，村里人也不认识他，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冯昆带着硫磺焰硝，插好单刀，飞身上房，来到王福仁家中。他到前院西房，从后窗透出男女欢笑之声，可屋里的灯已经熄灭，一定是王福仁和花氏这对狗男女。冯昆大怒，挥臂膀拉出刀来，鲤鱼跳龙门，蹿进屋，隔着帐帘，扑哧扑哧，把这俩人都杀了。冯昆怒气消了一点，把火折子拉出，晃着了，挑帐帘一看，赶情不是自己的妻子花氏。原来是王福仁的老婆和家人进喜通奸有染，被冯昆杀了。冯昆把硫磺焰硝洒在死尸上，用火折子点着，他跳出去回家了。

也搭着硫磺特别多，这把火火势凶猛，火光冲天。王福义从梦中惊醒，慌作一团，先请母亲起来，搀着老太太到东村口外的树林里：“娘千万别急，在这里等一会儿，儿子回去救火。”老太太点头：“快去吧。”王福义跑回来。乡亲们一看是王福仁家，都

不愿管,让它着去。后来这火大了,想着老太太跟福义不错,这才起来救火。这时,火连在一起,没法救了,家里房子全着了。王福仁的妻子和进喜烧得尸骨无存。福义一看,火场一片瓦砾,想到母亲,百忙中来到村口,一找老娘,踪影皆无。福义红了眼,找遍树林里外,不见老娘的身影。福义无望了,一想家也烧光,母亲也没了,自己还活个什么劲儿,不如一死,一了百了,这才上吊,没想叫王豹看见。

到现在福义一说,王豹可不同意,他把脸一沉:“你要一死,罪莫大焉,你就更为不孝。你想,令堂是位最明理的贤母,她不会自杀。即便她真的自杀,你更不应该死。因为你兄长身染下流,岂能支撑门户?你应该使家道中兴,娶妻生子,继续你王氏门中后代香烟,子孙繁衍,香火不绝。你要一死,斩断后嗣,岂不是不孝?再说你母要没死,长子不肖,要指望你堂前尽孝,而你却自尽一死,抛下老母,何人侍奉堂前?你不但不孝,倒成了千古罪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使人子抱恨终天。你说对吗?”王福义跪倒叩头:“大哥您贵姓?”“我叫王豹。”“王大哥,您的话使我顿开茅塞,只是我母亲会到什么地方呢?”“这样,我帮助你寻找好吗?”福义道谢。

这时东方发晓,火已救灭,百姓各自回家,王豹带着福义可就往北了。走出有五里地,眼前出现一个山村,街道也不整齐。进了村口,路北里水磨响,王豹有些饿了,这家是卖豆腐浆的。哥儿俩进来,迎面是个破拦柜,前面有张八仙桌,靠西边有盘水磨,一个小驴带着捂眼儿拉磨,北边是个屏风门,南墙是锅灶,煮着一锅豆浆,热气腾腾。一个人有三十来岁,五官端正,系着个破围裙,赶紧迎上来:“二位爷台吃热豆腐么?请坐吧。”二人坐在八仙桌两边,王豹在东边,福义在西边,慢慢等着。老豆腐开了锅,这掌柜先盛了一大碗,端起来推屏风门往后。时间不大又盛了两碗,给王豹和福义端过来:“客人请喝吧,又解渴又解

饿。"王豹身为义士，他最讲礼节，他问："掌柜的，你们后边还有雅座吗？"掌柜的立刻就明白了："客人，您别挑眼，我这是给我老娘盛的。要是我的亲娘，我就让您等一等；这是我刚请来的娘，可得请您先喝，以示孝意。"王豹一听："噢！应该应该。你的亲娘难道去世了吗？"这位摇头："没有。""那怎么又请来一位老娘呢？""唉！一言难尽哪。"

原来这位也姓王，他住在这小王家营，名叫王立，今年三十四岁。母亲曹氏是位事理通达的老妈妈，为人忠厚慈祥，今年都六十岁了。王立的父亲去世多年，他事母至孝。他家很穷，住着前三后四的七间石板房，开了一个小豆腐坊，母子省吃俭用，娶了一个媳妇，小夫妻和美。曹老安人特别疼爱这个媳妇，媳妇也特别孝顺婆婆，别看家里穷，菽水可承欢，一家人其乐融融。没想到媳妇怀了胎，不留神又小产了，请不起医生买不起药，不到半年，呜呼哀哉去世了。曹老安人痛媳思孙，一着急，暴发火眼，闹得什么也看不见，瞎了，而且急得有些疯疯癫癫的。屋漏偏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更没想到曹老太太出门走失，可把王立急死，满地贴告白条，寻找母亲，无奈石沉大海。找了有三个月了，音信皆无，王立大哭一场，母亲一定死了，只好到村外焚化些纸钱。

昨天从南面村庄要豆腐账回来得晚，走到大王家营，人声呐喊，正在救火。口外有树林，王立正要进村帮助救火，树林里有人叹息。王立一瞧，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浑身发抖，他赶紧过来扶住老太太："老太太，您这是怎么了？"老妈妈并不隐瞒，把事情全说了。王立一想，老天睁眼，丢了一个妈，又天赐一个妈。"老娘，我也姓王，住在小王家营，我妈妈前两月丢失。得了，我家里缺个妈，您给我当妈去吧，我一定孝顺您。""谢谢，我二儿子是好的，他要找我呢？""不要紧。娘，明天一早我就来这里找他。来吧，儿子背您。"说着给老太太磕了个头，背起老太

太就跑,心里高兴,也不觉累,一口气跑到家里,给老太太吃点东西,请老娘睡了。今天早晨,他先煮浆,要给老娘送一碗,然后做好豆腐,再去找王福义。这么个工夫,王豹福义就来了。

现在一说,王福义痛哭失声,急忙跪下:“大哥,我就是王福义,感谢您把我娘救了,我给您磕头。”王豹把事情一提,王立说:“兄弟,我叫王立,五百年前是一家。来,我把娘请出来。”王立到后边扶着老太太出来,母子见面,抱头痛哭。老太太一问,福义把事情说了,王立和老太太又给王豹道谢。王豹掏出五十两银子:“王立大哥,我是行侠仗义的,这银子留着侍奉老娘。二弟福义,您帮王大哥卖豆腐,暂时住在这里,我出去访一访王福仁。”老太太点头:“谢谢您,老贤侄。”

王豹告辞出来,心里很感动:亲生之子抛母不顾,异姓陌路视如亲母。他一想,王福仁也远不了,就围着这一带四五十里地转着弯找,已经有一个来月了,今晚发现一条黑影,从东南正往西北走。王豹的功夫当然好,虽不如妻子于氏,也深得二老的亲传,他在后边就跟上了。一看前边的人背插钢刀,身穿夜行衣,穿过一片树林,眼前一道红墙,是座庙宇。夜行人飞身上墙,进院了,王豹拢目神仔细看,敕建福德庵。王豹也上了墙头。夜行人够奔东跨院,王豹尾随于后。东房南屋有灯亮,夜行人在前窗往里偷看,跟着一推屋,挑帘进屋。王豹在窗外往里一看,小炕桌上放着几盘菜、酒壶、酒杯和两双筷子。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跪在炕上央告,一个女的也直说好的。正是王福仁和花氏。

这两人从大王家营逃出来,又怕被冯昆发现,举目无亲,往西走出四十多里的山路,崎岖不平,王福仁长这么大没吃过苦,花氏也累得腰酸腿疼。她跟王福仁商量:“官人,我可走不动了,咱们找个地方歇歇吧。”王福仁气喘吁吁:“娘子,咱们走出来不过几十里地,万一被你丈夫发现,焉有咱的命在?依我说咱还得出去几十里地才好。”花氏生气:“官人,你还是男子汉哪,

怕这怕那。在家千日好，出外时时难，咱们跑那么远干什么？躲他几天，他就又出外了，咱们仍然回去享福。我一个妇道人家走得了吗？前边是座庙吧，咱们讨点水喝，歇歇腿，我一步也走不动了。"王福仁点头："咱们到庙门前看看。"

三座山门都关着，角门掩着，红长墙，蓝额金字，敕建福德庵。花氏一指："你去叫门。"王福仁发怵，花氏生气："合算你就是拈花惹草，调戏妇女胆大，剩下干什么都不行，去叫门！"王福仁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一个小姑子，也就在十三四岁："弥陀佛，你们找谁？"花氏怕王福仁不会说话，赶紧过来，面带笑容："小师傅，庙里当家的在吗？""你有什么事？""小师傅，我公公在老家染了病，我们夫妻又未在一处，我男人是我公公的小儿子，老人家非常想念，给我们捎了信来，我男人很是焦急，我们是去看公爹。走到贵宝刹，一来我没出过远门，二来步履艰难，三来天色已晚，想在您这里投宿，烦劳通禀一声。""您候着。"小姑子走了。

不大工夫，出来一位老尼姑，七十多岁，慈眉善目，合掌打问讯："弥陀佛，女菩萨，你的事情小徒都说了。贫尼妙来，是本庙的住持。我们是幼僧庙，怎能任男施主住宿，这是寺规不允许的。贫尼也不怕你们吃几顿饭，福德庵虽然清贫，管你们两顿饭还不成问题，女施主一人居住还可以。"花氏合掌作揖："老师傅，您修好积德，您可以让我们到跨院去。我丈夫怎能待在庙外？山地多虎狼，可不得了，香钱我们不敢短少。"说着伸手掏出五两银子，递了过去。常言说得好，有钱偏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老当家的固守清贫，这回见钱眼开了："弥陀佛，女施主，念其你丈夫是孝子，怪可怜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好在我庙中没有年轻的妇女，你们就住跨院吧。"

俩人刚要往里走，从里边出来一位瞎老太太，手里拄着一根拐棍儿，六十多岁；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须发皆白，领着老

太太来到。老太太说:“按理说,老身没有眼睛,不该说这话。咱这是姑子庵,只有顾老兄是位八十多岁年高有德的老汉,帮您收拾佛堂,打扫院子,买些物件。您叫这不明来历的男女进来,有玷佛门清规,当家的应该叫他们往南二十里到镇甸上去投宿,住到幼僧庙多有不便。”老头儿也说:“大师傅,不能叫他们污辱佛门净地。”“弥陀佛,他们是落难之人,再说是孝子,就叫他们住下吧。老顾,你把他们领到东跨院东房去住,明天让他们离开福德庵,给他们做些饭菜,去吧。”顾老头儿只好把他们带到东院,东房南间,屋里倒也干净。顾老头儿端来馒头、拌粉皮、拍黄瓜、小米粥。

吃完饭,王福仁发愁,花氏一戳他脑袋:“你这个窝囊废,干什么也不行,还发什么愁哇?”“唉!娘子,今天算过去了。你没看见,那瞎老太太,还有顾老头儿都不愿咱们住这里,明天要撵咱们,怎么办?”花氏一撇嘴:“你还偷女人哪,胆小如鼠。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他们不乐意,可他们说了不算;老姑子见钱眼开,明天她只要叫咱们走,我就躺在炕上打滚儿,你就说我得了滚肠痧,必须静养。再给她十两银子,咱就住下了。熬过十天二十天的,我那死汉子一走,咱们就回家了。”

果然次日清早,妙来来到东院,花氏在炕上打滚儿,一个劲的哎哟,王福仁在一旁着急。妙来一进屋,王福仁跪下央告:“大师傅,我妻子犯了滚肠痧,需要静养,您行个方便吧。”说着掏出五十两一个整元宝:“香资钱我们一定多给。”妙来无法:“施主,女菩萨有了病,不需郎中吗?”“不用,只要养个十天半月的就会好。”妙来点头,把元宝揣起来,告诉顾老头儿给预备吃的。这一来他们赖着不走,总说不好,瞎老太太催,顾老头儿也催,老师傅贪财,不愿叫他们走,住了二十多天了。

这一天,顾老头儿推着车到正南二十里地榆柳镇去买米、面、蔬菜,还有酒。街口有个茶摊儿,坐着几个人,顾老头儿把车

放下:“掌柜的,给我泡碗茶。”“呦,这不是庙里顾大伯吗,您坐下,我给您泡茶。”老头儿坐好,掌柜端过茶来放下:“顾大伯,您这几天上镇可勤了。嗬,又买不少米面哪!”顾老头儿一摆手:“别提了,到榆柳镇二十里地,我倒不怕,多走几趟路也不要紧,只是这事可气。”“什么事气您哪?气大伤身,还是看开点儿。”“嗐,别提了。头二十多天来了一对夫妻,咱福德庵是姑子庙哇,他们非住下,又都很年轻。我劝当家的别留,可他们有银子,当家的见钱眼开,这不,还叫我给买了好多酒。”真是路上说话草里听,旁边坐着一位,正是铁头太岁冯昆。这个贼人烧了王家之后,也不敢回家了,他想花氏走远不了,围着几十里地明察暗访。今天他在榆柳镇喝茶,听见顾老头儿说话,心里一动:莫非是王福仁和花氏贱人?他给了茶钱,等着顾老头儿喝完茶,推着小车走,冯昆在后边远远地跟上,一直跟到庙外,做好暗迹,二次又回榆柳镇。吃完饭,到镇外找个树林,靠着大树睡了。一觉醒来,二更天了,冯昆出树林奔庙来了,到跨院隔着窗户一瞧,正是花氏,不用问,那个就是王福仁了。

冯昆抬腿踹门,挑帘进屋,吓得狗男女魂飞胆裂。王福仁颜色更变,抖衣而战,在炕上一跪:“好汉爷饶命。”磕头犹如捣蒜,摇尾乞怜。冯昆拉出刀来:“狗子豺狼成性,你还有何话讲?”花氏下地挡住冯昆:“当家的,你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抛下为妻在家,无人照顾。幸亏这位王大爷黑天白夜的照顾我,你不但不谢人家,还拿刀动枪吓唬人。”冯昆气冲肝胆,爆炸胸膛:“你二人干的好事,勾结成奸,败坏家门,不守本分,真乃可恼!”哇呀呀怪叫如雷,钢刀从下往上一挑,花氏的前脸就下来了,鲜血迸溅,死尸栽倒。原来女人长得好看,全在脸上,这回花氏不要脸了,眉毛、眼睛、鼻子、嘴,全都下去。王福仁亡魂皆冒。

冯昆一举刀,王豹在后边进来,照冯昆的手上,啪!仓啷啷!刀出手落地。他左手一掐冯昆的脖子,按在地下,摩肩头拢二

臂,四马攒蹄捆好。王福仁就剩下磕头,都吓傻了。王豹一指:“你是王福仁吗?”“好汉爷,我是王福仁。”王豹把脸一沉:“你带着淫妇远走高飞,一跑了之,给你母亲和弟弟带来飞灾横祸,重美色,薄父母,不成人子,枉生七尺之躯,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你还算什么人哪!”越说越气,一伸手,照王福仁脸上,左右开弓,啪啪啪,打了一顿大嘴巴。王豹是练家,手头又有劲,脸都肿起来,打得顺嘴流血,从炕上揪下来,捆了个结实。

王豹来到院中一喊,顾老头、瞎老太太、妙来,全来了,进屋一看,傻眼了:“弥团粉。”连弥陀佛都念不上来了。“这位施主,佛门净地,怎么杀人啊?”王豹把方才的事一说:“大师傅,贪图钱财,招引男女坏人,这是你咎由自取。”瞎老太太在旁点头:“好汉,咱们明天报官,我们都是见证,与方丈无关。”王豹一听,心里佩服老妈妈的胆识。他一摇头:“不用不用,我们行侠之人,如果杀了人,埋了就算完事。”说着一指冯昆:“他是江洋大盗,杀人放火。这女的是他妻子,不安本分,勾结王福仁,死有余辜。咱们把王福仁的母弟请来,请他们做主,是否报官,只在他们一句话。你们看守着,我去接人。”“弥陀佛,施主受累了。”王豹一指冯昆:“你只有瞑目受死,不可胡想逃脱。”

王豹出离福德庵,脚下用力,天色破晓,来到王立的家中,面见王氏安人,把这事一提。王豹叫王立在村中借了一辆车,王福义赶着,王豹跟着,娘儿仨直奔福德庵。来到山门外,顾老头儿弄些草料,把牲口喂饮。大家来到东院,与瞎老太太和妙来师傅全都见了,到里屋看看死者,还有王福仁冯昆二人,然后来到外屋落座。

老太太这才叫王豹:“老贤侄,你把冯昆带来。”王豹到里屋提出冯昆。“这位壮士,把你的事说给在座众人听听吧。”冯昆趴伏地下:“老太太,我父母皆亡,幼年学艺,不料遇到匪人,当了江洋大盗,终日杀人越货,为非作歹。我妻花氏被王福仁奸

拐，一怒之下，夜晚来您家，前院有男女欢笑之声，我误认是王福仁和花氏，将其杀死，一把火烧了您的家宅。我四处寻找花氏和王福仁，找到福德庵，一气杀了花氏，要杀王福仁时，被这位英雄将我拿住。我杀人放火，罪不容诛，只求一死。”说完不住落泪。老安人听完，连连点头：“王老贤侄，你把他绑绳解开，老身有话说。”在场众人都怔了。王豹踢了冯昆一脚：“冯昆，你可老实点儿，老太太叫放你。”冯昆也没想到。王豹把绑绳解开，冯昆趴地下就磕头：“谢谢老妈妈。”瞎老太太一听，心想：这件事罪在王福仁身上，这老妈妈为了不杀王福仁，才释放冯昆。

就听王老安人说：“冯昆，你也不用谢我，你妻子背地里勾结我子，道德败坏，是他的过错，与你无干，大丈夫难免帷薄不修。至于你杀我儿媳，烧我房产，乃我子招来的，你没什么过错。不过我倒想劝你几句，像你身为七尺男儿，又兼身通武艺，应该用于正途，报效国家。虽不说走金马步玉堂，俯仰廊庙，也应济困扶危，不辜负你青春年华。你要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幡然改悔，也不枉老身与你见面一场。你说对吗？”冯昆听老妈妈这片肺腑之言，失声痛哭：“老妈妈，我幼失父母，才落得失身为盗。如果我有您这么一位母亲，何至下流。我给您磕头，您就是我的生身母亲，我就是您的儿子。老娘在上，儿子有礼。”老太太伸手把他搀起来：“儿啊，从今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吧。”妙来合掌问讯：“弥陀佛，这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王老安人叫王豹：“老贤侄，你把那不孝子王福仁叫出来吧。”王豹一想：杀人放火的强盗都放了，何况是亲生之子哪。他把绑绳解开，王福仁出来跪在母亲面前：“母亲，儿子知错了。”老太太把脸一沉：“蠢子，你有何面目来见为娘。既读孔孟书，必达周公礼。从你小时，为娘即教你明正道，导之以礼，不想你恼恨为娘，在外面拈花惹草，既自玷，又复玷人。恨母是为不孝，为人子既然不孝，为人臣必然不忠。你弟规劝于你，你视如

仇人。兔子不吃窝边草，你却抛妻另谋邻人之妻，义在哪里？你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冷落妻子，另结新欢，才使你妻勾引别人被杀。似你这不孝之子，如果活在人间，为娘也跟着挨骂。王贤侄，你把他依然捆好，到夜深人静，连同花氏一穴葬埋了吧。”王福仁哭得死去活来：“娘，留孩儿一命吧。”王豹说：“冯昆尚能饶恕，何况是亲生自养的儿子呢，老妈妈饶了王福仁吧。”“老贤侄，杀人可恕，情理难容。冯昆良心未泯，此子不可饶恕，把他捆上吧。”王豹把王福仁捆好，用块布把嘴给堵上，耗到天晚，在庙外刨了一个深坑，把花氏和王福仁一同埋掉。

娘几个坐下用饭，老当家的才问老太太：“老施主，您府上什么地方？”“老身是大王家营的人。”瞎老太太忙问：“老嫂子，大王家营离小王家营多远哪？”“不过几里路，我们是从小王家营来的。”瞎老太太点头：“老嫂子，老身也是小王家营的人，我的儿子叫王立。”“老嫂子，你儿子是卖豆腐的王立吗？”“是啊。”“嗐，王立是我的干儿子，多蒙他救了我呀。”王豹一听，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了。王福义重新给曹老太太磕头。老太太这才说：“儿媳死了，我疼得瞎了眼，心里也迷糊，从家里走失。到了这庙外，遇见顾大哥，给我些吃的，老当家的闻信，惜老怜贫，叫我住在这里。这些日子我倒神清气爽了，心里明白多了。”王老太太告诉他：“我的老姐姐，只顾你出走了，可把咱孩子王立急坏了，明天咱一同回家。”吃完饭休息。

次日天明，福义请两位老太太上车，回转小王家营。王立母子团聚，曹老太太眼睛也看得见了，王立后来又娶了一位贤惠的妻子，生儿育女。冯昆跟福义商量：“后街我的家中无人居住，把娘请到我家吧。”老太太也乐意。住了几天，冯昆跟王豹说：“大兄弟，我这里有些东西，想分给王立跟福义。”“什么东西？”“您来看。”拿着铁锨来到院中树下，刨出五坛银子，一坛两千两，共是一万两。“王贤弟，我想给福义三坛、王立两坛，让他们

做个小本经营，能够侍奉母亲。您去说说，我怕老娘不要我的银子。"两个人把银子摆到屋中，王豹把事一说："老娘，这也是冯大哥的一片孝心，再说他把您的房子给烧了，这也算赔偿您的房子。"老太太也没说什么，把王立叫来，叫他把银子拿走。王福义用这银子做本，后来发了大财，娶妻生子，不在话下。

冯昆说："我要走了。"王豹很喜欢他："冯大哥，你上哪儿？""我要投奔剑山，青龙闸的大寨主班窦生是我师兄。"王豹高兴："好哇，我也去。"冯昆说："你是义士，特别引人注意，不如改个名字。"王豹点头："我叫万恶淫为首王双全吧。"冯昆一笑："你这是拿我取笑。"王豹正颜厉色："冯大哥，我不是这意思。想你杀人放火，都有可恕之处，亲生之子不可饶，还不是为了一个淫字？看来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我很年轻，有这个外号，给我立个座右铭，以示警戒之意。你说对么？"冯昆点头。王豹带冯昆先到自己家中，来到延安府东关，到家门口一看就怔了，修葺一新。一叫门，出来位老人把门开了："你找谁？""借问，这不是王豹的家吗，他妻子于氏可在家中？""噢，王豹出外，一去没回头，他妻子生个女孩，没出满月就死了。于大娘子把家产变卖，千里寻夫，走了很长时间了。"王豹一阵难过，后悔为什么自己不回家，冯昆一个劲地劝解。二人离延安，这才要投奔剑山蓬莱岛！

第四十回　胜陶然三打蓬莱岛

王豹冯昆这天雇船到青龙闸下，找到班窦生、班窦佛兄弟，说明来意，并把王豹介绍给他们。二人这就算进了剑山。过了几天，班窦生叫他二人收拾军刃："二位贤弟，我把你们荐到招贤馆，馆长今天接见你们，随愚兄到招贤馆吧。"二人答应，跟着班窦生来到招贤馆。来到客厅，王豹一看，坐着四位，秦治明、金治高、高海登、袁广亮。班窦生行礼："启禀四位馆长，我把冯昆王双全带来，请馆长试艺。"秦大爷一笑："好，冯昆。""有。""你先打趟拳吧。""遵命。"冯昆聚精会神，打了趟拳。王豹一看，冯昆的武艺实在不精。秦治明一笑："你是一般的武艺，功夫不纯，请一旁坐下。王双全。""有。""你来练趟拳。""是。"双全一想：我要往好处练，他们一定举荐我任大职位，那我到什么地方去都不方便；再说我是弟弟，岂能压冯大哥一头？双全也不用心地练趟拳，练完抱拳："献丑献丑，我也把功夫搁下了。""阁下请坐，看你的功夫要比冯昆强得多。阁下如在江湖，不是侠客，也是义士。你这功夫练得如明珠埋土，韬晦光彩，但瑕不掩瑜。你故意不露锋芒，本馆长也看得出来，哈哈哈。"双全一哆嗦，看来山中能人很多，这馆长就可以，一躬到地："馆长夸奖了，我不如兄长的能为。"那意思，我不是成心练不好，水大不漫桥。秦馆长把二人注上花名册，冯昆分到菜园管菜，王双全分到大帅府充当旗牌。冲他的外号，就惹人注意。谭天一调查，王双全不但武艺好，而且忠厚老成，没几天就视为心腹，升任旗牌官。

荏苒二十年，今天在影壁前跟凤岐于斗绑在桩橛之上，乳娘

于氏正看见:“呦,这不是我老头子么,怎么改名字啦?”没想到分手二十多年,在这儿遇见了。

原来于氏自从王豹走后,时间不长,小产了一个姑娘,自己哭了一顿,觉着对不起丈夫。身体养好后,王豹还不回来,她把家产变卖,金银放在小包裹内,离家出走,千里寻夫。她走到白龙滩,雇了一只船,两个船夫都二十多岁,一个掌舵,一个使篙。刚刚进入四川,顺着白龙江下来,江水滔滔,巨浪翻滚。于氏不会水,心里嘀咕。走到剑山蓬莱岛西北大约三十里路,小船一打横,于氏忙问:“二位大哥,为什么不走哇?”“这位大嫂子,我们撑了半日的船,您该给船钱了。”于氏拿出两吊钱,船家接过来,随手扔到江里:“哈哈哈,两吊钱,打发乞丐哪。”“你要多少?”“三千两,多了不要,少了不成。”于氏把脸一沉:“姑祖宗也是合字,你们俩还是晚生下辈,攒馅的包子——晚出屉儿。怎么着,劫到老娘头上,老娘不是吃素的。”使篙的抡起篙来:“爷爷吃浑梁子,酸枣眼——青红不分。”照于氏就砸。于氏伸手一抄船篙,卧腰一脚,把这小子踢到江里去了,咕咚!水花四溅。掌舵的一蹬船板,里边藏的是刀,伸手抄起来:“嗬!裹食码子扎手。”意思是这女人厉害呀。他蹦过来就是一刀。于氏眼明手快,用船篙一磕,刀就飞了。横篙一打,也把这个打落江内。可于氏抓瞎了,小船被江水一打,滴溜溜干转悠,于氏不会使船。两个水贼一个猛子扎到船底下,肩头一扛,小船就翻了。于氏落在大江之中,两口水就晕了。幸亏她抱住这个船篙,没沉下去,顺水漂下来,正是剑山后山。山根下边是沙滩,上边好多人,正是一字并肩王带着四十来人在这里喝酒哪。

原来贺王爷在后山王府享福了,王妃生了个女儿,郡主瑞娘。这王妃月子病,生下孩子不久就死了。瑞娘没有奶吃,请来几个奶娘,郡主不认奶,整天饿得哭,贺大爷心里烦。陈三知道王爷爱吃活汆鱼,这才备好佐料,美酒火炉,带人请王爷到后山,

坐好锅,派人下江里摸鱼。摸上江鲤,等锅开了,把活鱼下到开锅里,氽熟了请王爷下酒。

就在这个工夫,从大江里漂来一物。"三儿,你看是什么?"陈三一瞧:"是人,下去几个人快救。"跳下几个人,把于氏救上来,趴在山坡下控水,好半天于氏才缓过气来。"活啦活啦!"王爷过来:"你不要怕,怎么回事? 慢慢地讲。"于氏把经过一说,陈三说:"王爷,想不到又有使漂儿的了。"王爷点头:"你有奶吗?"于氏心想,这是个什么王爷。"我有奶,王爷您要吃奶呀?"王爷这气,我什么岁数还吃奶。"三儿,快带回王府。"陈三派人领着于氏来到王府,叫于氏沐浴更衣,把郡主瑞娘抱过来。也搭着娘儿俩的缘分,小姑娘扎到怀里就吃奶。王爷大喜,在内宅给奶娘安排住的地方,有丫环侍奉。

日子一多,于氏才知道这是剑山蓬莱岛,找到王爷的面前:"老王爷,我问问您,咱们剑山还在水面上劫财呀?""不要瞎说,过去咱一字并肩王府从我往下都是水贼,但只劫财,不杀生。自从英王爷来到山上,上上下下一万多人,保护过往行人,不使漂儿,不准打家劫舍,犯者立斩。现在我不劫道,谁也不准劫道。"于氏一想,王爷说的是实话。"老王爷,我从白沙滩雇的船,是两个人,都在二十多岁,有一个太阳穴上有颗大黑痣,像是哥儿俩。船到剑山西北,他们跟我要三千两船钱,一个用船篙,一个用刀,都被我打入江内。可他们弄翻了船,我才落水与王爷相见,不然我就活不了了。王爷,看来江面上还有害人的水贼。"王爷点头:"谭天身为全权大帅,我去告诉他。"王爷到前山找到谭天一说,把两个贼的相貌描述清楚:"我要这两个人的脑袋,派人给我送到府里。""王爷您请回府吧,臣遵照办理。"

书说简短,谭桂林把班窦生班窦佛找到帅府,把两个贼人的相貌和穿着打扮说得非常清楚,让他们下去访一访:"把他二人的脑袋带到帅府。""是。"班氏弟兄出山,没三天打听到了,是白

龙江边一个小村赵家庄的赵通江赵通海。于是等他二人撑船入江，班氏弟兄到船上，一脚一个，踹倒捆上，把刀亮出来。班大爷问他："你们前者劫了个孤身女客，被她打入江内，你们弄翻了船，果有此事么？"贼人不敢隐瞒："是我们二人所为。""剑山明令禁止，不准在江中劫道，违者格杀勿论。你们知道吗？""知道。""我们奉帅爷将令，来除掉你二人。"手起刀落，人头割下，用油绸子一包，撒上香花防腐，死尸拉到岸上掩埋，小船顺水飘走，二人提着包袱回山交令。

大帅叫他们送到王府，王爷把乳娘叫出来："乳娘看看吧。"于氏一瞧，果然是这两个贼人。"谢谢老王爷给我报仇。""这不算什么。""王爷，谁给我报的仇哇？""前山谭大帅派人办的。"王爷把前山的事情一说，于氏想：山中这么大的势力，我男人也许投到这里来。"王爷，这里人这么多，您给我打听一个人可以么？""谁呀？""这人是我丈夫，名叫王豹，延安府的人。"王爷找谭天，查遍了花名册，也没有叫王豹的人，她也就死心了。今天她一看绑在木桩上的有她丈夫王豹，才知他改名王双全，这一惊非同小可。

北边监斩棚内坐着华图："无量佛，贫道手持斩令，午正三刻斩杀你三人，哈哈哈。"周围护法场的兵丁各持刀枪，耀武扬威。乳娘一想：就是这个老道，我一定杀你，救我丈夫他们三人。

乳娘一撤身，顺原路回来，两只片儿脚加力，步履如飞，电掣风驰；郡主走得粉汗淫淫，气喘吁吁。没有二里地，乳娘就到了，郡主扶乳娘，喘吁吁地说："娘，我想驸马是好驸马，郡马也是好郡马，就是这王双全挑拨的。您听他这外号叫万恶淫为首，决不是好人。""嗐，是好人，他是你奶公王豹，我的丈夫，我们分手二十多年了。孩子，你先走着，我要设法救他们。"

乳娘回到王府，想找一口刀。走到厨房外，就听里边有响动，嘣嘣嘣，呗嘣呗嘣嘣。乳娘迈步进来，今天吃包饺子，大师傅

正在剁菜馅,一百多人吃,一会儿就剁得了。这刀快呀,这把大菜刀足有一尺五长,宽到半尺,背有二指,刃有一丝,锋利无比。这刀太沉,不大工夫手就累了。乳娘两眼发直,奔这刀来了,吓得大师傅跑到一边儿去。乳娘伸手把菜刀抄起来,门后是口大水缸,于氏在缸沿上钢钢这刀,反复一钢,火星乱迸。一回身,冲着大师傅一瞪眼,麻脸蛋子一沉:"哇呀呀呀!"大师傅吓得咕嗵跪下:"妈呀,我没得罪您哪。"

乳娘转身出来,离开王府,脚下用力,眨眼之间追上郡主。"娘啊,您干什么去,拿着菜刀上哪儿?""姑娘,为娘我就凭这把菜刀要劫法场。"于氏施展飞行术,如鹰脱钩,似箭离弦,万仞高山、深沟阔涧如踏平地。眨眼来到天王殿后,从北边往前转,躲在树林内,正是监斩棚后面。乳娘在草丛中往前走,来到切近,用菜刀立着把芦席划了个口子,迈步撞进芦棚。华图听见后面有响动,他猛地往起一站,他忘了这是个罗圈椅子,把他挡住。华图二次一坐,乳娘一揪他发髻,连人带椅子往后一拉,右手菜刀往下砍,扑哧!把华图的人头割下,往芦棚外一拽。她垫步拧腰,蹿出芦棚,高声喝喊:"驸马、郡马、王豹,我来救你们。"护法场的兵丁一阵大乱,各持刀枪,围住桩橛。

王双全一看:"二位贤弟,有人劫法场,要救咱们。""那是谁呀?""贤弟,是你嫂嫂于氏,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您还认得出来?""好认,她这一脸大麻子最好认。"乳娘往上一冲,兵丁一拦,乳娘大菜刀一抡,喊哧喀喳,刀起处血肉横飞,刀落处人头乱滚。兵丁一倒一片,血花四溅。

早有兵丁跑进宫门,天王殿禀报:"启禀千岁,法场外来了一个麻面妇人,杀了监斩官,手持菜刀要劫法场。"王爷大怒:"何处泼妇,如此猖狂,杜清风、燕雷、石天龙、石天凤听令。"四位站殿将军躬身施礼:"末将等在此听命。""速到法场捉拿妇人,不得违误。""遵命。"杜清风四人来到宫门外,喊杀连天,四

位飞身进来："兵丁后退。"兵丁闪开，四位亮军刃，杜清风宝剑奔脖子抹来，乳娘褪头一躲。燕雷双轮迎头盖下，石氏弟兄的刀拦腰砍来，乳娘长腰蹿出。杜清风一脚把乳娘踹倒，撒手扔菜刀，兵丁把她捆上。杜道爷吩咐："再埋一根木桩，把她绑在木桩上。"夫妻这才交谈，各叙前因。

这边把华图掩埋，芦棚拆掉，兵丁的尸体抬埋，四人进殿交令。王爷大怒，就要传令把他四人一并斩杀。就在这时，岛外锣声响亮，青龙闸兵丁飞跑到殿内，单腿打千儿："报，启禀千岁军师大帅，现有胜陶然率三庄乡勇三次攻打蓬莱岛。"

原来二打剑山，路民瞻大烟袋烧慈云，老庄主收兵回庄。三剑客归静室休息，众侠到前厅落座吃茶。胜裕一抱拳："众位仁兄贤弟，咱大清国洪福齐天，当年三藩之乱如同春风化雪，立见消亡，何况小小剑山，弹丸之地呀。"二爷焦文亮一笑："哥哥，只要圣上传旨，调动四川或他省的兵马，天兵一到，贼兵自然烟消云散。"老庄主摇头："贤弟，只等国家发兵，实非上策。你想，钦差大人走折本到京都，皇上召集国务大臣商议，决定之后，朝廷旨意下到某省，省里再派将领，将领再选择副参将、游击、都司，再调齐兵丁，再提调各处粮草，耗费时日，且奏效不大。愚兄只盼武林豪侠剑客多出来几位，胜过万马千军。今日岸上有董老剑客的喊声，船上又来了路老剑客，这就能把剑山搅得地覆天翻。"焦二爷点头："兄长说得对，只不知这二位老剑客都到什么地方了。""贤弟，路老剑客也许趁机进山，只要到山里，老人家必要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咱们等几天听听消息再做打算。"老庄主传令，赵家滩、石凉湖、天险庄，不论昼夜都要严加防范，不可疏神大意。

等了不少天，海川一直杳无音信，明照远心里真着急，胜老庄主劝他，石永杰也说："海川真要有危险，他的名气又大，早就轰动山里山外了。"老庄主想了想："明大弟，大家都很关心童侠

客,这样吧,咱到后面与三位剑客爷商量,计划一下何日打岛。剑山势败,海川也就有下落了。”哥儿俩来到静室,胜裕行礼,明照远过来拜见师祖,剑客爷叫他们起来。胜陶然把照远担心海川的事提了,姜二爷口诵佛号:“弥陀佛,照远,你们不必担心,我看海川福德长久,不是夭寿之人。剑山虽有能人,海川取胜当然不足,可他若自保,尚是有余,估计他可能藏在山中某地,等待时机。至于打岛,我看……”

姜二爷正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忽然吧嗒,从后窗打进一物,落在地上。董四爷肩头微晃,燕儿飞一样,从后窗蹿出去,蹿到中脊,手搭凉棚,四下张望。二爷三爷奔前边的门,长腰到院中,万籁无声,星光皎洁。“四弟,可有动静?”“没有。”“下来吧。”董四爷下房,哥儿仨进来,胜陶然捡起一个圆石头,包着一张纸,交给二爷:“老人家请看。”姜二爷接过来,打开这张纸,笔走龙蛇,写着十六个字:时机已到,急速打岛,定能成功,就在明朝。姜二爷看看笔迹,冲这哥儿俩一笑,交给他们瞧了,又让胜陶然他们看了,然后说:“老庄主,这字笺上的字是我们的兄长写的,看来机会已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明天中午打岛,你立即派人给钦差大人送信,信要连夜送去。大人如果来,在中午也能赶到。马上到前边准备吧。”胜老庄主告辞出来,心中甚喜:“明大弟,这字笺是董老剑客告知的,明日打岛,一战成功,咱们立即准备。”

弟兄刚刚来到前厅院内,二门外有人哼哼:“哎哟,哎哟。”四个人架着一位:“启禀老庄主,西园子墙外进来奸细,请您赶快追查。”老庄主一问,这位据实禀明。

此人姓崔,因为幼年长秃疮,所以一根头发也没有,本庄的乡亲们给他起个外号叫崔秃子。由于预防剑山偷袭,天险庄围墙外是壕沟,围墙上隔十丈远就有一个头儿领十个兵,守着一个铁滑车架子。这滑车是一根长棍,上边是滑车,一根大绳,吊挂

一个铁条拧成的铁灯笼，足有二尺长，八寸圆。铁条上糊着纸，到晚上点着大蜡，灯一亮，天险庄周围如同火龙围绕。崔秃子是堆儿兵的头目，管着一个大灯笼。听沟外边好像有响动，兵丁说："秃头儿，外边有动静。"崔秃子立即吩咐，把滑车杆冲外。大灯在高处，照得下边是亮的，看了半天，没什么。"放灯笼。"两个兵拉着粗长绳，咕噜噜往下放，一直放到外面地上，什么也没有。崔秃子不乐意了："大惊小怪，什么也没有，拉灯。"两个兵一拉大绳，灯就忽悠悠起来，悬起有四尺，兵丁喊上了："秃头儿，这滑车该膏油了，怎么拉不动？"这俩人累得脸红脖子粗："秃头儿，快添人。""再添俩。"四个人拉："不行，太沉哪。"书说简短，九个人一起撅着屁股拽绳子："头儿，你也来吧。"秃子生气了："一个灯笼都提不动！"崔秃子揪住绳头，把绳头搭在肩膀上，头冲里，铆上劲了。那九位屁股冲里，秃子头冲里，猛然灯笼一轻，哗啦！撞在滑车上，灯笼也瘪了，也灭了。秃子这乐儿大了，脑瓜冲下，倒栽葱，从围墙上扎下来："哎哟！"保定府的烧鸡——大窝脖儿。这九位倒有四位从上面砸下来，都砸在他身上。好几个人把他搀扶起来，赶奔前厅报告老庄主。

老人家心里这乐，董老前辈进围子墙还开玩笑哪，立刻传话："赏给崔头儿十两银子，回家养伤。余下每人二两赏钱。"修理灯笼，另委头目，给大人写了一封信，定于明日攻岛，请钦差莅临，派精明强干的人骑快马去成都送信，并传令明日巳时打岛。

次日用完战饭，到了巳时，老庄主恭请三位剑客爷出来，这次也毋须躲藏，前队是赵环赵胜，后队是段洪亮，中军是胜老庄主，怀抱令旗令箭，起锚开船。旗幡招展，杀气腾腾，井井有条。真是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扬帆鼓浪入了大江，直奔青龙闸，鸣锣击鼓，示威讨战。

天王殿王爷传令速将法场之人斩杀，然后出兵迎敌。谭桂林一想：只要凤岐人头落地，我妹妹灵仙在北京就得守寡。谭天

一抱拳:“王爷,大敌已至山外,我君臣一体,将士一心,戮力同心,共御外侮。以臣愚见,未曾出兵,先见血光,于军不利。莫若得胜回山,再斩他四人为好。”王爷点头:“唤土牢寨主进殿。”时间不大,坏事包进殿:“弥陀佛,臣张旺叩见千岁。”“张旺,今把四名犯人交你带到土牢看管,千万小心。”“臣遵旨。”张旺带人到法场,押着他们回土牢。

王爷传令:“大小将领出岛御敌。”锣声响彻连天,青龙白虎两闸绞起,飞龙舟、飞虎舟、飞豹舟、飞鹫舟、金顶鹅黄闹龙舟,大小战船鱼贯而出,来到山外。船只排开,作战大船放在正中,铁锚抛下,大船停稳。王爷来到船头:“请胜老庄主船头答话。”胜陶然怀抱令旗令箭,来在船头:“王驾千岁,草民胜裕拜见。”王爷抱拳:“老庄主,孤王因一时气愤私离北京,孤与胞弟玄烨,谁主神器,皆为大清国的江山,爱新觉罗氏的社稷。老庄主也是朝廷子民,你率乡勇三次攻打剑山,取其何意,必须孤失败么?”“王爷,您的话可不能这样讲。满清开国已历二世,百姓安堵,王爷为一时之气,啸聚山林,大动干戈,黎民百姓陷于水火。胜裕为保境安民,所谓遐迩一体,率宾归王。剑山一天不灭,胜裕一天不安。”王爷跺脚:“胜陶然,孤与你势难两存!”气哼哼归座位:“桂林,速派能将,战船扬威。”谭天一摆令旗:“哪位将军愿建头功?”“无量佛,大帅,末将愿往。”谭天一看,正是海底金龙郤月。“郤仙长登船,多加小心。”“不劳大帅嘱咐。”

郤月飞身上小船,长腰登大船,站在船上,口念佛号:“无量佛,三庄乡勇哪个不怕死,登船一战。”老庄主往两旁一看:“哪位弟男子侄船上去会敌人?”这时阮和一指:“老人家您看,已经去人了。”老庄主一瞧,一溜水泡,两手一扒船舷:“好小子,把牛肉放下!”上了大船,铜铸金刚,铁打罗汉,江水淋漓,雌雄眼儿一瞪,正是猛英雄叱海金牛于恒于宝元。

书中交代,弟子中数张旺最坏,张旺不在,可就属孔秀坏了。

蛮子来到傻小子跟前:“唔呀,牛儿小子。”“臭豆腐,干什么?”“牛儿小子,你想炖牛肉了么?”“在哪儿哪?给牛儿留着。”“你看当中大船,你上去,打死他们一个,就是一碗炖牛肉、一个大馒头。你要是把当中坐的白胡子老头儿打死,就是一锅炖牛肉、一屉大馒头。快上去,免得旁人抢去。”傻小子不由分说,扑通,跳下江,直奔大战船。

于恒上了船,郃月问:“无量佛,猛汉,通上名来。”“呦,你是从头里问,当中问,还是末了问哪?”郃月心说,问名姓还这么麻烦。“头里问。”“家住淮安府漂母河于家庄,姓于名恒号宝元,师父起的外号叫叱海金牛,小名叫牛儿小子。”“你是牛儿小子?”“呦,你怎么知道?”“不是你刚才说的么?”“我告诉你,你可别告诉别人。”一伸手,亮出降魔杵,怀中一抱:“小子,你叫什么东西?”“无量佛,我不是东西。”“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东西了。”“无量佛,我是东西。”“你是什么东西?”“呸!傻小子,你拿东西绕我。”“你说说,我好宰你,吃炖牛肉。”“海底金龙郃月。”“进招吧。”

郃月宝剑盖顶就击,傻小子嘴里嘟囔:“再来点儿,再来点儿。”郃月吓得抽回宝剑:“猛汉,你说什么哪?”“叫你再来点儿,还招早了师父不给馒头吃。”“无量佛,一派胡言。”宝剑就下来了。“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吧!”宝杵一撩,仓啷,宝剑就飞了。佛前拜香,宝杵直奔前胸就扎,正在胸口上,直到后心。郃月五官挪位,一杵就扎死了。傻小子不懂拔杵,死尸不倒下,傻小子说:“你怎不倒下死啊?”孔秀喊:“牛儿小子混蛋哪。”“你说怎么办?”“唔呀,你一拔杵,他不就倒下了?”“嗜!”傻小子一拔杵,鲜血溅了自己一身,他也不在乎:“臭豆腐,给我记着牛肉,还有哪位炖牛肉?”

猛然大江中有人喊:“猛汉好生无礼,某家来也。”飞身上来一个又粗又壮的大个儿,晃荡荡身高一丈,膀阔三停,头如麦斗,

面如生蟹盖，浓眉大眼，狮鼻火盆嘴，青胡茬儿，蓝粗布的裤褂，腰扎皮鞓带，一尺多的大脚，豆包鞋，白布袜子，手执大朴刀，哇呀呀怪叫如雷。这时早就上来兵丁，搭走死尸，打扫血迹。猛英雄一瞪雌雄眼："好大个儿，你叫什么东西？""某乃站殿将军生擒虎陈勇。""勇小子，进招来吧。"陈勇双手合刀把，力劈华山，金刃劈风，奔傻小子顶梁就剁。"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吧！"猛英雄单臂往上一撩，火星乱迸。猛英雄金刚亮背，宝杵往下砸。陈勇须发皆张，双手合刀，往上一磕，噹！猛英雄一龇牙："小子，好大劲儿。"

这俩人在船上叮当乱响，二爷焦文亮来到老庄主面前："老哥哥，我看傻兄弟天真烂漫，胸无城府，恐怕上了陈勇的当。小弟不才，愿把他替回。"老庄主点头："贤弟虽是好意，只怕傻兄弟未必回来，孔秀。""唔呀，老庄主。""你去随焦老英雄到战船上唤回于恒，不得违误。""孔秀遵命。"爷儿俩上小船，"唔呀，牛儿小子下来。""别捣乱，牛肉不够吃的。""吾告诉你，老庄主炖了一锅牛肉，你快去吃吧。"傻小子果然撤下来："在哪儿？""就在那旮旯儿里。"于恒扑通跳到江里，孔秀也跳回小船。

焦二爷抽出镔铁哨棒："小子，你叫陈勇，还不趴下，老夫一棒打死你多省事。""哇呀呀呀！老儿胡说八道，你叫什么名字？""济世侠焦文亮。""休走，看刀！"朴刀劈下来，二爷弓左步矮身躲刀，举哨棒照他刀背上一砸，火星乱迸。陈勇直跺脚："好小子！"抡刀斜肩就砍。焦二爷滴溜一转身，好快的身法，正是陈勇的身后。哨棒脑后摘筋，呜！啪嚓！把陈勇的脑袋打碎，血花四溅。陈勇惨叫一声，倒在船板上。谭天令旗一摆，早有兵丁上船运死尸，扫血迹。

大江之中有人高喊："焦文亮伤我好友，某家来也，哇呀呀呀！"声如巨雷，势如奔马，送战小船临近，拔腰登船。焦二爷一看，这人平顶身高一丈，前胸宽臂膀厚，五大三粗，头如麦斗，面

似镔铁，大鼻子，大嘴岔，青胡茬儿，一身蓝，掌中托定一字鎏金镋，站在船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焦二爷用棒点指："无名之辈，通上名来。""某乃金镋无敌小霸王金角是也。"

陈勇一死，王爷一阵难过："军师、大帅，陈勇乃我剑山骁勇之将，敢比孟贲夏育，不想被焦文亮杀死于战船之上，实乃可惜。看来孤王气数已尽，连累勇将啊。"金角一听，热血沸腾："大帅，末将愿为陈勇将军报仇。""金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大帅嘱咐。"点手叫小船，这才登大船。

焦二爷仰天狂笑："你这霸王已经到了乌江，老太爷不用十面埋伏，就能置你于死地。"金角气得哇呀呀怪叫："老儿休走，看镋！"金镋直取胸膛。焦二爷明白，自己身体灵便，刚才打死陈勇就是榜样，这金角也是十分粗笨，尽管他力大无穷，但动转挪移不灵。焦二爷上左步一变脸："嗨！"举哨棒就砸，当！青烟乱冒。二爷也是神力，丹凤朝阳，抡棒砸下。金角立镋一磕。二爷抽棒进招，金角镋沉力猛，挂定风声，碰上骨断筋折。观战者触目惊心。焦二爷全凭缩小绵软巧，闪展腾挪的本领。十个回合出去，金角心中着急，恨不得一镋下去要了焦二爷的命，二爷心中暗喜。金角横镋拦腰就打，仙人解带，焦二爷张飞骗马，从镋上越过。金角反臂一镋，直奔焦文亮右额角打来，二爷飞蝠展翅，右手棒扫堂。金角纵身一跳，焦二爷猛虎归巢，棒又回来。金角肉大身沉，再想往起蹦，焉得能够，正在迎面骨上，啪嚓！双腿折断。"哎呀！"撒手扔镋，坐在船上。焦二爷狠哪，裹手一棒，正中后脑，击碎头颅，鲜血迸流。剑山的人一乱。

这边王爷老泪纵横："想不到金角将军又复捐躯，孤王非常痛心。桂林，速派能征惯战之将，给二位将军报仇。"谭天一摆令旗："哪位将军愿往？""无量佛，谭大帅，山人愿往。"大家一看，是云霞道士杜清风。"杜仙长多加小心。""不劳大帅挂心。"

老道来到大船："焦文亮意狠心毒，打死二猛，山人会你。"

拉出宝剑。焦二爷棍打双猛，正是威风大涨："哈哈哈，你不是杂毛老道杜清风么，败军之将也敢言战，休走，看棒！"插花盖顶就砸。杜清风跨步闪身，剑走外剪腕，大鹏展翅，奔脖项就抹，二爷闪身躲过。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杜清风的本领确实不错，宝剑展开，光华闪闪，围住焦文亮。焦二爷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封闭躲闪，耐斗三合。

忽然旁边有人说话："焦二弟连战数阵，身体劳累，且请返回，待愚兄会斗杜清风。"二爷纵身出去，一看是白发苍苍的老侠石金声。二爷心里很感激石老侠，自己打死二猛，如果失手，杜清风怎能放过自己？老哥哥是为了保全我。"兄长多加小心。""不劳贤弟挂心，请。"焦二爷自回。

石老侠一按刀把，拈银髯笑容可掬："杜道爷，剑山眼看冰消瓦解。常言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仙长急流勇退，远离此是非之地才为上策，涉足其间，难免有后悔的一天。""无量佛，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方为奇男子大丈夫，岂能看风使舵，临难而逃？事不成有死而矣。石老侠何必多费唇舌，亮军刃一战。""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好吧，老朽奉陪就是。"

石金声回手拉五金折铁宝刀，一道利闪相似，拉宝刀推银髯，夜战八方藏刀式，真是老马嘶风，雄心不减。杜清风剑走顺风扫叶，奔老侠脖项就抹，石老侠怀中抱月。杜道爷抽剑，老侠进步跟身，刀走下盘，奔两腿迎面砍来。杜道爷往后一撤身，控宝剑掐剑诀，老侠捋背塌腰式，定睛观看。两个人拆招换式，打在一处，要分上下，见输赢！

第四十一回　年羹尧水战白龙江

老侠石金声战船会斗杜清风。石老侠刀招展开，一百二十八趟八卦万胜金刀，银髯摆动，身法走开，形似猿猴，恰如狸猫，脚踩八门，把杜清风围在当中，不愧为一代成名的老侠。杜道爷使出浑身解数，干着急，占不得丝毫便宜。三十个回合，剑走白蛇吐信，老侠白猿献果，刀刃冲上。杜道爷往回一抽剑，老侠刀随剑走，奔双腿砍来。杜道爷点船板一纵，老侠拐李踢球，刀往回一带，杜清风想躲万难。石老侠不忍伤他，抽刀抬左腿，呯！把杜道爷踹出一溜滚儿，咚！水花四溅，落到大江之中。道冠一掉，黑水一流，十分狼狈。小船把他接住，送至山里粘道冠，换衣服。

这边厢怒恼玉面童子白昆，怀抱双镢，上小船，飞身登大船："石老侠，在下白昆讨教。""请吧。"石老侠刀在右手，左手捋银髯，丁字步一站。白昆双镢一分，金龙吐须，奔老侠二目便点。老侠微微一躲，刀背一挂，顺水推舟，白昆褪头一躲。老侠顺风摇旗，砍白昆的双腿，他横身一跳。老侠反臂一掌，正打在小腹上，呯！石老侠单掌开碑，击石如粉，白昆仰面躺下。老侠刀尖儿一点他肚子："你身通武艺，屈身剑山，与武林侠义为敌，本应将你置于死地，老夫有好生之德，逃命去吧。"

老侠一撤刀，白昆鲤鱼打挺，翻身站起，上了送战小船，回到大船上躬身行礼："大帅，末将无能，败下阵来，在帅爷面前请罪。""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挂怀，一旁站立。哪位登船会战石金声？姓石的乃武林大侠，当代名人，量力登船才是。"话音未

尽,有人答言:“大帅,休长他人威风,灭自己锐气,末将愿与石某一决雌雄。”正是站殿将军神拳无敌詹龙。“詹将军多加小心。”“不劳大帅挂心。”

詹龙飞身上小船,长腰登大船:“石金声倚老卖老,认识你家将军詹龙吗?”“老夫乃当代大侠,岂能认识你这无名鼠辈?”“呸!老匹夫实在口狂。”回手拉刀,缠头裹脑,斜肩带臂就劈。石老侠刀走榴开现子,宝刀一晃,仓啷,詹龙的刀就折了。他稍一怔神,打闪纫针,刀走转环,咔嚓!黄瓜腌葱,大斜茬儿,红光迸现。一合未走,刀劈詹龙。

剑山君臣一怔,猛听得摇旗呐喊的声音如同鼎沸雷鸣,一百名亲兵簇拥着三座皇亭子,圣旨、金牌、尚方宝剑,一匹黑马,头至尾长丈二,蹄至背高八尺,马挂双踢胸,倒悬威武铃。上面端坐一人,中等身材,身穿两截褂,外罩跨马服,一品仙鹤补子,头戴新苇帽,犀牛尾的红缨,高提梁儿,红宝石的顶,翡翠的翎管,三眼大红翎,高挽瓦行袖面,大红中衣,粉底官靴,面如古月,修眉朗目,三绺黑髯。正是钦差大人年羹尧来到。

年钦差接到打岛的消息,立即找来巡抚大人,交代清楚。南侠、北侠、镇东侠、天灵侠王凤、金头寿星宏勋、镇西方马奎、镇东方宋品、云中侠何立、九尾猔猲世界妙手司徒朗,以及孙瑞、何亮、王环、万芳和师爷杨友芝,各自整理行装。一切准备就绪,大人和群雄纷纷上马,向导在前引路,一窝蜂似的赶奔剑山。人欢马乍,这才来到白龙江岸。

老庄主吩咐准备船只迎接大人,大众下马,钦差上船,老少群雄都给大人见礼。三庄士气大震。老庄主捧令旗令箭:“大人虎驾莅临,天威大震,请您亲自指挥,一鼓作气,攻克剑山。”大人一摆手:“老庄主,本钦命此番前来,原为协助阁下,以成全功,岂能临阵易帅,犯兵家之忌。老庄主不要客气。”大家归座。

北侠秋田来到老庄主面前:“胜老庄主,石老侠连胜数阵,

身体劳累。老朽不才，愿讨令登舟，为国效力。”“秋老侠多多留神，请。”点手叫小船，北侠飞身上来，直奔大船，长腰登舟：“石老哥哥，秋田有礼。”石老侠还礼：“秋贤弟一向可好？”“承问承问，石兄连战数阵，身体劳乏，请回休息，待小弟会战剑山。”“劣兄告退。”石爷见好就收，上小船回来，与大人行礼。钦差慰劳一番，石老侠归座观战。这时兵丁上来抬尸体，打扫血迹。

北侠一抱拳：“剑山哪位登船一战，老朽奉陪。”半江之中念佛：“无量佛，老英雄，贫道献丑。”飞身上来一道长，花白胡须，蓝道袍。秋老侠躬身：“仙长怎么称呼？”“站殿将军熊志广，人称踏遍江湖。敢问老英雄的名姓？”“在下塞北秋林寨人氏，姓秋名田字佩雨，人称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原来是鼎鼎大名的秋老侠，在下讨教。”回手拉剑。老侠秋田摘下辘轳大宝剑，荷剑把顶绷簧，仓啷啷，龙吟虎啸，金光射目。剑鞘往旁边一放，老子坐洞，剑诀一搭手腕，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剑尖儿冲上：“熊道长请吧。”“无量佛，贫道无礼了。”剑诀一点，顺风扫叶。秋佩雨一看奔自己脖项抹来，大宝剑往下一压，紫燕抄水，往熊志广右面下巴底下一挑。熊志广反剑走扫堂，褪头一躲。秋老侠脚尖点船板，纵身躲过。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处。老侠天罡剑三十六式，招法精奇，光华灿烂，围住熊志广；熊道爷也是久经大敌，经验阅历非常丰富。道袍长衫俱都兜起风来，如同蝴蝶穿花飞舞。

动手二十个回合，熊志广求胜心切，灯笼穗儿一晃面门，进步撩阴剑。秋老侠右腿插到左腿后，老君坐洞，大宝剑往下落，熊志广的剑往上来，仓啷！青烟一冒，熊志广的剑就折了。秋老侠推剑一抹，熊志广瞑目等死。辘轳剑都快到脖子了，老侠停住：“熊道长，承让承让。”老侠拈髯微笑，熊志广脸一红：“老侠手下留情，容当后报，告辞。”熊志广回转大船。

遨游江湖乐正川飞身上小船，长腰上大船，挽着花白的发

髻，三绺花白胡须，蓝道袍，系丝绦，佩宝剑，青中衣，五分底的云鞋，口诵法号：“无量佛，秋老侠客好剑法，不才乐正川，讨教三合五式，望老侠不吝金玉才是。”“乐仙长请来赐教。”恨福来迟，右手持剑抬臂，左手掐剑诀。乐正川回手拉剑，麻姑献寿，奔面门刺来。秋老侠身形晃动，上左步跟右步，剑走外剪腕，乐正川抽剑。秋老侠孔雀剔翎，反剑奔脖项就抹，乐正川拗腰纵出去。双方剑招展开，扭在一团，绕作一处。二十个回合出去，乐正川渐渐不支，进招就少了。云台剑客燕普口诵佛号：“无量佛，桂林，你看乐正川已然不支，待贫道登船把他替回。”谭天点头：“老军师多加注意留神。”“你压住阵脚。”

燕普站起身形上小船，到切近飞身登大船：“无量佛，乐将军暂时退下。秋老侠别来无恙，贫道稽首了。”乐正川宝剑还鞘，下大船回归本队。北侠横剑抱拳：“承问承问。燕道长，去春在北京梅花圈上，曾与仙长讨教，不想今天在此相遇，幸会幸会。仙长欲展身手，秋田奉陪就是。”宝剑举火烧天式。燕云风回手拉剑，剑鞘别在身后，控宝剑推银髯：“老侠请来进招。”“秋田无礼了。”宝剑白蛇吐信，直奔哽嗓。燕普转身，宝剑叶底偷桃，奔秋佩雨左肋。老侠一闪，剑走白鹤衔翎，燕普闪身躲过。两个人进身换招，双剑并举，打在一处。燕普乃武林剑客，秋老侠不敢疏神大意，招数严密。三十个回合过去，秋老侠就不成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猛然旁边念佛：“无量佛，秋田连战数阵，身体劳乏，暂时退下，待山人会一会燕道友。”秋老侠纵身出去，拾剑鞘，宝剑还鞘，上小船回来。燕普一看，正是三爷张鸿钧。“无量佛，敢莫是张道友?”“正是山人。我闻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贤达。道友剑山弹丸之地，何能固守，山破势败，玉石俱焚。你乃武林高人，落个身败名裂，为智者不取焉。”燕普微然一笑：“无量佛，张道友此言差矣。想山人乃一介武夫，蒙王爷委以军师重

任，士为知己者死，实乃名言，张道友何须多费唇齿。”“无量佛，良药苦口，忠言逆耳。燕道友迷途难返，贫道奉陪就是。”回手拉剑，抬头望蝠，右手摸剑，左手掐剑诀。燕普老子坐洞把门封。二人各自道请，都往左划步。燕普海底捞月，剑奔小腹就刺。三爷钓鱼剑往下支，反剑走怪蟒翻身。燕云风推窗望月，封住门户。二位当场较量，各展平生之能，碾得船板响动，身法加快，剑招加紧，双方的人都看呆了。

英王心里急呀：“桂林，燕道长能胜吗？”谭天也说得好：“只求不输就可以了。”“还是请鱼骨寺的方丈来助战吧，诸葛建听令。”“在！”“命你去鱼骨寺请了因师徒前来助战。”“为臣遵旨。”诸葛建上小船，直奔鱼骨寺，到禅堂，了因慈云师徒全在。

二打剑山后，了因把慈云叫到鱼骨寺：“慈云，你养气的功夫太差，第一次动手之后，为师教你养气之法，可你只要一临阵，对方对你稍一无礼，你的气先上来。练武最怕气息不匀，调不好浩然之气，武术未败气先败，此练武人之大忌。你先不能回人骨寺，就在这里随为师炼气吧。”“弟子只是不放心几个小僧人。恩师既然吩咐，弟子遵命就是。”每天爷儿俩调养气息。

今天诸葛建一来，把事情一说，老和尚义不容辞，几案上取下如意，慈云怀抱双铲，出了鱼骨寺，来到战场。了因诸葛建上大船，慈云叫小船够奔战船，飞身上来：“弥陀佛。”刚要说话，就听对面有人乐：“哈哈哈，秃驴，两次要宰你都被你逃脱，今天老太爷要宰驴吃驴肉。”正是四爷董瑞。

慈云一分双铲：“哎呀，哇呀呀！老儿董瑞，分明送死。”双铲一碰，火星乱迸，青烟乱冒。四爷一分仙鹤掌，慈云流星赶月，盖顶就劈。四爷左手掌一支，右手掌海底捞月，当！四爷双掌一合，奔和尚面门打来。慈云跨马登山，双铲一搭，往外一支，当！“嗬，小子成啊，你个秃驴。”仙鹤掌双锋贯耳，奔慈云左右太阳穴打来。慈云双掌一立，往左右一支，把仙鹤掌磕出去。二位打

上，叮当乱响。董四爷一边动手，嘴里不闲着，秃驴长秃驴短的骂；慈云气冲两肋，哇呀呀怪叫，累得热汗直流。连英王都看出来了："高僧，慈云当家的汗流浃背，您看他不成了吧？""弥陀佛，出家人为炼气之士，贫僧教他养气调气之法，他依然生气。待老僧替他。"

了因和尚手持如意，飞身上小船，来到战船切近，拔腰上来。刚要说话，就听对面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来者莫非了因师兄吗，贫僧等候多时了。"了因一看，正是二爷姜达姜本初，怀抱鹿角棒，拈银髯笑容可掬。了因这气，合算我不上来，你也不上来。"弥陀佛，原来是姜达师兄。好，我们不是冤家不聚头，老僧讨教你的本领。"举如意搂头便打。姜二爷右手棒一支，左手棒丹凤展翅，照右太阳穴上砸来。了因闪身躲过还招。二位打上，几十个回合出去，姜二爷稍见下风，但二爷经验阅历特别丰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张三爷跟燕普打了个平平。唯有慈云，被董四爷骂得狗血喷头，热汗直流。

燕普跟张三爷有打冲手的时候，这次燕普蹿到东面，往西一抬头，剑山里浓烟滚滚，大火已起。燕普虚点一剑，纵身出去，飞身上小船，回到大船："桂林，山中大火已起，急速收兵！"仓啷啷锣声一响，船只往青龙白虎两道大闸里一撞，你拥我挤，撞到山根子上翻了的，船撞船翻了的，船翻人仰，纷纷落江。老庄主见此光景，知道山里接应，令旗一摆，大小船只提锚索往前冲，鼓声如同爆豆，喊杀震耳，箭如雨发。剑山兵败如山倒。

单说石头僧慈云满头大汗提着双铲，连蹿带蹦进了青龙闸。内山大火已起，喽兵四散奔逃。慈云纵到山坡，脚下用力，登上大山一看，烈火卷着浓烟，无法通行，只可越边山赶奔人骨寺，因为庙里还有四名小僧人哪。他脚下用力，心急似箭，正走到剑山的东南方向，这段山路很平坦，旁边一大片树林。猛然从树林里蹿出一个人来："凶僧慈云，你往哪里逃脱。"把去路拦住。慈云

一看，这个人中等身材，虎背熊腰，扇子面的身子，身穿土黄布裤子汗褟儿，左大襟白骨头纽子，粗蓝布褂又肥又大，扎绒绳，左肋下别着一口宝剑，鲨鱼皮鞘，金饰件，宝蓝灯笼穗儿，扳尖靸鞋，白袜子高勒，紫巍巍的脸面，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垂轮，小辫儿歪扛着，人字脖子梗梗着，太阳鼓着，眼睛努着，浑身气眼是足的。看此人真是金在沙中，玉在璞内。“弥陀佛，你是何人，拦阻罗汉爷?”“哈哈哈，某家住直隶京南霸州童家村，姓童名林字海川，人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

书中交代，海川夜探蓬莱岛，在鱼骨寺后阁上用手掐燕普，结果床前是翻板，海川坠入翻板以内。剑山消息埋伏重重，十三险、九兽鹤天亭、鱼骨寺、人骨寺，都是厉害的地方。海川是堂堂侠客，也不能坐以待毙。正从楼上掉下来，也就是藏经楼的楼底下，海川一看，四外墙壁上有灯，屋里很亮。您从藏经楼下面看，可是黑的，不见灯亮。海川一看自己掉下来的地方，底下是木板，有四棵柱子，正从四棵柱子当中掉下来。在海川左边这棵柱子前边站着一个人，头戴马连坡大草帽，一身蓝，扳尖靸鞋，青褡包系腰，褡包上掖着个鼓鼓的东西。这位正仰面看海川，眼看落下来，正好这位一抬右手，呼！打在海川的肩膀上。海川借劲使劲纵到墙根，站稳要说话，这位冲海川一摆手，那意思是别动，别说话。

这时从这位身后柱子后边转过一个人，肋下挎着刀。他一拍前边花白胡子的老头儿，那意思是要问问，这人掉下来，你为什么把他打出去？就看这老头儿伸左手一揪他，右手一掐他脖子，正从海川落下来的地方把这人推落，往地上一撞。原来这是翻板，咔吧！这位掉下去，四棵柱子一齐转动，地底下每棵柱子上有十八口刀，如同绞肉机一样，哗啦啦金铁交鸣。这位伸右手在柱子上一摸，有个铜拐子，拧了三扣。老者走过来：“兄弟，你好大胆量!”海川看他有些眼熟，一时想不起来。老者说：“咱们

到外面等候。贤弟不要说话，都由我来答复。”“是。”海川心里纳闷不提。

他们出了藏经楼的后门，紧靠着就是大山，老者领海川顺台阶上来，俯看鱼骨寺，金瓦红墙，殿堂林立。有一块条石，老头叫海川坐下，老头儿也坐下。“贤弟从何处至此?”海川并不隐瞒，从头至尾一说：“老哥哥，多蒙相救，我怎么想不起您了?”老头儿一笑：“兄弟，你是贵人多忘事，你看。”老头儿伸手把草帽摘下，露出锃光瓦亮的一个大秃瓢儿，一根头发没有。“噢，您是武云飞武老哥哥。”上部《雍正剑侠图》中说过，童林在灯市口救过武云飞的姐姐和外甥女，武云飞专程到王府拜谢童林，两人义结金兰。海川跪下磕头，武爷扶起：“兄弟请起，我在北京跟你说，我去山东，也可能到四川，咱们弟兄果然见着了。”

说到这里，远远的有了灯亮，武爷低声说：“千万别说话，由我来答复。”越走越近，来了十几个人，各带军刃，都在二十多岁。武爷高声说话：“众位少寨主，在下等候多时了。”这些人闻声来到：“武头儿，凤眼孔进来探山的，一路上杀了三家寨主，砍坏六个走线人，最后落到藏经阁的地下室。你看了吗?”“我没敢看，等众位少寨主来察看一番。”“好，我们下去看看。”说着看了海川一眼，顺着台阶又下来。在后门的左边有个石门，把石门打开，有台阶往下。灯光引路，海川在后面跟着，可就到了藏经阁的地下，借灯一照，海川毛骨悚然。从上面通下来的四棵圆柱子，每棵柱子上有十八口鲇鱼刀，每口刀上血迹殷殷，有血，有肉渣、骨头渣。他身上的这口刀崩到一边，有十几个弯儿。地下一片血肉。海川一想：若非武老哥哥相救，这个人就是我。兵丁们把血肉锄到外面，把刀上的血肉擦净，撒上麸皮。少寨主们把这口刀拿着：“武头儿，该换班儿啦。”武爷点头：“快啦。”大家从原路上来，把门关好，走了。

剩下武爷海川，回到原来的大石上坐下。武爷说：“咱这山

里的消息满归太平寨管辖,这些都是太平寨老寨主的徒弟。咱也别等着了,回家吧。”海川一听,武大哥有家了,只好站起,随着武爷离开鱼骨寺,可往东南方向转。顺山路下来,往东南方向走,从对面来了个人,他问:“是哥哥吗?”武爷答应:“是我。”来到切近,海川一看,白素素的脸儿,一身蓝,肋下佩刀,前胸有个包儿,鼓鼓囊囊的。他看了海川一眼:“山里有事吗?”“没什么事,少说话就得了。”“好吧。”武爷他们往前来,这位奔山里去。大约有二十多步,武爷站住:“等一等,你把小包儿给我。”这人回来,把胸前小包儿交给武爷:“明天下班的时候给我送来。”武爷点头,把包儿掖起,带海川往东南走来。

约有三里多地,眼前大片竹塘挡住去路。竹塘中齐腰三尺,足有二尺宽,用刀斜茬儿削去,这片竹桩成了一条道路。不会武艺的人上去,掉下来就有性命之忧。这削竹为路,如同一把把利刃,尖儿冲上,好不怕人。武爷伸手掏出小包,递给海川:“有这个东西。”海川打开一瞧,原来是大号铁底鞋,布帮儿,有绊带儿,可以连自己鞋穿。第一,这鞋穿在脚上,拿滑,发沉;第二,底儿上有纵纹。武爷把铁底鞋穿好:“兄弟,你穿上咱好走。”海川摇头:“哥哥,您把它带起来,小弟凑合着能走,我穿不惯铁底。”武爷只好掖上。海川说:“哥哥,您头前带路吧。”武爷上了竹路,海川纵身上去。这本是晚上,星斗照耀,一脚蹬空,非把人扎死不可。海川轻身提气,步履沙沙,武爷非常钦佩他的功夫。足有五里之遥,这才下来。武爷脱了铁底鞋:“走吧,兄弟。”

哥儿俩往前走,出现了村庄,街道整齐,盛栽松竹,东口路北大门紧闭。武爷上前拍打大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出来四个家人,挑着灯笼:“大爷进来吧。”“你们回去告诉老爷子,就说我的好朋友来了,请老爷子出来迎接。”海川说:“哥哥,怎能劳动老人家出来,咱们进去就是。”武爷摇头:“兄弟你是贵客,怎么着也要老爷子出来。”海川纳闷:武大哥父母双亡,怎么会有了

老爷子？这时一阵脚步响，有人乐："哈哈哈，云飞，既是你的朋友，就不是外人，干嘛还让我出来迎接？"海川一看，这位老人须发皆白，年迈苍苍但精神焕发，赤红脸，酒糟鼻子，蚕眉阔目，身穿米色绸长衫，脚下福字履，颔下一部白胡须，半截黄胡子梢儿，二眸子光华烁烁，说话声音洪亮。武爷说："兄弟，你看老爷子的酒糟鼻子，说话的口音，还不知道是谁呀。"海川恍然大悟："这是山东泰安州于家坡的于老剑客吧？老前辈在上，晚生童林参拜。"老剑客伸手相搀："海川请起，久仰你的大名，如雷贯耳，恕老夫未曾迎迓。请请请。"

爷儿仨往里走，来到客厅。于大爷告诉厨房挑火做夜宵，上上下下一通忙。时间不大，山珍海味往上端，于大爷坐在正中，海川东面，武大爷西面，斟酒布菜。于大爷问："海川，你这是从哪里来？"海川把自己的事全说了。爷儿仨谈笑风生，开怀畅饮。这时厅前有人说话："大爷，您请出来一趟。"武大爷站起来："兄弟，你先喝着，我出去有点儿事。"海川点头："哥哥，您忙去吧。"武爷出去。时间不大，武爷进来，落座饮酒。于大爷看了武云飞一眼："什么事情叫你？人家海川是生朋友，不怕人家笑话。"武爷趴在老人家耳朵上一嘀咕，老剑客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胡说，这怎么能成。"海川站起来："哥哥，你们爷儿俩如有不好说的话，小弟先到院中躲避一下。"于大爷伸手一拉："海川，你坐下，没你的事。"武爷说："海川，有你的事，你听哥哥我说。"武爷从头至尾说出一番话来。

当年于大爷在永定门城墙上收了云飞，艺成之后，于大爷回家。您想于大爷跟大奶奶分手十几年了，久别胜似新婚，于大爷跟大奶奶团圆来的。没想到大奶奶肚子日渐隆起，爱吃酸的，大奶奶有了，于大爷很害臊。五奶奶暗地一问，才知真情，可就跟五爷于松林提了。五爷非常高兴，就跟三位哥哥提了，老弟兄当然高兴，来找于大爷。于大爷臊得不敢见人，您想，所有的徒弟

都有了胡子，大爷寒碜哪。五爷就劝：“人之常情，这有什么丢人的。您跟前就是伯龙，我跟前就是化龙，门户单寒。如果嫂子生下一儿，养下一女，添丁进口，这是咱家的喜庆，有什么丢人的。”二爷三爷四爷都劝，大爷回嗔做喜。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女儿，十分俊秀，一家子都欢喜非常，五爷给起的名字，闺名秀娘。也是乐极生悲，大奶奶月子病，医药罔效，一命呜呼，全家挂孝，举哀尽礼。葬埋之后，这姑娘全仗四位婶母照顾疼爱。

一晃长到七岁，孩子出落得跟水葱儿似的，俊秀美貌，于大爷爱如掌上明珠，出来进去总带着。俞四爷可跟姑娘说：“你都七岁了，应该跟婶母们学些针凿女工，你看这脚也不知道裹，将来大了怎么找婆家？”“我不学做活，五老的后代必须练武，我要练艺。武艺精通，怎么是小脚，必须是大脚。”俞四爷笑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克绍箕裘嘛。我们五个人数四叔的本领好，四叔收你做个徒弟，教你武艺。”“我不学。”“为什么？”“学得跟您一样了，也不能出人头地。”“那你要学什么？”“要学能把你们五个人全打了，最好的能为。”俞四爷这气：“哥哥，把她活埋了，刚七岁就要学揍老子的本领，长大了还不杀咱们。”于大爷耐心地告诉姑娘：“天下也没有那么好的武艺。”可不管怎么说，姑娘还是磨。后来五爷出个主意：“您带着她出外找师父去。走累了，把脚底下磨了泡，她就回来了。”于大爷也真没法子，这才说：“好吧，我带你到外边访师父去。”

姑娘欢天喜地地跟着父亲离家，没想到走多远多累，姑娘也不磨爹爹。他们父女从山东到江苏，顺着大运河入了江南水乡，过了八百里烟波浩渺的太湖，渡过长江，来到杭州地面。于大爷猛想起此地住着一位久占江南吕晚村，吕留良大先生。此人武艺通玄，道高德重，深受武林人的尊敬。这孩子如能被大先生收录，教她个三年五载，那可是她的造化，胜我弟兄万万倍呀。老人家把事情跟秀娘提了，姑娘很乐意：“爹爹，您跟大先生有交

情吗，怕人家不收我。”“爹爹恳求恳求大先生，请大先生垂怜收录。”爷儿俩赶奔避尘轩。

来到苏桥镇，水网交错，小船如梭，跟人打听到避尘轩在东口路北。父女到了吕家门口，磨砖对缝的瓦房，广亮大门，上有一块黑匾，三个金字，避尘轩。大爷上前叫门，时间不大，门分左右，出来老家人吕宝，他一抱拳：“您找谁呀？”“在下山东泰安州于家坡于庭于子玉，特来拜见大先生，烦劳通禀。”“您稍候。”老家人往里跑，不多时回来：“老爷子请您里边叙话。”过了屏风门，方砖墁地，院中清幽雅静。挑起帘笼，爷儿俩进来，迎面的架几案，摆着周鼎商彝、秦砖汉瓦，墙上挂的名人字画，琳琅满目。上首八仙桌角站着吕大先生，文绉绉风采可爱，大身材，长圆脸，面如晚霞，皱纹堆垒，顶都谢了，白剪子股的小辫儿垂于脑后，两道蚕眉入鬓，寿毫遮住二目，鼻如玉柱，唇似丹霞，一部银髯飘洒胸前，米色绸长衫，白绵绸裤子汗褟儿，挽着袖面，寸底福字履，形神潇洒，亚如商山四皓、磻溪子牙。

于大爷跪倒行礼：“剑客爷在上，晚生于庭参见。”大先生伸手搀扶：“老英雄，免礼免礼。”于大爷站起来，点手叫秀娘给吕老剑客磕头，大先生把孩子扶起：“于老英雄，这是谁呀？”“小女秀娘。”“啊，怎么一时之间会带着令爱来到老朽家中？”“嗐，前辈有所不知。”就把女儿要学出人头地的本领的事情说了：“弟子想起您来，如果您能给孩子教个三年五载的，比我弟兄胜强万万倍呀。”大先生点点头，伸手拉住姑娘的手腕，摸摸腕骨：“于老英雄，这孩子适合习武。只是老朽想教这孩子，此时虽小，再过十年孩子就大了，老夫教着多有不便。这样，我写封信，给孩子介绍一位老师吧。”于大爷央告大先生：“天下武林难道还有胜过您老人家的吗？”“老英雄此言差矣。要知道，泰山高矣，泰山之上还有天；沧海深矣，沧海之下还有地。老夫的本领稍有可观，我也是学来的。”“听您的意思，难道是令妹晚娘老剑客吗？”

大先生点头:“她住在四川剑山蓬莱岛五圣莲花祠内,您前去找她即可。”“您说的地方很巧,前者我两个侄子龙斗和于变,被英王请去为水军大帅和副帅,我们爷儿俩到剑山还有处投奔。”“那就更好了。”

大先生挽留父女游玩几天,把信写好,于大爷带起。大先生叫吕宝拿了二百两纹银,以做路费,于大爷道谢。父女辞别大先生,赶奔四川剑山。

爷儿俩来到剑山,见到龙斗和于变,于秀娘见过两位师兄。叙过家常,龙斗细问:“您干什么来了?”“你妹妹要学武艺,吕大先生把他介绍在晚娘身旁,我这是来找晚娘剑客。”于变说:“一个姑娘家的,学点女工针线活计,没事练武干什么,练好了炖着吃,还让老人家千里迢迢给你找师父。”姑娘也说得好:“练好武艺,将来你们谁要气老人家,我好打你们。”龙斗想了想:“伯父,去五圣莲花祠好办,只是晚娘剑客从来不见外人,咱们不容易见到。英王和燕普几次去后山,老剑客都拒而不见。”“明天,你们派个人把我送到庙里,我试一试。”“好吧。”备酒宴给父女接风,然后安排住处。

次日下了早朝,爷儿几个吃饭。饭毕,龙斗派两名旗牌陪着大爷去后山,来到五圣莲花祠的西角门外。于大爷看庙周围非常雅静,心中忐忑,上前叫门。门分左右,出来个女佣人,四十多岁:“这位老爷子叫门何事?”“在下山东泰安州于庭,奉晚村大先生之命面见晚娘剑客投递书信。烦劳您通禀一声。”“您等一等。”时间不大出来传话:“这位老人家,真是破天荒,当家的一听您来投递书信,非常高兴,请您进去。”大爷进来,到二层大殿往西,西边月亮门,北面鹤轩,半人高的花瓦墙,上面摆着许多盆花,红紫芳菲。鹤轩挂着细帘。于大爷进来,迎面的云床棕团上端坐一仙长,中等个头,身穿蓝道袍,系水火丝绦,白袜子过了膝盖,厚底云鞋。面似银盆,银发卡冠,金簪别顶,一字连心的眉毛

雪白雪白，寿毫遮目，微抬眼睑，二眸子亚赛金灯，鼻直口正，唇若丹露。

于大爷跪倒磕头："老前辈在上，弟子于庭有礼。""无量佛，于檀越请起，你这是从哪里来？""晚生从避尘轩来，持有大先生的书信，请前辈观看。"于大爷说着把信取出。晚娘立即下了云床，站起来接信，毕恭毕敬："原来是家兄的信，怠慢怠慢。"手捧书信，头冲东方点了三点，然后把信纸打开，从头至尾细看一遍，然后把书信放在神龛内，请于大爷坐下。"于老英雄，前些年家兄曾劝我广收桃李，这次你把女儿带来了？""晚生带来了。""你要我收你女儿为弟子？""是。""好，明天你把女儿带来，贫道看看。有我兄长的书信，但得有一分能收，贫道也决定收下；如果贫道说出不收，你千万不要恳求，带着你女儿早离剑山为是。"于大爷心里明白，只等明天见面，如果人家说出不收二字，就是再哀求央告也无济于事了。"弟子谨遵前辈之谕，明天把孩子带来就是。"于秀娘能否被晚娘剑客慧眼相中，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童海川招亲于家庄

于大爷回到水军大帅府，龙斗于变接进去："伯父，事情怎么样？人家晚娘剑客不见吧？"于大爷一笑："真见我了，不是有吕大先生的信吗？"把事情一提："叫我明天带你妹妹去一趟。""看来明天就是考试，砂锅捣蒜——一锤子的买卖，成就成，不成就吹啦。秀娘，你可要争气呀。"姑娘一撇嘴："你们放心吧，老师只要看见我，就一定把我收下。"爷儿几个一笑："但愿如此。"

次日，老人家看着孩子梳完头，洗净脸，换了一身新衣服，龙斗于变千叮咛万嘱咐，姑娘满脸喜气，随着爹爹来到五圣莲花祠。书说简短，来到鹤轩，于大爷行礼，然后叫秀娘给老剑客磕头。秀娘跪下："老人家在上，小女子有礼。"晚娘伸手拉起秀娘："你叫秀娘啊？""正是。""你是个姑娘，就该在家学习女工，练会武艺又有何用？""如果无用，老人家怎能学得一身惊人艺业，威震武林？我听爹爹对我说，古之红线隐娘，身为女子，仗义江湖，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心窃效之，望老人家成全。"说着跪下。剑客伸手拉起："于老檀越，昔日游杨立雪、张良纳履，可见拜师之难。贫道收下你的女儿了。"老剑客一见秀娘飘逸俊秀，聪明绝顶，伸手一摸她的骨架，又适合练武，孩子一说话，胸怀大志，心中暗喜：自己得到一个可心的衣钵传人。于大爷磕头道谢。晚娘说："你可以请英王在山上或山下盖九间房，但无论怎么想念，不准前来。孩子的吃穿都由我来负担，等我把她教出来，让她去找你，记住了吧？你该走了。""弟子告退。"姑

娘一点也不留恋:“爹,您走吧,告诉我师哥放心,女儿一定刻苦练艺。您有工夫回趟家,跟我叔婶说说,免得他们惦着。”老人家回转帅府把事情一提,龙斗和于变自是欢喜。

龙斗次日上早朝,启奏王爷:“臣的师伯醉仙翁于子玉来看望我弟兄,我劝师伯在山中住下,一来游逛山水,二来为我们拾遗补阙,襄助剑山。为臣不敢擅专,请千岁定夺。”王爷大喜:“来人,请于老英雄殿内一谈。”不大的工夫,把于大爷请到,拜见王爷,在天王殿摆酒宴,为其接风洗尘。王爷立刻就要封官,于大爷辞谢:“禀王爷,草民年迈,不敢担重任。臣看哪里风景好,请王爷给盖几间房,臣隐居于此。臣看哪里有纰缪之处,便给提醒,这不很好吗?”王爷大喜。于爷到各处闲逛,他看这地方离山上五圣莲花祠又近,请王爷拨款,在这里自立于家庄。后来把于伯龙也叫来,在鱼骨寺任差。于大爷倒也享清福了。

这边晚娘给秀娘盘腰撅腿,站架子,又教她吸气调气之法与坐禅之功。姑娘十分刻苦,从不叫累,而且聪明颖慧,闻一知十,晚娘剑客非常高兴。学到八年的头上,晚娘又收了个女弟子,从此师徒把二五更的真功夫搁上。光阴荏苒,日月如流,眨眼十八年的苦功,秀娘艺业学成,各种拳脚、气功和晚娘独门绝艺一百二十八趟阴阳八仙剑,尽皆传授。来时姑娘七岁,现在二十五岁,如花似玉。

晚娘把姑娘叫过来:“秀娘,你是我衣钵传人,为师的本领你十得七八,功夫已然练成。你学的剑法是五台真传,只有为师受你师祖青睐,你又受为师的传授,此剑法你师伯师叔们都不会,因此你可称奇剑;你身为女子,出人头地,闯荡江湖,以坤道为纪元,可为坤元子。为师送你闺中美称,奇剑坤元子。”姑娘趴地下磕头:“谢师父赠号。”“起来,为师再赠你一物,助你成名。”说着从东墙的神橱里取出一口宝剑。姑娘一瞧,通体绿鲨鱼皮鞘,镶珠嵌宝,光华灿烂,荷剑把顶绷簧,仓啷啷,龙吟虎啸,

金光闪闪。这剑三尺三寸九分长，一巴掌宽，如同一汪秋水，是口斩金断玉的宝刃。“徒儿，楚王请欧冶子铸剑五口，大形三，小形二，小形两口就是巨阙、鱼藏，大形三就是湛卢、盘郢、吴钩，因为剑长三尺三寸九分，在三口剑中最长，又名三首湛卢，斩金断玉，削钢剁铁，水行不避蛟龙，陆行不避虎豹。因此剑采五金之铁精、六合之金英锻造而成，价值连城，你要善视此宝。记住，锤棍之将不可力敌，至要至要。孩子，你随为师十又八年，现在艺成，找你天伦去吧。”姑娘咕嗵跪下：“师父，弟子蠢笨愚顽，蒙老师春风化雨，授以绝艺。弟子愿常侍师父。”“起来，把宝剑带上。徒儿，消长盈虚，天地至理；离合聚散，人之常情。只要你谨守戒律，行侠仗义，就是报答为师了。来，为师送你走。”“是。”

师徒来到庙外。“你看，从这里下山，走到一大片竹塘，当中削竹为路。这是你父为挡山中人出入，才出此上策。过了削竹为路，发现一个小山村，那就是于家庄，你的家住在东口路北。为师目送你一程。”姑娘失声痛哭：“弟子与恩师一别，何时相见？”“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老人家含笑相送，姑娘拭泪行礼，顺山道下去，师徒分别。

书说简短，秀娘过了竹塘，进了村，找到路北大门，上前叫门。家人出来把门开开一看，是位花枝招展的大姑娘：“您找谁呀？”“请问这是于大爷的住宅吗？”“噢，您是五圣莲花祠学艺的姑娘吧？”姑娘点头，家人撒腿往里跑。时间不大，于大爷和于伯龙全都跑出来：“哈哈，昨晚灯花报喜，今早喜鹊鸣飞。闺女，你回来了，想死为父了。”真有心过来抱抱女儿，一想都这么大了，我抱得动吗？姑娘给爹爹行礼。“儿呀，起来吧。”姑娘又给哥哥行礼，伯龙也非常喜欢。全家奔走相告，喜气洋洋。老头儿把内宅修葺一新，花钱买了几个丫环，雇了两个婆子，让姑娘居住。不久武大爷从山东来到，也在鱼骨寺任了差事。

这一日爷儿仨在功房里练武艺，姑娘看着也不说什么，只是

抿着嘴笑。武爷不服气："妹妹，你笑什么？又瞧不起我们。别认为晚娘老剑客放两个屁熏熏你，你就认为了不起了，不服气下来试试。"姑娘一笑："试试，您也不行。不用说哥哥您一个人，你们爷儿仨全过来也白搭。"于大爷一摆手："别算上我。"武大爷生气："哟嗬，好大口气，我先试试。"往前一上步，左手晃面门，右手掌就到了。姑娘身体一动，好快呀，右手一压，左手就到了武爷秃脑瓜顶上，啪！打上了。武爷一捂秃脑袋："哎哟，成啊。"伯龙在后边大喊："你敢打哥哥，嗨！"右手一揪姑娘头发，姑娘滴溜一转身，右手一挂，左脚一踢，咕嗵！伯龙来了个屁股蹲儿。于大爷哈哈大笑："让你们俩留神。""留着神哪，没她快呀。"从这天起，只要一到场子里，武爷和于伯龙就要挨打。一晃一年多了，于大爷当然高兴，可有时候一个人坐着发愁。男大当婚，女大当聘，姑娘都二十七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耽误女儿的终身，对不起她死去的娘啊。

今晚姑娘刚用完功，到屋中坐下，丫环侍奉着，外边一阵乱。姑娘问："外边干什么哪？""听说大爷陪朋友来了，老爷子叫厨房挑火烧菜，招待大爷的朋友。"姑娘一想，什么朋友这么贵重。"去请大爷来，我问问。"这么着，武云龙离席到内宅："妹妹，你叫我什么事？""哥哥，外边谁来了，这么兴师动众的？"武大爷显得很严肃："妹妹快睡觉吧，别打听，回头我要说出来，把你吓着。丫环，快侍候你们姑娘睡觉。"武爷说完就要走。"站住，哥哥，我干嘛那么胆儿小哇，您要不说，我可生气了。""妹妹别生气，你非要问，我就告诉你：此人家住直隶京南霸州童家村，十八岁斗纸牌误伤老父，逃亡在外。卧虎山巧遇二恩师谈笑清居无极子尚道明、爱莲居士太乙剑客何道源，学艺十五载，昼夜共合三十年的苦功夫。奉师命下山别开天地另立一门武术，北双熊镇掌打雷春。夜探家宅，风雪困京师，雍亲王府充当更头。五小侠闹府，打掉单刀拐，地坛会二侠。掌打贺豹，二结一掌仇。康

熙五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大内丢失国宝翡翠鸳鸯镯，戴罪捕盗。头下南七省，两次杭州擂，掌震法禅僧，三结一掌仇。南北昆仑会，双钺分双剑。九月九闹重阳，八卦山试艺五绝，深江擒二小，商家林劫囚车。亮镖会掌震野飞龙。奉圣命保钦差，二下南七省，身为随行委员伴差官。北高峰献艺贺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一跺脚南七省乱颤，是哥哥我的好朋友。”

姑娘明知道武大爷气自己，故意装出生气的模样：“嗬！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跟他比试比试。”武大爷伸手一拦：“妹妹，小点儿声说话。别看平常你跟我和你哥动手，那是让老爷子喜欢，我们哥儿俩让着你，成心让你胜。不信，我们俩要打了你，老爷子立刻就心疼。童侠客久经大敌，阅历宏富，而且武艺高强，所向无敌。人家要跟你动手，可不能让着你，到时候把你打了，老爷子心疼。依我说，还是忍了吧，忍字心头一把刀，童海川明天就走。他走了，你还照样下场子打我和伯龙，让老人家一笑，心情舒畅。这是咱们当儿女的孝心，对吧？”姑娘蛾眉一挑：“您把姓童的叫进来，不然我去前厅把他揪出来。”武爷点头：“好好，我去叫去。”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武爷讲完经过，问童林：“海川，我妹妹要跟你比比武艺，你看如何？”海川低头沉吟，暗想：自己蒙恩师传艺十五载，头次下江南，所向无敌。这姑娘向晚娘剑客学艺十八年，能高到什么程度，我为什么不试一试？姑娘是试金石，看看自己这金子的成色如何。想到这里，先看看于大爷，拈髯微笑，没有反对的意思，再看武大爷：“哥哥，姑娘是太仓，小弟乃一粟耳，怎敢班门弄斧？”“兄弟别客气呀。”于大爷也说：“女儿无家教，小时娇，大了刁，娇时舍不得管，刁了管不了啦，叫你见笑。云飞，海川是你兄弟，咱都是一家人。你到内宅告诉你妹妹收拾一下，回头咱同海川去。”武爷答应。时间不大，武爷回来：“咱们走吧。”

出了大厅，从东边箭道绕过，是个虎坐的门楼。转过屏风，

好宽敞的院子,墙角下栽种异草奇花,院子扫得非常干净,洒了一层清水,稍微一见干儿,湿土有点沾鞋底子。两个婆子挑起纱灯,院子里很亮。于大爷喊:“秀娘,你出来见见海川,也好比试武艺。”四个丫环挑帘笼,姑娘一阵风出了北屋,雍容华贵,落落大方。海川看姑娘,中等身材,细腰乍臂,高挽乌云,鱼白色绢帕缠头,瓜子脸,面似出水芙蓉,两道眉弯似新月,斜飞入鬓,一双大眼睛,双眼皮儿,长睫毛,皂白分明,二目有神,鼻如玉柱,唇似涂朱,两耳有轮。身穿鱼白布大衫,刚过膝盖,鱼白布的裤子,腰系青汗巾,六寸脚青鞋,不施脂粉,自来俊美,大大方方一站。武爷把海川叫过来:“海川,这是我妹妹秀娘;贤妹,这是我兄弟童海川。互相见礼。”海川转过身:“童林拜见姑娘。”姑娘万福行礼:“还礼还礼,请童侠客不吝金玉才是。”“班门弄斧,姑娘不要见笑。”武爷说:“二位比试吧。”

撤到南面,海川站好架式:“请!”左手晃面门,上右步,右手掌麒麟吐珠,照姑娘胃脘穴上就打。姑娘立手一封,左手螳螂捕蝉,奔海川脖子就切。海川褪头一躲,还招动手。二位走行门闪过步,海川三百八十四爻尽命连环掌法展开,姑娘身法快似飘风,行左就右,行前就后。眨眼就三十个回合,海川不以为然:你是吕晚娘的入室弟子,学艺十八年,不用说我童林,就是我的师父也决非你的敌手;现在只我童林,就跟你并肩打了三十个回合,可见你徒有虚名。不然就是我童林的武艺高强,足能与你打三十个回合。直到现在,我胜你当然无望,可你也没有胜我的迹象。想到这里,自己不敢疏神大意。

谁知于姑娘纵身出去:“童侠客,请住手吧。”于大爷爷儿俩也怔了,海川也怔住,心说:胜负未分,怎么住手了?武爷过来:“妹妹,战斗正酣,你为何跳出圈外?胜负没分哪。”“哥哥,胜负早分多时了。”武爷一瞪眼:“你讹人,胜负早分,是你输了,还是海川输了?我和老爷子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怎么没看见哪?”

姑娘听了生气:"哥哥,您可挤兑我,您瞧瞧海川身上有什么印儿,印迹像什么?"武爷立刻过来。海川低头一看,前胸上横着有三个脚印,前摆上有六七个脚印;武爷一瞧,后背上横着有三个脚印,后摆上有五六个脚印儿。前后一数,不多不少十八脚。武爷双手抽海川的大衫,把土印抽掉了。这脚踹得劲儿大了,就踹到海川的身上;踹的劲儿小了,沾不上大衫。平均一个回合,就踹上不足两脚,也就是说,一个照面海川就输了。海川当场作战,精神照顾不过来,我们爷儿俩怎么一点也没瞧出来?武爷一想,妹妹的武艺太高了。他跑到姑娘的跟前:"这土印是动手蹭的。""前胸怎么蹭的?""施展金牛拱地蹭的。""后背是怎么蹭的?""施展铁板桥蹭的。"海川一听,越解释越丢脸,也许这姑娘的拳脚有独到之处,莫若我跟她讨教军刃,也许能胜她。

海川走过来:"哥哥,输就输了,别再解释。我想跟姑娘再讨教讨教军刃,不知姑娘肯赐教吗?"于大爷过来:"海川,拳脚犹可,刀枪无眼,我看军刃就不用比了。"姑娘一摆手:"没关系,您不用担心,我有把握,伤不了海川。"于大爷这气,人家童林多下不来台呀。姑娘点手:"取我的军刃。"一个丫环跑到屋里,取出湛卢宝剑,把剑一递。姑娘荷剑把顶绷簧,仓啷,宝刃离鞘,一道利闪。"童侠客,您要带着军刃,就请亮出来;没带着,您要用什么军刃,请我哥哥取去。""谢谢,我自己带着哪。"海川背过脸,撩长衫,亮出落叶秋风扫,荷剑把顶绷簧,仓啷啷,龙吟虎啸,金光一片,也是一口宝刃。武爷趁这机会退到屏风前。

姑娘恨福来迟:"童侠客请。"海川湘子献花,宝剑奔姑娘前胸。姑娘坠肘沉肩,从底下往上一翻,湛卢剑就压上落叶秋风扫了,快似闪电,湛卢往前一挑,就是海川的脖子。海川一怔,剑就到了,奇快无比,海川只有闭目等死。姑娘有心抽剑,一会儿哥哥准得矫情,宝剑一停,左脚一点海川的胯骨。海川撒手扔剑,就是一个屁股蹲儿。于大爷赶紧过来:"秀娘无礼。"伸手搀海

川:“得罪,得罪。”武爷赶紧拾宝剑,拿剑鞘:“海川,失礼呀。”姑娘有心说几句话,又怕海川害臊,一想爹爹哥哥都在,会安慰海川的。宝剑还鞘,她进屋了。海川很大方:“老前辈、老哥哥,这没什么。”把宝剑别在身上,谈笑自如。

爷儿仨回到前厅,掸去身上土,重新落座。“海川,小女无知,多有冒犯,千万别往心里去。”“老前辈说到哪里去了,姑娘是晚娘剑客的高足,从身份上说,就连我的师父都望尘莫及。姑娘实受高人传授,胜我不足为奇。”武爷点头:“海川说得对,愚兄佩服你通达事理。”

爷儿仨又喝上了,海川谈笑自如,于大爷暗竖大指:海川小小年纪,真有涵养,而且很服人。于大爷猛然想起自己的心事:女儿已然二十好几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秀娘乃巾帼英雄,一般人很难受她的青睐;童海川乃当代英雄、人间侠客,又是随行委员,客居于此。今晚天赐良缘,莫失良机。于大爷的心事,武爷看出来了:“海川,你先喝着。师父,咱到外边说句话。”海川抱拳:“您有什么事办去吧。”于大爷说:“慢待慢待。”

爷儿俩出来,到台阶下。“云飞,又有什么事?”武爷一乐:“师父,我看您停杯不饮,八成有心事了。”“猜猜看,有什么心事?”“一定是我妹妹的终身大事。”于大爷乐了,照武爷秃脑瓜上打了一巴掌:“哈哈哈。”武爷一捂脑袋:“您打我干什么?”“徒儿,打是疼啊。”“嗬,真疼!”“云飞,师父收下你,你没怎么孝顺过师父,师父就这点心病,你妹妹的婚事愁白了我的头发。你要给你妹妹找了人家,了却师父的心愿,哈哈哈。”手又奔秃脑瓜了,武爷赶快捂上:“您又要打呀?”“你有什么打算?跟师父说说。”“师父,我看童海川武林侠客,现任职官,年貌相当。弟子为媒,把我妹妹许配童林得了。”于大爷点头:“好是真好,不过海川成名在先,王爷又十分宠爱,他能没媳妇吗?”“我听说他没有,一会儿进屋我问问,要是独身,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好。”

爷儿俩进来，又劝了一阵酒，武爷这才问："兄弟，你这一下四川，伯父伯母谁侍奉？""有小弟夫妻，他们非常孝顺，我很放心。""噢，弟妹给你生了几个小孩？""哥哥，小弟十八岁逃亡在外，卧虎山学艺十五年，风雪困京师，杭州擂，亮镖会，二次出都，哪能顾及这事。""也没订亲？""没有。""贤弟已经三十出头了，有合适的可该成亲了。""门当户对的真不易找。""兄弟，刚才跟你动手的是我妹妹，山东五老的后代，品貌兼优。如不嫌弃，愿结连理。你意如何？""哥哥，小弟怎敢高攀？""来吧，老人家在这里坐着，贤弟快谢亲吧。"海川只好跪倒磕头："岳父大人在上，小婿有礼。"于大爷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贤婿免礼。"家人一道喜，颁发赏钱，里外一通忙。

于大爷跟武云飞说："海川身上留下一件东西作为信物。""海川，你有什么物件？""除了这口剑，小弟什么也没有。""这样吧，贤弟有口落叶秋风扫，我妹妹有口湛卢。干脆，你们俩换剑联姻，岂非武林佳话？"海川点头："哥哥说得对。"伸手把宝剑拿出来，告诉武爷如何围在身上。武爷点头："我去换剑。"

武云飞转身出来，把剑围上，来到内宅屋中，姑娘在床上坐着。武爷乐嘻嘻地说："妹妹，你好武艺，海川威震江南，献艺贺号，跟你动手，一合未走就输了，看来听景不如观景，海川也不过如此。哥哥我要跟他比上，也在伯仲之间，差不了多少。"武爷为什么说出这么一片话来？为的是试探姑娘。如果姑娘听了这话，把嘴一撇："哼！您说得一点儿不假，他差远了，怒恼了妹妹，我踹他三十六脚，水筲没梁儿——饭桶，无名之辈。"武爷就知道姑娘看不起，不露宝剑，回绝海川，亲事就算吹了，勉强成婚也无闺房之乐，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休想！

姑娘听了武爷的话，扑哧一笑："哥哥，您太自夸了。我胜海川，那是师父教得好；您要会上海川，准不行。""这样说，海川果有奇能？""当然了。""给妹妹道喜。老人家尊敬海川是位英

雄,把妹妹的终身许配海川了。”姑娘满脸怒气:“哥哥,我不过是夸奖人家一句,你就用这话奚落我。”姑娘要下地,武爷一捂脑袋:“别动手,英雄动口不动手。愚兄不敢奚落妹妹,换宝剑为定礼,千秋佳话。贤妹请看。”武爷伸手把宝剑取出,姑娘接过来,按剑把顶绷簧,亮出落叶秋风扫,看了看不假,点了点头:“是真的。”“妹妹大喜,哥哥可是大媒,你该谢我。”“哼!拿妹妹取笑,还有点哥哥味儿吗?”“得,算我不对,妹妹拿剑来吧?”姑娘这才把湛卢拿来,交给云飞。

于姑娘当初艺成回家,于老剑客准备礼物,到五圣莲花祠去磕头道谢,一个山上,一个山下,近在咫尺,老头儿没缺过礼。这回换剑联姻,于大爷可没去五圣莲花祠,这是他疏于礼节的地方,应该带女儿到庙里给老剑客磕头,并且把结婚的事情禀明。像桂品跟三公主霞娘的事,人家霞娘禀明老师,而后得到老师的恳准。于大爷一高兴全忘了。

武爷拿着湛卢,回到前厅:“海川,把剑收起来吧。”海川别在身上。于老剑客看了武爷一眼:“不过就是换换剑,为什么去这么半天,又要贫嘴去了?”武爷一笑,落座喝酒。

天已大亮,爷儿仨撤去残席。正在畅谈,门外说话:“您怎么不给送鞋去,叫我多绕了几十里山路。”说着一挑帘进来。武爷一跺脚:“嗐,只顾高兴把你这茬儿给忘了。来吧,正儿八经的妻兄来了,快坐下,海川行礼吧。这是我师弟,老人家的儿子笑面阎君于伯龙。”拉过海川:“他是咱们的妹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林童海川。”把昨天晚上的事一说,伯龙大喜,落座谈话。伯龙问了问海川经过,海川把事情也都谈了,伯龙说:“妹妹的年龄也不小了,海川又要在咱家住些日子,我想不如把事情办了。不然海川要一走,天南海北,人各一方,再想结婚可就不容易了,现在成婚,将来也省事。不知老爹爹和哥哥意下如何?”于大爷点头:“你说的正合我意。云飞,帮你妹妹收拾新房,马

上成婚。此事也不要往外声张。"云飞答应。一个是威震南七北六的侠客结婚，一个是五老的大爷聘女，就这样鸭默雀静地进行了。到新房收拾好，请来天地码儿，爷儿仨同海川到院中，婆子把姑娘陪出，花堂交拜，合卺坐帐，都行了礼。

由于怕剑山知道，于大爷又办错了一件事。人家晚娘剑客教了十八年，又当娘又当师父，以绝艺相传。现在嫁人了，连个双礼都没给师父磕，做师父的能满意吗？

白天备一桌丰盛的酒席，到晚上，武爷陪海川进入洞房。海川在外间屋坐下，武爷告辞，丫环泡茶端点心。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丫环全都退出去，隔扇门倒带。天交二鼓，姑娘从屋里走出来，也搭着天性淡雅，依然是鱼白的衣服，显得落落大方。她来到海川面前："童侠客，天已然不早了，请到里屋休息吧。"其实海川坐在那里，千头万绪集于心头，想自己一介村夫，因祸得福，遇恩师学绝艺，头次下江南，交了许多朋友。此番奉圣命保钦差查办剑山，遭险鱼骨寺，死里逃生，柳暗花明又一村，得遇兄长，入赘于家庄。看来成家就是扛枷，自己被家室所累，不能奋翼青云。海川想得很多，正赶上姑娘跟他说话，海川生平不习惯跟女人说话，他一抱拳："虽然天交二鼓，天尚未晚，要睡姑娘先睡吧，我再坐一会儿。"

海川这话未免生硬，姑娘气得坐下，面带怒容。姑娘心想：八成你记恨踹你十八脚之仇，洞房夜晚要拿出丈夫的威风来，压我一头。哼！那你是休想。我于秀娘不受他人欺！姑娘想到这里，鼓着腮帮，满脸的不高兴。海川也觉出来了，他偷眼一看，姑娘满脸怒容。海川阅历深，经验也丰富了，这不是当年一下山的童海川了，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海川在姑娘面前一躬到地："姑娘，原谅我不惯与姑娘讲话，千请恕罪。不才童林奉师命下山自立一门武术，经过两下江南，时时感到力难从心，自问武艺低浅，辜负恩师的重托。我童林投明师访高友，实

难如愿。在下与姑娘比武之际,已感姑娘武艺超群。没想到蒙于老剑客厚爱,才与姑娘换剑联姻。我可并非爱姑娘的容貌,实在爱你一身的能为。只想等四川之事办理完毕,得胜还朝,功成名就,那时再履行夫妻之道不迟。"姑娘脸泛红云:"夫君之言是也。恩师教我绝艺,成为坤道纪元之人,我尚且未闯江湖,为师传名,便与你结为夫妻。我还怕夫君不免凡夫之道,也恐怕有伤感情。既然夫君先讲出来,从此咱们做一对恩爱的名誉夫妻,各自守身以求武艺的深造吧。""夫人至理名言,在下欣然从命。"夫妻上床,打坐休息,气息调匀,直至天亮。从此海川与姑娘学剑法、学气功,姑娘铆劲地教,海川铆劲地学。

光阴过得真快,眨眼近半载,云飞伯龙照常上班,详细告知山中的一切。今日三打剑山,山中大火已起,老人家叫过云飞,附耳说了几句话。又把海川叫出来,把情况一说:"贤婿随同你大哥伯龙到山中去一趟吧,今日三次打岛,你也应该亲临战场。"海川答应,到房中取宝剑,姑娘叮咛嘱咐不提。海川随伯龙进山,只见浓烟滚滚,烈焰冲天,声音鼎沸。两个人穿树林要上山,伯龙回手一拉:"妹夫,你看。"这时慈云控双铲,飞也相似,满头大汗,正往这边跑来。伯龙问:"你认得他吗?"海川摇头:"小弟不认识,这和尚是谁呀?""他就是人骨寺的方丈石头僧慈云。咱们先别出去,让他过去咱再走。"海川一摇头:"大哥,慈云乃罪魁祸首,理应拿他正法。""妹夫,慈云本是了因弟子,武艺出众,非我弟兄能敌,在战船上数次与董老剑客交锋,都不分胜负。妹夫不可莽撞。""大哥,祸到临头须放胆,大丈夫岂能畏首畏尾?"童海川纵身而出,报名姓,亮宝剑要呕血斩慈云!

第四十三回　昆仑侠剑斩石头僧

海川把石头僧慈云挡住，拉出湛卢剑，金光一片。左手剑诀一点，宝剑顺风扫叶。慈云褪头一躲，双铲猛虎出洞，往胸前一戳。海川拎宝剑怀中抱月，和尚抽双铲。海川走白蛇吐信，和尚躲过。慈云惦着小僧人，他心里着急，双铲舞动如飞，急如星火，把海川围上。这还是在船上董四爷把他累得浑身是汗，手忙脚乱，要是生力军，海川早就不成了。海川动上手，心中懊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慈云是武林剑客，妻兄言之有理，确非我弟兄所能敌。打不成黄鼬闹身臊，自己螳臂挡车，自讨无趣，还连累伯龙大哥为我担惊害怕。海川虚晃宝剑，纵身出去，变更门路，一百二十八趟阴阳八仙剑，舞成一座剑山，不愧五台派绝技，镇山的好武艺，光华缭绕，瑞彩千条，这才能敌住慈云，但海川招数生疏，不能得心应手，想赢慈云万难。

时间一长，海川觉着两肋微疼，有一股热气从中涌上，心想：坏了，当初我在梅花圈上动手打燕雷，过力吐血，于老哥哥怕我躺倒梅花圈上，上去扶住我，以至我只吐出半口血来。师祖曾说过，将来占累占急的时候，还要吐血。我现在正在会战慈云，怎能吐血？如若发作，必死于慈云之手。海川心里未免着急，越着急，两肋越疼，丹田的热气越往上撞。海川一边动手，一边想往下压，可动着手气调不好，压的力量越大，反冲的力量越强。这股热气越来越上冲，一下子冲到嗓子眼儿，噗！这口血喷出来。海川这口血内劲真足，正喷在慈云的脸上。“啊！”慈云用左手胳膊袖子去擦脸上的血，正把自己的视线挡住。海川吐的是病，

心里明白,可四肢无力,但一看机会难得,用湛卢剑照慈云的脖子抹来。其实慈云听得军刃到,如果往下一矮身,递铲一扎,海川就一定被扎死。要命的是了因和尚从后面赶到。

原来了因也逃进青龙闸,他只看慈云一个后影,心想:他去救小僧人,我的庙内也有小僧人。了因回鱼骨寺把四个小僧带到边山,大火烧不到的地方,这才来追慈云。远远看见童林从嘴里喷出一股红气,最可气的是慈云用袖子擦脸,童林的剑到了。

了因高喊:"慈云看剑!"慈云回头看喊话的,正把脖子亮出来,湛卢一抹,人头落地。海川脚步踉跄,就要栽倒。了因大怒,可叹弟子慈云追随我六十年,只落得身首异处。了因举如意飞身过来就打,于伯龙干着急救不了。这时树上捷似飞鸟,有人纵出:"哈哈,了因慢伤童林之命,咱们是死约会,不见不散。"声音到人就到了童林的跟前,正是老剑客董化一。真是不巧不成书,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老人家赶到了。

老剑客和娄瑞大闹天王殿后,爷儿俩偷了一只小船,离开剑山。到了岸上,娄瑞磕头,禀明经过,剑客爷也从童林出世一直说到现在:"娄瑞,将来见到海川,你们要多亲多近,现在你回家吧。问你爹娘好。"娄瑞走了。后文书有千里传艺,北京城拜访童海川,后话休提。老剑客找地方吃饭休息,这时剑山岛口金鼓齐鸣,正在交战。老人家藏在树林内观战,来了英雄得鹿路老剑客戏耍慈云,老人家在树林中一喊,剑山兵败。看着路爷进山,剑客爷一想:我刚出来,他又进去,剑山快灭了。

老剑客每天晚上都在这一带监视,今晚发现一条黑影儿。老人家一想:什么人?我追他。脚下用力,步履沙沙。前边的人发现有人追他,也用上力了。老二位快似电掣风驰,穿过一片树林,前面一座庙宇,山门紧闭。老剑客来到山门前,借星斗之光,看真了,敕建瘟癀观。老人家一想:这可该着。瘟癀观住着瘟癀道长葛化葛山珍,他是下五门第一门的瘟癀门门长,一生发卖熏

香蒙汗药，做尽坏事。我早就想杀他，就是找不到他的庙。不想这位把我引到此处。葛化葛化，你可休愿我意狠心毒，你死在引我这个人身上。

老剑客想到这里，转到庙墙东面，飞身越过，从东殿后坡上来，到中脊往下看。北大殿前是个月台，月台上放着一张桌，桌上有五供蜡扦儿。蜡点着了，香炉里插着香，桌子后边放着一个盆，盆里黏黏糊糊的一盆浆糊，黑紫色，有根棍儿在盆里。桌后面站着一个老道，须发皆白，挽发掐冠，竹簪别顶，蓝袍罩体，扎丝绦，厚底云鞋，赤红脸，一部白胡子。他一个人自言自语："无量佛，过往神祇在上，信士弟子葛化虔诚祷告。古语云：人生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今弟子已九十余岁，自幼错投门户，身入熏香门，杀生害命，损阴丧德，做尽人间坏事。静坐常思己过，回首以往，不寒而栗。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弟子对天发誓，将所余之药尽皆损坏，不再为非。如若故态复萌，必遭天谴。无量佛。"跪下磕头。老人家一听，这么巧，我杀他来了，他倒学好了，上天与人自新之路。"哈哈哈，葛化，宰你了，你倒学好了。"董爷坐在中脊上一说话，葛化魂飞胆裂。

这时就听西房中脊上节子板响，呱唧呱，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中脊上坐着一个老头儿，矮身量，瘦小枯干，身穿破衣，上边净是补丁，腰里扎绒绳，破裤子，赤脚穿着两只福字履。顶满谢了，白剪子股的小辫儿，两道蚕眉，寿毫多长，二目如灯，鼻直口阔，大耳垂轮，一部银髯洒满前胸。左手的七块节子，纯钢打制；右手两块铁板，一尺二寸长、一寸五宽、二分厚，纯钢所制。董老剑客认得他，山东沂州府东门外鲍家集的师兄弟哥儿俩，大爷叫千里独行长髯叟鲍琳鲍仁山，一生好放火，儿子姓鲍名毅字继武，人称威震东海岸铁麒麟。这个使节子板的是二爷铁板仙凌通，有两个儿子，长子凌屏凌子如、次子凌藩凌金鼎，都是好武艺。好汉护三村，凌老剑客每天晚上都要围着村子转转。这天

晚上,老人家逮住一个采花贼,一看他使熏香,一问来源,供出瘟癀道长葛山珍。剑客爷刀杀贼人,第二天奔四川寻访葛化。今晚剑客爷发现有人追自己,身法一加快,误到瘟癀观。老人家从西墙进来,一上西殿,正赶上葛化学好,毁药明誓。

凌二爷抽出节子板,呱唧呱一敲,董爷问:“你是凌老二吗?”葛化怔在那里。董爷飞身到月台,凌二爷也下来,过来行礼:“你是凤翔董老哥哥吗?”“是我呀。”凌二爷行礼,董爷搀住:“兄弟,你怎么到这里?”凌二爷把事一提:“我是到四川宰葛化来的,您哪?”“我追你追到瘟癀观,想进来杀葛化。”葛山珍一听,原来两位剑客爷是宰我来的,这才跪倒行礼。董老剑客搀起葛化:“您怎么要改邪归正?”“无量佛,唉! 二位前辈,晚生回想自己一生杀生害命,净做损阴丧德的事了,我想学好,把剩下的药完全毁掉,从此金盆洗手。不想赶上二位剑客爷来了。”董爷点头:“葛化,我和凌老二做你的见证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此好自为之。”“二位老人家如再发现我为非作歹,就把我杀了。”说着连连叩头。董爷拉起葛化:“你把熏香埋掉吧。”埋了熏香,撤去桌案,爷儿仨进屋。

从此二老住在葛化的庙里,叫葛化找了一只船,时常从后山进剑山查看。董爷认为时机成熟,这才到天险庄西围子墙戏耍庄兵,进庄报信,然后回去,次日乘小船观战。这时山内大火已起,转到剑山的东南方向,小船停稳,董爷说:“我从后山上去看看,你们爷儿俩别动。”董爷脚下用力,穿过一片树林,瞧见一个人满脸焦急往外看,正赶上呕血斩慈云。

了因要打海川,董老剑客飞身出来,一抄海川的右手,左手一抱腰,抱起海川撒腿就跑,于伯龙在后面跟随。出去五里来地,董爷站住,海川也站稳,董爷问:“你是谁呀?”“我是海川的妻兄于伯龙。”把于家庄的事说了一遍。董爷点头,从身上掏出小药葫芦,倒出二十七粒丹药:“海川吐的是病,养几天会好。

这药每天吃三粒，吃上九天，自然身体复原，你扶他回去吧。"伯龙答应，搀海川回转于家庄，董爷自去。

这边通法上人了因带好如意，用铲刨了个坑，掩埋了慈云，想慈云跟随自己六十年，不想命丧于此。

这时山里喊杀声大震，英王被燕普谭天搀扶，躲开火场，往后山跑来。"无量佛，桂林，你搀扶王爷，待贫道抵挡一阵。你们奔五圣莲花祠方向走，越快越好。"燕普拉剑迎了上去。谭天搀王爷往后山，走到五圣莲花祠的西角门外，王爷口干舌燥："桂林，孤王渴得难忍，我到里面找口水喝。""王爷，越快越好。"王爷推角门进来，又把角门关好，迈步往里走，来到头层殿："里边有人吗？"殿里无人答言。王爷出月亮门，奔鹤轩，挂着竹帘儿。"里面有人吗？"无人答言。王爷挑竹帘进屋，迎面云床上头东脚西，躺着一位千娇百媚的大姑娘，浓艳的梳妆，满头珠翠，浓施脂粉，雪白的肉皮儿，上身穿玫瑰紫紧身小袄，下穿葱心绿的散角水裤，脸冲里躺着。王爷一看是个姑娘，扭头往外走，到帘子这里，王爷回头一瞧，心想：这姑娘一定是天姿国色，现在剑山已破，不如把这姑娘带走，叫她侍奉于我，生平之愿足矣。

王爷想到这里，回过身奔云床，猛一转念，恰似晴空霹雳，当头打了一个沉雷：想孤王遇到美色甚多，从未动过尘念，现在老将至矣，见美色起尘心，妄动邪念，莫非孤的大限来临？想到这里，用右手打前额，转身就走。刚要挑帘子，就听身后有人说话："父王，您看看我是谁？"英王回头一看，臊得面红耳赤，目瞪口呆，正是自己的女儿三公主霞娘。

当初桂品招亲的时候，晚娘剑客叫霞娘和桂品出山回家成婚，晚娘嘱咐她，再打剑山之时，你提前带脂粉艳妆到五圣莲花祠来一趟。霞娘答应。夫妻回到桂家庄，见家里高搭灵棚办白事，家人说："少爷，三爷非常震怒，正在找您。您赶紧到内宅见三奶奶去。"桂品带霞娘到了内宅，见到母亲，叫霞娘给婆婆行

礼，才知道这是三公主。桂品把进山招亲的事说完，三奶奶把霞娘抱住，十分亲热，告诉桂品，你因祸得福，娶了这么英俊的公主，再死俩伯父都值了，你爹不乐意有我哪。立刻叫霞娘更换衣服，告诉三爷桂竹登。霞娘见过公公，把山里的事都说了，三爷转怒为喜。出殡之后，又给他们办喜事，霞娘把师父的教导也禀明公婆，三爷记在心内。

今日胜陶然打剑山，三爷叫霞娘带上脂粉艳妆，上了小船，来到后山五圣莲花祠。见师父行礼，唠了几句家常，晚娘说："这次把你叫来，是要跟你说说为师心里话。霞娘，你是我的弟子，是亲三分向，胜陶然三次打岛，你父定败无疑。找一适当时机，你浓妆艳抹，以色相度之。如果他心如铁石，色相不能动摇，为师定要帮助你父反败为胜，哪怕三庄万马千军；如果你父在垂危之际见色动情，那是他时衰运蹇，败局已定，身入绝境，徒儿就绝了父女之情吧。"霞娘点头："弟子唯师父之命是从，任凭师父。"晚娘叫徒弟浓妆艳抹，自己到外面观看，好通知霞娘在适当的地方等候。王爷进庙，霞娘躺好，果然王爷尘心已动，幸而悬崖勒马，霞娘这才起来。

英王满脸含羞，霞娘含着泪说："父王，剑山山破势败，值歧路以停车，此时改悔尚不为晚。"王爷用手点指："儿呀，为父纠合四方精兵，刚刚失败，便避祸而去，人家怎样谈论为父？你是剑客门徒，见为父势败，便做壁上观；为父眼见落井，你却下石，于情理未免有亏。"姑娘怒容满面："身为父亲，见女儿起歹念，还算父亲吗？女儿身为剑客之徒，主持正义，也应为国锄奸。"说着伸手摸昆吾宝剑。王爷吓得脚步踉跄，挑帘出去，心里嘣嘣直跳。王爷想，自己亲生女儿反目成仇，见我势败，没有一点帮助之心，何况别人，还是赶忙找桂林去吧。王爷刚到角门里，一听外面的声音不对，十分杂乱。他轻轻开启角门，往外一看，四个人围着大帅一人动手，刀光剑影，一场鏖战，正是飞天四龙秦

治明、金治高、高海登、袁广亮。

原来这四位在头打剑山时候倒反出去，他们想投三庄，人家三庄不敢要。这一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人家三庄拿你当敌人，剑山也拿你当敌人。哥儿四个商议，把兵丁船只都打发走，自己乘船投奔于家庄。于大爷把他们安置在跨院，派下人侍奉。秦大爷说："老剑客，我们必须帮助朝廷灭了剑山，以明心迹。"今天打岛，大火已起，于大爷就叫武爷引四龙闯上山，建立功劳。武云飞带着四龙上山，走到五圣莲花祠前的树林里，正要出来，看见谭天手提宝剑，在西角门踱步。秦大爷说："咱们把谭天拿到，奇功一件。"四个人各自拉刀，飞身出来："谭天，山破势败，你已成丧家之犬、漏网之鱼，还不投降，等待何时？"谭天一看就急了："秦治明，你们吃剑山二十余年，竟敢背叛王爷，现在还投井下石，加害本帅。匹夫匹妇尚且知恩报德，你们禽兽不如。""我弟兄弃暗投明，改邪归正，与你们冰炭不同炉。休走，看刀。"刀就劈下来。谭天闪身一躲，捧剑就扎。袁广亮在后边刀就到了，金治高、高海登也加入战团。谭天力敌四人，手忙脚乱。武爷在树林里看着。王爷一哆嗦，这要知道我在门里，过来一个就把我扎死了。

谭天正死命抵挡，猛听得念佛声："无量佛，秦治明弟兄大胆！"声音一住，人就到了，正是燕普。袁广亮抽出来奔燕普，举刀就剁。燕普闪身一转，宝剑扎软肋，扑哧，当时身死。高海登肝胆皆裂："恶道，伤我兄弟！"迎风劈柳。燕普上右步一顺势，剑走顺风扫叶，红光迸现，人头落地。金治高鹞子翻身，反臂倒劈。燕普弓身上步一躲，剑交左手，往下一矬腰，哧的一声扎进去。秦治明血贯瞳仁："燕普，老太爷要你的命！"捧刀就扎。燕普滴溜一转身，身法多快，宝剑从后腰扎进去，秦治明绝气身死。眨眼之间，斩了飞天四龙。"无量佛，王爷何在？"王爷一拉门："老军师，孤家在此。""王爷快走。"小节目叫二挡英王。

武爷一阵难过，飞天四龙为国捐躯，可悲可叹。他看了看四下无人，把四人尸体拉到树林内，深深地刨了一个坑，把四人掩埋。将来四龙的后人找到这里，巧遇武云飞。

燕普君臣三人往后山逃去。“无量佛，桂林，后山有条密路很是难行，咱们陪着王爷从密路逃生。”这条道好难走，断崖绝壁，树木丛杂，幸亏燕普本领高强，把王爷带出后山。君臣累得力尽筋疲，又渴又饿，嗓子都要冒烟儿。王爷说：“老军师、桂林，幸喜我们逃出桎梏，孤家已然筋疲力尽，不能再走，咱们休息一下吧。”“无量佛，王爷，此地离剑山太近，危险很大，还是离开为是。”谭天也说：“军师，此处草木丛聚，人迹罕到，咱们还是休息一下再走吧。”燕普点头，他用剑割草，割出一个圆圈儿。草一倒，君臣三人往草上一坐，王爷都成了一摊泥了。

此时天色已晚，星月光华射入林内，燕普忽听草的外边有响动，他抓剑厉声问道：“谁？”从草外蹿进一个陀头和尚，身后背着包袱，跪在王爷面前：“弥陀佛，王爷受惊了，军师大帅受惊了。土牢寨主坏事包张旺给您磕头。”王爷一看：“唉，张旺啊，山破势败，历尽千难万险，孤总算逃出虎口，几乎不能见到你了。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弥陀佛，王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年汉高皇帝被项羽打败七十二战，后来一仗成功，胜何足喜，败何足忧。为臣当巡山寨主时发现这条密路，我想老军师和谭大帅一定知道。今天有人在山内放火，里应外合，臣想，军师大帅必要保您从密路逃走，因此臣恭候王爷，果然不出臣所料。王爷，此处危险尚在，不能久待，稍事休息，我们君臣快离开这里，逃往陕西藏峰岛，伺机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王爷您说对吗？”王爷点头：“言之有理。”

张旺伸手把小包袱解下来，把小包打开，里面有一摞饼，底下是个扁壶。张旺卷起一张饼来就吃，一边吃一边说：“臣怕一时吃不上饭，因此带些干粮。您看，这不用上了吗？”王爷他们

君臣一清早闹法场，跟着出山打仗，水米无沾，一看张旺吃上了，他们饿呀。“张旺，你这饼富余吗，给孤家一张饼吃。”“王爷，您吃得下饼吗？”“唉，饱余烹宰，饥咽糟糠，我一天没吃饭了。”张旺卷了一张饼，递给王爷。王爷接过来，一吃一咧嘴。谭天心说：您吃饼都咧嘴。“张旺，给我一张。”张旺卷一张递给谭天，谭天一吃也咧嘴。燕普看着别扭：“无量佛，贫道也感到腹中饥饿。张旺，你给贫道一张。”张旺又给燕普一张，燕普一吃，心里这骂：怪不得咧嘴，这饼太咸了，齁死人了，那也得吃，真饿呀。张旺还说：“天气热，我怕饼坏了，所以多放了些盐。”英王点头，三位跟咽药似的把饼吃下。

过了一会儿，这三位嗓子眼儿都冒火，口干舌燥。张旺这时把水壶拿起来，冲三位一摇晃，拔下木盖儿。英王真渴极了，你说这里是尿，他都喝。“张旺，孤家喝点水吧。”张旺真舍不得给王爷喝：“王爷，您喝吧。”递过去，王爷如饮甘霖，咚咚咚，就是好几口。谭天忙说：“王爷，臣喝点儿。”王爷给了谭天：“桂林，你喝完了，给老军师喝点儿。”谭天喝了几口，擦了擦嘴，递给燕普。燕普又喝了几口，张旺说：“老军师，您给我留一些。”燕普狠了狠心，交给张旺，张旺嘴里说：“哎呀，都没啦！”说着水壶底冲上，往下一倒，哗——都倒在草上。“呦，我认为没啦，还有哪。”君臣三人都认为可惜。张旺把水壶扔在一旁。不大的工夫，王爷往后一躺睡了，谭天一出溜也睡了，燕普念佛：“无量佛，这是怎么了？”“弥陀佛，可能中了蒙汗药。”“无量佛，好张旺。”刚往起一站，咕嗵，趴在地下，不省人事。“弥陀佛，二位贤弟快来。”蹿进来凤岐和于斗。

原来张旺从法场把他们四个人引到土牢，进了屋，把四个人的绑绳全解下来，一指王双全夫妻：“你们是怎么回事？”双全于氏全说了，张旺取出纸笔：“于斗，你给家中写封信，叫他们夫妻拿着信，到后山迎上郡主连王爷一同去北京，投奔于家。等于斗

回家再完婚。”双全一听：“这位大哥，您把我们放了，英王他们要回来呢？”张旺摇头：“放心吧，他们回不来了，快写信吧。”于斗把信写好，王双全带起，夫妻给张旺道谢，匆匆而去。张旺一指于斗：“你师父是谁呀？”“西方侠于成于洞海。”张旺点头：“你给我磕头叫师哥吧，我师伯镇东侠侯振远，我师父侯敬山。”于斗赶紧磕头：“您是师哥。”“起来。”他一指凤岐：“你就不然了，我六十多岁不能混出个爷爷来。”凤岐赶紧说：“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膀齐为弟兄。您是大哥，我给您磕头。”说着就行礼，张旺伸手相搀：“哎，这还差不离。二位兄弟，你们过来看看。”他从里间屋拿出三个大包袱，打开一看，全是硫磺焰硝引火之物。“你们再瞧这个。”打开一个油纸包，有三块拍花饼，灰色的，如同烧饼大小，上边有三个爪儿，好像针尖，这小尖儿是空的。在人的脑门上一按，刺破肉皮儿，药力就通于血脉之中，人就立刻昏迷；如果拿下来，被风一刮，人就立刻明白。张旺说：“我这是跟七星真人叶守明和八宝真人叶守敬要的。先吃饭，吃完饭咱三人分工，凤岐你烧船坞招贤馆，于斗烧王公大臣府，我烧天王殿，咱们边烧边往后山。我当巡山寨主的时候，查出后山有条密路，我想燕普谭天他们一定知道。势到紧急，他们定要从后山逃跑。咱们去等，或许把他们拿住。”凤岐于斗大喜。

张旺亲自炒菜烙饼，多抓了几把盐，烙了五张盐饼，把蒙汗药放在水壶里，用开水一泡，放在旁边晾着，三人吃饭。饭毕，张旺把壶盖儿塞严，盐饼摞起来，两头儿放上不咸的饼，用包袱皮儿一包，自己背好。他找了三条大布口袋，叫于斗背上。于斗问：“张大哥，这有什么用？”“咱们晚上在山里睡下，钻到口袋里，在里面系着嘴儿，既防蚊叮虫咬，又防毒蛇猛兽。”张旺把拍花饼带好，三人背起引火之物，到地方撒上焰硝，晃火折子一点，烈火干柴，立刻大火熊熊燃起，黑烟滚滚，冲上天空。兵丁四散奔逃。三个人越烧越高兴，君臣三十年苦心经营付之一炬。

他们顺山道下来，藏在深处休息，果然英王来了。张旺从外面进来，知道他们一天没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他一吃，果然他们上当了。咸饼吃完，一叫渴，喝了蒙汗药水，现在都趴下了。

凤岐于斗进来："张大哥，神机妙算。"张旺掏出拍花饼，在脑门上一按。于斗着急："张大哥，咱们扛起他们走吧。"张旺摇头："不成，剑山虽破，一干贼人还潜伏在四外，咱们扛着他们一走，如果被贼人看见，咱们仨的命就没了。""您说应该怎办?"张旺想了一下："把布口袋拿来，咱把他们装里边，有人问，就说是白薯。"这倒不错。于斗把小包袱解下，把口袋打开，把三个人装进去，口袋嘴儿一扎。"弥陀佛，一人扛一个吧。"于斗说："谭天是我干爹，我扛他。"凤岐说："英王是我岳父，我扛王爷。"张旺想了想："弥陀佛，我是和尚，应该扛老道。"把君臣扛起来，小节目叫三挡英王。

三人扛起君臣，从后山往西，要去成都交差。走出有三十多里地，这燕普个儿大，分量又沉，张旺又最没本事，累得满头大汗："弥陀佛，二位贤弟，我腰酸腿疼。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明天雇个车再走。"于斗一瞧："前边是个店，咱们住店。"张旺被燕普压得都抬不起头了，他如果看见这店的名儿，绝对不住。三个人进来，伙计迎上来："客人住店吗?"于斗答言："住店。"店门洞西房就是柜房，里边有人说话："让客人到东跨院北屋去。"伙计答应，领三人从月亮门到东院。东西房各三间，北房五间，三间一通连，东头两间有隔扇，挂门帘，西墙有张八仙桌，两边有椅子、凳子。伙计点亮灯，放在西边桌子上。伙计打水走了，三个人进里间屋，南边靠窗户是个炕，把君臣立在炕沿上，口袋嘴儿解开，把拍花饼取下，胡噜胡噜脑门，重新又把拍花饼按上。

三个人出来，在西墙椅子上坐好，伙计打水泡茶，然后三人开始吃饭。张旺坐正中，凤岐坐北面，于斗坐南面。张旺满满斟上三杯酒："弥陀佛，二位贤弟，别看你们能为好，要比江湖路上

的经验阅历，你们可差得远。凤贤弟，你老师是董老剑客。论辈分，您是祖宗，我是孙渣子，不过那是老饭桶，你跟他学点武艺还成；要是学馊主意，冒坏水儿，可就差得多了。你呀，好好跟我学吧。”吱喽，三个人喝了一杯。他又斟上了：“弥陀佛，于贤弟，你师父是我师大爷，我们爷儿俩没得说，我要挨宰，都是您老人家给讲的情。不过您是老饭桶，你要是学点抬头一个见识，低头一个主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见景生情，您还差点儿。”

这张旺跟凤岐于斗就拍上老腔儿了，先说山后说天，说完大塔说旗杆，海子城门骆驼象，什么大说什么。吱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得顺嘴流油，说得满嘴吐白沫。张旺猛然想起来：“兄弟，咱没看看酒里有没有蒙汗药。”他端起来一看：“坏了，酒里有蒙汗药。”喀嚓，咕嗵！三个人都趴下，不省人事。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乐极生悲了。

书中暗表，原来这是朴家店，镇西洋朴林朴八海的店。当初所有山里的消息埋伏都修成了，英王要请朴林进山封官，朴林也说得好：“王爷，我的姑老爷谭天都当了大帅，我在山里做什么官？为臣还是到朴家镇开店吧。”这朴家店开了二十多年了，朴八海从前经常进山住几天，自从胜陶然一打剑山，朴林就不进山了。今天三打剑山，朴林全知道。张旺他们一来，朴林一看这形状，又有张旺，他吩咐到东跨院。朴林暗暗跟到东跨院，上了北房，从后窗一看，全明白了。他回到柜房，告诉伙计，给他们下海海的迷子。张旺大意中计。

朴林提着一壶凉水，来到里间屋，把灯点亮，把拍花饼取下，用凉水一喷，把君臣救了。口袋取下，君臣明白过来，大家见礼，朴林细说一遍，挑帘笼一指西墙，就是他们仨所为。王爷叹了一口气：“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最坏的是张旺。燕道长，把他们杀了吧。”谭天也很气，苦苦与我君臣作对，想给讲情，也无从说出理由。燕普拉宝剑，张旺三人性命难保！

第四十四回　苗吉庆五挡富宝臣

上回书正说到燕普要杀张旺，就听房上有人说话："哎哟嗬，燕普哇，这回你们还逃得了吗？"跟着就听见节子板响，呱唧呱，呱唧呱。又听有人喊佛号："无量佛！"一个是董化一，一个是凌通，念佛的不知是谁。可与虎同行，焉有善兽；与凤同飞，必定俊鸟，莫不是张鸿钧吗？其实是葛山珍。

董老剑客救了海川，再回到松林前，了因和尚也走了。董爷到船上："老二、葛化，咱们回庙吃饭吧。"爷儿仨回瘟癀观。天一黑，三人又上船，转到后山，董爷问葛化："这一带还有剑山的人吗？""无量佛，朴家镇的朴林是谭天的岳父。""英王要逃跑，也可能到朴家店去，咱们去查看一番。"小船靠了岸，爷儿仨下来，葛化带路，来到朴家店。一上东墙，就看见后窗有人往里看，葛化告诉二老，他是朴林。朴林走了，爷儿仨先从东边后窗往里看，英王三人昏迷而立；爷儿仨又到西头北后窗观看，张旺正在吹牛。董爷心说：爷们儿，你这酒里就有蒙汗药。果然三人喝了几杯，然后朴林提壶救人。董老剑客低声说："凌老二，你在北房中脊上往后窗看；葛化，你在东房上看前窗。"董爷飞身下房，回手拉龙鳞刀这才喊话，怕燕普他们把三个人害了。

董爷一晃宝刀，里屋灯就灭了，燕普他们没敢出来。耗了一会儿，老剑客喊："燕普，你出来。"里边没人答应。老人家用刀把帘子挑下来，拢目神一看，屋里静悄悄，一个人没有。"后窗户出去了吗？""没有。""前窗户出去了吗？""无量佛，没有。"老人家晃火折子点亮灯："你们全进来吧。"凌二爷和葛化从房上

进屋,一看什么都没有。“董老哥哥,八成有地道吧?”董爷用刀把往八仙桌底下一蹾,崩崩响,用刀尖儿一挑,木制假方砖挑开了,里边有倒下的台阶。

老三位先把张旺他们用凉水喷过来,凤岐趴地下磕头:“师父。”彼此介绍,施礼已毕,到张旺这儿,张旺跪倒行礼。董爷一笑:“张旺,酒里有蒙汗药都看不出来还吹牛哪,叫我徒弟跟你学什么?”“弥陀佛,老人家,我那是热病没出汗,汗憋得我胡说八道哪。”问了问经过,张旺把三挡英王的事一说,董爷点头:“想不到偌大的剑山毁在你们手内。”着实夸奖一番:“张旺,这里的事交给你们办理,我们走了。”

老三位来到村口外,董爷问:“你们知道他们顺地道跑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哈哈哈,我能算出来。”“您还会算卦?”“医卜星象,哥哥我有点儿研究。”“无量佛,您给算一下吧。”“你们瞧着。”老剑客把靸鞋脱下一只,嘴里叨叨念念,跟着把鞋往空中一扔,吧嗒,鞋子落地,鞋尖儿冲北,鞋跟儿冲南。老剑客把鞋穿上:“咱们往北走。”“您怎么知道在北边?”“鞋尖儿冲北。”“鞋尖儿要冲南哪?”“就往南走。”“鞋尖儿冲上哪?”“鞋尖儿怎么会冲上?”“地下有个坑儿,鞋正落到坑里。”“不会,我瞧了,地下没坑儿。”老三位大笑。

三人可就往北走来,足有二百步,离着道儿很远有座风雨亭,四根立柱,有个茅草顶儿,当中放一块大石头,预备人坐下歇腿的。董爷一指:“咱们到亭子上等着拿人去。”“无量佛,您怎么知道他们到亭子上来?”“葛化你想啊,风雨亭是准备行人避风躲雨的,他不修在路旁,而修在离路很远的地方,定是地道眼。”三位来到亭子里,坐在大石上休息。天交三鼓,觉着石头底下嘣的一声,三位立刻一提气,从石头上下来,站在石头旁边。董爷一指他们二位,又一指石头下面,再指指自己,那意思,底下上来人我拿。凌二爷和葛化点点头。就看这块大石头忽悠忽

悠,咕咚!翻到旁边,露出来四四方方黑洞洞的地道口。噔噔噔,上来一个。董爷鹰拿燕雀,食指大指一掐他的脖子,气嗓捏扁,轻轻地如同他走上来一样,提到亭子下。摩肩头拢二臂,捆好了,撕底襟堵嘴,把气嗓管儿捋圆了,能出气不能说话了。

书说简短,照方抓药,董爷和凌二爷又各抓了一个上来,一共擒获了三位。葛化一看,这老哥儿俩毫不费力,心里高兴,一指洞口,又一指自己,二老点头。葛化骑马式一站,二目瞪圆,两手一插腰,瞧着洞口。底下人一露头,葛化的手就下来了,叉开五指,黄鹰掐兔,照脑瓜顶就抓。这位一缩脖儿,往下一倒,骨碌下去了。葛化生气:"无量哎佛哟。""葛化,你抓他脑瓜顶,还能抓住吗?看来你没有经验哪。"凌二爷也说:"吃一堑,长一智,不要难过,咱们看看都把谁拿住了?"三位一看,英王、燕普、谭天,跑的是朴林。"无量佛,他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哇?""葛化你想,底下非常黑,深一脚浅一脚不好走。英王不似谭天燕普,他走着艰难,所以这时才到。咱们把他送往成都府吧。你们挑,谁扛谁?"葛化一想,谁让我是老道哪:"我扛燕普吧。"董爷点头:"谭天是我徒弟的大舅子,我扛谭天吧。"凌二爷一笑:"谁让我跟英王造反哪,我扛英王吧。"说完大笑。

三位把他们君臣扛起来,可就顺大道往西了。眨眼之间,天光大亮,路上有了行人,看这三位新鲜,怎么一人扛着一位?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董爷跟这二位商量:"我看咱们还是找地方住下,晚上再走。"凌二爷说:"仨人扛仨人,你要住店,人家不敢留咱们。"董爷一指:"前边有座大庙,干脆咱们到庙里投宿。"三位到门前,一看三座山门都关着,蓝额金字,敕建镇国寺。鹰不落的红墙,虎皮石的下基。董老剑客上前叫门,时间不大,出来个小和尚,看了看谭天:"弥陀佛,施主有事吗?"董爷一抱拳:"小师父,我们捉住几个反叛,要送往成都。白天走,招摇过市,惹人注目,想在你这里歇脚,晚上再走。烦劳通禀一声。"

"您稍候。"小僧人进去,不大工夫出来:"弥陀佛,施主们贵姓?""老夫姓董名乾字化一,江湖人称镇古侠;他姓凌名通,江湖人称铁板仙;他姓葛名化字山珍,人称瘟癀道长。""原来是三位老施主,我家方丈身有不适,不能迎接,施主们请到里面。"

三人进了山门,穿过头层殿,来到东配殿,挂着竹帘,到屋中,门口里边有两个四方茶几,北边茶几上放着一盆鲜花,南边茶几上有个大花盆,可能这花已经死了,留下半截花根,里边有一盆干土。后窗开放,架几案八仙桌,两边有椅子杌凳,南墙上挂着三世佛的圣像。把他们君臣放到南边,爷儿仨坐下,小和尚打水泡茶。"小和尚,你给我们弄点吃的成吗?""我们这里都是素斋。"董爷点头:"素饭没关系,你们这里有酒吗?""咱们有上供的素酒。""跟佛爷面前告个罪儿,我们喝点儿总可以吧。"小和尚答应,把八仙桌往前搭,当中放个坐位,南北面各一位。董老剑客坐当中,凌二爷在南边,葛化在北边,爷儿仨坐好。小和尚端来四盘素菜,拌粉皮黄瓜丝、咸花生仁、五香豆腐干、拍黄瓜,一个黄砂酒壶,三个黄砂酒碗,一大盘馒头。后来又端过一锅小米粥,三个大碗。一样一样放好,小和尚走了。

葛化把三个酒碗擦干净,然后斟上酒:"无量佛,晚生不惯走远路,今晚还觉着有点累。二位前辈喝酒解解乏。"说着端起来就要喝。董老剑客一按他的胳膊:"你先别喝,你喝了脑袋就要搬家。"葛化一摸脑袋,端起酒杯看了看,闻了闻:"二位老前辈别吓唬我。"凌二爷一笑:"葛化,你叫我们一声前辈,怎能跟你开玩笑呢?这酒里有毛病。"葛化又看了看酒:"二位前辈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知道。""我十五岁学徒,直到当了门长,我干这行已经数十年了,没毛病。"董老剑客一笑:"你卖的蒙汗药有色有味,那是下等蒙汗药,而这药无色无味,肉眼不仔细看都被蒙住。酒面不动,其性最烈,沾唇即醉,下边的酒被药性拿得顺酒杯乱转。这样,咱们趴在桌上,装作中了药,看个究竟。"葛

山珍半信半疑。爷儿仨趴在桌上。

时间不大，来了一个小和尚，蔫蔫地走到门口，挑帘子往里偷看，吐了吐舌头，走了。一会儿外面脚步响，有人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董化一，你们天堂有路不走，地狱无门自投。"三位往外一看，两个老和尚手持如意，一个是通法上人了因；另外一个大身材的老和尚，灰僧袍，一部白胡须，正是谭天的老师通禅上人宗恒。董爷告诉葛化："你不准出屋，看守他们仨。老二，咱们出去。"挑帘笼夺门而出："哈哈哈，雕虫小技也要班门弄斧。"回手拉龙鳞宝刀。宗恒用如意一点："董乾，身为四大名剑客，苦苦与我武林作对，认识贫僧吗?""哈哈哈，我有眼不识荆山玉，错把你这茶壶当夜壶。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你们也不例外。"宗恒点头："贫僧宗恒，讨教你的本领。"佛前拜香，奔顶梁便打。老剑客用刀一扇，反臂倒劈，斜肩而至。宗恒和尚褪头一躲，二位插招换式，打在一处。凌二爷节子板一响，飞身过来："你是了因吧？和尚不守三规五戒，涉足是非之场、刀兵之地，看来你的慧性已迷，六根不净。老夫凌通今日要大开杀戒。"左手节子呱唧一响，右手大板丹凤朝阳就打。了因褪头一躲，举如意白猿献果。二爷左手节子一戳他脉门，右手板叶底藏花打来。了因躲过，这二位也打上了。董化一宝刀展开，招数繁多，五花八门，身法又快；宗恒舞动如意，拨封扒打，招数精奇。唯有了因和尚，金如意展开，神出鬼没，力敌凌通。

书中交代，了因掩埋了慈云，心中难过，他到镇国寺拜见宗恒。宗恒劝他少要悲恸，暂时住在庙中。今早小和尚进来报告："师父，我师哥还有燕道长和王爷，被人扛着来到庙中投宿。""什么人把你师兄他们拿住?""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肋下佩刀；还有一个老头儿，腰里掖着节子板；再有一个白胡子老道。""把他们让到东配殿。"两个和尚藏在角门里一看，三个人全认得。二人回到禅堂，时间不大，小和尚进来："启禀师父，他们要喝

酒。”宗恒乐了:“师弟,天夺其魄,我这里有蒙汗药。”“弥陀佛,恐怕逃不过董化一的眼睛。”宗恒摇头:“愚兄这蒙汗药是最上乘的,无色无味,叫双无散。”宗恒取出药放进酒壶,小和尚端走。了因总嘀咕:“师兄,董化一老奸巨猾,可能识破药酒,咱们派小僧人去看看。”宗恒打发小和尚去瞧,回来报告:“师父,蒙汗药酒已然成功,他三人尽皆醉倒。”宗恒了因各持如意,这才来到院中。老哥儿俩出来动手,小节目四挡英王。

几十个回合过去,了因压住凌二爷。葛化隔帘子一看:“哎呀,凌二爷不成啊。”他一着急,挑帘出来:“无量佛,了因休要逞强。凌老剑客,山人葛化前来协助于你。”凌二爷这气:“葛化,你不要多管。”他心说,了因赢不了我。葛化一出来,小和尚转到东配殿后,一个蹲下,一个上去,节节高,第三个纵到后窗台,进来先把谭天解开,然后把燕普和英王解开,从后窗出去。谭天搀扶王爷,燕普非常恨葛化:剑山保护你这么多年,现在剑山刚刚势败,你就倒戈相向。燕普伸手把花盆一提,脚尖儿一点帘子板,帘子哗啦一掉。葛化一回头,燕普抡起花盆,照葛化胸前撞来,啪嚓!葛化一躺,当时昏死过去。燕普一架英王:“快走。”君臣三人穿头层殿,直奔山门。出了山门,一路好逃,真是打开玉笼飞彩凤,斩断金锁走蛟龙。

君臣逃奔陕西,一路上提心吊胆。王爷那么大年纪,走不动啊,幸赖燕普和谭天搀扶提携。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已经入了陕西,君臣放一点儿心了。陕南多山,王爷走山道都发怵。高耸入云,山岭环抱。王爷一看:“唉,又是大山哪!”谭天点头:“王爷,前面又是崇山峻岭。臣搀您走,燕仙长在前边引路。”鸟道羊肠,树木丛杂,蜿蜒不断的山路非常狭窄。

眼看走到山顶,忽然有一头小黑驴挡住去路。这头小黑驴黢墨乌黑,四个铁蹄,七层毡子软屉,两只铜镫,一巴掌宽的皮坐鞦,紫檀木的驴轴棍,双合股的笼头,白铜的饰件,蓝色的缰绳。

这个驴打坐坡,脖子伸得很直,缰绳崩得很直,有个人拉着缰绳,撅着屁股往前拽。燕普看这个人,瘦小枯干,形容猥琐,得了痨病似的,紧七慢八,十个月到家。面黄饥瘦,稀稀的黄发,梳着冲天杵的小辫儿,两道黄眉似有如无,一对黄眼珠冒着金光,小鼻子头,三角菱角口,嘴唇上有黄胡子,用胶粘上,日子一多,胡子一长,都成了圈儿。土黄布的裤褂,青褡包煞腰,扳尖靸鞋,左肋下别着一个包袱。他瞪着眼,咬着牙,运着气,使劲拉缰绳:“小子,你倒是走哇,挡着道哪。”这驴就是不动,往后坐坡。

燕普在驴后说:“小……”那意思要叫小孩儿,一瞧长着胡子哪。“小……老头儿。”这位一瞪眼:“老头儿就是老头儿,干什么小老头儿,有什么事说吧。”“老檀越,请你把驴拉开,我们好过去。”这位一瞪眼:“我拉的是驴,他不听话,我拉的不是老道。要是老道,叫他干什么都行。”燕普一听这气:“你不要拐弯儿骂人啊。”“我这不是着急吗?”燕普一扬手,照驴屁股上就是一巴掌,心想:打他一下,不就走了吗?哪知这位一扔缰绳:“后踢儿。”小驴真听话,一抬屁股,两个后蹄就踢起来,一尥蹶子,噔!燕普没防备,往后一蹿,都踢在道袍上了。燕普可火了:“无量佛。”这小驴一撅屁股,尾巴一抬,呯!就是一个屁。也搭着净吃青草,拉稀了,崩出好多屎渣子来,溅了燕普一身。老道是个爱干净的人:“无量佛,好畜牲!”回手拉剑。小驴却跑到一旁吃草去了。这位伸手打开包袱,取出一对军刃,双手一分,嘎楞楞响,声音清脆。这是一对龙形锤,龙头里边有钢球,扁扁的龙身子,下边是龙尾,纯钢打制。十六斤一只,两只三十二斤,这锤的名字叫懒龙锤。“呦,杂毛老道,要开荤吃驴肉哇。”双锤盖下,燕普侧身躲,举剑就扎。这位抡锤砸剑,双锋贯耳,燕普褪头躲锤。二位打上,谭天搀着英王一阵发怔。小节目叫五挡英王。

这位锤沉力猛,招数精奇,猛听得山头树下有人喊:“徒儿,跟什么人动手?”“师父快来。”树下站着位白发老人,大身材,双

肩抱拢，身穿古铜色长衫，腰扎绒绳，肋佩宝剑，古铜色中衣，寸底福字履，面似晚霞，蚕眉朗目，鼻直口阔，唇若丹涂，大耳垂轮，顶满谢了，白剪子股的小辫儿，颔下一部银髯，笑容可掬。

书中暗表，这位正是浙江绍兴府周家集的老剑客云龙九现周浔，他是英雄得鹿路民瞻的亲师兄，是清初最有名的画师。老剑客文武全才，生平未娶。一年三九天下大雪，捡了一个小孩儿，剑客爷把他抱到家中一看，这孩子面黄饥瘦，两眼无肉，认为他是痨病。一耗脉，才知他丹田充足，天生这样。养到四岁，剑客爷给他盘腰摵腿站架子，这孩子不但聪明绝顶，而且力大无穷。剑客爷教他各种气功和拳脚军刃，足不出户六十年，内外两家软硬真功，俱臻绝顶。剑客爷给他起个外号，叫黄病童子苗吉庆。当年童林灵隐寺献艺贺号，那个喊不好的人就是苗吉庆。海川跟他动手的时候，用一个胯打，把他撞了一个趔趄，吉庆一害臊就跑了。其实苗吉庆是轻敌，不然十个童林也打不过他。

闲话少说。他们爷儿俩怎么到这里了？确实有点儿原因。周老剑客有妹妹妹夫，但染时疫而亡，只有一个儿子叫杜奎，老剑客把他养在家中。杜奎不好武艺，爱好画画，但从小跟着舅父，剑客熏陶，多少也会些武艺，不过不太精。五月节，绍兴城内的龙王庙开光，热闹非常。老剑客给了杜奎五两银子，还有两吊钱，让杜奎到城里逛逛庙会去。杜奎邀师哥吉庆，苗爷摇头："我不贪热闹，你自己去吧。"杜奎可就一个人进城了。来到龙王庙，庙外搭着许多席棚，做买卖的很多，绿女红男熙来攘往，拥挤不动，摩肩擦踵。杜奎逛了半天，觉着有些口渴，进了山门。大殿香烟缭绕，善男信女烧香祷告，求安祈福。后边有塔院，杜奎一瞧，围着一大圈子人，他过来了。一看是个老头儿，旁边放着一张桌子，立着刀枪把子，是卖艺的。老头说了几句客套话，就要练艺，这时人群外有人说话："等等，我给你帮帮场子。"

杜奎一看，进来个人，后边跟着四名打手，都是挺胸叠肚，太

阳努着，眼睛鼓着，贴着太阳膏，闻着明目散，撇唇咧嘴。前边这个人，三十多岁，青脸，短眉圆眼，趴趴鼻子，火盆嘴，扇风耳朵，梳着一条大辫儿，嘴撇得跟烂柿子一样，穿着一身蓝。他一指卖艺的："我看你怪可怜的，给你帮帮场。哈哈哈，告诉你，我叫净街罗汉潘豹。打听打听，南七北六十三省练武艺的都得给我作个揖，要说绍兴府除去我就没有敢说会武的。"这卖艺的老者一躬到地："潘老师，咱绍兴府可有大武术家，小可听说有位武林剑客叫云龙九现周浔周老英雄，那是名贯寰宇，威震九州的人物哇。"潘豹一撇嘴："哈哈哈，你提的周浔哪，那是老饭桶。他要跟我比呀，天上到地下，地下都要骨碌到井里，他差得太远哪。"

杜奎勃然大怒，分人群进来："姓潘的口出狂言，认识我吗？"潘豹一瞧："朋友，你是谁？""云龙九现周浔是我舅父，我是他的外甥，名叫杜奎。背地里辱骂我舅父，杜某焉能与你善罢甘休，过来进招。"潘豹这小子吹牛，他虽不知道杜奎的本领，但与虎同眠，焉有善兽？潘豹吓得往后退："朋友，我这是热病，汗憋得我胡说。周老英雄是武林剑客，我信口雌黄，朋友多包涵。"杜奎一瞪眼："你背地说大话，必有惊人本领，某家讨教。"说着往前上步，举拳便打。潘豹也豁出去了，左手一搪，右手拳正打在杜奎的胸前，呯！把杜奎打了个仰面朝天。潘豹这乐呀，一来杜奎本领不精，二来潘豹的话使他生气，乱了分寸。

杜奎年轻啊，起来出人群就跑，一口气到家。周老剑客跟吉庆全在，杜奎由头至尾一说，吉庆大怒，拉杜奎就走："找他去。"周爷怕吉庆惹祸："吉庆，你别惹是非，我跟你去吧。"周爷上小驴，哥儿俩后边跟随，来到龙王庙，拉驴往里走。这时人更多了，周爷一看，潘豹洋洋得意，正在说大话："众位，方才这位是云龙九现周浔的外甥，一合未走，他就打滚了。我练趟刀，众位捧场吧。"他拿起刀来练了一趟，乡亲们真捧场。卖艺的把钱拾起来："潘爷，您见好就收吧，我谢谢您了。"潘豹现在都驾云了：

“走？我再练趟拳，管饭我等他一个月。”

这时周老剑客带着吉庆进来，杜奎一指：“就是他。”周爷点头：“你就是潘豹？”“我是潘豹。”“在下就是周浔。我的孩子们到了外边，遵照我的教育，不敢跟人动武，怕打重了把人打死。你在背地里辱骂老夫，老夫现在来了，我要亲自动手，算我欺负你。”一指苗吉庆：“叫我这徒弟跟你过过手。”吉庆转过来：“潘小子，你说师父坏话，我管教管教你。”潘豹一瞧，是个痨病鬼，左手一晃，右手拳打下来。吉庆随着他的拳，一弓左腿，右手海底捞月，正托在小肚子上，呼！把潘豹给打起有八尺来，呱唧，摔在地下。潘豹折身刚起来，吉庆右脚一扇他，又是一个大跟头。潘豹爬起来，吉庆右手一捞他左腿腕，又是一个大跟头。一下一倒，来了八个跟头。四个打手架起潘豹，抱头鼠窜而去。

四围的百姓鼓掌喊好，周老剑客拿出十两银子：“卖艺的师父，我给你垫垫场子，乡亲们捧捧场，我练手功夫，请乡亲们看看。”老百姓往里疯狂地扔钱，卖艺的作揖，周爷抱拳道谢。把钱捡起来，周老剑客拿起一口钢刀：“我给乡亲练手小玩艺，谈不到什么功夫。乡亲们回到家中，遇到亲友，可以说的讲的。众位请看。”老剑客把刀往地下一插，然后用食指一按刀把，说了一声：“走！”就看这刀，如同入鞘一样，直入地下，到刀盘为止。老百姓哗哗鼓掌。周爷眼望大家：“众位再瞧这一下。”用小指一挑刀盘，刷的一下，刀从地下出来，带出一块土来，足有一尺多长一块。“乡亲们，这是我周浔练的，乡亲们散散吧。”乡亲们鼓掌而去。卖艺人千恩万谢。拉着小驴，爷儿仨出城回家。

过了三天，周爷他们正在客厅说话儿哪，家人进来，手拿一个门生帖：“老爷子，门口来了一个年轻人跪在门前，他说要拜您为师。”老剑客一看，上写潘豹跪拜。苗吉庆说：“潘豹决非好人，不能收他，把门生帖拿出去。”家人拿门生帖出来：“我家员外爷年岁已高，无力授徒，你另请高明吧。”潘豹苦苦哀求，家人

不给回禀。不想次日天一亮潘豹又来了，跪在门前拜师。家人又进来禀报，老剑客听了："吉庆，你打发他走。"吉庆出来，一指潘豹："你真是不度德不量力，老师岂能收你？"把潘豹给轰了。不想第三天他死皮赖脸又来啦，跪在门前央告，周老剑客无法，这才出来。潘豹磕头："老师，弟子诚惶诚恐，苦爱武艺，不得明师，弟子非拜在您老名下不可。老师不收，弟子情愿跪死在您的门前。"说罢连连叩头。老剑客叫他到客厅，潘豹跪下磕头，周浔用手点指："潘豹，对于你的来历，老夫一概不知底细。我门户之中的五戒，有一条不准艺传于匪类。"潘豹磕头："弟子是本城人，父母皆亡，家有薄产，自幼喜爱武艺。师父如肯授艺收录，弟子谨守门规，遵从师父教导。"老剑客无法，收下潘豹。这小子挺勤快，精心照顾龙种兽，刷饮喂遛，每天小米绿豆，细麸子细草，抹上黄酒香油。小米增力，绿豆去火，黄酒散风，香油滑肠。有时拉着小驴去遛遛腿。爷儿几个每天对潘豹留神，时间一长，见他循规蹈矩，老老实实，也就放松了。

这天周老剑客遛早弯儿回来，一看马号的门怎么开了，进来一查，龙种兽踪迹不见。他急忙到功房喊来苗吉庆杜奎，到潘豹睡觉的屋子，潘豹也不见了。吉庆一想："他出去遛驴了。"直等到天光大亮，潘豹也没回来。吉庆一想："师父，您必须到官衙去报案，潘豹这小子拉着驴作号案，咱们可洗不清。"周爷一想也对，老人家到绍兴府衙门，官人非常客气。绍兴知府白文秉大人含笑迎接到仪门，真是给脸不小。施礼已毕，寒暄几句，二位进来，分宾主落座。"老英雄有何见教？""白大人，草民前来报案。""怎么，老英雄的府上还会丢失物件吗？"周老剑客把潘豹的事情一提："现在草民的小驴和潘豹都不见了，唯恐其做下犯法之事，草民特来禀报大人，以防后患。"白知府喊来师爷记下："老英雄，请放心回府吧。""多谢大人。"周浔告辞回家。

果不出所料，次日中午，有官差来周家请周爷。老剑客来到

府衙,行礼落座,知府备叙前情。原来今日有小王家庄的地方前来报案,本村王有仁的十六岁女儿被人杀死,墙上用血写的字:“杀人者周浔是也。”留下一头小黑驴。有件作验看尸体,确系一刀毙命,然后拉着小驴回府衙。大人派人把周浔请来:“老英雄,此案显系潘豹所为。本府给您备海捕公文一套,请您访一访凶手,捉拿归案,为死者昭雪。小驴请您带回。不知您意下如何?”“大人恩典,草民应当效劳。”公文备好,另有纹银五十两,叫官人把小驴牵来,周老剑客道谢,告辞回家。

剑客爷把事情经过告诉苗吉庆,师徒一合计,有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叫杜奎看家,鞴好小驴,爷儿俩带好军刃,离开绍兴府。老剑客一想:恶贼潘豹既然在家乡作案杀人,一定远走高飞,还是出境察访去吧。

爷儿俩离开绍兴,到湖南,一路上游山玩景,颇不寂寞,明察密访。从湖南到湖北,从湖北到四川,饥餐渴饮,从川东访到川北,潘豹没访着,剑山的事可打听明白了。剑客爷跟吉庆说:“现在官兵正攻打剑山,潘豹这个贼子决不敢在四川停留,他可能入了陕西。咱们爷儿俩到陕西去吧。”吉庆答应。今天爷儿俩拉着龙种兽顺山道一上来,站到山上极目四望,南北的小路,绵亘不绝的崇山峻岭,绿树成荫。周老剑客一拉吉庆:“你瞧那是什么人?”三个人行色匆匆。吉庆摇头:“不认得。”“那个白胡须道长是云台剑客燕普燕云风,这一定剑山山破势败,逃往陕西。搀扶的那个老者定是英王富宝臣,那个是厉胆侠谭天。”吉庆一听:“贼呀。”他想了一下:“师父,您藏在树后,待弟子要笑要笑他。”苗吉庆这才亮军刃,会斗云台剑客。

究竟谁胜谁负,英王君臣能否脱离险境,这才引出一段五挡富宝臣,火焚万林庄,兵败岐山县,夜探藏峰岛的精彩故事,尽在下部《万龙藏峰岛》内见分晓。

封面题字　欧阳中石
责任编辑　梁　彦
封面设计　毛　淳

雍正剑侠圖

剑山蓬莱岛

本书主要描述清康熙年间，钦差年羹尧查办四川剑山蓬莱岛的故事，包括身受浊目香、弩打石金声、宝鞭对宝鞭、九罪证慧斌、铁球戏三寇、火烧段家庄、广庆楼救驾、金锁换玉莲、夜走十三险、无形剑行刺、三打蓬莱岛等精彩章回。

本书集传统评书、古典侠义公案小说优长，描绘奇侠异事，慷慨悲歌，纵横捭阖，令人神往，极具传奇浪漫色彩；同时，无论故事情节抑或打斗场面，无不遵循书情书理，在令人信服的基础上屡有神来之笔，令人叫绝。作者学识丰富，轶闻典故信手拈来，在紧张跌宕的情节描摹之余不忘画龙点睛式的点评议论，寓理于事，扬善嫉恶，直抒胸臆，神完气足。此外，书中对清朝前期城镇和山村的风土人情、官员服饰及方言俚语亦有所涉猎，如对北京城门街巷、官府民宅的评说，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ISBN 7-101-05085-9/I·694

定价：32.00 元